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三・經部・群經總義類

群經識小八卷 〔清〕李　惇撰……一

經讀考異八卷首一卷 〔清〕武　億撰……八五

群經義證八卷 〔清〕武　億撰……一五三

五經小學述二卷 〔清〕莊述祖撰……二〇三

經傳小記三卷 〔清〕劉台拱撰……二三一

經學危言六卷 〔清〕孔廣森撰……二四九

頑石廬經說十卷 〔清〕徐養原撰……三一三

周人經說四卷 〔清〕王紹蘭撰……四〇九

王氏經說六卷 〔清〕王紹蘭撰……四七七

隸經文四卷　續隸經文一卷 〔清〕江　藩撰……五四一

群經宮室圖二卷 〔清〕焦　循撰……五九七

羣經識小者余友李進士成裕之所著也余昔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逡巡里下同志者卒鮮唯進士與余若桴鼓之應晨夕過從無閒風雨市酒一柘園蔬數器抵掌而談莫非古義有所疑則相問難有所得則相告語聞者或訕笑之而進士與余不因之而少阻也歲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裒集說經之文顏以羣經識小又九年而進士沒兒子引之撰經義述聞載進士經說二條一爲子孫其逢一爲濟盈不濡軌皆至當不易之論可謂獨有千古矣今年進士子培紫取進士所撰付梓而問敘於余余

與進士交最久知進士最深其學之顛末非余孰從而揚搉之蓋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於晚近之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臯陶謨之戛擊搏拊禹貢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軌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軓衺服之出妻之子爲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傳僖十四年之號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說皆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爲譾劣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及近世之四書講章皆直指其繆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故能以古義之宏深啟後學之錮蔽使沈溺俗說者一見而失其所守學識通明者一見而曠然大變其發聾振聵之功豈可一二數哉是宜傳之百世使家有其書人知其說則晚近鑿空之論譾陋之學無自而囿學者之耳目而舊說之閒有未當者亦得去非從是而不至爲成見所拘矣道光六年五月八日王念孫敘旹年八十有三

孝臣李先生傳　　阮元撰

李先生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先生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三歲孤旣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興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學術擘摩極一時之盛先生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先生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先生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文學培紫培碧降服培青克紹先業先生著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已刻入
皇淸經解

羣經識小凡例

一先君子詩古文辭各擅其長隨時應接不加編集惟耽嗜經學生平所著凡數十種每好與海內同志參得失四方從學者衆攜去者未及徵回故家無定本是集惟據存稿五卷暨附錄二卷補遺一卷共成八卷

一是集首五卷係乾隆丙申歲先君子手訂說經之初本自署曰羣經識小今仍其名

一先君子孜孜力學所著不執一是是編各條有仍初本者有復行更訂者亦有已經更訂散佚他處而家藏仍係初稿者姑就存本錄鈔一得先人訂本再爲校正

一先君子著述甚富是編外有左傳通釋十二卷惟首四卷及十一卷有定稿餘多殘闕俟補葺成編另行授梓

一先君子讀三代書取漢以來諸儒注說無雁好無臆說所著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歷代官制考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讀史碎金各種多散於江都汪明經中鹽城楊文學輪諸君處家藏十不及二三幾費搜集祇得若干

卷紫思先人著述片語單辭詎敢湮沒先君子卽世今已四十餘年紫譾陋如故卒未能讀先人書若遲之又久而或失之則罪又甚矣是用付梓以成先志時道光五年春三月也男培紫
謹識

羣經識小標目

卷一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輹
隨二爻三爻
離三爻
大壯五爻
卦變
衍文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設訓爲大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易逆數也

卷二書

舜典

敎冑子
戞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衛
沮雎
濕水
湝誤爲河
三江
雲土夢

梁州貢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羑文
頍義爲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卷三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出之光
敝笱
展我甥兮

變文協韻
伐檀
無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濯溉
替引爲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爲韻
卷四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潁湛
嘔夷
前疾
贊者盥升
筥筀籚

豫榭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禫或爲導
脫文譌字
請入爲席
飯不從卞
乘邱之戰
朞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舞斯慍
九原
樂正子春
明堂月令
決獄訟
錫齡
錯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脩身以道二句
華嶽
集說錯誤
卷五 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一、九、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正文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已
送媵結盟
盧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粱
號射
二注互異

城父父城
沈尹
五叔無官
戊爲疾甥
襲不从衣
凡例
三傳
卷六 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甯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緼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曰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竊位
五世四世
齊人歸女樂
耰
虞仲
亞飯三飯四飯
權量
卷七附録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儛琅邪
萬鎰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樲棘
淇
華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軔

王子有其母死者

卷八補遺

愻謫爲遜

金縢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剠刵

臬司

軏牡爲韻

蔺

家伯維宰

謏文

鞞琫有珌

姜嫄

明堂

軫

軹

萬之以眡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爛簡

一溢

醋酢

周尺

占筮

豫章

唐誥伯禽之命

小别大别

論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菼薕葭萑葦

羣經識小卷一

高郵李惇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旣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

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旣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裒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彖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義不愜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輹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輻字從車從畐大畜二爻曰輿脫輹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輹輹字皆從車從复謹案輻車橑也輹一名轐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

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輞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輹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輹字下云作畐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輻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輹無疑且以古音求之輻爲支脂之入輹爲蕭尤之入輹與目韻若作輻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

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耋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

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値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謹案疆埸之埸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疆埸之埸若作平易和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旣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

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尙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

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既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余友王懷祖曰吉下當有也字蓋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

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比說誠是余案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象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

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卽其象理自易明或謂日出海中迴其象案海在地中日行黃道相距遼遠其說不可據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

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卽謂易從圖出而旣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葢日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爲允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旣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爲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圓圖

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卽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卽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

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强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

可通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一

羣經識小卷二

高郵李惇著

舜典

堯典及臯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臯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愼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

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尙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絕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絕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予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敎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敎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

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敎
育子是也（俗本多改育作胄）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敎育子
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戛擊搏拊

今孔傳云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戛敔擊柷鳴
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
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
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戛擊鳴球三者
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
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己意圓之若

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
戛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
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
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淸與堂下之
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
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
遽及傳以戛擊爲柷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
瑟亦不辭不若鄭以戛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
案琴瑟難言戛擊竊謂戛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
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

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
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
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
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尙書大傳
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
同也蔡氏以搏拊與戛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
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
之又引葉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

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
以間相對而言葢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
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葢以笙與鐘對言而
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掌
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
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吿成功曰頌西
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
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
下間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
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鐘也笙字亦該鐘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

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馮拔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邱縣班氏自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虖沱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戸）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滱衛之入滹沱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滱水合滹沱之說甚確蓋卽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卽志滱滹沱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滱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眞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

滱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睢

灉沮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灉以釋灉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又疑睢水卽是沮水案睢與沮南北懸隔禹貢亦不載睢水其謬已甚卽以字音言之睢字從目隹聲讀若雖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濕水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敘漯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漯水者多說成兩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漯水所出之說謂漯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

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亦云漯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漯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漯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漯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漯川自黎陽而東所謂釃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漯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行漯川之南武陽以西漯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漯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漯而北東行至漯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漯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謂漯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漯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漯字本作濕從水㬎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糸而濕字

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漯陰縣千乘郡有漯沃縣皆因漯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菏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竝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灉由泲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灉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泲水卽湖陵入泗之菏泗水南流合菏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菏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菏隸書譌寫作

菏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旣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尙仍其舊且本解菏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泲水篇言菏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菏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菏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菏水上通泲下通泗靑州言達泲此言達菏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旣入周禮職

方荊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蓋荊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旣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旣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

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旣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乂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邧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葢所謂方

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强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冀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即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皆在灃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

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即濁水程氏

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葢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旣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夫旣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卽馮翊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

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旣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敎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卽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强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

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葢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葢羿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

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浞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閻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囂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即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即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羨文

洪範于其無好德蔡傳云于其無好德之人王懷祖曰史記載于其無好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與咎爲韻余案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于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爻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戸牖之間謂之扆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

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既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故凡列於室之兩旁者皆可以夾稱之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即爲

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旣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卽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寶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

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楣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旣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氏從眘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歷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

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二

羣經識小卷三

高郵李惇著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貍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

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旣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尚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妒忌之德相合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卽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乎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屬之文王乎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必有寤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郃陽渭涘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瞽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

說若謂好逑非后妃不能當則兔罝之詩亦曰公侯好仇矣

車字古音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謹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之車與華（古音敷）爲韻采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爲韻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何草不黃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姥）爲韻韓奕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爲韻江漢首章與旗舒鋪爲韻

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弧爲韻困卦四爻與徐爲韻皆其證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城隅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爲雲氣並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罳釋名云罘罳

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古音以）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河廣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南河廣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卽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旣卽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

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節相合其實義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蓋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儆戒之意實爲脗合古者人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眞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末節蟲飛薨薨蒼蠅

卽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促之使興此或方興而語之耳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敘其事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篇皆夫人之言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

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既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既歸爲公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於竟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樂作歸齊似與載驅章無別

展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謂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角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逞技藝齊人見之歷贊其美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

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謹案首章子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耳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末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

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無知

檜風樂子之無知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葢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卽作憂亂之詩於義亦合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

云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豳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與上傷悲更爲融貫正義云貴賤雖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蚤計乎竊謂懷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强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風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豳公之女同勤蠶桑抑又可知案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也左氏傳亦有之桓三年傳曰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曰女公子觀之皆其證

笙詩

南陔六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六篇當時俱在子夏得爲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衆篇之序合編故得存也朱子用鄭氏之說葢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也謹案儀禮及經傳惟堂上曰歌以瑟聲淸越不掩歌聲也若合之笙管鐘鼓則曰笙曰管曰

奏諸言笙言管言奏者皆有其辭此獨無辭何也且不必他證卽以合樂三終言之孔疏鄉飲酒文曰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三詩亦是堂下笙吹亦有其辭而此六詩獨無辭乎且旣無其辭亦不必以此六篇備三百十一篇之數矣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則是詩卽寺人所作不必原其所以爲寺人之故也爲寺人者豈盡由遭讒而被宮刑與抑旣爲寺人遂無遭讒之事

與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別統言之則皆曰
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卽是巷伯鄭
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濯溉

泂酌篇可以濯溉毛傳溉清也王懷祖曰上章可以濯
罍罍尊名也溉亦當爲尊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
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
概凡疈事用散鄭注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
帶者賈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

之義然則社壝用罍祼事用概罍概皆尊名也故云可
以濯罍可以濯溉實爲確解案周禮大宗伯注溉祭器
釋文云溉本或作概溉概古二字通也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
引替與引實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
替當讀若聽離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
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
艱叶同在眞文一部也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徂共爲三
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
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遏徂旅解爲徂國之旅遂並
共解作三國也今案徂往也徂旅徂字承上侵阮徂共
之徂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
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徂共猶云侵鎬
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蓋因上
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
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
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徂共之命朱子作詩

集傳始以共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
侵阮爲距大邦可謂杜撰蓋旣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
節經文也前明人解經往往如此
詩集傳旣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
成王康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
詩將用之禘祭將用之祫祭與用之禘祭則其辭夾雜
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

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與鷕爲韻盈與鳴爲韻嘗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與悠爲韻（蕭古讀若脩詩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鳴與旌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與噦爲韻正與冥爲韻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菶與雝爲韻萋與喈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爻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右古音以）亦其類也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三

羣經識小卷四

高郵李惇著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敎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謹案鄭氏以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别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又與六卿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三公兼掌其敎也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既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也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即六卿兼之依尚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即下文州長等之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分陝三公二伯即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太傅召公畢公

又分司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泥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以鄉大夫爲六卿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諒哉後儒乃因鄭說循例以六卿卽鄉大夫蔡九峯氏且據以釋甘誓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卽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

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秦晉隴謂之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旣無職掌則其人亦不必備也

州長職云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注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案此註知非在朝之三公六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卒於州涖其事者亦非州長矣

夏官序官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釋曰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以下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謹案經言軍將皆命卿則六軍之將卽六卿爲之無煩於選惟六軍之吏師帥旅帥以下以六鄉之吏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賈釋謂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也盖古者文武合一旣爲六卿則皆有武德惟鄉吏乃可言選也注選於二字包下爲言也賈

釋尚未清出便使後學目迷

諸侯封地

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人多是孟子而非周禮不知孟子所言特其畧耳封國之制卽不盡如周禮所云然其時自有數大國如宋爲王者之後齊太公之元勳懿戚魯伯禽衛康叔之親且賢自當卓越等常必謂儉於百里則誤矣考之經傳宋地自今歸德府東南

至徐州齊地自今青州府西至濟南東昌魯地自今兖州府南至海州衛地自今懷慶府東至濮州大率皆跨五百餘里之地賜履之文見於左傳大啟之說見於魯頌洪泉帝邱見於詩及春秋商邱彭城見於春秋經傳豈盡由吞幷而始大乎證據顯然不必細算田賦出車之數參以山川附庸之說爲此紛紛議論也

史記漢興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斯說得之

九數

先鄭注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謹案賈疏止釋重差句股而不及夕桀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疏又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蓋後人因馬注而攙入耳

潁湛

職方荆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漸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偶有不照與

嘔夷

幷州其川虖沱嘔夷鄭注云嘔夷祈夷與出平舒謹案嘔夷非祈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即濕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祈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

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作高是）即嘔夷之水也蓋嘔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滱河也幷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鄭氏以祈夷當之疑誤

前疾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疾字今本經注並譌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蓋訓疾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胡詩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猶胡也論語邢疏引周禮亦作

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考古韻侯本音胡當在魚虞部詩載馳與驅爲韻羔裘與濡渝爲韻無羊餱字與具爲韻行葦鍭字與句樹侮爲韻下及漢賦猶然故喉嚨亦謂之胡嚨蓋二字音同也今本作疾蓋與侯字字形相近而譌

又案說文軓字下注云車軾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則字當作軓然先鄭所謂前胡亦與軓相接義皆可通若前疾則費解矣

贊者盥升

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云盥

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謹案上文云設洗直於東榮則洗當在阼階東鄭不當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也盥之當於洗西者以贊者隨賓入門當由西方之陳主人之兄弟立於洗東贊者之盥自當由洗西也升之當由賓階者以賓在西序贊者隨賓升降皆當由賓階賓之盥由賓階升則贊之盥亦當由賓階升也鄭氏恐人以洗在堂下之東立又在東房中誤認由阼階升故曰由賓階升也然盥之當於洗西與升之當由賓階自是二義鄭氏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之義殊爲不協汪稚川曰經文於洗西三字當是後人誤取注文混入其經文云贊者盥升故鄭以於洗西釋盥字以由賓階釋升字也

筥𥬔籚

昏禮婦執笲棗栗鄭注云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𥬔籚矣賈疏云如今之筥𥬔籚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無可知也謹案說文凵字注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又云凵或作𥬔凵盧卽𥬔籚也又云籚飯器也筥筲也筲飯器也然則筲卽筥筥卽𥬔籚也急言之則曰筥徐言之則曰𥬔籚耳

豫榭序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云豫當作榭周禮作序謹案榭字今音與豫序若不相近而古音讀若豫豫榭序三字音相近故彼此參錯互異而其義一也榭字從射得聲射字古音亦讀若豫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古人作字諧聲者十之七八卽訓詁亦多取音相近者春秋經文三傳參錯亦多因音近而異不知古音遂不知其譌異之故且亦不見古人訓詁之妙矣

出妻之子爲母

喪服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子夏引舊傳以

解已意也下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鄭注無文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爲舊傳之文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爲子夏之傳顧亭林又謂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爲經之正文與尊者二句乃子夏之傳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當另爲一條而今本誤連之也謹案子夏本引舊傳以證已說賈疏反以與尊者二句爲子夏釋舊傳之文誤矣然案經文但言出妻之子爲母不必言爲父後而無服者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似傳文不似經文竊謂此二條皆是子夏補出皆引舊

傳爲証文法絲毫不爽則兩條並子夏之言兩引舊傳無可疑也又檢後緦麻條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詳知與尊者二句的是舊傳之文顧氏之說亦誤也

禫或爲導

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亦云禫或皆爲導導禫二字音不相近檢說文㐁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導服卽禫服也是知古禫導二字通而近世字書皆未之攷也

脫文譌字

顧亭林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案昏禮一條顧云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今檢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有此十四字知朱子時尙未脫也下有注曰姆教人者四字不知此四字外別有注與疏否也鄉射一條檢明鍾人傑刊本尙有此七字又案覲禮中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乃猶女也

今監本及諸刻本邦字皆譌作拜字文義全不可解亟宜改正

請入爲席

曲禮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鄭注云爲猶敷也下云然後出迎客客固辭鄭注云讓先入正義云主人請入爲席者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後出迎客者入敷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再辭不先入也謹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又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

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皆無既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之事
竊謂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謂客
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然後出迎客也此時
主人實未入故下云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謂客固辭
主人之先入爲席於是主人乃肅客而入也蓋主人嚮
已正席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爲席所以示愼也客固
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已之入也禮入門亦無
固辭之文疑注疏之說誤也

飯不從卞

三飯釋文云飯扶晩反下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

食旁作反扶晩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
字謹案說文飯字本從食反聲注釋家作實字用者則
讀扶万反作活字者則讀扶晩反非有兩字也後有食
旁作卞者葢後人惡反字而改作卞也正猶汳水之汳
說文亦從水反聲後亦改作汴人見汴字諧聲更直捷
故不能返其本耳
古文無卞字卞字卽弁字之譌弁字篆文作𠂶漢人寫
作弁後又寫作亣隸字從省遂寫作卞字形三變而字
則一也弁初爲弁冕之弁象形也後用作弁急之弁則
取弁音後人因弁譌爲卞遂分作兩字非也飯字本從
反得聲不從弁故說文無餅字

乘邱之戰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注以敗績爲大崩
末之卜者言卜國微弱無勇也謹案春秋莊公十年夏
公敗宋師於乘邱則是戰魯未嘗敗其曰馬驚敗績者
乃車之敗非軍之敗也因馬驚而敗績其爲車敗可知
賁父他日不敗績云云語意自明若大崩豈專咎御者
之無勇乎古人車敗亦曰敗績襄三十年傳曰則敗績

厭覆是懼是其證車敗是御者之罪與右無與賁父覆
車而言卜國之無勇殊不相及考古者出軍御與右皆
卜周禮簭人八日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史記晉世
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是也竊謂末之卜者言未嘗卜
其吉耳公意本責賁父賁父亦遂自責赴鬭而死後因
浴馬而知非其罪遂誄之似皆指賁父一人二人皆死
之說亦非定論也

朞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
之遂除之此卽上條門人問於子思謂子之先君子喪

出母者是也顧亭林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謹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伯魚既爲夫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仍爲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至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故夫子曰嘻其甚也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也聞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若論喪禮自以子思爲正顧氏因出母之喪爲父後者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有期服伯魚當從夫子而除矣且親喪外除雜記

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至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

味當作沬

瓦不成味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王懷祖曰釋文云沬亾曷反其音非也亾曷反則音末說文云沬洗面也從水未聲或作頮又作靧故鄭注云沬靧也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靧書顧命云王乃洮頮水漢書作王乃洮沬水味沬聲相近故鄭注云味當作沬是言足正釋文之誤余案說文沬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音末其字從本末之末與此從午未之未者迥別左傳曹劌史記作曹沬沬字亦當音誨索隱讀爲末亦非也

悼公之喪

悼公之喪一條自食粥以下先儒以爲皆敬子之言謹案昭子訪於敬子敬子答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不以情居瘠之說而斷然食食玩其文意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中間少一日字耳古書問答之語如此者甚多

集說引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子細繹之殊不謂然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承昭子之問而言其不能居

公室且曰我則食食專斷甚矣於情事殊不合且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當不至無忌憚若此

舞斯慍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此以意爲之說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慍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孔疏

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

確後人汎用己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卽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自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

有過而能自悔兼能自暴其僞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教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僞如此

明堂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將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今月令作爲爲詐僞而呂氏春秋仍作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淫雨蚤降下云今月令曰衆雨說文霖字注引明堂月令曰霖雨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舫榜音相近固封疆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壐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壐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卽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決獄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釋文作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皆讀審斷決爲句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嚴斷刑犯複獄訟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亟宜改正

錫齡

文王世子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沖人邗晉應韓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乎邑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並成王叔虞皆邑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蓋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耄耋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商告周公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尚未六十

亦一證也

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蓋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愜

相近

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祈蓋相音與禳近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誤也陳澔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以已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篆文相作粗祖作祖近作[illegible]迎作御字何嘗相近乎相禳皆在陽韻詩杕杜近與偕邇韻崧高往近王舅鄭亦云近音記陳氏誤改相近二字猶不知術遂同音而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卽有送乎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

耽

詩釋文湛啟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爲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

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蒙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

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葢周人貴爵所能即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酳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舉奠之後有賓與長兄弟相酬衆賓及衆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尸謖歸尸俎異姓助祭者亦歸俎同姓則留與之宴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入於寢也

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木竹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

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止容一行故以兩句爲對也書酒誥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其說未確大抵策之長短靡定簡則二尺四寸耳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至簡中容字多少亦無一定大抵少或八字多或三十字不等也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

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三家之所脫者中古文有之而其所多之字與簡數悉合所以證中古文之足信也而每簡之止容一行亦可證矣簡狹而長編簡者當於簡頭爲孔按其次第以韋貫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蒲盧

詩毛傳云果贏蒲盧也故鄭注以蒲盧爲土蠭說文所謂細要土蠭者是也釋文亦云今之細要蜂也一名蠮螉此自不易宋沈括以爲蒲葦殊爲創解朱子采之或謂與樹字闕合邪但古人文字變化正不必取其一類

祇進一步言其速耳且蒲葦之生亦必積月累時果贏之化不過七日其速甚矣似仍以古注爲確朱子作或問謂此瑣碎不足辨固知章句之有未協矣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脩身以道此身日在道中道無不盡卽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仁字卽指惻怛慈愛說經綸天下之大經卽此脩道也肫肫其仁卽此脩道以仁也蒙引謂仁字兼三達德不可從章句謂能仁其身句亦不可泥

華嶽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吳嶽山卽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在雍州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

集說錯誤

元陳可大澔集說好以己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疏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釋文云橋居廟反集說分橋衡爲二而爲之說曰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以橋爲橋梁之橋橋所以濟人不必皆高或有高者則中高而左右下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梁不名橋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謂講問之客也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閒空地共一丈則於函字不合矣且兩席之閒止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

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迫狹或可接膝密談何足以指畫乎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横之意歟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庸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

席葢不入公門注云席葢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葢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葢所以蔽日與雨庫

門卽郭門去公宮尚遠雨與日能不蔽乎是有意與古人爲難矣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教世子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葢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既引后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屬無謂

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葢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也鄉飲諸禮及鄭注皆誤矣抑思布席雖密豈無容足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陳氏此條尤謬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齊爲句葢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眞是費解

少儀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疏云湆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卽曲禮所謂

無絮羹也集說以湆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非饗禮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致此又何待說邪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正與上事之違針對集說以男行而女不隨親迎而女不至釋之與上恐事之違也句何涉

集說所采大率取之孔疏或以疏文太繁約舉其說此亦不得不然然纂述之體直載其說者當載其書名以己意約舉其義者則不必載其名今案集說有約舉其義者或加疏曰二字有直載其文數行者反不加疏曰

二字幷有以疏說嫁名他人者如石梁王氏未詳何人
陳氏屢載其說實多疏謬又有浩齊者亦不知何人集
說不載其姓其說亦卽疏說陳氏豈欲采疏說而畀人
議之乃更爲此展轉以示其采用之傳不專一書歟似
失纂述之體矣

男培棨敬錄

羣經識小卷四

羣經識小卷五

高郵李惇著

手文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昭元年
傳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頗疑虞字魯字筆畫太繁正義曰石經古
文虞字作𡗜魯字作𣆬如此則與手文相似矣今說文
猶有𣆬字爲字古文亦作𤔔皆與手文合也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人君卽位之始年也正月者

一歲之首月也曰王正月者春秋魯史而所用之正朔
稟於天子故曰王正月也次王字於春字下者春爲四
時之首百王所同而正月則時王之所定也元年春王
正月六字固魯史之舊文左傳更加一周字者所以別
於夏殷之正也自緯書有五始之說漢儒董仲舒何休
因之杜氏亦襲其說宋胡氏亦因之遂以此爲開卷第
一義不知元日元祀月正正月其來已久古器物亦多
稱王正月非夫子所創之新義也義本易明而諸儒強
爲推衍似失之鑿矣

及其大夫

弒君而書及其大夫者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强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可謂舛矣經書弒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抑將正此三人之罪爲弒君者分罪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初不以名與字爲褒貶書名書字史家自有其文夫子特因其舊耳劉氏敞曰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亦不然國君不生名薨則以名赴史家因而書之大夫無生卒之別沒則稱字此自各不相蒙不以名與字爲尊卑之所在也

穀梁以孔父爲字杜氏以爲名唐啖氏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豈皆名乎春秋時如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孔子之氏正以先祖之字爲之則其名嘉而字孔甚明其孔父嘉連舉者如宋蕭叔大心鄭祭仲足之類杜以蕭叔祭仲爲名亦誤也以名爲貶固非以字爲褒亦不然蓋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

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

穀梁曰爲其祖諱也其說亦是春秋雖非孔氏家傳然或本爲孔父嘉聖人節去一字於義亦無害也

杜氏因書名而定其爲貶此說經一大障蔽又從爲之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矣

紀譌爲杞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侯爵杞在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則此三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失地稱名

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春秋時滅同姓者甚多皆不書名惟衛侯燬書名朱子謂因有衛侯燬卒而誤衍者是也惟失國之君書名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子謂大爲紀侯名較大去之說甚爲平正至桓公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則公穀失地之說是也是時鄧尚未滅豈爲國所逐而出歟不可考矣要

之左氏賤之之說非也

紀當爲己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胡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葢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謹案胡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

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康成云紀當爲己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踵其失亦鹵莽矣

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爲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爲一黨衛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魯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伐魯魯侯紀鄭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鄭者侯爵也齊雖侯爵而屢先於宋者國大兵强也

遂媵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鄄三失也杜氏預曰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皆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

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翬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鄭詹非因鄄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鄄之盟即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稱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微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況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穀梁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鄄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

國使之從嫡而行鄄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鄄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鄄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爲句於鄄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虛邱之戍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如傳文則是公敗邾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之由杜解云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謹案齊自爲魯誅亂魯復請而葬之者正義所謂外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者是也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喪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也竊謂以經文觀之當是邾來伐魯而公敗之也傳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十一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鄑書法正同下云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亦相類想邾人既送哀姜爲魯除害或亦如莒人索賂之事耳然則左氏不足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爲魯地或是邾人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己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

風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風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謹案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是也尚書正義亦引此爲證賈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縮酒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謹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蓋本於此然案後鄭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歆一取其潔郊特牲曰縮酌用茅則泲酒之用尤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遺却泲酒一層於義未備

高粱

高梁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氏字葢羨文也案昭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葢因傳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遂并十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號射

號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號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號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葢本國語公曰舅所病也之語然彼處韋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號射之甥矣韋說似勝杜解

二注互異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爲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爲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又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卽洩堵俞彌葢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及寇爲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洩字屬下於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有公子士則洩字屬下無疑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

父縣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杜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昭十九年傳大城城父而寘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今檢漢晉地志漢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夷在譙郡城父縣者是也至彼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漢父城縣本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應鄉故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葢本於此其當爲襄城父城縣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譌也楚寘太子之處亦在此地杜解亦當云父城葢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並作父城者葢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沈尹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案沈尹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再見而已其他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是說作縣尹矣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爲連尹工尹之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之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本爲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旣而以孫叔爲賢薦之

於王使爲令尹而己讓之故是時但曰沈尹也因其本爲令尹王所親任故職掌在子重子反之上耳又案宣四年越椒旣誅而孫叔至宣十一年始爲令尹前此八年爲令尹者其沈尹歟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葢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爲此皆太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聃亦誤或傳寫之譌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爲長葢無官者未爲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戊爲疾甥

哀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慭亡在衞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則悼子慭之外孫也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注云夏戊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戊子爲疾從孫甥則戊當爲

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爲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曾孫杜氏未曾注明疏亦當爲補出

韈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注云古者見君解韈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未聞著韈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偪桓五年傳所謂帶裳幅舄是也禮但著脫屨解屨納屨之文而不聞解韈祇此一見葢著韈非禮故衞侯怒之卽以足疾爲辭而猶不解也

其曰君將嗀之盍足疾或有臭味達於行韝外也嗀字从口殸聲今監本或作㱿或作散皆非韝字从韋以皮爲之或从革从衣者非

凡例

春秋一書義嚴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讀經文而自明者有必攷其事而後通者左氏采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爲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暢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歷數地理世族詳考博證

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蔽盍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并其不可通者亦强爲之說說之既久遂以爲必當如是觀釋例中反覆辨論直是實見其然並非爲護傳起見矣杜氏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爲周公之舊法乎抑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書齊豹盜爲求名而亡三叛人名爲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言曰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爲度越諸家者其受病亦即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爲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迥殊魏鍾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譏公羊爲賣餅家數洵不誣也兩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逢時逐臭穀梁之說半與公羊說同其餘亦多迂謬然棄瑕取瑜其中亦多可采公羊中如以王爲文王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爲復仇以宋襄爲文

王以趙盾爲行仁悖理傷道不過數大條穀梁中如去其例時例月例日支離破碎之談其中亦頗有勝於左氏者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諸子雜家之說尙多可取況二家傳授爲聖門之支流餘派乎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五

羣經識小附錄卷六

高郵李惇著

論語

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人字奚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吾與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三人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予有亂臣十人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無進字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有焉字子言衞靈公之無道釋文作子曰邱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是魯孔邱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蓋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孔子生卒

集注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案公穀書孔子之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穀梁書於十月之後是也公

羊傳書十一月庚子一字衍文乃傳寫之誤觀下書十二月庚辰朔及陸氏釋文可見史以爲二十二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推長歷四月無己丑己字乃乙字之誤蓋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依夏正則在八月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依夏正則在二月歷年凡七十四也

北辰

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

孝乎惟孝

古本以孝乎惟孝爲句白虎通後漢紀以及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語自古文尚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拈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蔡邕石經作孝于惟孝乎字可讀斷于字亦可讀斷乎

八佾

隱五年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疏引服

虞云每佾八人杜解云人如佾數二說以服爲長如士止四人豈復成樂邪顧亭林引女樂二八以駁之是也

繪事後素

案考工記所謂素功謂白采也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鄭注後布之恐其漬汙也謂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後以白采加之所以云後素功也今以素爲粉地與考工之文風馬矣

使民戰栗

案陸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自切當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魯以相忍爲國哀公懦弱尤甚不能制其强臣而徒望其威民何爲夫子所以責之也

反坫

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于坫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南容

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卽仲孫閱又一人也昭十一年傳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稱敬叔者蓋孟懿子之弟也

瑚璉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

甯武子

武子保身濟君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及三十年傳蓋晉文出亡過衛而文公不禮及五鹿至乞食於野人此舊怨也及反國創霸之時衛成公適從楚伐曹之役衛又

不許假道此新怨也但城濮之捷衛已出君而使叔武受盟受盟之後晉已復衛侯矣不意成公無道未入國旣殺無罪之元咺子旣入又殺孝友之叔武元咺挾其私讎以告於大國晉人借其新釁以報其舊怨斯時爲武子者欲爲君地而君之理先不直外制於强晉怨結於元咺蓋已知身之不能保君之不能濟矣幸而晉憐其忠醫薄其酖獄中之衣食得以親覗魯侯之納玉得以見從此武子意外事也謂其必能保身濟君是照管不可及不照管愚字矣

夷齊

孤竹君殷時諸侯墨胎氏依陸氏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皆謚也漢地里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怨乎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雋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太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矣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

葉公

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番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一說最是觀下節夫子之言可見

泰伯

金仁山曰案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基之且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方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決無是理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顧亭林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與魯頌誇張之說實屬風馬集注誤合爲一者杜解誤之也

大宰

閭百詩曰大宰鄭康成以爲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悅故以大宰屬吳然陳亦有大宰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

大宰謌名號同而人異者是也集注不當遺之

緼袍

玉藻纊爲繭緼爲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緼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卽袍也葢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葢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緼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緼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疏說未明晝集注以緼爲枲葢本漢制通傳束緼請火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

太寒不如仍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絮也

入公門章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皐應二門其庫門卽郭門也路門以內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

門有兩屏在西者爲左屏常闔不啟惟大賓至乃啟其餘君臣出入皆由右兩屏之中有闑其兩旁皆有棖君由門中行臣則偏於門之西傍中闑而行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君日視朝處也視朝不過俄頃過此則爲虛位堂路寢堂也君視朝後退適路寢聽政大夫有事入告則由路門入過位升堂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踧踖乎

圭

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桓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卽瑑

圭也瑑圭亦須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圭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沿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帷裳

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襞積卽今衣摺也縫在摺中至深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糳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釋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卽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烹飪旣興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一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illegible]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當嘗羞臣旣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節旣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集注未明晳

行行

行字古音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吾與點也

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却是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集注索之太深亦不免於夸矣

司馬牛

哀公十四年桓魋謀弒宋公公伐之魋入於曹以叛曹人叛之遂奔衛復奔齊蓋魋受寵於公背恩謀亂其兄向巢其弟子頎子車皆與同惡此牛所以憂也案向魋旣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

有若對曰節

注魯自宣公稅畝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穀皆以爲

履畝而稅葢以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擇其精者征之惟左傳有穀生不過藉之說杜氏因以為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亦不知餘畝何指集注因下文二字復以為逐畝十取其一不知十分取二是哀公時事未必宣公時已然也得毋自宣公後積漸而致也歟

盪舟

陸地行舟事之所無說者多以罔水行舟傅會不知是孔傳之謬案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葢卽從流忘反之意又案汲郡紀年載奡與斟鄩戰覆其舟說與楚詞天問同乃

所謂盪舟也論語集解所載孔注多涉淺陋疑非其真作孔傳者遂以此解尚書集注又取其說以解論語均失之矣

集注羿滅夏后相而簒其位案夏后相啟之孫仲康之子也襄四年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是滅相者奡也而非羿也

諒陰

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陰亦作闇闇卽廬也謂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注云所謂梁闇也

卷懷

集注如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案甯殖當作甯喜孫甯逐君事見襄公十四年葢衛獻公以無禮輕率見忌于大臣孫文子欲逐君訪于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公旣出奔衛人立公子剽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君二十六年喜復訪于伯玉伯玉拒之遂行

竊位

案臧氏世為司寇文仲當已為之或為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為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

事正作一反照

五世四世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謂襄仲殺惡及視公羊傳曰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集注葢從公羊

宣公廢立襄仲主之季文子輔之故宣公之初大權皆在襄仲仲卒公孫歸父猶有寵至宣公之卒季文子逐歸父而大權歸季氏矣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葢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武平桓也

昭二十五年傳云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解文子武子平

子知悼子未立不當數之也

齊人歸女樂

注引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案左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儀蓋上相當用卿孔子是時爲小司空是下大夫以其知禮故使相儀所謂攝行相事謂此耳非使爲卿也十二年墮郈墮費夫子實與其謀亦因郈費方叛而二家從之耳齊以女樂沮孔子因夾谷之會齊未得志恐魯遂用孔子耳史所云爲大司寇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皆非事實也

耰

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間旋耕旋覆種也案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耰爲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耰卽齊語管仲所云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云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耡也史記龜筴傳耕之耰之耡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也

虞仲

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顚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旣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

權量

日知錄曰權量皆古小今大至唐時則一斗當古三斗

一兩當古三兩覈孔疏及通典史記正義其說皆合案沈括筆談載唐斗於宋祇得十之九又案元史宋斗視元祇得十之七通計古十斗於元止得二斗一升也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六

羣經識小附錄卷七

高郵李惇著

孟子

序說云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日知錄曰史記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當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公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今案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地於秦今案孟子書惠王自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据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襄王元年又二年燕噲讓國於子之又二年爲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皆合然孟子在梁不久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竊謂顧氏之說確鑿可據

河內河東

河內河東皆指黃河而言也河自今大同府之西自北而南今平陽府蒲州府等處皆在大河之東卽漢河東郡地也自華陰折而東流過底柱孟津自大伾又折而北流以入海今懷慶府一帶正在大河環繞之地故曰河內河南則爲河外矣

西喪南辱

集注後又數獻地於秦此襄王五年七年事與楚將昭陽戰此襄王十二年事依史記皆在惠王後若從紀年之說以襄王十六年爲惠王改元之年則皆合矣

轉附朝儛琅邪

轉附朝儛二山在今萊州琅邪依注爲今沂州府地皆齊之東境也漢郊祀志琅邪在齊東北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與此南字不合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三月即此琅邪也今諸城縣東百五十里有琅邪山

萬鎰

鎰與溢同儀禮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趙注云二十兩誤萬鎰是極言其多集注云愛之甚也正以其貴耳蒙引以對下治國家而曰雖萬鎰之少則文義不通矣

齊人伐燕

史記以伐燕爲齊湣王事然孟子未嘗事湣王自當以孟子爲是

置郵

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矣集注郵馹馹即驛傳遞馬可釋置字不可釋郵字也

夫里之布

顧亭林曰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布泉也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里之布也所以罰游惰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此夫之布也所以賦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者也曰掌其九賦者言閒民不獨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也案此則夫里之布皆有著落集注止引載師文而以爲夫之征誤矣

集注市宅之民仍以廛爲市廛亦非也此五條曰天下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旅天下之農天下之民較然分明不如作民廛說爲得蒙引以願受一廛而爲氓釋氓字致確

持戟之士

持戟之士蓋侍衛之兵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若以爲戰士則軍有常刑不待問矣

季孫子叔疑

趙注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宋時皆封爲伯不知其無是人也集注以通節皆引季孫之言比趙注爲得而云不知何時人蓋其愼也今案季孫當即魯之季孫子叔氏亦魯之世卿也陳曙峯世族譜云叔肸爲魯宣公母弟其子名嬰齊是爲子叔聲伯聲伯子叔老是

為子叔齊子齊子子叔弓是為子叔敬子敬子子叔輒字伯張輒弟叔鞅鞅子叔詣昭二十五年見穀梁傳作叔倪詣倪疑三音皆相近子叔當即叔詣歟詣以昭二十九年卒無不用之事詣之後有叔還叔青還為叔弓曾孫青為還子不用而使為卿之事亦不可考矣叔詣之時季孫為季平子平子逐昭公叔詣實心乎公室者穀梁傳叔倪之卒季平子曰叔倪無病而死是天命也其不滿於倪可知與此節語亦合季孫其殆平子與不可悉知也要之二人皆為魯人無疑

之楚過宋

自滕至楚皆由東北而西南宋亦在滕之西南其為迂道無幾但不見孟子即由彭城南下不必至宋之國都即以為迂道見賢可也

諸侯耕助節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下又是孟子解禮

六律五音

史記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之數八十一倍之為一百六十二是倍其實也以三除之得五十四是三其法也林鐘之數五十四四之為二百一十六是四其實也亦以三除之得七十二是三其法也餘皆仿此所謂三分損益也律呂相間為圜圖自黃鐘左旋至林鐘林鐘左旋至太簇皆隔八位以下仿此所謂隔八相生也黃鐘宮八十一生林鐘徵五十四林鐘上生太簇商七十二太簇下生南呂羽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角六十四姑洗下生應鐘則為數四十二又三分之二不成整數此音所以止於五也以角之六十四九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變宮得三百八十四變徵得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全律之聲為正聲半律之聲為子聲以還相為宮之說通之十二律皆可為宮可作圜圖照相生之序衍之但黃鐘大呂太簇三律為宮則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可不用子聲若餘律為宮則商角徵羽或長於本律則不得不用子聲所謂半律以濟其窮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進退無禮蒙引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困勉錄謂前說可該後說不若存疑專主前說為是愚案事君無義未能以道事君也進退無禮未能不可則止也時解專主蒙引後說大非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金仁山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今蒲州府永濟縣是負夏衛地史記五帝紀云舜販於頓邱就時於負夏鳴條爲湯與桀戰處在今解州戴記竹書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異

禮爲舊君有服

檀弓正義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

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惟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外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並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違大夫之大夫皆得反服其得爲反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避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對齊宣王云云與雜記同也案此疏辨析明暢則此章所云與檀弓雜記正合足補儀禮喪服之不備而與喪服三條皆不相涉集注當引檀弓雜記以證之而不當引儀禮也

詩亡

潛室陳氏曰雅詩多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公卿大臣規誨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

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也古者長子承祖父爲之服斬衰故公卿皆往弔焉俗解不知古禮解作有爲人子之喪則檀弓子路有姊之喪亦將曰有爲人姊之喪乎可發一粲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進右師進之使就己位也與揖巫馬期而進之進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相讓則揖進人則揖與言則揖

故兼言揖

樲棘

趙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集注因之然案爾雅釋木云樲酸棗注云樹小實酢則酸但釋樲字於棘無涉釋木又一條云終牛棘注卽馬棘也當引此以釋棘字樲棘二木不當混而爲一也

淇

閻百詩曰趙注云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

衞之聲也此解淇與河西甚明確葢古者河自大伾而北河之東爲齊地河之西則衞地也又案大河自塞外入中國自西南而東北又自北而東又自東而南又自南而東又自東而北入海其最外大河之西則爲甘肅省地漢河西五郡是也其自河南朔方折而南流者河西爲今陝西地河東爲晉地魏嘗獻河西之地於秦是也其自大伾折而北流者爲今衞輝府地此河西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

杞梁華周戰事見襄二十三年傳又說苑云杞梁與莒戰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案左傳戴記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及如禹稷過門不入耳

南陽

南陽葢齊地與魯接者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解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葢在太行山之南河之陽也又襄二十三年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解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葢在太行山之東河之陽也此云南陽葢在泰山之南汶水之陽卽汶陽之地也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注云南陽齊下邑疑卽謂此也

軔 同仞

夫子之牆數仞集注云七尺曰仞葢用鄭康成說也此云八尺曰仞則用爲孔傳之說非是葢古八尺度皆取則於身地官媒氏注引雜記謂八尺曰尋程易田語余曰人兩手橫度之則有八尺豎度之祗七尺故度廣曰尋高深曰仞其說精當之至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

亦不敢服也無厭於嫡母之說集注誤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七

羣經識小補遺卷八

高郵李惇著

愻譌爲遜

遜遁也愻順也古字並作孫後有愻遜二字一从辵則爲遁一从心則爲順字形文義皆截然不可混說文心部愻字下云順也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後人並改作遜而經典中遂罕見愻字矣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

流言之後周公避位居東風雷之後周公奉命征東金縢大誥次序顯然詩鴟鴞之篇周公居東時作也東山

征東後作也書言我之弗辟周公有不得不避之嫌也然流言之起莫能得其主名及居東二年審其出於管蔡故作詩貽王不忍直斥管蔡而歸罪於殷曰既取我子且逆知大義滅親不能曲護故傷心於骨肉之恩勤鬻子之閔憂也二子爲輕王室爲重故曰無毀我室且恐孺子無輔綢繆未至不能奠其室家而已之曉曉不能已也及成王迎公輔政三監卒叛乃奉王命誅之前此公固未得而誅之也公既東征破斧之詩乃作鄭氏以成王誅周公官屬鴟鴞之詩爲之請命殊失詩意伐柯詩箋謂成王既感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惑於管蔡亦非伐柯以下三篇皆美周公之詩故附於破斧之後而伐柯九罭二篇皆周公居東王未悔悟之時所作耳觀

豳風次序及其辭義皆與尚書相符則周公之居東征東益鑿然可據矣

武庚既誅命微子繼殷後故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故作康誥三篇此亦一定次序蓋懲武庚之亂而知河北之地不可復畀殷後故改封微子於宋使居東都下游商邱亦殷故都也武王三監以周公輔相王室康叔尚幼故依次用此三人敗壞之後以親以賢周公之外無踰康叔故以殷之故都封之使主北方諸侯（鄭氏以大國方五百里不當以殷千里之畿封之不知邶鄘衛三國固不滿五百里也）禍亂初平任大責重天下之安危係焉故三篇誥戒甚詳康誥篇首

言營洛誥諸侯之事蓋作洛者武王之本志克商後未暇及此使管叔居管（今鄭州是）蔡叔居蔡（今上蔡蔡仲之封即叔之故國）霍叔居霍（今霍州霍叔之罪輕故罪其身而不滅其國）以監制武庚地理志言邶封武庚管叔居鄘蔡叔居衛以管蔡與殷並爲三監非是今武庚已死殷已改封管叔蔡叔皆誅而梗化之民亦欲遷之使離故地則基謀作洛其事自不可緩大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此云初基鄭氏引釋詁以基爲謀確指其事與封康叔事正相首尾蘇氏以爲洛誥錯簡非也誥命諸侯及多士多方諸篇皆周公述成王之命而此云朕其弟者家人骨肉之

誼非他篇可比觀篇中云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此皆周公之辭若王自誥之不當作此等語矣其曰乃寡兄勖謂武王也（寡兄之義說見下康叔受封條內）其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尤見同母兄弟公忠體國之意故春秋傳曰惟周公與康叔爲相睦也康誥一篇多言刑罰衛邦新造非刑無以弼教先以明德告以恫瘝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遜事恐其任意濫刑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淫酗之虐漸染已深故羣飲必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梓材篇告以作室稽田梓材而治國之說備矣今王

惟曰以下乃言先王造國艱難後王當任和懌先後之責而康叔爲監當體先王之意以保王子子孫孫萬年之基是三篇相爲首尾前四十八字序營洛建侯之事後八十六字告以治國輔王之責首尾相銜詞完義備後儒不得其說槩以歸之錯簡豈伏生所傳安國所讀率皆錯亂無紀耶如此讀書亦不免鹵莽矣

康叔受封

武庚既滅乃封康叔考之傳記其說皆同不獨書序爲然也周公與康叔至親雖奉成王之命而仍以己意戒之稱之曰弟曰小子以致其懇至之意其云寡者謙焉

寡儔之意不必皆作寡德解也詩曰刑于寡妻顧命曰無壞我高祖寡命豈亦謙詞耶且玩篇中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朕心朕德惟乃知等語尤與周公語氣相合

奄滅而後封魯蒲姑滅而後封齊唐滅而後封唐叔苟無其地雖元勳懿戚亦止食采畿內而已況宋衛之封在黜殷後尤彰明較著者乎武王伐商誅其君而不滅其國武庚之紹封自若也若其不叛殷命可無黜矣既有三監監之又裂其地以封康叔何爲者邪儒者釋經須參攷時勢不當執經文一語以斷之也

稱康叔曰孟侯孟長也蓋方伯之任東土初平民心未壹故三篇誥戒甚詳酒誥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曰亦一證云

劓刵

康誥劓刵人今孔傳云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疏云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曰劓刵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案呂刑劓刵乃有苗之法未可爲據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葢本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則鄭本疑當作刖傳望文爲說非也

臬司

汝陳時臬司疏云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案疏言準限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周禮以土圭求日影樹八尺之臬亦準意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臬門橛也與門限之閾相連是限意也今按察司名臬司葢本於此

軌牡爲韻

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謹案毛傳云

由輈以上爲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轍迹不可言濡軓是軾前又云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說文訓爲轍迹者中庸車同軌是也若少儀左執轡右執箇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下注云軌謂轊頭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同謂轊頭也合兩處觀之葢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軹皆謂車轊頭也轊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轊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節鷕瀰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从軓則走矣無是理也此

處訓詁當用鄭車轄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最是但訓軌爲轍轍乃是車之迹非車上可指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

蕳

陳風有蒲與蕳傳云蕳蘭也箋云蕳當爲蓮以蓮與荷菡萏一類也但蕳與蓮不相近蕳字韓詩本訓作蓮鄭亦不當復破經字葢鄭意謂毛傳蘭字訓當作蓮耳

家伯維宰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卽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

也葢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謹案朱子因下有司徒冢宰而皇父之權又在二人之上求其官而不得遂不得不以意爲之說然謂六卿之外更爲都官則於經傳實無所據若上士中士兼總六官則古今皆無其事也公羊所謂宰士葢以春秋之例上士中士書名宰咺書名則非冢宰未嘗言其兼總六官也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周禮畿內之國得有孟仲二卿特爲己之私屬亦不能執王朝之政也今案卿士者執政之通稱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諸侯亦得入王朝爲卿士詩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春秋隱公三年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解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八年傳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杜解云周人於此遂畀之政卽是觀之則司徒卽卿士也下云番維司徒而皇父在其上此卿士卽冢宰也若家伯冢宰古本本作家伯維宰其所謂宰或小宰或宰夫耳非上士中士也自傳經者以維宰譌爲冢宰而次序紊亂卽朱子亦不得不爲所惑可知經文譌字貽誤經學不小

誤文

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同也然如鄭箋言先祖非人乎則太悖矣正義言出悖慢之辭明怨痛之甚亦不得已而爲之說也竊謂人字當是仁字之誤

鞞琫有珌

戴東原云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霞案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亦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葢其所見

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琫有珌猶曰琫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乃轉寫致譌無疑謹案左傳藻率鞞鞛釋文云鞞鞛刀削之飾亦言鞞不言珌也

姜嫄

履武之義諸說紛紜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鄭箋云帝上帝也郊禖之時有

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周本紀云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王肅引馬融云任身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葢遺腹子也謹案毛傳亦信履迹之說果如其言求子而得何爲棄之下傳言棄之之故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夫上帝不言帝嚳何由知上天之意而順之順天之意何必棄之若謂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則天位自當有屬何爲舍元妃之子而立荒淫之孽邪毛氏之說不可通矣馬氏遺腹生子亦求其故而不得之說王基孫毓辨之詳矣惟鄭氏之說與史記合然史謂姜嫄以爲不祥姜嫄爲嚳正妃其有身也由天由人無從分别鄭氏足其說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葢更申言所以以爲不祥之故也說較寬矣而於事理未盡夫所謂肅戒不御者在旣震之後而不在方歆之時開闢之初自有氣化旣有男女以後無不由人道而生者而婦人之有身非可預必即實由人道亦必在月餘之後審知有身而後肅戒不御況僅僅如有人道而即以告之於君肅戒不御君亦信之此似不近人情也且如

其說驗之而信更當神而寶之何乃棄以異之即偶一棄之亦不必再三置之必死之地也假令牛羊不字鳥不覆翼不將失此靈異邪竊謂周人有妣而無祖故周與魯皆特立姜嫄之廟（周禮守祧八人祖廟七合姜嫄廟爲八也）而生民閟宮皆特言姜嫄之神靈有妣而無祖也其無祖何也非無祖也其祖葢微者也微者亦祖而不以爲祖何也曰其名失傳也姜嫄之名著而其夫失傳何也曰姜嫄者有邰氏之女誕生后稷育而長之繼封於有邰其夫或早卒有邰之國或亦絶而周之基實開於此故姜嫄之名特著也后稷旣長而姜嫄不以告之何也曰諱之也

其諱之何也曰合之不以正也姜嫄賢妃而不以正何
也曰此與楚子文之毋相類亦古之常有也男女人之
大欲少偶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託爲神異之說以
告其子亦情也邳氏之女終歸伯比而姜嫄不歸其夫
何也曰絶之也邳子女不絶伯比而有邰氏絶之何也
曰父毋情性不同古今風尚亦異子文之棄一鬬虎乳
之異而卽收之姜嫄之至再至三必欲寘之死地其情
亦異也姜嫄諱之而后稷終不有父何也曰不可得知
也其不可得知何也曰或早卒也或不容於有邰氏而
不知其所終也漢霍去病旣爲驃騎大將軍而不知爲

仲孺遺體其事亦類是矣周公作詩亦託於荒誕之說
何也曰立言之體當然也帝王之興每稱符瑞旣求其
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周公之造爲詭異
也然則周人之禘帝嚳何也曰其父或高辛氏之冑也
姜嫄雖諱之而后稷或知其爲高辛氏之子孫故周人
遂以爲祖也至謂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
則斷不可通矣

明堂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
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
筵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逸周書明堂篇云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逸周書云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
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
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逸周書無九采之國五狄下云四塞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餘並同）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逸周書同大戴記亦有此語）月令孟春之月天
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
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
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
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
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
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
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孝經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樂記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上明堂正文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以上明堂附錄

明堂之禮有三一曰會同戴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篇所載是也一曰聽朔玉藻月令所記是也一曰宗祀孝經樂記祭義詩序所言是也明堂之設所從來遠會同聽朔前代所同宗祀之制則周公以義起之也三者之外無餘事矣以上明堂典禮

明堂之制著於考工記記文簡貴詳畧互見三代損益名有世室重屋明堂之異度有以步以尋以筵之異崇有三尺一筵之異脩有二七七尋七筵之異廣有四分益一七分益二之異室有三四步二筵之異而其為五室九階二十戶四十窗則皆同也室有五何也象五行之位也階有九何也三面各二南面三其中一階王出入所由也且三公之位之所取節也室有四戶何也取其洞達也四旁有夾窗何也取其光明也堂上室雖有五而四戶洞開有窗無壁堂之四面又無垣墉明之至也其堂之脩廣並室之基言之何也曰創也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明堂則八方闓達凡堂止一面明堂則四面如一故創為此制與凡宮室皆異堂有五室其無室處皆堂也堂之為地居全數四分之三合五室所占之地不過四分之一以夏制計之脩廣之數當得積尺八千八百二十五室所占僅二千一百八十四尺周制脩廣之數當得積尺五千一百零三室廣二筵脩當二几計五室所占之地僅一千二百六十尺故合而言之一室居中取中央之義也其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何也曰不可也五室以太室為主太室四面皆可為堂若當四正則有室而無堂矣且朝會之時四門之外皆有列位若當四正則其遮隔甚矣故必列在四隅令其與中室判不相屬以周制言之四室之東西各餘半筵

之地其中閒相距可得三十六尺四室之南北各餘三尺五寸其中閒相距可得二十八尺其四室之內角距太室之角以句股計之可得一十一尺五分尺之二有奇若夏制則四室東西相距可得五十一尺南北相距可得三十九尺四室角與太室角相距可得一十四尺三分尺之二有奇然後五方洞達四
面朝會者皆得環而相鄉也堂之下有庭庭之外有四
垣周之白盛蓋以飾垣四面有門其南門外復有應門門之堂
室脩廣亦取節於堂堂廣九筵三之二則六筵也脩七
筵三之二則四筵又三分筵之二也以其廣三分之一
爲門兩旁有室曰三之一則室廣亦二筵也夏制亦可類推其
地則在南門之外淳于登之說得之此明堂之制之大
略也以上明堂制度

或曰明堂聽朔之所也攷工言五室而月令分太室一
太廟四左右个各四何以配之曰此第求之五室而已
足也月令之說不過順時其所謂居亦止聽朔時暫居
之度不過崇朝而反也王之聽朔皆在五室之中隨時
而居其室室有四戶闔其三而啟其一蓋朝會之時則
戶必盡啟聽朔之時則各從其方事之宜也中一室對
四室言則曰太室以其爲宗祀之地故曰太廟其云青
陽太廟者猶云鄉東之太廟也三方仿此其云青陽左右个
者猶云青陽之左右室也三方仿此大射儀有左个右个鄉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是个亦活字也五室凡二十戶其應時者十二太室四四室四鄉外各二

仲之月皆居太廟之中而啟其當方之戶四孟四季之
月於四隅之室亦然中央則當盡啟其戶然無聽朔之事月令亦虛存其位耳順時
布政事畢而退如此而已何事紛紛多其堂室乎
或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
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
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於郊爲文於廟爲質非
如禘祫之制羣主羣尸紛紛並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
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景
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而以律三代不亦過乎
或曰子据考工記以釋明堂似矣大戴記獨不可信乎

曰大戴記乃漢儒掇拾之書雜記古禮所聞異辭胡可
與考工比也且是篇尤爲厖雜畧爲論之其不可通者
有五既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又云九室七筵之地連
爲三室界畫難分一也既云九室又云十二堂不知九
筵七筵何以容之二也九室三三平列遮隔已甚不知
四面如何朝會王立何處三也宗祀配帝不知當在何
室王行獻禮不知當在何地四也除四面十二戶二十
四牖外其餘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不知何所用之五也
其貽誤後人者又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
之廟遂啟杜氏訓明堂爲祖廟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

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雝遂啟蔡氏明堂辟雝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適啟後人封禪祥瑞之侈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適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古制湮沒復生異論後之學者橫亂於中展轉沿誤謬戾無窮治絲而棼非斷之不可矣以上明堂辨難

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注廟如天子之制蓋言其體制之崇非謂太廟明堂同制也左氏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古者賜爵祿於祖廟蓋假先王之靈以命之明堂布政之宮且爲祀文王之所即於此策功行賞

自無不可服杜直訓爲祖廟者蓋誤於大戴之文賈蔡諸儒之舊說耳孟子時齊宣王欲毀之明堂蓋朝諸侯於方岳之處略如覲禮所載祀方明之宮名雖相襲制則殊也若其餘傳記所引不見於經可無論矣以上明堂餘論

軫

車軫四尺鄭注云軫車後橫木也加軫與轐焉注云軫輿也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云軫車後橫者也輈人五分其軫間賈疏云軫間即輿廣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疏云軫之方是據輿而言軫者輿之本也謹案輿下四面皆有木以記文加軫與轐弓長庇軫及軫間軫方觀之則軫乃輿下四面之木合而收輿者鄭氏專指車後之木似誤賈疏亦依違其說不加糾正蓋疏家之體然耳詩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云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俴收收者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也觀詩傳及孔疏鄭氏之誤明矣

鄭氏以軫專指車後人多知其誤者而不究其所以致誤之由輈人云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氏以軫圍輿人既言之輈與軸下文又言之因以此衡任者爲衡

而任正者求其物而不得故分輿下之木爲二而以左右前三面當之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夫既以輿下之木爲任正者則輿後木亦是任正者乃獨以後木爲軫三面之木爲任正者此何說耶且如鄭說獨指車後之木爲軫則其木當大於三面之材今軫圍止尺一寸而三面材乃有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更屬不合不知記所謂任正者乃指輈非指三面之材也戴氏考工補注曰輈即所謂任正者軸即所謂衡任者其說是也蓋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即下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也下云參分

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頸
與踵爲地無幾則其餘皆如當兔之圍也曰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圍者卽下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
也軸之長丈二尺有奇而取軫間爲度者主乎所任而
言也任正者云十分其輈之長必指輈之全數乃得其
度衡任者云五分其長則但就所任而已得其度也記
中言以其一爲之某圍者凡十數處未有空言以其一
爲之圍者此二句皆空言知其卽指下數句也任正者
旣有所屬不必以輿下之材强分作兩樣名目矣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軓與大馭祭軓之軓禮記

少儀祭左右軌范之范及詩陰靷鋈續之陰並同先鄭
謂軾前者是也毛詩傳云陰揜軓也鄭氏箋詩亦云揜
軓在軾前垂輈上蓋輈之長通十四尺四寸其四尺四
寸在車箱下軓前隆曲而上者長十尺也鄭大馭及少
儀注亦無異說此處注云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
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蓋亦因誤分軫與三面材爲
二又見故書作範故誤爲此解耳

軹

車上之軹一名而三物其一爲車較下之植木橫木輿
人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
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又
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及夏官大馭云右祭兩軹又秋
官大行人云公立當軹是也其一爲轂內之小穿輪人
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是也車閷
之軹及轂穿之軹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軹後鄭頗有異
說軹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軹軎也謂之庇軹後鄭云
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杜子春云謂覆軨也案軨卽
舝也軸之出轂者謂之軎設舝卽於軎杜與先鄭之說
一也後鄭注禮記少儀祭左右軌下云周禮大馭祭兩
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則與先鄭之說

合此處不從先鄭而謂軹爲轂末者以下云弓長六尺
謂之庇軹兩轂之末相去已丈一尺六寸六尺之弓倍
之爲丈二尺并部廣六寸止有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
之減則六尺之弓止能庇轂末軎在轂外不能及也其
說比杜及先鄭爲較密矣然以軹崇而言則軸在轂中
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賈疏云軹是
軸頭處輪之中央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
尺三寸矣且云加軫與轐焉轐在軸上軫在轐上其當
指軸無疑若轂末則既不在軫下且與轐迥不相涉矣
以車弓而言則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小於輪卽弓之

長短言庛之廣狹正不必分寸求合以定軹之爲轂末使兩處注自相牴牾也

轂三尺二寸在車箱下者七寸在車箱外車輪內者七寸在輪外者一尺八寸轂之末則有𨐌以制之先鄭之所謂軎杜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且轂末有鎋以約之謂之輨又謂之軑不必强謂之軹釋名云軹指也象指出於轂外也其說亦與軎合

後鄭算車弓覆轂末之數可謂核矣然記文止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而已後鄭謂六尺之弓上近部車者二尺是也其曰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則亦以己意爲之說耳若爪末下於部一尺亦豈不可爲宇曲乎以一尺爲句四尺爲弦則股面可得三尺八寸有奇如此則可以覆幹而兩旁宇曲亦不至蔽目矣

鄭注輿人之軹云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鄭所謂轂末蓋指轂之出輪外者也轂之內尚有小穿亦名軹鄭豈謂轂內之釭亦在轂末遂混而爲一乎此亦似欠明晝

萬之以眂其匡也

輪人是故規之以眂其圜也萬之以眂其匡也縣之以眂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眂其同也權之以眂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鄭注萬之句云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注水之句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注權之句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謹案鄭注萬之水之二句皆未愜當注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釋文云萬姜禹反以二說證之則萬字卽矩也鄭意以輪取其圜不取其方故訓萬爲萬蔞匡正也萬蔞非取正之器故訓匡爲匡剌然如鄭說以萬蔞運輪上則是平以取準與下水之無別矣鄭又以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乃取其分兩之均非以水取準故注云平沈其輪無輕重然同是輪也既漸之水而平沈均則不必更權其輕重矣上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下注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二句有何别邪竊謂規以取圜矩以取方然二者常相爲用輪既圜矣又必以矩四面度之然後可以取正則萬字仍當作矩解輪不取方故變文而言正也縣之以眂其輻之直卽上揉輻必齊也水之以眂其平

沈之均卽上平沈必均也所謂平沈者乃言輻非言輪也水之既可以知輻材之均卽可以取輪面之平叅規以取圜萬以取正縣以取繩之直水以取準之平量以取大小之同權以取輕重之侔所謂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者正合規萬準繩量衡之名與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文意正同注忽聞以萬蔞殊爲不類且圜直均同侔等字皆言其善匡字獨作匡剌解亦殊不合

衣裳

喪服記注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案此則吉服喪服裳制同也惟深衣長衣中衣則十二幅記又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注言廣尺當是横幅綴於衣下釋曰謂衣要也衣與裳皆有要以其接於要中故名之曰要也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横則隨人粗細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交際之間露見裏衣有要則不露見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記又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釋曰掩裳際也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記又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釋曰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三齊也此尺寸惟計身不計袂與袪記又云袪尺二寸注云袪袖

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案以上注疏皆不以吉服參比則吉服制同也

玉藻云深衣三袪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又云縫齊倍要注云齊丈四尺四寸又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正義云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皇氏云言凡衽者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

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說同惟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如熊說則朝祭服之制與喪服同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孔沖遠謂深衣之上獨得衽名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

又云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袷二寸注云曲領也袪尺二寸注云袪口也緣廣寸半注云飾邊也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衽爲深衣之裳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衽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續連之不殊前後者若喪服則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

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也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漢明帝所爲則鄭之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要縫半下與玉藻之縫齊倍要相足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卽玉藻云袂可以回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與玉藻長中繼揜尺相足也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與玉藻三分帶下疏云下於朝祭服之帶紳居二焉相足也制十有二幅與喪服記前三幅後三幅有別也袂圜以應規注云謂胡下也要中一邊尺八寸有幅二尺須削圜也與元端異也曲袷如矩以應方所謂闊中八寸也注云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正義曰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也其緣當在一邊

周禮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

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衣止二尺二寸當連淵中四寸帶下一尺計之方能屬幅釋曰經別言元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此端據正幅不據䙔裳故後鄭以正幅解之也衣二尺有二寸見喪服記文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

雜記端衰注云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裳

當如之案此注則元端之制與喪衰同也記言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吉服尊卑有等也

雜記又云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

喪服斬衰條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

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喪大記徒跣扱衽釋文云衽裳際也

纊為繭縕為袍著有美惡爾其製則同皆連衣裳也

衣裳等威詳於周禮司服諸篇其尺寸制度則少明文然儀禮喪服記言衰裳之制戴記玉藻深衣二篇詳深衣之制而朝祭之服因可推而得焉鄭氏注儀禮制度實絕古今然衣裳之制亦閒有失其傳者今據此三篇

及鄭注之合者以釋之賈孔之說固無取焉上衣下裳取法天地然後世袍服長居大半下雖有裳其見於外者無幾若古制則上半為衣下半為裳如虞書十二章六者繪衣六者繡裳周袞冕九章亦五章在衣四章在裳其長各半帶以束衣其下祇尺餘皆為裳古人帶下四尺五寸衣帶下尺裳之見於外者尚三尺五寸也衣之長短經無明文然二尺二寸之袂加闊中四寸帶下尺則可以知之矣鄭氏誤解記文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所以掩裳上際也賈疏又推明必有衣要之故夫衣裳相接於要中裳可名要衣亦可明要但案鄭解

衽二尺有五寸以爲屬於衣之下則此衣要卽衽之上正一尺矣以布三尺五寸爲二衽則衣之後二幅亦當有二衽矣二尺二寸之衣前後聯綴四衽既已不成體製而旁垂之二尺五寸僅與有司紳齊其裳之下際亦不能掩且裳之前三幅後四幅周回圍裹兩旁斷不至開露亦何所用掩也葢鄭所以致誤者以拘泥士喪禮掘肂見衽喪大記三衽三束漢時以衽爲小要故注玉藻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因輾轉牽合有屬衣屬裳上下相變之說不知衽之取義不一有以爲縫緝之名者有以爲小要之稱者有以爲

莞簟之稱者而衣袷乃其大號說文解字於衽字下云衣袷也於袷字下云交衽也互相訓釋是也衣以袷相交接裳以小要相接續故亦得衽名不必其同制也鄭氏必欲合之何邪衣必有袷乃可古人之衣如禪袷袍襺之屬略與深衣制同今時婦人之衫內有掩袷當是古人遺製則衣在外惟衣裳爲最在外之飾不與常服同衣之制袂之廣二尺二寸大帶四尺帶下尺衣之長其三尺六寸與衽在領之下去闊中四寸當爲三尺二寸今爲二尺五寸者下空七寸以帶下有廣尺之韠故不嫌露裳與玉藻言深衣之制曰衽當旁知朝祭之服

衽宜當中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賈釋云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賈著喪服之爲外衿知朝祭之服袷當在內也當爲對袷衽則在衣之內以掩蔽裏衣若袷皆在外賈不必贅言之矣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葢衣裳二者皆在中衣之上前後裳幅當爲二事先繫後之四幅下齊八尺身之兩旁已當包過後繫前之三幅更包兩旁而後也喪服之裳幅三袧祭服朝服則辟積無數文質異也其裳幅之長無文以衣帶記之帶之下有衣一尺裳繫其下裳要當去四寸裳之幅其亦長三尺六寸與婦人之服則衣裳相連喪服斬衰條鄭注

云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賈氏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故不別見裳其說是也深衣爲士大夫在私朝及家居之服猶在元端之下故其用取不費可以爲擯相軍旅之用故其制應規矩連裳於衣故止名衣其長竟體故獨名深深衣之衣既與裳連則上半截與朝祭之服同惟裳屬於衣而無要則兩旁不能互相周抱故必屬衽鉤邊鄭注以屬衽爲連屬裳之前後以鉤邊爲曲裾其說皆不分明玉藻言深衣之制鄭以衽爲裳幅交裂其說更誤葢古制之失傳自康成時已然矣孔疏附會錯謬

益甚今取記文釋之喪服及朝祭之服衽在身中而深衣之衽則必在旁玉藻言衽當旁者卽賈所謂外衿交於身旁也在內之揜袷廣約一尺長止二尺五寸深衣則如今曲裾交於袂下長則竟體裳用正幅六斜裁爲十二幅則前後各六幅上畔並屬於衣此六幅左右各三其中縫前後皆直下所謂負繩及踝以應直也左右各三幅斜齊向外其一邊縫合前後無煩細釋惟一邊不合處則有衽以鉤之所謂衽當旁者專言此一邊也其曰續衽者裳之後六幅及前左畔之三幅皆連於衣身惟前右畔之三幅則上連於衣之外衿下至於足續

或爲裕謂寬裕其衽裳之前右三幅接續此衣之衽至於裳之盡處也問喪篇云雞斯徒跣扱上衽鄭以爲深衣之裳前公羊傳昭公受齊之唁禮以衽受注亦以爲下裳當前者是此三幅之裳上連衣衽通得稱衽也其曰鉤邊者自要以上衣之衽交於衣身又有帶以束之其自要以下則內無衣身又無束帶其旁必開而不合故用鉤邊之制所謂鉤邊者裳前幅之邊必包過後幅之邊以鉤而連之所謂衽當旁也其相交處當有鈕約之數記不言者文不備耳此四字解明而深衣之制可言矣

衣脅裼襲裼袒也袒而無衣曰肉袒覲禮侯氏肉袒及喪禮之袒是也袒而脅衣曰裼玉藻之言裼襲及大射之袒是也鄭注自明以其辭觕故後儒不知牽多謬論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蓋裘以爲溫家居之褻服入公門爲不敬故裘上必有衣使可裼因名裼其色當與裘稱故曰裘之裼也見美也以在裘上故于裘著其所見之美則見裼衣之美而非見裘之美也又非裼衣之獨加於裘而不加於葛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衣卽裼衣也錦衣之上脅皮弁服左袒此皮弁服以見錦衣之美卽裼也不袒此皮弁服使錦衣之美充於中

卽襲也裘之上脅錦衣錦衣上有正服孔疏謂裘上有裼衣又有襲衣又有正服不可通矣裼以致敬在君前以盡飾爲敬故裼也父母之前主於質故不裼也尸之襲無所致敬也弔之或裼或襲吉凶變也聘之或裼或襲文質變也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曰免者免袂見裼衣也又曰凡襢裼者左對覲禮右肉袒而言也士喪禮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喪禮則當肉袒吉禮之袒不過袒露正服而其扱於面之右則同也聘禮裼襲之變賓則於夾公之襲於射禮則小臣正贊之於聘禮則襲於序坫之閒蓋解其紐約免去左袂扱於大

帶之右其事可俄頃爲之也袒者必偏向疑偏袒之服非行禮所宜然禮以見美盡飾爲敬非袒則不能見美可無疑也裼衣之美既可外見而正服爲對袪又是禪衣有條不紊亦不至如內襌之無儀矣

兄弟

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者專稱也兄弟則所指甚廣故儀禮喪服經文皆稱昆弟其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此猶言同

族之兄弟也又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公弟猶言族親也記又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疏謂亦兼族親也記又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謂妻從夫服已見上經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記又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若言兄弟恐嫌本族亦無服此行文之異若無嫌則直稱兄弟也記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是皆以兄弟統言族親也又案戴記曾子問云不得嗣爲兄弟蓋兄弟猶言婚姻也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外祖父母從母之尊亦稱兄弟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兄弟之稱其廣如此此讀經者所當知也

喪服

斬衰（經九條）　父　女子子在室爲父正服也　父爲長子加服也　爲人後者義服也　女子子反在父之室正服亦加服也　諸侯爲天子　君義服也　妻爲夫　妾爲君亦義服也

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疏有天子諸侯父在爲祖斬衰謂父有廢疾不可承服如宋光宗者也若承重曾祖高祖亦當斬衰注疏又有天子女嫁於諸侯諸侯女嫁於大夫則並不降同於諸侯爲天子大夫爲國君也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同於臣也

齊衰三年（經五條）　父卒爲母正服也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義服也　母爲長子從服也　妾爲君之長子同爲所後者之妻義服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高曾祖母

同注疏大夫士庶子父卒爲所生母又天子之女嫁
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父卒爲母三年大戴庶
子父卒爲君母又繼母爲長子案喪服小記爲慈母
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與古禮不合不可
從
齊衰杖期經四條　父在爲母降服也厭降　妻正服也
出妻之子爲母亦降服也以出降　繼母嫁從爲之服
義服也
注疏祖父在適孫爲祖母又士之庶子父在爲母又
父沒大夫之適子爲妻案注疏有子爲嫁母一條與

禮不合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經二十二條　祖父母正服也　世父母叔
父母加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厭降也　昆弟正
服也　衆子亦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
之庶子爲適昆弟同昆弟條　適孫加服也　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
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同昆弟條　繼父同居
者義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
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從
服也　妾爲女君義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

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
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
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
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諸侯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曾孫適元
孫服問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練而反
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
皇姑
齊衰三月經十一條　寄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

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義服也　庶
人爲國君正義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曾
祖父母正服也　大夫不降　女子嫁不降　大夫
爲宗子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
於庶人從爲國君
殤大功九月七月經九條
大功九月經十六條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
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　大夫

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姑姊妹皆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總衰既葬除之經一條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也

小功五月　殤十二條　叔父　適孫　昆弟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　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皆以下殤降二等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從父昆弟　夫之叔父　姪庶孫　大夫之妾爲庶子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大夫公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則以尊降長殤二等也

成人十三條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庶婦正服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皆以出降一等也　爲外祖父母　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皆加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義服也　大夫大夫子公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士者以尊降一等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以尊又出嫁故降二等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從服也

緦麻三月　殤八條　從祖父從祖昆弟　從母　夫之姑姊妹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庶孫　從父昆弟姪　夫之叔父　皆以中下殤降二等也

成人二十四條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皆正服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父之姑皆以出降一等也　外孫　甥　壻　姑之子皆報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厭降也　士爲庶母　乳母從母昆弟皆以名服也　貴臣貴妾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皆義服也　妻之父母　舅　舅之子　夫之諸祖父母　君母之兄弟皆從服也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喪服大功章爛簡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氏分爲二條謂傳文何以大功也下十六字文燭在下此通會前後文勢不得不然非好以已意爲說也後之說經者痛加詆斥蓋但據此文不通考前後經文故耳夫注以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爲例且傳文釋嫁者未嫁者前後並同此亦較然可見矣經文雖不必有例然文成法立其例自然不亂下言云云通傳亦無此例疏以爲鄭君置之抑或舊釋經者注於其下後人誤作大字連於傳文故鄭以爲不辭也且經言女子子之服惟爲其父母降期蓋以不貳斬故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

父母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則皆不降其祖矣爲昆弟之父後者則亦降矣此條言女子子於世叔父母亦但以出降一等也傳既言成人而未嫁則鄭氏逆降之說亦不得不然矣至於妾爲君之黨服爲君之庶子在此章爲君之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此章不必復言嫁者未嫁者矣若妾爲已之私親則自當言其以別之且不杖期章言爲其子爲其父母與以得爲其子遂得爲其父母遂釋之此章何不言得爲其私親遂邪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正以經文不見故補記之也然則鄭氏之分二條復何疑邪惟姑姊妹三字則疑是衍文蓋因下二條皆有姑姊妹之文而誤衍也下一條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則適士者當服小功矣世叔父母與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雖同然姑姊妹又適他族較之世叔父母有閒大功同財且或有昆弟絕屬者不幸歸宗世叔父母尚可相依故止以出降不以尊降與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同意也且經言姑姊妹者八皆與女子子連文（惟大功殤服章單出以女子子與子在一條也）未有與世叔父母連文者以是知其當衍也

一溢

既夕篇朝一溢米注謂溢二十兩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以百二十斤爲一石析之爲一千九百二十兩陳氏不達此義訓禮記一溢米爲二十四分升之一脫去一升二字蓋以意疑食粥之米不當一升有零而不知古量之小也古一升僅十九兩二錢如其說止八錢矣古八錢當今二錢六分無乃太少乎

醋酢

醋酢二字經典多混說文酉部醋字下云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此酬醋之醋也入聲酢字下云醶也从酉乍聲此醯酢之酢也去聲酸字下云酢也戠字醶字下並

云酢漿也今以酢爲酬醋之醋讀作入聲以醋爲醯酢之酢讀作去聲音義俱相反矣

周尺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云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

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與經文皆不相應謹案以六尺四寸相乘當得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非五十二寸也每步剩出二十三寸零四分非十二寸也此處算法不必細問尺之大小但以步積實算之卽得古今多少之數梅氏曰當用三率互視法蓋卽同乘異除之法也其法以今步積爲一率古步積爲二率古田爲三率今田爲四率二率與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卽得四率今田之數下算里步亦依此法以古步古里乘之今步除之便得今里鄭注所算畝數里數絲毫不爽足見其精但以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較迂至疏所算畝數里數外誤已甚陳氏澔正之而其算亦不合更可哂也

占筮

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云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晉語公子筮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云內曰貞外曰悔得屯豫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董因又對文公元臣筮之得泰之八韋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

同謹案二易以七八爲占此三條皆言八不言七者以所占爻適遇陰也三代占法雖殊而揲蓍之數九八七八皆同左傳言艮之隨則五爻皆九與六獨二爻遇八其當占此爻無可疑者惟貞屯悔豫依韋注云得屯豫兩卦則是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而非一筮得屯之豫也其云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則是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僖十五年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而非如宋蔡氏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之說也其曰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者謂屯之三爻豫之上爻也其獨以此二爻占者震爲侯故皆以震言震雖以一陽爲主然三畫之卦皆至末一畫

而卦始成故不以屯初豫四二陽爻爲占而以二陰爻爲占此所以不云七而云八也司空季子以周易占法釋之則或二卦六爻皆不變或二卦變爻不止一爻皆當以卦辭爲占而二卦卦辭皆有利建侯故占之亦非如朱子明蓍策所云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彖辭之說也至董因得泰之八亦以互體震卦爲占其曰得泰之八當依貞屯悔豫皆八之例以泰卦五爻爲言也韋云遇泰無動爻者因下有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亦以周易爲占也其謂陰爻不動其數皆八則泛指泰卦三陰爻言之不如直指五爻之爲確也

僖十五年秦伐晉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晉救鄭筮之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或二易之辭也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注以爲筮者之辭甚確蓋既曰遇大有之乾則用周易矣且繇復二卦述卦辭之後皆有斷語而此獨無之知筮者自論變占非易辭也程氏迥以爲此二易之辭非也

豫章

春秋昭六年傳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注房鍾吳地　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三十一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注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注僞將爲楚伐桐　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四年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　案春秋傳豫章凡五見杜解於昭十三

年傳兼及定二年四年傳曰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解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兩處遷就蓋杜求其地而不得因略據地望作此解也然其說似太汗漫凡傳中所載地名其漫無界限者如晉之南陽東陽陰地皆以河山爲名也外此如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以其爲藪澤也若豫章則既不因山河得名又非藪澤且傳中載戰事皆實指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槩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閒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此似不可通矣今取諸傳案之竊意其地當在今湖北應山隨州之閒可言漢東亦可言淮南

而與江無涉也杜以與乾谿徐連文故云淮南以與巢連文故云江北不知吳東楚西相距甚遠至昭公時吳蠶食楚地自東而西靡有紀極但西不越漢耳而豫章在漢之東淮之南吳舟師必由淮出義陽之關則尤為吳楚交兵重地其昭六年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者豫章為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渡淮前進不必與豫章附近也十三年傳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者豫章為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則皆由淮水自東而西直至信陽南下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三十一年救

弦之師甫及豫章而吳人即還者用子胥之謀也至定二年之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豫章與淮逼近故得見舟若巢則與豫章相去東西七百餘里吳之多方誤楚其意全在取巢蓋巢為吳楚阨要地自成十七年圍巢未克襄二十五年諸樊攻巢為巢牛臣所殺昭二十四年大師滅巢二十五年傳楚復使熊相禖郭巢吳之虎視耽耽志在必取度楚亦守之甚力故借桐叛之故見舟豫章誘楚於西而潛師於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說可不必矣桐當是漢東小國其地亦當在德安界內杜解在盧江

舒縣似去漢太遠吳使誘楚云我伐桐伐之亦是取之吳兵西出取桐則楚不備巢所謂使之無忌也必欲使舒鳩誘楚者意楚東境遼遠吳焰甚張盧江一帶必宿重兵間舒鳩吳人取桐之言遂撤兵而西至於豫章耳杜謂吳偽畏楚而伐楚之叛國以取媚此自弱國欺強之術吳於此時猖獗已極畏楚媚楚之說誰其信之杜隨文解義案之事情胥失之矣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水曲曰汭水北亦曰汭小水入大水處亦曰汭）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水至此入湖故曰豫章之汭漢豫章郡當因此得

名與此豫章實屬風馬也大事表以豫章為寬大之語遂併此亦合為一殆揚其波而失之愈遠者與

唐誥伯禽之命

唐誥伯禽之命並逸書也杜解不以為書名者以書序無之故也然如杜說則文義不協例亦不符不知此正足以見書序之偽不當訓為人名也

小別大別

定四年傳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解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正義云小別當在大別

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别與吳戰退而至大别明自東而漸西也謹案小别當在大别西疏說誤也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杜云豫章漢東江北地蓋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戌云子沿漢而與之上下也子常聽史皇之言濟漢而陳所謂自小别至大别者乃言其兵陳之遠非序戰事也下云三戰乃言與吳戰之事其戰地皆在大别以東非自小别退至大别也元和志云小别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又云魯山一名大别山案汉川今爲漢川縣魯山卽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在漢陽縣東北孔所言東西正相反矣蓋自漢志誤以大别爲在安

豐西南鄭氏從之杜氏雖知在江夏不在安豐而亦未能確指其處酈道元亦未指魯山爲大别至元和志始言之孔以意而言又錯會傳文所以失之也

論語論樂

古樂之亾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皐陶謨戛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太師一節尤爲明晝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

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淸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三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亦序並同舍是節次而泛言音律者如夢囈矣

一魚二名

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鯊鮀皆一魚而二名也故舍人之解皆同郭注以首六字分爲六魚蓋據其時目驗而分之也然璞去古已遠千餘年後名目不能不變據其

時俗之名以折古人未爲得也謹案詩毛傳云鰋鮎也鱣字詩凡三見碩人傳云鱣鯉也潛傳云鱣大鯉也四月箋亦云鱣鯉也是鱣之爲鯉毛鄭並同鱧之爲鯇亦與鯉鱣鰋鮎鯊鮀等矣今所傳定本毛傳訓鱧爲鮦與郭注同然案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鯉鯇下又云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鱣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則毛傳仍當作鱧鯇也又云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蓋自晉及唐其去古益遠目驗愈不足據矣且爾雅一書草木蟲魚以下皆是二名互釋無開卷

舉一字之名上下無所附屬者以體例求之益知毛傳之當遵也

葭菼蒹葭萑葦

爾雅釋草葭華蒹簾葭蘆菼薍李巡云分别葦類之異名非也疏引大車傳云菼䳡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亦以葭菼爲一草此又仍孔疏之誤而不察矣謹案衛風葭菼揭揭傳云葭蘆菼薍也秦風蒹葭蒼蒼傳云蒹薕葭蘆也豳風八月萑葦傳云薍爲萑葭爲葦尤截然分明使毛以葭菼爲一草何以數處皆如是明析乎惟大車之傳以經言毳衣之色故以䳡釋之其曰蘆之初生戴氏謂蘆乃萑之譌者是也萑字據說文从艸萑聲字當作雚隸書作萑蓋萑葦截然二物葦之初生曰葭彼茁者葭箋云記蘆始出者是也郭氏謂薍此二草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俗名爲荻說文薊字注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䳡豳風孔疏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其說是也爾雅郭注葭菼截然不混蒹薕則云似萑而細似與萑别陸璣疏亦以爲水草然案詩與葭並舉爾雅葭華蒹簾葭蘆菼薍並列說文蒹字解曰萑之未秀者則蒹卽菼矣蒹葭華葭蘆蒹薕六字聲音相協故爾雅毛傳皆以音之協者釋之聲音訓詁通

一爲道也言其初生則曰葭菼蒹葭言其既成則曰萑葦詩人之詠亦皆以類從耳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八

第一七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6　仮正内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三月栞

經讀攷異

小石山房藏版

偃師武進士虛谷博貫羣經著述甚富家貧不能
剞劂資加以欲然如不及之衷若將終秘于篋者歲之
戊申修縣志任其事者有人無能補金石者於是聘進
士為增撰數十種始刊金石遺文記海內士大夫之嗜古
者不遠千里而致之靡不稱快繼此乃有經讀考異之
刊或者曰武君之於經可謂勤矣今不以其博綜宏辨
者示人而斤斤於句讀之末其有所斷乎余曰不然經
之於人猶衣食之不可一日廢也知其為用溥而不能
甚且不能讀拘守其塾師之說而不證於諸家之同
異以折其衷猶之束高閣也進士欲以經術教天下後

學其來清化也實以授余族弟裕杕與次兒思錫經為
之每日坐西齋口講指畫剖析疑義如犀分水彙而輯
之乃成是書夫進士之於是書抑末也而以經讀啟後
學則所先矣他日出其諸經之全解以質天下後世必
人人誦習而此書也尤為家塾所不廢云乾隆己酉四
月十三日會稽王增書

句讀敘述目録

上卷
句讀之始
句讀名義
古曰言今曰句
經句長短之異
章句之學
投讀之難
下卷
誤讀之弊
訂正諸讀破析

經讀考異目次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周禮儀禮
卷四　禮記
卷五　春秋左氏傳
卷六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爾雅
卷七　論語
卷八　孟子

句讀叙述上卷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句讀之始

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註離經斷句絕也疏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陳氏集說離經絕經書之句讀也

億案古者十五入大學今間年考校以疏計之爲二年是學者十七時先辨經讀也周禮三歲大比乃考今中年考校疏謂非周禮是自夏殷教法已以授讀爲要

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釋文讀徐音豆

億案今以微點成文爲讀卽原于此

句讀名義

文心雕龍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玉篇云局止也言語章句也

孔氏詩正義云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孟子疏亦引此數語畧同惟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此二句異

論語疏云篇者積章而成篇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孝經序正義引此自積句以成章下並同

增韻句讀凡經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

億案句訓爲止讀作逗亦訓爲止並言文詞皆有所住如疏家對文則異散則俱同之例若以語未絕而

點分之謂之讀此村校書所爲不可爲義

韻會句詞絕也文詞止處曰句

億案四書釋地云句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程子云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詩正義武惟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言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左傳正義云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又讀亦謂之投唐韻正云漢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投卽讀字文選註引說文云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亦謂之度唐韻正云唐人多作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其詞旣古莫能曉其句度元稹樂府古題序句度短長之數皇甫湜

答李生書讀書未知句度亦謂之逗一切經音義云句逗乎書逗留也説文逗止也方言逗住也

古曰言今曰句

孔氏詩正義云句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億案揚水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今疏誤作第四句如疏所指則不敢以告人當五言也）士虞禮疏云祝辭異者一言耳者一言或有一句爲一言者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今此一言則一字爲一言謂數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是也爾雅釋言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漢書東方朔云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爲一言也（左傳疏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王氏伯厚曰古以一句爲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論語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閻氏伯詩案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是古以一字爲一言不爲非又案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四書釋地云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

經句長短之異

文心雕龍曰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

詩正義云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案緇衣篇顧氏以敝爲一句還爲一句則詩固有以一字屬句者孔氏疏蓋不及檢也）

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同前）

篇有數章章句多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同前）

朱子云尙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
土于先王是一句

章句之學

鄭康成周禮序云二鄭同宗大儒猶識周官之義存古
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億案禮註云讀者其以某字讀如某此音讀也若宮
正註鄭司農云讀火絕之凌人註杜子春讀掌冰爲
主冰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之屬
小宗伯與其祭事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太僕
注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

僕與御庶子疏先鄭以令字下讀爲句並如徐音豆
此句讀也康成所指發疑正讀者亦當指此不盡如
音讀之謂

陸氏德明曰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
爽章句旣異踳駁非一

億案漢氏諸儒分章析句各自爲業其於經讀必由
師傳授受轉多異同今檢釋文畧存梗槩或一句離
爲二三或二句併作一讀又或一字上承句末亦可
成文下屬句首義亦兩通皆兼取並采是其例也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沉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

朱子曰尙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
得古注全然錯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一依古注點自好 同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
甚有理 同

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圻
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則
就違保辟絕句敻出諸儒之表 同

朱子謂梓材云斷簡殘編無從攷正只得于言語句讀
中有不曉者缺之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朱子本義云郭璞洞林讀
至彙字絕句又語類云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
亦如此作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

億案漢書劉向傳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
類在下則引其類據文以引類疏明易義類卽彙字
之解此卽以彙字絕句又鄭氏曰彙類也茹牽引也
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引其類亦
以釋以其彙彙字絕句此俱在郭氏前並可爲證

通鑑辨誤云每見爲句讀之學者於一句之間截而分
屬上下句求發先儒之所未發者以見聖賢深意若文

意自來通順而於一字兩字或四三字之間剟分句讀以爲新奇不必爾

李濟翁資暇録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案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氏乎

王伯厚曰酒誥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

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爲戛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于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

陳振孫曰易正誤據序爲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

億案易之立言較諸經爲奇其屬讀幸有韻語可依然他彖象傳諸文爲俗儒乖析錯迕亦有不可致詰者惜正誤下附句讀一篇亡佚無存爲可惜也

金履祥尚書表注自序云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

明張雲章曰尚書是正云者正經正傳正字正句正述也

明師道洪範衍義後序云凡讀書者必先畫句讀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

陳氏櫟曰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案此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沉湎若以任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爲句

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辨說誘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與蔡氏讀勿辯乃司爲句其說最優于諸家

九經古義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按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則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但于誤爲乎其來已久）

儀禮章句序曰讀儀禮之失有二句讀不明則句可移

綴上下往往賓主易位東西乖方其失者一章次不分則禮之始終度數與賓尸介紹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陳如湍屋散錢毫無條貫其失者二章句之不知又何論義疏也

授讀之難

後漢書班昭傳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伏于閣下從照受讀

陸績述元云元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

韓文公云余嘗苦儀禮難讀

元王栢自序書疑其謂蔡氏云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

儀禮章句序曰禮記本漢人傳疏文義明晰周禮以事繫官條列亦井井易按唯儀禮一書叙次質直無脉絡起止可尋又自一字至十數字句多奇零不整語語澀口

受業汝州王孝方校字

句讀叙述下卷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誤讀之獘

何邵公公羊傳序曰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

容齋四筆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死不可復正在易彖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彖卦曰彖山下有險險而止彖以止字為絕句乃及于彖始係以彖亨以享行億案楊乂卦序云險而止山也險而動泉也動靜皆彖險據此序之動靜皆彖險亦

以險而止彖連屬為義則誤讀所從久矣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為絕句乃及于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輙混于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尙為有說若止彖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筠獨不嚚于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字恐不然也

容齋隨筆大抵漢人釋經子或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銍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近者黄啟宗有補禮部韻畧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句

趙彦衛雲麓漫抄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則當冠矣

日知録云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勢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邱之書眞可謂千載笑端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

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以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同

惠定宇左傳補注文六年左氏傳道之以禮則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

億案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註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若氾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主故月令註亦引氾勝案月令註唯引農書正義云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令此疏以月令註引氾勝者亦非故云氾勝之術也案漢書藝文志農家有氾勝之十八篇注成帝時爲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録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玩其義例氾勝之氾是其氏勝之或當爲名與宇皇甫謐云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月令正義云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蓋並以勝之連讀疏誤以氾勝斷句以之屬下術字竟將著書人姓名割裂蓋疏舛之甚者路史云氾勝書記神農之教亦襲疏致誤又庚子山

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顧氏案藝文志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亦誤以人姓作文字承用

昭元年左氏傳是委君貺于草莽也依前文讀之君辱貺寡大夫圍則君貺連文指爲鄭君之貺也孔氏不達斯旨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貺于草莽之中迂盤不可爲訓總緑委君讀斷貺于草莽叉另讀爲句是其謬也

春秋疏引張叔皮論賓爵下華此從呂氏春秋高氏注賓爵老爵也爲讀頭見一人校官書乃謂賓爵斷句之誤豈所謂不學面墻者歟

訂正諸讀破析

周禮疏後鄭不從先鄭故引子春讀掌氷爲主氷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經正歲向下爲義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卽是周之十二月氷未厚故從子春也

左傳正義曰先儒以繁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爲思文分字旣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繁其肆夏爲句何不可

郭京周易舉正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注純修下道則處下之禮曠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惕若厲也謹案定本猶字在惕字上則夕字爲絕句今則惕字在猶字上則惕字爲絕句則下若字宜訓爲如夕字爲絕句則若字宜爲語詞

佩觹引唐元宗詔云朕欽承聖訓覃思元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爲然

兩漢刊誤高帝紀贊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漢書高帝紀會擊楚至固陵不會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

吳斗南云高紀沛豐邑中仁傑按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億案史記注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刊誤以沛豐邑中爲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録者誤也

吳斗南云高紀祀黃帝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顏注以釁鼓句絕亦非是案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二字當屬上句讀之

億案愼大覽釁鼓旗甲兵是旗宜在所釁之內斗南斷句蓋爲近古

儀禮經傳通解云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

及孔氏今案及孔氏舊注屬下句劉敞云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屬上句今按此卽上文五十六卷者其讀當從劉氏

蔡氏云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

困學紀聞云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晉王輔嗣注以無名有名常無欲常有欲斷句今從王注惟以有無字下斷

句自王介甫始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于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于齊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同

周子靜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气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气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着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同

通鑑辨誤趙括代廉頗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史炤釋文提起毋置二字注其下曰句斷毋者止之也使置其事而無復言也余按炤謂毋者止之也是讀母爲毋字又以毋置爲句斷則以之字屬下句全不成文蓋毋者謂括母也趙王使括母置其事不必復言吾已決計使括爲將文意甚順何必妄爲穿鑿毋當讀爲母子之母通置之爲一句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史炤釋文曰間居棧切間隔之也余謂若從炤說當以間趙軍爲句與下句分而爲二意頗重複若以又五千騎絕趙壁間爲句與上句奇兵二萬五千

人絕趙軍之後句法文意殊爲停當

魏公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史炤釋文曰參所今切地名余觀炤釋是以引軍還參爲句下文曰涼州軍事楊阜涼州軍事何官邪當以引軍還爲句參涼州軍事楊阜爲句文義方通

凉王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使張掖大守索孚代瓘守抱罕史炤釋文以彊遣太守索孚爲句注曰彊其兩切下彊人酒同余謂史炤讀通鑑且不得其句況敢釋通鑑乎彊當讀如字於此句斷下文彊人酒同依其兩切

魏北道行台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史炤釋文提起間迭二字注云間居莧切代也厠也余案史炤之說則以間迭來攻圍爲句殊不顧上句讀不成文其謬甚矣當以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爲一句迭來攻圍爲一句間讀如字

綦公順攻北海劉蘭成襲擊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史炤釋文提起走郡二字注曰走音奏趨嚮也余按謂當以棄營走爲句以郡字屬下句走讀如字文理明白不煩注釋

博王友支來朝請帝還東都史炤釋文曰朝請才性切

余謂朝請之請漢書固音才性翻然通鑑書博王友支來朝朝字當句斷請帝還東都請當讀如字朝字屬上句請字屬下句文理曉然史炤唯不知句讀遂并文理失之

顧亭林曰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又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顧亭林曰楚世家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以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王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耳

金石文字記云西嶽華山廟碑京兆尹勑監都水椽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

名殆非已億案洪氏隸釋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蒞他人之書石墨鎸華以隸釋爲有據然則顧君亦本諸此也

史記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司馬相如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漢書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註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楊雄傳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閻伯詩案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

南子誤讀屬連上至王輔嗣猶然朱子本義正之

億案何氏妥云處危惧之地而能乾乾懷厲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依何氏釋仍以厲字絕句閻氏泥雖字一頓欲破古讀非也

閻伯詩訂困學紀聞云高帝紀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按何屺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爲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气不相蒙

億案續文章緣起注李法也黃帝刑書漢高祖與父

老約句法三章耳亦以約字斷句法三章又一讀與王氏合

書有句讀本宜如是而一旦爲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註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友於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姚際恒立方曰古人引用詩書未有摭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唱者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曰有仲尼燕居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之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非此等句法耶僞作古文者不又於句讀間現露一破綻耶

案某氏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精審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先是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太平御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曰孝乎惟孝與

武陵王書曰友于兄弟則知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並見古文尚書疏證

九經古義司儀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于四夷元謂夷發聲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漢書王皇后傳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宮注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蓋顏氏以第宮絕句恖謂此由師古誤以第宮斷句宜連宮字屬下讀之作宮豐歆授皇后璽其文自通況傳文前云遣大司徒宮明宮爲人名又下亦唯云安漢公第明不以宮字相連顏氏妄爲此說斯謬解耳此說聞之方川師云

恖案留侯世家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近讀從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據廣川書跋得四皓神坐一曰綺里季神坐二曰夏黃公神坐世說亦作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曲禮正

義四皓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案此四皓之序參差不一宜以史記漢書序列爲正姓氏急就篇注有綺里季此皆以綺里季爲斷夏字連黃公爲一人並與四皓神坐同則知近云綺里季夏者誤也

漢書樓護傳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注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案此顏注之謬護卽謂君卿耳護因出使欲會宗族故人因自假貸多持幣帛輕財振施其任俠自喜如此而顏氏誤斷護假貸作句又曲解爲護監于義益鑿矣

鄧通傳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注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案此顏氏以遂字屬上句讀非是當以頗有作斷遂字屬下讀見當時承風旨者以通不法稍涉形似遂窮治必盡斯爲得之

史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案此屬讀誤也宜以歸心絕句臣子下屬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大子有動搖之意義爲明顯

劇孟傳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案此顏氏斷句之誤宜以東字屬讀將字連下于義自明

案後漢書陳忠傳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布等奏云云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作虛字解則諷尙書孟布蓋逆讀攷注文祝或作祋來歷傳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卽其人貢父解作役而誤斷爲句非也

受業山陰王思錫校字

經讀考異卷一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

億案近讀皆以夕惕若爲句厲一讀无咎一讀攷漢
唐舊讀並連夕惕若厲爲句淮南子人間訓夕惕若
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引易曰夕惕若厲說文𢝊
字註引易曰夕惕若厲說文又作夕惕若夤風俗通義引易夕
惕若厲後漢謝夷吾傳夕惕若厲注易曰夕惕若厲
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愼若危惧荀爽

云立誠謂夕惕若厲干寶曰外爲丈夫之從王事則
夕惕若厲書冏命正義引易稱夕惕若厲藝文類聚
引亦作夕惕若厲又書怵厲惟厲與易句並同古讀
似可依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億案李氏易傳引何妥曰天體不健故能行之德健
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
爲健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
于詳矣正義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强壯之
名乾是衆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健爲釋偏說天者
萬物壯健皆有衰怠惟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
茫未曾休息故曰天行健攷此諸說並以天行健連
讀爲義愚謂乾古字作健見古今韻會傳易者因轉
寫作健是健卽乾字之轉聖人釋象皆以卦本名言
之不宜自變其例是天行爲一讀健爲一讀天行與
坤象地勢語正相比而注家因文牽附皆鑿說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億案舊讀並作利牝馬之貞利字連下爲義攷程傳
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
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

貞是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與乾四德相媲
義較密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億案舊讀並以利字屬上主字爲句盧氏注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
而順之則利正義引莊氏云先迷後得主利者唯據臣事君也攷此宜以後得主絕
句利字屬下西南讀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
絕句又蹇利西南解利西南則利字屬下又可舉証

屯初九盤桓利居貞

億案近讀以利居貞爲句攷魏明帝徵管寧詔盤桓
利居又以居字爲讀貞字另爲義不與居連文

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億案近讀以幾字爲句朱子云君子見幾不如舍去攷淮南子繆
稱訓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吝注卽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卽
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高氏又
以幾不如舍連讀爲句
需九二象詞需于沙衍在中也
億案近讀從沙字絕句據九經古義穆天子傳云天
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云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

句讀非也愚謂虞翻云衍流也似當作流沙之義則
虞氏亦以衍字絕句爲訓此又可舉証
訟有孚窒惕中吉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又荀
爽曰陽來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訟有孚則以孚字爲
句虞翻云窒塞止也惕懼也則窒一字爲句惕一字
爲句孔氏正義同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
災者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
戶合下爲句朱子本義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則以
逋字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无眚又另爲句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億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
如此注意以貞字絕句厲下屬終吉爲句虞氏翻云
貞厲得位故終吉也王輔嗣云處兩剛之間而皆近
不相得故曰貞厲如此注意則以食舊德爲句貞厲
爲句愚謂象詞明言食舊德是貞厲連文下屬從虞
王讀爲正
師貞丈人吉

億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用師之道利于得正則貞
爲句近多從之攷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
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則師爲一讀貞字連下丈
人爲句太卜注鄭康成謂貞之爲問問于正者必先
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亦與先鄭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
億案九家易曰雖當爲王尚在師中爲天所寵事克
功成故吉无咎王輔嗣注在師而得其中正義曰觀
注之意以在師中爲句其吉字屬下又云觀象之文
在師中吉承天寵者則似吉字屬上此吉之一字上

下兼該故註文屬下象文屬上此孔氏已從兩讀愚
謂在師亦可爲句中吉當連爲句訟有孚窒惕中吉
亦以中吉屬讀是其義也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億案血去惕出舊讀並連文攷血去當屬上有孚爲
義血陰屬羣小也四以一陰畜衆陽而羣小乘之惟
賴誠結主知則三不見侵邪害亦消阻矣故云有孚
血去與下九五有孚攣如句正相比
上九尙德載婦貞厲
億案舊讀並以載字絕句攷此宜以尙德載婦屬讀

如履九五夬履貞厲噬嗑六五貞厲无咎大壯九三
貞厲晉九四貞厲革九三征凶貞厲旅九三貞厲並
可舉証
上九象詞注夫處下可以征而無咎者惟泰也則然
億案近讀從然字絕句據釋文云則然一本作然則
讀即以也字絕句是然則又當屬下爲義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億案荀爽曰君子有終故吉也是以君子有終爲句
吳氏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爲句
六四无不利撝謙
億案此凡兩讀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爲謙故无
不利陰欲撝三使居五上故曰撝謙此以无不利撝
謙分屬二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同程傳動作施爲
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此又以无不利撝謙爲一句案此二句似倒亂之訛初六謙謙六二鳴謙九三勞謙上六鳴謙以此例之六四下亦宜緊接撝謙无不利於義爲協
蠱初六有子考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王輔
嗣注以至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
故曰有子也任爲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是王

氏以有子爲句考字屬下爲句困學紀聞云吕文靖
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善史臣
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
曰有子考无咎從輔嗣讀也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億案此讀多連五字爲一句証以下九五觀我生上
九觀其生則此觀我生亦宜爲句進退另爲句
剝初六剝床以足滅貞凶
億案虞氏翻曰失位无應故蔑貞凶孔氏正義蔑貞
凶者蔑削也朱子本義滅正則凶程傳蔑無也謂消

亡于正道也並以茂貞爲讀愚謂象文剝床以足以
滅下也則剝床以足爲句茂滅也另爲句貞凶亦另
爲句不宜以滅貞連文

六三剝之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剝之爲句无咎爲句又剝之无咎亦
可連讀爲句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億案此凡兩讀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
與故曰物與也是以物與絕句又云物受之以生无
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是又以物與无妄連讀虞

翻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
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王輔嗣注天下雷行物
皆不可以妄也皆從九家易後一讀愚謂以易例推
之凡象釋卦名則卦名皆另讀不宜此獨連爲句從
九家易前一讀爲是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億案此凡三讀近讀從剛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
德爲句鄭氏周易輝光日新爲句其德剛上而尚賢
爲句虞氏蜀才本並同王輔嗣注夫唯輝光日新其
德者唯剛健篤實也又以輝光連日新其德爲句

頤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億案此凡兩讀王肅云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
頤違常于五也故曰拂經于邱王輔嗣注亦曰顛頤
拂經于邱此以顛頤爲句拂經于邱爲句本義云求
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
此又以拂經爲句于邱頤爲句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億案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
酒簋絕句貳用缶絕句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
又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王輔嗣云一樽之酒

二簋之食孔氏正義並以樽酒簋貳爲句此舊讀也
禮器疏案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
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孔氏既依鄭
言尊于簋副設元酒是從舊讀之證朱子本義晁氏
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又
唐韻正簋古音同九則以簋缶爲韻句益信舊讀爲
可依也近九經古義坎六四樽酒簋貳此依釋文前
一讀愚謂經文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釋文一本此更有貳字
明以簋字絕句依舊讀爲正

納約自牖終无咎

億案舊讀以納約自牖爲句朱子本義程傳並同攷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潔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尊酒簋貳用缶內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羑里內約卒免于難故曰自牖終无咎也據此注意是內約絕句自牖又連下爲義

離象曰明兩作離

億案此凡兩讀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离离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离也此

連卦名讀又云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則又以明兩作絕句愚謂此讀宜以後說爲據

孔氏疏案八純之卦論象不同各因卦體事義隨文而發乾坤不論上下之體直總云天行健地勢坤以天地之大故總稱上下二體也雷是流續之至水爲流注不已義皆取連續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水洊至也風是搖動相隨之物故云隨風巽也山澤各自爲體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麗澤兌是兩物各行也今明之爲體前後各照故云明兩作離是積聚兩明乃作于離若一明暫絕其離未久必取兩明前後相續乃得作離卦之義愚謂疏訓義惟以明兩作離連文因特發八純卦皆當如是其實象以訓體凡六十四卦俱不當以卦名連文而疏過爲曲說非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億案舊讀並從然字絕句攷象詞明言履錯之敬則履錯然敬之五字連讀亦可爲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億案周易稽疑云舊傳以有嘉爲句孔氏正義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克獲故有嘉美之功所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恐不是樗讀小象多有韻此當曰有嘉折首虎與韻協也顧

氏易本音與此同

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億案王輔嗣注意以恒其德貞爲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程傳並同攷虞氏翻曰動正成乾故恒其德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此又以德字絕句貞字屬下爲句據象詞婦人貞吉則貞字宜連婦人取義虞氏讀爲是

遯初六遯尾厲

億案此凡兩讀遯尾厲三字連文爲句遯尾一讀厲

一讀義竝得通

九三係遯有疾厲

億案此凡兩讀有疾爲句厲爲句有疾厲三字連爲句義竝通

晉初六罔孚裕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應离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王氏安石云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胡氏炳文云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是竝以罔孚裕連文爲義王輔嗣注及孔氏正義程傳朱子本義悉以罔孚

爲句裕連下无咎爲句據象詞裕无咎未受命也則裕字連下讀爲是

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億案舊讀皆以不可疾貞四字爲句攷此宜從不可疾爲句貞爲句得其大首所謂殲厥渠魁也不可疾則所謂脅從罔治也故宜貞固自得待其徐化而已義爲近之

周易稽疑引吳幼清曰大謂三之陽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貞先儒俱連讀項氏玩詞貞字自爲句得之與億縣同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億案舊讀皆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九字爲句獲之二字爲句攷象詞明言公用射隼則宜四字爲句于高墉之上獲之連文爲句義較長周禮司尊彝注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鄭引此以隼字句絕又可舉証

損上九弗損益之

億案周易稽疑弗損益之先儒皆連讀惟晁氏客語弗損絕句蓋損處上九物極則反是以弗損也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億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雖有惕懼號呼莫夜有戎不憂不惑故勿恤也據此注意是以惕號莫夜有戎爲句勿恤爲句孔氏正義云雖復有人惕懼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已據此疏意是以惕號爲句莫夜有戎爲句後儒多同此攷象詞明言有戎勿恤則宜以惕號莫夜絕句爲正

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云已爲正配三以近寵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觀疏此意若號一握爲笑六字爲句後儒解作呼號則以

若號爲句一握爲笑另爲句古易用韻多如是者

六二孚乃利用禴

億　案舊讀孚乃利用禴五字連讀爲義據程傳云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是孚乃作一讀利用禴爲一讀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程傳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

億　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曰无咎匪孚謂四也王輔嗣注四專而據已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是以四字連讀爲句孔氏正義同朱子本義云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

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此又以无咎屬上爲義則无咎爲句匪孚屬下又另作一句近讀多從之

困亨貞大人吉

億　案此凡兩讀程傳云如卦之才困而能亨且得貞正是以貞另讀爲義王輔嗣注處困而用剛不失其中履正而能體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傳未能濟剛者也故曰貞大人吉是以貞連大人屬讀爲義據彖傳明言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從王氏讀爲正

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

億　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此以井收勿幕連讀爲義王輔嗣注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此以勿幕下屬有孚爲句

革上六居貞吉

億　案近讀多云居貞則吉是以居貞爲讀吉另一讀據王輔嗣注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是以居屬讀與上征字爲對義較客咸其腓凶居吉正與此同

漸初六小子厲有言

億　案舊讀皆以小子厲斷句有言另爲句據程傳云危懼而有言則以厲下屬連讀取義

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

億　案舊讀皆以女承筐連無實爲句士刲羊連無血爲句據詩本音云兕觥詩上下各自爲韻觥與夫協丁與城協謂之隔句韻今案此筐羊一韻實血一韻亦隔句用韻法而易本音未經指出是筐羊各爲句實血另爲句僖十五年傳引易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是一韻亦各爲句

旅九三喪其童僕貞厲

億　案朱子本義云喪其童僕則不止于失其心矣故

貞字連下句爲義其說與虞氏翻云丧其童僕動而失正故貞厲者同據孔氏正義言丧其童僕之正而身危又程傳上離則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丧其童僕之貞信是皆以貞字屬上童僕爲句証之經文六二得童僕貞此正與上相對從孔程讀爲正周易稽疑引俞氏曰貞當自爲句

巽九二巽用史巫紛若吉

億案荀爽云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變若順也又云征伐旣畢書勳告廟當變而順五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程傳云史巫者通誠意于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于謙遜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據經文明言紛若之吉則紛若宜連下屬吉字爲讀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億案朱子本義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是以渙其血去逖出連讀爲句朱氏震曰逖遠也去逖出一本作去惕出王氏申子曰以諸爻文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是並以渙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案象文明言渙其血則宜以血字絕句、又案去逖宜爲句去卽有遠意逖訓爲憂亦有害意故象詞以遠害

釋之出无咎爲句與往无咎句法同

未濟象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億案舊讀多從愼字連辨物爲句惟王輔嗣注云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則以愼字絕句辨物居方又自爲句孔氏正義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愼爲德申王氏所讀之義更明豁

繫詞上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億案舊讀多以出其言善爲句攷此當以出其言爲句善字連下讀爲句下文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同

繫辭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億案釋文荀虞顧絕句衆皆以夫字爲下句孔氏正義云以神明其德夫者與荀虞顧同

亦要存亡吉凶

億案釋文亦要一妙反絕句又一遙反則句至吉凶

雜卦親寡旅也

億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親寡故寄旅以親寡爲句釋文云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是又以親字屬上豐多故爲句

受業會山李渡校字

經讀考異卷一終

經讀考異卷二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書經

堯典

明明揚側陋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明舉明人在側陋者是以明明連下為一句蔡氏集傳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則以明明斷句揚側陋又一讀攷史記五帝紀與今堯典文同惟明明揚側陋句史記作堯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蓋以舉貴戚包書明明之文疏遠隱匿者包書揚側陋之文然則明明與下句揚側陋相對例之郭氏爾雅注引書曰揚側陋不以明明相屬更可舉証

舜典

重華協于帝

億案近讀從重華連協于帝為一句四書釋地云朱子祇緣偽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勳字面為一例而竟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偽亂真據此重華文命宜各斷句為讀是也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億案此凡兩讀白虎通引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說文柴字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注引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謹案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又春秋疏引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以柴字屬上岱宗讀朱子云注家孔傳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

正日同律度量衡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則以同字屬律度量衡為一句與上文時月言協日言正屬詞相比鄭康成周禮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下引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定正之使依法王制同律注同陰律也疏鄭以先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此又以正日連下同律度量衡為一句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四夷絕音三年是以三載屬下四海遏讀檀弓疏引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可舉証又楊用修以三載屬上如喪考妣讀詳見孟子章內

讓于殳斨暨伯與

億案孔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則殳斨連文爲讀據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垂遜于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爲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殳斨伯與加暨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蓋有謂也殳

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遜于稷契暨臯陶也是殳斨爲二人則殳爲一讀斨爲一讀

讓于朱虎熊羆

億案孔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吳斗南以爲四人每字各一讀不得以朱虎連文熊羆連文

三考黜陟幽明

億案近讀以黜陟連幽明爲句尚書大傳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絀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絀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史記夏本紀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皆書幽明字玩其文義蓋以黜陟斷句太史公屬讀必有所自故漢魏人多祖述之漢書李尋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食貨志三考黜陟白虎通引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三國志注引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是竝以黜陟斷句北史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三載一考攷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擁于下位更可爲証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億案孔傳蔡傳竝以庸字位字死字絕句（趙氏注孟子亦云舜耕歷山三十徵庸）據鄭康成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三十爲句（三十鄭作二十所見本字異）在位五十載爲句又証之大戴禮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嗣帝所連五十爲句是亦以位字爲斷

五十載陟方乃死

億案近讀從一句昌黎集黃陵廟碑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爲死也則以陟絕句方乃死又爲一讀蔡氏集傳云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董逌廣川書跋謂今曰陟文句爲盡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謂升遐也不得以此取之是又仍從舊讀

家語云舜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云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氏謂竹書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以今家語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據此則今家語讀與孔傳合訓義較孔傳爲晰案王肅僞竄家語孔傳亦與之同益信與王肅出一手也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億案孔傳蔡傳讀從一句據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釋文引先儒云文命禹名則文命自宜爲一讀

皋陶謨

若稽古皋陶

億案此凡兩讀蔡氏集傳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是讀從一句孔氏疏引鄭氏云以皋陶下屬爲句是鄭讀從古字句絕白虎通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亦以若稽古句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則若稽古爲句漢時儒者所讀皆然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正義云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也思字屬上句史記夏本紀予未有知思贊道哉正義曰皋陶云我未有所知思之審贊于古道耳此又以知字絕蔡氏集傳思曰之曰當作日下言皋陶謙詞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討功也惟思日贊助于

帝以成其治而已與史記同

益稷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億案孔傳以懋遷有無化居六字爲句蔡傳同此李生渡按史記禹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是又以懋遷有無爲句化居烝民爲句乃粒萬邦作乂爲句蓋謂遷其粟以養之復徙居衆庶使就食於他邑如孟子移民移粟之類而後萬邦乃粒食而作乂也又周禮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正可爲化居烝民引証從史

記讀爲勝
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
億案舊讀從既載爲句夏本紀漢書地里志周禮載師鄭注引此文並與孔傳同惟宋毛晃禹貢指南冀州一讀既載屬下壺口爲句蔡傳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與毛氏同
禹貢錐指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蘓氏以既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

穎引詩俶載南畝爲例謂始有事於壺口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貞正也治此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則以厥賦絕句貞字連下讀孔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則以貞字絕句作十有三載乃同爲句蔡氏集傳同孔氏攷禹貢經文言厥土厥賦厥田並讀斷則鄭氏以厥賦爲句與經例合從鄭讀爲是
雲土夢作乂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以雲夢土爲句作乂爲句孔傳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史記夏本紀漢書地里志同此一讀以雲土爲句夢作乂另爲句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今讀從此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尙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攷漢書地里志江夏郡有雲杜杜與土通蓋以雲土爲義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酈氏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此又可爲証是則班氏所見本亦作雲土古本信可據也禹貢錐指謂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恐

未盡然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億案舊讀三邦底貢厥名爲句夏本紀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據孔疏云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是以貢字絕句厥名連下句爲讀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其有名者嘗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非是據此吳說亦本鄭讀
包匭菁茅
億案此凡兩讀據孔傳云包橘柚正義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

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以包一讀匭菁
茅一讀鄭元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
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是以包匭菁茅
連文為讀蔡氏集傳云既包而又匭之所以示敬也
同鄭氏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億案孔傳云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
潛是以因桓是來屬下文為讀禹貢錐指引吳氏云
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
境內此句特為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

物達于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非是又以
因桓是來斷句為讀又馬融云治西傾山因桓水是
來言無餘道也此即吳氏所本

東迆北會于匯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迆溢也東溢分流疏引鄭云東
迆者為南江是以迆字絕句邵氏云江漢水漲彭蠡
鬱不流逆為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
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邵氏本孔傳
林氏少頴云孔氏以東迆為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意
也胡朏明按江水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
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經
先漢後江東匯為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
曰東迆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此又以
東迆北連下讀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億案史記禹本紀從暨字斷句今尚書從暨聲教斷
句攷後漢書杜篤傳朔南暨聲諸夏是和注引尚書
曰朔南暨聲教據此則漢人已以暨聲連句孔傳讀
當有所據文選東都賦注引作朔南暨聲教東京賦
注引又作聲教訖于四海李氏並從兩讀元豐類稿

卧禪師淨土堂銘跋引書亦作朔南暨聲教程大昌
進禹貢論序亦作朔南暨聲教近胡朏明謂裴駰史
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
以聲教屬下句此殆疑孔傳僞託宜從舊讀為是然
不知孔傳已有所襲非可盡置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云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
勤此以尸位以逸豫五字連讀滅厥德另句蔡傳以
以逸豫滅厥德為一句

盤庚

今予命汝一

億　案讀從一字爲句孔氏正義云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蓋以命汝爲讀一字又爲一讀說過曲疑不可從

微子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億　案此凡兩讀孔傳以今爾無指告予顛隮八字連讀爲句史記云今女無故告是斷告字爲句予顛隮另爲句

泰誓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何敢有越厥志

億　案舊從上帝爲句寵綏四方連讀見孔傳據趙臺卿注孟子云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疏云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則其意但通是也王伯厚謂趙氏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蓋猶泥僞書之過

武成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億　案此凡兩讀孔傳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正義云據傳文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是杜氏當以主字屬上爲句今蔡傳從杜氏

洪範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億　案孔傳及蔡傳竝以德字絕句汝字屬下讀攷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此文無德字注引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是作于其無好女爲句則汝字屬上讀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貣

億　案此凡兩讀鄭元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貣爲一句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貣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是王以五字屬句占用二爲句今蔡氏傳同王讀

九經古義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貣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雺克也

二衍忒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衍則卜五占者用之衍忒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曰時五者來備

億案讀從一句孔氏以曰時屬上句則五者來備又爲一讀九經古義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尙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僞非也

金縢

史乃策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億案孔傳史爲册書祝辭也是以策祝連讀蔡傳同攷鄭康成氏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是以史乃策爲讀祝屬下曰字讀

公命我勿敢言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云周公使我勿道讀從一句蔡傳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是蔡氏以命字絕句我勿敢言另爲句義並得通

大誥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蔡傳同此孔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是以少字爲句又云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是以延洪屬下讀正義亦云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據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經文多以洪惟屬句首則延字宜絕句從馬鄭諸讀爲正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億案蔡傳以哉字絕句云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攷孔傳云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訓肆

爲故則以肆哉爾庶邦爲句書用肆字多在句首又哉與載同伊訓朕哉自亳孟子引作朕載自亳猶言始自爾庶邦君及爾御事於義爲亘而蔡氏屬讀非也

康誥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億案讀從怙冒爲句聞于上帝爲一句見蔡傳據趙臺卿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古讀以怙字屬句証之孔傳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僞孔傳解義斷句亦與趙氏同

酒誥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億　案此凡兩讀孔傳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則以純字屬上讀爲義蔡傳以純爲大云大修農功服勞田畒則以純字屬下讀爲義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億　案舊讀以死字絕句攷此當以死辜連文爲句在商邑越殷國屬詞相比謂言自都城至庶邦坐任其亡而不恤孔傳言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過爲駢曲於義非也

剡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億　案舊讀圻父絕句農父絕句宏父絕句朱子曰剡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蔓出諸儒之表蔡傳本此讀

梓材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億　案孔傳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是舊讀以肆字屬上爲句攷此非是肆字在句首者於書最多如梓材前文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肆皆屬下讀又舜典肆類于上帝湯誥肆台小子太甲肆嗣王丕承基緒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肆予冲人泰誓肆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肆予冲人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肆汝小子封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多士肆爾多士肆不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君奭肆其監于茲肆念我天威蔡仲之命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文侯

之命肆先祖懷在位並可舉証

洛誥

厥攸灼叙弗其絕

億　案此凡兩讀釋文厥攸灼叙絕句馬讀叙字屬下孔傳云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是以叙字絕句蔡傳同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億　案此凡兩讀釋文誕保文武受民絕句馬同今蔡傳本此孔傳云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玩注意以民屬治之爲義則以亂字絕句攷下

文亂爲四方新辟亂字屬句首此文亦爲一例從舊
讀爲正

多方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億案釋文烝絕句馬云升也

立政

三亳阪尹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
立監及阪地之尹長者用賢是以三亳爲一讀阪尹
爲一讀蔡傳同鄭康成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地言阪
尹則三亳阪尹連讀

顧命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
我身甚危殆也蔡傳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
死弗興弗悟是又以殆字屬下讀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億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當以茲既受命爲一讀還
另爲一讀儀禮多用還字爲句又詩緇衣篇還予又
子之餐兮還亦以一字爲句

君牙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億案讀從怨咨斷句據緇衣引君牙曰夏日暑雨小
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尚書資作咨連上句曰怨
咨注資當爲至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
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言怨天此
以小民惟曰怨爲句資冬祁寒以資字屬下冬祁寒
爲句較尚書以怨咨作讀與下句小民亦惟曰怨多
一咨字古人屬詞當不如是從鄭讀義爲得之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以耄荒爲句蔡傳同穌氏軾曰
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
亦通朱子亦稱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億案舊讀并以民字絕句攷此當以皇帝清問爲句
下民鰥寡爲句下民指平民鰥寡指窮民二者並憾
苗罪無可逭矣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億案舊讀以罰字絕句攷此當以苗民無辭爲句于罰下屬乃絕厥世爲句義亦可通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孔傳同陳氏云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亦同釋文蔡傳云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則又以俾我一日連讀

書序

帝釐下土方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

據困學紀聞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彊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案書序魏晉人僞託正襲天問語深寧叟亦誤會以之證在楚詞前非也是依下土方斷句又劉敞以方設居方爲讀朱子亦云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與劉氏同是朱子又以土字絕句蓋亦兩從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億案孔傳蔡傳並以殷字絕句史記夏本紀殷民咨胥皆怨不欲走下文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據此則將治亳爲句殷字連下爲句

受業徐宣校字

經讀考異卷三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詩

周南

螽斯羽詵詵兮

億案近讀竝以螽斯羽爲句攷此宜從螽斯絕句羽屬下詵詵兮連文爲句下二章羽薨薨兮羽揖揖兮竝同

麟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億案東陽許氏云以麟之趾一句先在于上故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

召南

甘棠勿翦勿伐

億案勿翦勿伐當各爲一句下二章同舊作章三句則以勿翦勿伐讀從一句

邶

匏有苦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億案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則有瀰有鷕皆微讀又下盈鳴軌牡亦半句各韻亦同此讀也

鄭

緇衣敝予又改爲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億案讀從敝予下連爲句還予下連爲句後二章竝同據顧亭林詩本音云舊作三章章四句今詳敝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難屬下文當作三章章六句又案一字爲句詩多有之而關雎疏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以顧氏正之知疏所云當不盡然

魏

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

億案五字讀皆連爲一句下二章竝同據李因篤云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而予子季弟於句半爲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爲讀也擊壤歌帝何力于我哉與上息食爲韻與此正同是又以予季弟少頓爲讀

秦

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

億案近讀從乎字絕句據顧亭林詩本音云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三字文義未終難以絕句當

作二章章三句此又以於我乎連下爲讀

小雅

魚麗君子有酒旨且多

億案近讀皆以酒字絕句鄭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則以旨屬上酒字爲義陸氏德明曰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

大雅

生民履帝武敏歆

億案近讀從敏歆絕句據朱子曰履帝武敏字當爲絕句叶上韻耳顧亭林案爾雅以履帝武敏爲句或

以歆字屬上句者非愚謂路史注引亦作履帝武敏質之陸氏釋文引犍爲舍人注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舍人待詔在漢武時其傳經最古讀當依以爲正

泂酌三章章五句

億案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如摯虞言則二句連讀爲一當作泂酌三章章四句

常武匪紹匪遊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釋毛傳謂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是毛義作一句正義釋鄭箋又於匪紹匪遊各自言匪者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遨遊也故讀之爲詔訓之爲緩是鄭義取匪紹作一讀匪遊作一讀

周頌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億案讀皆從岐字絕屬上句後漢書西南夷者引詩云彼徂者岐此近讀所本據韓詩外傳引詩曰岐有夷之行以岐屬下句讀薛君傳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亦以岐連釋又說苑亦作岐

有夷之行邢氏爾雅疏引周頌天作云岐有夷之行更以經文例之上既云彼作矣則此彼徂矣斷句與經符合

商頌

長發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億案讀從下土爲句方外連下句讀據朱子云下土方絕句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案天問作下土四方較朱子本多四字

詩序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億案釋文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又樂記釋文同此但文較詳

螽斯羽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億案詩集傳名物鈔云若螽斯不妬忌一語鄭氏遂釋云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爾自後說詩者多爲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語拙耳

何彼襛矣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億案讀皆從王姬絕句據朱子辨說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爲義則序者之義亦自明白此又連十字爲句愚謂詩正義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早已連文爲讀矣

綠衣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億案此宜以僭字絕句近讀有誤屬下作上僭夫人者非也

谷風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億案孔氏正義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是以上字絕句愚謂當以化其上淫爲句上如衛宣公是也於新昏而棄其舊室爲句義亦可通

伯兮鄭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
億案釋文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億案釋文云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億案釋文云始命絕句

采菽鄭箋諸侯將朝于王
億案釋文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

周禮

小宰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億案近讀自乃退連下讀愚謂乃退爲一讀屬上觀治象之法爲義治象縣于象魏在雉門外閽人蹕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若縣宮禁則在內矣故云乃退是言自雉門外退以別之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屬下讀爲解

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

億案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疏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愚謂先鄭所讀以賈氏証之良是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絕句過爲鑿說矣

內饔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饔人共之

億案賈氏疏云言好賜者謂群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修故舊讀從肉修絕句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攷此宜以好賜爲讀言王之好賜非一物唯肉修則饔人共之於義較密又凡王之好謂王所善也賜肉修連下爲句亦可通

外饔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億案此凡兩讀賈氏疏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酒當作脯是以獻字絕句賜脯肉之事另讀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脯肉則以共其獻賜脯肉之事連文爲句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億案鄭注云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是以掌罟田獸爲句近讀從之攷此宜以掌罟爲句如下文守罟之例田獸連下辨其名物爲義証之下文凡田獸者掌其政令明田獸不與罟爲連

酒正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億案讀自共后至酏糟爲句攷此宜以禮字絕句醫酏糟連下爲義漿人疏故酒正云醫酏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証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億案此凡兩讀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是以政字絕句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

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是以掌冰爲一讀正歲連文屬下十有二月連讀賈氏疏後鄭不從先鄭故引子春掌冰爲主冰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經正歲向下爲義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小宰疏同此

春始治鑑

億案賈疏春謂正月始治鑑者鑑是盛水之器春豫治之是以春爲讀始治鑑連文爲句攷此宜以春始爲讀正月爲孟春孟始也周禮以建寅之月亦稱上春故稱春始又单言春嫌無別于二月而疏故爲割析非也

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億　案近讀以好賜予連文爲句攷此宜以凡王及冢宰之好爲句賜予屬下則共之爲句鄭氏注或有所善亦賜予之疏云所善釋經中好也明好當爲句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億　案近讀從事字句絕佐后屬下使治讀攷此宜以凡喪事佐后爲句使治另爲句佐后內宰身爲佐使治則使其屬治之若佐后使治則二事並集義不可攝也下文佐后立市鄭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市爲后所立故可言佐使治非后所使故不可以佐后使

治連文爲讀於義較洽

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于市朝

億　案舊讀以徵令有常連文爲句攷此宜以令字絕有常者屬下以木鐸狥于市朝讀如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此可爲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億　案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疏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事連政又爲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旦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據此則古讀以月屬上句後鄭不從今依鄭讀爲定

胥師察其作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

億　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疏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據此以見先鄭解行字不與飾連文是讀從飾字絕句行儥慝者又爲句後鄭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于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是後鄭解飾行連文爲義則以察其詐僞爲句飾字屬下爲句案詐僞飾皆市中情變有此三者司市以

賈民禁僞而除詐又云凡市僞飾之禁並可舉證以見先鄭屬讀有自當兩從之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億　案鄭康成讀而爲若以而用之另爲句愚謂而用之當上屬連句爲義王氏應電曰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于田里無得耗費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此以用之屬上爲訓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億　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蓋以則與祭爲句有司屬下

讀鄭氏謗曰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望之祭遣
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宜也故先鄭讀與祭絕句
康成連有司讀之恐不成文理此從先鄭爲讀也疏
鄭康成謂與祭有司謂太祝之屬又以與祭有司爲
句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
何神乎其有司將事則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
一事解之也此從後鄭爲讀

冢人大喪旣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
處疏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于冢宰量度始穿地之

處也此以請度甫竁爲一句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
告后土冢人爲之尸以甫竁遂爲之尸連文爲句據
此則請度宜另句不與甫竁連王氏所云穿土有淺
深廣狹爲封有高畢大小隧道有寬窄遠近冢人先
期請度蓋指此也

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

億案近讀以待屬下達窮者爲句攷此宜以以待屬
上掌其政爲句與宮正爲之版以待同義

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

億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
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是以遽字句絕令
字屬下讀鄭康成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此又以遽
令連文爲句王氏安石先窮者欲速達甚于遽令

庾人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褭驂

億案此注鄭所授讀與爾雅異詳見爾雅經讀考異
內又釋文云牡茂後反牡驪絕句牝頻忍反牝元絕
句攷此與注文引爾雅牝驪牡元互異証以今爾雅
本與鄭注同未審陸氏何據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億案近讀從焉字絕句九經古義以焉使連文爲句

詳見敘述條內

儀禮

士冠禮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億案賈氏疏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
向暮爲加冠之期此以厥明夕爲期五字連讀近讀
以厥明夕絕句爲期屬下讀

士相見禮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億案舊讀皆以階字屬上升見無方爲句考此宜就

方字斷句階字屬下讀經上文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註疑度之頭謂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嚮之是燕見在室猶于君之方向不宜預度況在堂自下望之安得知君所向故云升見無方惟至階乃可辯君所在義爲得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億案疏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大得辭降也是以大夫則辭退下爲句攷此非是疏云辭降君宜辭也若退爲大夫自退而以辭退連文牽附

不可爲訓矣愚謂讀以大夫則辭爲句蒙上爲義即辭君之與爲一辭退下自堂降階爲一辭比及門爲一辭故云三辭於義爲協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是以唯舒絕句陸農師云容彌蹙同惟武則舒朱子曰注家以舒字絕句陸氏讀武字絕句其說近是愚謂曲禮堂上接武堂下步武鄉射禮記距隨長武皆以武字屬句此經文亦如是例又方氏慤云引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惟舒武亦從陸氏讀並可與證

鄉射酒禮

賓進東北面辭洗

億案鄭氏康成曰必進東行示情是以賓進東爲句敖氏繼公曰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嚮主人是又以賓進絕句東北面辭洗爲句近讀從之鄉射禮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此亦以進字絕句

乃間歌魚麗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康成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鄉射禮注不歌不笙不間是以間字爲句孔氏冲遠詩正義言間

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鄉飲酒義間歌三終是又以間歌連文爲句愚謂燕禮有升歌與此文間歌正可比附

鄉射禮記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億案復釋獲復用樂行之疏家皆以復字連下爲句儀禮易讀云復讀如請復之復謂第二番射也當以此字爲句下同謂第三番射也愚謂此亦本敖氏繼公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

公食大夫禮

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

億案儀禮易讀云張氏于南字句敖云當于西字句南字衍文也順出以次而出也或以南順二字另爲句亦可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億案此凡兩讀疏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是以而東遷所爲句桑氏云當于東字句遷所二字爲句所者公設之處也遷所者言遷醬之法但易其故處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恐太東則失其正位也

喪服傳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億案此凡兩讀馬季長云繼母爲已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玩此注以從爲隨是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王子雍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敖氏引作從乎繼母而寄育）是從字爲一句爲之服另爲句

從爲之服報

億案此凡兩讀賈氏疏云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是以爲之服報連文爲句雷次宗云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是又以爲之服絕句報另爲句

士喪禮

祝後闔戶先

億案儀禮易讀云桑氏以祝後闔戶先先字當一讀先者先執事者也祝于執事者爲尊其後出也以闔戶故耳既闔而行則祝仍在先也

士虞禮記

三虞卒哭

億案儀禮章句云鄭氏三虞卒哭作句謂其皆用剛又以他爲不及時而葬者其說支離故正之此以三

虞爲句卒哭另爲句

受業山陰王思錫校字

經讀考異卷三終

經讀考異卷四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禮記

曲禮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

億案俗以作字連下爲禮讀陳氏集說不從云朱子以作爲句絕愚謂朱子謂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朱子亦有所本而陳氏即指爲朱子蓋失詳也又淮南子氾論訓聖人乃作爲之讀從一句案文義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虻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據此則聖人乃作爲一句爲之亦連下讀與此文勢正合

人生十年曰幼

億案此人生當一讀近連作人生十年者非

人生十年曰幼學

億案俗讀以幼學爲句據朱子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又趙彦衛雲麓漫抄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與農師讀同質之鄭氏康成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是漢儒傳讀已以幼字絕句農師亦有所本云然

二十曰弱冠

億案俗讀以弱冠爲句據雲麓漫抄云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愚謂劉熙釋名二十曰弱言柔弱也是漢人引記亦作二十曰弱又在趙氏之先從兩句讀與下文數句爲例此正讀也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億案讀從拾級聚足爲句孔疏拾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又云連步以上者上堂也攷此冡上讓登爲文則拾級宜一讀聚足連步以上連文爲句燕禮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此可舉正

侍坐于所尊敬毋餘席

億案此凡兩讀陳氏集說曰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方氏慤曰所尊敬以道稱之也並以敬字絕句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爲是是吳氏又以尊字絕句敬字

屬下讀
君命大夫與士肄
億案釋文君命絕句近讀連下爲一句者非
檀弓
喪三年以爲極亡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以亡字絕句釋文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陳氏集說從王讀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
億案讀從不知其墓爲句鄉黨圖考云近世有孫遂

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言以爲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爲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消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戎事乘驪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
億案爾雅讀從騋牝絕句據鄭氏以騋爲一讀牝連下驪爲句是鄭所讀與爾雅異
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億案釋文云已夫音扶絕句攷此以已字絕句夫字爲下句首與中庸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語勢同

馬驚敗績
億案釋文云馬驚敗一本無驚字是古本有以馬驚敗爲句者今本於敗字下多績字乃以馬驚爲句敗績爲句
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案乘邱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于禮文之禮也是以其庶幾乎連下文爲句陳氏

集說文氏之子其近于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是又以乎字絕句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億案近讀以降字絕句據鄭氏注云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則上下連不降為義是當以古者不降上下為句各以其親另為句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與及也是以葬人絕句與字屬下讀疏引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

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是以與字屬上句陳氏集說從王讀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

億案此三讀康成氏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從以字絕句陳氏皓讀如本字又通為一句吳氏澄曰得字絕句

子手弓而可手弓

億案此凡兩讀疏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是以子手弓為句而可手弓為句陳氏集說云子手弓而可為句使之手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是以子手弓而可為句手弓又另為句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令陳氏集說以子字絕句虐另為句從陸氏前一讀孔氏春秋疏禮記既言暴尫又別言暴巫巫尫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尫是病人案孔氏既以疾字絕句則子虐當連讀與陸氏後一讀同

月令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審斷決又云斷一讀絕句決字下屬呂氏春秋注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此以斷字絕陸氏後一讀即指此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是讀從賓字絕句淮南子時則訓讀同此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氏注以候鴈來斷句云賓爵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老爵許叔重引同高氏注以來字斷句又張叔皮論賓爵下華亦從高氏讀太平御覽引皮論作反論

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億案此凡兩讀鄭注云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呂氏春秋注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亦與鄭同是以制爲一讀百縣下屬爲來歲受朔日一讀釋文亦云合諸侯制絕句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是以合諸侯爲句制字下屬百縣爲句爲來歲受朔日又自爲句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非也

班馬政

億案呂氏春秋作授馬無政字據此則班馬爲句政

與正通連下命僕讀是正爲馬正故以命僕及七騶咸駕者蓋帥其屬而督之于義亦可通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

億案齊次風云壤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爲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壤字形相近而誤耳愚謂蔡伯喈獨斷亦作軷壤又云厚二尺亦與鄭氏所指厚二寸者異或軷以積土爲之故云壤義亦可通與

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

億案吉凶屬審卦爲義則審卦吉凶是一句陸農師云吉凶是察是以卦字絕句吉凶屬下是察讀據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玩於是字當以是察阿黨連句爲正

荔挺出

億案三字連文爲句據高氏云荔馬荔挺生出也則以荔爲一讀挺出爲一讀鄭氏云荔挺馬薤也則荔挺爲一讀出又爲一讀

水澤腹堅

億案近讀從堅字絕句呂氏春秋季冬紀作水澤復注云復亦盛也或作復凍重累也是以復字斷句堅

字屬下句又鄭注引今月令亦無堅字明古以復字爲讀

命宰歷卿大夫

億案讀從命宰爲句歷卿大夫爲句呂氏春秋命宰歷卿大夫高氏注宰歷于周禮爲太宰則又以命宰歷爲句

曾子問

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

億案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于禮不可絕句孔氏疏豈者怪拒之詞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

是不許之詞經解鈎沉引陳氏集說云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舊注以豈為句者非

禮運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

億案舊讀從賓字絕句攷此宜作與于蜡為讀如雜記子貢觀于蜡是也賓而退連讀以助祭既畢遂退也外傳齊語已役于事而逡賓通作擯鄭氏注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既云助祭則當為相禮也疏謂以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牽連蜡賓成文不得其解而故為之詞蓋讀誤也陳氏集說與為魯國蜡祭之賓又家語孔子與於蜡賓何孟春云在魯與為蜡祭之賓讀並誤從孔氏

禮器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疏言匹士者庾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為介故謂之匹也此以匹士連文屬下讀又疏言檢于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謂之禮正也據此說古作正字以禮正為句今作匹字亦以匹字斷句匹配合之稱謂之禮匹亦取適合禮意於義可通

郊特牲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鬯臭絕句庾以鬯字絕句孔氏疏亦引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

內則

魴鱮烝雛燒

億案此凡兩讀魴鱮烝皇絕句賀讀魴鱮烝鷄為句並見釋文引孔氏疏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蒸熟之此從皇氏讀至云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則又以雛燒連文與賀讀亦異今陳氏集說從疏

雛燒雉薌

億案釋文云燒如字一音焦皇絕句雉皇此一句一讀雉薌為句孔氏疏雉者文在蒸燒之下或燒或蒸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連文讀為句

玉藻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億案舊從斯字為句據釋文云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

禮也是子雍以二爵而言爲讀言斯禮又爲一讀

樂記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億案此凡數讀釋文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又云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總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今陳氏集說從釋文安以樂斷句爲解

雜記

唯輤爲脫于廟門外注輤取名于櫬與蒨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與蒨絕句孔氏疏云輤取名于

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于櫬櫬近尸也二取名于蒨蒨草也故云取名于櫬與蒨又云蒨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

祭統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億案釋文云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孔氏正義云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也與釋文以從字絕句者同若云從夫人絕句攷上文卿大夫從士執芻以此讀例之則卿大夫從士更取何義又執芻亦無所繫着古人屬詞相比必不如是從下一讀爲正

哀公問

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億案孔氏疏云以序宗族爲句卽安其居爲句節醜其衣服爲句陸氏佃曰宗族卽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卽安也其居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億案此凡兩讀鄭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以固不固連句疏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

此言此申鄭意疏又云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今陳氏集說本此

仲尼燕居

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

億案釋文子曰師乎絕句陳氏集說本此據戰國策王曰蠋前蠋亦曰王前則師乎前屬讀猶言爾來前也陳氏解前吾語汝謂昔者已嘗告汝以前作昔字解於義非也

儒行

推賢而進達之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今陳氏集說以達之絕句同陸氏前一讀

鄉飲酒義
鄭氏注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漢制郡有太守國有相此以相字絕句孔氏正義同又云相或息羊反則以相連下當讀相臨之禮也爲句

射義
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億案釋文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陳氏集說修身以俟死者爲句不又爲一句
稱道不亂
億案釋文不亂絕句陳氏集說不亂者爲句
揖讓而升下而飲
億案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鄭氏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

朱子解論語不從此讀陳氏集說云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爲句

受業徐宣校字

經讀考異卷五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

隱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億案諸侯以字舊讀絕句爲謚下屬爲句據檀弓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是以字爲謚亦可爲句因以爲族又另爲句哀十六年孔氏疏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愚有辨詳在三禮補正內

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億案釋文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據程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當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申其尊于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此從陸氏前一讀

十一年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億案釋文云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者非

十二年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億案正義曰斷以賂絕句言用賂請于陳也釋文同愚謂初請于陳繼之以賂故云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云云南宮萬多力不如猛獲之易制也是以以賂下屬陳人爲句

二十年樂禍也夫

億案近讀以也字絕句夫字下屬司寇行戮爲句愚謂夫字宜上屬爲句

三十二年而以夫人言許之

億案杜註許以爲夫人此以夫人言許之連文爲句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以夫人言爲句公諾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僖公七年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之

億案舊讀以辭字絕句李生渡云當以訓字絕辭下屬而帥諸侯以討之爲句愚檢昭元年傳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同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億案杜解補正引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是連傳文八字爲句釋文其人能靖者與絕句則有幾另爲句今讀從陸氏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億案釋文聞其駢脅絶句欲觀如字絶句一讀至裸字絶句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此以聞其駢脅連欲觀爲句之証然攷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淮南人間訓曹君欲見其駢脅呂氏春秋上德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並以駢脅絶句從陸氏前一讀爲正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億案杜氏註若遂以爲傳相是以相字絶句陸氏説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卽公子杜解補正云玩文勢

仍當從杜以相句絶朱少白云若以相國語作以相一人必得晉國據此當以若以相夫子爲句一人卽夫子也蓋內傳實取外傳之文而損益之其字句皆相因故以不從舊讀爲正少白與陸氏斷句同較陸氏更有據
二十四年享宋公有加禮也
億案釋文享宋公有加絶句又云一本無也字讀則總爲一句今杜氏註云禮物事事加厚此以加禮連文爲讀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億案此凡兩讀杜氏註徑猶行也是以徑字絶句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屬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又釋文云一讀以壺餐從絶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是劉氏以從字絶句而孔陸皆糾其非今從杜氏讀
文公十三年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億案疏引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汙辱是以能字屬下讀郤氏曰能字句絶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是又

以能字屬上讀杜解補正案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愚請更以傳上文證之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疏亦云能知外竟之事兩能字並相比從正義讀爲是
十四年將免我乎爾爲之
億案近讀以乎字絶句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此亦用倒句當讀從一句
宣公十年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億案讀從公出爲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爲句朱少白云史記正義引以出自其廐爲句蓋徵舒伏弩于廐

中知公微行必由之處靈公果自廄出觸弩而自殺耳若以公出爲句自其廄射而殺之爲句則爲微舒親執弓矢射殺靈公矣於義亦通但案之情事前說較密耳

十二年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

億案讀從菆爲句愚謂此宜每射抽矢爲句菆連下納諸厨子之房爲句義兩通

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億案釋文云以務烈所絕句正義云以務武于烈業之所同釋文攷此宜以烈字絕句所可也所助語猶

言所當許可與下文晁子曰不可語勢相對

十五年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億案杜注考成也近讀依之以考字絕句攷此宜以下臣獲攷死爲句如書洪範所云攷終命者又何求另讀義爲近之

成公二年若之何其以病敗國之大事也

億案釋文以病絕句據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其語助也是此傳亦宜其字絕句以病連下讀於義可通 若之何其以病絕句見陸氏釋文今本作杜註非

十年懼傷我焉逃之

億案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

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以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爲句相好連下戮力同心讀一讀以相好屬上穆公爲句戮力同心另爲句

十六年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億案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傷耳是以敢告不寧爲句孔冲遠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

自爲句則君命之辱零行無所依附此從連讀爲義愚謂君命之辱猶他傳所云拜命之辱耳前文既以介者不拜故此單言君命之辱與上敢告不寧句正相比

襄公二年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故字句絕一讀至鄭字句絕故字屬下讀

非異人任寡人也

億案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愚謂注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是從任字爲讀疏

言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
也是從人字屬讀註與疏斷句雖別義俱可通
三年能舉善也夫
億案釋文夫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
十年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億案此凡兩讀杜氏注言紇多力抉舉懸門出在內
者是以以出門者連讀爲句服氏謂以木橛抉縣門
使舉令下客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十三年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億案讀從夫字絕句攷此以刑善也作讀夫字屬下

句首義亦兩通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
則連下爲句愚謂有增字亦宜連下爲句
二十三年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億案舊讀從在字絕句正義引服虔以下從上讀言
敝廬在下是以下字爲句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億案釋文云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
讀據注齊侯自道伐晉之功是杜氏以齊侯向下讀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億案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
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又傳下文處守
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
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于晉
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此則杜以
賂字絕句劉以賂屬下讀攷杜以男女以班賂則晉
侯以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
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明爲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

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
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訓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
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
云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案此男女別即與
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
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如是益徵賂字不與男女
以班爲讀
二十九年君侈而多良
億案疏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是舊讀以良字絕
句攷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

出奇証之成十七年傳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與此文君侈而多義正同艮字屬下大夫皆富讀蓋季札所云艮大夫卽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艮也故斷以艮字屬下爲正案外傳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亦以多字句

三十年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僡案釋文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句

不信也夫

僡案釋文一讀以夫爲下句首

昭公元年是委君貺于草莽也

僡案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貺于草莽之中是以委君一讀貺于草莽一讀攷此宜君貺連文蒙上君辱貺寡大夫圍爲義

三年實不忘我好

僡案釋文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

七年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僡案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弱向下行讀之知者按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豹是也弱足者居

僡案杜解補正屯初九爻詞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是顧氏所証又以居字爲讀

十二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僡案此凡兩讀杜氏以從字屬句劉光伯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于王爲下與華語張本以規杜則從字連下讀爲一句又孔氏疏云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卽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非也愚謂下文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據此析父必同時在旁見其對王之詞聲應俱現故與王言如響始盡其狀則實從子革同見而子革獨屬對也劉氏讀似可依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僡案讀從城字爲句杜解補正云竊意固城息舟乃二城之名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是顧氏以舟字爲讀城字連下而居之爲讀

十五年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億案舊讀以在下位辱爲句正義曰言在下位可耻辱也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

十六年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億案舊讀以九字連文爲句正義引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註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

二十一年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引服虔以君上屬是讀至送亡君爲句釋文同此又言孫毓以君下屬是讀至亡字爲句杜解補正同此

二十四年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億案釋文云陽不克莫絕句攷此宜以克字絕句傳上文曰過分而陽猶不克正可舉証莫屬下將字讀亦可通

三十一年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億案舊讀從如是爲句杜解補正云傳氏讀至夫字絕句亦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愚謂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三十年傳不信也夫三十一年傳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并云讀者以夫爲下句首蓋兩讀皆通陸氏亦兩存之傳氏讀至夫字絕句亦有例諸此也

定公五年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億案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註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註蓋與張同

哀公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億案杜注車子微者讀從車子絕句服注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證之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今本無士字（案索隱言家語曰車子則唐時本並無士曰二字）是服氏所據讀從車字絕句史記索隱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亦以車子絕句與杜同

十六年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億案釋文云余嘉乃成世絕句愚謂此宜以成字屬句世字連下讀猶言嘉其勳使世享祿位也

勝如郱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億案注于第下言用士之次第是以楚國第爲句攷此第作但字訓宜讀余翼而長之楚國爲句第我死爲句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爲句

衛侯占夢嬖人

億案注云以能占夢見愛是讀從占夢嬖人連文攷此非也衛侯占夢宜絕句嬖人下屬求酒于太叔僖子爲一句不得爲一句與下人比而告公云云情事自見杜曲解不可從也

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億案舊讀從衡流而方羊裔焉爲句困學紀聞衡流而方羊裔焉引與此同劉炫規過以爲卜繇之詞文句相韻是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則又以方羊斷句杜解補正亦云當以裔焉大國爲句言其邊于大國將見滅而亡此亦本劉光伯

疏云劉炫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上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案此亦曲狥杜氏非定訓也

受業汝州王孝方校字

經讀考異卷五終

經讀考異卷六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春秋公羊傳

桓公十一年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億案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大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

二十五年赤歸于曹郭公

億案釋文云此連爲句郭音虢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氏義則

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授讀異此當就經爲讀不可強同

僖二年請以屈產之乘

億案此凡兩讀何氏注云屈產地名是以屈產連文爲讀呂氏春秋權勳篇注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則當請以屈作一小讀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

億案舊讀從璧字絕句攷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

春秋穀梁傳

桓十四無氷時燠也

億案近讀以氷字絕句據疏云舊解時字上讀此又以無氷時爲句燠也另爲句

又以爲末易災之餘而嘗可也

億案讀從嘗字爲句可也另爲句據疏引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

爾雅

釋詁覭髳茀離也

億案此凡兩讀注云孫叔然字別爲義則覭一讀髳一讀茀一讀以離也總釋上三字郭景純註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耳又以覭髳一讀茀離一讀以茀離釋覭髳攷釋詁例皆以末一字釋上數字如郭氏註獨以此二字訓上兩字疑不可從依叔然讀爲是

釋水簡絜

億案此凡兩讀蔡氏集傳絜誤潔連讀簡絜爲一曾氏以簡絜爲一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困學紀聞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是簡絜連文爲一讀僖四年左氏正義引爾雅九河云五簡六絜是

分簡絜爲二則簡爲一讀絜爲一讀

釋草熒委萎

億案邢氏疏藥草也一名熒一名熒委據此則單名熒者是以委萎爲讀雙名熒委者是以萎爲讀

唐棠女蘿女蘿兎絲

億案邢氏疏引孫炎曰別三名郭云別四名據孫別三名則唐棠連文爲讀郭氏別四名則唐一讀棠一讀又疏云唐與棠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詩經直言唐而傳云唐棠也是以棠解唐也則四名爲得從郭讀爲定

釋木瘣木苻婁蕡藹

億案此凡兩讀疏引某氏云（詩疏引樊注同此某氏卽當作樊氏）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此並以苻婁釋瘣木屬上爲句又李注苻婁一名瘣木無枝木也與樊氏同舍人注苻婁屬下句則以苻婁蕡藹連讀

釋蟲蜚蠦蜰

億案蜚一名蠦蜰則蜚一讀蠦蜰一讀疏引舍人李巡云蜚蠦一名蜰則蜚蠦一讀蜰又爲一讀據隱元年傳有蜚疏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疏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迺李巡之誤今爾雅疏本此邱光庭兼明書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蠦蜰而郭氏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知郭解誤也

莫貈螳蜋蛑

億案疏引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也不了案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羊羊（今方言本作蛑蛑）孫炎取此方言之文以虰上屬則當斷至蛑虰爲句又方言郭景純注于或謂之虰下案爾雅云螳蜋蛑虰義

自應下屬方言依此說失其指是仍從蛑字絕句

釋鳥鳸鴳

億案此凡兩讀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鳸下屬皆云鴳一名鳵老鳸一名鴳鴳雀也唯樊光斷鴳鳵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鳸爲九農正九鳸者春鳸夏鳸秋鳸冬鳸棘鳸行鳸宵鳸桑鳸老鳸是以老爲下屬惟鴳不重耳愚謂許氏說文載九雇亦云老鳸鴳也同左氏傳從樊光讀爲正

巂周燕燕鳦

億案讀從周字絕句朱少白案許叔重作巂周燕是

以燕字屬上爲句

釋獸豹文鼮鼠注鼠文彩如豹者

億案如郭注豹文連鼮鼠讀據說文鼨豹文鼠也玉篇鼨豹文鼠則豹文又當屬上鼨鼠爲讀藝文類聚引鼨鼠鼨鼠以豹文作小註似于豹文亦屬鼨鼠

騋牝驪牡元駒褭驂

億案此凡兩讀舊讀從騋牝絕句驪牡絕句元駒絕句褭驂絕句說文騋牝驪牡與爾雅讀同周禮廋人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褭驂疏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褭驂是以騋爲一讀牝驪爲一讀牡元爲一讀駒褭驂爲一讀與檀弓戎事乘驪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同檀弓記疏凡馬皆有驪牡元獨言騋者舉中以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也

受業魯山李渡校字

讀考異卷六終

補遺

哀元年傳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億案杜註云必須軍士皆分熟食是以分字上屬爲讀釋文云一讀以分字連下句

二年傳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億案釋文謀協以故兆絕句愚謂上承詩言爰始爰謀則謀協一讀以故兆詢又一讀蓋指衛太子先卜已得吉兆此宜用故兆詢之衆人其亦可也於義爲順

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億案舊讀以遂字絕句愚謂庶人工商遂人臣爲讀庶人工商皆無祿位克敵功多故遂列于人臣義爲得之若以人臣連隸圉免屬句隸圉免可也人臣何所逃而免此乖于訓矣

受業山陰王裕栻校字

經讀考異卷七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論語

七十而從心所欲

億按舊讀以欲字絕句爾雅注作不踰矩是以所欲斷句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得通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億按此凡兩讀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不違如愚又爲一句義並同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億按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于惟孝漢石經亦作孝于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前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億按近讀以爭字絕句必也連下讀據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攷論語必也連下爲句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當以必也句絕亦可並通又案射義鄭氏注明云必也射乎則亦以必也連下爲句陸氏此釋云以必也絕句鄭氏殆兩讀與

揖讓而升下而飲

億按舊讀從升字爲句據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証之射義釋文亦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案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又云下而飲似亦以升字絕句蓋鄭兩讀義皆可通

以約失之者鮮矣

億案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義並通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億案此凡三讀釋文過我絕句鄭氏讀也近多從之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晋尚書郎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是欒氏以過字絕句何氏集解曰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嘆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于已古字材哉同此又以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

吾與女弗如也
億案近讀從一句古本吾與女下有俱字引見論衡吾與女俱不如也今集解內包氏注亦有俱字則古本當以吾與女絕句
吾黨之小子狂簡
億案近讀作一句從孔氏讀也釋文引鄭氏注以吾黨之小子句截是以小子絕句狂簡另為句朱子集註本此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億案近讀從共字為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

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為句
朱少白云白虎通作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為句無衣字與皇侃疏同今書殆因乘肥馬衣輕裘而傳寫之誤至其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
億案近讀從焉字絕句據疏引衛瓘讀焉於虔切為下句首焉猶安也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三年問安作焉新序引論語斯焉取斯焉知來者之不如今焉並作安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王嘉傳引則將焉用彼相矣焉作安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是又以焉字連下讀王荆公答王景山書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卽從衛瓘讀可以舉証又漢書李尋傳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漢人引書以便文成句不可為斷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億案近讀從毋字絕句攷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毋以亦可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

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語自徑捷不煩以毋字作頓另解也
曰亡之命矣夫
億案何氏集解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是以亡之絕句近讀本此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茂之命矣夫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茂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是又以亡作無連命矣夫為一句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末亦與茂同用此又可舉証
曰有澹臺滅明者

億案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攷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是澹臺滅明者連下讀義亦得通

罔之生也幸而免

億案近讀以幸而免爲句據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與上人之生也直相對屬句或曰幸字句絕而免恐無此句法愚謂康成氏讀論語揖讓而升下則亦以而飲另爲句正可舉例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億案近讀竝從乎字絕句據白虎通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則以必也爲斷聖乎連堯舜爲句証之康成讀必也射乎以必也爲句者同猶作由較今本亦見古字尙存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億案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朱子語類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攷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傳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實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周彥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作讀亦可爲証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億案舊讀哭字屬上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詳玩鄭所答謂一日之中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億案近讀從韶字絕句攷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

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詳玩此文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

五十以學易

億案此凡三讀朱子集註五十作卒則以年字絕句邢氏疏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則又以五十絕句釋文魯讀易爲亦是以學字斷句易又作亦字爲訓當云亦可以無大過矣爲句

今也純儉

億案近讀今也純一句儉一句與下文今拜乎上作一句泰也作一句相對據何氏集解孔曰純絲也絲

易成故從儉邢氏疏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又以純儉字連讀

如有所立卓爾

億案近讀連六字爲句本朱子集註云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據何氏集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疏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以立指夫子是立字斷句卓爾又爲句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億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另爲句

已止也言止于斯而不可復挽語更痛惜義亦得通鳳鳥不至章吾已矣夫不曰如之何章已矣並同此解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億案近讀以未之思也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此始與聖人釋詩有咏嘆淫液之趣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釋文夫字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又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下句首三十一年傳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攷論語此文讀以夫字爲下句首者亦此例然斷夫字屬上句者爲勝

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法言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億案此凡兩讀魯論瓜作必則以羹字絕句必祭爲句何氏集解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則以瓜字上屬爲三物絕句祭字連下讀爲句又案玉藻瓜祭上環則瓜祭亦可斷句必齋如也爲句是又一讀

傷人乎不問馬

億案近讀從乎字絕句釋文云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證之楊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若依箴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授讀必有所自是不宜作一讀問馬又作一讀依文推義尤

一第八一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反內

于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從古讀爲正
回也其庶乎屢空
億案此凡兩讀何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屢空匱而樂在其中是以乎字絕句近讀從之又云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其于庶幾每能虛中者是以屢空連上庶幾爲句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億案舊讀連文爲句或有獻疑者引書微子云若之何其詩夜如何其並以其字爲助詞絕句似此如之何其亦當爲一句愚謂不然若如之何其徹也如之何其廢之孟子如之何其受之如之其可也又豈可以其字絕句從舊讀爲是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億案集注云以吾一日長乎女讀從爾字絕句攷此乎字宜斷爲句爾字屬下連讀當時師弟情事皆以吾與爾爲詞又乎字爲句此正誘之盡言神理如見何氏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毋以我長故難對玩注女毋以我長句明是爾字屬下讀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億案近讀從去字絕句據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爲

絕句則三者何先另爲一句子貢所問有美玉於斯即如此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億案此凡兩讀集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以說字斷句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引見四書釋地是又以君子也屬上作一句讀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
億案舊讀從一句史記夫子固有惑志寮也集註言其有疑于寮之言論語集解以夫子固有惑志爲句注云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則以於公伯寮連下讀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爲義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億案此凡有兩讀一讀以思無益連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億案近讀從欲之爲句攷何氏集解孔曰疾如女之

言是以夫字斷句又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爲他詞是又以舍連下讀

末之也已

億案近讀從巳字絕句案集解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是當以也字爲句巳爲止又作一讀依文推義想見仲夫子出語敢决如聞其聲此以體認虛會得之記者于仲夫子摹擬聲情如何必讀書奚其正之類皆發語截然故此亦當爲一例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億案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爲斷與下信

而後諫相比其民連下未信爲句義並通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億案舊讀以門人小子爲句攷此子游所譏宜以子夏之門人爲句（問交章亦云子夏之門人）其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末爲務也

予小子履

億案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爲句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元牡是又以履字下屬義並通

所重民食喪祭

億案此凡兩讀朱子集註引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時解因之遂以民食爲一事爲一讀（書正義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舉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畧之耳案僞書襲論語孔氏反以錄論語者畧五教非是）何氏集解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疏言帝王所重者此四事是以所重爲句民食喪祭各爲一事因各爲一義取讀証之書民惟邦本孟子民爲貴則民自另爲句時解合民食爲一非也

受業魯山李渡校字

第一七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波王內

補遺

其爲人也孝弟

億案近讀並以其爲人也孝弟爲句愚謂其爲人也當屬句孝弟連下而好犯上者鮮矣讀語勢自順

吾不與祭如不祭

億案書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朱子集註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証近人篤信朱子于此反從舊讀義所未安也

受業山陰王裕栻校字

經讀考異卷八

偃師武億學男穆淳編

孟子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億案近讀從也字絕句夫字屬下句首攷此亦當以夫字屬上讀所謂嗟嘆出之始與王悅神致畢肖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億案近讀從下字絕句攷此宜從沛然絕句義亦得通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億案舊讀從然字絕句攷此讀以易字絕句然字屬下句如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之文義亦得通

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至者字爲句一讀至司字爲句死者連下讀義並同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億案舊讀以夫字絕句無嚴諸侯爲句趙氏注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攷黝之勇不受萬乘之君刺萬乘之君其凌躁恣睢已可想見何須再以無嚴諸侯重此贅文愚謂屬讀當以若刺褐夫無嚴爲句嚴畏

也下以諸侯連惡聲至爲句始見諸侯僅以惡聲加
已亦不能堪方得形容之妙舊讀皆從誤也疏視刺
萬乘之君但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
聲加已已亦以惡聲報之更可舉証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億　案近讀皆從智足以知聖人斷句汙字屬下句惟
老泉集有三子知聖人汙論是以汙字屬一句容齋
隨筆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
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知足以識聖人汙下也
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私所好而

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
一節蓋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
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
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
然夫謂夫子賢于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
猶以爲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
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困學
紀聞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

億　案此凡兩讀一讀士字絕句下商旅農民並同一
讀至悅字絕句義並通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億　案近讀從云爾絕句攷此宜以也字爲一句云爾
作一頓猶言如此則不敬莫大乎是與上景丑氏詰
問意自對又疏言爾之不尊敬于王莫大乎此者則
以云爾與下連讀爲一句又可爲証

朝將視朝

億　案此凡兩讀舊讀朝字如字以四字爲一句據趙
氏注倘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四書釋地云此上朝
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

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託語頗直
切一時情事可想是閻氏以上朝字爲趙氏讀則朝
爲一頓將視朝又另爲一讀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

億　案近讀從一句愚謂以道字絕句不如是連下讀
語意自順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億　案此凡兩讀趙氏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
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
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是以異哉爲

讀子叔作一讀疑又作一讀朱子云子叔疑者是以疑爲子叔氏名則連子叔疑爲讀余從朱子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億案此凡兩讀趙氏注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是以敦匠爲句事嚴又爲一句朱子集註嘗敦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則以敦匠事爲讀嚴又爲一讀今從朱子爲正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治字絕句今幸從此二讀以舍字屬上句朱子集註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陶冶之處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億案近讀從自葛載爲句攷趙氏注載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是又以載屬下句讀文選謝元暉辭隨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若用孟子證之于齊人伐燕章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屬句不可易也

獨如宋王何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獨如連下爲一句孟子明言一薛居州則已含有獨意故宜用獨如連文若無如丞如之例一讀獨字爲一頓如宋王何又爲一句則獨亦非指居州一人蓋言宋王爲獨如荀子君道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正與此合義更密

是皆已甚廹斯可以見矣

億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是皆已甚廹絕句趙臺卿注二人距之太甚廹窄則可以見之孫氏疏又言文矦繆公而就見已甚廹切取義與趙氏異斷句亦與趙氏同一讀至已甚絕句廹又作一頓見朱子集註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

億案近讀從甚字絕句攷此當以暴其民爲句甚字屬下讀蓋以甚與不甚相對成文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億案此兩讀一讀至教字絕句一讀至沛然一頓德教屬下讀

此亦妄人也已矣

億案舊讀從一句攷此宜以也字絕句已矣另作句

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億案此宜兩讀一讀至出字絕句一讀以出字屬下讀義並通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

億案近讀從備字絕句攷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饎備具饋禮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則以備字屬下讀又百官牛羊讀從百官爲句案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則義取百官連牛羊讀（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同此文讀亦並同）

鬱陶思君爾忸怩

億案爾雅郭氏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或謂此似以君字絕句爾當連忸怩讀言象之詞畢而色不免于慚也讀亦可通然此自魏晉人引書截去助語仍未可以爲斷從舊讀爲是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億案趙氏注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朱子集註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讀並從不及貢絕句以政屬下連文攷此宜以不及貢以政爲句以與也韓文考異亦有嘆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閻伯詩引之以解敬忠以勸云宜補注曰以與也此以字亦作如是解是政謂諸侯朝于天子述職之謂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傳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是也然則政謂報政之期不及貢以政不由納貢期不俟報政皆可直達京師下遂言接于有庳義爲得之如趙氏言因其來朝以政事接見之是困以所不知非愛弟之道矣（案注意謂若以政事趙氏措語雖活然亦不得其讀而爲之辭盡曲說也）

如喪考妣三年

億案舊讀皆以三年連下四海遏密八音讀（白虎通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孫氏疏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據四書釋地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士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案下章堯崩三年之喪畢又下章舜崩三年之喪畢禹崩三年之喪畢並言持服三年也喪並平聲）持㞯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是又以三年屬上如喪考妣爲讀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閻氏本此

殺越人于貨

億案此凡兩讀趙氏注越于者於殺于人取於貨則以殺越人三字爲句書康誥孔傳殺人顚越人則殺一讀爲義越人一讀爲義朱子集註本此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億案時讀從學字絕句攷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請霸陵尉與俱灌夫傳十人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常惠召其守者與俱楚孝王傳詔與子男一人俱趙廣漢傳發長安吏自將與俱韓王信傳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韓信傳遣張耳與俱褚少孫補太史公滑稽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並可舉証昌黎集薛元夫墓誌銘吾得與之俱足矣正襲用此文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億案近讀從長字絕句愚謂古人舉數皆舉其成數言之毋以參差畸零不齊者曹交述文王十尺湯九尺遞及巳身唯當作九尺四寸爲句以長宜連下讀自嘆以長食粟而已義爲得之案趙臺卿注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疏言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並以以長句揔上三句而言之亦以九尺四寸爲讀

此又可舉証

若決江河沛然

億案近讀從河字絕句沛然屬下莫之能禦讀據趙氏注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是以沛然屬江河爲義則沛然就江河連讀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億案此凡數讀趙氏注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是以介然屬上爲句琥言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巳朱子集註介然倏然之頃也又以間字絕句介然連下讀又案長笛賦間介無蹊

人蹟罕到注引孟子此二句爲証亦引杜預注左氏傳介猶間也間介一也據此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爲句亦通然字屬下讀更有致若以山徑之蹊爲句間作一讀與下文爲間對間少間也少間介然用之則成路少間不用則茅塞之義亦得通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億案舊讀從卒爲善士絕句則之野絕句宋周密明楊愼斷士則之爲句則以卒爲善爲句明李豫亨推蓬寤語云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四書釋地云古人文字序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

望曰漁婦若如宋周密明楊慎斷士則之爲句以由末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未見此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愚謂呂氏春秋長利篇則耕在野亦同此

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注疏本作小子今本作士案趙氏注故曰吾黨之士也明當爲士字因論語文轉訛此本鄭康成論語注

案此凡數讀一讀至小子絕句狂簡一頓進取連下讀一讀吾黨之小子狂簡爲句一讀狂簡進取爲句不忘其初爲句義並得通

受業徐宣校字

嘉慶二年六月刊

羣經義證

授堂臧版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書一　卷

堯典第一虞書困學紀聞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氏不以是爲虞書閻伯詩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 案 三國志陸抗傳引靖譖庸回唐書攸戒今堯典文作靜言庸違是抗亦以此名唐書又爲一證

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 案 漢書引作横被四表据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傳樂大心禦華向于横注梁國睢陽縣西南有横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葢光横聲相近習傳之非也水經傳引淮南子玉横維其西北之隅注横猶光也是光横皆音相近遂致傳本各異光亦作廣隸釋成陽令唐扶頌追惟帝堯廣被之恩靈臺碑爰生聖堯名葢世兮上受符命巡帝制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廣被四表沈子琚縣竹江堰碑廣被四表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廣被四表五經通義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光被四表也是光義與廣通詩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釋名光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

亂子朱啓明傳啓開也 案 史記五帝本紀作開明以避景帝諱易之安國與太史公同時無庸舍此不諱葢僞傳失檢自貽其疏也

方命圮族傳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 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證之史記五帝本

紀引作負命毀族正義云負違也族類也鯀性狠戾違負
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
不可漢書傳喜傳放命圮族應邵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
朱博傳亦云今晏放命圮族吳越春秋無余外傳亦作負
命毀族是太史公所見爲眞古文兩漢相傳皆以方爲放
與史記作負義同僞孔傳因文釋之又云孟子方命虐民注方猶近也
好此方名命而行事其說迂鑿不可訓野客叢書論尚書方命牴牾云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殆亦究其義故意爲之詞
否德忝帝位傳否不疏否古今不字案釋文否又音鄙從史
記讀也五帝本紀引作鄙德忝帝位釋名否鄙也義訓皆
同史記讀爲正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言十有二州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
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案十二州之分漢書地里志堯
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谷永傳上書云堯
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
洪水滔滔天下沉積九州閼塞四瀆壅閉故于是時因九
州之迹水勢汩沒川瀆已復異位堯乃權宜置之汲郡古
文初建十有二州係在帝堯八十七年其後水土既平書
復九州係在帝舜三十三年是其徵也
大禹謨髦期倦于勤案說文解字耗注目少精也从目毛聲
虞書耄字从此今孔氏所傳本作耄更依文解爲八十九
十曰髦其未見古文此又一證

皋陶謨無敎逸欲有邦傳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
常案孔氏以邦字屬句攷此當從無敎逸欲爲讀有邦連
下兢兢業業爲讀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後漢書陳
蕃傳皋陶戒舜無敎逸游可爲舉證若漢書王嘉傳臣聞
咎繇戒舜曰無敖佚欲與書作敎字雖小有異而屬句亦
相符
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案孔傳舊讀以居字絕余證之漢書
食貨志引書云楙遷有無又叙贊亦云茂遷有無與史記
禹本紀合蓋漢人授讀如是僞孔傳易之非也
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案孔氏以蒸民乃粒爲句李于
岸据史記以乃粒屬下讀詳經讀攷異惟乃粒仍從僞孔

傳余證以史記乃定萬國爲治粒易作定則古文爲立字
也詩思文立我蒸民箋立當作粒又別本立一作粒是二
字同用傳所訓非
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本或潛下有
于誤案史記夏本紀潛作涔下有于字陸孔所指或本當
沿諸此攷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此似古文尚書有此字
若屬讀浮于江沱潛爲句于漢更爲句孟子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疊兩于字以號泣貫下此疊兩于字以浮貫下義
並相同舊作潛于漢義不可曉乃大誤耳
甘誓予則孥戮汝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
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案漢書王莽傳引作奴

注謂戮之以爲奴也周禮司厲注引此亦作奴是古文孥爲奴外傳吳語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身斬妻子鬻注鬻賣也蓋亦鬻之爲人奴此殆古軍令遺制傳依文釋之非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釋文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武觀既爲王季子是于仲康序次屬弟亦太康昆弟之一矣又紀年注武觀卽五觀也据外傳楚語啓有五觀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亦引此文云五觀蓋其名也又引

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是紀年稱武觀爲一人外傳及漢書諸文以五觀爲五人然皆足以補陸氏五子名字無聞之偏說

惟彼陶唐正義引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案陶唐實爲二地諸傳記悉言之詳左氏傳義證正義疑韋氏非也

仲虺困學紀聞原注以商老彭及仲傀當攷案漢書古今人表仲虺所列之次與老彭比接是仲傀卽仲虺大戴禮虞戴德篇作仲傀是其證也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案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注廟者鬼神之所栖五世久遠故于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攷高氏此註實無經據楚詞天問王逸云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漢樊毅修華嶽廟碑設中外館圖珍琦畫怪獸此卽呂氏所引觀怪之意僞書因襲此文不得其解而易爲觀德失之

書序將治亳殷束晳据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縣西有殷正義云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案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楊雄兗州

箴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初學記引汲郡古文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据是則盤庚宅殷實積惠政乃足閱世系人之思孔氏以殷墟非盤庚所居未詳攷也

盤庚出矢言傳矢言出正直之言案矢古誓字虞翻云然見易釋文哀公十一年左氏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誥與誓體亦相近傳訓作正直之言昧其義矣

牧誓商王受無逸殷王受案四書釋地以史記紂既名辛則謂一人而有二名顧亭林云辛之名受以辛爲號又以受爲名至尚書古文疏證帝乙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是閻氏自與釋地一人二

名之解相違攷呂氏春秋當務篇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穆天子傳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注紂字受德也立政其在受德傳受德紂字釋文亦云受德紂字葢受德稱其兩字之字書所言受者稱其一字之字又書正義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說與愬合而受不爲紂名益有徵信矣

書序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案定公四年左氏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又有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卽此分器所指傳既前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與此序武王勝殷邦諸侯時事同宜資以爲據

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案此當讀如多士弗弔旻天以天字句絕孔傳云天下凶害于家是以天屬下讀非也

民獻有十夫傳四國人賢者有十夫案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儀獻葢音相近禮器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司尊彝兩獻鄭云獻讀爲犧禮緯含文嘉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羲至莽依周書作大誥有云民獻儀九萬夫又兼二文用之莽泥古之失也

康誥傳康圻內國名閻伯詩案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却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謚號者案此僞孔傳實襲馬融王肅尚書傳云康國名在千里圻內之文愚更舉一證白虎通云管尗霍成康南皆尗也是以康爲食邑較馬王以國名解者尤有據

酒誥予其殺傳擇罪重者而殺之案殺卽𥻍字與孟子殺三苗于三危皆爲破文詳孟子義證傳曲解非也下文勿庸殺之時同于殺並同

召誥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案傳以入字隔斷爲註是入爲句絕故云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攷此入錫當連文史記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卽與此同

是古入字爲內字召公欲顯周公因錫命而納之是其義也傳屬讀既誤而疏遂謂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竟眞爲出入之訓是同于讆說已

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蔡氏集傳弗弔未詳意其爲嘆閔之辭當時方言爾是與正義同以弗弔作句絕攷此當以弗弔旻天爲句大降喪於殷另爲句節南山之詩云不弔旻天正與此同傳弔至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又隸續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不弔旻天降茲災咎皆足舉例若尚書古文疏證引此作旻天大降喪于殷連旻天屬下體析未審也

無逸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祖甲湯孫太甲疏引鄭
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
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舊爲小人案殷本紀國
語說殷事云云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原寧當與二
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
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
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案僞孔傳多襲用漢書
攷韋元成傳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
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傳所据當由此非盡
襲王肅也惟康成之訓以爲祖甲與馬季長傳同葢師承
所授必古文舊說如是武丁有子孝已不得于親呂覽必

已篇孝已疑注孝已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郅惲傳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汲郡古文武丁二十
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鄭云武丁欲廢兄立弟葢孝已祖
庚之兄也祖甲之逃以此爲不義明證致確何言武丁廢
子事出何書疏又案殷本紀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不當與二宗齊名攷左氏傳昭公六年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
甲賢君晚節一事之失焉能沒其大行斥之不復齊于二
宗疏意欲扶孔抑鄭其說橫暴殊爲失之
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案
此當以弗弔天爲句降喪于殷爲讀猶云天弗弔也

顧命正義引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三月庚戌朔
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三十年
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
矣案律歷志以十五日甲子爲讀哉生魄乃十六日爲乙
丑僞孔傳止釋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正與劉歆說同正義
誤指孔氏以甲子爲十六日失之
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傳賓諸侯也案古文賓通作擯是
奉圭兼幣葢擯者之辭故云稱說文贊下注臣鉉等曰執
贄而進有司贊相之卽此義
呂刑苗民弗用靈正義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案
禮記緇衣鄭注引作苗民弗用命靈與命二字不同說文

霝雨零也霝卽作零漢吳公碑神零有知義亦作霝零又
古霝字與令同用微欒鼎永令霝終上令字爲命下霝字
爲令冀敦銘霝終霝始據是苗民弗用霝古尚書必作令
康成氏引作命是命令爲一字令卽零省文
疏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
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婦人猶閉于宮案漢書景帝紀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
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是文帝除宮刑之徵疏所據非
費誓臣妾逋逃傳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正義云古人或
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案此臆說也僖二十二年
傳戎事不邇女器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

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可爲證見杜解補正葢臣卽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臣注謂囚虜也妾卽司厲女子入于舂槀注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故軍與得驅使之

受業夏邑張曰玠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詩一卷

周南言秣其馬箋云願秣其馬致禮餼釋文牲腥曰餼正義云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案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注禾以秣馬此云致禮餼者餼猶稟也給也鄭意葢以秣馬亦禮餼之一而陸氏泥以牲腥曰餼孔氏又證以昏禮不見用牲皆未喻鄭旨

黍離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疏謂此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案困學紀聞說文引虞書曰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葢虞書說也王氏旣證之說文又云葢以疑之不知此爲書舊文昔人已言之大宗伯疏引尚書說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較詩傳更多一句此全爲書說也書說卽緯侯之書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鄭在城闕兮傳乘城而見闕疏引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案說文[illegible]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illegible]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

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于刺文如此故鄭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不岐城闕爲二事斯義得之

齊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爾俟我於堂乎而疏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于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案 春秋隱二年公羊傳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疏卽書傳云夏后氏逆于廟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者是也然則詩首章云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案此朝正門內設屏親迎在廟亦以設屏昭十八年左氏傳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國語魯廟疏屏是其證也俟我於著卽逆于戶爲周禮俟我于庭卽逆于庭爲夏禮俟我於堂卽逆于堂爲殷禮備陳三代典文不著當時之失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曹其儀一兮箋儀義也疏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 案 儀義古通用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號叔大林和鐘旅敢啓帥刑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義卽儀范式碑儀問靡述儀卽義故箋云儀義也疏轉儀爲義非

節南山 案 古以節字標目不與毛鄭篇題同昭公二年左氏傳武子賦節之卒章注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大東舟人之子傳舟人舟楫之人箋云舟當作周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 案 序言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財此舟人與東人西人私人爲例皆近東小國外傳鄭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是也箋言舟當作周謂周世臣之子孫義猶相近若傳謂舟楫之人望文生義不審厥旨矣

大明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 案 屈子天問會鼂爭盟注一作會晁請盟是朝鼂爲一字明盟古通用清卽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据在詩書未焚以前葢必隱括詩義散見于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野踐膠鬲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如傳與箋皆望文解之非實證也

綿自土沮漆傳土居也 案 漢書地理志杜水南入渭師古曰大雅綿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又水經注武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是杜與沮漆攝目有三傳訓土爲居因文解之也土杜古通用書禹貢雲土漢志作雲杜是也

皇矣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疏臨者居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案 韓詩臨衝作隆衝隆訓爲大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亦訓爲高淮南王書氾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蓋其製爲隆其施于用爲衝與上文鉤援爲一例疏作二車名似于古訓失之

下武應侯順德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

案 易繫詞慎斯術也釋文一本作順淮南子繆稱訓引作應侯慎德升象詞王肅本順作慎李氏易傳同朱子云蓋古字通用也荀子成相篇慎聖人注慎讀爲順淮南子人間訓引書五品不慎太平御覽慎作順史記魯順公世本作慎公漢書古今人表王慎即孟子王順華陽國志順王五年張儀司馬錯伐蜀今作慎王並足爲通用之證正義疑定本誤非也

公劉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案 廬旅古本一字廬舍之廬亦作盧桓公十三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文公十六年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釋文廬力於反又音盧旅亦音盧尚書釋文旅如字徐音盧閔二年傳立戴公以廬于曹管子作衛人出旅于曹是旅與廬音義並同詩上下文皆用壘字不宜廬旅異詞蓋即中田之廬自爲寄舍而已箋云舍其賓旅恐國事草創未能用備如是毛傳釋廬寄也于旅不再釋得之

民勞是用大諫箋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 案 召公爲詩以冀王聽至末更言用大諫者勗王納羣言也外傳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云云召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此用大諫之徵至後因以置官見於管子使鮑叔牙爲大諫呂覽勿躬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蓋其遺意也

蕩之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 案 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是以鬼方在西也易緯乾鑿度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奮伐荊楚蘇氏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攷世本云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者即楚之先也詩撻

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汲郡古文云武丁
三十二年伐鬼方師次于荆是以鬼方在南也干寶云鬼
北方國坎當北方故稱鬼是又以鬼方在北也
抑維德之隅案漢劉熊碑引作維德之偶偶隅音相近史記
殷本紀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
傳何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皆其徵也
雲漢上帝不臨箋天不視我之精誠案臨與前後文蟲宮宗
躬屬句音不相叶葢漢避諱凡隆多作臨是詩正文作隆
義訓爲厚言上帝不厚朕
寧丁我躬箋云曾是當我之身有此乎案丁我躬此罪已之
言葢欲移災于身以已當之

崧高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案潛夫論炎帝苗胄或封
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與詩作謝異顧亭林云古人讀謝
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
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此可舉證又序山之下益徵謝地
葢以山得名楚詞七諫荆文寤而徐亡注徐偃王國名也
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此亦
謝有序音而轉序爲徐然序自在南陽王氏證以彭城之
徐非矣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
易之道故也案韓詩外傳引詩曰岐有夷之行以岐屬下

句薛君傳彼百姓歸文王者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與箋
言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合說苑亦引作岐有夷之行並
以夷行屬岐邦黃氏日抄謂上云彼作矣此云彼徂矣自
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葢未證及此也
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案狄卽逖之省逖亦
作逷說文逷古文逖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師古曰卽簡狄
也是逖逷爲一字故箋謂狄當作剔
魯頌奚斯所作毛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
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疏亦云奚斯與新廟
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後儒相承是說者顏氏匡謬
正俗文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葢言奚斯置造此

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
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
奚斯所作既無所據於義乖矣洪氏容齋續筆閟宮詩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
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睎尹
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
魯頌葢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宋羅源捫虱新
語引法言云云亦謂其誤已自子雲始案漢人謂奚斯作
頌者殆非獨一子雲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
殷又諸石刻之文度尙碑故吏咸淸廟之頌嘆斯父之詩
斯父卽謂奚斯也太尉劉寬碑咸殷魯述德之頌殷謂正

考甫魯亦謂奚斯綏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宗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遺蹟紀述前勲費汎碑感奚斯之義刊銘於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術樹元石於墳道沛相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乃鐫石立碑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遷表奚斯讃魯考父頌殷乃共刊石紀功其可推證如是不容並以相襲而誤又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此蓋篇終見意亦如節南山家父作誦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崧高蒸民並言吉甫作誦同爲一例以此證奚斯作詩殆非無據而如顏洪諸人偏詞有所未盡也

閟宮居岐之陽　案水經注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

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　案陶紫笥依爾雅釋詁翦勤也大王翦商即王季之其勤王家耳九經古義同據考工記鮑人注鄭司農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是翦蓋狹小之義大王居岐土宇既啟商地漸爲蹙隘勢所必至詩人据其實言之何爲陰謀也

思文貽我來牟　案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麰來釐音相近故通用之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隱十有一年左氏傳夏公會鄭伯盟於時來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

長發敷政優優　案說文憂字註詩曰布政憂憂左傳成十一年引詩曰布政優優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布政優優溧陽長潘乾碑引布政優優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引布政優優說文解字通論引布政優優攷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注今文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又說文引書敷重茂席敷亦作布並可取證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春秋左氏傳上卷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疏引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史也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案左氏朱子謂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黃魯望極以左氏爲楚人之非據汲郡古文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疑邱明爲戎夫之後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疏云諸傳之所稱是以諸稱連下讀故列敘爲七者之類案杜意以諸字貫下當指稱亦爲一例故有八者之目田僧紹注此序以爲序言諸稱稱亦卽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証以鄭

伯克段于鄢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由氏所指義非無據疏泥以爲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失之泥也

隱公元年孟子卒注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疏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案蘇明允謚論婦人有謚自周景王始卽本之此疏王伯厚案魯惠公之有聲子在春秋之初愚又推之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注恭人短折曰哀此又當春秋前已失禮疏皆未及

六年傳翼九宗五正疏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案定四年正義云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此疏駁或說五行之官而於隱六年疏專指爲五行官長前後違戾失勘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案漢御史府謂之御史大夫寺此公府亦通稱寺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掾史所居亦曰寺高朕修周公禮殿記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史晨饗孔廟後碑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更非卿所居之謂矣疏執一言之義未備也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疏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

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案詩魯頌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疏蓋以許爲西鄙當與鄭相近光伯似據此爲規說非無据

桓三年傳芮伯萬之母芮姜疏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案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則滅芮者繆公也

五年冬州公如曹疏引鄭康成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于此矣案周書王會篇唐公虞公在焉此虞卽殷之餘國而疏執封虞

仲之孫以訾鄭氏非也杜氏通典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
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
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卽本鄭義亦可舉証
六年傳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注以禮接
夫人重適也杜解補正引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案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注接讀為捷捷勝
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杜解本此故云以禮接夫人
十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左傳補註案世本載
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
疑案世本於姓氏亦不盡先字後名史記周本紀子公非
立索隱云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又

集解引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此二說
皆先名而後字但此稱祭仲則仲為字無疑惠氏所據是
也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
君罪之也疏引劉光伯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案公羊傳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則仲以國人而視
其境何行人之有此卽劉氏所據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注君謂屈瑕也疏云謂屈瑕為君者
楚僭王號縣令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當呼為主案
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
自入君所知也晉亦何嘗僭號而大夫亦謂之曰君蓋君

為通稱鄭注儀禮喪服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有地者皆
曰君是也疏據楚之僭王為義非
十五年經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案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
疏證以天王使嘉甫來求車嘉與家字異音同或鄭氏所
據古本如是
十八年經公會齊侯於濼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曾南豐齊州二堂記云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
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案閻百詩論濟水引後漢
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
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杜注春秋郭注爾雅並
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然則杜氏當晉時蓋

目驗濟水復通曾氏遂指為預之失非也
莊公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俘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
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疏案說文保從
人𤓽省聲（今說文保養也从人从𤓽省）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
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保耳杜既以為誤而又解俘為
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案疏所言保與寶取古字通
用說文宲藏也從宀𤓽聲𤓽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今
書宲作寶又漢隸字源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以保
為寶此其證也若匡謬正俗案爾疋云俘取也書序云遂
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玉而來獻之經傳
相會義無或爽豈必俘卽是人孔平仲雜說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昭十八年傳鄭曰余俘邑也是邑亦可言俘又不獨物爲然此數解足破杜氏兩岐之說

十九年傳鬻拳葬諸夕室注夕室地名案楚子之卒宜反葬於國今鬻拳葬之者榷厝也卒在六月爲今之四月南方氣煥處洩其臭鬻拳是用浮土淺壇以俟嗣君迎葬註夕室謚之晏子春秋有夕室之文又下文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爲夕對曰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然則此夕室卽室名榷厝故宜於室及拳自殺葬於經皇經與窒同宣十四年傳屨及于窒皇呂覽注引作經皇是也窒古通作室故經皇亦室之皇以殉君死示不相離

僖四年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穆

陵無棣皆齊境也案水經注淸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下引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案如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則于齊封竟太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當太公始封豈能以四荒命賜河海穆陵皆附在齊邇何獨無棣曠絕至此舊說悠謬失考之甚矣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義爲近之史記索隱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然此四履之所明言封竟索隱亦曲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案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汲郡古文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並與左氏南征義同而注獨謂之巡狩葢因史記周本紀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之文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正義曰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註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于漢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註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案正義云梁敗復非船壞葢誤認梁與船爲二攷詩大明云造舟爲梁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

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又方言艁舟謂之浮梁當時必以船爲橋船旣膠散則橋亦敗矣舊說與呂氏各據其實言之義並得通

五年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注仲叔皆虢君字疏据傳云鄭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案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註號叔東號君焉則鄭所滅者叔後晉所滅者當卽仲後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盟府司盟之官案襄十一年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注司盟之府明此注官字爲誤又周官司勲大功司勲藏其貳注功書藏於天府然則盟府卽

即天府異名與
十二年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正義即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
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絶滅是行善無驗故杜
註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案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
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
夫索隱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
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
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此即傳
世祀實証也又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世族譜以爲雜
人按管氏在齊不聞有兩族杜氏曲說葢欲隱護其非也
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修在楚向爲賢大夫管
氏世祀何必在齊始驗新序楚恭王世亦有管蘇管氏在
楚世有令人矣路史敬仲相齊公伯卒於齊其耳孫修適
楚爲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與
東觀漢記識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合見藝文類聚
然則仲之世祀至漢猶然孰謂爲善無驗耶
正義引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案廣韻管姓出平原周文
王子管叔之後是管叔在穆王之前子孫後以封邑爲氏
則管實出自周文王與譜異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
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釋文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

字也案陸氏所據本與唐石經及今本異但以伐爲衍字
亦非杜注云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則杜氏在晉
初古本已有伐字故釋作復往攻之又襄三十一年傳文
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傳文既云再駕明有復伐之事故
杜于註云退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亦即本之此傳再
證以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引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既乃中其意云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葢云先退與左氏退修敎合下言後
伐與復伐之亦合此伏湛約舉傳文而爲此言是東漢之
初傳本又有伐字詩皇矣正義引作退修敎而復伐之後
漢書注引作退修政而復伐之當時諸儒所依本並有伐
字不審陸氏何據乃謂伐衍字也
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案焦譙古通用字隸釋譙敏碑云
爲焦䰍之後故傳作焦注作今譙縣是也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案外傳晉語重耳
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
之注微蔽也薄迫也與此合韓非子十過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是言曹君袒爲不敬矣莊子
人間訓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呂氏春秋上德
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過爲媟瀆於事不經
殆非雅聞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解補正之推既

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詞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案此虛封也不必有人受之外傳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亦在蠡既去之後而市此以爲名當時文公亦猶是也顧氏必謂以田錄其子孫未得謫者之情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註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蓋以子臧

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反國作亂令誘殺之案顏氏誤會聚字非屬子臧自冠是與下文服之不衷竟相牴牾矣鷸字本有術音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述述與術通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輿服志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仇冠者攻楚莊與趙武靈王皆雄畧不世出之主其志在興復往往見諸服御今子臧以兄見殺或欲冠此以示不忘是所云聚者以鷸羽無多哀以爲飾而顏氏乃謂子臧與羣術士聚蓋曲說也戰國策蘇秦曰蚌鷸相持蓋亦有健鬬之意與怒蛙相等者故製冠取其意豈盡以知天將兩便與知天文適宜乎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案劉光伯改徑爲經史記高祖本紀夜徑大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下屬杜氏訓經猶行上屬攻辭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餓而道泣寢餓而不能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擧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誤記爲箕鄭爾然云挈壺飧而從則從字已句絕矣劉氏所據當本此又云以迷而失道替徑字是徑當如字卽由徑之謂也自爲一讀餒而弗食又爲一讀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案師當作史聲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

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蓋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他官分藏以擬相攷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蕭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据証今傳本皆作太師蓋如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尚書大傳作太師相沿致訛李習之韓文公行狀云王武俊盼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而杜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二十七年鞭七人貫三人耳疏耳助句也案軍刑有以矢貫耳耳非助句墨子號令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出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路踰時不寧其罪射無敢有

樂器弊䡾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于軍中有則其罪射注云射謂貫耳聅說文解字云軍法以矢貫耳也從耳從矢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戴氏六書故載此文下引楚子玉治兵毋三人耳貫之漢書原涉傳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後漢書楊政傳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是其徵也

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註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匡謬正俗云獻狀言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葢嗤笑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左傳補注云其義亦通　案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欲覩其狀又文公詠覬狀以伐鄭然則此獻狀云者所謂反唇稽之吏與小顏添此一證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案百伯陌古皆通用管子四時篇正千伯注千伯即阡陌也董仲舒云富者田連仟伯過秦論起仟伯之中漢書食貨志開仟伯並以伯為陌然則三百即三陌也杜解補正引邵氏曰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葢躍跡之度大約有此深得其旨

三十年狄閒晉之有鄭虞也疏閒閒厠之閒　案閒當作間諜之間成十二年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疏間宋間厠之間襄四年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疏間陳間厠之間其誤皆與此同

三十三年且使遽告於鄭注遽傳車疏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案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外傳晉語遽人來告注遽傳也葢當日弦高行賈自使其同人疾馳而告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注遽疾也其義杜解謂傳車非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注原圃具囿皆囿名疏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為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　案淮南子秦之陽紆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是具囿漢人作具圃初學紀引此傳亦作具圃案詩車攻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圃囿字義皆通用文選東都賦注引作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鄉師而哭　案書秦誓正義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攻師為帥字轉寫訛也史記秦本紀既言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又言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鄉三人哭則三人舊為三帥左氏古本亦作鄉帥而哭太史公欲人易曉少異其文此可以徵會不必如孔氏附合少有還者為此曲解也

受業會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春秋左氏傳中卷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文公五年沉漸剛克杜解補正漸書作潛案劉寬碑演策沉
漸義作潛後周華嶽頌沉漸以剛高明柔克是漸潛古爲
一字集解馬融曰沉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
非一日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馬氏所見本爲潛而
訓爲漸史記微子世家引洪範沉漸剛克漢書儒林傳安
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是遷書所載皆古
文說證之此傳益信左氏古字古言其來有自若漢書谷
永傳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曰沉漸讀曰潛周書洪範
曰沉潛剛克盍顏氏昧于古義不知二字通訓也

十八年季貍案古今人表季熊師古曰卽傳所謂季貍者吳
斗南云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
宣二年甲車四百六十乘下文宋人以兵車百乘案淮南子
高氏注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故稱甲車証兵
車爲一
二年犀兕尚多疏云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
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尙多者苟以荅謳案兕亦
不盡出南方詩吉日篇殪此大兕汲郡古文夷王六年王
獵於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則東周畿內有之國語晉平公
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
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則晉地

有之管子小匡篇入以兵甲犀脅二戟鹽鐵論强楚勁鄭
有犀兕之甲是齊與鄭又並有此犀多產於南而皮自可
貿易他方物之所聚宋亦得言多也
三年載祀六百注載祀皆年疏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
案載當記載之載謂記年六百與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句意同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以載爲辭不云皆
年義可據尙書古文疏證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
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亦襲杜注
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注郔楚地案子重侵宋
楚莊留爲聲援必不遽返歸於楚境疑郔地幅員廣倍他
邑自鄭國城之北以逮虞延皆爲其地故有延名下文十

二年傅楚子北師次於郔注郔鄭北地是也盍待諸郔者
郔之南境次於郔者郔之北境一地而前後兩見傳特以
楚子北標之杜氏不達其旨注于前郔爲楚地非也春秋地名
考按是時楚子與陳鄭盟于辰當是
近陳地高氏已于杜解楚地未安
十四年屨及於窒皇注窒皇寢門闕疏經傳通謂兩觀爲闕
唯指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
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
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案窒古作室
見漢韓勑碑後庫室中卽是窒皇卽室皇亦猶漢書坐堂
皇上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是也據楚子當時聞申舟被
殺必在路寢之室投袂而起故屨及於室之皇自此漸遠

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是其義也後閱呂氏春秋行論宋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庭卽室之㙜也益證杜解爲謬

十七年晉人緩之逸案於時晏弱蔡朝南郭偃三子皆被執逸者惟弱一人以苗賁皇首爲之言故先得逸去下傳齊侯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不及晏弱知弱得脫久矣

成二年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羊傳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案此晉之先已行之非㫐始於郤克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東衞之畝韓非子外儲說伐衞東其

畝盡晉已施於衞而郤克又欲施之於齊也

六年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注惡疾疢覯成也疏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疢也案惡非訓爲疾疢據傳文沉溺重腿之疾下乃言之則惡當與有汾澮以流其惡爲對惡屬垢穢仍屬地氣使然於義爲近又爾雅訓覯爲見杜易作成故違古訓亦不可從

十年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經伐鄭注晉侯太子州蒲也疏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曰州蒲誤耳今定本作蒲案蒲宜作滿字形之訛也史記晉世家十九年夏晉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壽州曼滿聲相近應劭議可據定本作蒲誤

十三年茂死我君釋文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案下文寡我襄公此別本我字在死上者爲定古人比事屬詞其義如是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云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官舊儀並云六官大夫七公大夫與此互異疑疏有誤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漢官舊儀云侯十九爵與漢書異二十徹侯漢官舊儀以辟武帝作列侯皆諱故云然商君者商

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葢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案疏云不更庶長二爵自春秋已有謂非商君新作然亦非獨此也公乘見墨子號令篇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爵公乘哀四年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呂氏春秋長見篇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無義篇續經以仕趙五大夫則五大夫已見於楚趙二國矣管子小匡執玉以見請爲關

內之侯戰國策秦縣東周篇內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呂
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
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
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則關內侯已見於周及齊楚矣風俗
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蓋齊亦有關故魯亦稱比關內云爾至疏謂二十
爵之名義難知愚以兩漢書注補之爵一級曰公士師古
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下注並同二上造造成也
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
馬也四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六
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言其得乘
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
長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
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言
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
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也十九關內言有侯號而居京
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劉昭云爵制
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
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
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
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
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
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
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産然則公乘者軍吏之
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
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
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
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
爲列侯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
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
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

襄四年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疏云
羿之家衆人　案此家衆蓋亦其親兵如宣十七年郤子至
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疏不引此
而因文解之非也

十年縣門發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　案墨子備城門篇凡守城之法備城門
爲縣門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
三寸施土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
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爲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
幕孔孔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此縣門遺制
疏未證及

十四年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
已志在於必濟疏以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
叔向由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葉故不從

國語而別爲此解案外傳魯語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據此文知疏誤會杜旨杜言已志在於必濟與國語必將涉矣其義正同而疏云不從國語非也

二十一年將歸死於尉氏注尉氏討姦之官案水經注引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將歸死於尉氏也漢書地里志注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据是則盈言歸死蓋晉已因古名設此官

二十三年入孟門注孟門晉隘道案孟門爲晉隘道今古言

各殊指皆未實指其地淮南子俶眞訓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注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賈景伯注孟門大行皆晉山隘也其語雖未徵實然亦不至紕謬唯史記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困學紀聞云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禹貢錐指引史記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春秋地名攷齊入孟門登太行者當以元和志所謂太行陘白陘今在河內者推之白陘當在朝歌西北徐健菴序此云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此數說推其處所信有似矣然皆非也攷記傳孟門單言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此在晉之西對太行言者吳起謂魏武侯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此在晉之東孟門與太行連言者呂氏春秋上德篇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注孟門太行之險也有始覽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晏子春秋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淮南王書地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注孟門大行之限也及左傳此文當在晉境之中求之外傳

晉語公伐原下云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注盟門原地請降退一舍而請降然則盟門即孟門也孟盟古字通欲知孟門所在當依原推之後漢郡國志軹有原鄉通典云原在濟原縣西由原而退舍三十里在今濟源城之西北俗名封門鎮封亦盟音轉訛也

二十四年自虞以上爲陶唐氏疏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論語疏亦云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唐亦襲此疏之謬案說文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汲郡古文帝堯八十九年帝作游宮於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又云一百年帝陟於陶然則堯初居唐及陟則居陶故舉其終始而稱之曰陶唐氏疏蓋失檢也

在商爲豕韋氏疏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
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案汲
郡古文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鄭語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注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
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注所指亦與古文同漢書韋賢傳載
韋孟詩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
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容齋四筆引杜預注豕
韋國于東郡白馬縣殷末國于唐周成王滅之案豕韋旣
滅于商而又至周成王滅之赧王絕之疑皆續封之君非
孟自敘乖疏洪氏詆之非也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疏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又傳
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杜注皆以男女爲賂明前文當有此
解案班與辨古字通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注辨別也男
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此班字卽同是解或此時齊尚未肯
出降特以男女別而囚係以待命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案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
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又傳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
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
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此則杜以
賂字絕句劉以賂屬下讀攷杜以男女以班賂則晉侯以
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
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
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
訓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案
此男女別卽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如是蓋徵賂字不與
男女以班爲讀
司馬致節案周禮掌節在地官此云以司馬致之蓋當爲逸
文以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故也
列國一同注方百里疏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

殷時國小以議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案周封五等當
以百里爲定限易震卦震驚百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
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此卽周制灼然可見疏云引夏殷時
國小以議晉國之寬大曲說無據
表淳鹵杜解補正引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
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案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柱木
表於艾遂表於艾衞內陟艾彝於厂涫表都麻隊厂淳之
淳古當借作湑詩在河之湑此淳卽是河壖地
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案杜以爲疆界之潦非是據上下
文土田山林藪澤京陵淳鹵偃豬原防隰皋衍沃並以二
字爲義賈逵以彊爲彊檗墝埆之地與潦爲水潦之地分

解爲晰月令可以美土彊注土彊强㯺之地是其義也
二十六年辭之柔矣注逸詩見周書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删尚書之餘案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葢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明徵如此而疏云無是失檢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注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案下傳文杜又注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以遂其小是故貶之注文重沓
二十八年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疏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案慶封來奔即以朱方處之吳世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吳越春秋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益因其初來欲以繫屬慶氏決無任其懸寓之理然則服氏注爲餘祭信有徵也索隱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爲夷末耳其說更可依句發語辭亦如句吳於越之屬單餘祭一字不成文故也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注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案莊公旣殯于大寢則莊公之棺即在殯所何容移置于市葢傳文云以其棺者謂崔杼之棺破其棺而尸之故云以其棺尸與鄭人爲君討賊斵子家之棺符案三國志王凌傳胡謨咸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斵棺此又可爲證八月十日追記
二十九年季札請觀于周樂或謂季札觀樂魯何以爲之盡陳案儀禮鄉飲酒注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故義得盡陳
見舞象箾南籥疏引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元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又云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高氏註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淮南子齊俗訓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是周公因征服象始爲象樂鄭以象爲比象之像恐非其實疏又云南義未聞又引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案光伯言是也呂覽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葢以南名樂昉之此矣
君侈而多良案疏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是舊讀以良字絕句攷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出奇証之成十七年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墨子魯問篇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于竹帛鏤之于金石以爲銘于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與此文君侈而多義正同良字屬下大夫皆富讀蓋季札所云良大夫卽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良也故斷以良字屬下爲正 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亦以多字句

三十一年寡君使匄釋文匄本作丐士文伯名也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丐同義則作匄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

是文公之孫仲嬰齊于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子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 案內則疏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又案穀梁傳卿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者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宣子或亦不以已奪人之名衛臣尚有石悼子亦名惡曲禮註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今士文伯或先宣子生而得同名又雜記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若遠則不諱矣如厲王名胡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申此士文伯與宣子別族亦同此例昭六年釋文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則丐卽正字之訛正義云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丐據此言之亦自名正不復與宣子同矣存此以備異聞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春秋左氏傳下卷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疏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畧有其事其觀與姺邳則史傳無文案外傳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卽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漢書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引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又云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姺邳則證以汲郡古文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又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然則觀與侁邳其可見者疏皆未證及也

二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疏婦人稱姓姜是其常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案詩有齊季女傳齊敬季少也少齊卽季齊疑當以此爲號

四年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疏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案此特不見於尚書若云皆書傳無文非也汲郡古文帝啓元年癸亥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外傳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康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於豐宮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於塗山此並可舉爲證

五年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註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案此傳卽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同文則今傳作大庫之庭或文傳刻有倒易正義釋庭是堂前地名望文生義殆失其實

五年叔禽叔椒子羽注皆韓起庶子疏引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案光伯言是也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有縣始克稱家今傳言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魚皆大家也是並有縣邑矣韓須爲起之門子受命出使尚歷于起不得自稱家況其庶子何容更目爲大家故棠箕襄邢帶爲言亦爲韓氏之族其說可依

七年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案水經注按萊無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酈氏所據傳文以與之在無山上與今本異又無山山名杜未注可取以補遺至林唐翁注云辭以桃邑無

山意爲之解也
弱足者居杜解補正引屯初九爻詞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磐桓利居 案傳文明云又焉得居注又言孟跛利居則居字屬句久矣顧氏此証贅文也
十二年王孫牟注衞康叔子康伯司馬貞引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 案父子同謚古蓋有之周之初文王謚文周公亦謚文威烈王時周桓公孫惠公謚惠及惠公少子班封于鞏亦謚爲東周惠公封氏聞見記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是也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案方言楚謂無緣之衣曰襤紩衣謂之縷藍宜作襤楚舊有此語
因正僕人殺太子祿注正僕太子之近官疏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案儀禮大射儀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太師正僕卽僕人正疏証以爲太僕非也尙書序穆王令伯冏爲太僕正應邵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象僕之長中大夫也疏所據指此則非太子近官與注違矣
先歸復所後者劓 案凡兩讀先歸復爲一讀賞以誘之復其役也所後者劓所指物之詞謂賞有後者則加劓以刑之又先歸復所絕句以歸卽復其所也義亦得通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注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疏元年傳云葬王子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楚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猶爲敖不知敖是何義 案以地名冠敖者凡失國與薨于外及弒于外皆以地繫之所以刺當時之不以禮返葬示貶不與通國共之之義也詩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正義云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玆丕公著邱公之等然則傳之謂訾敖義必居一于此矣又敖之爲義書旅獒馬季長本獒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是敖卽獒字省文而敖與豪同義楚蓋從其舊俗以爲此

[illegible]號又臣亦稱敖並爲君長之名襄二十三年傳屈建爲莫敖史記韓信傳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是也
其有寵子國有奧主疏奧主國內之主故謂棄疾也 案此王孫賈所云媚奧卽奧主之謂時人以此競尙所從遠矣
疏引尙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尙書正合杜言巡狩盟於方岳閒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云與此傳文無由得合 案此誤信僞古文未悉其襲左傳也攷此傳先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後云自古以來未知或失也明叔向所述蓋異代典文故與周禮有殊疏牽引失擇自爲糾結非是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注西使近河 案尒疋注自東河至西河是晉之西鄙益遠于魯言置諸荒境也故下文遂云乎子懼懼其遠

十六年立于朝而祀于家疏引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于家以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 案異議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祖乎諸侯然則子孔之立廟于穆爲子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則服氏之說爲有据疏横生詆議非也

其祭在廟注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引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蒸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案傳文前立於朝而祀于家注卿得自立廟于家然則孔張先祖配廟食正謂子孔執政故以卿得立廟而子孔自可食于家享疏誤會服意以爲配食公廟遂規服氏之違非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注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疏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 案所當作祈祈與所字涉似而誤莊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注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是日食之禮皆當用祈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注皆主日食又云攻說用幣而已明此日食得有請祈用幣之文若然則用幣亦因仍舊典祝史何爲至此復請蓋魯於日食之災失禮已久惟知用牲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故祝史欲復舊禮乃以上請義亦或然

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 案益州太守高頤碑云頤其先出自帝顓頊之苗胄裔乎逢伯陵者殷湯受命陵有功食采齊口樂邑世爲正卿氏采建姓

二十一年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注桑林城門名 案呂氏春秋九月紀禱於桑林注桑林桑山之社又書大傳

禱於桑林之社則當以門近此地而取名爾

豹則關矣注關引弓案呂氏春秋壅塞篇引之中關而止高氏注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疏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案豫州從事尹宙碑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則尹當氏於官疏謂食采於尹疑無所據又古今人表堯師尹壽荀子湯誅尹諧則尹氏所起已久非自周始有此氏

光帥右掩餘帥左注掩餘吳王壽夢子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注二子皆王僚毋弟案杜氏注皆用公羊義以僚長庶也是爲壽夢子故掩餘爲壽夢子亦與王僚爲毋弟若從史記及吳越春秋則僚乃夷昧子而壽夢子既有掩餘王僚又有掩餘爲毋弟是掩餘當爲二人且亦名上同于父行矣從公羊宜得其實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郥注諸樊吳王僚之太子釋文案吳子遏號諸樊公羊遏作謁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疏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案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證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公子光率師與楚人戰于鷄父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郥郥當作鄖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史記吳世家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歸皆實指公子光未嘗以是役爲王僚之子自杜註吳太子諸樊入郥以諸樊繫吳王僚太子後乃疑義蠭起然參考傳記知左氏固倒其文爲吳太子諸樊實則言吳諸樊太子入郥以與呂氏春秋及史記書公子光者合之相符又吳越春秋王僚傳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案遣公子不書名即光也下九年吳使光伐楚是一事互見爲義而諸說紛紛致疑僚子名與伯祖同號皆非也杜解補正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

二十五年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註六畜馬牛羊鷄犬豕五牲麋鹿麏狠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案畜牲犧皆五味中備物所須杜解犧依禮制言之於上所釋既不一例於下奉五味義亦不屬竊謂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毛羽完具曰犧耳五牲不相爲用注牛羊豕犬雞即此五牲之謂三犧即牛羊豕也葢由六畜中遞爲減殺數之於義協

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案襄三十年傳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也前後異解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嫌母氏性不曠案韓

詩外傳云懲苦也方言逞曉恔苦快也廣雅逞苦快也是逞亦訓爲苦又其音亦同則懲與逞通用又與承音近古亦借用哀四年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疏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定四年命以伯禽杜解補正引孫寶侗云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案劉光伯云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又王海漢藝文志考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然則伯禽之命書逸篇也自光伯已有此解仲愚蓋襲此顧氏失引

五年卒于房杜解補正房疑卽防字案昭十三年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注汝南有吳房焉卽防國是傳作房注作防蓋一字

八年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注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案疏解以殺我之事爲繼續其說詰絀無理又桓子急而求援反唐突援者故失人心援之事機皆謂非宜疏以翌傳此反與傳背是自戾也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疏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案呂氏春秋離謂篇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此所謂別有當死之罪也然子產實未誅鄧析傳說相因爲是說其見于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又荀子宥坐篇子產誅鄧析史付淮南子詮言訓鄧析巧辨而亂法劉子駮上鄧析子奏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太叔嗣爲政定

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又云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餘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疏言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案史記正義蕩陰縣五十八里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此中牟卽在河北

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解補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贑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

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案隱八年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昭十八年傳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水經注公及齊平會於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據是則祝其夾谷即一地因改易而名其地所在案萊蕪縣下當作從征記曰顧氏失引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案下文注云與富臘也杜意當以蘧爲氏而富臘兩字或其名考傳文明言子分室以與臘也則獵又一字爲名矣傳必有據而杜氏以富臘二字連言或如重耳經亦書重之例

十一年疏引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修其德不應失其采邑案疏宜云季氏世卿不宜云世修其德也葢季孫自季友而後如行父如宿及紇及意如以逮桓子康子皆膺瑣保位之人且政在季氏三世自文子武子平子皆專國柄而平子身逐昭公強橫不臣一至於此又何世德之有疏文誤也

哀二年人臣隸圉免案人臣杜無解免解云去厮役釋文引公羊傳何休註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敚人臣當如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臣注謂囚虜也與下隸圉爲一例又解云去厮役案隸圉雖罪徒然以克敵之功僅免厮役於恩爲儉上文自上大夫下大夫士庶人工商皆膺殊賞不宜於隸圉偏有所靳

襄二十二年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故宣子與豹要誓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葢罪没爲隸以功削去其籍此爲免耳杜氏解失審也

五年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疢疾疏公謂羣臣云若閒暇於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閒暇則恐有疾疢不得歡樂今既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案間讀如閑太曲解釋文作音間厠之間葢謂二三子身爲犯難則因慮而傷性也故以謀樂解之其義自明

十二年季氏不絻注絻喪冠也案哀二年傳使太子絻注始發喪之服儀禮士喪禮主人免於房注免今文皆作絻

放絰而拜注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從主

節制疏季孫旣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案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注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葢君子救時之失有如此者竊以放絰而拜亦用此意以譏季氏如杜氏所云從主節制非也

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註隧道也案隧古隊字隸釋中常侍樊安碑勒之碑石俾不失隧隧即墜字

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案鉏亦姓宣二年傳有鉏麑則鉏爲氏商乃名耳史記索隱案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

氏以子爲姓疑非也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疏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案下文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疏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與前言陳宗自違宜從後說爲據
家備盡往注甲兵之備案此雖家衆也宣十二年傳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注族家兵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襄四年傳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皆可舉證注謂甲兵之備是曲說也

十五年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疏卬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案駕乘車注旣言不欲戰則行爵食炙正著其遷延耳文自相屬疏反疑爲誤非也
十六年嗚呼哀哉尼父鄭康成禮記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氏疏駁之云云惠定宇按字見穀梁非康成臆說左傳有明文愚謂漢儒之論仲尼以字爲謚者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隸釋魯峻碑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更可舉證疏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案陸氏案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議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是康成所見本與今傳寫氏誤作謚者異又以字爲謚漢儒相承有是解而康成因之非讀誤也
二十七年注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疏哀公之四年案趙世家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懿公杜蓋依此文晉世家是爲哀公疏又依此文疏以規注而所引與杜違非也

受業魯山李

春秋公羊穀梁傳一卷　偃師武億學

因學紀聞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閻伯詩云止令遴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案王尚書所謂左氏嘗立而復廢當以漢書儒林傳贊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是則西漢末固嘗立於學官閻氏必指光武因陳元之言似失檢也

隱公元年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注生稱母死稱妣疏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爲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案古人屬辭二物各舉一邊而省文言之此傳前已

云隱之考故此云桓之母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父與考互舉亦猶是也疏曲說未達斯旨

八年天子有事于泰山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案何邵公引書歸至嵩如初禮六字于今文古文皆不載近以諸傳記考之尚書堯典每云咨四岳是因方設官獨以四伯主之亦明不及中岳爲文且尚書大傳伏生所述尤爲近古所云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

華山幽都恒山祀遂繼以歸假于禰祖用特蓋未嘗一言至中岳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狩四嶽則舜承堯之緒豈有與舊典相違而故還至嵩者史記封禪書中嶽嵩高也索隱云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風俗通謹案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號稱殫洽所引尚書明疏以不至中岳與紀年大傳並合詩崧高正義云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

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何氏此注所據異詞未喻其旨

九年注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鴝疏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故知正月之時聞於地中矣其雉呴雞乳雖起季冬之月此時猶然故得言此也亦有一本云雷當聞于雉呴誤也案夏小正雉震呴係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雷當聞于雉呴誤皆謬言也

桓公二年疏殷衰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

出見故漢書云鼎於周出是也案竹書紀年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没於淵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或曰宋大邱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彭城下然則鼎没當周之季不於殷衰又桓二年左氏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既已言遷鼎非自見而疏以鼎没於殷衰殆誤也

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譬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内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

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案漢書地里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塟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㽞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賂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孥先寄居於此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

鄭則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故祭仲將往省留遂出于宋爲宋所執亦信然也

十四年御廩災注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于民之心逆天危先祖鬼神不享故天應以災御廩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莊公二十年大瘠者何痢也注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案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本或作摻蹙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摻非也

三十一年旗獲而過我也注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疏云凡言過者謂道所經過之稱今齊侯伐山戎而得過魯則此山戎不在齊北可知蓋戎之別種居於諸夏之山案註明言建旗縣所獲是蓋謂既伐而歸則由齊入魯之邊邑以耀於魯亦謂之爲過疏泥於道所經過之稱遂言非山戎非也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釋文云左氏作下陽案宋下邑一作夏邑夏下同用

二十年西宮災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

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注時晉文公年老疏檀弓下篇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鄭元注云孺稚也孺子猶稚子則於僖九年獻公卒時仍謂之稚子今得稱云年老者正以禮記非正典何氏不醇取之案左氏昭十三年傳我先君文公云云生十七年下文云亾十九年外傳晉語僖負

羇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呂氏春秋不廣篇此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高氏注遊麗姬之亂處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是又言亡十七年與左氏國語言生十七年者異質以檀弓孺子之稱文公出亡固年方少也注謂年老恐誤僖二十九年經注文公圖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三十三年宰上之木拱矣案穆公生吡蹇叔墓木已拱謚當時卿大夫皆先爲塋兆如晉文公請隧不諱豫凶事也史記晉世家重耳妻曰吾冢上栢大矣亦爲一證

文公十一年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未知之晉穀梁傳同疏謂其之晉者史傳不記未知殺者姓名是誰也案漢書五行志一者之晉注師古曰焚如也左氏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是當時帥師者爲林父則林父實殺之矣公穀作傳事未悉徵不能不爲闕疑而疏亦無所證明是失其實也

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案術有遂音二字古通用非誤

十三年死以爲周公主案康成周禮太宰注主引作後疏此云爲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攷此鄭所見本與何氏異又疏引遷鄭焉而鄙留今本作野亦其例也

宣公六年已趨而辟丸注已已諸大夫案文十四年左氏傳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大夫名多未能悉舉故言已以統之

不稱夫已者語急文省故也注以爲已諸大夫其義涉迂

十二年告從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案詳祥古字通新序載此文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注因文解之非是

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邲水而死下文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案左氏傳先濟爭舟及餘師宵濟皆于所濟之水無明文史記楚世家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晉世家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新序于晉師大敗之下疏以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

以刀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是晉既敗而西北趨河當時
渡者實河注乃謂邲水据水經注濟水又兼邲目春秋宣
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蓋邲水爲濟之
支流勢弱而狹渡者必不涉險難至於斷指未審注所据
而爲此解
成公三年新宮災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强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案漢
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
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
不當列于羣祖也
襄公三十年經五月甲午宋災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

陽生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
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
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陳夏
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
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攷縣陳事在
宣公十一年天之示警不應迂遲至此故何氏不從董子
節其文用之主上八年冬十月楚師滅陳爲義
十一年盟于侵羊疏穀梁傳作侵祥字案釋名羊車羊祥也
祥善也隸釋苑鎮碑茂德翔羊博古圖十二辰鑑辟除不

羊義並作祥說文羊與祥通此其證也九經古義未引此
數事故撫及之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注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
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案漢書五行志
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
也
二十五年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
言以羞及君疏言已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案執事以羞
古人用倒句猶言不敢羞及君以對齊侯故謙言以羞執
事僖二十六年左氏傳使下臣犒執事注言執事不敢斥
尊襄二十六年傳將歸時事於宰旅注言獻職貢於宰旅

不敢斥尊襄二十二年傳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
執事注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又外傳魯語不腆先君
之禮以辱從者注稱從者言謙也晉語不敢當公子請納
之左右注言左右謙也然則如注所云是以魯謙稱比齊
執事殆曲解也
定公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
也疏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
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
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
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
仍有城案詩鄭風在城闕兮鄭當平王東遷始立國及國

亂廢學則又後于東遷時矣詩人與刺猶及見此非但孔子設如是疏臆解案疏引春秋說文云春秋二字衍

哀公四年蒲社災釋文云蒲社左氏作亳社案汲郡古文蒲姑書作薄姑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馬本作薄薄又通作亳是蒲亳皆音相近通用

春秋穀梁傳

隱公元年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注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案左傳隱元年大叔出奔共至十一年傳莊公猶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猶在也范氏乃云鄭伯追殺之追則有之殺則於傳無文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注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注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案是伯字上屬下屬凡兩讀於義皆通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與祝古音通呼雞曰喌喌一作祝祝是也

七年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注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案白虎通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

桓公二年孔氏父字案世本孔父嘉古人書字多先其名左傳亦云孔父嘉則父即通作甫士冠禮云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又證以宋大夫孔甫孔爲其字鄭有子孔名嘉是也今傳謂孔爲氏又以父爲字父古以配字而言少有專字父者穀梁之訓疑無所據

秋七月紀侯來朝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註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案已紀古爲一字近人在壽光舊紀城得古鐘文云已侯伻作寶鐘此傳稱已正與古文合漢書律歷志理紀于已廣雅釋言統已紀也義訓亦相同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疏云舊解齊侯親迎不至京師文王親迎不至於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於渭者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太姒之家客舉所疑遺諸來哲案王者至尊無敵左氏之說皆以天子不親迎桓公八年孔氏正義云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據此則親行尚不可何由得至婦家若諸侯卑或可相敵當有至婦家者詩著之三章俟我於堂乎而傳謂以黃與瓊英皆人君之服也攷正義云卒章言人君親迎而註已明指於堂此至婦家之驗也韓奕篇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爲王卿士既已入其里矣而不至其家豈嘉樂可以野合耶明是諸侯得至婦家

以證文王得至太姒之家理亦宜然

僖公四年我將問諸江疏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沒漢此云問諸江邊者江漢水之相近案北人呼水爲河南人呼水爲江此其徵也

三十一年猶三望注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案魯境涉徐其實魯都曲阜在周屬兖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兖州其川河泲於時魯西境近河故得望祭從公羊義爲長

定公四年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注南郢楚郡案楚相孫叔敖碑楚都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是南郢爲楚都

非郡注蓋傳寫之訛宣十二年公羊傳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可與舉證

庚辰吳入楚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注云鞭其君之尸案史記伍子胥列傳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及楚世家但云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前後不符疑太史公特以所見異聞兩存之也其後與史記同言鞭尸者易林臨之泰鞭平服荆法言破楚入郢鞭尸藉棺吳越春秋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與范氏註並從史記爲文又漢書五行志鞭平王墓季布傳云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而師古注云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傳注違異不可從當依穀梁傳鞭墓之文爲實越絕書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與傳文同

十年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注屬語也案屬既訓語則下曰字爲重文孟子大王屬其耆老尚書大傳作贅其耆老釋名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是屬與贅同義此屬字亦依此爲訓

受業曾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論語一卷　　偃師武億學 男 穆淳編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引朋友自遠方來有正作友袁山松後漢書海內通士檀文友羣輔錄亦作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

賢賢易色案何氏集解引孔安國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是用四字連文爲讀卽好德如好色之謂漢書李尋傳賢賢易色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是以賢賢爲讀易色又爲一讀與中庸遠色貴德意符二讀義皆可從

抑與之與案漢石經遺字抑作意攷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從魯詩讀抑爲意文王世子鄭氏注億可以爲之也釋文云億本又作噫音抑說文解字通論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

因不失其親注孔曰因親也疏旣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案皇侃義疏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于九族廣而言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愚以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箋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于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于外親是姻得爲親也据此則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肖女爲妻肖古貴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所貴者貴其正也疏及義疏所證皆失孔氏意指

樊遲御案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父母惟其疾之憂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註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云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云武伯憂親二說皆謂子憂父母與馬氏異義漢儒說論語師授各有所自

皆此類也

色難注苞氏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案大戴禮注引子曰色難下云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于人蓋指色對衆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謂矣

貧而樂案野客叢書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攷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集解引鄭元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爲憂苦也此前漢本已多此字又皇侃義疏本亦作貧而樂道晉宋間古本流傳足據後惟開成石經遺之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俑是也

攻乎異端注異端不同歸者也皇氏疏諸子百家並是虛妄
邢氏疏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案疏所謂皆
莊子支言當孔子時尙無此不得引以曲證公羊傳文十
二年斷斷焉無他技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注他技奇巧異端之謂也鄭何解
旣相符疏宜及之

子張學干祿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張問干祿攷中庸
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好學作好問說苑建本篇引
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解謂學
而干祿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矣

敬忠以勸案敬忠勸三事中隔一以字舊未解晰四書釋地
引韓文攷異未有嘆息知其爲賢以否遂據以與通用攷
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
大射儀以耦左還注以猶與也閻氏未證及周禮庖人疏
更卜可郊以否士冠禮疏此經据孔子時非其著緌未知
太古有緌以否隱八年左傳正義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
以否當是莊公之事并用以爲與韓文句法所本卽此

惟孝友于兄弟案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與僞書同初學記
引尙書君陳曰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不逮惟孝成文其斷
句遠勝後漢書注唐初爲儒書傳疏正義由是盛行而今文鄭注之學遂亡故本條引論語遂從漢書斷句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馬融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
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案左
氏傳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
依左傳言之謂平子也呂氏春秋祭微篇高氏注亦作平
子蓋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

吾不與祭如不祭案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祭
義篇引孔子曰吾不與祭愚謂當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
自豁然矣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凡
祭祀王之所不與是自周官所著皆可歷據後攷昌黎集
讀墨子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註引語云吾不
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與許也注以與爲
許非若讀與作預此又一義並可附證況朱子集註明言
或有故不得與則朱子亦明以不與屬句矣近人篤信朱
子而於此反從舊讀義所未安也

每事問案呂氏春秋高氏注云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
不能不惡不知

管氏有三歸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案臺爲府庫之屬
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
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
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
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
之家又曰管仲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
此旣對貧云有三歸則歸臺亦卽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

文有齊歸化三字者疑爲三歸所斂之貨集解以爲娶三姓之女不如朱子義爲長

子謂南容四書釋地以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斷以何忌爲兄案國語公父文伯歆南宮敬叔酒注敬叔魯大夫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史記孔子世家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嗣父爲長漢書古今人表孟懿子在南宮敬叔之前左傳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攷凡言及者皆因其先後次弟之文隱元年傳生莊公及共叔段桓十六年傳生壽及朔莊十四年傳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襄二十三年傳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二十

七年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亦宜舉例懿子之生其文在先是其爲兄益明集註南宮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兄葢後人傳刻之訛

赤也束帶立于朝案隸釋孫根碑作束鞶立朝攷桓二年左氏傳鞶厲游纓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据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爲文

宰予晝寢案宰予當作宰我字轉訛也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譽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此作宰我晝寢論衡問孔篇亦作宰我晝寢古本足徵宜依爲據四書釋地問于有若對君之詞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亦此例也

棄而違之孔安國曰違而去之案宣十年左氏傳凡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記論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

原思爲之宰案爲之宰於文句未明據外傳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是今本與韋氏異集解苞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是注文亦有家邑二字葢傳本迻脫僅作一之字

伯牛有疾注苞氏曰牛有惡疾案正義曰惡疾疾之惡者也

淮南子云伯牛癩檢此文見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厲癩音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左傳昭四年滅賴公羊穀梁并作厲漢書季布傳賛其畫無俚之至耳注云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舊唐書歸融傳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何也葢古音傳讀如此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又可附見疏家皆不及之

亡之命矣夫注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案亡當讀作無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蔑通作

末新序云末之命矣夫以二義證之遠過孔氏如解視疾
卽決其喪必致舉室惶駭甚非慰問所宜依情度之必不
謂然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命也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命也夫較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皆無
亡之
行不由徑　案　疏家皆云滅明德行方正攷周禮野廬氏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呂氏春秋
孝行篇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
矣大戴禮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
殆也此義謂保身爲孝亦可附證

弓所否者　案　論衡問孔篇引作弓所鄙者下言孔子解之曰
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
忝帝位史記五帝本紀作鄙德釋名否鄙也鄙劣不能有
所堪成也否鄙亦聲相近
竊比于我老彭　案　鄭康成云老聃彭祖是指爲二人攷漢書
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傀呂氏春秋執
一篇彭祖以壽終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
曰竊比于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夫子
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
自行束脩以上　案　束脩義訓後漢書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
注謂束帶修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伏湛傳杜

詩上疏薦湛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
毀玷注亦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此以年計之一解
也論語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敎誨之秦
誓孔傳如有束脩一介臣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
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爲
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
束脩其心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冀州從事
郭君碑束脩勤恪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于束脩此以
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正義曰童子之贄
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
誨焉是謂童子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前
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昌黎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
帛脩爲脩脯朱子集註脩脯也十脡爲束此以贄計之又
一解也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
時此又一解與論語意無涉
動容貌注能濟濟蹌蹌　案　動猶習儀也周書大聚解立鄉社
以修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注引禮記曰
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容盍至漢去
古未遠斯道未泯太史公適魯登孔氏廟堂觀其車服禮
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漢書龔遂傳立則習禮容儒林傳
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

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習容禮李忠傳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皆其證也

關雎之亂鄭康成曰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案魯齊韓三家皆以康王政衰之詩楊子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葢康王詩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宴故詩作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托始惠隱詩亦托始康王其義一也

予有亂臣十人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論語古義案臣字皆[illegible]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案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廙在武帝時所據有臣字魏略載文帝詔言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爾雅郭氏注引予有亂臣十人并同今本似非盡爲後人所益

過位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皇氏疏謂在宁屏之閒揖賓之處也案曲禮疏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南卿是也此疏所引可與互證

鞠躬如也儀禮識誤按釋文云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葢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于其間安知非鞠窮若踧踖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案史記魯世家匔匔如畏然注匔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匔轉脫作躬

不使勝食氣案呂氏春秋重已篇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高氏注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

瓜祭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案玉藻瓜祭上環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瓜祭之徵孔安國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以瓜與蔬菜爲三從古讀也

問人於他邦皇氏義疏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隣國之君也案問遺也以物將誠故曰問疏作聘問于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君之謂

師也辟注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案墨子再[illegible]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郎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故子張之辟朱子集註辟便辟也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深得其解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苞氏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案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之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讀風爲諷與王氏說合詠歸高堂之上以歸爲饋與鄭本合

至後論語筆解謂浴作沿亦廣王氏之義
棘子成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三國志秦宓傳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攷詩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是革棘字異音義並同
選于衆案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卽選于衆也皋伊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道也
魯衞之政兄弟也注苞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皇氏義疏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

兄弟故衞瓘曰言治亂略同也案司馬遷以此爲出公哀公發衞瓘因之追宋綦叔厚責王仲山仲疑兄弟並降辭云魯衞之政若循一途亦沿此解攷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隷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勲銘乃宣魯衞之政敷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爲有据皇氏不違斯義謂自初至衰兼言之是偷㪍相亞故作此語微文近諱聖不爲是言也
吾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韓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致堂胡氏曰直躬猶曰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非也困學紀聞案論語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異解攷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注直躬楚葉縣人也三國志注引徐衆評曰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并以爲人名則呂氏春秋非誣鄭所指不爲單詞矣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亦同鄭義近人舍安國空解竟無所知聞故備舉之
必也狂狷乎案風俗通義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
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食邑三百家案易訟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疏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

夫之制若伯氏邑亦三百齊爲大國制亦與小國同矣
卞莊子之勇案漢書東方朔傳弁嚴子弁卽卞國語魯有弁費內傳作卞詩小弁杜欽傳小卞之作注卞音盤是弁卞同用
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案論衡引此文凡兩見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重言無爲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晏公使子貢賛孔子亦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
大夫僎注孔安國曰大夫撰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竝爲大夫案桓十年左氏傳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注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

其大夫知是屬已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
自得加罪無爲譖之于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
虢按此則王國鄉有屬大夫文十二年趙氏新出其屬曰
臾駢注臾駢趙盾屬大夫襄十年傳王叔之宰與伯輿之
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註瑕禽伯輿屬大夫二十三年傳
訪于申豐注申豐季氏屬大夫昭七年傳召其大夫注僖
子屬大夫則諸侯鄉有屬大夫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
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按此則侯國大夫下又有家大夫
此大夫僎者亦同此例

其言之不怍馬融曰怍慙也案大戴禮盧氏注引此文證出
言鄂鄂又謂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與馬氏所據不同

使乎使乎注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案漢
書藝文志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
其所長也論衡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
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
言使乎何其約也漢人說論語如是存之以徵古義

作者七人矣案七經小傳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以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實之攷七人上承辟世下接石門荷蕢記
者連類書之宜從舊說劉氏故爲異議非也風俗通義孔
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王弼本此與苞氏所
指及鄭康成七人作十人略同

晨門案門者多舉昬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于石門不
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閽人疏晨時啓門
則論語謂之晨人也皆以時事爲名耳

原壤夷俟案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
即此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侇于堂注侇之言尸也
喪大記釋文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侇記云夷俟狀其箕踞
如偃屍也

鄭聲淫案康成駁五經異義引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
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
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
鄭也鄭旣與服君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即樂
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言鄭詩者自許叔重五經異
[illegible]義近人多歸獄朱子未審其實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案臧氏之專不及三家三家爲政皆宜
推賢夫子何獨責之文仲攷左氏傳宣公十八年臧宣叔
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
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襄二十一年傳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兩世皆爲司寇獨文仲無文古者
仕有世官文仲蓋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
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
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文仲告文子

皆舉其職言之所云無禮則訴司寇責也文仲居是官徵見于是則柳下惠爲士師實身爲其屬日相從事材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詞矣

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于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案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夫子爲當時邦交之辭所發

涅而不淄案史記屈賈列傳濯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別碑清潔皦爾涅而不滓綏民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皆與今本異攷方言涅休也涅既訓休取音近爲義則涅泥相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緇與滓訓亦得通

植其杖而芸案漢石經遺字植作置書金縢植璧秉圭傳植置也釋文徐音置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亦有置杖之文是植置爲一字

大師摯適齊全章注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案漢書禮樂志引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云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攷周官王日食三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皆謂朝食日中與夕食而已魯爲侯國亦宜止于三飯此云四飯何所僭擬而侈越已甚明此非周制也白虎通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班氏既列序四飯之目下遂引論語實之又申言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是謂四飯爲天子制也顯與周制之三飯異葢兼採異代禮文四飯當爲殷制大師諸人卽紂樂工班志引書序爲定解

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案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不已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卽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攸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綮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爲語助非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案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

[illegible]其情必哀矜之曾子所告陽膚葢依孔子緒言

予小子履案大戴禮盧氏注王侯世家曰湯名天乙白虎通曰湯王之後更定名爲子孫名本名履也案白虎通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注耳與盧氏本異

受業夏邑張曰珩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孟子一卷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注不知以法度檢斂也案漢書食貨志引此檢作斂隸續成皋令任伯嗣碑官朝家静姦軌檢手檢卽斂是檢斂爲通用字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案孟子音義頞音遏近刻遂誤作額頞爲鼻頸額乃顙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此蹙頞之徵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古文縮爲蹙

關市譏而不征案玉藻注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又王制關譏而不征亦是殷禮

嬖人臧倉者注嬖人愛幸小人也案外傳魯語十行一嬖大夫注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又子產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蓋此嬖人當爲嬖大夫之屬

樂正子注樂正姓也疏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案樂正蓋以官氏非姓也周官有樂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樂正后夔取之伏生書大傳樂正定樂是設官旣沿唐虞則後之得氏者亦遠當不由樂正子春也

雖有鎡基案月令鄭注田器鎡錤之屬疏引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鎡錤不如待時說文亦云齊謂之鎡錤蓋當時方言如此宜依錤爲是釋文錤音基遂誤以基爲正文

北宮黝案淮南子主術訓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趙氏注未及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四書辨疑謂姓與名中間挿一字爲發語聲不成語矣案隸釋石門頌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楊淮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靈臺碑陰有仲阿東仲阿先仲阿同諸人皆以厥阿爲語助橫隔于中此施字亦與之符辨疑所辨非也

三里之城四書釋地以左傳疏子男三里遂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春官典命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鄭皆以子男爲五里惟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此子男三里左氏疏所据也案當孟子時或以目驗各國之下邑言之如國策云卽墨三里之城者是其義也

坐而言注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四書釋地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案釋名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跪義正作危閻氏失證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案宿與肅通肅卽訓作敬禮記祭統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

成覸注勇果者也案齊乘云成覸齊人謂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可謂志士攷說文覸字注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是古本作覸又作勇士與趙氏合齊乘

志士之解有違古訓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注敬聖人故宗魯者也案宗國不獨
異邦之人稱之哀十五年傳子贛責公孫成曰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哀八年傳公孫不狃語叔孫輒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是魯臣亦自稱之

序者射也注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案日知錄古人
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
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愚更證以詩于邑于謝潛夫
論引作于邑于序又攷古圖郁敦銘王格于宣榭宣榭者
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𨛬古射字執弓矢

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從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
無室者皆謂之榭是序音如謝謝與榭通禮記釋文臺榭
本亦作謝則序所以便射孟子依音申訓與庠養校敎爲
一例

有爲神農之言者注治爲神農之道者案淮南子修務訓世
俗之人多尊古而賤近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
後能入說注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
乃用之又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
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案外傳魯語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訓也此孟子故曰所據

子貢反築室于場案子貢與門人居夫子心喪初皆居廬至
是復獨居三年乃爲築室別于前此爲廬哀之序也亡子
禮之禮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不
及築室之審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注謂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
也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
是謂事有子置之師席也論衡亂龍篇有若似孔子孔子
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坐王氏與史記合

蓋歸案蓋皆訓爲語助愚證之古訓蓋疑也孝子之歸不忍
其親之爲蠅蚋所殘于時迷惘無措孟子狀其貌而目之
以蓋歸檀弓之記所云其反也如疑注疑者哀親之在彼

如不欲還然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案俗讀以周公相武王
爲句誅紂伐奄爲句故存疑云三年討其君承上伐奄說
是也攷此當從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伐奄三年討其
君作一讀書傳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卽叛又詩
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蓋奄旣叛周而公乃東征三年而
歸其時奄於八國之中最大高誘注文又率帥徐人及淮夷入
於邶以叛竹書紀年其狡悍難治遲久而後服之蓋由此也近
人率讀誅紂伐奄失其旨矣

諸侯放恣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漢書
禮樂志周室大壞諸侯恣行嚴安傳諸侯恣行風俗通義

引孟子云聖王不作諸侯恣行是恣行橫議屬辭相匹漢人所授當勝今本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章懷太子作注尤見古本也

陳仲子注齊一介之士案淮南子氾論訓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補孟子弟子列傳者宜補及之

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注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案德與得通漢石經論語遺字何得之衰今本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漢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後漢書西域傳疏勒王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曹全碑疏勒國王和德殺父是德與得同無能改于其德猶言不能戒其嗜所貪得卽語云季氏富于周公之謂也

嫂溺不援案淮南子氾論訓注引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攷出溺曰拯是高氏所見古本拯字義爲近之今本作援字形涉似致誤

遷于負夏案尙書大傳販于頓邱史記五帝紀就時于負夏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言乘時射利也射利非帝聖所爲或以舜由側陋雖賤如負販亦不憚身爲當與耕稼陶漁一例此所謂遷卽懋遷有無化居之遷非移徙之謂矣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注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案外傳周語著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謂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疏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案注言作亂者舉其人實之負芻當是其名春秋之季以逮戰國時人號名率取諸此左傳成公十三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戰國策齊秦合而立負芻注負芻卽魏公子史記楚世家楚哀王庶兄負芻又漢亦有名負芻者宣和博古圖上林鼎監工黃佐李負芻據是則疏所指爲誤朱子詆孟子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若負芻來攻之謬直委巷瑣語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又云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案此趙氏以九男爲有丹朱愚謂非也朱旣正名爲胤子反趨侍左右于四庶體旣不宜又以朱之傲亦未甘屈抑若此攷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注引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義爲得之

殺三苗于三危案大戴禮與孟子同作殺檢諸經記虞書作竄莊子在宥篇作投史記作遷蓋四凶之罪皆非死刑鄭康成云其輕者或流放之是也竊謂史記大戴禮文皆有變西戎之言若旣已云殺又安能變西戎哉蓋殺舊作䊛說文䊛悉䊛散之也從米䊛聲臣鍇案左傳曰䊛管叔而䊛蔡叔言放散之若散米與竄字義合古本左傳䊛蔡叔

金樓子說著引作殺蔡叔是二字易致傳脫破析其沿已久矣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于此分而爲三故言三苗是符放若散米之義以其頑而難懲聚則易於煽亂也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案趙氏註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朱子集註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讀並從不及貢絕句以政屬下連文攷此宜以不及貢以政爲句以與也是政謂諸侯朝于天子述職之謂虞書五載一巡狩羣侯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傳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是也然則政謂報政之期不及貢以政不由納貢不俟報政皆可直達京師下遂言接于有庳義爲得之說文解字通論引孟子曰象恒以殺舜爲事舜恒欲見之故源源而來封之于鼻不及以政猶欲見之此蓋以意舉孟子原文已言不及以政是政字屬讀爲明證矣如趙氏言以政事接于有庳之君象既不得有爲于其國而舜因其來朝以政事接見之是困以所不知非愛弟之道也

於齊主侍人瘠環注瘠姓環名侍人也案侍人卽寺人詩釋文寺人之令寺音侍本亦作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穀梁傳閽弒吳子餘祭傳閽門者也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据是則侍人爲奄官之屬與癰疽爲一例

孔子於衛主顏讐由史記索隱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讐由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案讐由與濁鄒音相近故借用之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于孔子左氏傳顏庚杜注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濁又作涿鄒又作聚鄒有從鄒之文聚卽鄒省

接淅而行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案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淅而行境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淅案境當作滰傳刻微訛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注未命爲士者也疏謂府史之屬案外傳晉語工商食官注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蓋不盡爲府史故云之屬以舉之

孔子嘗爲委吏矣疏據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爲季氏吏而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案委吏在孔子二十歲乘田在二十一歲至定公九年年五十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始由中都宰爲司空其去爲委吏時年數差遠撮舉錄之而云由是爲司空是遺其實也

天下期于易牙案僖十七年左氏傳雍巫有寵于衛共姬注雍人名巫卽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

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疏未引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案時讀從學字絕句攷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請霸陵尉與俱灌夫傳夫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常惠召其守者與俱楚孝王傳詔與子男一人俱趙廣漢傳發長安吏自將與俱韓王信傳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韓信傳遣張耳與俱褚少孫補太史公滑稽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並可舉證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王伯厚案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爲氏者愚謂臺卿去古未遠

其于宋之滅曹應所熟悉不宜鹵莽至此竊疑臺卿注曹君葢卽鄒君致字轉誤耳王沈魏書曰曹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于邾帝繫篇曹姓者邾氏也是邾爲曹姓公羊傳邾婁後名鄒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之時改曰鄒矣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邾今魯國鄒縣也則鄒雖易號亦爲曹姓故曹交當卽鄒君之弟覲下云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隱然以介弟之尊挾貴而問義或然也

五十非帛不煖案古人賦質淳固非如後世生多柔脆易爲陰陽所侵何至五十始衰遽爲衣帛葢古唯衣麻麻疏歷不可格風故五十易之

拔一毛而利天下注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案古本作拔體一毛故註訓作己呂氏春秋不二篇楊生貴己注引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列子楊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昌黎集圬者王承福傳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我與注稱己義並同明古本孟子有體字爲傳刻遺脫

摩頂放踵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註無致至也三字案劉孝標絕交論摩頂至踵風俗通義十反云墨翟摩頂以放踵此放放乎四海之放注放至也是放與至字異義同

孟子弟子經義考元吳萊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

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盡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案補入滕更是也若吳氏仍因趙注及集注以告子爲孟子弟子亦于十九人中不倫告子與孟子往復辨詰有違對師之體當以匡章補之爲是呂氏春秋不屈篇注匡章孟子弟子也證以公都子所言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數語足爲及門之證矣

咸豐辛酉五月十三日以京錢兩緡購於都門廠肆　會稽李慈銘記

是夜及次日時一閱訖未能深究但得援略而已其書頗有誤字

[illegible]

嘉慶三年戊午五月三日少河居士閱

少河名錫庚是朱笥河先生之子頗傳家學

受業夏邑張日珩校

五經小學述

道光丙申年栞

五經小學述卷一　　經疏補闕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詩疏十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巳訖之巳與辰巳之巳篆本同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巳止也此也甚也訖也羊巳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箋謂巳成宮廟然後築寢室似爲巳字假借故讀若巳午之巳非謂巳午之地也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巳午之巳孔說迂迴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仲子曰於穆不似此正巳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文毛詩謂巳成其宮廟也巳下有地字是箋巳明言巳地按正義引箋文無地字其反復左證以釋巳爲巳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

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于經正文尚多脫誤而況于注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發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往往據疏增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已地成其官廟于義難通固不得以改本爲正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春秋疏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𥕒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大徐本作目小徐本作自皆目字之誤𥕒字又作馭周禮𩀊人音義云𩀊音魚本又作魚亦作𩀊同又音御是𩀊卽魰讀御蓋古音也魰當爲𩀊字之譌而疏就鮫釋之誤矣音義鮫音交亦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卽舟𩀊

人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羣賜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周禮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𥤏有非音說文云𥤏賦事也从業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𥤏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巷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𥤏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頒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頒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頒其首周禮借頒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玨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頒其首之頒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廬宿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周禮疏十六

按音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顯與注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頒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於彼但云就足司農頒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而規杜過非也 春秋疏六十

按繇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裔邊也高誘呂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寗人 炎武 曰言其過於大國將見滅而亾蔚蹟久於外故曰竀

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衡流方羊文自明晳正義傳注曲爲之說轉生擾耳竀是假借字說文云竀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赬赤色从赤巠聲詩曰魴魚赬尾或从貞作䞓或从丁作䞐乃本字也漢書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爲俗儒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巳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 詩疏十七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生也正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蓋三家之說說文云羍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作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羍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羔也䍮羊未卒歲也是唐時說文本如此后稷蓋七月而生故曰如羍箋云言易也非經旨 下言易也至橫逆人

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爲傳 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靈得天獨厚其孕之月巳終故曰彌厥月凡人不及月而生者多有所拆副菑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寍其禋祀故七月而生子無有拆副菑害也正義以先生爲首子及謂先生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棄之聞其泣然後取之斯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太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

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
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
韻同上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
娠詩及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卽下所云先生
如達是也正義不得其解故辭多紆廻矣
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釋曰云設扃鼏者
以茅覆鼏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央冬官匠人廟門
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曰闈門容
小扃參个注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

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
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也儀禮疏一
按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
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冖部冖覆也
从一下垂也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大
徐皆讀莫狄反由誤以鼏从冖得聲也又冖字下注
云冖今俗作冪不知冪卽幎字之譌周禮冪人字如
此葢冖俗幎耳禮器犧尊疏布鼏注鼏或作冪音義
云幎本又作幕又作鼏莫歷反此冖俗幎之徵古文
借密爲冖亦借羃楚辭瑤漿蜜勺謂以巾覆勺蜜从

蚰鼏聲或作蜜是鼏乃冖字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
至鼎部之鼏从冂得聲說文冂古文作冋扃从戶冋
聲同古熒反故說文借扃爲鼏說文金部鉉舉鼎具
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鼏鉉同義不同字與鼏爲密
自別也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
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
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周禮疏二十八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
農云當爲烜周禮疏三十四

按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
行火之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爟字重文下
注云或與爟同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故曰掌行
火之政令然爟从火雚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
杜子春破字讀司爟之燋爲爟以致相混耳故書爟
爲燋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
按菙氏掌共燋契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
或曰如薪樵之樵元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
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
燋樵皆從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爝

火之義莊子爝火不息音義爝本又作燋音爵郭祖繳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是古人爟烜同字燋爝假音破燋爲爟失之遠矣燋人所然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爟云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是爟亦當爲燋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音義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爝即燋字民間相傳之火謂之燋火至改火乃取新火爇燋而去其故祭燋祭始爲燋之人以明火爇燋取其絜不用相傳燋火恐褻也司烜氏之烜故書垣爲烜字假借後鄭

以爟烜聲近無以相别讀烜爲燬如司爟之爟從故書作燋則國火明火義自絜然不必破字以示異矣

音義燋哉約反李又音灼垣劉音袁

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重文烜或从亘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及校韻會所引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韻會引說文多繫傳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雚聲四字在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傳从火雚聲四字在舉火曰爟上餘同大徐本而烜字不爲爟之重文垳部末注或與爟同是小徐本又以舉火曰爟爲異說故在从火雚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高誘注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皐爝以照之釁以牲血涂之曰釁爟讀曰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爟古喚反無權音史記封禪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皐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

解如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爟也權火狀若絜皐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爟之爟故書爟爲燋杜子春讀爲爟如爟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猳爲宗廟之牲則爟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蓋許氏本文但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與爟同至舉火曰爟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司爟之文則剿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可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曰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焞灼龜也後鄭讀焌爲戈鐏之鐏者讀從曲禮云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周禮疏二十四

按說文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

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爲最詳曰楚焞曰燋而已故鄭人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似契別是一物按毛詩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龜即灼龜儀禮注云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焌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焞華氏以華命官華以楚爲之以其物謂之華以其用謂之焞用以契龜故其職但言供燋契而已焌或作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鐏亦俗音後鄭訓焌爲然無取於銳也音義焞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悶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焌音俊又存悶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是焌讀有與焌音同者周禮言焌儀禮言焞說文焞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焞置于燋

下言執燋即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燋始授卜者又言卜人坐作龜作龜必揚火言燋則楚焞可知楚之然者謂之焞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周禮疏十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禡鄭康成讀爲陌也大司馬有表貉注鄭司農云

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肄
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古無
陌字佰卽東西爲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
佰也俗本什佰作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
之百書亦或爲禡釋曰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
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
同不釋杜讀而肄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
祝後鄭亦讀陌矣
夾兩階戺傳堂廉曰戺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戺相

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尚書疏十八
按說文𦣝廣𦣞也从𦣞巳聲戺古文𦣝从戸夾兩階
戺之戺正當作𦣝凡階皆在堂簾之前王者內陛則
簾盡階階在簾內如人之𦣞故曰階𦣝猶言齒階面
阼階面也傳堂簾曰戺確不可易蓋亦漢時舊詁也
至从戸之戺別是一字當入戸部古文戸𦣞字相近
今本說文誤以戺爲𦣝字重文亦以尚書夾兩階𦣝
隸古轉寫作戺不知階𦣝取義於𦣞與戸無涉也廣
雅釋室云柣戺㮒砌也爾雅柣謂之閾注門限也玉
篇楚人呼門限曰㮒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
釦砌注引漢書作砌柣㮒砌皆是門限則戺非堂簾
戺从戸从巳巳亦聲巳止也與限从艮同張衡西京
賦金戺玉階注引廣雅戺砌也明戺用黃金塗階則
以石爲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爲階失之矣
玉篇𦣞部𦣝與之切廣𦣞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戸部
戺牀巳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戺亦作戹不以戺
爲𦣝重文則今本說文𦣝下戺古文𦣝从戸後人羼
入無疑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釋曰鄭云若

今令甓祴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甓祴令甓則令之塼
也祴則塼道者也 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祴音階類篇示部祴柯開切說文宗廟奏
祴樂衣部裓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
開切亦引說文宗廟奏祴樂舛駁殊甚說文示部祴
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衣部無裓字廣韻裓釋典有
衣裓古得切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云衣裓孤得反相
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裓字惟釋典有之類篇
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祴裓爲一字耳令甓祴之
祴卽鍾師奏祴夏之祴祴裓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

階皆非是祴當从示古哀切俗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条塼為階次故曰令鼛祴無取乎衣祴之義也夫角之本歷於卦而休於氣（周禮疏四十二）

釋文云卦乃老反本又作腦

按說文匘頭髓也从匕匕相匕著也巛象髮囟象匘形玉篇匘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亦作腦攷工記作卦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為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匘从匕从囟囟即古文囟字字作甶是古文匘當作𡿺故隸譌作卦或从甶耳囟既象形則匘為會意許氏於匘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正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禮記疏二十八）

按鄭義以旬而見為大夫命士子見之禮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為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為均以前經證之知不繆者夫入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見而後入食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謂已食而見徹夫婦之餘使妾餕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無明文可以類推按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冢子其名之也既曰欽有帥又曰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至於大夫

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為辟人君謂大夫士名子之禮冢庶無辨失其義矣旬當為旬字之誤說文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絹切又眴徒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眴又胡涓切眴从目从勻即旬文不省玉篇誤以為兩字耳盧景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眴注眴精轉視兒亦與目搖解同是旬誤旬眴即旬之證也葢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眴亦眴字之誤（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微眴王肅注眴精轉也大戴

禮盧注亦云徹或爲徹說苑辟徹作達誤附作眼是徹或爲徹或爲達而照眼則皆附字之誤也記言此明古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同上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

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禮大射鄉射皆挾乘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射必張侯侯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特以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鄭注孔疏本自明晳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射義重天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下四方四字射字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是射名蓋一矢爲天射一矢爲地射其四矢爲四方射猶司儀之天揖時揖土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正義曰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禮記疏二十五

按說文云暀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暀暀皇皇美也鄭以上言語之美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暀暀故讀如歸往之往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皇氏之說亦有所据詩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

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詩正義引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暀爲往矣箋言暀暀猶往往之義矣故以皇皇爲往往然鄭以皇爲往必言皇當作暀是皇皇不得直詁爲往往而皇皇可假借爲暀暀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慤皃也齊齊不必定訓爲嚴正則暀暀亦不必定訓爲繫往自不明六書有諧聲壹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甫字說爲然矣

以習五戎班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

而頒之十七 禮記疏
按呂氏春秋作犪馬無政字注云犪擇也爲將田故
習肄五兵選擇田馬使堪乘也下七騶高鄭皆以爲
趣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
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
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又校人秋臧僕注鄭
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
之僕此馬政即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也當
從禮記作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
義異犪與蒐按同犪爲春田名又犪擇毛物即頒馬

亦不當在季秋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
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旣駕
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致治兵如振旅之陳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
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
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 同上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 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旍旐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
外司徒搢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

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
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 周禮作車 之政令獵 周禮作獲 者揚 周禮作
植 旍故載旍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名以等級陳
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在整設作皆正
設誓作贊於旌同在誤高注但解載旍而不言旐是
高讀咸駕載旍絶句旐字衍輿卽旐異文毛詩旐維
旟矣傳云旐旟所以聚衆也則旐輿皆可訓衆義實
同也當從高以輿爲旐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騶咸駕
載旍者言布臧僕之政也司常存車載旌注存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

者皆非也七騶秦官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注六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二閑而七
騶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乘馬御爲贊僕或卽趣馬
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亦爲
趣馬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
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 見正義 亦約略
言之耳云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者言聽獵田之誓也鄭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
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
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蓋謂此爲大閱之誓

而聽誓者為羣吏也其實不然然以此益見古人序
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
獮田又云成駕載旌知棄田路非戎路此云施授車
知為鄉遂之衆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
里建旟縣鄙建旐大司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約言之一云郊謂鄉
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
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以
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旐較旟為正故高破旟訓

衆也又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為獮田之誓大司
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
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
誓以犯田灋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
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獮田皆云如蒐田
之灋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
焉非此搢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教刑乃謂誓衆以
耳灋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
今月令獵為射 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飭獵作射淮南作厲服厲
飾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
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 無注
檀弓饘粥之食 無注
內則饘酏注酏粥也　或以酏為醴注釀粥為醴　黍
酏注酏粥　糗餌粉酏注糗擣熬穀也以為粉餌與餈
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
食此酏當為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餰是也　糝取牛
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

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
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
似今膏𩞄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歠粥注粥糜也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
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
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
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
餈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元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云云又曰糝云云

釋言餬饘也注糜也　鬻糜也注淖糜春秋僖二十八秊傳正義引釋言糜皆作糜唐石經作糜

僖二十八秊傳甯子職納槖饘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槖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注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

孟子餰粥之食注餰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餰鬻魚肉朮藿酒漿注餰鬻朮藿喪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秊旱禹五秊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注檀章延反糜也

莊子讓王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餰粥　藜羹不糝呂氏春秋慎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秊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比戶賜高秊鳩杖粉粢是也盧校糜作糜禮本作惺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粰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粰鬻以下三字　時則訓仲秋行粰鬻飲食無注

方言餥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楚曰飵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飵或曰鮎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饖饚此秦語也注饘糜也晝飯爲飧誨請也今關西人呼食欲飽爲饖饚　餬託庇寓媵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曰庇或曰寓寄食爲餬凡寄爲託寄物爲媵注傳曰餬予口於四方是也　餌謂之餻或謂之餈或謂之餎或謂之餣或謂之䬴　餅謂之飥或謂之餦餛

釋名糜煑米使糜爛也御覽作糜爛　粥濯淖同盧作濁據太平御覽改按爾雅郭注鬻淖糜作濯是於糜粥粥然也　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御覽無育育然三字上粥粥當作育育亦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之本作上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等本作屬從一切經音義改各隨形以名之也糝黏也相黏教也餌而也相黏而也沇豫曰溏浹就形名之也餈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　脯腰本作服盧據御覽改腰饡也以米御覽作全米糝之如膏饡也

按說文鬻與糜䊮與鬻𩱧與饘部居各別而經典皆㕣字聲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隸釋載王純碑鬻鬻作粥糜魏晉以後爲小學者輾轉相循或重文而析爲數字或兩字而併爲重文歧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焉

說文䰞部鬻健也从䰞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鬻作粥音之六切雍熙本鬻健也从䰞米臣鍇曰今俗作粥古或借此爲賣鬻字閩六反繫傳本按字書粥或讀余六切或讀之六切無讀閩六反者小徐祇音職六反此六字誤二徐鬻皆讀糜繫傳鹿部麋閩之反閩六當爲閩之也

鬻䊮也从䰞毓聲余六切䊮或省从米作鬻雍熙本鬻鬻也从䰞毓聲臣鍇曰糜即鬻也融六反繫傳本餘同上按一切經音義摩登伽經鬻又作粥古文鬻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是鹿以弁說文此注鬻作糜小徐猶是舊本故云糜即鬻也蓋當時誤讀鬻爲鬻又以爲賣鬻之鬻相公已久故借糜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糜自是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組而爲一矣鬻鬻也从䰞侃聲諸延切𩱧或从食衍聲作餰或从干聲作飦或从建聲作𩞁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此今饘字春秋左傳曰饘於是鬻於是遮延反此音饘之誤以檀弓音義鬻正之注鬻也亦當作糜也鬻餰也从䰞古聲戶吳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曰以餬其口本當作此鬻魂徒反此鬻餬之誤

以上鬻鬻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靡爲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糜即粥也美皮反此鬻糜之誤按繫傳於鬻下注云糜即鬻也以釋許氏解鬻爲糜此又云糜即粥也謂糜爲鬻是小徐但見說文舊本而併饘之不同字糜糜之不同聲猶未深攷耳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籀文糂从朁作糣古文糂从參作糝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餬諸延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檀弓音義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諸家皆謂饘即鬻或疑如尚書鳥獸氄毛之氄鬻部

作氄毛部又作毴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鬻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聲既各異又鬻訓健糜訓糂義亦不同且轉注爲六書之一健鬻轉注而饘注糜糜注糝不轉相注安得以健饘爲古今字乎夫羞豆之糝酏與喪食之飦鬻有吉凶之別而鄭注禮破酏爲餈與糝同科蓋餈饘互易承譌已久此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乃鬻字解當作周謂之鬻宋衛謂之餈以此糜也與鬻糜也聲字相近校書者不知糜糜之異又習見鬻多作饘遂移其解於此耳知此則鬻鬻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饘之異名

說文䰞部鬻涼州謂鬻爲鬻从䰞機聲莫結切鬻或省从末作𩰷雍熙本涼州謂糜爲鬻糜亦糜字之誤彌悅反繫傳本餘同上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䰞速聲鬻或从食束聲作餗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謂菜爲蔌義同此

萁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按許訓鬻爲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惟葦及蒲詩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陳留謂健爲鬻則剐圓方言各自爲義而臨人疏引鄭易鼎卦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鍵飽之誤故以健爲糝類云糝謂之餗也

西部醚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醚爲鬻清移爾切雍熙本繫傳作賈侍中呂爲鬻清以爾反按鬻是鬻字之誤

以上鬻鬻之類

說文䰞部鬻粉餅也从䰞耳聲仍吏切鬻或从食耳聲作餌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按周禮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餅之曰餈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餈臣鍇以爲皆非也夫粉米蒸屑皆餌也非餈也許愼曰餈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乃擣之如黏然後蒸之不爲粉也粉餈以豆爲粉以糝餈上也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故許愼云粉餅也餈之言滋也熙也欲其柔釋其而疑作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反

食部餅麪餈也从食并聲必郢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麥曰餅比郢反

餈稻餅也从食次聲疾資切餈或从齊作䭣或从米作粢雍熙本繫傳同疾咨反臣鍇曰或借爲齍盛之齍也

米部糟糜和也从米覃聲讀若鄲徒感切雍熙本繫傳鄲作譚特感反

又食部飴米蘗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籀文飴从異省作𩚬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蘗牙糵也貢之切 餳飴和饊者也从食易聲徐盈切雍熙本繫傳同似頙反 饊熬稻粻程也从食散聲穌旱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楚辭粔籹蜜餌有粻程也思但反

米部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去九切雍熙本繫傳闕臣鍇曰擣乾米麥也韻會補 舀舂糗也从臼米其九切雍熙本繫傳闕韻會引說文作臼聲卯繫傳本也

黍部黏黏也从黍古聲戶吳切黏或从米作粘雍熙本繫傳同

以上糜饘之類

玉篇䰞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一屋鬻賣也亦作粥亦姓周有鬻熊爲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饘也粥上同余六切是玉篇音糜亦糜字之鬻之六切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鬻同上廣韻一屋誤也鬻說文鬻也余六切以鬻居言切粥也或爲饘廣韻二十見上鬻說文音糜也二元饘粥也亦作飦居言切鬻諸延切粥也鬻上同鬻籀文與玉篇小異鬻戶徒切饘也或作餬鬻巨支匹結二切涼州謂粥爲鬻或作𩝐廣韻十三末𩝐糜也莫撥切又匹結切鬻上同

食部饘之延切糜也餰同上廣韻二仙餰厚粥也諸延切饘上同是餰饘并
爲一字矣　餬戸吾切寄食也或作糊粘餬同上廣韻十一模餬
寄食又粜也使餬其口於四方是也或作䊀戸吳切
米部粖糜也說文作𥻆音同𥻆　粰扶牛切䊀也廣韻
粰𥻨謀切粰䊀拔說文鬻健也玉篇聲雖轉胎入尤猶存古訓且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粰鬻聲近而相通
之一後也　糙之延切亦作饘𩟗同上　䊀力嫣切粰䊀
糒饊也廣韻十八尤䊀力求切粰䊀饊也按䊀說文鬻省作𥻨又省作䊀亦作䊀淮南天文訓戊
子𥼲制則行粰鬻時則訓仲秋行粰鬻既作粰𥻨當作䊀是粰䊀即鬻𥻨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
魏晉以後又讀浮流以爲饊之異名聲
字訛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亾矣
黍部黏戸都切黏也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上同麪糊並俗戸胡切
酉部酏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廣韻五支酏酒也弋支切又羊
氏切四紙酏酏酒移爾切

右附鬻𩱧字類異同

玉篇鬻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鬻
上同
食部餅畀井切麪餈也廣韻四十靜餅必郢切又麪餈溲出食苑　餌
如至切食也餅也餻也　餕羹餕也思㪅切　餈疾
資切餈餻也餎同上廣韻六脂餈飯餅也疾資切餎上同　䭡莫波切
䭡食也出異字苑廣韻八戈䭡同莫婆切　餻古刀切餻糜廣韻
六豪餻古勞切餻糜

米部糂息感切以米和羹又粒也糝古文糣籀文廣韻
四十八感糂糂羹糂墨子曰孔子厄陳蔡羹不糂也或作糝糝上同　粢在茲切稻餅
又音咨稷也　玉篇米部無糜字廣韻五支糜靡爲切糜粥按廣韻以
糜爲鬻故云糜粥而說文糜糝之解遂不復見於字書矣不知鬻音糜武悲切在脂部糜靡爲切在支部
廣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其例邪且餻爲糝類玉篇廣韻皆云餻糜
則糜之爲糝饘之爲糜雖無可攷由餻以推餌餈之等知饘必不可并於餈至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
鬻部鬻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爲鬻之重文而并之邪然玉篇重文各以偏旁往往三四見獨并糜
於鬻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漸在好學深思者得間以求之耳

右附糜饘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
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
林云淖糜也
月令糜亾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酏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
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紹反　餌音二下
同　酏讀曰餈又作餰之然反又之善反　餈本又
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
三敢反下同　酏讀爲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餈同
餈本又作餈又作餰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儀禮士喪禮鬻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既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亡皮反
周禮遼人餌而志反資財貨反餅必領反
醢人糝素感反餗音速資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年餬音胡鬻也說文云寄食　鬻
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僖二十八年饘之然反糜也　糜亡皮反　按此音誤也既云亡皮反字當作糜
昭七年饘之然反爾雅餬饘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
淖糜也　餬音胡
莊子讓王餰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

言反家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　粥之六反又音
育
爾雅釋言餬戶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饘之然反
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
云淖糜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並錄諸家異讀采拓攟遺其間紕
繆未還是正故糜麋莫辨飧飱不分然由是可知許
解鬻以糜鄭注酏以饘饘有餰訓飱有贊音其爲功
於小學亦不淺矣
亯部𦎫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
文𦎫作𦎫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孰之許鶉惇敦从此會意是
倫反
丮部孰食飪也从丮𦎫聲易曰孰飪殊六切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𦎫音純孰也从丮取是孰也會意成育反
食部飪大孰也从食壬聲如甚切古文飪作肝恁亦
古文飪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論語曰失飪不食而沈反又
曰恁心所齎卑下也而沈切說文如甚切又按李舟
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飪字惟於侵韻作人心切侵韻
作人向切並注云說文下齎疑此重出按韻會飪引說文火孰也
本作飪从食壬聲引論語失飪不食不言徐
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鍇曰二字衍

䰜部鬻䰜也从䰜者聲章與切鬻或从火作煮鬻或
从水在其中作䰞雍熙本繫傳同
又亯部建首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
祭則鬼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許兩切又普庚切又
許庚切篆文亯作亨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尚書曰亯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亯亯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再庚
反
土部𡏳射臬也从土𦎫聲讀若準之允切雍熙本繫傳同臣
鍇曰所謂𡏳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篇作𦎫市倫切熟也𦎫同上亯部

廣韻享說文曰歒也凡從𦎫者今作亨同許十八
玉篇享虛掌切鬳也當也歆也孝經曰祭則鬼享之
今作享亨同上俗作亰本誤作享又許庚匹庚二切亨𦎫
文亯部首
廣韻亨通也或作亯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十二庚
亨煑也俗作烹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同上亯許兩
切獻也祭也臨也向也歆也書傳云奉上謂之亯亭
上同亦作享三十六養
按亯獻之亯許兩切亯飪之亯普庚切亯通之亯許庚切本
屬一字篆作亭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
亨利貞化享劉熊碑子孫亨之作亨並見洪氏隸釋
非若今字亨必讀許庚享必讀許兩也至从𦎫之字
亦作享而𦎫不復見經傳矣唯鄭氏周禮司裘注有
𦎫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𦎫字之假借也內
則冇淳熬淳毋鄭訓淳為沃以下煎醢為熬沃之以
膏為淳義亢可通竊意淳熬淳毋亦糝酏之類淳為
𦎫字之借毋為糜聲之譌則此鬻當作糜非鬻𩰲之
鬻識以俟攷

五經小學述卷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肵背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背濡炙之舉燋其背不蓼取
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注背腸閒
脂舉或為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𩞁
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背
皆燋也則似今膏𩞁矣者似漢時膏𩞁以膏煎稻米鄭
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餈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
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攷酏從餰也
禮記疏二十八
釋文肵背音遼徐音勞幪之音蒙舉焦字又作燋子
消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狼臅
昌錄反徐又音燭為酏讀為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
餈同臆音憶𩞁本又作饘又作𩞁並同之然反又
音贊
按鄭注以肵背為八珍之一酏與糝為周禮之酏食
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餈糝二者皆有肉上糗餌無
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為糝即入豆是糝有
肉酏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酏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糗
餌粉餈故內則與八珍並記之然酏讀之然反當從

饘膮之饘不當從鬻鬻之鬻則饘鬻不辨其來久矣
又謂狼臅膏為臆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
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
唯見於此麋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羞
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
膏曰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不言麋膏狼膏
且麋即有腥狼宜用臊易言雉膏亦斟雉以膏非謂
雉之膏則狼臆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
云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則膏無
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臅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周禮

籍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擉鼈於江國語矠魚鼈朱
𢫬補音矠或作擉又作籍說文籍刺也从手䇲省聲
無擉字廣韻籍擉同在覺韻籍取魚箔也士角切擉
引莊子側角切又音蹟籍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
戟切又見昔韻夯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擉為
籍覺韻有擉無籍集韻又以籍為擉此从蜀从昔聲
字輾轉
之譌也往往通借盖狼臅即狼籍也注又言似今膏
餍說文無餍字玉篇云餍子旦切以羹澆飯也餍古
文是餍為說文饡重文今本脫耳餍从食展省聲字
亦作餍俗譌作餍讀之然反又音讚與餐音同字異
也漢時膏餍之法劉熙釋名云脯膎今本作膎太平御覽作膎膎
饡也全米糝之如膏饡也說文云膎切孰肉內於血
中和也讀若遜肺膎一名膎饡馬融周易注有骨謂

之胏廣雅云胏脯也孰胏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胏膎
和以稻米謂之膎饡以肝膋為酏亦若此矣則未知
其為肝與未知其為胏與然既言酏必有肉肝與膏
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膋葢本之鄭
注耳說文云膫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膫或作膋既
言狗肝則其膋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
牲祭義證之膋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
術肝炙法云以羊豬肝臟元注素千反廣韻臟脂腸蘇千反脂裹橫
穿炙之不言膋也則記言其膋狗肝當為胊胏字之
譌謂牛胏也說文云胊脯挺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

曰胊伸曰脡昭二十五年　取胊胏者便幪之以膋濡炙之
者濡血炙之言膋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蓼注云凡
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以米和羹謂
之糝糝則不蓼胏膋言不蓼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為
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疏謂酏為粥說文云賈
侍中以酏為鬻清稻粉不得有鬻清而鬻清又不可
付豚是酏亦當為饘膮之饘矣胏膋言取稻米舉糔
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法與炮同唯稻粉
稻米異耳葢豚全用粉胏析用米狼豺盛也小切牛
胏盛置其膋中所謂薌脯是也是炮與胏膋皆可以

為酏食矣糜之類有糝有饘𩞄餌令餻也玉篇廣韻皆云餻糜糜譔莫波反字苑別作䊳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楚辭天問

按王逸注引邳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楚賢人皆是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亦與吳光無涉洪與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為傳寫之失也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故

曰環閭穿社以及邱陵陵與勝均蓋以吳喻秦也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蕩與長彰均堵敖楚文王子熊囏也左傳莊十四年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世家楚文王熊貲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四十六年為太子商臣所弒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十八年楚堵敖囏元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惲元年魯文公元年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年為合則以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顯見於文元年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弒立無年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荆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前左傳莊十九年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為堵敖元年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羈丱之年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蓋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

从而子文為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為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己其間三仕三已雖不盡可攷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為令尹子文早有尊主庇民之望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弒堵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吾當為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奔隨自隨襲弒堵敖必子元啟之彼將還玩二君於

服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死而試上自子之辠狀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益悼堵敖之被刼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褏比以致懷王客死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雎言而計沮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予故援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環閭穿社以及邱陵盡豫見拔鄢郢燒夷陵之禍矣其如頃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寃哀郢悲其志知招寃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

一本以下有楚字試作誠盡皆傅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撑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禮記疏二十八

按傅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娿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娿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兼傅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爲貳按列女傳衞宗二順有衞夫人及其傅妾傅妾即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蓋謂諸母是父之衆妾其近者則衆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薳氏之簉是也然父之衆妾既謂之諸母則可者必非衆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次言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並也蓋諸母

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既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曾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歷舉子師慈母保母并食母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衆妾之貳也彼衆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歲者則

一集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正內

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無疑已女師謂之娶又謂之姆說文云娒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經典作姆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非謂姆爲乳母也女師之爲三母者與外傅同無服非庶母慈已者比也凡乳母庶母慈已者之服皆父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國君之子無服則禮

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年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與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年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已者之服以慈已加又與士爲庶母緦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三年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加於士爲庶母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三母之名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姆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正義曰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尚書疏十七

釋文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蘉

玉篇首部蘉武郎切周書云汝乃是弗蘉蘉勉也

廣韻十唐　蘉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鳴盛云蘉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曹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郎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芒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作蘉以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讀必形聲相近之字而孟與蘉非形亦非聲也何以

知其譌轉之由蘉既讀苂𦵏亦非聲古音苂𦵏本不同部且𦵏即是聲侵从何部玉篇从𦵏尤謬於六書之義概無取焉說文𤺺病臥也从㝱省𡨦省聲㝱籀文寑省㑴臥也从宀𡨦聲㝱宀皆部首也（偏旁）玉篇寑且審切臥也或作寑𡨦籀文（宀部）又𤺺且荏切𤺺臥也論語曰寢不言寑寑竝同上（㝱部）是寑為寑之籀省作𡨦𤺺為𤺺臥之𤺺隸省作寑雖古今字通借相梡而部分猶自秩然廣韻（四十七寑）寑室也臥也七稔切寑上同見說文寢上同見經典寢說文曰病臥也是寑既訓臥又通作寑故別㝱部之𤺺為病臥不知

凡从疒者如瘖㾓之等皆㝱省也唯疒㾓从㝱丙聲訓臥驚病也丙即㾓字之省則𤺺於病無施明矣釋名釋宮室云寢寑也所寑息也又釋姿容云寑權假臥之名也寑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寑亂寑之證然寑室與𤺺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寑聲从侵本隸會意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也（小徐本會意）又手也（雍熙本）是寑取埽室布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𤺺聲从𡨦籀文寑當從玉篇云寑臥也从㝱省𡨦省聲不知何時刪寑解之室字為臥也改𤺺解之寑字為病臥也而兩字之

梡為一自說文始矣漢隸㝱借夢故𤺺作蘉（見張表碑）又隸爿作彐與亻相近是蘉即𤺺之隸省益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所見古文或別作㝱而聲轉讀孟（㝱孟同母）字也訓勉至東晉古文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文也然不蘉見周書度邑周公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為仍言成王聽度邑之訓而能即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蘉乃時思不長久哉不蘉之義蔽不孟為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伏生所授不尠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又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本衍大保必其奠於位六字）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𢍁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据此可證以介圭為守圭之誤）禮於尊（本誤作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据此可見同為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

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
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
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尚書疏十八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
時有疑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
載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又云
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
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
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

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處亦未爲得也攷之古文周卣
卣字作𠧪載欽定西清古鑑寅簋卣字作𠨍載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欵識
與冒字形相近與盤加作凡與同字形相近其器在揚州洪氏
古加冕通卣以奉鬯冕以莫之白虎通義爵篇
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銅無瑁字元大德本如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瑁也二字
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
者也天子爲天地主諸侯爲社稷主主其祭也雖三
年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
命也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年即

位與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
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
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年
即位知天子亦踰年即位推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
知諸侯亦既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
三年喪畢衣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
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
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
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年即
位踰年可以即位則既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年

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
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
禮子受之於父即臣受之於君即天子受之於天其
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
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
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
雖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
成王崩而言蓋受顧命諸臣既受命則集於庭不敢
退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

嗣王受顧命於路寢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伯長也僕人師也射人師亦在焉皆平生府贊正君服位者也路寢殯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所以正先君之終即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黼依綴衣牖間南嚮此新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末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

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為重故執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冊書也受命必祼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卣皆所以行祼禮者也同殷獻也卣鬯尊也介圭祼圭也不言瓚何以知非鎮圭大保秉璋以酢璋瓚也言璋不言瓚知圭瓚亦不必言瓚也王受卣不言受瓚受卣則受瓚從可知三宿宿摍也摍引也挹卣以實瓚也三祭祼也三詫奠同也大保受同降然後取異同及璋瓚以酢不言升者亦從可知授宗人同然後拜受同然後祭嚌不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嚌大保嚌而不啐禮有降

殺也大保不言宿略也宅亦詫也奠同也不言上宗奉同卣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曷為於廟門俟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俟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共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在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為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宁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誡於

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為康王之誥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年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士禮者也故經者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法也書之教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士禮者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士禮者然後一簡一册無不可為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即同瑁之異文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詩疏二之二

釋文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蓼莪拊我畜我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互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興爲養正義反斥慉興爲非

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學者可知擇所從矣

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慉起之訓未必即合傳義且蓼莪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慉爲養皆慉畜之借亦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既棄之後言繹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昔育恐育鞫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既詒我肄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借說文女部⿰女畜媢也媢說也又嬹說也詩借慉爲⿰女畜傳借興爲嬹言不能我說反以爲讎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既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足又可爲臧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詩疏一之二

釋文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毛公云字之誤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確本亦作砠同七餘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

也本是土山石戴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目上石也且薦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說文山部砠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爲孫叔然誤本無疑郭襲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詩疏五之三

釋文岵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屺共爾
雅不同王肅依爾雅屺音起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注皆見詩釋文峐三蒼字
林聲類並云猶屺字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屺山
無草木也从山己聲詩曰陟彼屺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
山無草木曰屺屺圯也無所生出也
段氏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岵
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引之曰崔嵬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
之譌岵屺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譌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諸本皆脫浦鏜校增然而
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
故知抑爲美色額貴闊故言揚廣揚詩疏五之二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
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
抑本訓密而毛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公必有所受
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眉上詁訓最古東漢以下章
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毛詩揚且之晳也傳

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清揚
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見而
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詁已多不傳者矣何以
明之禮玉藻記盛氣顛實揚休鄭氏注云顛讀爲闐
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
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顛頂也鄭
必破字爲闐知注禮在箋詩前以揚與顛不類也今
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爲煦考工記夫角之本蹙於剴而休於氣注煦烝也說文言氣之盛上滿顛頂烝於眉宇之間也
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
氣必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作陽喜大戴記同陽揚
同即眉宇之間五氣必見於眉宇故有陽喜有陽怒
而皆謂之陽氣氣之見於眉宇者也盛氣顛實所謂
幾滿大宅也實滿也毛詩有蕢其猗傳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即以爲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目眦洋音義司馬
崔云眦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佯佯陽也言陽氣
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目如
望羊本皆誤目作眼說文目望遠合也家語作曠王
肅注望羊遠視也陽氣即盛氣之烝於眉宇之間者

也揚陽手佯洋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
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
如惔之字說文作炎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
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灼爛之矣詩疏十二之一
釋文如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㶼
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熱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
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
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真沒矣此傳

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熱
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
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炎直廉切繫傳朱翱音長廉
反廣韻二十四鹽炎字林云小熱也直廉切玉篇炎徒甘
切燎也小熱也又惔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
說文合蓋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
蓋毛詩以惔炎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正百辟
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

及者今曾無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
使天雨詩疏十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爲
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
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
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在羣公先正
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迻箋本
注在經胡寧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爲民父
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
行本割截經傳一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

辟卿士雩祀所及卽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
異同又傳文武爲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
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
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言先祖後言文武明以先
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傳先祖文武句爲
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爲一知其難通又言於民
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后
稷不克箋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
既以后稷爲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爲先祖明矣先
祖于摧箋不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

已見前經故傳止言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揃去尋公先正父母先祖二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既別行應增入尋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興舊耆欲化率慶士注化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曰興舊耆欲者言父冒能興行先祖舊德喈欲所爲化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禮記疏四十九）

釋文耆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耆欲至謂能興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是二句爲美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化率慶事以下皆指孔悝顯違注義又讀耆爲市志反以爲耆欲所爲則鄭所闕疑而必强爲之說者也釋文亦同蓋耆欲皆假借字耆爲楮省釋言曰楮拄也（說文無拄字應借木旁）楮讀如支字亦作支國語天之所支韋昭注亦云支拄也易振恆說文作楮恒以同聲轉借（楮章移反）（振章刃反）鍾鼎古文以耆爲振亦假借也欲當爲俗字之誤荀子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俗當爲欲劉熙釋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興舊典以振末俗也次句當從鄭讀

男文灝謹校

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一　寶應劉[illegible]

經傳小記

周易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案至與終似相近然至以心言見一步進一步則德日新終以事言凡事見到極處便行到極處事事合宜則業富有

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　案上進似爲邪下退似離羣爲邪離羣葢互文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　案陰闇也猶冥冥也騭古陟字釋詁云騭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騭下者猶言騭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常陟降之爲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絶地天通罔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郅梁益之間曰佫騭郅格佫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不足爲據說者因卽訓騭爲定非

也

庸庸祗祗威威　案庸庸勞也言勤德也祗祗敬也威威畏也言畏刑也

天畏棐忱　案天畏天威也棐匪音義同匪忱猶難忱也

乃由裕民　案由猷音義同

丕則敏德　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厥攸灼　案攸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預云鬱攸火氣也

詩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案泲禰干言疑皆所嫁之國地名設言我將出宿飲餞于此以適衛而問我諸姑伯姊不亦可乎皆所謀于諸姬之詞也

商之孫子　案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應殷士與周之士應

無遏爾躬　案言無令文王所受之命至爾身而絶

有虞殷自天　案殷中也凡有虞度勿敢自用而必折其中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將於何取正哉惟文王之聖與天同德則文王之事一天

事也事事以文王爲法則有以上合天心而義問
乎乎萬國矣
𦤎神不宗　案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
氏讀宗爲禜今據此𦤎神不宗與蟲官等字爲韻
則不必改爲禜矣宮卽謂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
謂壇壝宮也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案王往古通用成謂官成也
言汝當往釐爾在官之成法而又時來謀度也
嗟嗟保介節　案呼保介而問之謂今將何求乎將
如何新畬乎此王來咨度之詢也言麥秋將至矣

庶幾上帝終賜我以豐年乎此咨何求之問也命
衆人具田器以從事此咨如何新畬之問也
十千維耦　案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
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
法無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
指公田並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
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也甫田之十千不及
此十分之一

後學武進臧庸拜經
儀徵阮亨仲嘉　同校

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二

寶應劉台拱學

經傳小記

周禮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　案都鄙亦有官府
所以治之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
曰法則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案師卽禮經
所謂先生鄭氏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
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
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氏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
也

春官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案大宗伯王命諸
侯則儐特爲一條此則類敘於祭祀之後蓋王賜
卿大夫士爵亦於祭時如諸侯爵其臣之禮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案王應電
鄭鍔仍從先鄭讀祭字絕句愚謂未安疑祭字衍
上下文或云帥有司或云及執事此云與有司將
事于四望語勢一例與讀如木字
則眡高作龜　案先鄭以鑿之爲作後鄭以灼之爲
作菙氏掌共燋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後
鄭易之云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

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不取鑿龜之義

夏官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案簡猶閱也稽讀如擁鐸拱稽之稽鄉民制鄉以處民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案均守即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所謂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案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案量人巾車二職皆不見張侯之事然則經文所不

著者多矣舉一反三乃可與道古

詔相其法事　案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案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

夾弓庾弓　案庾攷工記作臾釋文音庾則此當如字讀矣乃釋文於此云師儒相傳讀庾未詳其故

從授兵甲之儀　案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案弓弩矢箙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爲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皆其等謂技藝之等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案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

秋官司寇王巡守殷國　案據掌客職云王巡守殷

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似殷國不當作殷同解

及郊勞眡館　案諸公相爲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歟

三揖三辭注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案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

饗食還圭如將幣　案饗食還圭不得如將幣之儀賈疏亦頗斡旋之究未安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案此侯國之禮

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有司羣吏有事者

案中士下士屬官也府史胥徒屬吏也二者皆得言屬羣吏卽屬吏也此注與特牲注所指不殊疏混屬官屬吏爲一

注滕薜名箘爲頍　案箘各本誤作蔮釋文亦誤釋名云箘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幗飾形貌也字从竹亦从巾作幗滕薜在漢爲魯之南境劉熙以頍爲魯語與鄭合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案鄉大夫陸德明釋

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巳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据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　案凡言拜者皆再拜也此篇言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案賓之下有介介之下而後有衆賓故衆賓之席東不與賓屬南不與介屬所以兼申賓介之尊也若鄉射無介賓之下卽爲衆賓故其席得繼賓而西無嫌故也

衆賓序升卽席　案此時卽席皆立於席上不坐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　案遵者有無不定鄭并獻大夫以解三作殆非也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　案尊不於房戶間者亦以序故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案鄉飲酒禮云有諸公則大夫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據此則此條不去加席爲無諸公之禮矣然下記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文只如介禮與記文不合　鄉飲酒但云大夫如介禮然則雖無諸公亦如介禮可知

坐横弓注横弓者南踣弓也　案此解上射下射之横弓皆南踣也弓有上下横之則如人之踣上射

東面覆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右是南踣之下射西面卻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左亦是南踣之也所以橫弓者爲取矢也旣并矢於弣則仍豎執之葢矢在楅上北括上射東面故覆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便下射西面故仰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亦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亦便也敖氏解此條誤甚謂上射下射取矢皆北面則違經矣

燕禮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　案初奠觚爲辭降也再奠爲盥也主人旣盥之後然後取觚於篚故無此兩番奠

大射儀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　案前已戒此又戒則宿戒也宿戒使宰夫者宰夫爲主人故也獨戒宰及司馬兩官者宰者百官之長而射者司馬之職事也射人司士又皆司馬之屬戒宰及司馬則餘官舉在其中矣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　案射人宿視滌樂人宿縣皆射前一日也然則量侯道與張侯設乏亦皆在射前一日不待言矣鄭注所云非是

建鼓在阼階西　案下兩言一建鼓者承上言之猶云又一建鼓也鼓無異名故其文如此少牢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一宗人奉簞巾文法與此正同

一建鼓在其南　案此一建鼓雖在縣南然中間尚有隙地不相屬是以士旅食之尊在鑮南而樂工初降階立於鼓北卽在此縣鼓之閒矣

升酌散以降　敖云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　案鄭於下文乃解散字則此爲酌膳之誤明矣

媵爵者皆退反位注反門右北面位　案嫌是洗南之位故明之

聘禮庭實　案享之庭實不見其數疑無常數

士喪禮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注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　案鄭知此哭不踊之文據主人者下文小斂後朋友親襚西階東北面哭踊三彼小斂後尚踊今初死之時反不踊於義不可故知此哭不踊據主人言之以下文小斂後亦云主人不踊也此不言朋友哭者文不具賈氏謂朋友與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故朋友亦不哭非也　賓賵亦不踊注云旣啟之後與在室同

皆餽于東方注餽於東方東坫之南疏餽於東方堂

上坫南非堂下也　案設盆盥在東堂下而乃云西方盥如東方然則東方卽東堂下也又下文東方之餕注云此餕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

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案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

主人拜送　案此蓋拜送於外門外也於主人之送賓也衆主人皆復外位矣故云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執豆者旣錯卽立於豆北南面待巾乃出也餘人先出立戶西以待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　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涖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

旣夕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案敖氏以此爲祖奠之餕而遷祖之奠別用脯醢醴酒夫夙興陳之日側乃奠之其不可一也廟者朝禰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之說則朝禰之奠尚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醴酒其不可二也

若無器則捂受之　案捂訝通

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　案凡奠皆饌於東堂下卽上文遷祖之奠亦然至祖奠乃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東堂下已陳明器不容雜廁其間故也鄭知此籩豆醴酒亦當在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昨日所陳明器仍當於東堂下故處陳之卽下文云陳器是也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經記皆不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籩一豆可知

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士之屬吏也　案鄭注士冠禮有司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此云屬吏與士冠禮注云羣吏一也士冠禮疏以羣吏爲府史胥徒而以屬吏爲君命之士及此疏以屬吏爲隸子弟皆非也又士冠禮贊冠者注云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主人之贊者注云其屬中士若下士又士昏禮使者注云夫家之屬若羣吏彼言屬者乃謂屬官與此屬吏不同故與羣吏爲二也

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蒙如初者以

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畢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

少牢饋食禮宿 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尸而無宿諸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尸與筮尸皆在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

當俎北端 案當俎北端當豕俎之北也

佐食受 案單言佐食亦謂上佐食也上佐食先在尸右自是以後在尸左

賓長羞牢肵用俎 案此俎不奠尸既受肵則賓長縮執肵以降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 案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也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案賓中亦有同姓如季孫飲大夫酒臧孫爲客

皆縮俎西枋 案西枋謂之縮俎凡横縮於俎者視此

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注降於侑羊體而增豕膚三 案侑俎亦有膚三而注云增未詳豈上文膚三兩字誤衍歟

尸坐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嚌之 案祭肺一手祭之嚌肺則兩手祭之故祭祭肺者左執爵而祭嚌肺者必奠爵也

司馬横執羊俎以升 案此云横執然則凡正俎皆横執也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南于西階西南 案凡西階西未有不少南於階者然則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繁省無他義也唯主人立於洗東北西面嫌太東宜詳其意

衆賓長升拜受爵 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衆賓衆兄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 特牲賓兄弟亦皆拜

下飲 案下飲者亦之其位與下文互言之耳疏謂飲於西階下非也

賓長獻于尸 案上篇襲云賓長二人故此次上賓者亦稱賓長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案禮者道德之品節仁義之等殺循禮則斯四者無過不及之偏成猶裁成之意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案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備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正義曰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謂遠聘異國　案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之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

食饗不爲槩　案祭品當有定制食饗專言賓客故不爲槩

負劒辟咡詔之　案史記王負劒索隱云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負劒

由闑右　案疏謂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朱子謂古人常掩左扉君出入皆由右邊門中皆定論由闑右者傍闑之右而行不敢當尊也不由闑西所不待言

奉席如橋衡　案莊子其名爲槹本又作橋鄭氏桔槹之解本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士昏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據經曰奠于席則橋蓋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横鄭注謂是井上桔槹遠而不切

客踐席乃坐　案乃坐字屬上客從主人之辭而遂坐也下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文略同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戸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案此辨極是但不當有出戸字既云屨不上于堂則長者坐堂上可知所以必向長者以其見之也若在室則屨當在戸外矣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案言兄弟則兄弟之子可知若父子本不同席不待言也故下文類及之

鄉與客並然後受　案上言尊卑不必皆敵者也然既以遺言則其爲尊卑也微若大夫士以賓主相授受禮當與敵者同也聘問以君命臨之故異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案禮經簡奥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張子以爲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

則載貔貅　案貔貅亦載其皮不言皮蒙上文也猶鳴鳶飛鴻蒙上文

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案急堅也繕持也怒勇氣也氣輕發則易竭故堅持之進退有度卽此意也數句似引古兵書中語以武虎怒度爲韻前朱鳥三句亦見吳子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案諱王父母者諱王父母之所諱也子與父同諱王父母之諱父母亦諱之逮事父母故亦從而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但諱父母之諱而已且禮不下庶人未有記禮而專爲庶人設者鄭氏之說誤矣

取貳綏跪乘　案乘謂登車也君登車有物履之若石几之類僕則跪而登之車輿去地四尺　又按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正義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車不行也此疏言跪而驅令馬行得五步止而倚立是自相矛盾也御車當無跪法

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案予小子自稱之詞生名之死亦名之史策記事之例春秋書王子猛卒是也小子王不見於經晉小子侯哀侯子桓三年春哀侯見獲而死七年冬乃見小子侯不得以爲未除喪之證以其幼小而謂之小子侯亦非僭號也

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案子亦人稱之與公侯同自稱於他國亦曰孤不惟本國臣民也疏誤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　案王肅以極字絕句亡作忘當從之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

舉者出戶出戶袒　案舉者出卽謂舉尸出戶也又云尸出戶於文爲複當以舉者出戶爲句下出戶字向下讀謂主人出戶也戶者不必改

公輸若方小　案若疑卽般之字

雖微晉而已　案諸解俱未妥於文當曰雖欲伐者不獨晉而已而天下其孰能當之者乎

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案鄭注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最直截分明疏義別爲立數竊所未詳陳氏正疏義之誤得之然其說謂里與畝同法則亦未然蓋田之縱橫皆少古者十分之二而里則但以直計之爲少十分之二耳

月令五者備當　案陳氏解五者用鄭注愚謂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

其器闕以奄　案奄有覆蓋者
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　案爲人子止於孝至善之
謂也不可以有加過猶不及也
禮運出遊於觀之上　案言出遊則魯宗廟在雉門
之內可知矣
而有志焉　案志謂識記之書如夏時坤乾之類石
渠王氏云云案風俗升降聖人無如何此非老氏
所能誣亦非儒者所能諱但異端之見以禮爲不
必設孔子之言以禮爲不可廢此其立言之旨固
殊矣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　案以知爲賢故謀作以
勇爲賢故兵起
衆以爲殃　案衆謂衆庶也不由禮則在埶者黜退
而衆庶則有刑禍及之也
皆從其初　案此節接皆從其朔之下文勢方順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案麻絲當作絲麻與皮協韻
腥其俎　案以上上古
孰其殽　案以下中古
然後退而合亨　案以下今世之禮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案鄭注云不義而死舍
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如鄭此說則愛是愛重
之意不苟死亦不幸生其達於禮也深矣疏解愛
爲貪愛似非注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　案承上以正用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承上愛其死而患其生
郊特牲不能則辭以疾　案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
射道長大不容不能惟可以疾辭注疏謂與男子
初生未能相似謬矣

周之始郊日以至　案周初郊祭以冬至之日後乃
用辛日以卜大司樂冬至日禮天神于地上之圜
丘猶不用辛也
內則穛　案說文糕早取穀也从米早取與鄭注生
穫之義一也陸農師以爲早熟穀則非也今文作
麥食亦有不待熟而收者
淳熬　案淳熬淳毋一物也以黍稻異名炮一物也
或豚或牂所施異耳今鄭氏以淳熬淳毋炮豚炮
牂爲八珍之四若然則擣珍與熬二者之內皆含
牛羊麋鹿麕卽又當爲五物而鄭氏數擣珍爲一

物熬爲一物斯豈非自亂其例乎由此言之鄭氏
入珍之目殆不可爲典要

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案三日上屬爲句言設弧
帨三日乃收之也始負子男射女否言負子之時
男子有射女則否此皆言男女之異也

三日卜士負之　案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
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
擇日不相抵牾矣

夫入門　案鄭氏以入門爲入側室之門然此有阼
有房恐非側室且冢子傳重而反於側室見之亦

似未安

姆先相曰正義以姆先相爲句　案文當於先字句
絕

遂左還授師子注以左還授師爲句　案文當授師
子爲句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　案妻以子見
於父謂冢子也其餘適子庶子則先見其母而後
見其子何以明之冢子未食而見則母子俱見而
後夫婦同牢而食也適子庶子巳食而見則先見
其母而後食食焉而後見其子也此其時之先後
不同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謂子見父也又云子
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者謂妾見君也
此其地之內外不同也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
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公之庶子不與
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說者疑妾亦以
子見父而外寢內寢抵牾不合不得迂迴穿鑿從
爲之辭斯不詳之甚也

玉藻鹿幦豹犆　案兩鹿幦豹犆疑有一誤若謂齊
車朝車同又何必別言之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案在位者逐日趨

朝常事耳不得行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之禮此豈
謂致仕之大夫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案此
食謂食羞也飯卽上文先飯也此與上文異者但
不嘗羞耳先飯及飲則同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案下文弟子縞帶縞不必
定是凶服季康子朝服以縞雖是變禮然如縞是
凶服亦豈肯用爲朝服乎漢人推論古事頗有不
可盡據者

而素帶終辟　案而字乃君字之誤士冠禮疏引作

君葢唐人如此讀
右徵角左宮羽　案言玉聲之洪纖淸濁與聲律相中左言徵角右言宮羽取協韻爾不必定有意義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案親老則不當一日離於側今但不易方不過時而已親病則色憂行不能正履今但色容不盛而已此二者皆疏略之節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案此亦不變舅姑之稱
爲慈母後者　案爲妾母後者賀瑒曰雖有子道服

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愚謂今世爲人後者不必皆大宗而輕降其父母之服甚無謂也當準此例雖爲後不降本生庶合禮意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案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其孫自主之矣故以杖卽位可也而鄭氏以爲祖不厭孫云者非其義也
大傳別之以禮義　案此句亦旁治昆弟事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人道指下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綴之以食　案上文合族以食讀如字此不當異大宗伯引此文陸亦依字讀
名曰重　案持重之義出於此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案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葢喪服傳引古傳文而釋其義以爲爲出母言之也鄭於此處却不用此爲釋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有之有跪者也謂授受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案鄭說是而孔疏釋之未當古者性字只是生字直當也

謂生而短小跪而後相當則有跪者也
取俎進俎不坐　案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是進豆法也鄭注取以釋此與下文取祭反之不坐義不同取俎徹俎也進俎設俎也
刀卻刃授穎　案謦枕之穎音扃上聲刀鐶之穎音謦上聲二字並从禾而集韻誤从木類篇因收入木部非也釋文及開成石經並从禾而正義釋此字尤明
飲酒者禨者醮者　案飲酒也禨也醮也凡三事
學記比年入學　案比年王制學記陸並不音毗義

音必履反後人讀毗志反者非

中年考校　案中一以上陸氏無音中月而禫讀如字此中年音丁仲反徐仙民讀也當從陸讀如字爲是

待其從容　案從容讀如充朱子以爲鐘之餘聲也

樂記聲相應　案謂有音韻相協

變成方謂之音　案後代樂府歌行不可播之八音者非無清濁高下之變以不成方故也成方卽下文所謂成文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

偕　案堯舜三代各有當代之禮樂所謂殊事異文者也然事殊而同歸於敬文異而同歸於愛蓋禮樂之情主於敬愛故歷代明王相沿而不改特禮以時制故其事殊樂由功作故其文異耳名謂樂名

莊敬恭順　案順字正義解爲敬愼順疑愼字之誤古順愼通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案漢志連上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並引之據此足知皇氏所分十一篇未必盡劉向之舊

然後心術形焉　案心術謂思憂康樂之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案廣讀如號以立橫之橫賁讀如虎賁之賁鄭注下虎賁云賁憤怒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案此一節當在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之上因上文亦有此之謂也而致錯簡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孔子凡五問前三節皆舞之始事後

二節皆舞之終事下云武亂皆坐則知坐在舞之終也淫者如水之浸淫樂之餘聲所及也荒如耄荒之荒若非失傳則武王末年之志耄荒矣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案古音讀右聲如以此二句以右子爲韻王肅之讀勝於鄭矣

喪大記大夫世婦卒于適寢　案大夫之妻降於夫人故稱世婦世婦非國君次婦之專稱也三夫人謂之夫人諸侯之妻亦謂之夫人其義同也

祭義孝子之祭可知也　案可知謂見於外者如言善可知也

而忘本也　案而字衍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案置與植同
坊記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　案三
句爲一篇之綱
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　案已下二章言命以坊
欲
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之貌也　案慊之訓本爲
不足而反之卽爲快足此義之反覆旁通美惡不
嫌同名者也方氏說與鄭正相反鄭注得之
寧爲荼毒　案此寧字當用戴東原說訓爲乃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　案已
下三十章言禮以坊德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
曰孝者畜也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爲
孝本此此引詩以證先死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
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語
意略相似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
者也　案已下六章言刑以防淫
沈約曰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
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見隋書音樂志
投壺揖賓就筵　案注疏皆以此就筵爲就投壺之
筵愚謂反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
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焉知其能弟
長而無遺矣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案三焉
字皆當下屬焉語辭猶於是也
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
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案細大有以
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

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
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樂叶圖徵曰聖人立五
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大
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
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
八能之士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
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鍾一均
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
鈞蓋古所謂均卽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
宮爲六十調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

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
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韋
氏之意或亦爾也

後學　武進臧庸拜經
　　　儀徵阮亨仲嘉　同校

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二

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三　寶應劉台拱學

經傳小記

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　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丘也

方言凡怒而噎噫注噎謂憂也　案噎謂憂也當作謂噎憂也詩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正義以爲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此說非也憂在心與喘息何與天下豈有憂而不得喘者乎噎憂雙聲字玉篇引詩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增一謂字最得毛氏之意噎憂即欭嚘氣逆也說文欭字注嚘也玉篇嚘字注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嚘嚘氣逆也亦作歖廣韻欭嚘歎也歖氣逆也噎噫噎憂一聲之轉戴本作噎噫謂憂也不知其義而妄增之非是

揄鋪艦極帗縷葉褕毳也注皆謂物之扞蔽也　案扞蔽集韻引作行敝行敝者行將敝也此與左傳藍縷之言似合

或謂之銚銳注謠語　案銚銳下注謠語戴從卷十
三注改爲謠音云謠音卽音謠今案郭氏音例皆
云音某不曰某音且音銚字不應注於銳字之下
又案集韻十七薛銳字欲雪切楚宋謂椀曰銚銳
集韻此音必有所本疑郭注本作謠悅兩音傳寫
者脫去二字語字或卽說字之訛也
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䎽注五刮反言聉無所聞
知也外傳聾聵司火音蒯聵　案郭君解釋字義
每用雙聲疊韻之字形容之此言聉無所聞知也
於辭意不足廣韻十四賄聉字吐猥切注云聉顡

癡瘨貌說文五滑切無知意也又顡字五罪切注
云聉顡說文音聵癡顛不聰明也據此則聉下當
脫一顡字顡說文音聵郭以䎽爲聵之異文故以
聉顡釋其義以蒯聵釋其音五刮反三字乃後人
所加非郭讀也䎽音五怪反明音五刮反一聲之
轉故方言以明譬䎽後人因此卽以明字之音爲
䎽字之音而郭注引外傳之語爲駢枝矣
闊苦　案闊苦疊韻字盧說是也戴據廣雅定作苦
而皇甫錄廣雅本正作苦
佻抗縣也　案佻集韻从到了

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鷈注鷿
音指辟　案指辟當作指擘曹憲音鷿爲布獲反
卽擘音
江淮家居篺中謂之薦　案薦不得音箭集韻楚謂
筏上居曰𥲅字從竹
江湘之間謂之無賴或謂之𤝞注俉㑀多智也　案
郭不當以俉㑀釋𤝞字今案廣韻集韻肴麻兩部
注竝云恐㤜伏態伏態葢狡態之誤恐形近恐㤜
形近㑀因誤作恐㑀也此注當云恐㤜多智也恐
丘交切㤜丘加切恐與𤝞同音故以釋𤝞字

獵通語也東陽之間謂之𤟎　案東陽當作揚
眠娗注莫典塗殄二反　案塗殄雙聲不得爲切據
集韻他典反
侗胴狀也　案集韻侗胴直貌則二字疊韻也
效烓注口類反　案烓字據玉篇廣韻止有口迥烏
圭二切曹憲注廣雅凡四音仍無讀口類反者此
口類反當是口頰反之誤
浹注初兩禁耕二反淨也　案禁耕當作楚耕乃淨
字之音非浹字之音此條誤
麴䴸注音倮　案䴸字玉篇廣韻皆胡瓦切戴本音

⿰魚果⿰魚果戸瓦切與⿰麥果同音此作餜從食誤廣韻無餜字

釋名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　案釋智圓楞嚴經疏引釋名云言其氣孛孛然似掃彗也

武進臧庸在東
後學　　　　　　挍字
儀徵阮亨梅卡

經學卮言

曲阜　孔廣森　撝約

周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屯六二
需九五　比六二
履九二　大有初九
謙九三　大畜六五
恒九四　睽上九
蹇六四　解九二
損六三　夬九四
震六二　漸上九
歸妹六三　旅上九
巽九五　中孚六四
小過六二　六五　既濟九五
需須也　蠱剛上而柔下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家人有嚴君焉
君子以飲食宴樂　衍在中也
則不疑其所行也　大衍之數五十
因而重之　上棟下宇
故受之以履

尚書

克明俊德　無若丹朱傲
鼗鼓笙鏞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不懷厥攸作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惟衣裳在笥
右秉白旄以麾　而康而色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乃卜三龜一習吉
我之弗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戕敗人宥王啟監
曰無胥戕　王入太室祼
肆不正　朕不敢有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其在祖甲
不克開于民之麗　不克敬于和
越玉五重　賓稱奉圭兼幣
以成三德　惟反
其罰百鍰　獄成而孚輸而孚
咸乂序　武成序

毛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平王之孫　方將萬舞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要我乎上宮
良馬五之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聊樂我員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充耳以素乎而　展我甥兮
園有桃其實之殽　豈曰無衣六兮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越以鬷邁
將母來諗　嘤嘤草蟲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南陔
其鄰孔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謂爾遷于王都　壹醉日富
旅力方剛　自昔何為
歲取十千　攸介攸止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彼都人士　常服黼冔
使不挾四方　無貳爾心
薪之槱之　周王于邁
誕先登于岸　是致是附
行葦忠厚也　永錫爾類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帝立子生商

爾雅　與詩同卷

落　幠
般格　繇
偵　蠠沒
翦羊　育
縱縮亂也　潛深測也
室中謂之時　律謂之分
正月為陬　祭星曰布
郊牧野林坰　菊蘜豕首
菼薍芀葦醜芀葭華　謂櫬采薪
皇黃鳥　騋牝驪牡玄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溫故而知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書云孝乎惟孝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回也不改其樂
而有宋朝之美　自行束脩以上
古之賢人也　師摯之始
太宰問於子貢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揖所與立左右手　復其位
享禮　吉月必朝服而朝
杖者出斯出矣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葉公問政
吾黨有直躬者　奪伯氏駢邑三百
卞莊子之勇　予一以貫之
其斯之謂與　周有八士
異乎吾所聞

孟子

以遏徂莒　一遊一豫
人皆謂我毀明堂　使虞敦匠事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　得侍同朝甚喜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不由其道而往者
兄戴蓋祿萬鍾　將以復進也
卒於畢郢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殺三苗于三危
主司城貞子　不達于天子
孔子亦獵較　異於白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非由外鑠我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豈謂一鉤金
被袗衣鼓琴　介然

左傳

逆人坐其北門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不傾于廟　文之昭
請隧　成王周公之命祀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日夫已氏
鑄鼎象物　又作武
投袂而起　嘉淑而有加貨
金奏肆夏之三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請以桑林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唯卿備百邑　亥有二首六身
其敢愛豐氏之祧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徹為五聲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用幣必百兩　壬申復旆之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遂賦晉國一鼓鐵
又从范氏焉易之亡也　繁氏
公　王生張柳朔
嗚呼哀哉尼父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經學卮言卷一

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卦辭

鄭君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按此則易之互象不唯八純兼重卦亦有之蓋互體有視中四爻者有視下四爻者有視上四爻者有視其自初至五五爻者有視其自二至六五爻者率一卦而函卦者五如大畜䷙下五爻䷡互之成大壯初至三乾也三至五震也上震上乾下大壯餘倣此上五爻䷨互之成損下四爻䷪互之成夬中四爻䷵互之成歸妹上四爻䷚互之卽成頤也以經徵之泰自二至五互歸妹故其六五曰帝乙歸妹兌自初至五互中孚故其九五曰孚于剝大壯自初至五互夬故壯于趾之文與夬初爻同益自初至四互復故中行之文與復四爻同小畜自二至上互中孚故有有孚攣之義謙自二至上互師故有利用行師之義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屯豫並言利建侯屯自二至上互比豫自初至五亦互比也噬嗑之彖曰利用獄而旅亦言明愼用刑噬嗑上五爻互體有旅也需之利涉大川自三以上互既濟也訟之不利涉大川自四以下互未濟也漢儒說卦氣以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爲十有二月辟卦泰否備乾坤之體而反復觀之獨函諸辟卦於其中取其上四爻則泰互復否互姤其下四爻則泰互夬否互剝取其上五爻則泰互臨否互遯其下五爻則泰互大壯否互觀是故泰爲寅正攝提之首寔自然之數也推而言之上經終於頤大過坎離下經終於中孚小過旣濟未濟兩濟者坎離之合也而中孚互爻亦爲頤小過互爻亦爲大過此上下經之所以相配也雜卦不依上下經次序然乾坤以下亦三十卦咸恒以下亦三十四卦乾始焉咸恒中焉姤夬終焉篇末卦不反對朱子疑之蔡伯靜易其讀大過顚也下卽屬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於韻仍合咸恒之中有姤夬姤夬之中又皆有純乾孰非錯綜相生循環之妙與

今列互卦圖於後

	中四爻互	上四爻互	下四爻互	上五爻互	下五爻互
䷀乾					
䷁坤					

姤	乾	乾	本卦	乾	本卦
復	坤	坤	本卦	坤	本卦
夬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剝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遯	姤	乾	漸	姤	本卦
臨	復	坤	歸妹	復	本卦
大壯	夬	歸妹	乾	本卦	夬
觀	剝	漸	坤	本卦	剝
大過	乾	夬	姤	夬	姤
頤	坤	剝	復	剝	復

同人	姤	乾	家人	姤	本卦
師	復	坤	解	復	本卦
大有	夬	睽	乾	本卦	夬
比	剝	蹇	坤	本卦	剝
既濟	未濟	本卦	本卦	坎	離
未濟	既濟	本卦	本卦	離	坎
蹇	未濟	既濟	本卦	坎	旅
睽	既濟	未濟	本卦	離	節
解	既濟	本卦	未濟	豐	坎
家人	未濟	本卦	既濟	渙	離

歸妹	既濟	解	睽	豐	節
漸	未濟	家人	蹇	渙	旅
豐	大過	歸妹	家人	恒	革
渙	頤	漸	解	益	蒙
旅	大過	睽	漸	鼎	咸
節	頤	蹇	歸妹	屯	損
中孚	頤	漸	歸妹	益	損
小過	大過	歸妹	漸	恒	咸
離	大過	睽	家人	鼎	革
坎	頤	蹇	解	屯	蒙

咸	姤	夬	漸	大過	遯
損	復	剝	歸妹	頤	臨
恒	夬	歸妹	姤	大壯	大過
益	剝	漸	復	觀	頤
革	姤	夬	家人	大過	同人
蒙	復	剝	解	頤	師
鼎	夬	睽	姤	大有	大過
屯	剝	蹇	復	比	頤
晉	蹇	未濟	剝	旅	比
需	睽	既濟	夬	節	大有

明夷　解　復　既濟　師　豐
訟　家人　姤　未濟　同人　渙
噬嗑　蹇　未濟　頤　旅　屯
井　睽　既濟　大過　節　鼎
賁　解　頤　既濟　蒙　豐
困　家人　大過　未濟　革　渙
震　蹇　解　頤　小過　屯
巽　睽　家人　大過　中孚　鼎
艮　解　頤　蹇　蒙　小過
兌　家人　大過　睽　革　中孚

豫　蹇　解　剝　小過　比
小畜　睽　家人　夬　中孚　大有
謙　解　復　蹇　師　小過
履　家人　姤　睽　同人　中孚
无妄　漸　姤　頤　遯　益
升　歸妹　復　大過　臨　恒
大畜　歸妹　頤　夬　損　大壯
萃　漸　大過　剝　咸　觀
隨　漸　大過　頤　咸　益
蠱　歸妹　頤　大過　損　恒

否　漸　姤　剝　遯　觀
泰　歸妹　復　夬　臨　大壯
自晉至泰二十四卦互體並無其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以下爻辭

屯爻言乘馬班如者三言昏媾者二禮稱四馬爲乘馬四偶數也二四六皆偶位故皆謂之乘馬二之馬取象於震所謂馵足的顙之屬四六取象於坎在下者爲薄蹄在上者爲下首俱非艮馬故班如不能進也上爻獨不言昏媾何也一陰一陽而

相應乃昏媾之象六二上應九五六四下應初九唯上六所應亦陰則非其昏媾矣四志應於初而隔兩陰陰柔不能爲難求而往又何寇焉二欲上應五而爲初剛所制是以遇寇屯如邅如夫二之邅三之吝其不可往也均然三宜見幾而舍二則班如不舍以至蒙難十年者此易之爲書所以詔人吉凶而不詔人以苟爲趨避三爻上爻既爲兩陰非其昏媾舍之可矣二五昏媾之正欲舍之而不可者也則唯以正靜待時而已二至四成坤體故爲女子地道尚靜又處三陰之最下靜乎靜者

也故曰貞不字坤為土土成數十數窮則變二變而互卦亦成震體以剛敵剛初不能復為寇矣震則動故曰十年乃字周易以變者為占凡爻辭有先凶後吉先吉後凶者皆當以變卦說之如十年乃字七日得至于八月有凶之類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

坎為水酒象也中滿者食象也故需于酒食困于酒食皆以坎得象漸六二飲食互卦亦有坎夫沙泥血穴之中常情所畏易於需者也飲食宴衎不思其反能需者鮮矣快意而進失其貞固能無咎乎故中正如九五猶戒之曰貞然後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比

易爻內外亦不定指內卦外卦此比之自內乃謂外卦之五五為羣陰之主二與五應若有王者起而首先翼戴者其志尤親故言內也六四外比之所謂外乃內卦之初四與五最近初去五最遠而四與初應若內臣能外合遠方諸侯以勤王室者初六志歸九五是賢者也四比初以從五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唯六三雖亦從五而為應爻所牽若有異志故傷其比之匪人匪人也後夫也前禽也皆指上六而言比卦大體以四陰附一陽獨上爻一陰自殊於衆偶於國為後歸之象於禽為佚獲之象然為上六設戒則天子當陽不用命者凶為九五垂訓取順舍逆不勤遠略斯盛德之至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

虞翻說履訟初變為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按春秋左傳曰遂幽其妻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管子曰大夫不鄉贄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蓋古刑法囚謂之幽故仲翔云然惠氏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為幽人非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大有

初比於九二有敵剛之患所應又剛非陰陽匹偶是无交也无交所以有害也然而害也匪咎也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夫豈君子之咎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謙

初六居坎體之下自二至四成坎坎為水則曰用涉大川六二處震體之下上六處震體之上三四五互卦為震震為善鳴則曰鳴謙是皆取爻外之象獨九三當坎體之中坎勞卦也而曰勞謙乃取本爻之象其故

以陰爻象在卑位者當因人之尊而謙下之所謂從其長於外也陽爻象在尊位者當自忘其尊躬行謙德所謂行吾敬也此卦之義五陰環而敬一陽一陽虛而納羣陰上下交謙謙道以成

六五豶豕之牙吉 大畜

牙鄭讀為互按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豶豕之互即此互也牿以防牛抵觸互以禁豕放逸與六四童牛之牿文既比偶事亦類從古音牙如吾詩祈父牙與居協騶虞史記作騶牙與互相近篆文形亦相似隸楷之變以互為牙益

易混錯牛人互字徐仙民亦音牙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曰互字或作牙金石傳記若此非一按通卦驗有人侯牙倉姬演步謂太公字子互也以韻讀之知今相傳稱子牙者誤

九四田无禽 恒

恒卦自四至初與師卦自五至二其四畫奇偶正相反此曰田无禽彼曰田有禽語亦正相反禽皆指謂應爻師六五下應九二之陽陽實故言有恒九四下應初六之陰陰虛故言无也姤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亦以應爻虛實為別與此同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 睽

後說之壺鄭君及京馬虞翟諸家皆然說讀為稅虞翻曰說猶置也離為大腹壺之象也唯今王氏注本與上句同作弧字聲似而誤耳周易以變為占上九睽之歸妹也上與三相應三至五互坎坎為豕又為車輪上爻變則成震震為大塗坎豕在其下若負之然上為宗廟故謂之鬼坎車在其下若載之然言一車者就坎數也上體本離離為戈兵有矢之象先張之弧則弧矢為寇也後說之壺則壺矢為樂也已變而成歸妹匪寇也是昏媾矣

且上既變震自三至上互而重之雷雨作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亾也先儒說屯之屯膏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今按歸藏卦名以睽為瞿其繇曰有瞿有觚宵粱為酒尊于兩壺見爾雅疏是則說壺之文亦有因於古

六四往蹇來連 蹇

連於文从車古通以為輦字管子立政曰百工商賈不敢畜連乘車周官輂輦故書作連禮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漢韓勑禮器碑借用胡輦字六四處進退之位往就外卦則成上體之坎坎險也故其行蹇來就內卦則自三

至五互體成離離爲牝牛輦所駕也乃有乘輦安行之象矣凡見險者宜思退故其垂戒如此爻例以外爲往內爲來九三來反象曰內喜之也上六來碩象曰志在內也是其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

黃矢謂五二欲應五三四疑之須解其疑而後得應狐善疑者也故以爲喻自二至四成離體網罟以田蓋取諸離離有三爻故曰田獲三狐巽九四田獲三品亦由互離卦得象云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

按繫辭釋此爻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蓋取損☳☱從泰☷☰來乾之上爻與坤之上爻互易其位故有天地合男女交之象焉三人內卦三爻也動而變謂之行內卦本乾一爻變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與上應以陰從陽是得其友也二人友三則疑夫婦之性也以是推之坤上爻與乾上爻交易而爲咸☱☶乾初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恒☳☴乾上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歸妹☳☱坤上爻與乾初爻交易而爲漸☴☶故漸亦言女歸咸恒有夫婦之道皆取諸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

外卦兌爲羊處兌之初如牽之者此九四之本體也兌爲言下爻變成坎爲耳故曰聞言此九四之變體也九四以陽爻當陰位剛而不純不能堅其志以除去陰邪見一陰之未易決也有攺飾從陰之意居而自守亦旣不安動而有行亦復次且當此之時雖與羣陽同行而志或悔矣故戒以當保其兌體所悔終亡若變而就坎則有聰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能祛其次且之疑聞流言而不信以與剛中之君子相牽同進者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

震來厲象曰乘剛也六五震往來厲象曰危行也二五所乘皆剛爻二震體未就止有初剛五則四與初應兩剛在下故往來皆危然二億喪貝而五轉得无喪有事者初九重陽六二重陰剛柔不敵之甚六五雖陰尚得陽位九四雖剛而位寔陰故四之制五其勢不若初之偪二而五亦藉可自守无所喪也初得乾體乾道用九故稱九陵二履其上故稱躋焉乾爲金玉貨貝之象震卦至二爻而失乾體故以喪貝言之懼而喪其有從而逐之所

喪滋多唯當靜守勿逐待時之變喪者自復二變而爲震之隨互體成離離爲日爲火火數七故曰七日得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

宋人或疑陸是逵字之誤不知古音逵讀馗詩施于中逵與仇合韻韓詩作中馗儀讀俄儀从義聲義从我聲詩柏舟儀與河協菁莪與莪阿協漢蔣君碑文感蓼詩人蓼蓼者儀以儀莪音同故借用不得相爲韻也上九與九三同言陸者漸外卦象鴻之北鄉內卦象鴻之南來艮位東北三爻漸進以上向巽有自北而南之象巽位東南三爻漸進以下應艮有自南而北

之象鴻得陸而止故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也然則三漸陸而凶上漸陸而吉何也夏小正傳曰雁以北方爲居南方之陸非安居也故其占爲夫征焉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六經之義固相通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

鄭君注云須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愚按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旣嫁之女說文解字曰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經義言本宜歸妹而乃以其姊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言之初二爲娣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

上九鳥焚其巢　旅

旅䷷自小過䷽上爻變而來小過有飛鳥之象在上又爲巢象已變成離火故曰鳥焚其巢如渙䷺自坎䷜上爻來則曰渙其血言變去坎血也小畜䷈自需䷄上爻來則曰密雲不雨言變去需上體之坎雨也此亦可備變卦之一義

蓋六位窮而後變故八純卦八交卦各上行至六而變又下行至初而變又上行至六而變三變之後變則復初每卦皆統三卦共成六十有四自乾變者曰夬曰大過曰姤自坤變者曰剝曰頤曰復自天地之交卦變者曰泰萃隨无妄曰否大畜蠱升自坎變者曰渙曰中孚曰節自離變者曰豐曰小過曰旅自水火之交卦變者曰既濟家人漸蹇曰未濟解歸妹睽自震變者曰噬嗑曰晉曰豫自巽變者曰井曰需曰小畜自雷風相薄之卦變者曰恒鼎大有大壯曰益屯比觀自艮變者曰謙曰

明夷曰賁自兌變者曰履曰訟曰困自山澤通氣之卦變者曰損臨師蒙曰咸遯同人革備矣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巽

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甲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即謂六庚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此文王之辭時尚未忌甲子）巽卦所以言庚者周易以變為占蠱䷑之巽䷸止五爻一變故巽五爻辭即承蠱彖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環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丁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

坎為月離為日既濟者日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獨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交易者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即成小過離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即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為馬三四兩陰相為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進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亡離體就而坎五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亡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交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鼓可歌（凡占者遇此以變為言）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為敵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交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三（過剛則亢故凶）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處險中而能變者過柔猶可以无咎）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也至於外卦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為雨又為月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為隱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者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孟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西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其辰在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母牛故言殺牛東鄰据之卦西鄰据本卦凡陰而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鄭君注易恒以爻辰爲說爻辰者初九子初六未九二寅六二酉九三辰六三亥九四午六四丑九五申六五卯上九戌上六巳與八卦納辰之法異

需須也彖傳
鄭君注云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按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僖元年趙氏孟子章句宿留以答之萬章下諸家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是須留亦音秀溜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詁訓皆音義相將卽六書轉注之學自宋以來其傳晦矣

蠱剛上而柔下
凡卦有三陰三陽卽具乾坤之體此蠱爻所以言父母也內卦本乾三陽而分其一陽居上故曰剛上外卦本坤三陰而一陰下來居初故曰柔下父指上九以陽剛居尊亢之地五晝承之有父老退休子代治事之象初六柔伏在內又爲母象九二獨言幹母之蠱者母無外事教令不出閫門唯二處內體最與初比故爾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剝極而復以陽去陰以君子去小人宜乎善矣然猶必以順行乃无疾咎其旨深哉若湘東復正中興功隳北宋諸君子除新法復舊法未幾而章蔡迭乘其後亦日行之未以順而已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男女正位專指二五父母則指九三上九蓋上爻處外卦之最尊父道也三爻處內卦之最尊母道也母不稱慈而統於嚴者凡母之性恒以姑息爲惠鮮能嚴氣正性率其子婦以成父教家俗每由以不謹故此卦獨以陽爻爲母象告之以嗃嗃則

吉戒之以嘻嘻則吝嚴君之義乃取爻辭嗃嗃威
如兩文而言之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

諸卦言君子以者或取其象或法其義此卦當下
剛上險之位而云飲食宴樂者何也記曰豢豕爲
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君子於飲食宴樂之
時恒若有險在前需而後進故能飲食而不溺宴
樂而不淫所以玩占而思戒也本義云事之當需
者无所復爲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殆非君子立教
之旨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蓋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愆在中三爻云災在
外意正相對周易多古文損象懲忿窒欲釋文作
徵繫辭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荀爽本作亞
並省不著心者

則不疑其所行也 文言

古文偏傍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
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他如小畜象傳既雨
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遯象傳嘉遯
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升象傳升
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既濟象傳
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
爲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
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繫辭傳

蓋聞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
五土乘之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
大衍五十然而五十之蓍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
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取其用也此天地
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也股

修四地數也徑隅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
四四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矩之合亦五十焉
句股和而方之合於四十九句股較而方之合於
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行以蓍卦象天道理一
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數非至數也
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前漢五行志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
之八卦是也然則八卦卽河所出圖本有其象因
而重之乃伏羲所作之易耳宋人名五行生成數

爲河圖古未有其說正義云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鄭君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廣森謂羣言淆亂以近古者折之淮南子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爲伏犧重卦之證

上棟下宇

上高也下庳也高其棟下其宇則吐水疾而霤遠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序卦傳

此下韓康伯注有履者禮也四字當是經文混入注耳王氏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釋文云今雜卦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愚謂王所引正序卦也

經學危言卷一終

經學危言卷二

書

克明俊德 堯典

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古人引詩書多斷章取義未可因大學皆自明也一語遂疑漢儒舊說之非大氏聖賢立言之至者皆不相襲而自相合此篇以中庸證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之修身也克明俊德尊賢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姓者百官也此敬大臣體羣臣之事協和萬邦則諸侯無弗懷遠人無弗來而庶民百工之子來不待言矣蓋與九經次序有若合契亾友洪汝登 名榜歙縣人內閣中書 爲愚說之如此

無若丹朱敖 益稷

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即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敖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 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 漆書古文作奡 見說文解字 論語奡盪舟即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舊以爲夏時澆非是禹與舜言得斥天子之弟者古人語質往往有之然依史記此上

有帝曰自取于塗山以下別加禹曰則是乃舜自言非禹語也於義更協以聖如堯以親如象而皆殄厥世故曰予創若時創者傷痛之意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然其損益要亦大同周時奏樂之節見於儀禮者大約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閒次合樂其舞時先後未有明文据孔子閒居云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與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舞入必在下管以後可知也此經戞擊鳴球搏

拊句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爲第一節大戴禮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是周樂章雖改而用器唯磬拊琴瑟則同也下管第二節也周制天子管維清諸侯管新宮古無聞焉鼗鼓合止柷敔爲第三節舞也鼗本所以播之進舞衆至唐凱安舞猶存其制故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正義曰不云鼗而云鼙者廣其類也禮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以導歌鼗以導舞其用相類鼗鼓合於柷敔斯容與聲比矣燕禮記曰若舞則勺故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笙鏞以閒卽所謂笙詩三終歌詩三終相閒者也簫韶九成則大合樂舞而樂告備鄭君注曰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是以此笙卽大射之笙鐘笙磬鏞卽彼庸鐘庸磬鏞庸同字詩庸鼓有斁亦不加金今文儀禮庸爲頌頌古字作額讀若容故與庸通漢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史記作容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如淳曰頌者容也管子國頌亦訓爲容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笙鐘笙磬與笙相應之鐘磬也頌鐘頌磬其聲與歌頌相應者也是故笙鏞以閒謂笙者與歌頌者相閒也可謂笙縣與頌縣相閒也可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非謂湯奪其農時而興師也祇言舍我國之事而與人國事引穡事爲喻者與孟子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同意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訓

梅氏所上古文尚書自朱子卓識始疑其僞近世通儒推暢愈明愚亦嘗反覆誦之多有所疑如此文似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文可稽而宋承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於左氏

文公七年十六年昭公廿二年哀公廿六年諸傳其六卿之目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郎司空宋避武公諱改）曰司冦無所謂冢宰也唯成十五年傳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然次在司冦之下則非上卿執國命者矣（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魯唯三卿亦有太宰之稱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司樂小司樂秋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正不得因其有太有少而遂疑向帶為正卿也）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冦典司五衆鄭君以為殷時制雖推測之辭然其太宰非

貴卿而止為天官之屬頗與宋官有合宋唯無司士耳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是右師統百官卽周天官之職又襄九年宋災傳云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享祀之事二師命之是亦太宗太祝並屬天官之證書有父師少師蓋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師也伊尹以阿衡為官號其卽右師與否固未敢知要不得以周人之冢宰施之殷人耳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咸有一德）

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屋壁多為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易怪為德似是而非

卜稽曰其如台（盤庚）

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為其奈何可見梅氏所上書傳訓為如我所言如我所行

者誤也蔡傳於夏罪其如台解云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於乃曰其如台解云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二條蓋得之今王其如台當解為滅亾伊邇王自處將奈何與紂有命在天之答意乃相應唯卜稽曰其如台太史公未載此文竊聞座主桐城姚大夫說自我王來迄底綏四方皆述民不願遷之言盤庚斅于民以下乃述盤庚之誥誡有特見足破前儒沿誤蔡氏唯誤以篇首卽為盤庚之辭故解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如我何與經意正相反此乃諸不欲遷者謂我先王來宅此河北

重我民生嘗稽之於卜言河水無能如我何也蓋時雖以避河患爲名乃盤庚本意則如漢儒所說商俗奢侈欲徙而改行率儉杜篤曰般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曰居相圮耿不常厥土般庚作誥帥人以苦本篇王肅注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其實河之北泆水患較遠其如台之卜殆實有之非誑語也姚大夫曰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辭也首篇新邑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言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顛木厥根不移卒生由櫱天將永我命于茲廣森謂中篇方云盤庚作唯涉河以民

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則上篇作於未遷之前甚明既遷于殷可云茲新邑未遷但當云彼新邑不當云茲新邑更不當云既爰宅于茲故知上篇新邑決非亳殷大氐此邑遷來亦未久故尚有新邑之稱盤庚承甫遷之後而又謀遷所由咨胥怨也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曰鄭注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今按竹書晚出固弗盡眞然還以漢人舊說證之西京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成湯遷亳已入

前八數內不當後五復連湯計然則去亳居囂爲一遷去囂居相爲二遷去相居耿爲三遷盤庚居殷爲五遷中閒尚缺第四遷殷本紀云仲丁遷于隞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郎耿下歷敘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乃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不言祖乙之時殷已都河北明是耿地猶在河南但自祖乙以後盤庚以前未知何君又有河北一遷耳其果爲南庚遷奄與否則唯竹書有之他無可證祖乙圮于耿不遷至其後王乃遷與鄭說相會要之我王來自是來河北新邑之王

又非祖乙也鄭武公遷于新鄭歷五十餘年莊公猶云吾先君新邑于此若依竹書所紀遷奄至此纔二十二年其稱新邑更宜于今五邦語在未遷殷之前則殷未爲邦五邦者亳也囂也相也耿也河北新邑也

先王不懷厥攸作

宗祀宮室皆先王來居此土時之所作也今天降大虐先王不加庇焉是不懷安其自所作之居矣所以然者先王神靈唯利民是視民當以遷爲利故神亦以遷爲安也殷降大虐即下所云高后丕

乃崇降罪疾蓋疾疫之災歟故此篇反覆推本降災之意以為出自先王高后爾衆不丞同心謀遷以坐待疾虐之降非自鞠自苦而何猶不及今自稽其過自怨自艾乃祖父將斷棄汝不救乃死矣疾其曷有瘳乎亍惟終以汝遷或尚可迓續乃命耳詳玩經意似方際衆不願遷之時而適與天災會遷議乃成若無端而託鬼神窈冥以脅之其誰能信之鮮以不浮于天時句稍難解大氐言及天時亦是疾疫之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此指謂仲丁諸君屢遷之事也蓋契之初封本在

亳殷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是也其後相土之屬遷徙不常至湯乃復歸于亳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仲丁以下輒復屢遷凡一遷都其衆必有隨而遷者亦有留而處者故自今日言之昔我亳民其子孫或在于囂或家于相或流于耿是蕩析離居矣上文云適于山謂亳之景山也古我先王成湯監于前人不常厥居未有善土將思多于前人之功乃擇此景亳而都焉後王不常寧屢遷屢圮以致我民蕩析離居我非樂震動我民也將以為民求所定極唯有復我高祖契與湯之故居庶可一遷不再遷而永地于新邑耳蓋盤庚審知亳土之可久故自湯以前湯以後遷者紛紛然卒無以易亳也其後武丁復以亳朝諸侯有天下而朝歌一遷殷遂以亾乃知盤庚之胥宇卓矣哉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說命

惟甲冑與口異口之不慎或起羞而已甲冑之不慎乃致寇焉是故衣裳干戈皆為我用者也然人君於衣裳不過在笥而已其於干戈必時見而自

省厥躬善則用以伐人不善則人用以戕我躬矣緇衣引兌命語有此鄭注云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似未盡其義

右秉白旄以麾 牧誓

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然則白旄即大白也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而先明急子以白旄為節所謂旌節也武車建之則為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曰伯師節也古文伯帛皆與白通康叔封于衛分以少帛即武王之小白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武節猶言

師節周節以白旄漢節以赤旄武帝時更加黃旄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洪範

爾雅曰康虛也而汝也汝武王也汝當謙其容色虛以受人曰予一人所好唯德有德者則錫福隨之是不協于極之人斯有所勸而進協于皇之極矣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縢

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謂鄭君亦讀丕曰負 正義引鄭注又作不子蓋鄭注尚書用古文說其注書傳書緯等用今文說故兩所引異 隗囂傳庶

無負子之責正用此文白虎通義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見曲禮正義今本無 然則負子之責者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 若爾三王者呼三王而告以下所云也不當與此句牽連生解 公羊解詁云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禮記隱義又云諸侯曰不茲凡負子負茲不茲不子丕子皆同音之轉 弟子籍有秦丕茲家語作丕慈 古音負近丕詩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是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一卜不決再之可也再而吉凶相歧三卜以從其多者可也既再卜習吉矣必無三卜之理愚以爲乃卜三龜者二公與周公各卜一龜也上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陰有請禱之意又不願二公知故弗諾之亦弗違之但言周甚新創王今未可以死而已 不言未可以崩而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文尊者之死辭也若以穆卜爲憂怖先王墠冊祝卽弗憂怖乎小爾雅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傳訓戚爲近實本於此先儒謂梅氏所上孔傳與王肅注大同今檢傳多用小爾雅之義吾家孔叢子僞書也似二十二代猛者從學王肅承肅意而作之肅好小爾雅因援以入焉然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本有小爾雅此

一篇自是古書未可非也 二公遂乃穆卜蓋憂疑之至期於習吉而後敢信是以各卜一龜周公則已於未卜之前請命先王乃就卜以驗其得請與否爲卜之意與二公殊故亦別自卜也二公但見公之卜卒弗知公之禱異日見書所由疑而致問史百執事等對稱公命我勿敢言此追釋卜三龜之時卜史不告二公以冊祝之故耳事定之後公且匵書不禁人見又豈故勅秘其語耶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史記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

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必如此解於之字文義方順昔者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所謂避者其義如此公之所以弗避者武王未受命周室未定成王幼公有盛德設避位而去恐天下之人不若夏人之謳歌啟而若唐人之從舜虞人之從禹是將無以告我先王故留輔沖子以繫天下之望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亦此意也燕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後儒以君奭為復政後作者因在洛誥後故也然成王政又在君奭

後其序乃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君因疑篇次錯亂傳必拘篇次創為成王親政淮奄再叛之說顧周官序首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豈武庚亦滅於親政之年耶足明此等篇皆周公攝政時書而倒在後者蓋名公亦疑周公當避故周公歷言伊尹巫咸諸人以明大臣輔政古有其義而於此復為二公釋之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以靖流言之難居東者避也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詩七月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廣森按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此即避居之事於傳有之詛非佐證傳以辟為法以居東為東征未必合於古文舊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則辟之為避未必非真古文讀也論衡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偃者說之以為成王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為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魯世家雖有奔楚之事而雷風之變則載於周公沒後大氐史記於金縢前半用古文說後半用今文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大誥

正義曰猷訓道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廣森謂莽誥字規句擬可以當是篇之訓詁因可以證今書之誤延洪惟我幼沖人莽曰洪

惟我幼沖孺子据此則延字當上屬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為句蔡傳從之是也弗造哲迪民康莽曰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下予造天役莽亦為遭古遭造字通史記甫刑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云遭天大罪是造有遭訓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莽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賁與奔通詩鶉之奔奔左傳禮記皆作賁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莽曰昌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閉疑比聲之誤于天降威用寧王莽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于語聲用寧王言以安王室也然鄭君注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則以寧王為文王者古有其說誕敢紀其敘莽曰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紀犯形相近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莽曰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蓋古文不是鄙字民獻有十夫莽曰民獻儀九萬夫伏生大傳作民儀有十夫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莽曰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越於也考父也翼敬也諸侯皆曰管蔡之罪在王宗室於成王爲父行所當禮敬不可征伐王害不違卜莽曰帝不違卜此則似有害字者義長不敢替上帝命莽曰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古僭字省唯作晉與替相似故誤爲替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莽曰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釋文畏如字徐音威恩謂徐仙民讀是也皋陶謨天明畏馬本作威洪範威用六極史記作畏二字古通用爾雅曰基始也爾丕克遠省

莽曰爾不克遠省丕當爲不立政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亦古通字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莽曰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上文弼我莽作輔漢又天棐忱辭莽作天輔誠辭此畢字亦作輔未詳按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此亦承上若有疾而言似畢爲去疾之意蓋古時語今不可攷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莽曰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今戾訓罪非是詩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莽誥多出劉歆所爲以上異者蓋古文家也六經唯書外異最甚幾非復三代之舊若割申勸今文博士讀爲厥亂勸小戴又作周田觀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又作來始滑漢書又作七始詠忽鄭本作曶熹平石經僅存般庚鴻範無佚諸篇殘句異字已以百數詳隸釋論衡引梓材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乃卽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也漢以景帝諱啟之字曰開儀禮注今文啟爲開有賢監率亂並形似爲化聲似也化民文理較勝因訛字从化而古讀爲如訛遂轉作爲猶堯典南訛之或作南爲矣魏都賦注引般庚優賢揚歷優卽腹賢卽腎揚卽腸而歷字今屬下句之首其文義之剖判縣絶至於此安得盡如是語尚有西漢遺文足相讐正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酒誥

王若曰漆書古文作成王若曰賈逵衞宏說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故曰成王馬融云俗儒

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廣森按第三義是也呂氏愼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蓋時臣美其德以爲號故周頌皆周公所定乃有成王不敢康之語不顯成康則斷當從毛傳成大功而安之爲正解若因康字偶類於謚便疑非成王時詩酒誥亦有惟助成王德顯之句而宋儒轉以爲武王時書何耶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則成王生有此稱爲不誣矣然則酒誥之首何以獨有成字蓋酒誥梓材與康誥非一時作封康叔在

攝政四年（伏生說）時新邑初基明辟未復周公攝王命作誥故雜以朕其弟等語酒誥則成王涖政之後又特以殷俗酒荒責成康叔非始封時誥也（始封誥止康誥一篇左傳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不舉酒誥梓材也第以所言皆治殷餘民之事故三篇統作一序耳）本當在洛誥之下史氏以其均爲衞事上屬康誥而又嫌年次不明特加成王若曰以別之斯一爲周公代誥一爲成王親誥顯然矣觀夫子繼洛誥致政而序多士乃云周公以王命誥正見前此代王誥之時有直以周公之辭誥者是寡兄朕弟之疑書序已隱爲釋之聖人之文所以簡而能該顧後人未之深思耳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梓材）

此經既與王充所引大殊未必古文全是今文全非然姑就此文說之則傳謂戕敗人者而可以赦宥於義不通凡經傳一簡之中同字異訓者甚多上宥字自當爲赦宥之宥下宥字當爲王啟監爲一句而訓與侑同左傳王饗醴命之宥注曰宥助也言往者殷末之時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可以枉法赦宥（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見紂之虐政率誅其所不當誅而當誅不誅者正多耳）故其民亦見其君行事如此而敢於戕敗人矣今所以望汝助王啟監其治化我民使無復有戕敗人者云

曰無胥戕

曰者康叔曰也自厥亂爲民以上成王訓康叔也無胥戕以下康叔戒成王也首荅王所言之意以爲此戕敗姦宄者亦無須戕虐之也王誠能作法于邦君御事使寡弱莫不嘗德則民長恬養於太平而無所用其誅辟矣自古王監民之法皆若此次陳作室稽田以喻王當竟文武未竟之緒乃正言用懌先王受命以終之君臣交儆有臯禹矢謨之遺焉前人輒將此曰字忽略讀過轉生脫文錯簡之疑何居

王入太室祼（洛誥）

此篇之終一則曰王在新邑再則曰王命作冊三則曰王入太室祼四則曰王命周公後此史氏書法著成王之始親政也前此大封大祀皆周公主之（廣森聞諸座主莊侍郎曰肅雍顯相美周公也虞禮祝辭有哀子某哀顯相意公攝祀之時其告神亦曰孝孫諭孝顯相旦矣）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記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爲還君政於成王宋

儒妄非之而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衆斥爲不足信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并歆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召誥彼篇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幣納於王者也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於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嗚呼此公之所以

聖也當應攝之時而畏嫌不足以爲聖使旣歸政而就藩稱孤涉於不屑北面孺子之迹又將爲後世跋扈之臣口實故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而終古之爲君臣者定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多士

古有訓肆爲大者肆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耳或可訓爲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爲不正故肆伐之也造此二端後賢擇焉予惟率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卽所謂今予惟不爾殺也 論衡引作予惟率夷憐爾同

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度文理概以肆爲故乎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字絶句與直而弗有之有意相似言今遷爾者唯奉順天命朕不自居有其事也爾亦惟安於天命後日無以我爲怨

爾厥有幹有年于玆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有幹有事者謂殷故從仕人也有年謂耇老人也于往也頑民安土重遷爾多士之中其位齒尊者先往玆洛以爲之望則爾小子皆起而從爾遷居矣民不可戶說故責成殷士云然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無逸

鄭君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閒故云久爲小人王肅好與鄭反乃以祖甲爲太甲梅氏所上古文孔傳獨與肅同且爲之說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然唯梅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云然耳若依漢石經作高宗之享國百年固不可得通 杜欽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劉向曰高宗有百年之福劉歆曰武丁據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漢人說皆如是唯史記作五十有五年未知果古今文之異耶抑太史公別有所采耶梅本作五十九則非今非古更不知其

所自且卽以經徵之下言自時厥後立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時厥後者自祖甲以後也若謂太甲以後立王卽無踰十年者則商傳世三十除三宗及受多歷年所其餘二十六王通以十年計之尚遠五百之數而載祀六百左傳灼有明文如何可通耶三統歷商六百二十九祀鬻子云湯二十七世歷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汲郡竹書易緯稽覽圖皆云湯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姑無論祀年等與傳不合信依梅氏書計之卽四百九十六祀亦不能足矣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多方

麗謂民之罹于咎者開卽下云開釋是也言桀爲

虐政不能明民麗罪之情而開釋之輙大降加刑罰也句意與呂刑匪察于獄之麗相同繹下文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而繼之曰愼罰曰殄戮多罪曰開釋無辜則麗字之義可知矣王制曰郵罰麗于事所謂愼厥麗也

不克敬于和

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冪用綌若錫之類左傳或以及爲之臯父之二子杜有此訓姚大夫取以說封父之繁弱謂封父龜及繁弱弓是兩物書則用于用越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義同君

爽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越玉五重 顧命

周書世俘曰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則寶與同此五重疑卽天智玉五也爲足以禦火災故寶之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 康王之誥

賓讀爲擯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故此亦擯者以

其圭幣告王並稱其辭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也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爲賓卽通作擯而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依馬義音擯却之擯此於本經有可證者

以成三德 呂刑

以效古三后之德

惟反

與惟官意反對惟官者同官而相徇也惟反者同官不相協輙故反其輕重也

其罰百鍰

鍰史記從今文作率五經異義曰今夏侯歐陽說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
鍰爲三斤廣森按率卽考工記之鋝實六兩大半
兩也言六兩者舉成數冶氏重三鋝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其字或
爲鐉伏生大傳如此或爲選蕭望之傳市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
選音刷按鄭司農讀刷亦爲率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與率字不同輕重亦異鄭君以鍰亦爲六兩大半
兩偏信今文也許叔重以鋝亦爲十一銖二十五
分之十三偏信古文也說文序曰書稱孔氏今孔傳云六兩
曰鍰則傳古文之書而用今文之訓其僞明矣如

眞古文說大辟罰千鍰才三十斤銅耳漢時唯今
文立于學官故漢律以金代銅西漢二斤八兩見淮南王傳
東漢三斤皆准千率之數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按公羊傳解詁曰黃金一斤若今萬錢漢錢重五銖萬錢共重百三十斤是金三斤直銅三百九十斤故言相依附唐律
復贖銅死罪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據舜典疏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輕於今文之千率而重於古文之
千鍰多矣然銅賤則罰宜多銅貴則罰宜少固不
得百王一致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與渝通春秋經鄭人來輸平詛楚文曰變輸盟
剌其義皆爲渝成者有司讞獄于上上從而定之
也渝者反其案也有所成而人罔弗孚有所輸而
人亦罔弗孚是出入各當其情矣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序

殷本紀曰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
咸艾作太戊似別有太戊一篇今序無之漢張霸
造僞書百兩篇王充謂其按序而作則古序本有
百兩篇故書說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

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
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
篇爲中候今序適足百篇相承脫其二矣其二者
一卽太戊一疑揜誥也出書大傳墨子引書有術令相年大明禽艾武觀總德諸篇蓋刪書所不錄今其名雖無而其文則梅氏皆竊取之矣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按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
出於此篇梅氏古文但摭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
恐未足以當之漢律歷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
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獸事相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讀武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

當武成耳孔壁中眞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謨十三咎繇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般庚二十七至二十九高宗彤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大誓三十三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陸謂太始中非也然其云大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止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而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白魚躍舟前歌後舞等語伏生書大傳已具載之李顒作尚書集注於今文太誓內多引孔安國語此乃眞孔傳子國親見壁中古文者而於民間所獻太誓亦併爲作傳司馬子長從子國問古文尚書說亦取而載之周本紀未可斥其僞也牧誓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名誥四十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二一云冏命粊誓五十三呂刑五十四文侯之命五十五秦誓五十六序五十七其九共九篇同卷般庚三篇同卷康王之誥與顧

命同卷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劉歆三統歷在建武前故及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耶伐商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卽世俘亦姬氏之遺文也三統歷推是年閏二月蓋歆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古法歸餘於終魯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本紀書閏月恆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廣森受說于子竹丁陳子以爲一月者

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時猶因商正（詩大明正義曰鄭注尚書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三月為四月故武成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殷之正月斗柄建丑其月朔猶接冬至之氣故日月得合辰於星紀之末與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為丑月之證彼上文云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在箕斗之間也故今文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見大傳）言師先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

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後複亂今校以太誓武成之文著譜左方庶有益于覽稽

殷一月　周二月

辛卯朔

壬辰二日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癸巳三日　武成曰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丙午十六日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

戊午廿八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殷二月　周三月

庚申朔

癸亥四日　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甲子五日　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丁卯八日　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九日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壬申十三日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至告以馘俘

辛巳廿二日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廿五日　世俘曰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三統歷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謁告也祭神而告伐殷于牧野之事也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此十一字據世俘增按崇禹生開似夏詩歌之名崇蓋崇伯也開即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周所以舞夏樂者與周俱文也愚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皆夏樂

顨軒孔氏所著書四十七

經學卮言卷二終

經學卮言卷三

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慎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竊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斿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斿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遨二遊二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遨遊二句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晉人作頓首頓首亦頓下首下各疊之）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抑或鄘風委委佗佗別本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為對文鄭風曰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

平王之孫

啇世雖無議行優劣制謚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謚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尊其考為文王猶是倣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為定謚故臨文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寧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誥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方將萬舞 邶鄘衛

箋萬舞干舞也明監本誤作干羽以本疏校之可見又閟宮箋亦有萬舞干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為武舞矣且即此詩證之萬正當為武舞故以有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舞彼美人兮文武咸宜是宜為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人意

謂可以承事王者云周室西京國語稱周書爲西方之書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託興焉淇水之在衛者也泉雖異歸乎流而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會泉水之不若茲之永歎矣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烏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

詩可以觀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按詩詠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六之又不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次多有倒亂未可以在芄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鄭在衛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協也必欲舉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

聊樂我員鄭

毛詩古文員皆作云見於商頌箋後世以隸寫者

錯出不一於是此詩員字釋文云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則又云本或作員愚謂聊樂我員與昏姻孔云之云正是一義左傳引彼詩而說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序以出其東門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辭彼有女如雲皆出城奔離者也幸我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猶得圓聚聊相樂耳雖有美女何暇思存乎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

蠅聲後於雞鳴者也而以爲夙興之詞寔未可通

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彼詩云不夙則莫盡
此詩之旨矣首章刺其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之
鳴不敢怠退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
次章則又以莫爲夙也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
光耳於是卒思得如古賢妃者以爲其君助蓋賢
妃侍于君寢君之愛之也若曰蟲飛薨薨猶甘與
子同夢也妃則曰會且歸矣君其以時聽政無俾
或憎予及子焉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

有紞紞下乃綴玉象之等令素卽象瑱則不當復
出瓊華素青黃皆謂其紞之色尚之者瑱耳毛以
素爲士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
之士喪禮瑱用白纊是士以素也大戴記冕而前
旒黈紞塞耳玉篇云黈黃色是國君以黃也國語曰王
后親織玄紞紞垂瑱之條也然則天子充耳以玄歟此詩三章與服見自君
下逹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壻之俟其婦
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

展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
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侈其善射殆作於舅
甥相從狩郜之時歟

園有桃其實之殺　魏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
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
其實之殺國有民得其力是善會不能用其民之
意者箋云魏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
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
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

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苟
焉大國滅之將亾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園他人
是殺我可得食乎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
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
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
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巳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
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
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

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齋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韣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齋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齋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

越以鬷邁 陳

傳鬷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按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蓋鬷與緵同西京雜記曰五絲爲䋣倍䋣爲升倍升爲紋倍紋爲紀倍紀爲緵然則鬷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十五升十五升者十五鬷也此與倍䋣之升名同實異鄭君喪服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廣森謂宗卽緵音同從省作其疏者有十升布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有七升布國語曰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漢時或謂之十緵布七緵布王莽傳自公卿已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史記景帝後二年爲歲不登令徒隸衣七緵布召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總又緵字之轉

將母來諗 小雅

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春秋譏之周制固有父在而子爲大夫者蓋不逮事父者多矣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而申之曰將母來諗從其多者言之也若云人之思恆思親者雖曰原情無乃傷教乎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六句全襲召南非無意也出車本追述文王時事故其敘室家望遠之情卽述文王時詩以實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曰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宋元說經者唯逐文便乃小學詁訓之所以就湮也

南陔

正雅廿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

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朱子所據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卅卷廿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抑邶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耶尋邶鄘衛之分最無義理似出漢時經師所爲直以柏舟有二嫌於無別故冠邶柏舟鄘柏舟以名之而鄘柏舟以下適有二十篇遂以十篇爲鄘十篇爲衛猶雅頌分什之意耳左傳曰爲之歌邶鄘衛又衛北宮文子引其本國之風而以威儀棣棣爲衛詩則古經確合三國爲一藉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卽今之小序豈撰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吾恐梅賾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令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序卽是孔安國書序者矣

其祁孔有

箋祁當作麇按鄭君破字非盡以意改如唐風之朱紨本於魯詩陳風之瘵飢本於韓詩餘蓋多有所出但今不可考見耳爾雅疏引此經正作其麇孔有似亦三家詩有作麇字者而箋讀從之宋初唯得見韓詩然邢疏多勦襲前人唐以前則齊魯並在也釋詁郭之爲大注㤅所出疏乃引韓詩以證之而郭每云義通見詩者則又兼涉三家故多毛詩所未見鄭注儀禮論語皆參取古今文不專守一家其於詩亦然君子好逑鄭本作仇箋云怨耦曰仇萬民靡不承鄭本作萬民是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愚按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可見鄭本正作是字故與不顯不承同解若作靡字無爲轉以不承爲承矣好是稼穡鄭本作家嗇箋云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之人此鄭本二字無禾傍故如此解非破字也下章稼穡卒痒箋乃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此條釋文尤足證明靡有不孝鄭本孝作傚箋云國人無不法傚之者今緣傳箋集合率皆牽鄭就毛由是鄭本異字難盡別矣亦偶有牽毛以就鄭者願言則疐傳云疐跲也明與狼疐其尾同字箋乃云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前儒欲依鄭作嚏遂併附會傳之跲字當爲欬非是鄭君先學齊魯韓詩晚乃爲毛詩箋故不純同毛公皇矣四國以爲密阮徂共生民履帝武敏以爲履大人迹並魯義也五經異義曰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三代世表末有張夫子問褚先生稷契感生之事按儒林傳褚少孫治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前漢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又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按齊詩四始五際略見於氾歷樞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際者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者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愚謂

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蔟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周十月斗建于酉朔又直卯幽王本嗣位于卯孟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凶其咎尤甚故卒致東遷改政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卒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朞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元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亾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寔惟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垂憲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

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謂爾遷于王都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第與毛同又以三耕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煽方處魯詩豔作閻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箋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廣森謂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于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共和史記以爲周召共和行政竹書紀年以爲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雖汲郡古文未可盡信然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則紀年此條爲有據者大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此篇大旨與桑柔略相似周宗既滅猶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天子怨及朋友猶彼

言進退維谷矣

壹醉日富

壹義若記壹食之人壹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

旅力方剛

傳云旅衆也典引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章懷太子注旅陳也似較毛義爲勝旅力猶論語言陳力也大雅靡有旅力言無有肯陳力者也古字旅臚音訓並同故周官旅擯先鄭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漢書大夫臚岱郎旅於太山也儀禮注曰古文旅作臚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首二句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不耕大田廢矣黍稷不生生茨刺矣詩人見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時此田何爲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爲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歲取十千

箋上地穀畝一鍾按古量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鍾小爾雅曰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

缶二謂之鍾則漢時以八斛爲鍾量名變亂由於陳氏漸治至漢復與陳量有殊互詳左傳管子山權數曰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八石者鄭所謂一鍾也畝收一鍾爲價一金故漢書言豐鄗之閒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得與此箋相會十六兩爲金二十兩爲鎰乘馬篇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以相推校每粟一石金二兩布十疋其值參相等疋即兩也又治國篇曰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束十疋也言隔歲糶之得倍新穀之值然則春糶乃得鎰一金旋收旋糴者半之然石值金一兩矣古者重農粟布貴而金賤略可見於此

攸介攸止

箋曰介舍也按廬舍作於田畔是井之畍也鄭意蓋以介與畍通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鄭讀爲饟既言饁復言饟詞旨似複王氏注云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方言饁食忽言除萊文次不倫蘇氏傳云攘取也凡攘羊攘雞竊取者乃言攘耳施於此尤非宜東原戴丈以爲農人攘其左右手之袂而取食似較三說皆勝愚又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古讓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盡變者漢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攘說文解字攘推也分別字義當是讓容从手讓詞从言今文混合爲一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籩豆乾餱動有吝色豈唯其俗實薄抑亦已之不飫何以推人故觀乎田野而太平之盛富教之兼至可以想矣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曰蹈動也靖治也按動者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恆也惟王喜怒不恆故前者嘗使予治某事矣

後復窮極我使不得竟其施又甚則罪我放我焉末二句正證明上帝甚蹈之事箋解尚小疏然其以左傳行子南轉注次章遒之爲行行之爲放甚確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篇似東遷以後之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同義彼都人士者据東都而斥西都也周之初東自必有以攘犬戎復舊京望於平王者是詩卽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獻所作故得附諸

變雅王風僅繫於一國亦曰漸陵遲所致未必宅洛伊始頓無一篇是雅也孟子詩亾併不當作雅亾解陳靈公以後無風王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亾耳云詩亾然後春秋作自是據作春秋時不謂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霸者之迹興美刺之義亾故褒貶之義作若以東周之詩不當在白華刺幽王之前則朱子亦嘗以黍苗爲宣王時詩乃在諸刺幽王者之後矣且此章獨毛有之二家則無可見漢初經師於都人士詩本有遺錯尤難孤據毛所次第爲定

常服黼冔　大雅

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稱侯氏載龍旂弧韣

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旂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大常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寵異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王者之後稱公毛云殷侯者通言耳其實祿父所封是公周書王會曰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是也多方維爾殷侯尹民則通誥殷遺諸侯及其卿尹庶民侯也尹也民也乃三等之人舊以爲殷諸侯之尹正民者固非誠遂以殷侯爲斥祿父亦未是六月載是常服傳卽云日月爲常彼戎車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益無疑矣

使不挾四方

傳曰挾達也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無貳爾心

矢于牧野矢誓也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誓詞以爲詩魯人又復述之於頌令說者轉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夫武王舉大事豫之者素審之者決矣豈至牧野交刃而或貳其心哉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氣且訓無爲毋矣

薪之槱之

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按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雨師畢也此薪槱卽槱燎之祭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或說以爲星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小宗伯四類注云兆雨師于北郊然則先郊而後伐者是北郊類祭歟

周王于邁

漢儒謂文王生已稱王宋儒非之遂併疑史記西伯崩卽謚文王之誤愚謂文王受命爲西伯改稱受命元年此於經有徵者也其稱王與否則無可徵若沒而謚王未爲僭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可見文王之有王號前此矣殷本紀歷世皆謂之帝某經傳亦有帝乙帝甲蓋商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魯人請命乎周而作頌將上其辭於王之樂官故每謹其爵焉示雖僭而不忘臣禮）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曰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耶（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出車篇稱王者文王也稱天子者紂也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告之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也然彼似非南仲之時已有王稱特周公作小雅追敘之耳　或謂湯誓牧誓之王王曰皆史氏追書者此則大謬武王得白魚而正王號見於晚出大誓今全篇已湮無從決其眞僞但以理論之聖人既審知天命之興廢卽正大號以討獨夫必無所矯飾於其迹若猶稱西伯謂非紂之爵命可乎既守其爵命卽紂猶有君道愚謂以周王伐殷王則可以西伯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跋扈也（鄭義）歆羨覬覦也岸如犴岸犴獄之岸謂蒙難于羑里也獄也而謂之登臣子辭也（猶後史以帝虜爲幸爲狩）將言伐密伐崇嫌於不臣之迹故首明之曰文王無敢有跋扈也無敢有覬覦也蓋先是嘗就紂之囚而猶不貳矣然此自文王之臣志乃必託諸帝謂者則又以見武王之事豈畔援歆羨哉不取亦天命取亦天命云爾雅頌多陳天命於服事殷之節稍略後世無文之德而妄擬文之迹者遂幾有以藉口出車一篇述文王尊殷天子之命者至矣古說又爲近儒所奪廣森是以三復此章而惜周公之微言未有能表明之者也

是致是附

子魚之言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唯始者未能絕而滅之故曰致之而已使之附而已致之而不至附之而不附是不能已於復伐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道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廣森按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玉藻弗身踐也鄭讀爲翦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

篤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箋以公尸爲天地社稷等尸斷不可從且天者穹虛之氣烏可以人象之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古者立尸必以孫有虞氏郊嚳丹朱於嚳爲孫然則郊之有尸配者之尸耳故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以董伯爲姒姓許叔重引魯郊祀祝延帝尸蓋郊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稱其尸爲帝尸也

永錫爾類

國語叔向稱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廣森聞之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傳云浮浮衆彊貌水有弱水則江漢之奔疾洶猛得以彊言明矣滔滔廣大貌按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以爲轉寫交誤特拈而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周頌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君樂記注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考工記言世室明堂異名同實文武之廟

皆如明堂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周之正朔自文王廟頒之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下經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二祧爲五室九階四戶八牖之制不與他廟同逸書作雒謂之宗宮考宮文宮周之宗也武宮成之考也記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功德不毀之名通言之爾宗祀明堂實卽祀文王

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禴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烝於玄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帝之位所謂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愚深避漢儒五天帝卽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魯頌

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按韓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

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帝立子生商　商頌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見左氏哀九年）詩稱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候曰堯封稷契咎繇賜姓號禹貢於庶土交正之後卽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爲天箋詩亦云古帝天帝也按湯有天下自是天命不得更言何帝命之則天之稱古施於此爲確其典謨稽古似當以夏史追記之詞爲安然鄭於彼亦非創解蓋古文師說如是故張平子西京賦云聖上同天卽用書稽古之語也初學讀其賦而昧其義者多矣）

爾雅

落　釋詁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氐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

闢邪孔氏所著書四十八

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訓之者頗爲允當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它華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字必有意義類如此

幠厖有也

小雅民雖靡膴王子雍注讀爲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愚謂膴既可與幠通則盍引此幠有也以詁之毛公說國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正義申之曰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例下句則王注雅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

為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殽設辭相類

般格

注束曰屆此本方言曰般宋語也郭蓋以般為屆孫炎云般古屆字司馬相如大人賦㻊以般路徐廣亦音介然般之與屆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子公反為是般格連文即商頌所謂騣假無言者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 詩釋文假鄭音格至也

都繇於也

注書曰臯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按卜繇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強鑿都繇皆發語歎辭繇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是也漆書作大誥繇爾邦多古文繇猷通故爾雅亦作繇字即卜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也顧未可就以繇辭當都於之訓耳 猶即猷字从犬左右易耳孟子猶皆用由漢書由皆用繇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蓋指彼文

蠠沒

注曰猶黽勉按詩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彼勿字當讀從卹勿之勿即與此蠠沒同

翦篲勤也

仁和翟灝曰魯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為斷後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釋則詩言翦商猶書武成篇言王季其勤王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也廣森按閟宮毛傳曰翦齊也此翦篲釋文云本又作彗大戴禮稱黃帝幼而彗齊然則翦彗猶彗齊之意

育

虞書冑子傳云冑長也漆書古文作育子 見說文解字 育義亦為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

縱縮亂也

注縱放掔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為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詁

濬深測也 釋言

考工記漆欲測測當訓深

室中謂之時 釋宮

時讀為峙躇之峙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按律管當入釋樂不當與罟罠罶罬等連文唐高郢有律筒賦曰碧鮮之竹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据此則律亦捕鳥器也集韻有篳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正月爲陬 釋天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攝提星恆在北斗之首言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

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聚與陬同謂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朔而子時冬至也若畢陬爲甲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寧有甲寅月乎 夏歷甲寅年正月必建丙寅推歷元冬至則用前年天正甲子月也又按四分歷改名太初元年焉丁丑 小雅日月方除箋曰四月爲除 今爾雅作余鄭君所讀本異 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除明除者周正四月卽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玄月韋昭注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是亦据周正言之但鄭於歲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之說則與小明箋自相戾宋人因之又有分正陽之月爲正月陽月者錯中生錯矣

祭星曰布

郭云布散祭于地据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法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云司命傍布也 蓋祭司命而以羿配羿雖無德然太康有自取失邦之咎觀武王賢臣作箴猶曰在帝夷羿不黙其帝號則謂羿死而爲神或未必誣矣 又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按司命文昌宮星也然則祭星傍有縣布故謂之布不獨文昌爲然司巫祭祀共道

布杜子春說新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卽繫著神傍之布歟封禪書稱雍有諸布之廟蓋祀諸星者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釋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詩曰駉駉牧馬 顏氏家訓云駉駉牧馬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 在坰之野然則坰牧皆在遠郊之內

此郊外蓋近郊外也令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曰坰又其外十里遠於遠郊之境

茢薽豕首 釋草

按茢薽可以染藍故一名蝦蟆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茅蒐槖蘆豕首紫茢之屬

猋藨芀葦醜芀葭華

舊失其讀此當於葦醜絶之猋藨芀三名皆葦類也芀者葭之華也卽今蘆花也

櫬梧樸枹者謂櫬朶薪朶薪卽薪 釋木

舊亦失其讀櫬一名梧梧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櫬也朶猶薪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朶薪者卽可單稱薪也疊互相訓釋詁多此例朶薪卽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朶之薪春秋傳曰薪朶者也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此朶薪乃單稱薪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朶析薪也薪亦析薪也凡析薪謂之朶薪又卽可謂之薪薪

皇黃鳥 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焉此注亦以爲黃雛鵹太相複重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卽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騋牝驪牡玄 釋畜

郭以牝爲騋牡爲驪而玄别逗下駒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如此今撿鄭注周官庾人又引作騋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是叔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騋牝三千若騋卽是牝何勞兩言彼傳云騋馬與牝馬也又必知牝牡字當互易者以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騋之牡者玄乃騋之牝者矣

經學巵言卷三終

經學巵言卷四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為政

饌鄭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籑皆作餕（今本作籑隸省）据說文饌即籑或字儀禮以籑爲餕論語以饌爲餕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温故也然教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丈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

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釋文亦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吕氏審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郎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硋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故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八佾

栗篆文作㮚从卤古文作𣡌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局本西字也）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同也不改其樂 雍也

呂氏愼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卽宋人所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者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通周官旅師而用之左傳見仲而何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三朝記在家撫官而國並以而爲如此而有亦讀爲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之如同儀禮多以若爲或唯此篇言如如若一耳如猶或也而亦或也言有祝鮀之佞或有宋朝之美乃免於今之世不然則難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秦誓孔傳束脩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今按本注正言奉脯脩爲禮不如書疏所說或唐人別見子國舊解而集解非引孔曰今本傳寫誤鄭君云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魯讀誨爲悔今從古挍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蓋並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飭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自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旣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束脩一犬穀梁傳束脩之問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臟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臟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褁糧之意也又束脩之別一解

古之賢人也

公羊解詁引此文徐彥釋曰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是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

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鄭則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意亦同此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尚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子罕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廣森以爲是宋太宰列子有商太

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卽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為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太宰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當別為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

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閒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枘鑿不可通也集註本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為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鄉黨

周禮諸侯相為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卽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

復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尋復字之義此為是也顧上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未協鄭君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下卿位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視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

享禮

禮與享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據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若雜記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之類不必備引）況皮弁為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

積也蓋魯既不告朔于太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獵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玉藻此節鄭注義是王肅改竄家語以自實其與鄭異之說不可為所惑）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也（皮弁等在冠弁之上不視朔則禮不盛故服亦不充）推記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朝而朝服常也不必言也吉月而皮弁服亦常也不必言也唯吉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為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為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教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為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是共與拱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揜亦執取之意（或可揜雉即拱雉之誤篆文共弇形相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為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蓋言三家）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韓非子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按二書並有此事而各得諸傳聞困學記聞載呂說今併記韓說以廣其異

奪伯氏駢邑三百　憲問

子國曰管仲奪之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邑者卽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郱也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郱邑應劭曰伯氏邑也凡土地字从邑多後人所加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于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注以爲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冕弁之弁篆體作㝸隸變作弁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按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云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韋注小誤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衞靈公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取强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

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誑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旣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季氏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

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歟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周有八士 微子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般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歟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子張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按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經學卮言卷四終

經學卮言卷五

孟子

以遏徂莒　梁惠王

按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从呂郎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為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莒皆為國名遏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曰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為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榭故儀禮鄉射為諸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榭豫並音序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人皆謂我毀明堂

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按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

使虞敦匠事　公孫丑

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云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大氐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

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椁似殷正始定棺椁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滕文公

均是田也糞之則其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獲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彊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壓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與音歟絕句

兄戴蓋祿萬鍾

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祗是乘軒愚按蓋旣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離婁

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朱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旣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卒於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臣卿

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毁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墻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今按吕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旁覽未及不韋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据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

中又未可定

殺三苗于三危

今尚書竄三苗漆書古文作𥨊(見說文解字)𥨊殺卽𥨊字相似而誤流放𥨊殛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爲𥨊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古本元作𥨊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𥨊𥨊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集註亦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

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
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謚逼
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別詳後卷）今据稱貞子
即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
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羇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而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
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
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
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

母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
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
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
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公十四年）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
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
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
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
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
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
三十五歲以前皆居於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

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
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
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
閒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
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
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寔卒於昭二
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己無
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
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
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

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
年歟（莊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尚未仕於魯容有之沛之事但南華多寓言不必据爲實蹟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
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
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
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
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
家云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
之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月餘

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即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為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閒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遽伯玉家焉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即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

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齎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為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之語寔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前云蔡遷于吳後云蔡遷于州來即是一事若將中間橫出過蒲在衛等事移著於前則於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句下直接是歲魯哀公三年句文順事從矣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

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反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名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名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為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閒也為是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為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

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孔子亦獵較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告子）

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朱子則嫌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馬上似少一白字故不取舊注愚謂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其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王充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非由外鑠我也

爾雅曰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集註泛言成熟之期非也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豈謂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按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鈞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被袗衣鼓琴 盡心

袗并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愚讀長笛賦曰閒介無蹊似古讀有以介字絕句者閒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迹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

經學卮言卷五十

經學卮言卷六

春秋左氏傳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補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褁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晏子曰介胄坐陳不席而大武舞亂皆坐亦所以象軍列也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莊公三十二年

次喪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魯大夫氏也古者外朝有卿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遂世其處故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寔肇於此哀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觀門之外因大夫之署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 襄卅一年 敬王卽位館

于子旅氏昭廿二年其事並同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
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
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歟詩適子之館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不殯于廟僖公八年
按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
廟殷禮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
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有王禮嫌純與天子同故周
尚騂牲魯尚白牡周春祠而夏禴魯春礿而夏禘
周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

此之類皆從殷也魯多殷制故春秋內魯因託變文從質之義定元年
經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
曰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計癸亥至戊辰六
日諸侯五日而殯蓋殯之明日而即位也正棺者
殯也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注云殯之明日周人殯于西階之
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法可知
何休以爲喪自外來象小斂儐于堂故正棺楹閒小斂三日事也何待戊辰乎且既夕禮
遷于祖亦正棺兩楹之閒則殷殯楹閒者正以其
在廟中故耳神主在室柩須向之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二十四年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
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
叔次康叔次冄季成即郕冄即聃今以傳文校之蔡郕霍
並周公之兄且十人當數毛叔無曹叔定四年傳
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
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下文別云曹爲伯甸則曹不
在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郕霍毛是也
曹滕皆叔唯聃稱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
嫡子故先列之

請隧二十五年
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今按國語襄王距
其請隧之辭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
焉是並以建國制地爲言與葬禮不類韋昭注隧
六遂也其義爲長蓋天子六鄉鄉各一軍以爲戰
士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
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
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隧與遂通襄
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並以隧為鄉遂字宋魯皆有王禮故唯二國有遂
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三十一年
成王封衞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
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朕其弟為
周公語引經斷經羣訟可息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三十三年
注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
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
主謂新作之主即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俱時祭
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

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即彼犆礿也言春
礿恒特事于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
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就
据有祫時逼略言之耳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云一有一無曰有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古訓皆為或經有
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譏之此春秋之新義後儒乃以吉禘為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諦昭穆之禘藉寔審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宫皆
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王制固為正法即左傳亦道其正例王魯祭則有建辰之月而烝建丑之月而禘者失禮躋祀不可執究

曰夫已氏文十四年
蓋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為己杜
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
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為君而公
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為
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
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鑄鼎象物宣公三年
嘗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
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

為其理之通也審應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
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竊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注云未聞竊一作窮恃
君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似取子午對肖
凡言鼎象者五識之以備博聞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十二年
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毛詩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以崇猶言以終也舊注未協陳澔改讀以崇天子更誤武詩六終當與
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賚三成而南也桓
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遡南國之
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治也六章
蓋今頌存其五焉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則其爲武樂無疑而以篇名篇位推之般亦近是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君注宿夜武曲
名皇侃以爲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
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即武之二成象滅
商時事者歟

投袂而起 十四年

呂氏恃君覽曰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
先假道還反華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鄙我義如鄙啚之鄙
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
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
然則投袂者投其所削之袂也削裁也此傳文未備
杜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矣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
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
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
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
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
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尚小疎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
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
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爲升
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强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

越有拊磬而無鐘鼓既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
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
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
樂欲以相傲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九年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日曰字相似唯曰上
小缺以別之轉寫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
出音若詩曰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呂刑由慰
日勤人實反一音曰且有疑混兩存者矣

請以桑林 十年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蓋桑林者雩舞也周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君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下文舞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二十一年）

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愚謂此公姑姊卽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

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稱姬氏可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君姬氏（見宣二年傳）

唯卿備百邑（二十七年）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井之邑言之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易邑人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今按大夫一成卿四

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五成次國之卿地四成（衞本次國）小國之卿地三成歟（有地三成廟事二世與天子元士同降於成國之卿優於士何氏公羊解詁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者是也）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三十年）

注曰亥字二畫在上幷三六爲身如筭之六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𝍥𝍦𝍧𝍨或爲𝍮𝍯𝍰𝍱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卽其遺象（晉侯發八難云請借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丁之七𝍦之八𝍧之故用四箸而足）

篆文亥爲𢁘其乚與上相似丿與丅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𠃍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𢁘與豕同意（見說文解字）故子夏讀晉史以三豕爲己亥之誤（𢁘豕是己亥三豕是三豕）史趙晉人而稱𢁘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浮夸潤色傳或有焉

其敢愛豐氏之祧（昭公元年）

注云祧遠祖廟按公孫段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廟祧者始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爲始祖故稱祧焉始祖廟所以名祧者緣遷主必藏于始祖廟祧之言超也唯周人遷穆主于文王廟遷昭主于武王廟因以文武爲二祧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注云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愚謂離麗也麗猶兩也於易明兩作爲離冠禮儷皮古文作離皮兩鹿皮也曲禮曰離坐離立謂兩人坐兩人立漢律曰離載下帷謂兩人共載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罝離故二執戈者稱離衛其義如此

徵爲五聲

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依月令爲說然於五行生尅之法都不得合鶡冠子則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角之言錄也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禮記貫于綠中鄭君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四皓角里先生荀氏漢紀作祿里是古音角皆與錄綠祿同讀）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据彼文唯宮音土商音金與月令同耳角水音也徵木音也羽火音也若然宮商角徵羽正土金水木火相生之序而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乃相變而得其所尅二者次第並有意義長於月令矣昔揚子雲嘗恨不及呂不韋時車載其金頁有以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三年）

注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云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愚謂如此直加豆一耳於三量皆登之義未協管子輕重丁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鏂區也）率釜大於區五倍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乎管子後人所綴述非出夷吾自爲故得有陳氏新量錯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也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懿伯郈惠伯之父仲孫它也此注又云

惠伯之叔父緣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此杜既以它爲懿伯又以爲子服椒之叔父豈惠伯竟以叔父字爲氏乎其誤可知鄭注彼文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則叔父之稱乃生於叔弓無關於惠伯矣按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公又娶楚女項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

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記有之傳則無杜氏乃强爲牽會此治經無家法之蔽也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之解爲允因值叔父諱日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自稱其父而乃云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誥康叔不稱文王爲王考而言乃顯考也吾鄉俗親族相與語猶然至記注既不以叔父爲惠伯呼懿伯之辭則今本亦有叔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或原注直作惠伯之父無叔字抑或原作惠伯椒之父則校者寘乙更屬有因試思鄭若亦作惠伯之叔父解者是敬叔於昭穆云云贅而無當矣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九年

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言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庚制甲午破

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古人名字多一定相配六旬之吉庚午爲上是以名庚者字午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十年

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爾雅曰倍文謂之端倍端謂之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百兩二十束也禮卿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

壬申復斾之十三年

舒斾曰斾猶置尊曰尊設席曰席詩云胡不斾斾

葢言㫛其㫛也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二十年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
尚寛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君荅云康誥之時周
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寛以安天下廣森謂
傳稱康叔封於衞啓以商政故康誥一則言殷罰
有倫再則言罰蔽殷彝葢犯罪同坐商法無之文
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
商爵名從周康誥有劓刵人周五刑無刵所謂商
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
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見呂氏孝行覽刑謂死刑也 周官殺
罪五百三代之律由簡而繁由輕而重其大略可
覩已 漢律大辟四百九條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二十九年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
足服注鼓量名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
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
器量之哉愚按鐵雖非以量計然鼓實兼衡量之
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

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
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㑹
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名亾之道又此姦法本出范
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
亾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亾也猶言亾之易
也音難易之易
緐氏 定公四年
釋文緐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
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森按番維
司徒韓詩作緐則番氏卽緐氏陸於此從婆音得
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緐與皮通儀禮皮樹或爲
緐豎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師古曰
卽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者也皮古亦步何
反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魯國蕃縣本音方袁反白褒云陳子游爲魯
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謂改音步何反後
人遂讀入支韻誤甚 愚嘗就唐韻以攷古音遞轉之法大氏東江與侯虞相配冬與幽蕭相配侵覃與宵肴相配蒸登與之咍相配庚陽與魚模相配耕青與支佳相配眞文先䰟痕與脂微齊皆灰相配元寒山仙與歌戈麻相配舉此一部言之如㴱風在方之原可與婆協大雅

時維姜嫄可與何協齊語言獻如莎陳朱之閒言桓如和說文解字槃从般聲鼉从單聲而寒桓歌戈諸韻偏傍互見者固不獨綮番兩字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七年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今此左氏經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哀公七年

墨子言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胜中行染于籍秦高彊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舉與死皆未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夢

嗚呼哀哉尼父 十六年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謚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行優劣爲謚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 謂易之帝乙 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

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謚 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爲帝某甲一生號一死號似複而非複也 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癉之大柄唯天子得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謚於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謚其始猶配字爲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卒以謚冠子矣唯宋大夫孔父穀梁說字謚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於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謚之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宋卿無謚表見而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說生華父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以及魚氏蕩氏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某父者悉以字謚者也凡微宋君雖請謚于周而

於其國中自秉殷禮穀梁從鄭之言益可信矣他國大夫如衞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亦東周之初猶守禮教以字爲謚者又按少牢饋食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若大夫應以謚冠子豈於祭而不稱謚乎鄭見少牢如此故於特牲某子決知爲伯子仲子而非謚也聘禮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與其文者某甫卽字謚也容未賜字謚則亦但如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祖稱甫考稱子互舉以見例耳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鄭君駁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出公之祏謂此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族故曰三世則昭穆同祀不廟既毁乃別爲祏祀其所自出孔氏姞姓悝之鼎銘稱曰叔舅當是自他國來仕於衞者未知其先本出何公也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都宗人注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而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但謂不敢以爲太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不敢與私廟齒蓋都家之廟若漢時原廟雖國滅家絕而廟自不毁故仍謂之公廟至三家直以桓公爲祖而不復祖牙友之等乃所謂大夫祖諸侯者故曰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不然魯鄭之設周廟舊矣而得言始三桓乎哉

廣森猶記幼讀傳至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輒疑作城曰城作郭曰郭經之郭公未必公非邑名而與城中丘等同例稍長究心於唐以前箋疏乃治經貴有家法向之鑿空臆說如此類者悉痛自刷汰而於春秋壹守公羊師說左氏於經豈無舊學已爲杜征南所汩故嘗議略識其詁訓庸末附記彙爲一編或云覆瓿亦其宜也若云異時新見衷之說果已刪汰無餘乎斯未之敢自信

經學卮言卷六終　嘉慶乙酉孟秋男昭虔恭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一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易論

易卜筮之書也六經皆聖人所作然未有無所用而作之者書與春秋左右史掌之以記得失奉諱惡詩則天子巡狩太史陳之以觀民風禮樂則大宗伯大司樂掌之其行之在郊廟燕饗冠昏喪祭有一書必設一官累代傳之以爲掌故而樂正因以教國子焉若乃空著一書傳諸其人而曰吾以明道也此後代儒生所爲不可以語古聖王之著作也今夫易之爲用卜筮是已其官則太卜筮人是已如古而無卜筮雖不作易可也按文王世子樂正祟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古之造

士以詩書禮樂未聞其以易也今之說者曰以卜筮言易是輕視易而重視卜筮也爲此言者不知易且不知卜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儀禮十七篇於日則筮之於賓則筮之無卜筮則禮樂不興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也而稽疑居其一今以卜筮爲術士之學豈知卜筮者哉古之善言易者有不蓍之筮有不筮之占伯廖以豐之離決曼滿之死知莊子以師之臨決彘子之敗此不蓍之筮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不筮之占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者兼此二法要未有舍卜筮而言易者且古者卜筮皆有書卜之書曰原兆玉兆瓦兆筮之書曰連山歸藏周易假使其書盡在其精奧當不減于易今人但知有易則以爲古聖之書未有奇於此者亦見其識之淺狹也自十翼既成易遂與詩書禮樂並列然其爲卜筮之書則自若也蓋讀經之法與讀論語孝經異論語孝經空言義理之書也六經則各有名物制度不明乎天文地理圖書律呂不可以讀書不明乎山川谿谷鳥獸艸木不可以讀詩不明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不可以讀春秋夫易之異於他經者在數不在理以理言易則易與論語孝經無異讀論語孝經足矣何讀易爲今人但知讀詩不知誦詩但知讀禮不知執禮但知讀易不知占易以是爲經學其古人之糟粕也夫

規矩準繩說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是則規矩準繩各爲一器後世失其制但以作員形便謂之規作方形便謂之矩或訓規矩爲法算家又謂矩爲表而古法湮矣惟毛詩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楊倞注荀子不苟篇云矩正方之器也二語稍見分曉始知規矩是器名然猶未詳其制也後讀小司馬史記禮書索隱曰矩曲尺也然後其制了然爲之一快夫曲尺者近代木工所用初以爲世俗之稱觀於索隱始知其來已久以是爲矩之遺制故非臆說予嘗以此釋周髀首章與西人之矩度大同小異別有矩說一卷此不具論惟規制未有明義西人有比例規形似非夾疑非古式予嘗創意爲

第17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之按太元周首云植中樞周無隅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視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管子宙合篇云多備規軸漢書律麻志云衡運生規其法鑄銅爲規員徑約二寸餘於規之中央植樞焉樞謂之槷長可四寸徑可二三分中圓稍大槷傍橫出者爲軸軸謂之衡長半寸許首爲環以貫槷末接以竹竹之長短視員徑之大小故規軸必多備也竹端置筆運之則成員矣若員小於規則拔其槷用之故槷不必與規連體也此其大略也其細微曲折則於成器時再斟酌焉準之用水繩之用繩理易明也而用水用繩亦各有其器準者所謂水平也偶讀太白陰經卷四水攻具篇得水平之制其說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

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連齒一作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齊平齊上一有三齒二字以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此二字一本作上字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版黑映齊平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承則山岡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爲度已上太白陰經之說亦見通典一百六十卷及御覽三百廿一卷字

句略有異同今參取之觀此可考見準之遺制或稍爲變通止通作一池注水令滿視水之四邊俱齊槽面則槽自平矣若欲望遠則於數十步外日力所及樹一表表端置一規可徑三尺又於槽之一端並置兩規二規俱須極員人於一端睎望欲令高不見水低不蝕規則槽與所望參平矣繩則考工疏言之鄭注匠人云立植而縣疏云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蓋四畔皆附繩則無不正矣此用繩之道也繩須細而柔數繩總爲一綱下皆用重物垂之若就平面取直則須用墨故曰繩墨誠陳

古文尚書辨

辨古文尚書者衆矣予又得三事列之如左古文尚書與儀禮同出孔壁其蹤跡之顯晦亦相似尚書出孔壁者爲古文伏生

所傳者爲今文猶儀禮出魯淹中者爲古文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也書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絕無師說謂之逸書書疏卷二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據此謂馬融不見古文非是猶儀禮古文比今文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謂之逸禮也儀禮士冠禮疏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逸者非亡失之謂絕無師說即謂之逸先儒怪康成力崇古學而所注尚書其篇數與三家同吾嘗讀儀禮注而得其故夫鄭注儀禮固參用古今文者也其篇數與高堂生同於三十九篇一無所說謂鄭氏不見逸禮則鄭注所引若中霤禮朝貢禮天子巡狩禮王居明堂禮禘於太廟禮大抵皆逸禮也見之而不爲作注則以其絕無師說不敢妄爲之說慎之至也其於書亦猶是矣雖宗古文而雜以今文見隋志猶儀禮之兼用古今文也篇數與三

家同猶儀禮篇數與高堂生同也其注書序備列十六篇之目又言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時董見書疏詩箋引肩征厥篚元黃是鄭於逸書未必不見見而不錄猶儀禮之不錄逸禮也先儒不疑禮而疑書何哉說者謂東京古文傳自杜林非也東漢傳古文者二家其一孔氏孔僖傳曰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其一賈氏賈逵傳曰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也馬鄭之學皆出於逵自安國八傳而至康成授受之明無逾於此與杜林何與焉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按古文尚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纔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有關於全經之授受可乎不可乎書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遺國書考之不然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得多十六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不言作傳漢書藝文志曰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亦不言作傳然則志所稱四十六卷誰氏之書乎曰此經也非傳也前漢經傳別行志序六藝率先經後傳以尚書言之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古文經也下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此今文經也次乃列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書也又次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則三家之傳也使安國果作傳必應與經別行志何爲不著其目乎且安國非特不爲尚書作傳並不爲論語孝經作傳孝經傳唐人知其僞矣何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今不傳不傳謂世無習之者并謂其書亡也集解中引孔說甚多按集解末有鄭沖姓名此即傳古文尚書者也竊謂論語傳亦僞書何以知之以漢志所無是以知之鄉僻無書未知此二事先儒曾議及否姑存以質諸好古者

尚書論

東漢古文尚書非出杜林予既論之矣前漢杜鄴傳云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然則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也袁宏後漢紀稱林嘗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又以所得古文尚書一卷示衛宏等曰林嘗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耶是道不墜於地矣夫所謂古文之學者對篆隸之學而言也世人競尚篆隸故古文之學將絕也其言此道及是道者蓋亦

相同蓋經學家所傳之古文但傳經義耳至於字體俱用隸古非復漆書之舊故林得漆書而寶愛之寶愛其字非寶愛其文也此與衛恒得汲冢論楚事者一卷而竊悅之同意於經學毫無所涉范書載林與衛宏語改此道將絕爲斯經將絕則竟以道字屬經然則賈景伯父子所讀者非斯經乎孔氏子孫自安國至傳累世相傳者亦非斯經乎一字之改貽誤非淺康成書贊云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直言衛賈馬不及杜林則東京傳古文尚書者不由杜林可知宏又嘗奉詔定古文官書蓋宏亦精於小學者宏之小學則受於林也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注引鄭氏書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請問所亡之篇可得考乎曰可書疏云武成一篇建武之際亡

或以此當之非也班氏藝文志爲西京而作也七略所錄經亦屆之亂不必盡存而班氏備載無遺明爲西京而作也史籀十五篇注云建武時亡六篇矣然則史籀自建武以後僅存九篇而志仍大書史籀十五篇明爲西京而作也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則西京之末猶未嘗亡（律厤志引武成）烏得豫除其籍哉又揚雄曰酒誥之篇俄空焉此則在西京之末以當書贊所稱較勝前說然而猶未可也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鄭注書序有明義焉蓋鄭氏親見古文故言之鑿鑿如此此五十八篇合爲一卷餘皆以一篇爲一卷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矣今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篇數缺一而卷數無缺則所亡者非武成亦非酒誥也或曰漢志所謂四十六卷蓋併書序計之也其云五十七

篇則專計經文也夫卷數必與篇數相應今於卷數則併序計之於篇數則專計經文豈著錄之體乎然則所亡之篇可知矣必數篇合爲一卷者數篇合爲一卷則不能以一篇之亡遽廢一卷然盤庚三篇泰誓三篇鄭氏注之固不亡也然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歟

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已藝文志曰經二十九卷舊說以爲僞泰誓一篇從後增入至秀水朱氏則曰其一篇蓋序也按別錄云武帝末得泰誓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當兩漢時古文不立博士所謂博士者皆今文之學也則今文經當有泰誓矣而古文五十七篇中亦有泰誓蓋漢儒好言災異火復鵰流之說頗涉神怪固時人所樂道者故書甫出而今文古文兩家爭傳之然則今文之二十九卷當數泰誓明矣或曰漢儒以序爲孔子作與經並尊何以志藝文者獨缺其目曰非缺也蓋附於泰誓之後而其爲一卷耳法言十三卷其序卽附於十三卷之末豈非擬書序而作者乎

鄭氏於古文篇卷名目言之歷歷蓋五十八篇至是始有明文未知前此諸儒有言之者否儒林傳云得多十六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十六篇者本實二十四篇而爲十六卷也藝文志云爲五十七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本實五十八篇後亡其一故五十七也然四十六與五十八之數併僞泰誓計之也當初出屋壁時實止四十五卷爲五十七篇耳王肅僞造古文雖次序名目與鄭不同而卷數篇數悉與鄭合蓋知其說之有所

自而不敢更張以欺世也肅謂壁經原有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則仍與舊說不合而於史記所謂多十六篇者遂無說以處之作義疏者曲意阿附併遷固向歆之說一齊抹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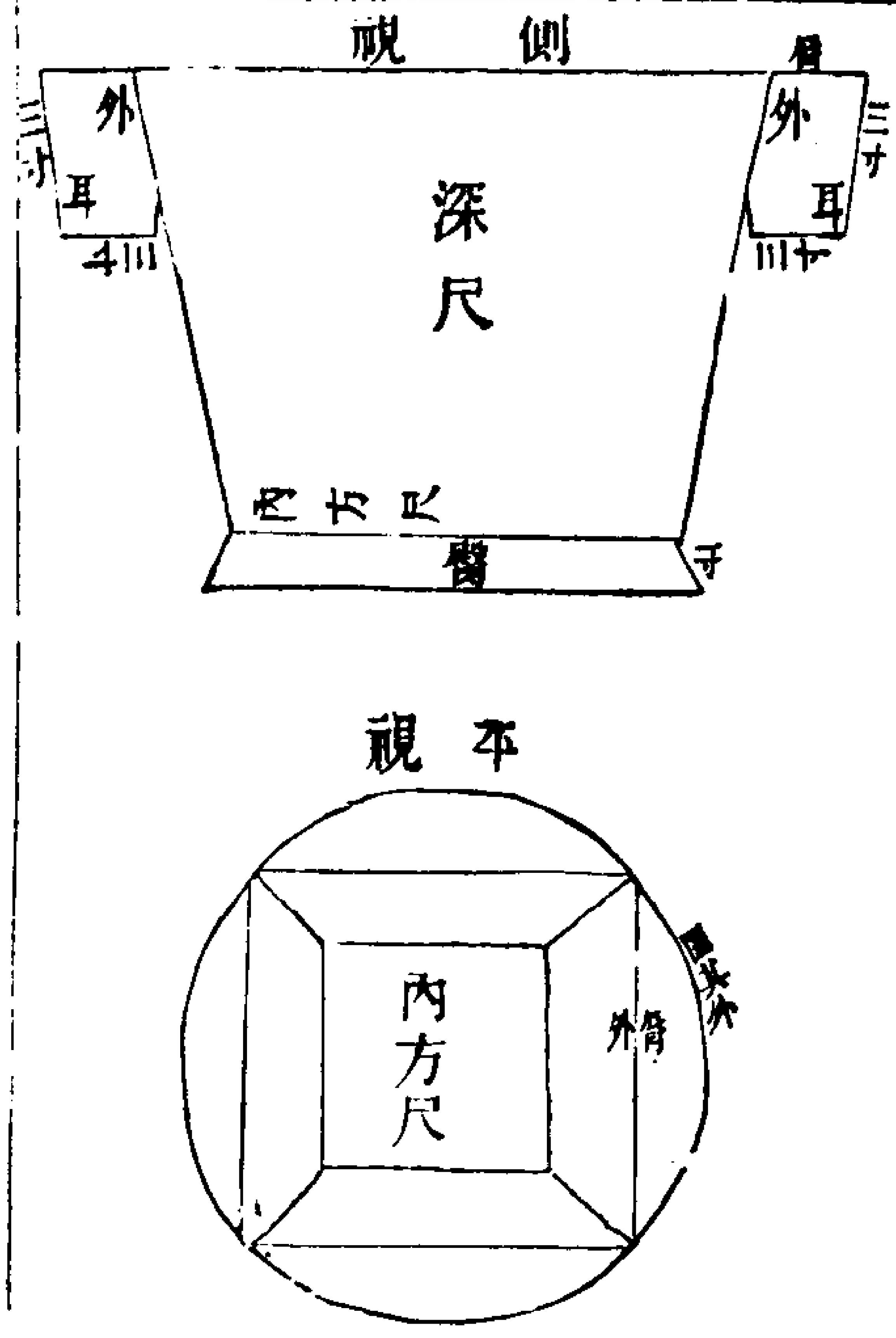
孔疏曰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按藝文志本作五十七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則七略亦必作五十七至別錄則原無古文尙書家語後序向書不記於別錄此其明證也

量說

考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謂鬴底也外謂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口徑一尺六寸有奇）至近口處則迺而圜之故曰內方尺而圜其外賈疏云向下方尺者鬴之形

向上謂之外鏡口員之又厚之以爲脣厭旨甚明漢志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鄭氏曰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毫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按劉歆之說與考工不同故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不容鬴此言內方耳夫千寸不容鬴安得容斛鄭氏此語蓋陰駮劉歆也鄭又云員其外者謂之脣此則歆制亦然故曰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員而函方上謂口下謂底是歆之斛制亦但員其口也先

儒多以劉歆之說釋考工記以方尺深尺爲立方一尺既翻鄭而不合其爲鬴圖者自底至口皆內方外圜則并非劉歆之意果爾則其實安得一鬴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卽鬴之底不言可知此臀近口處亦微侈（口徑一尺零八分弱）不得爲直口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鬴與臀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又按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凥粟斛十分之六）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凥粟斛十分之九）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先儒論鬴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繹之者何也



推鬴口徑法　覆鬴形似方亭故以方亭術入之

設有方亭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高十寸上廣十寸問下廣幾何此以粟率為積寸觚深為高觚底為上廣觚口為下廣也立天元一為下廣自之得丨〇元又以上廣乘元得丨元上廣自乘得丅太三數列為三等寄左乃置積三因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寸又以高除之得五百一十八寸四分為同數與左相消得卜卜〇卌丰開平方得一十六寸五釐七毫七忽即方亭下廣亦即觚口徑也

口四隅各抵圜周口徑自乘倍之得五一五六五八九九三九六九八開方除之得二十二寸七分八毫一秒三忽為員徑　耳在脣下以脣為底置耳半徑一寸五分為半弧弦自之得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為句冪又置員半徑自之得一二八九一四七九二〇二四二二為弦冪與句冪相減餘一二八八九二二九二〇二四二二五開方得一一三五三〇七四一為股以與口徑之半相減餘三寸三分二釐四毫五〇四忽知脣下得容三寸之耳也

求觚厚法　置口徑與底徑相減半之得三〇二八五三為句觚深為股以求其弦得一〇四四八五四為口底衰距乃併口徑底徑共二六〇五五七七〇以衰距乘之得二七二二五八三三八一七七八倍之得五五四四五一六六七六三五一五六為觚周四面之冪又置員徑自乘得五一五六五九九六八〇九六九以一百五十七乘之得八〇九五八四八九三九一二一三三以二百除之得四〇二七九〇四四六九五六〇為員冪用劉徽法與口徑冪二五七八二九四九六九八四九相減餘一一四六九六二九五為脣冪　底冪一百　耳冪七十二　髹周冪四十口髹雖微傷所差甚微故作道口算　併五冪共九〇三四七九六三為總積　重一鈞據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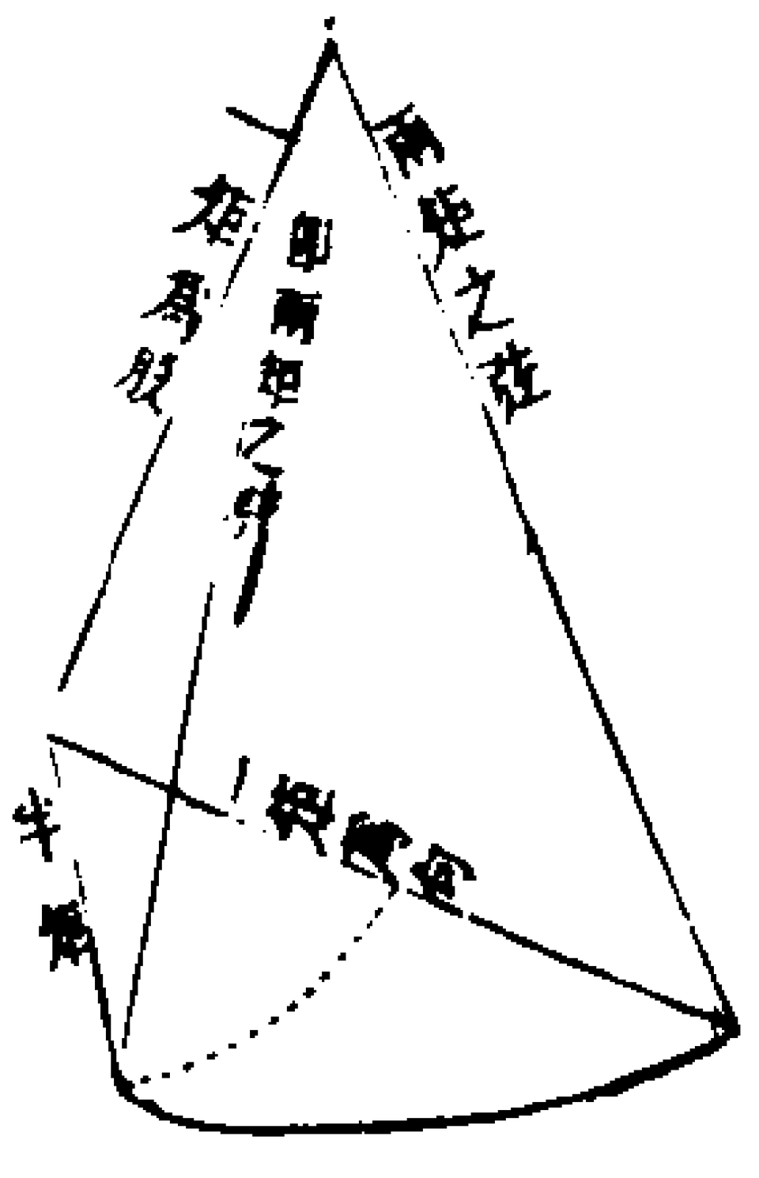
并量與鏑鼎同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為金二十五斤錫五斤金率二又九分之一長五十二寸九分寸之七　錫率二又三十七分之二十一長十二寸三十七分寸之三十一　共長六十五寸六一五六二　乃以金錫共長為實總積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七釐二毫六秒三忽為觚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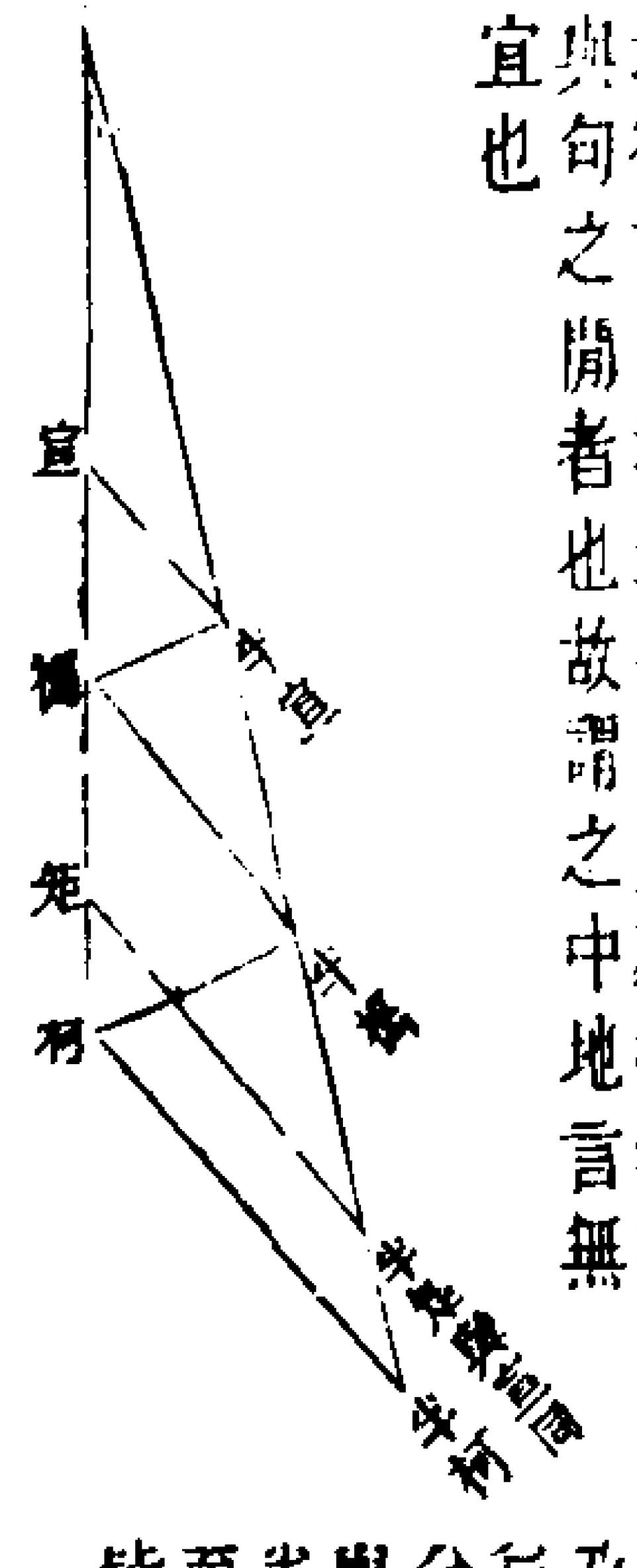
磬折說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一矩為句一矩為股共得兩矩以求其弦則得兩矩之弦復以一尺為股五寸為句是謂一矩有半今人以角為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為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為句一尺為股為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為句一矩為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為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以一矩有半為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為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為磬折者車人為車其長短皆以柯為度詩稱其則不遠於是乎見之柯欘物之直者用

其長以度長磬物之曲者用其角以度角故以柯度車以磬折
度耒用各有宜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解也近世論磬折者或
以割圜之法求之一矩有半爲八分圜周之三半矩爲八分圜
周之一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是差之一柯有半乃一矩有
半之誤此恐不然柯欘非曲物以之度角失其倫矣且輕改經
文亦說經之一病也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
者非古法也按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
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槪車
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臀
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寸（自帶至臀）下直者三尺（自臀至足）益知一矩
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鄭注簡奧學者猝不得其解不得

其解而欲決其是非亦難矣哉





壂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磬折者在直與句之閒者也故謂之中地言無不宜也

先作一矩有半磬折之形乃八分其股以四分爲宣益二分爲欘又自矩益一分爲柯自柯作斜綫觸弦與矩平句平行則此綫必半於柯其自宣至欘自欘至柯皆改作斜綫觸弦則皆與矩平句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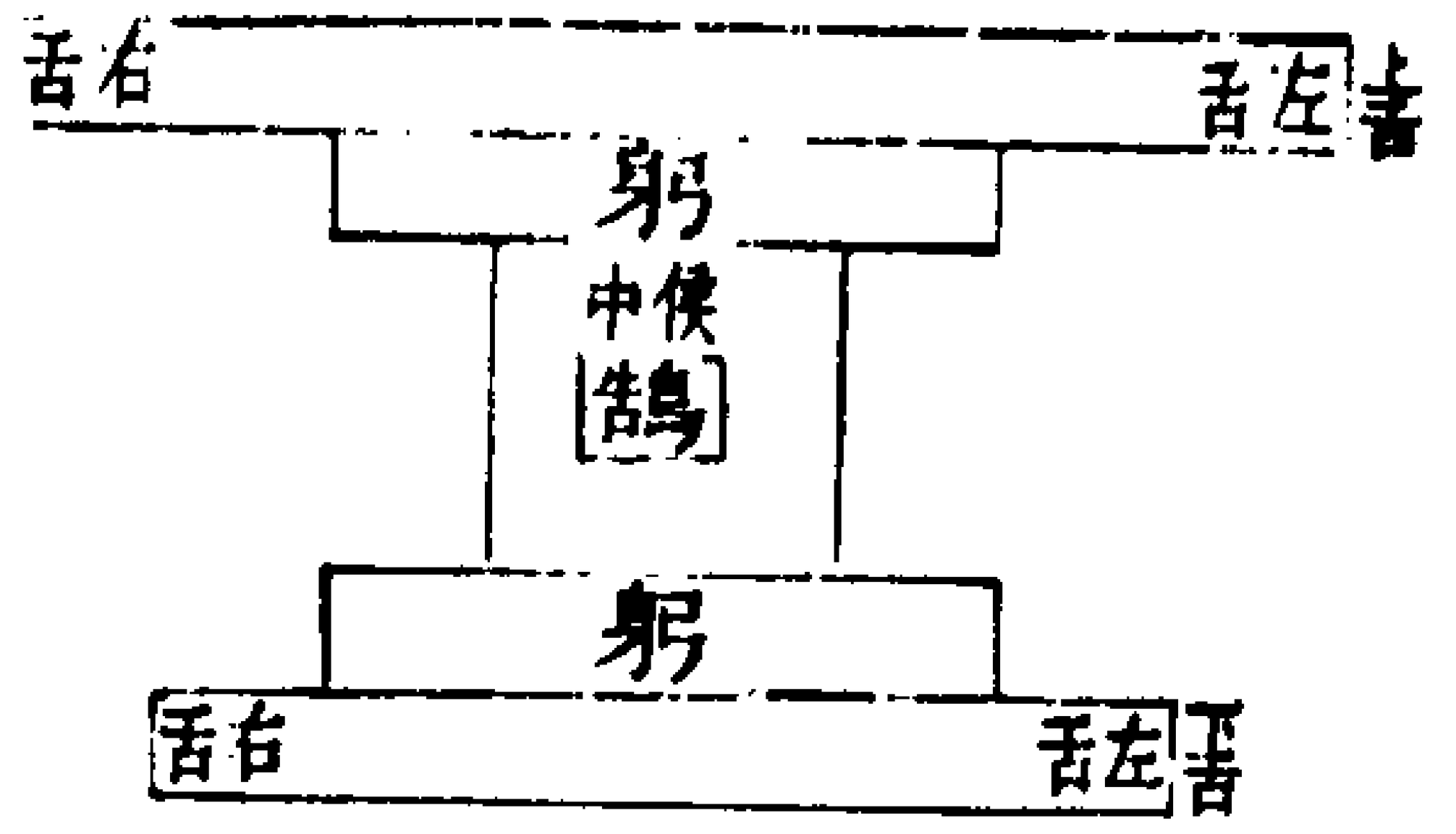
侯說

周禮注中先鄭之說有勝於後鄭者於射侯得二事其一射人
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先鄭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
於今爲半步後鄭據鄉射記侯道五十弓謂侯道各以弓爲度
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爲六尺竊意以弓爲度自是鄉侯之制
大射之貍步不必與弓制同且六尺爲步步之常法今特言貍
步則必異乎常法矣夫大侯既抗高可四五丈而侯道又遠至
九十步自非巧力兼備焉能至而中之況禮射不主皮初不以
射遠爲能事乃侯道之遠如是是大侯爲虛設而君恆不得射
已之鵠也鄉射乏去堂二十丈賈疏云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
一得聞唱獲聲賈氏之言誠然然則大射之乏去堂四十八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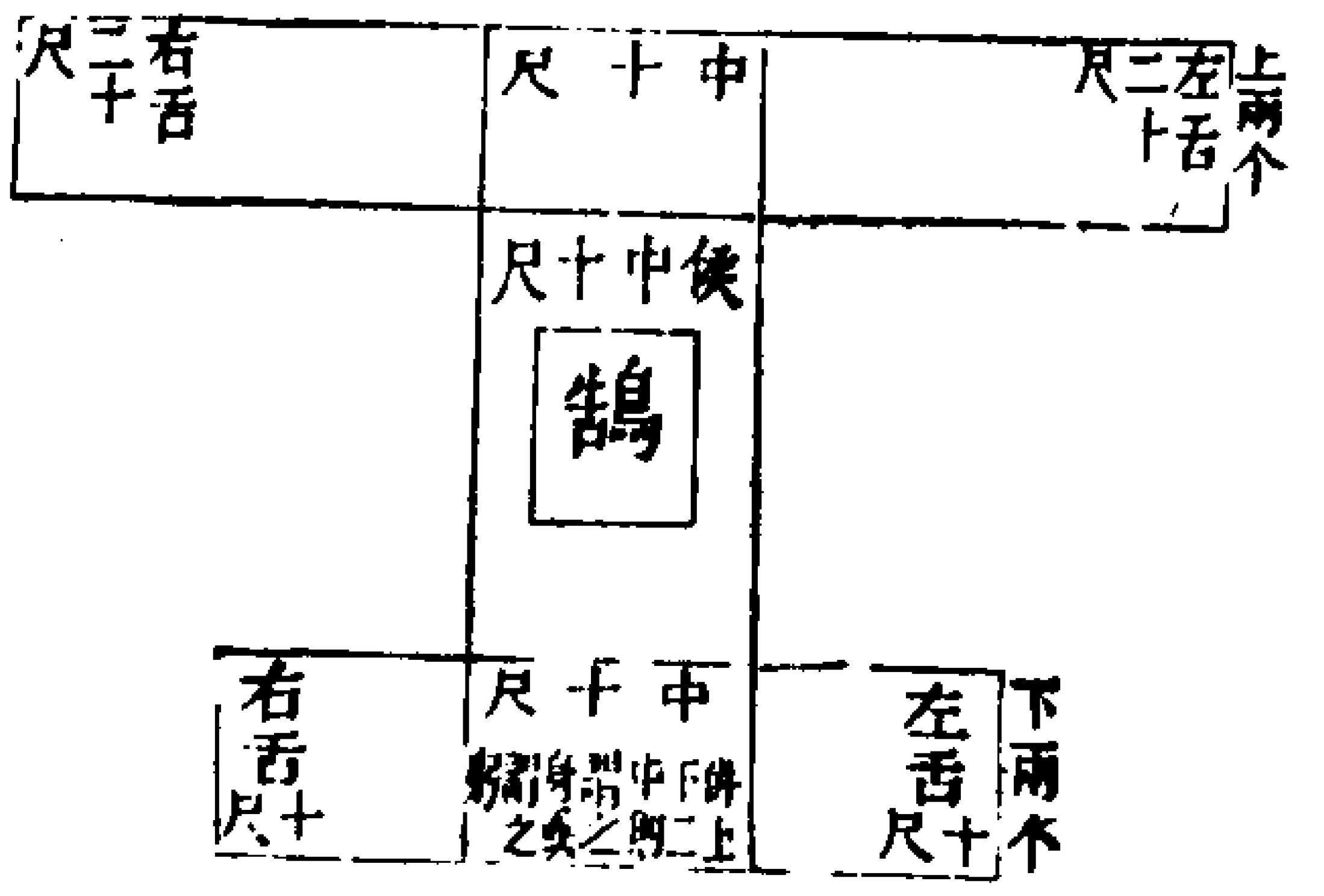
未知唱獲聲得聞否必以減半爲度庶幾遠近適中人人可勉
而至九十步者二十七丈也七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五十步者
十五丈也或曰如此則鄉侯侯道反遠於大侯乎曰鄉射記侯
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爲肱古弓肱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黑肱
以濫來奔公羊經作弓五十弓卽五十肱當以肱爲正舒兩臂
爲一尋小爾疋曰尋舒兩肱也尋八尺也一肱其四尺與（鄉射記云上个五尋考工梓人云上下綱出舌尋皆以尋計猶侯道之以肱計也）五十肱爲二十丈近於參
侯而遠於干侯不失尊卑之差夫侯道既以減半爲度則侯之
大小亦當減半蓋侯中之廣取數於侯道也鄉侯以二寸爲率
大射之侯經無明文假令以三寸爲率而又減其半（肱四尺當取四寸貍步三尺當取三寸各減其半故鄉侯二寸大射寸半）則大侯侯中一丈三尺五寸參侯一

丈五寸干侯七尺五寸鄉侯小於參侯而大於干侯與侯道相稱參揞二禮推之人情知先鄭之說不可廢也其一梓人云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先鄭云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几爲三丈按此記當與鄉射記文並讀乃得其解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鄭注引考工記廣與崇方釋之以中爲侯中不知侯中至下節始見此句不得豫說侯中也此中字卽下文所謂躬考工記所謂身也謂之中者以其在兩个之中也然則中與个並列中在个之中个在中之傍鄉侯上个四丈於中之兩旁各出二丈也凡物之傍出者謂之个如明堂左右个是也鄉射記云左右舌考工記云上兩个下兩个明个在身之兩傍故有兩有兩斯有左右矣上个五尋个卽舌也謂兩傍也故下繫搜云中十尺明上个者除中而言之也五尋者除十尺而計之也鄭以上个爲上幅則个舌異義與考工之文不協矣若言上兩个則當云各二尋有半今渾言上个則亦須渾言五尋必渾言之者取其與侯道五十弓相應也侯道五十弓則上个五尋加中十尺得五丈侯道七十弓則上个七尋加中十四尺得七丈侯道九十弓則上个九尋加中十八尺得九丈蓋五則俱五七則俱七九則俱九惟其稱也後鄭分侯之上下爲五層身夾中謂侯中个夾身予謂身之夾中上下夾也个之夾身左右夾也上下祇三層而已中十尺與侯中之廣相直侯中之上下各有躬併二躬得二十尺故曰倍中以爲躬倍中之中卽中十尺之中非侯中也上兩个各二十尺併上下躬二十尺几得二丈者三故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蓋躬必兼上下合兩中始成一躬解此乃得倍中爲躬及與其身三之義二記於躬俱不言上下者蓋合上下乃得爲躬也如後鄭之說則考工竟漏下躬鄉射記又曰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躬二十尺左右舌倍之得四十尺所謂上个五尋也上舌四十尺下舌半之則二十尺記意甚明後鄭既分躬舌爲兩層又上下躬俱二十尺則下舌與下躬長短齊同其勢不可乃云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豈記意哉然則躬居中而舌在旁其制若何曰躬卽中也在兩个之閒則謂之中夾侯則謂之躬故中止據一耑躬則合上下而得名躬與舌通爲一幅更無識別但以直侯中者爲躬出於侯中者爲舌或以皮爲界其長則各計侯中之廣上五之下三之其廣皆二尺幅廣若嫌其狹則上下各用兩幅可也其長兩兩相等俱中爲躬旁爲个是則出先鄭之說推之而躬與个各得其所矣此二事先鄭實勝後鄭其他類此者尚多學者無忽焉

後鄭說



先鄭說



頑石廬經說二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明堂說

古書言明堂者多矣自漢以來儒者討論其事大抵人自為說迄無定見或乃疑古書皆不可信不亦過乎余嘗取考工記大戴禮月令明堂位諸書參伍考訂乃知明堂之制有異乎寢廟者有同乎寢廟者茍得其制則經傳異同之故可得而考先儒之臆說亦可得而正也因采輯注疏斷以鄙意為明堂說其方明壇清廟亦附論焉

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按鄭注誤　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疏鄭知南面三三階者見明堂位　四旁兩夾窗注窗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窗　白盛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按三之二三之一當是言其脩非言其廣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蓺文類聚三十八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

大戴禮記盛德明堂者古有之也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按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有蒸四方至漢武帝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　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注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注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　外水曰辟廱注韓詩說辟圓如璧廱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廱廱和也　按此與大學之辟廱同名而異處　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注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　明堂月令注於明堂之中

施十二月之令　赤綴戶也白綴牖也注綴飾也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　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注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大寢東堂北偏　疏此是明堂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又還大寢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注東堂當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注南堂當太室也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注西堂當

大室也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注北堂西偏也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注北堂當大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注北堂東偏　按注說俱誤

白虎通辟雍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條見初學記第十三卷及埶文類聚第三十八卷今周書無此語則非今之周書也

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自冬至日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　土王之日迎中氣于中室　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　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　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　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　按已上二條言明堂制度與諸書迥異姑存以俟考惟大傳言十二月所御與月令同其於四仲所御謂之正室可以證月令之大廟指室不指堂也

禮記玉藻疏又見明堂位疏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

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

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又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

魏書李謐傳著明堂制度論曰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大廟大室當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大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大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因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李氏知明堂有左右房其說較勝諸家但以个爲房則不可也其論四面之室亦不甚了惜其圖已亡無從悉其形制耳

朱子明堂說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

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禮記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　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謂路寢門也疏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

又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朝之處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按鄭解九采似未確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疏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　按五宮者謂大廟一宗宮二考宮三路寢四明堂五注說恐非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林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內階元階隄唐山廧注元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閫注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階也

禮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疏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構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疏皇氏曰重承壁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上風雨之灑壁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通也牖戶通達故日達鄉反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尊在兩楹閒坫在尊南故人出尊疏刻也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

大戴禮盛德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注路寢亦爲此制待朝在南宮注將覲朝時揖朝出其南門

考工記匠人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禮記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疏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

又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侯于三廟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亦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尚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下宮室是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徵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儀禮覲禮疏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門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時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

侯之制足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明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今書傳無此說）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尺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

禮記明堂位疏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惟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大傳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按賈孔二說同惟所據書傳各異故兩存之）

春秋左氏經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疏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

大戴禮盛德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見明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注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

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

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疏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以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

又祭義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疏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此祀乎明堂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據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疏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

毛詩大雅靈臺疏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雍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按蔡氏論詳載後漢書祭祀志注中文多不錄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禮記玉藻疏信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疏又云異義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

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廟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處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

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

附錄

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大宗伯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猶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司儀注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云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凡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敖氏曰爲宮者築宮壇也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　按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與明堂位同鄭據以釋此經誤矣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敖氏曰東門卽此宮之東門也於宮門外者由便之爾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敖氏曰門亦謂宮門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疏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

左傳桓公二年是以清廟茅屋注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　疏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廟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虞祈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後漢書祭祀志注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尚書洛誥王入大室祼注大室清廟　疏大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大室王肅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世室重屋說

大然則必制爲重屋而後可故曰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蔡邕曰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大廟明堂蓋卽大廟大室通天屋其卽重屋與記又云四阿重屋四阿屋四垂也四面之堂各居一方則雖爲夏屋亦可惟大室適當其中苟非四阿則不能四面如一記言四阿重屋則四阿者重屋之屋也惟中央室爲四阿則重屋之爲大室又明矣夫三者之名雖異而其制則互相備夏之世室非不重屋殷之重屋非無明堂周之明堂非無世室非不重屋然則夏何以名世室殷何以名重屋周何以名明堂曰示王者相改故各舉一端以該其餘耳室有五大室居其中夏世室殷曰重屋舉中以該外也堂有四明堂處其南周曰明

堂舉南以該四方也明堂命名之意唯蔡邕得之或曰明政教之堂或曰明諸侯之尊卑皆非本義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非也世室重屋卽明堂耳三者蓋同實而異名也古者世大通用故大子亦曰世子鄭之大叔魯論以爲世叔春秋文公十三年左氏經曰大室屋壞公羊曰世室屋壞是世室卽大室屋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是魯之大廟與天子明堂同制故有大室然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之稱豈魯公武公之廟亦如明堂與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考工記之世室卽月令所謂大室與若夫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明堂之制四堂爲四屋大室自爲一屋見後五室說夫大室處乎四堂之中其屋必隆然以高然堂之制甚脩且廣則其於屋也不期高而高今以縱廣二尋之室而其屋高

出於九尋之屋之上堂脩七尋併二尋則得九尋則四壁斗絕不成形制

五室說

明堂之制之不明由室之制之不明也考工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室十二堂二者之言各有所當雖異而不害其爲同自鄭氏不得其制而謬爲之解且以九室爲秦所增益學者疑焉故予論明堂先辨鄭注之誤鄭說既破則明堂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爲異而同者亦可得而見鄭氏曰堂上有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夫明堂以祀上帝朝諸侯其制以宏敞今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分爲九室十二堂雖士大夫之家不應若是之湫隘也且此五室十二堂者四面視之若一

則全堂之基何不爲整方之形顧乃於東西則九筵於南北則七筵室方而堂不方南北所餘者少東西所餘者多於義何取焉凡堂必大於室此宮室之恒制也今以一堂介乎三室之閒如南堂則在大室之南火室之西金室之東餘三室放此室縱廣二筵則堂之縱廣亦二筵室與堂大小同有是理乎月令天子於四仲月各居其堂之大廟凡居必於室若堂上乃行禮聽政之處不可言居月令所謂大廟蓋謂堂後之室書傳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是其證也鄭以大室及四个爲五室故注月令直以大廟爲堂與居字之義不協反覆參究鄭氏之說未見其可然原其致誤之由要在以五室總爲一屋又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五室十二堂之通數耳今以考工大戴月令諸書考

之明堂四面有堂堂後各有室所謂大廟者也四室之後總爲一庭庭之中又有室焉則大廟大室是也謂之大廟大室者以其在四大廟之中也大廟爲堂後之室大室又爲大廟後之室其屋則大室自爲一屋四堂各爲一屋凡五屋大室之屋最高其形圓大室重屋其形圓者上層之屋也若下層則不必圓大戴所謂上圓其謂是與其四堂雖各爲一屋其屋之後角仍相聯不斷而四个適當屋角折旋之際故一个兼屬兩堂明堂之左个即青陽之右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餘放此明堂之制大略如此蓋雖曰四堂然就一堂觀之則爲室爲房爲堂爲序爲左右个東西堂未嘗有異焉又大室之外環以小庭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皆有明可受有路可由考之人情驗諸道理固有灼然可見者然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專指一堂之修廣非總

計四堂之修廣也五室指四大廟及大廟大室不兼言个也古無夾室之稱顧命曰夾內則曰達月令曰个說文無个字徐鍇曰當作介介即夾也按顧命西夾南嚮似在夾室之前是堂與室通謂之夾也惟明堂左右个爲天子每月所居則在室中無疑至雜記始謂之夾室大戴禮諸侯釁廟亦有之夾室非室之正也考工之言五室室之正也記言九階亦正階也其實明堂之階不止於九大戴之言九室則兼及四个此其所以異也鄭氏惟不知此故其說舛誤而不通特詳論之以正其失若夫周書之語蔡邕之論公玉帶之圖曲說無稽更不足辨矣大戴之法龜文朱子之象井田皆善言九室之制今圖適與之合覽者詳之朱子明堂說略焉不詳其所作明堂圖略同鄭氏說但改四堂爲四室耳恐向屬未定之論薛綜言漢時明堂堂後有九室不知其制如何

三四步四三尺說

考工記曰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注曰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火金水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三尺此說不然考工記之書固工於文者所爲也其語簡其辭奧然簡而盡奧而明乃所以爲工也今鄭氏之解如此豈記者之意哉必若所言則當曰四三步四三尺然後以四尺屬四步以三尺屬三步何得三四四三錯綜回互以疑後人也蓋鄭氏說明堂謂一堂而有五室故其於此必牽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以爲解誠知所謂五室者在四堂之中不在一堂之上則鄭氏之謬可無辨而决也今爲易其解曰三四步四三尺此言室之脩也（脩謂南北之深也）五室縱橫視之各三室言三室而五室舉之矣自南

而中而北凡三室每室脩四步則其爲四步者凡三故曰三四步也中央室四步之外南北兩端各益脩三尺其南北兩室於四步外又各益脩三尺總三室計之凡益三尺者四故曰四三尺（合三室之脩適如一堂之脩）言南北而東西舉之矣所謂三四步四三尺若是而已或曰古以六尺爲步如中央室於外步外南北東西各益三尺大經廣五步也不言縱廣五步者何將作記者故制裂計之以示巧邪曰非也此蓋爲重屋言之矣明堂位曰復廟重檐復廟重屋也重檐重屋之檐也屋上下凡兩層在上之屋有脊有邊在下之屋附於室之四旁有邊而無脊故謂之重檐爲重檐者必下之室稍寬於上之室乃足以施此檐若後世浮屠可驗已其制則於室中立長柱四以承上屋四柱之外每方展數尺之地於其四隅立短柱四以承重檐所謂四步者室中四柱相去之數也所謂三尺者四柱外所展之數也先言四步以定室中四柱之位次言三尺以明重檐之制蓋記文之簡而盡奧而明也如此曰周明堂五室凡室二筵其制如何曰此亦言其脩也此章論宮室之制惟堂則言脩而幷及廣餘皆言脩耳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脩數也（見後明堂制度總說）凡室與門之廣以堂爲準知堂之廣則室與門可推矣（室與東西兩房各居堂三分之一門與左右兩塾亦各居堂三分之一或室與門之廣稍過於房塾敖氏謂東塾西塾其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此亦一說當考）此宮室之通制自有一定之法故畧而不言明堂位注曰重檐重承壁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若謂

一堂五室則堂之四面無壁安所施壁材皇氏所稱外檐下壁豈謂上屋之下乎今按記於明堂但云凡室二筵不言所加尺數則大室之重檐疑無所施意者爲板檐以代之乎抑二筵之外亦各益四尺五寸記不言者蒙上世室之文而互見歟（明堂唯大室於二筵外四畔各益半筵餘室則不必益合三室之脩亦適如一堂之脩重屋同）

寢廟與明堂同制說

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予既辨之矣其言寢廟與明堂同制先儒尤多疑之予謂非寢廟之制同明堂乃明堂之制同寢廟古者宮室有制所以爲行禮之節也儀禮十七篇有行於寢者有行於廟者有行於射宮者有行於鄉學者所在不一而宮室之制大略相同何獨於明堂而有異乎故明堂

之與寢廟特四面有堂而中有大室爲異論其一面則猶之寢廟而已夫先儒所以不信鄭氏者以顧命及覲禮諸書考之天子寢廟實與諸侯大夫士同耳今謂明堂之制本不異於寢廟其九室十二堂即施之寢廟亦無所妨則鄭氏之說固可以不廢且其說不始於鄭氏周書作雒固言五宮同制矣五宮解已見前孔晁以爲宮府寺其意似指考工記九雕九室之類恐此等不得如明堂制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夫庫雉皋應皆門也其類同故可以相擬若大廟與明堂則非同類魯用天子禮樂則魯之大廟自當如天子大廟何得如明堂也上言天子明堂下復言天子廟飾明天子廟飾與明堂同矣王肅言魯之大廟如明堂則天子大廟亦如明堂其說是天子廟飾與明堂同而魯之大

廟用天子廟飾則居然天子明堂矣故曰大廟天子明堂然則謂大廟制同明堂豈鄭氏臆說哉盛德記曰明堂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言天子路寢同明堂制也有南宮則有東宮西宮北宮可知有南門則有東門西門北門可知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南門也求之經而有證焉則大戴之說信而鄭氏之說亦信雖然天子之廟有七而記言大廟天子明堂則餘廟不必如明堂也二祧廟或亦如明堂之制觀明堂位文世室武世室皆以世室爲名可見王寢有六而記言此天子之路寢則燕寢不必如明堂也要之明堂之制既得則推之寢廟同可也不同亦可也鄭氏之誤在論明堂耳若乃賈服盧蔡諸家則其誤更有甚於鄭氏者鄭但言其同制諸家則合廟與明堂而一之且併以大學同在一處袁孝尼辨之當矣竊意天子之有大學猶大廟及路寢也其小學猶羣廟及燕寢也小學不必如明堂而大學或如明堂謂大學如明堂則可謂大學即明堂則不可大戴又曰外水曰辟雍諸儒多援此附會以大學爲明堂司馬遷韓嬰俱合明堂辟雍爲一蓋其誤久矣管子言黃帝立明堂之議武王有靈臺之侯未必以明堂靈臺爲一處古固有名同而所在異者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應門朝門也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亦將以王廟爲明堂乎

四門及應門說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夫明

堂有四門不待言也惟應門先儒都不言其所在以予考之蓋明堂宮牆有二重在外爲四門在內則應門也考工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者門塾也門塾之制內外各二四門未必有外塾也則所謂門堂者其應門之堂與四夷之國在四門外遠之也九采之國在應門外爲稍近或曰記序明堂之位自近而遠故先言階前次言門東門西次言四門之外次言應門之外是四門在內應門在外也曰記序明堂之位以爵之尊卑不以地之遠近記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夷蠻戎狄雖遠然其君大抵皆子男之爵若九采之國則不在五等之列疑所謂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之君之類也鄭以九采爲九州之牧謂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恐不然且九

来自爲朝王而來非爲糾察諸侯而來也糾察朝儀有司之責非九牧之事也蓋九采之爵雖不列於五等然其國自在九州之內賤於五等諸侯而親於夷蠻戎狄故處之應門之外而記文之次序則如此又按明堂之堂有四則應門亦有四朝諸侯必於南堂九采之國之所處南堂之應門也

明堂制度總說

明堂宮方三百步中爲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每堂如寢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堂東西廣九筵南北脩七筵室南北脩二筵（或二筵半）室之左右爲東西房（室與房之廣當各三堂之一）東房之北爲北堂無北墉有階西房則無階亦無北墉（按寢廟之制東房有北堂故無北墉西房無北堂當有北墉矣惟明堂之室四旁兩夾窗若西房有北墉則室中西

偏之戸牖與右个東偏之戸牖皆無明可納故疑其未必有也）北階下爲大室之庭庭方九筵（如堂之廣）大室居其中方二筵（或四旁各益半筵則方三筵）東西房之外爲左右个个方二筵（如室之脩）一个兼屬兩堂（大室以一當四左右个以一當兩故堂皆正方）左右个之前爲東西堂廣二筵（如个之廣）脩七筵（如堂之脩案先儒但言序外爲夾室其說都不分明或云室在堂外或云室在房外今以明堂考之在房外者是也蓋序自前廒至後廒統爲一牆在堂上者固謂之序在房中者亦謂之序房序之外爲夾室堂序之外爲東西堂夾室與正室並東西堂與正堂並）大室爲四阿重屋上圓如蓋高於四堂之屋四堂爲夏屋（或亦爲殿屋其制如朱子夏屋說朱子之夏屋乃殿屋也予別有說有東西榮屋之高俱不可考即堂室之脩以瓦屋四分計之亦可得其大槩）大室一大廟四左右个四凡九室四戸八牖凡三十六戸七十二牖戸皆外設不閉（據蔡氏明堂論牖亦當然）堂上當戸設斧依（凡依皆在戸牖之間惟明堂有夾窗故依適當戸）明堂三階青陽總章元堂各兩階凡九階東西堂每各一階北堂每各一階大室四戸每各一階凡十六階堂崇一筵階九級（大室之庭或比外庭稍淺大室及北堂之階亦不必九級　古階以一尺爲一級堂崇一筵而階九級是第一級乃堂廉也鄭謂夏爲一尺之堂堂高一尺則名無所施矣始井也）四周有牆旁一門曰應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此但內外兩塾計之如堂之脩也內外兩塾各有堂有室堂脩七筵則兩塾之堂各脩二丈一尺其室各脩一丈五尺）應門之外有水環之曰辟雍（大戴禮曰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注云四海之君名以其方列於水外案明堂位四海之君在四門外蓋四門在辟雍外四海之君又在四門之外也）其外復周以牆旁一門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此明堂之制度也

附方明壇說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或謂此壇即明堂也在國門外者爲明堂

在方岳下者爲方明壇（四明萬充宗說）夫既謂之堂則必有屋矣方明壇無屋鄭氏所謂上有堂焉者以其方廣平正而强名之非眞堂也但天子朝諸侯於明堂諸侯覲天子於方明壇又泰山下有明堂乃天子巡守朝諸侯之處而鄭注覲禮言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則明堂與方明壇頗相似要不得混而爲一也（明堂宮方三百步方明壇亦方三百步者一井之地也朱子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亦一證）覲禮又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鄭氏以爲國門敖氏以爲即此宮之門敖說良是覲禮言方明壇之四門猶明堂位言明堂之四門也鄭注明堂位不以爲國門而注覲禮以爲國門何邪而周禮司儀注

遂謂四郊各有一壇壇誠在郊外矣謂四郊各有之天豈其然然則當在何處曰在東郊何以知之曰以玉藻知之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此二門者乃國門也聽朔南門既在明堂則朝日東門非方明壇而何朝日即拜日也覲禮是覲時所行玉藻是乎時所行其實一也方明壇不專爲覲諸侯而設猶明堂不專爲朝諸侯而設蓋此宮祇在東門之外至四時禮拜則各就其門之東西南北以爲別猶明堂祇在南門之外而四時聽朔各就其堂之東西南北以爲別也如謂四郊各有一壇則將謂四郊各有一明堂乎尙書大傳記明堂距邦遠近四時各異其處與賈疏論方明壇同因論明堂制度而併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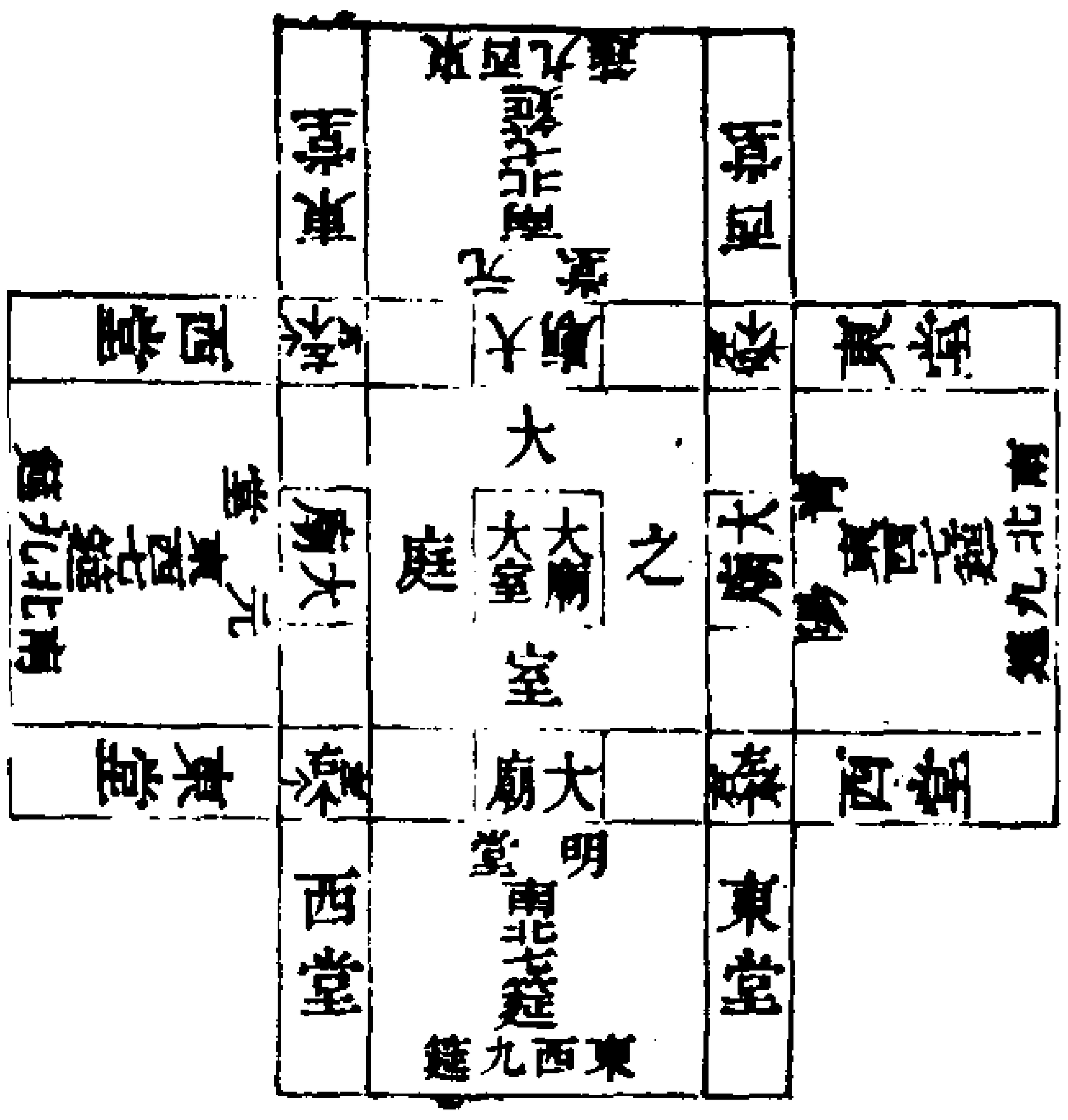
附清廟說

古有清廟之稱詠於詩載於春秋左氏傳其爲清廟　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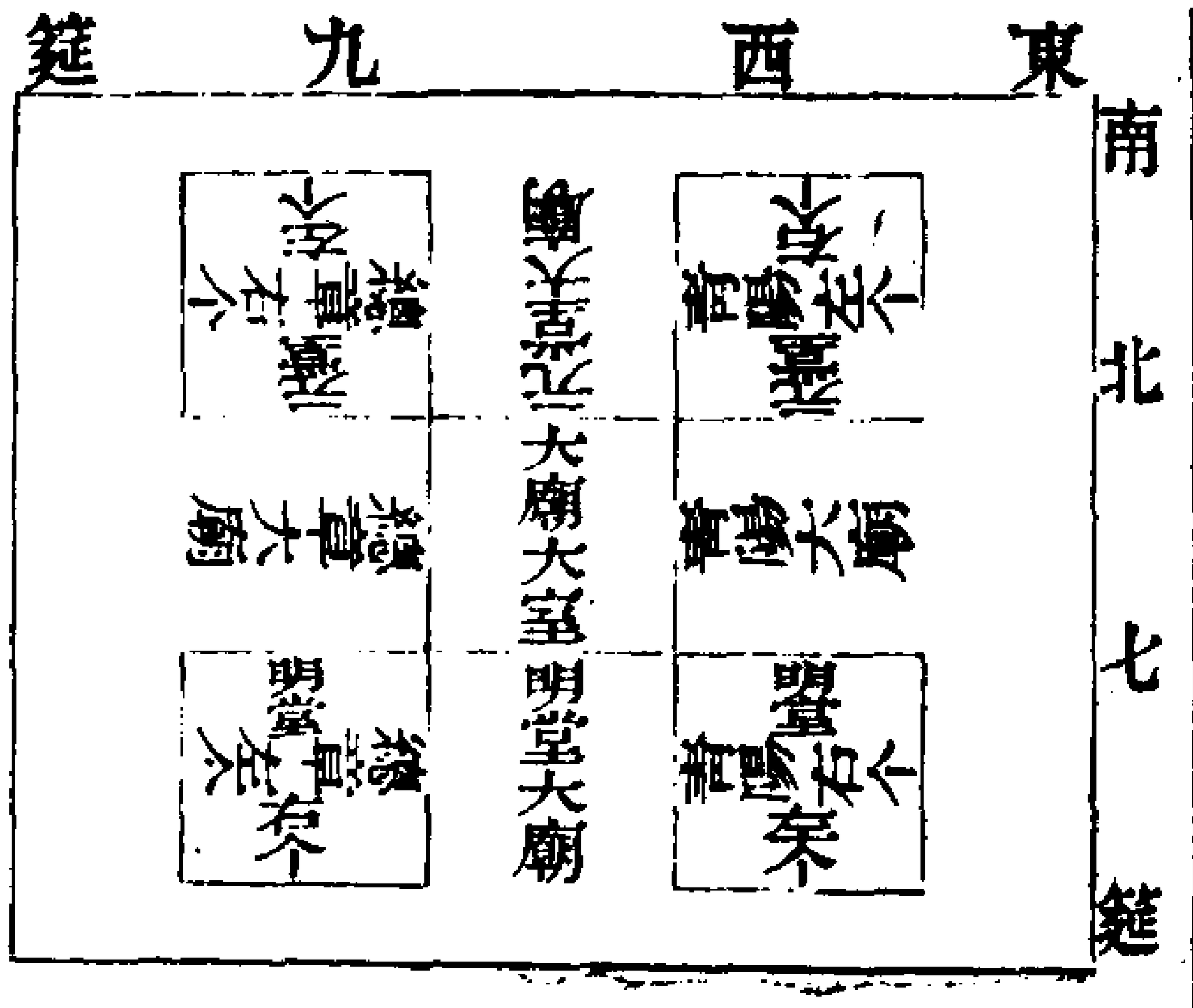
解之者各異康成據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故言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元凱注本賈逵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鄭意專指文王之廟杜意廣指諸廟二說不同吾以杜氏爲是古制天子七廟文王廟其一也如專以清廟爲文王廟則餘廟復何稱焉將別有嘉名而書傳偶未之及邪詩疏曰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春秋疏則曰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廟解之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詩與春秋之疏均孔穎達等所撰而立說之不相應如此雖疏例不駁注然游移兩可使後學何所適從乎按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以爲清廟中央之室是肅解清廟亦與鄭異何者上言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文王武王皆有太室皆得爲清廟矣明堂有大室而清廟亦有大室明堂茅屋而清廟亦茅屋廟與明堂同制此亦說鄭既以清廟爲文王廟其注樂記曰文王廟爲明堂制此說似又因大戴而誤當武王時文王之廟乃禰廟也五廟並列克商之時未有七廟不應禰廟獨爲明堂之制且鄭意克商之時未有明堂故以爲文王廟然既未有明堂則文王廟何得如明堂制也蓋記所謂祀乎明堂者正以是時未有明堂故於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其後既立明堂即不復祀於文王廟矣鄭注祭義亦直以宗祀文王釋之禮記掇拾於漢儒之手彼此相襲者甚多祭義之文未必不襲用樂記然於樂記則專指武王之時於祭義則汎論周家之法其義兩不相妨也大戴以明堂爲文王廟者其說非盡無因特考之不精耳而玉藻及覲

禮疏又謂樂記注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此則與大戴同病不足深辨或曰鄭注洛誥以文祖爲明堂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文王廟非明堂而明堂亦得爲文王廟曰明堂之祀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之非祀文王也以祀上帝之堂爲文王廟則必以郊天之壇爲后稷壇矣殆必不可吾謂清廟廣指羣廟不專指文王廟也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不可以爲明堂明堂祀上帝不可以爲文王之廟參考諸書其名與實固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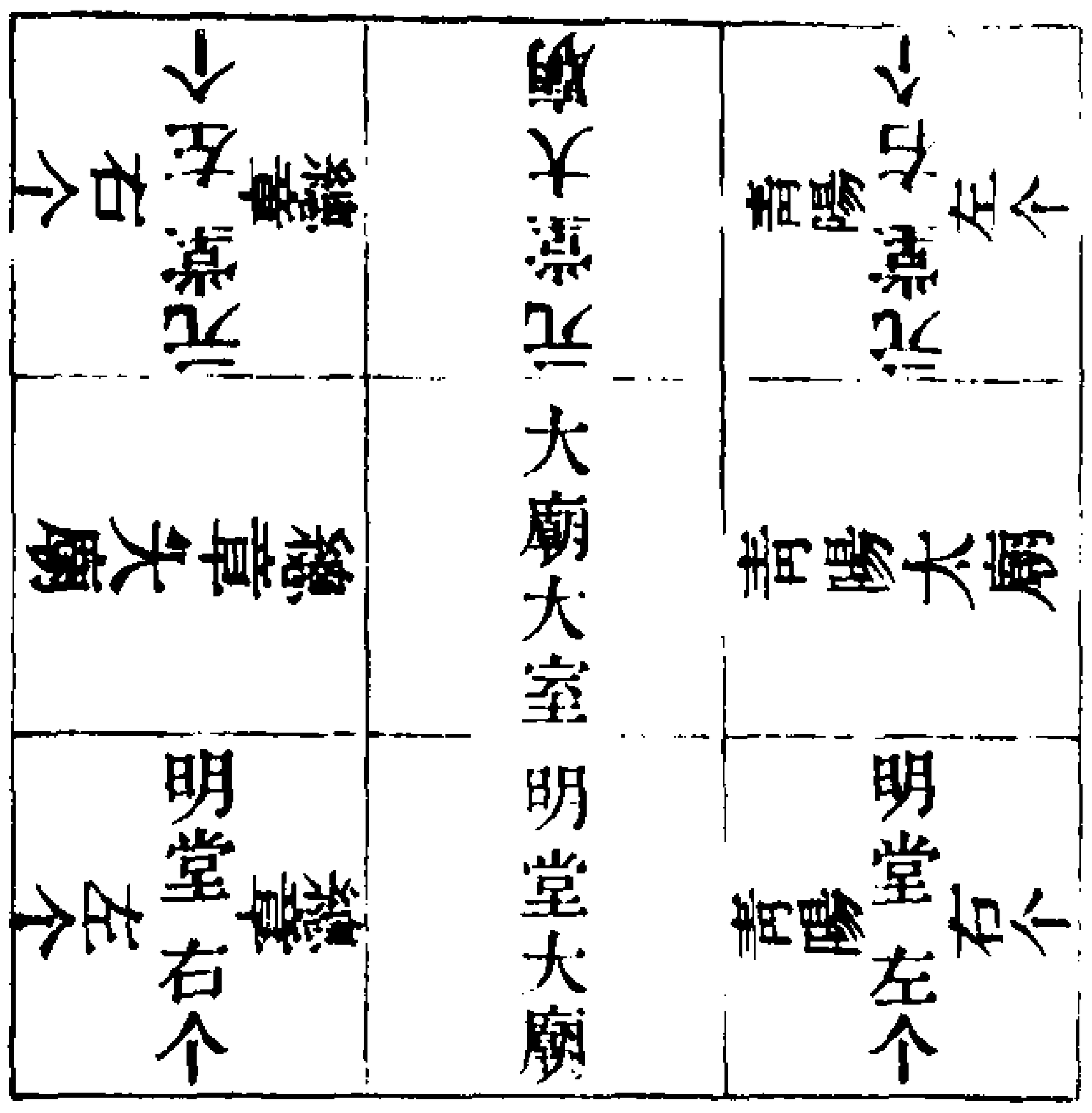


鄭氏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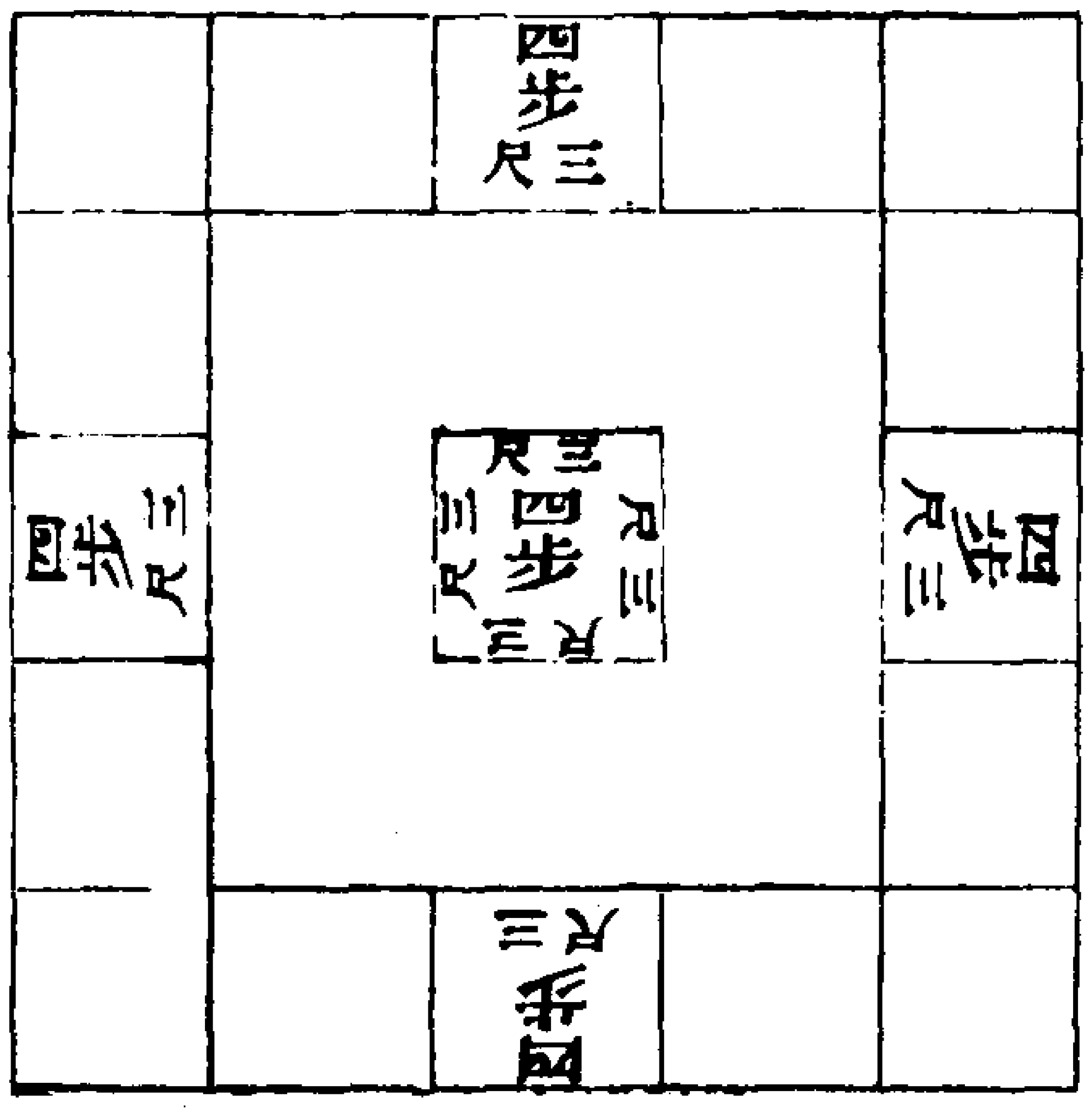

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
明堂大廟

皇清經解續編　頑石廬經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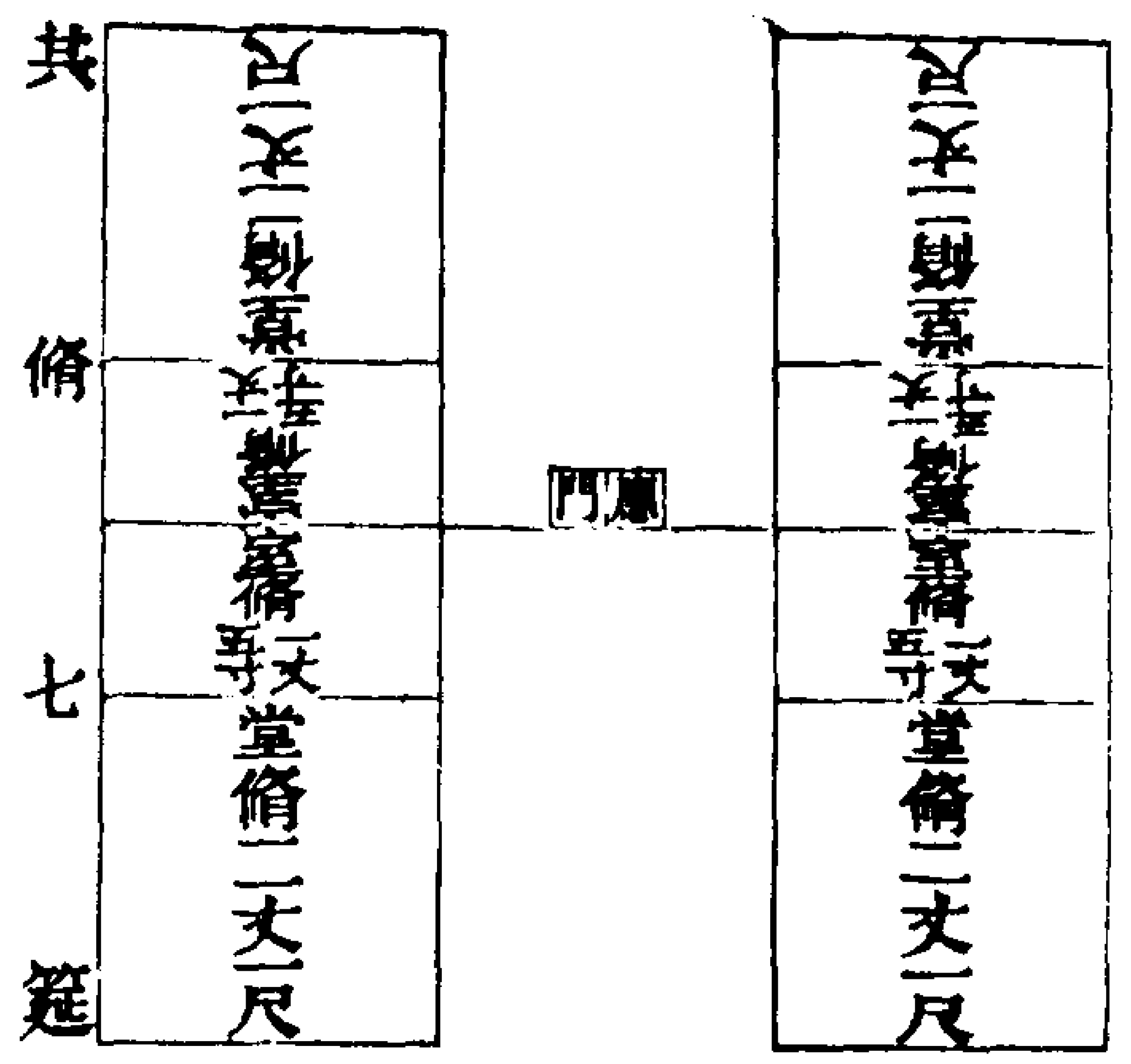
朱子明堂圖


大廟大室
明堂大廟
總章大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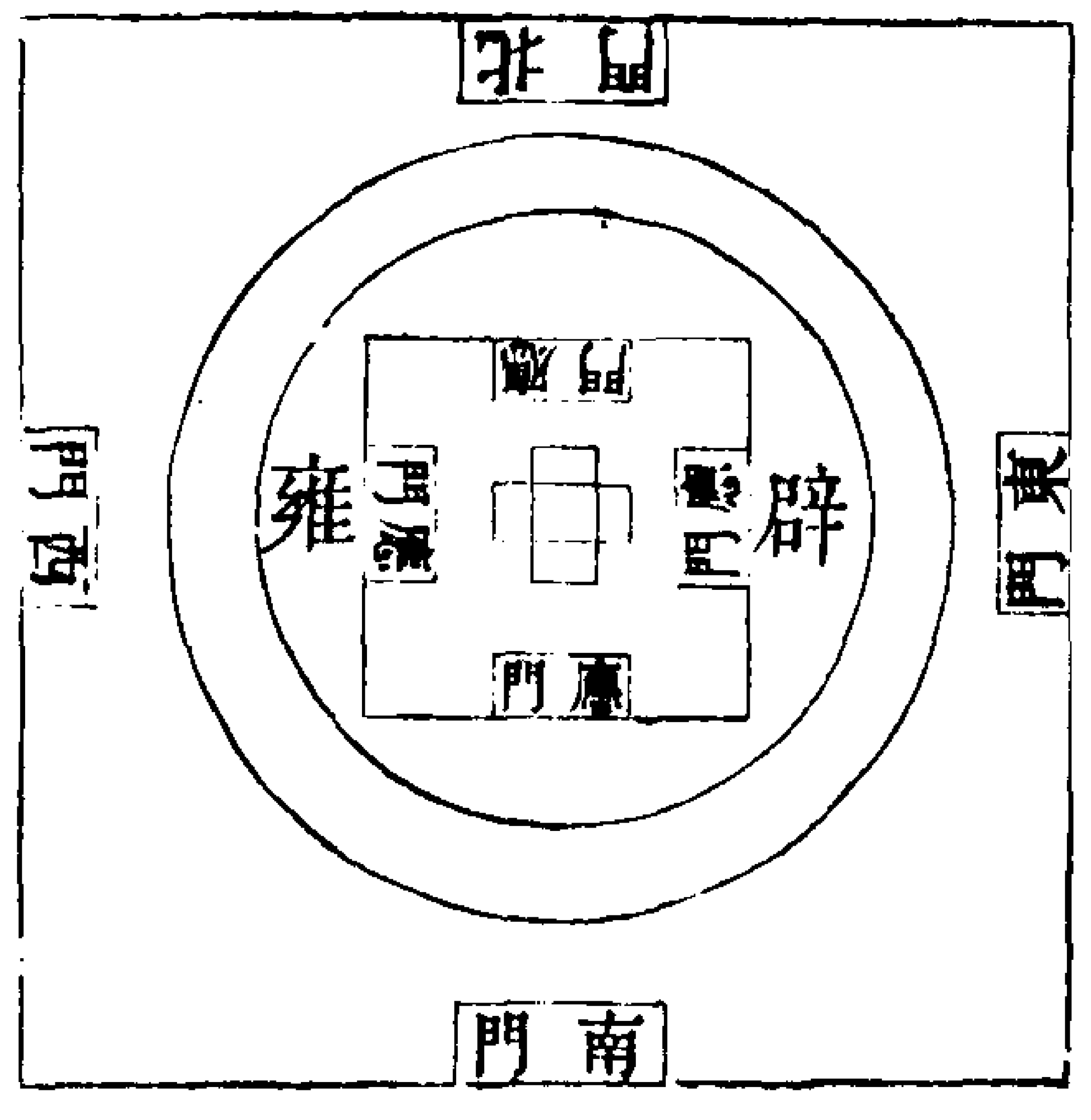
世室三四步四三尺圖



門堂圖



四門應門辟雍圖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頑石廬經說三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井田議

先儒議井田者其疑案有三三代疆理不易而所授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可疑者一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其制易明也惟徹之爲制經無明文可疑者二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二法不同可疑者三以予考之其前一條由誤讀孟子正經界一語謂夏殷之制必以五十畝七十畝爲一區而不知其不必泥也其後二條由誤認三代無不井之田但以有公田無公田爲別不知井田之制專爲公田而設惟助爲有公田則惟助爲井而貢與徹皆不井也孔氏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故今先取孟子之說疏通而證明之次及周禮而他經之文有足資參考者亦備錄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或有解者曰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井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

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也周言百畝而徹則亦有上地有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者明皆有可知

禮記王制疏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

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

按田之疆理一成而不可易而五十七十百畝不同如是則必有改畛涂變溝洫之事故先儒深以爲疑不知五十七十百畝者乃授田之實數而以百畝爲一區者乃經界之常法二者不相爲謀者也周制一夫授田百畝一區之田亦百畝故以一區爲一夫此數之偶合耳若夏殷之制則不可以一區爲一夫矣然一區之爲百畝則自若非授田止五十七十者其出之一區亦必以五十七十爲斷也且周制一夫授田固不止百畝遂人云上地夫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百畝萊二百畝此三地者計每歲所耕則皆百畝也併萊田計之則皆不止於百畝也授田不止百畝而經界仍以百畝爲一區則二者之不相爲謀不亦昭然可見乎或謂仁政必自經界始周制一夫所授適滿一區故田有定分而豪强不得兼并今謂夏殷之制皆以百畝爲一區而授田止於五十七十則有兩人而共一區者如經界不正何曰以百畝爲一區則經界已定矣處之得其道雖兩人共之自無兼并之患如必泥經界之說則周上地之萊僅五十畝孟子言圭田亦五

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其制若何豈別有零星不井之田以充之耶周有萊則夏殷亦有萊夏之下地殷之上中下地并萊田計之皆在百畝之外然則百畝之田仍一人耕之其萊田有餘於百畝之外則別取一區瓜分而授之然後有數人共一區者如商之上地餘五畝則二十人共一區矣一說后稷治田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以殷制言之上地夫二百甽萊一百甽中地夫二百甽萊二百甽下地夫二百甽萊四百甽每二百甽爲田六十六晦三分畝之二言七十者舉成數也上地八家同井中地六家同井下地四家同井趙過代田與周禮易田似異而實同說見後遂人辨其野之土條下算法有方田之術是田形欲其方也古者步百爲晦百晦則縱橫皆百步而其形方矣田之必以百畝爲一區者以此故也

又按有以五十七十百畝爲丈尺不同者非也古者以律生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尺度之改其起於古樂失傳之後乎又有謂尺度同而步法畝法不同亦非也夫尺度既不可改疆界又不可改則畝法步法皆不

可改何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一夫之地縱廣皆六百尺也今欲均爲七十畝則當以八尺七分尺之四爲一步以廣一步長七十步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之廣而仍以百步爲一畝之長以截然整方之田而步法畝法皆有奇零不齊之數恐商先生之制數度不若是之迂且拙也至夏之五十畝居畝之半其勢整齊而易算然以一畝當周之二畝亦太不倫況殷不改畝法則夏何必改乎

又按夏經洪水之後天下田少故止五十而貢至殷周之世開墾漸多故所授亦以次而增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而盡力乎溝洫可見前此之田多爲洪水所湮故禹時大加開墾也

按不釋貢者貢義易明不待釋也又徹與貢同法說見後言

又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徹則貢可知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别也徹訓通又訓取訓通則與助異訓取則與貢同以下貢上謂之貢以上取下謂之徹其實一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别矣然則徹與藉正相反徹則不藉藉則不徹此二句非止詁其名義而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法之不同且先言徹而後言助語雖平列意有抑揚顧名思義助之較優於徹已隱然見於言外矣

此節先撤去徹法下引龍子之言復撤去貢法而助之可行審矣

又按昔之言徹者其說不一鄭氏謂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引孟子對九一國中什一爲證言周制則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究未可從朱子謂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自謂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言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此說尤所未安果爾則經界不必正而班爵章之農夫五等又何以分焉集註於論語有若章及孟子夏后氏節用通力合作之說於請野節則兼用鄭說

又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按上文言徹則不及貢此文言貢則不及徹貢徹同法亦其一證然貢徹雖同法亦自有小異者觀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閒固有稍絀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貢雖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凶年原不必取盈樂歲原不妨多取以樂歲之有餘補凶年之不足適得其平也何至有粒米狼戾及盼盼稱貸之弊乎固知龍子之言乃後世奉行者之過非貢之本法也

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關其勞者也朱子集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又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惟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按舊解云惟助爲有公田對貢而言者也雖周亦助謂周之徹法與助法同亦有公田也此說不然上文歷言三代

之制而此言惟助爲有公田不得謂專對貢言也如謂徹法與助法同則當云雖徹亦助不得云雖周亦助蓋嘗論之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田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卽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井田之法專爲公田而設無公田則不必井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之下文野與國中是也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聊異其名以成一代之制而已嘗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豳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孟子之意以爲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公田而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法可知此節與上世祿一節皆勸滕行助也當孟子時經界之不正久矣助與徹皆廢不行孟子銳然欲行助法恐聞者或生異議以爲古法不宜於今故以世祿及大田之詩明之世祿與公田皆殷制也世祿既可行則公田亦可行況據詩言則周人實兼行助法今何爲而不可行哉此意甚明若如舊解則非勸滕行助之意且果徹同於助則

竟言徹可矣何以一則曰莫善於助再則曰九一而助耶

又使畢戰問井地注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按上文孟子但言助與公田未嘗及井地也此忽問井地者明惟井地始得有公田始得爲助也

又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注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集註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已不明然經界猶存但恐爲暴君汙吏之所慢耳所謂慢者蓋小有侵占與商鞅之開阡陌不同故因而正之其勢甚易左傳襄十年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此亦慢而復正者也大抵孟子此章之意在復古制非倡為新法
也其言有偏重補法處蓋三代之制雖井田與溝洫並行仍以井田為重古制已然亦非孟子私意下文
九一什一圭田餘夫四條皆滕之舊制但當日廢不行耳
九一而助亦滕國舊有之規模孟知前雖周亦助非指徹法
又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集註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又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集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按鄭氏謂王圻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又謂鄉遂用貢法采
邑用助法皆以此節為據鄭說見後匠人注後人多不然之然康

成之說固未足據矣今專就此節論之言九一而助則惟
助為井田可知言請野九一而助則周兼行助法可知以此為滕之舊制故也又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田不必皆井又可知
田不皆井則徹不必與助同而所謂什一自賦者以為行
貢法也可以為行徹法也亦可不曰什一而貢亦不曰什一而徹而曰什一使自賦明溝洫之制貢徹所同貢也徹也皆使自賦之謂也
又按或謂孟子此言蓋當井田已廢之後姑就野與國中
分別而為之制不知井田一廢則不可復矣孟子所以告
文公者豈徒為紙上空言而已哉或又謂孟子祇就滕言
滕未必列國皆然然此兩句乃正經界之要道何獨宜於
滕而不宜於他國耶或又謂九一什一皆用井田之法野

有公田故九一國中無公田故什一其野與國中之所以
異則鄭氏匠人注得之夫田之所以必井者以其中之可
為公田也無公田何必井下文出入相助數句及通典所
舉十善即以遂人溝洫之法行之何獨不可而必井乎
朱子語類五十五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
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如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
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
御行井牧之法野與國中之所以異當以此說為正或謂國中地窄不可井故不井者非也
又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圭之言珪潔也周謂之士田　又疏鄉已下必有圭田及餘夫其文既在井田之中則二者亦為井田之法　集註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按近人解此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
以同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餘夫二十
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
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己田二畝之半
此說近是然則圭田及餘夫之田皆從百畝中分析出之
以是知五十而貢七十而助初無礙於一區之百畝也
又按此與上請野一節皆正經界之事也
又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　集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按集註云此周之助法此言最妙蓋既非商之助法亦非周之徹法又非孟子新法前所云雖周亦助者如是而已

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注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注民勤私也又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

漢書食貨志上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

公羊宣十五年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

通典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

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詩小雅甫田疏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云云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朱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人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按一井之中私田八百公田百畝故謂之九一今言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十外取一矣明明與九一而助不合孔氏謂之殷制是也詩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以中田爲田中猶以中谷爲谷中中林爲林中不得以中田爲公田中田對疆埸而言疆埸者田之畔也則中田者田之中也此廬在私田之中亦不必有二畝半之地也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疏遂人所掌即六遂之中爲溝洫之法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與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疏遂人注所言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師之也

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閒小溝遂上亦有徑　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故雖爲溝洫法一夫則與此同也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在夫閒遂上有徑則同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閒故以南畝遂則縱矣此云田首倍之爲遂以南畝圖之遂即橫也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川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　疏夫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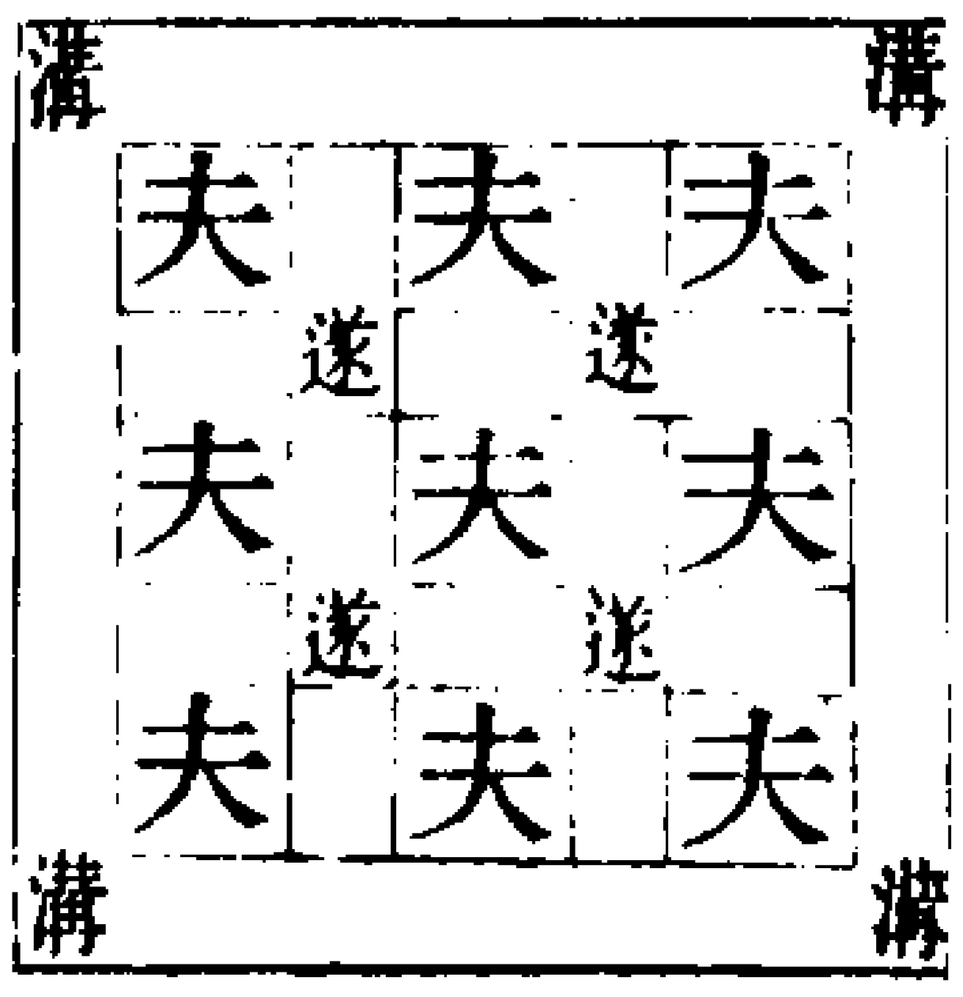
按遂人云十夫有溝小司徒及匠人云九夫爲井一則十夫並列一則九夫聚列二法不同康成以遂人爲溝洫之法小司徒及匠人爲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助法也溝洫之法貢法也亦即徹法其說殆不可易後人疑古之田無不井者遂欲合遂人匠人之制而一之此支離之說所由起也今試取遂人匠人之文兩兩相比則其異自見遂人自十夫至萬夫凡四等匠人自井至同凡三等以司馬法言之又有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則五等其與遂人之四等必不可

合也遂人十夫有溝溝在十夫之外匠人井閒有溝溝在一井之外其制大同小異遂人之溝橫亘兩端匠人之溝四面環繞就兩井言之則溝在其閒就一井言之則溝環其外成之洫同之澮其制皆然若百夫有洫與成閒曰洫則疏數相懸矣遂人之制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或遂橫溝縱洫橫澮縱亦可匠人則溝洫澮皆有縱有橫賈疏非是說見後而川爲自然之川不在縱橫之列遂人之川亦自然之川也但遂人是就川爲田匠人則溝洫澮層層兜裹與川隔絕耳賈疏以遂人之川爲人所造非也遂人夫閒有遂九遂而當一溝九溝而當一洫九洫而當一澮九澮而當一川計萬夫之地爲川一爲澮九爲洫九十爲溝九百爲遂九千匠人亦夫閒有遂九夫爲井其閒遂也兩縱兩橫而溝環之方十里爲成其爲溝也九縱九橫而洫環之方百里爲同其爲洫也亦九縱九橫而澮環之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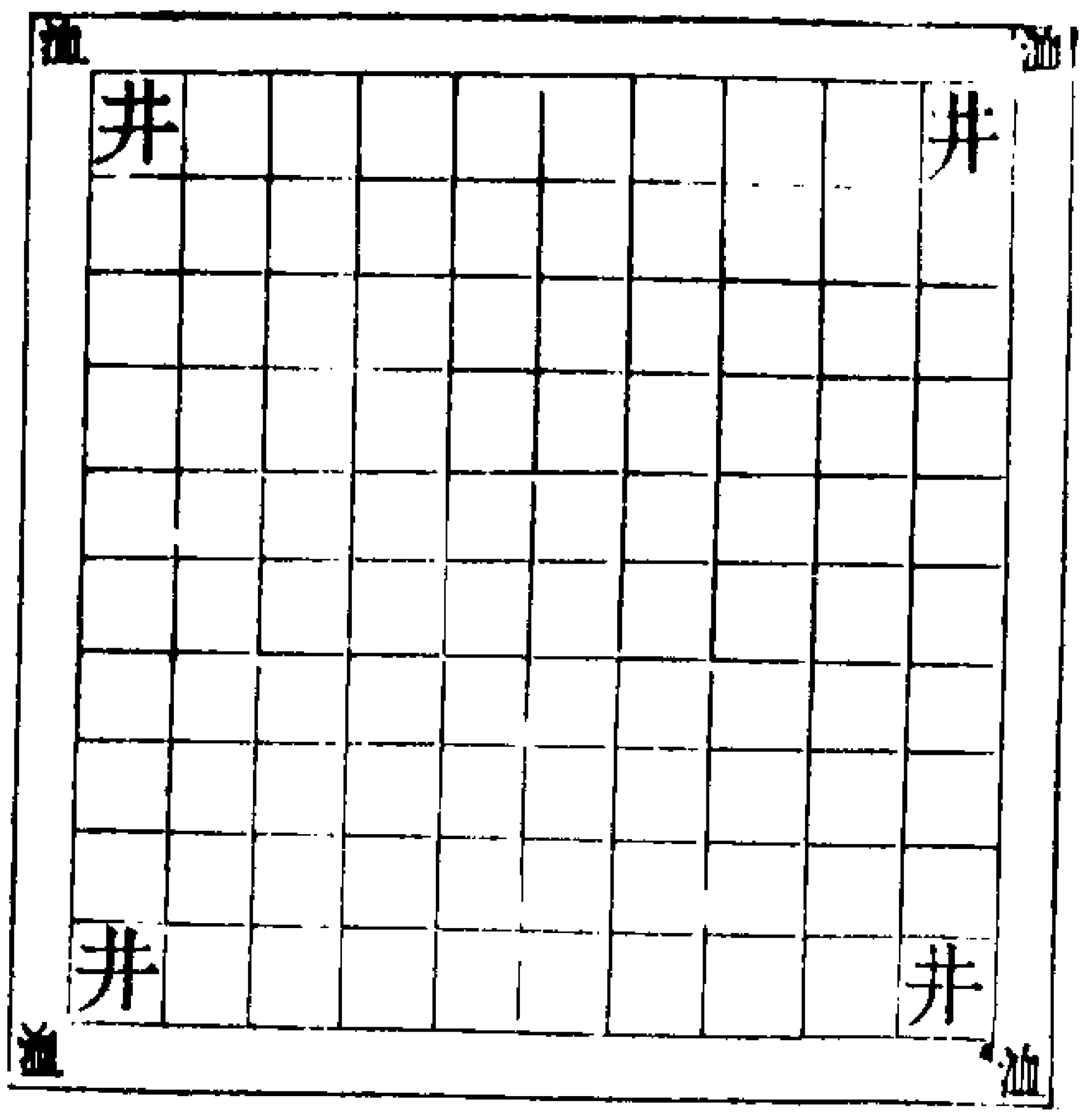
同之地爲澮者四面各一爲洫者縱橫各九爲溝者縱橫各九百爲遂者縱橫各三萬凡田形皆欲其方然遂人之十夫閒百步長千步其形不方積而至於百夫然後方千步又積而至於萬夫然後方萬步是因長以見方也若匠人之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皆就其方者言之蓋惟遂溝洫澮各有縱有橫夫閒爲遂而屋閒亦爲遂井閒爲溝而通閒亦爲溝成閒爲洫而終閒亦爲洫此所以但言井成同而不言屋通終也細繹經文其制昭然本無可疑今論者必欲合而一之無論以十夫爲九夫終屬牽强卽以匠人之三等配合遂人之四等何異以方鑿入圓枘乎遂有謂九十洫而通一澮者無名氏六經奥論而溝洫之制紊矣要之古之田制不必皆井孟子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滕之舊制亦周之舊法遂人之十夫有溝卽孟子之什一自賦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其法如此明乎此則遂人之異於匠人又何疑焉

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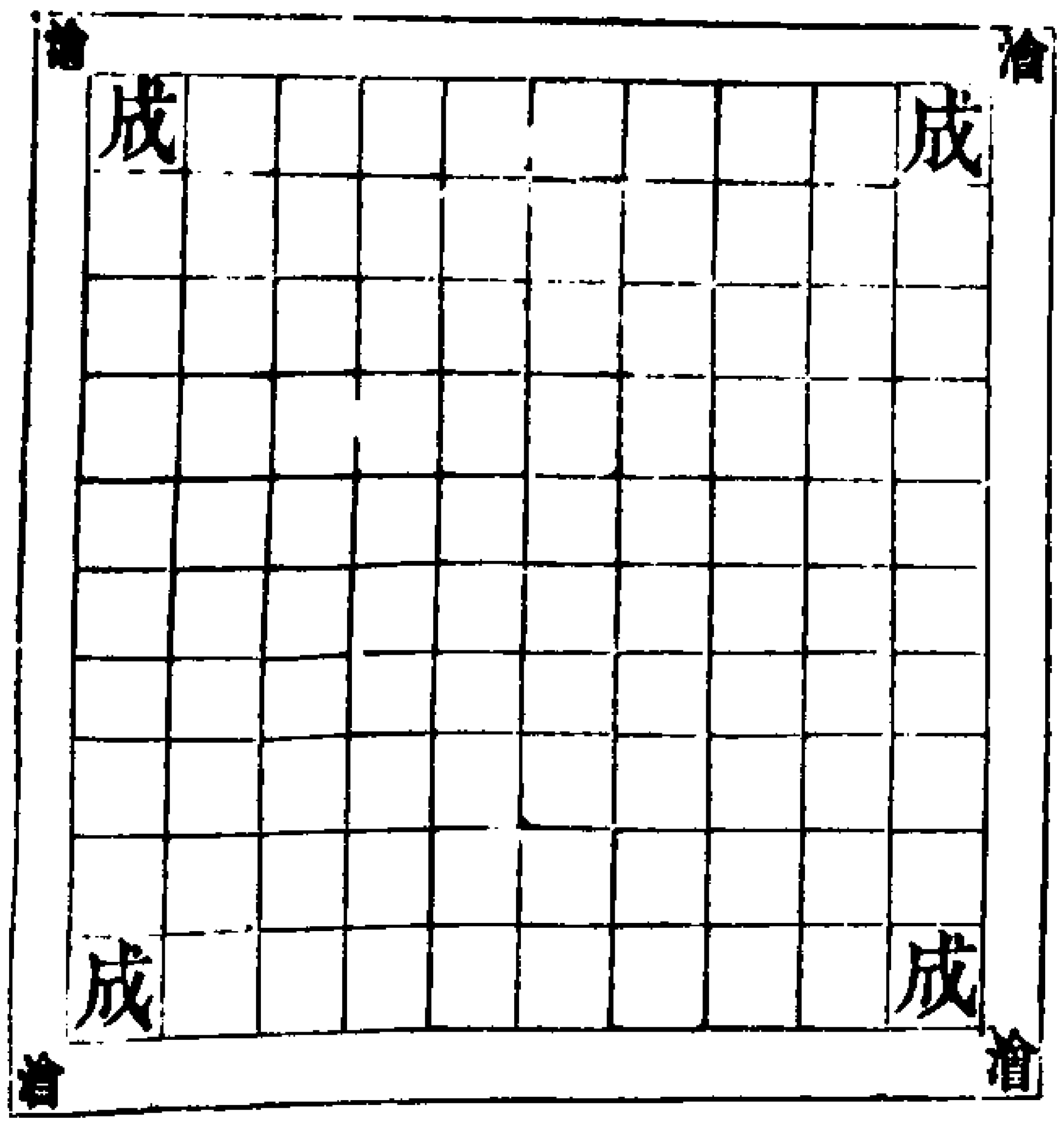
九夫爲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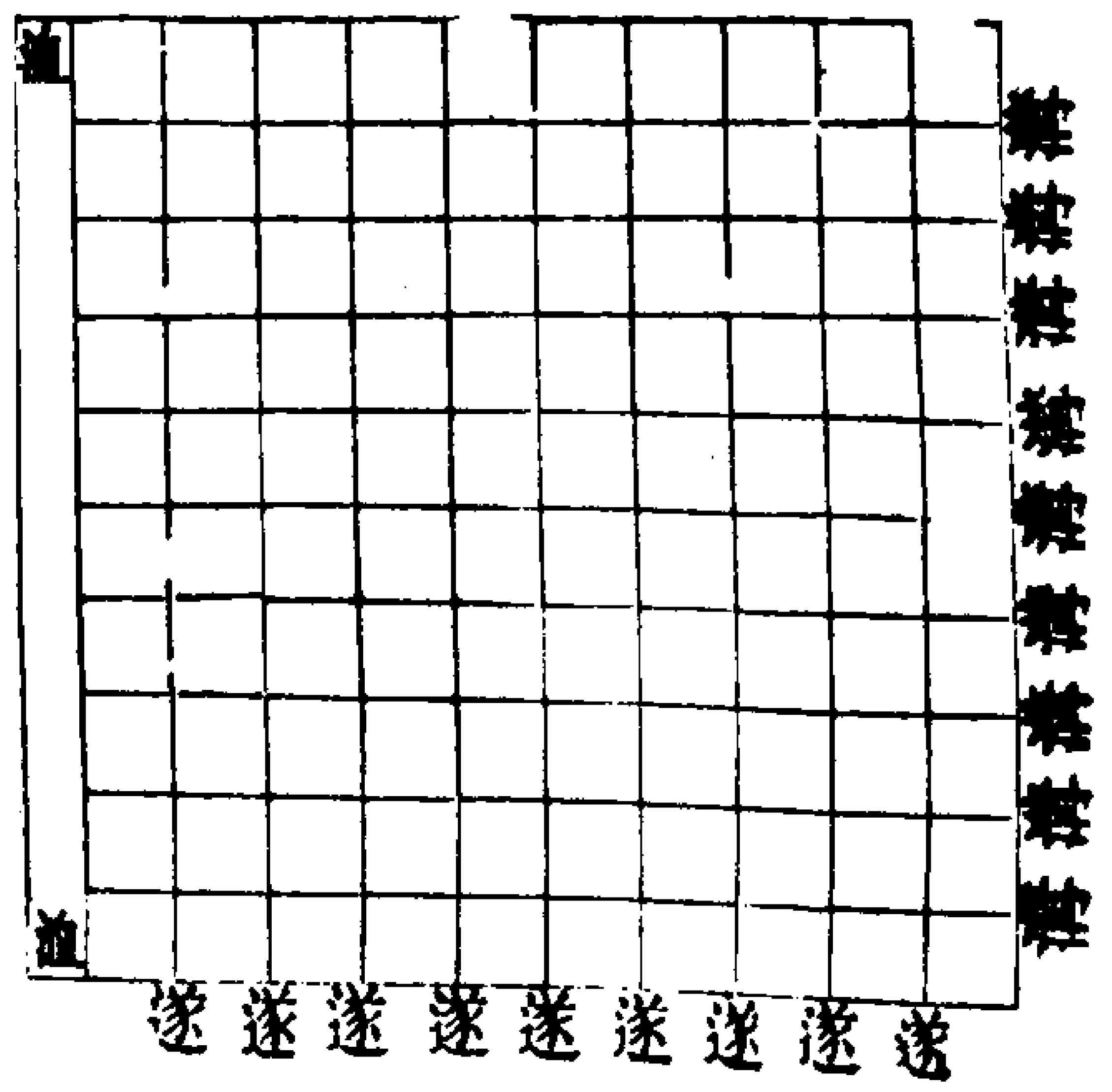
方十里爲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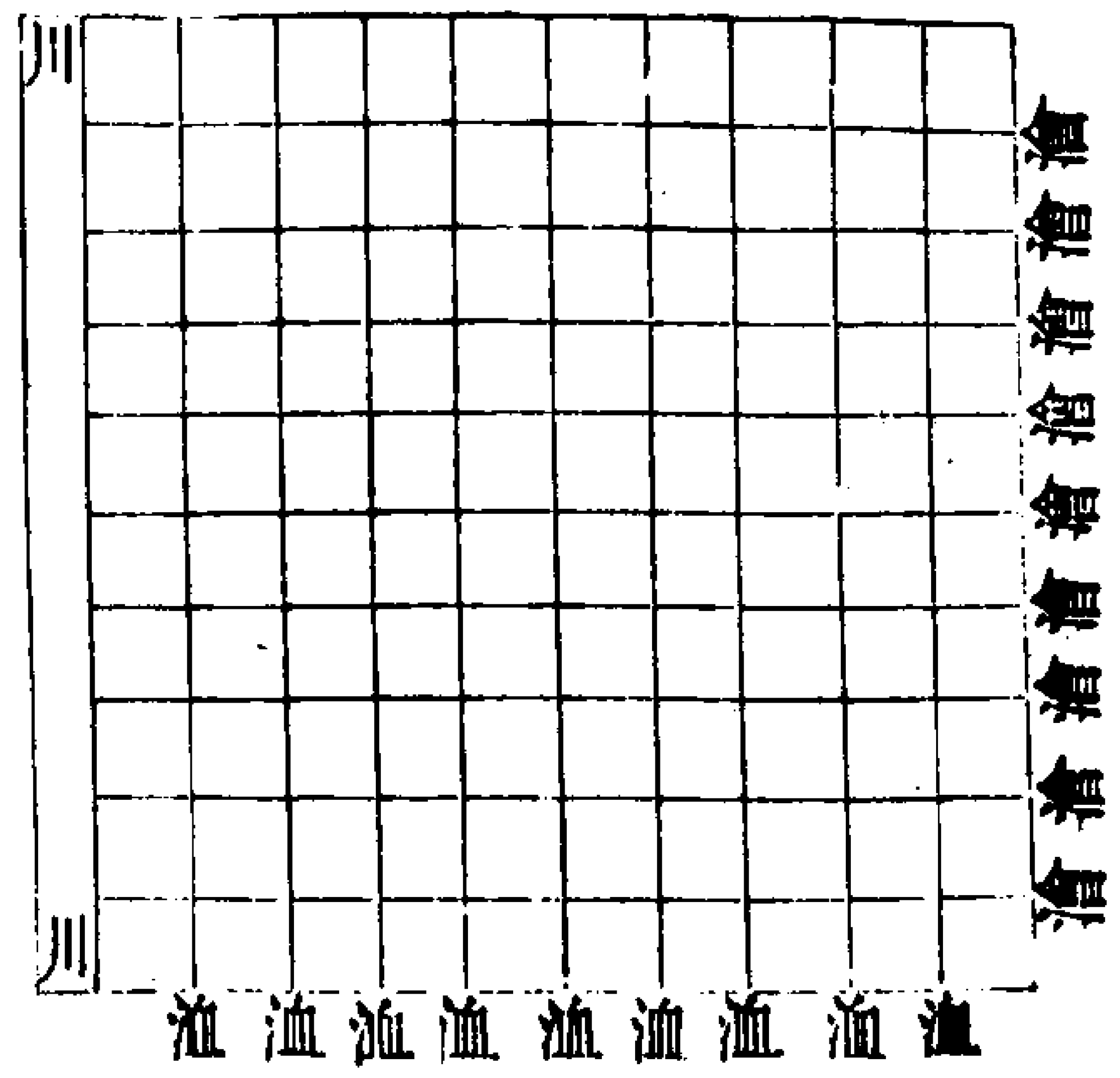
方百里爲同圖



百夫有洫圖



萬夫有川圖



又注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疏按載師職云從國中園廛二十而一及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皆據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夏之貢法云司馬法者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士十人徒二十人並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周之畿內之事非鄭虛言但餘僻所不見耳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稅夫疏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是天下之通法故總云助法不稅夫也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疏皆取孟子為義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莇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疏謂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孟子云野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疏上云畿內畿外據天子總天下大判而言此既引孟子野與國中不同是細而分之邦國亦做天子異外內也

又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元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左傳疏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

四術於倉藏其重斂故書之也

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疏哀十一年注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貲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邱出兩邱之稅

又襄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注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注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又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為疇

小司徒注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井十為通者一成之內一行十井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為

通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為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為終者同方百里之內十行行別十成據同一畔終頭而言十終為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為同

漢書刑志法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注師古曰稅者田租稅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注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注臣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又地官小司徒注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　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　疏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田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箋謂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田田里之法也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皋陶謨濬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服而云不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邱甸之

按小司徒邱甸之法與匠人成同之制二者之所以異班氏鄭氏各自爲說班氏謂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若是則成同之中固兼有山川城郭乎鄭氏謂成中六十四井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同中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若是則緣邊之田皆無公田乎且經言四甸爲縣而鄭氏則以四成爲縣經祇言四縣爲都而鄭氏則又推言四都恐皆非經意然則邱甸成同何以有異曰當以經爲斷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匠人曰匠人爲溝洫是邱甸者賦稅之法成同者溝洫之制也各有所當不得强爲牽合大司徒制地域以其室數制之葢邱甸者室數之名而田疇之伍亦準此耳夫班鄭所據者司馬法也此書乃齊威王時所作在諸侯去籍異學爭鳴之時所言制度多不足信觀其一則曰甸出長轂一乘左氏杜服所引一則曰成出革車一乘論語馬鄭所引其於成也一則曰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注引一則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論語注引一書之言而自相矛盾若此果足以爲據乎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又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元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疏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

按趙過代田先儒謂與周官易田不同然亦似可相通試以代田言之上地每一畝耕兩甽萊一甽中地每兩畝耕三甽萊三甽一耕一萊相間下地每一晦耕一甽萊兩甽則與周禮易田之數未嘗不合葢周禮特總計其數耳非必一夫之地耕則俱耕萊則俱萊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注庀治疏庀訓爲具治之使具也數甲兵注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注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注度量山林之材以其用鳩藪澤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注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地別爲小頃町牧隰皋注隰皋水厓下溼爲芻牧之地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疏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等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元云隰皋之地云云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雖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

井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實疇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量入修賦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疏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賦車籍馬疏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賦車兵注車兵甲士徒卒注步卒甲楯之數注使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又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又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疏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疏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疏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孟子

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疏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董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疏王畿千里總計百同已取四同爲百里內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爲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也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疏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六而存一猶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

者鄭意通郊外[illegible]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illegible]中出此萊地爲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疏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

又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廛場有瓜

皇清經解續編　頑石廬經說三

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濬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

論語泰伯禹吾無閒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詩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云云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左傳哀元年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疏杜解牧隰皋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人矣

大戴禮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又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孟子滕文公章[illegible]十注謂餘夫之圭田者不當此賦稅也

詩大雅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徹治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疏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集註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盡因而修之耳

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疏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宣公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皇清經解續編　頑石廬經說三

按周制助徹兼行而有若專言徹者徹爲時王之制尤所宜遵且言徹則助該之矣非謂徹法同於助也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

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注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疏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觀范之注以藉爲賦藉理亦通從徐之言義無妨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注悉謂盡其力

按初稅畝先儒皆以井田言之其實周制井田與溝洫並行稅畝者井田則公田之外履畝十取一溝洫無公田則履畝十取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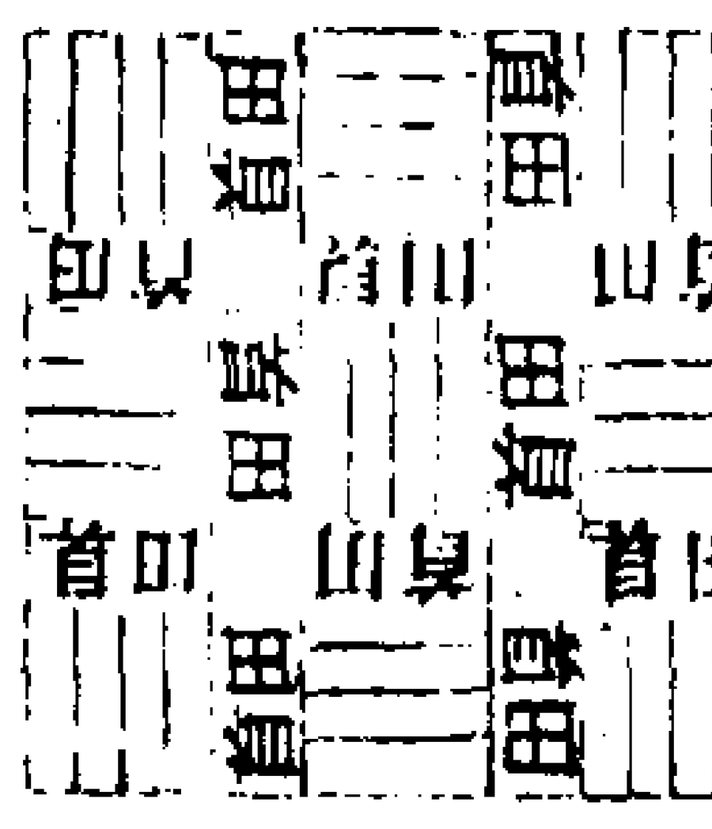
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疏疆正其封疆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向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集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集傳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左傳成二年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按物猶相也物土之宜謂相其土之所宜也儀禮旣夕曰冢人物土昭三十二年傳曰物土方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注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注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按集註所引劉氏之言溝洫與井田皆可用但溝洫則萬夫之中其畝縱則俱縱橫則俱橫井田則一井之中其畝縱橫相閒賈氏匠人疏乃謂井田之遂有橫無縱其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由其不知縱橫相閒之法故有此誤

附圖一

井田南東其畝之圖



南東其畝猶言衡從其畝耳不言衡從而言南東者南東有定位而衡從無定形故也如此圖正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爲從而四旁爲衡橫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爲衡而四旁爲從是無定形也然井田之從橫雖無定形而錯綜相形猶得見其爲一從一橫若溝洫則萬夫之中從則俱從衡則俱衡併無錯綜相形之勢尤不可以衡從言矣衡從旣無定形而南東自有定位意古者井中之公田皆爲南畝以示尊君之義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覆

皇清經解續編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祫辨

子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 傳吉禘于莊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卽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卽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禘昭穆謂之禘則其更無祫也劉炫云正經無祫文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合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 疏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祫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閒三五參差隨文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時乎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 按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而通計之也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祔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疏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則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祫嘗者蓋月御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 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始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儀禮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疏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畧之

又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疏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祔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祫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巳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卽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二年云明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

諸侯礿犆注互明物礿文禘一犆一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按此經所謂祫乃時祭之祫非殷祭之祫也犆與祫正相對鄭說殊近曲不可通

附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

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疏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按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祫若天子則必言禘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疏祫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祫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祫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儒既不知禘祫之同遂無以辨禘祫之異今列其說而詳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祫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即位三年之喪既畢遷主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雖微鄭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祫則未有得其說者鄭氏謂喪畢而祫祫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祫小蓋鄭氏說本公羊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未可非也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可見其說有自來矣　然其言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大祫對四時之祫言王制祫禘祫嘗祫烝此時祭之祫小祫也　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第言大祫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祫下言殷祭是殷祭即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祫也何嘗有一禘一祫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祫禘正是一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祫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即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四明萬氏說　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既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礿秋嘗冬烝將既礿又禘耶抑即以禘爲礿耶蓋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爲說信禮記而疑周官可乎有時祭必更有殷祭說見後郊社篇　夫禘祭原不在時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蓋以大禘禮行之於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

義穀梁傳曰著祫嘗然則禘祫必於嘗與然謂禘祭不在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即時祭之一則不可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礿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最爲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祫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祫則不嘗蓋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祫皆行之於秋禘祫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即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嚳以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爲廟制言也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爲七廟大傳本小記而刪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干祫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訖意乃明蓋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以祖所自出爲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即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不追其所自出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爲太祖秦仲出于伯翳秦不以伯翳爲太祖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大事省于其君則祫及其高祖然亦但可干祫干之爲言空也謂有壇墠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穆三廟而已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于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即寄於祖禰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本自明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嚳且不及親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句爲衍文然則禘祫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大夫之祫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王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祫矣吾謂禘祫

皆殷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廟制辨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唐張齊賢言太祖即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祫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即太祖恐亦未是始祖謂始有天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即以始祖爲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爲太祖文王武王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晉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

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祧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疏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故知不宜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

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疏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

春秋文十三年公羊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尚尊周公按成六年立武宮是武公之廟不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疏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　按后稷之廟亦可名祧蓋后稷與文武二廟皆得稱祖考廟皆得稱遠廟則亦皆得謂之祧也　又疏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按周之廟制自昭王以前五廟而已至共王乃備七廟然七廟之數雖備于共王而七廟之制則定于周公數必以漸而增制則可以預定也　又疏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前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按祭義所言正是周制此云不立廟非也小記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

王者猶言天子非始受命之王也周之廟制定於成王周公成王即王者也立親廟四親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又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按毋逸言祖甲恐非太甲且無太宗之號歆說殊鑿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禮記王制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作按堯當作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按堯舜皆始受命之君故只立五廟禹與堯同出黃帝故不立始祖廟但四親廟而已緯書之言本無所據蓋想當然語耳殷六廟者以成湯為世室也成有一德云七世之廟此書晚出益干學之徒偽造

門於祧鄭氏不足信呂氏春秋作五世之廟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鄭七廟之說證之王制喪服小記明堂位而皆合也按禮緯及守祧為據反滋後人之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按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二說不同如必以經之正文為不可違則二說者皆經之正文也將兩從之乎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著曰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登餕則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爲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按守祧弘人恐是每人主一廟又一人總領七廟故八人耳若姜嫄廟自有女祧在未足爲周七廟之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按孔氏云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仍是王肅之見也夫一姓代興必有受命之主猶諸侯之有始封之君大夫之有別子其廟皆應不毀不係乎功德之崇卑也假使暴秦師古制而立廟則始皇之廟亦應在所不毀此夏后氏郊鯀之義也疏但知高祖之祖父不當立廟而未明文武二廟所以不毀之故則仍無解於尊卑同制之嫌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朱子中庸或問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

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立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按文武二廟之不毀與殷三宗不同朱子此條須善會不善會則諸儒之說何異乎劉歆不免蹈孔疏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之失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按此說不知何本考劉歆議中全無此意即王肅以高祖祖父爲二祧亦未必謂武王克商即已如此若必謂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備七廟則諸侯受封之初須備五廟亦思

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當受封之初能備五廟乎據禮記
疏則先儒曾有因左傳之文謂高圉亞圉之廟不毀者然則
二圉正與三宗一例乃
不毀之廟非遞遷之廟
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
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
歆愚亦意其或然也趙順孫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
廟又何別乎　按趙氏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
世室爲非常廟之數則常廟惟五眞與諸侯無別矣
殷廟六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父昭子穆兩兩相對殷
人多兄終弟及則六廟之位置不知若何書缺有
間不可
考矣
周廟七殷廟六者契爲太祖成湯爲世室及四親
廟也周廟七者稷爲太祖文武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其藏
祧主之法則鄭注守祧云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
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祫嘗祫烝之時則文武及四親廟

之主各以昭穆升食太祖廟若大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焉周之廟制如此或謂七廟當以高祖
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四皆次弟而遷是爲三昭
三穆文武二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吾竊以爲不然爲
此說者自王肅始而先儒以爲出於劉歆蓋以肅之言與
劉歆相似也而不知劉歆初無此說當歆時廷議欲毀武
帝之廟故歆以爲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其廟不宜毀耳其議但援殷三宗爲證絕不及周之文
武肅乃以三宗比文武夫殷之三宗但聞稱宗不聞立廟
卽使立廟亦是殷制周未必然韋元成曰禮廟在大門之
內不敢遠親也歆言宗無
數則大門之內豈能預留餘地以處之若宗廟異處則昭
穆不序故祖功宗德之說亦難盡信春秋成六年經書立
武宮服虔以爲掌之賊殺武公以求勝故立武宮定元年
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即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
之者也雖名爲宮實不立廟又宣十二年楚莊王祀于河
作先君宮以告成事是古人固有因一事而立先君之
宮者旣事則毀之非遂以此爲不遷之廟也故經書立武
宮不書立武世室傳稱立煬宮不稱立煬世室且楚之宗
廟在郢而祀于河上所作之宮
亦在河上其非立廟可知
且儗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
主猶周之成康宣王也文武開創之君猶殷之成湯也不
以成湯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儗得其倫乎蓋文
武之廟之不毀以其爲開創之君耳凡開創之君其廟皆
不毀是正法非權禮不得以殷之稱宗不可預爲設數者
比也肅以高祖之祖父爲祧不知廟制與服制及宗法相
表裏以言乎服則四世而窮以言乎宗則五世而遷此禮
達乎上下不以天子諸侯而有異準此則親廟亦不得有

加乎四廟之外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
皆至高祖服旣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
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
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程子此言是廟制定論然則
親廟惟四不
得有六明矣
故祧廟以一爲正其數可增而不可減親廟
以四爲正其數可減而不可增大夫一昭一穆合四主爲
二廟也士則併四主於一
廟廟雖遞減而高曾
祖廟之主未嘗減也
天子親廟與諸侯同其隆於諸侯者
在祧廟大夫祧廟與諸侯同其殺於諸侯者在親廟義各
有當何必專以親廟之隆殺爲隆殺乎又肅解祧字其義
未確當以鄭說爲是按祭法於天子稱遠廟爲祧諸侯以
下俱不言有祧蓋蒙上天子之文也肅旣言天子祭高祖
祖父又以高祖祖父爲祧其意若曰祧者遠也以其爲高
祖祖父故謂之遠廟以其爲遠廟故謂之祧然則諸侯以

下不祭高祖祖父卽無遠廟卽無祧而聘禮何以
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何以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豈皆僭
用天子禮耶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此祧字確義也
又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是廟之爲祧因遷
主得名遷主藏於遠廟故遠廟爲祧遠廟者太廟世室之
通稱也祭法二祧疏第以文武二廟當之非是祭法言天
子七廟自考廟至祖考廟僅得其五然所謂祖考廟已兼
后稷及文武二廟言之矣又云遠廟爲祧者遠廟卽祖考
廟也遠廟爲祧明三廟俱爲遷主所藏蓋諸侯五廟遷主
藏于太祖之廟故卽以太祖之廟爲祧聘禮所謂不腆先
君之祧是也天子七廟先公之主藏於太廟先王之主藏

於世室則太廟世室俱得稱祧固不得僅以世室爲祧廟
也守祧注甚明賈疏亦謬　祧以廟言不以主言然論廟
則自有太廟世室之名因　其爲遷主所藏故又謂之祧
則廟之名仍指遷主言也記言享嘗乃止此泛指遷主不
指后稷文武后稷文武固月祭矣馬晞孟駁疏說謂文武
不當廢月祭誤也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惟禘祭則毀
廟之主陳于太祖則此所謂享嘗猶祭統之大嘗禘而非
時祭之嘗也　祧廟與親廟異者親廟遞遷而祧
廟不遷也若祧廟亦以次第而遷則何以別於親廟　然則曷
言乎二祧曰有太廟之祧有世室之祧一藏先公之主一
藏先王之主故曰二祧總之三昭三穆其二卽文武世室
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不必如劉歆宗無數之說親廟惟
四亦不可增加不得如王肅高祖祖父爲祧之說明乎此
則廟制定而小記之文亦可得而解矣

郊社辨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
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
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
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
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
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
祭也天神則主北
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
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疏
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
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
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
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禮祭法
有虞氏郊
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
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注舜當爲嚳
字之誤也　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配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少牢饋食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疏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威仰而已　左傳襄七年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　按獻子言正月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魯郊非禮然亦但僭孟春之郊未必以孟春之禮行之於冬至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又於郊故謂之郊　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鄭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何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得郊用孟春之郊其應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卜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　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爲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有天下冬至祭天適逢辛日也

又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按乘素車即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之義非用殷禮

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孟春之郊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猶太廟天子明堂之制與太廟同而備爲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耳康成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信矣　說文每引魯郊禮當在逸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　按祭天莫盛於圜丘何獨缺而不數圜丘以帝嚳配故稱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王

禮記祭法疏案聖證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

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大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畧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曰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

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

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融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其實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至之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改啟蟄爲正月日至而郊特牲謂周之始郊日以至又誤以周圜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竝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上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

牢皮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繭晃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齊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

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爲正猶祭天有九日圜丘之外當以孟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嚳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言禘即曰立四廟大傳言禘即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此爲宗廟之祭則享鬼者三祀神者一且先言禘而後言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

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言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即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曰盛也（公羊文二年注）中也（周禮大行人注）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閒歲而一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皆隆殺相閒之意祭祀尤禮之大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黷黷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

每歲之時祭而圜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卽殷祭之殷作樂殷薦非圜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爲徧恐非）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圜丘方丘則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圜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或謂社當作祇字之誤也）以路鼓鼓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別無祭地之文）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

禘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爲朝受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告朔當之恐尚未是）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爲二事絕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爲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也今觀其建爲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意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既然會同從可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五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黑水考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餘波入于南海疏地理志益州郡故滇王國也郡內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桑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謂黑水出雞山者昉於山海經謂出張掖雞山者昉於孔穎達顏師古孔引水經而今本水經無其文顏不引水經而解與孔所引水經合則其說固有所自矣按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於元止之水即黑水也張掖記不知何人所作予則以爲黑水與黃河同出昆侖無所謂雞山尤無所謂張掖之雞山也雞山見南山經不知在何郡惟知其必不在張掖何則張掖非南山也南山之雞山既非張掖之雞山南山所出之黑水亦非雍州梁州之黑水乃山海經之言黑水固非一處矣不更讀海內西經乎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南入海夫同一山海經也於雞山則從之於昆侖則不從於河出昆侖則信之於黑水出昆侖則不信其義安在或曰河出昆侖虛見爾雅故後人遵用其說非信山海經也曰山海經之言與爾雅相應此即其可信者黑水雖單文孤證然不謬乎經何爲其不可從吾謂言黑水者不得已而取證山海經則舍雞山而取昆侖可也

按爾雅兩言昆侖則昆侖實有其處非如海上三山在虛無縹緲間也禹貢昆侖爲西戎之國國以山得名耳史記言漢使窮河源爲睹所謂昆侖夫必高二千五百里上有醴泉瑤池則誠不可得睹矣若猶是山也何不可睹之有然而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徵之無可徵詢之無可詢雖置昆侖於前宜其熟視之而無睹也然則欲睹昆侖何道之從曰無難也有河在夫岷山者不知爲岷山也知江則知岷山矣嶓冢吾不知爲嶓冢也知漾則知嶓冢矣漢武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此部立於不敗之地試從河關以西溯流而上至水窮山盡處則昆侖見矣是故河源難尋昆侖易睹然則河源果孰得其眞曰星宿海在吐蕃界自闢展至和闐三千餘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三千餘里之東皆星宿海地也和闐即于闐漢書言河源出于闐南山則與吐蕃河源相去不遠同在星宿海今星宿海之西有巴顏喀喇山吐蕃河所出也其北及西北復有二山曰阿克塔齊欽曰巴爾布哈此二山其即于闐南山乎蒙古稱此二山及巴顏喀喇山皆曰枯爾坤枯爾坤者猶言昆侖也三山皆河所出故皆謂之昆侖于闐爲北源吐蕃爲南源唐以前北源盛南源微故侯君集至吐谷渾望積石觀河源猶未知有吐蕃河唐以後南源盛北源絕故杜佑曰大積石數千里此處豈有河源黑水則又在南源之南與又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疏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未知山之所在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元引
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句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
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
水經卷卅三江水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注洛
水出洛縣漳山漢書地理志云雒水出廣漢郡雒縣章山亦言出梓潼柏山山海經
曰三危在燉煌南句與嶓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按今山海經此語則已佚矣
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經云出三危山所未詳
按三危所在當以地記爲正孔疏雖斥爲妄書然曰三危必
在河南則亦不以地記爲非也水經以爲洛水所出則去蜀
不遠矣山海經謂三危在燉煌南者蓋遠言之猶海內東經
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閩西北若求浙江於閩則不可得也

杜氏以檮杌爲三苗故謂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後人因謂
三危在燉煌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此說殊不足信三危在積石之南此大積石也孔疏謂在積石西南者當指小積石
岷山之西正當西傾之西南而地記云在鳥鼠西南者西傾
在鳥鼠西南三危又在西傾西南三者參相直
水道提綱卷八江上黑水河即古所指茂州鐵豹嶺水也按即李膺所謂大渡河見後
出邊外番地有兩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南
源之西南二百餘里又名馬爾隆必拉在岷北源之正西西北距大積石可百餘里水東北流
折而東南曲曲行二百餘里其南源西南自山中名雅爾隆必拉在岷南源之西少北
東北流二百數十里來會又東南百里入邊又東南百餘
里折南流八十里又折東南流九十里至長甯堡西北與大江
會別木圖二源皆東南流無東北流之道未知其審
按提綱又云大江有二源北源曰岡出阿林南源曰那哥多
岡楠阿林山勢廣博自巴顏喀喇山連接而東千里不斷至
九里古拉達巴罕山即黑水河上源又東而北而東北爲那
哥衫拱楠山然則九里古拉達巴罕與岷山相接安知非即
古之三危乎古黑水河至汶江徼外當即南流爲渽水其別派入江與否不可知古今未必同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水經作岷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按廣柔故城在今汶川縣西北禹貢和夷厎績
水經注三十六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案鄭解因桓是來以桓是爲隴阪名然則鄭意漢志
桓水乃和夷之和非桓是之桓也然和夷當在西傾之南桓水
之西貢道由西而東正合因桓之義酈氏以白水河爲桓殆失

之矣　鄭蓋讀是爲氏說文云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
者曰氏又云阪山脅也又云隴天水大阪也按阪爲山脅通稱
是天水大阪鄭意以阪釋氏因連言隴耳氏乃巴蜀方言然隴
秦隴鄭又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京師
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是鄭意桓氏在梁州不在雍州明矣近世
主張鄭學者往往舡經從鄭并鄭意失之不可不辨禮道盤折
謂之桓水亦以此得名貢
道出陸路來故曰因桓是來
按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夔牛郭璞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
數千斤名爲夔牛竊詳郭注蜀山猶言蜀郡之山也班氏言
桓水出蜀山意亦如是郭氏泛言之不專指岷山班氏渾言
之實即指岷山也若指廣柔蜀山何不繫縣下乎水經直作
岷山正合班意李膺所指大渡河之源亦即此耳　又按和
既讀爲桓而渽又與和聲相近疑渽水即桓水也漢世但知
汶江徼外有入江之渽水不知酈氏道徼外有入南海之桓

水班氏亦不甚分明故兩見之而繫桓水於郡下但言蜀山不言岷山以示闕疑之意禹貢言黑水入南海班氏言禹貢桓水入南海雍梁之閒未必有二水俱入南海蓋黑水既湮先師知桓水所行卽黑水故道班氏采獲舊聞故不志黑水所出而特志桓水所入以見之(黑水之有桓水猶弱水之有羌谷水也班氏於弱水北載桑欽說亦傳疑也於羌谷水則云至居延入海又曰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明羌谷水與弱水合流也)　又按桓水出岷山而西南行則必入黑水河矣禹時惟此以上謂之桓水後世則并黑水河以下通稱桓水或謂之涐水或謂之大渡河而桓水直至南海則其名之所包更遠矣

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

嶺卽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

按岷山廣博松潘茂州皆有之而江源當以松潘爲是則大渡河所出之鐵豹嶺實在松潘不在茂州也大渡河出羊膊嶺西南流與桓水出蜀山西南流水道脗合故知大渡河卽桓水矣桓水爲涐水上源青衣之大渡水入涐故謂涐水爲大渡河并其上源亦謂之大渡河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汶江縣(故城在今茂州北)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二行三千四十里　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按漢志作渽字之誤也水經注引呂忱字林亦作渽則其誤已久)　水道提綱(卷八江上)陽江卽大渡河源自灌縣西南境大邑縣邛州西北境霧中圓覽牛心三山以西諸山經小金川司大金川司至上下魚通門大渡河　乾隆府廳州縣志雅州府清溪縣涐水今名大渡河在縣南自茂州西南徼外發源經打箭爐流入與越嶲廳分界(按越嶲廳卽漢越嶲郡闌縣)

按今之大渡河其源與古異蓋汶江徼外之道已湮也漢志雖與涐水於汶江徼外而云行三千四十里蓋并上源之桓水計之若自汶江至南安則無此數今大渡河發源於邛州徼外去茂州不遠則千五百里耳

水經注(卅三江水)布僕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旄牛道(今清溪縣)在邛崍山表(邛崍山在今榮經縣西南)水從縣西布僕來(旄牛道一作旄牛縣布僕疑山名)分爲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今邛州)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縣(今崇慶州)縣濱文井江(卽文井水)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今新津縣)

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嶲邛都縣西(今西昌縣)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今雲南楚雄府大姚縣)入于僕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又逕甯州建甯郡(今雲南府)歷雙柏縣卽水入焉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麊泠縣南流入于海(按至麊泠入海者勞水也此乃云僕水者所謂異流沿注互受通稱也南中水多類此)　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按卽布僕水所入之文井江也)　又越嶲郡青蛉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　又益州郡來唯勞水出徼外東至麊泠(唐武峯州在[illegible]府西北一百三十里)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按布僕水在旄牛之西當涐水之汭故得至臨邛入文井江其南逕邛都者必越涐水卽是涐水之下流也涐水至旄牛

徼外分爲二流其一東入江其一與布僕水合流而南

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漢書地理志蜀郡旄牛鮮水出徼外今打箭爐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當與定莋相近定莋今鹽源縣入繩　又越巂郡遂久廢縣在今鹽源縣西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若水卽今鴉龍江繩水卽今金沙江　水經注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下文作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巂大莋縣入繩按漢志言若水入繩酈注言鮮水入繩亦因合流而得通稱也

按鮮水下流疑與布僕水合布僕水本大渡下流故又名州江大度布僕水自北而南要必越若水繩水然後至青蛉入僕也水經又言若水南過越巂邛都縣西亦卽布僕水所過之境酈氏又云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按大渡水卽州江大度出酈氏於羣水獨不言布僕雖自入僕然既注繩若則亦分流入江酈氏不數故疑布僕卽大渡水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今雲南府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按大澤當卽滇池下流酈氏言溫水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又言葉榆與僕水同注滇池澤明大澤與滇池澤二而一者也今葉榆溫水俱不入滇池僕水無考滇池下流爲普渡河入金沙江又按華陽國志滇池縣有澤水木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巂溫水此言黑水祠乃祀滇池之神而縣界又有溫泉耳劉昭注郡國志於黑水祠下引此云水是溫泉似以黑水爲溫泉殆誤會常氏意也

又牂柯郡鐔封溫水東至廣鬱今廣西思恩南甯二府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又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今屬廣東肇慶府及廣州府新會縣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　水經注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廢縣在今貴州石阡府城西南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今雲南曲靖府南甯縣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又東南逕與古郡今雲南之廣西羅平霑益三州臨安府貴州之安順南籠二府之毋棳縣東又東南逕律高縣南今曲靖府馬龍州亦屬興古又東南逕梁水郡東南逕鐔封縣北按漢志溫水在鐔封縣下盡自毋單至鐔封凡溫水所行之道漢志皆屬之僕水也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葉榆今雲南大理府太和縣葉榆澤在東　水經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注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今雲南府富民縣南與濮卽僕水同注滇池于連然雙柏縣也連然今安甯州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又

逕賁古縣今臨安府建水縣北東與盤江合經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注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按葉榆與勞水俱至麊泠葉榆由牂柯西隨至麊泠勞水由益州來惟至麊泠是勞水在西葉榆在東也葉榆絕溫水處蓋在今廣南府界而東南注于交趾經過交趾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注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言三水此其二也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嬴陵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中水又東逕嬴陵縣南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江水對交趾

朱鳶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切縣北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元和志交州龍編縣朱鳶江在縣北即牂同葉榆水之一源也按葉榆河即今之洱海今洱海上源為黑水河出浪穹縣及劍川州東南界山其下流入漾備江漾備江入瀾滄江瀾滄江至越南為富良江源流與古迥異富良與朱鳶未知是一是二

按溫僕葉榆三水既會滇池則已合而為一矣復由滇池流出分為二道其一道東南流仍為溫水至來惟又分二派一派東行洪氏以為即南盤江至廣鬱入鬱一派從右出仍為僕水與勞水合東南至麊泠縣入海按葉榆至麊泠分而為五合而為三漫衍十四縣津流廣遠勞水西來富與之合不能越之而東出然江水注云僕水至麊泠縣南流入于海則勞水乃南流獨自入海不東合葉榆也後漢

書馬援傳援奏言西于縣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此三縣界俱有葉榆水則流逕千里矣又通典瀧陽縣屬驩州驩州北距安南都護府治當亦不下千餘里勞水南流須環西于南界至驩州入海海口與麊泠甚遠漢志言勞水行三千五百里蓋通海口計之其一道東北流仍為葉榆水至賁古與盤江合洪氏以為即北盤江又東南與溫水合今南北二盤合處在廣西泗城府界復分二派一派與溫水俱東入鬱一派絕溫水而東南至交趾郡復東合鬱水至四會入海按浪水入鬱謂之浪鬱鬱水入海謂之鬱海溫水注云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　按道元云鬱水至壽泠入海壽泠本日南西捲縣地宋始析置去南海三千餘里與漢書大異可疑漢志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郡四謂牂柯鬱林蒼梧南海也若至壽泠入海則豈止四郡亦豈止四千里乎浪水注云其一南入者鬱水別派至四會入海者道元之所謂四會乃交趾之四會浦非南海之四會縣名同實異易於溷淆不可不辨酈意浪水南行者即鬱水之正流其東出者自是浪水別派非鬱也然則桓水入海之道有二一由麊泠一由四會也

言黑水者紛如聚訟東樵先生力主韓汝節說謂梁州黑水與雍州不同辨論甚詳究其大旨一言以蔽之曰吐蕃河不可越耳誠知黑水之源在河源南則初無隔閡而雍州梁州之黑水不必岐而二之也夫黑水班鄭所不知或疑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似屈子時已不知黑水所在今以張揖記攷之元趾即偽狄所浴之水屈子之意謂若以元趾為黑水則三危安在乎蓋所問在元趾非不知黑水所在也後人何敢臆斷然沿波討源似猶有可言者開嶲本之山經參之地記稽之班書酈注於雍梁二州開得水道凡六曰黑水河曰桓水曰瀘水曰布僕水曰僕水曰勞水就此六水觀其會通則知雍州之水可至于梁梁州之水可至于海其果為黑水故道與否固不敢知然由是求之庶幾雖不中不遠耳三危在積石東南黑水入雍州境過三危東約三四百里可界雍之西南

境自瀚氐道至大作約二千里可界梁之西境若謂雍州黑水必繞出星宿海而入緬甸之金沙江則恐無是理按金沙江即今後藏之雅魯藏布江南流至厄訥特克國入海其國更在緬甸之西去中國絕遠禹時未聞重譯而至即或訪知有是國為黑水所經古史矜慎不應以傳聞之詞著之簡策又戈導之云者東樵先生以為禹治水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凡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則彼厄訥特克豈禹舟行之所屆哉至若麊泠四會去荊州不遠羲叔於是測日影焉聲教所通遣官屬往視不難核實舍此而問金沙江與夫條支弱水何以異其不然也必矣于闐地勢極高故張騫言于闐之東水皆東流張掖伊吾盖在于闐東其水斷不能西行至于闐而繞出河源

也

附錄水經注(卅六若水)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句)水道有黑水

羊官水(按此亦有黑水之名與瀘江合流者也)

渤澥記

水道提綱奉天府甯海縣旅順城三面懸海南望登州蓬萊僅二百五十里(南過海至北黃城島僅百餘里)西望天津千里海自旅順城折而北經城西其西爲鐵山島(又西爲雙島)又北而東爲甯海縣西又北稍西爲復州城有小水口三復州城西南爲長興島(島大數十里海中洲之巨者)又北而東爲永甯監城李官屯熊岳城蓋平縣之西有小水口三(熊岳水口西有兔兒島蓋平縣西有連雲島皆小洲)又北有耀州河口又西北爲海城縣西南之大遼河口又西北經右屯衛南有小水口二至

衛南爲大凌河口又西經錦州府爲小凌河口又西稍南經松山杏山東南塔山村東(東有小筆架大筆架二島)又西南經連山雙橋二城甯遠州東南水口(口東南有桃花菊花二島菊花即明所稱覺華島也)又西南經沙河所中後所高兒河前衛中前所五城南有小水口五又西入直隸界爲山海關南(自山海關之南東北至大遼河口六百里大遼河口南至旅順城六百餘里)自山海關之南經山海衛南又西南經撫甯縣東南有小水口四又西南經昌黎縣東南有小水口二又西南經樂亭縣南之齊家莊爲永平府之灤河口又西有小水口又西經灤州南又西經順天豐潤縣南之澗河莊南有小水口三又西經神堂韓沽南寶坻縣東南境爲薊運河口海折而南經武清縣東南境爲新河鎮東即天津直沽口也口曰大沽有海神廟當天津府之東南

(東北至山海關六百里南至山東界二百五十里東南半山東之登州府八百餘里)海自直沽南經靜海縣東又南稍西爲青縣東之濟溝小口又東南經鹽山縣東北又東南入山東界自武定府之海豐縣東北有大沽口又東南經霑化縣濱州東北又東南爲利津縣東北之大清河口(俗曰牡蠣口東有巨川淮大清河)又東南經蒲臺縣東北又東爲青州府之博興縣樂安縣東北即小清河口也又東南經壽光縣北萊州府之濰縣東北昌邑縣北有小水口五濰水口其大者(自小清河口而東爲彌河口爲渫洋口爲于河口爲白狼河口又東爲濰口俗曰淮河)又東爲北膠河口又東爲海倉口又東北經萊州府治掖縣北(北有海廟口其西曰芙蓉島)又北爲三山口又東北經登州府之招遠縣西北有界河口又東北有地懸入海中曰峭嶓島又東北經黃縣北(北有小水口西北曰桑島)又東北經登州府

治蓬萊縣城之西北而東(蓬萊閣在府西北北有廟島西北曰大小黑山二島東曰長山島又北曰侯雞島高山島又北曰鼉磯島稍細又東北曰碗磯島稍大長山島之東曰沙門島小竹大竹二島皆在府東北灣子口之北○海自海豐至蓬萊蓋千有餘里)海中洲嶼落落如星羅碁布其大者曰大欽小欽南黃城北黃城四島(並在長山島西廟島之東)北與旅順口隔海相望

按古碣石在昌黎縣南自旅順西距碣石五百里而贏自大小凌河口南距海倉口千里而羸此古之勃澥也碣石以西本古之逆河今則與勃澥混爲一壑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直隸永平府渤海在府南一百六十里東連遼海西抵天津南通山東登萊浩瀚千有餘里自直沽之北折而東去豐潤灤州之南各一百二十里樂亭縣南四十五里又迤邐東北逶昌黎撫甯二縣東南歷山海關接甯遠州界其在昌黎縣南者又名渼海去縣三十餘里海至此奕然北出七里而贏亦曰七里海○順天府寶坻縣七里海在縣東南百三十里)

史記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同)此蓋經師相傳

之說勃海非大海亦非逆河辨別甚明其說自不可易自程大昌謂勃海即逆河逆河之東即大海胡朏明從之予以爲不然勃海之名起于戰國見齊策及列子亦曰少海見韓非子一曰勃澥見子虛賦及說文雖非禹所名然流俗相傳必有取義河也而謂之海其義安在夫江至海門爲江尾未聞海門之西可謂之海也何獨於逆河而有勃海之名說文曰郣澥海之別也（俗本誤作海之別名也錐指引此不誤）應劭注子虛賦曰勃澥海別支也索隱引齊都賦曰海傍曰勃斷水曰澥先儒說勃海初無異義蓋碣石東至旅順海水之別而入者也故謂之勃海碣石西至直沽河水之合而出者也故謂之逆河至于碣石入于海由逆河而入勃海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由勃海

而入逆河也河海之分不容稍有假借豈得謂河之尾即海之別乎今就諸書攷之齊北有勃海豈謂有逆河乎遊少海豈謂遊逆河乎浮勃澥豈謂浮逆河乎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相傳在勃海中豈謂在逆河中乎其尤可證者封禪書載秦八祠四曰陰主祠三山則在今掖縣也五曰陽主祠之罘則在今福山縣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則在今黃縣也而皆在齊北傍勃海然則古勃海東界當以之罘爲限更在旅順東一百五六十里福山蓬萊黃縣掖縣以次而西壤相接也始皇二十八年既封泰山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腄爲漢牟平縣即今之福山黃腄之罘成山即八祠之四惟成山濱大海餘皆在勃海腄在黃之東之罘又在腄東故曰傍勃海以東此二條兼勃海處所確有明據去逆河遠矣戰國假其名秦人詳其處漢儒詁其義了無可疑何所見而必爲異說乎古無勃海之名故禹貢但言海不言勃海海之別支亦即海矣經之所無闕而弗道可也若泥其文以勃海爲逆河而非逆河所入之海於經則無徵於史則不合故不敢從（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及壽光北界皆瀕勃海按此則勃海西境極於樂安東北自此以西則爲逆河）胡朏明曰漢人以渤海爲海而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諸說不攻自破今按逆河當由今天津傍北岸以入海而孔疏云勃海（郡名）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則似由今（豐）沿南岸以入海

其趾斷在此非因誤仞勃海之故也以勃海爲海河不至碣石以勃海爲逆河河即至碣石乎且漢人未嘗不以逆河爲勃海漢勃海郡正在逆河之傍王莽改曰迎河迎河者逆河也蓋自九河既塞逆河僅存其名復爲海水所蕩溢五百里與勃海混而爲一遂蒙勃海之名謂逆河蒙勃海之名則可謂勃海專指逆河則不可又按勃海亦非一處海內東經曰琅邪臺在勃海間是齊南亦有勃海也（南膠河口在此而北膠河則至海倉口入海南北相通元人嘗於此議開運道）蓋凡海之別支皆得名勃海耳（萊陽縣南亦有海渚曲入二處高麗之北有勃海岡蓋亦以海曲得名）爾雅十藪齊有海隅海隅猶言海濱齊諸曰渠與於有渚賈侍中曰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子虛賦曰東陼巨海陼與渚古字通勃海也裨海也海

隅也其實一也

貍首詩考

貍首曾孫大射儀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然則曾孫之詩漢世儒者皆能讀之二鄭亦嘗見其全篇非他逸詩偶因傳記徵引而僅存數句者比且其詩今故尙在也不讀大戴投壺篇乎於曾孫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既設四句弓既平張十二句嗟爾不甯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閒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夫投壺本奏貍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貍首明矣元熊朋來及近世秀水朱氏亦見及此顧朱氏以嗟女不甯侯爲首章則與曾孫

爲章頭之說不合當仍大戴原文爲是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貍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是篇中無貍首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詩固有不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酌賚般是也何獨於貍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貍首故以射首言之皮侯之棲鵠猶獸侯之畫頭有首象焉或曰貍獸名也射人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然則詩歌貍首猶張侯用貍步雖非鄭義亦可以備一說或又疑騶虞采蘋采蘩皆風詩也曾孫詩似雅其體不類騶虞

言田獵采蘋采蘩不言射貍首則專言大射其詞不類夫堂上堂下之樂必以類從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一類也南陔白華華黍一類也他樂則不必相類趨以采茨行以肆夏采茨肆夏皆相類乎然則何以不載於經曰偶逸耳逸於經而存於禮則記者之功大矣

韎韐說

殿九能謂吾請郤至以韎韋之跗注韋昭注云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今本毛詩瞻彼洛矣箋云韎韐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與韋昭所引不同蓋後人妄增也蒐今音所鳩切古音當讀如鬼故茅蒐二字急疾呼之則成韎然則韎之一字已當茅蒐二字

不得以韎當茅以韐當蒐也後人之誤由誤讀毛傳所致傳云韎韐者茅蒐染艸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云韎韐者此與下爲目也云茅蒐染艸也一曰韎者此釋韎之名也染艸本名茅蒐一名韎也定本作一入曰韎亦通賈逵曰一染曰韎正與毛傳合（觀定本兪見韎字當絕句若云一入曰韎韐則下所以代韠也如何可接）云韐所以代韠也者此釋韐之制也士用韐大夫以上用韍（祭服曰韍常服曰韠是韍卽韠也）故曰韐所以代韠也孔穎達不得其讀乃曰一染謂之韎韐一似韎韐二字相連成文不可拆分者然則韎韋之跗注又何以稱爲鄭注儀禮曰韎韐緼韍也又注玉藻云緼黃白之閒色所謂韎也鄭專以韎釋緼未嘗連韐字言之說文韐在市部其說曰士無市有韐其色韎淺不得與裳同無市有韐卽韐以代韠之意

其色韎淺即黃白閒色之韋又韋部韎茅蒐染韋亦與毛鄭說合總之茅蒐爲韎初不連韐爲文毛許鄭三君之說若合符節又鄭注儀禮曰齊人名蒨爲韎韐此韐字亦後人所加賈疏云周公時名蒨艸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此說最明蓋韎者蒨之別名也韐者韍之別名也以韎爲韐謂之韎韐齊人自名蒨爲韎耳若以韎韐兩字爲艸名亦將以緼韍兩字爲色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六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攷工記皆言黃鍾之宮傳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清附論見後乃復由清生濁今角聲微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閒一律唯角徵羽宮之閒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爲蕤賓地南呂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蓋五正聲本無欠闕不待備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缺然和繆之設乃所謂以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律求聲也若漢武詔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相準則角徵羽宮之閒眞有罅隙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準五聲則不可或曰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況昭二十年左傳正義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

律數非聲數觀其標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因以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自十至六五聲一周自五至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得之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古人作之必有劑量之法故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其聲循聲索律茫然失據隋以林鍾爲黃鍾宋以夾鍾爲黃鍾俗樂二十八調以夾鍾宮爲仲呂宮林鍾宮爲南呂宮而律外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宮而曰商聲而曰太簇聲繆戾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所誤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樂之贅議欲去之然不能明言其故

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荀勖笛律與此合）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聲清濁之差（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必定用三分損益之法）五聲窮於角至角無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據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故移聲以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此節七生字其例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一上）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繆以律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和（几類狀切）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音而爲繆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聲而曰太族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族爲黃鍾之商太族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夷夾無仲五律黃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即管色句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

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句字亦非贅設矣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環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予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第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蕤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夷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爲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閒謂

在六律之間也如呂亦為宮則律又在呂間律呂互為間如六間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詁雖變之使雜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鄭注又云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大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繆不為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五猶五音不用商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君子弗聽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為本細者為末自宮

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為宮則羽為羽羽宮相及也商為宮則宮為羽宮商相及也角為宮則商為羽商角相及也徵為宮則角為羽角徵相及也羽為宮則徵為羽徵羽相及也段安節樂府襍錄云宮逐羽聲即相及之謂矣左旋則宮逐羽聲右旋則羽逐宮聲因五聲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及者旋聲也中聲以降者立調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詳見琴論而五節之旋則固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清聲非正不為調主宮商角有清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為中聲就清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為宮而清濁皆不可以為宮荀勖謂清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時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夫樂以和平為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竊疑二子之琴不純乎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即龍趙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清角之操固無不可若即以清角為雅琴則必為荀勖所嗤矣光武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華其五降之

佹而孟子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軼本律之外則可矣自漢以來所謂宮則必有太蔟之宮姑洗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大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召自來一均之中唯宮有管餘四聲俱屬虛位是故十二管皆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即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贅乎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為二是必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為黃鍾之宮九寸為黃鍾然史記明以九寸為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清濁相應其音正同安知㮚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相為宮者十一月黃鍾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正月太蔟為宮餘律放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

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音鄭注月令云律候氣之管注禮運云布十二辰始于黃鍾終于南呂更相為宮是月律當兼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為宮以為證孔疏云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一管審音必具五聲故皇侃又云十二管各備五聲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適完一管之分是故曰各備五聲五聲成一調亦見隋志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言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月令律中

黃鍾之宮是對太蔟之宮姑洗之宮言之皷曰律樂氏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葢非但律呂以調言即五音亦有以調言者（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姚察許善心等極言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葢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別有說見後）按月令言音與律既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矣呂覽史記以管言攷工以聲言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義各異（月令每月之首用其字者凡六句唯兩句不言其皆連上爲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列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相及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爲音律通融則一也（中者不召而自來不激而自發者也）

三樂說

大司樂圜鍾爲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商音乃無商調（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葢後世認誤徵羽之濁聲爲宮商因誤認宮商角爲角徵羽古商居第四後世徵居第四故後世所謂徵調即古所謂商調）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也上文六歌六奏葢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律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鍾律之宮調爲之（依荀勖法是爲夾鍾角之正聲調）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調爲之（是爲黃鍾角之清角調）次奏徵調以太蔟律之徵調爲之（是爲太蔟角之下徵調）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各取一調然則經何不言圜鍾之宮黃鍾之角曰此三節俱以凡樂二字領之葢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故必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字屬樂不屬律（圜鍾爲宮猶言以圜鍾之宮調爲祀天樂之宮調下三句放此）與旋宮之法迥別（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樂但彼專奏黃鍾一均與此不同）明乎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

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則不用大呂（葢亦取物不兩大之意又黃鍾爲陽律之首大呂爲陰呂之首祭天不用大呂猶祭地不用黃鍾也）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黃鍾居陽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祇人鬼之律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貴下起元自無之有之義）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爲祭地四調用上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序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至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南呂爲姑洗之合故不以南先姑）亦錯綜以盡其變爲廟享四調則用陰陽相合之律即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祇者（既用首四律）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樂則用之宗廟各有當也夫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蔟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葢本諸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

義荀勖三宮實與周官闇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角徵羽以調言不以聲言則其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鍾宮之下徵調清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與大司樂之文一例荆軻易水之歌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聲情以調言若以聲言豈一聲可以成曲

景王鑄無射解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者鑄鍾而叶無射之一均蓋專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鍾爲之鬴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爲宮則林鍾爲羽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是並鑄宮羽兩鐘也大也

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過其主謂羽大於宮也無射律之小者無射爲宮當以林鍾之半律爲羽今用林鍾全律則無射四寸七分林鍾六寸是出均也均謂一均之主卽宮聲也一均之中宮鍾最大十二均中黃鍾之羽鐘最重特鐘黃羽重百二十斤餘以次而輕故曰重不過石編鍾黃宮重三十斤餘以次而重故㮚氏爲鬴連一均其聲中黃鍾之宮景王所鑄者特鐘也然必五聲各爲一鐘然後成均非專鑄一鐘也景王作大林蓋用宮上生徵法故倍羽之大踰于宮也此但可施于瓦絲及石鍾則非所宜也故曰大林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尚字之義從損益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益一琴瑟莫大於宮弦塤莫大於宮孔故曰瓦絲尚宮鍾莫厚於羽鍾故曰鍾尚羽磬莫厚於角磬故曰石尚角匏管有短長竹孔有高下大抵亦尚宮而宮無定屬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尚之故曰利制又曰尚議尚謂依之爲準則也凡造器先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爲差故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尚之斯從之矣濁聲爲大清聲爲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清聲也而五聲又各有清濁合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清聲其高至清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清聲其高至清角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凡絲五聲宮商角有正無清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此因論律而及則細鈞大鈞皆謂律也鈞與均同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爲細鈞太夾姑仲蕤爲大鈞黃大爲甚大鍾鎛俱特縣之鐘卽鐘師所擊者對例則鍾小鎛大散文則總謂之鎛以其皆

特縣也故大射樂縣笙鐘頌鐘之外惟鎛同鎛而已不更有特縣之鐘蓋已該於鐘矣知鎛非編縣者無笙頌之別故知國語此文之鐘亦特縣者編特異用不可相爲有無鐘以動聲孟子所謂金聲也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爲器所掩故俱有鐘而無鎛也惟太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故擊鎛以起調而大者益昭卽小者亦不爲所掩也七律者以一律爲宮而設他律爲商角徵羽及二變也一律準一音凡七音故曰七律左傳疏昭二十年釋七音曰武王旣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

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按伶州鳩始言七織言聲終言律孔疏此解最爲分明葢本意欲爲七音恐其不和乃以一律叶一音以一律叶一音則天然有七音矣音七則律亦七矣於是乎有七律是七律固遂古所無至是而始有也觀數合聲昭數語知創始時葢竭心目之力始得成聲原非自然之節奏葢倘一用之以示欽崇天道之意耳羽屬宣贏四樂此周之用七律也夷則爲宮得夷夾無仲黃林太七律黃鍾爲宮得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太蔟爲宮得太南姑應蕤大夷七律無射爲宮得無仲黃林太南姑七律黃太聲濁故曰下宮夷無聲清故曰上宮所用皆宮調也宮有上下之別而上宮下宮又有黃太夷無之別故以四宮分隸四樂

四者並屬陽律六閒不爲宮也姑蕤在上下之閒亦不爲宮也長以上宮亂以上宮循環之道也周之用七律唯此而已春官序樂事甚詳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無所謂七律者至左氏春秋始云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九歌者九德之歌八風者八佾之舞七音者羽厲宣贏七律之樂并是樂事故曰以奉五聲唯六律爲正音之具左氏拉雜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虞書在治曶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唯漢書作七始詠劉歆之僞詞也七始見大傳亦泛言之非指舜樂景王之鑄無射也意中先有七律在其閒七律也意中先有無射之上宮在然而武王之奏無射有容民之政焉景王之鑄無射則離民之器也州鳩風諫之旨微而顯矣

對編鐘言則編縣爲鏄特縣爲鎛禮經之鏄是也就特縣而論則小者爲鐘大者爲鎛國語之有鎛無鎛有鎛無鐘是也特縣之法每鈞五鐘每鏄一虡五虡而成一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鏄頌鐘之南皆有鏄說文鏄字注云堵以二與禮經合若盛樂所奏不止一鈞則左右異鈞其餘燕飲賓射則左右同鈞矣林夷南無應爲細鈞細鈞非無宮商之大聲然概用鐘而不用鎛太夾姑仲蕤爲大鈞大鈞非無徵羽之細聲然概用鎛而不用鐘黃大爲甚大亦不用鏄葢細鈞用鐘大鈞用鎛聲器相稱然後鳴者可鳴而昭者益昭甚大則聲自昭不假器以鳴之故不用鎛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一終

仁和葉紹榦
上海范本禮　校

頑石廬經說七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鳧氏爲鐘說

考工記鐘體鉦鼓之制鄭君第就一面言之於義似未協近世歙程氏瑤田爲之說曰鼓鐘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其傍謂之銑也銑判鐘體爲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鐘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有銑閒鉦閒鼓閒按程氏此說發前人所未發明乎此則鐘形自審而記意益明記曰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謂之舞

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記鐘體也銑閒鼓閒一橫一從於下而鐘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鐘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閒之度同乎舞脩銑閒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于者鐘口上下之圜周也與舞相對于上謂之鼓猶鉦上謂之舞非直上也卧鐘而觀之一耑似璧而橢者舞也一耑似環而橢者于也立鐘而觀之鉦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銑閒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弧弦也記兩言銑閒其義不同記又曰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此記厚薄之差爲別聲之法也大鐘小鐘者非特鏄編鐘之謂亦非剽鐘棧

鐘之謂　均之鐘自有大小也（特縣者五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虡編縣者每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虡同名）均不可無清濁高下之辨鐘聲之清濁高下分於厚薄不分於大小今言大鐘小鐘何也蓋鼓閒鉦閒皆內徑相距之度各鐘皆同而厚薄之殺則在外從外視之鐘厚則大鐘薄則小鼓閒者鼓之下耑接于者也鉦閒者鉦之上耑接舞者也鐘上小下大鼓閒廣鉦閒狹十分鼓閒以其一爲厚者羽鐘也十分鉦閒以其一爲厚者宮鐘也大鐘聲小小鐘聲大舉其兩耑以差求其中閒卽各聲可得矣（鐘莫大于羽鐘故外傳曰鐘尚羽）鼓閒鉦閒旣爲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之一以爲厚者亦總計其兩面半之得二十分之一則一面之厚也上文記鐘體不言鉦閒至此乃言者蓋鉦屬於舞鉦閒卽舞廣耳以其鼓閒爲之舞脩

卽以其鉦閒爲之舞廣鼓閒鉦閒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廣對鼓閒則曰鉦閒古人制器之精攻工立文之巧有如此者惟舞之厚薄則其殺在內故又有鐘大而短鐘小而長之說記言短長鄭以淺深二字釋之最爲精確舞厚則淺舞薄則深鐘大而短鐘小而長猶言鼓鉦厚而內淺鼓鉦薄而內深耳以短長爲淺深則知其爲中空所容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聞舒而遠聞說者以爲聲病按上文石播作鬱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實處旣厚而中空又淺雖欲不疾而短聞得乎實處旣薄而中空又深雖欲不舒以遠聞得乎疾而短聞莫甚于羽舒而遠聞莫過于宮韗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韗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

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

或曰鍾無清聲乎曰金石之質俱倍半同聲然倍鼓閒則已厚半鉦閒則已薄以意言之鍾面一以鼓閒爲度而舞則自鼓閒之倍數至鉦閒之倍數以漸而薄求清聲法或當如此

或問子言十二縣蓋用服虔之說然服義已爲賈氏所駮子之從之如之何曰十二縣何必備陳哉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鍾大呂二縣而已矣祭地祇則陳太蔟應鍾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圜丘則陳圜鍾黃鍾太蔟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函鍾太蔟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禮而徧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

備陳十二縣之鍾天子宮縣面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均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之外何所用之服虔說見小胥疏

磬氏爲磬說

鍾有特縣編縣之異磬則無不編者一均之內大小長短無少差殊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鳧氏爲鍾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小磬之薄之度今云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弦爲半聲半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薄者濁厚者清半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音同理故舉磬而各聲可得鍾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鍾異鍾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徵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鍾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詳周景王鑄無射解磬十聲清角最清其聲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半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鍾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又四寸半與黃鍾律數相準得

黃鍾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鍾之磬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博四寸以今有之術推之三寸爲所有率寸四分爲所求率四寸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寸八分三分二即角磬餘音仿此商一寸六分宮一寸三分寸之一羽一寸二分徵一寸零三分二正角九分三分一商八分宮六分三分二羽六分徵五分三分一摩其旁摩其耑此劑量之法也典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磬氏之爲磬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即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頁非一致不知劑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聲磬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梁州磬錯由此貢也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則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

厖其股使有盈虧此善用磬氏之法者磬以鼓爲十其旁其耑皆謂鼓也摩處俱在背正而視之長短廣狹初無損益若摩其側則傷正面矣且摩旁而摩其側將愈狹愈厚何云薄而廣邪旣摩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懸不得直矣程易田說鼓必直垂懸磬之法鑽孔之位程說極精別有成書不暇備述

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曰言假令者取易計非實法按鄭意舉黃鐘磬爲例正是實法古磬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槪若取易計何不如樂云一律二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樂云者不知何書所言數度太大疑是隋內宮特磬非古制惟林夷南無應五律股博宜用全數

厚者可使之薄薄者不可使厚雖摩其耑恐未足以救聲病也然則記意如何曰此當預爲之地上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磬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而或得聲而未合度故又有摩旁摩耑之法以爲之劑量如欲厚一寸則爲一寸有餘之度從而摩之隨摩隨扣其聲旣得而尙覺稍厚則通體不可再摩摩則已下矣惟摩其耑使稍薄以合於一寸之度焉若通體適厚一寸而其聲已上則中央不可再摩摩則不合度矣惟摩其旁使稍薄以除其已上之病焉摩旁則所摩者多故淸變爲濁摩耑則所摩者少故濁者自淸摩旁是合度後求其得聲摩耑是得聲後求其合度

磬聲與管聲相反磬之分聲在厚薄不在長短大小管之分聲在長短大小不在厚薄鐘則兼磬管之性厚則淸薄則濁與磬同大而短則聲疾而短闊小而長則聲舒而遠閻與管同

漢書律麻志五聲淸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淸一濁合爲二五聲凡十合于十日從甲至癸也今俗管色以字叶聲亦有合四乙上句尺工凡六五十字然與漢書不同漢書之五聲淸濁是五聲各有一淸一濁也管色十字乙上俱爲宮句尺俱爲商工凡俱爲角三者俱以一聲而分高下其字兩兩相比合六俱爲徵四五俱爲羽二者俱以一聲而分淸濁其字遙遙相對此與漢書各主一義而不能强合也乙爲宮

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凡爲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若以乙爲變宮凡爲變徵則宮角各得一字商亦宜得一字而句字遂爲贅肬矣鐘磬每虡各十六枚若依漢書無由得十六字之數依管色則得之磬則徵羽獨倍及宮商角正聲各二又徵羽正聲及宮商角淸聲各二卽得十六矣鐘則八正八淸亦得十六也徵羽得有淸聲者猶琴之少聲也鐘體重濁不嫌過高亦重者從細之義句與尺其辨甚微近代或廢句不用是謂縣八用七

鐘磬不竝用說

或問編鐘與磬竝用乎曰否堂下笙管有磬無鐘庭中金奏有鐘無磬以諸經攷之鐘皆與鼓連文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然則鐘鼓所以奏九夏非止特鐘師編鐘亦然或曰金奏掌於鐘師編鐘教於磬師似不相涉然周官之內異職而聯事者甚多磬師掌縵樂之鐘磬而鐘師擊鐘以應之非其明證乎況據鄭注編鐘及鐘鎛皆眡瞭所擊非全不相涉者若夫磬則惟曰笙磬曰頌磬曰磬筦未有與鐘連言者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此方論樂縣故二者並稱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非以鐘磬爲二器也當與笙師互證笙師云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鐘笙之樂其即縵樂歟磬師而依笙師之文則當云凡祭祀共其鐘磬之樂燕樂亦如之笙師而依磬師之文則當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笙凡祭祀饗射奏縵樂取二文互觀其義自見縵樂者襍聲之和樂

者也縵樂與典同和樂文微有別和謂調其故器一聲一校無節奏也縵樂則有節奏矣將奏正樂先奏縵樂一成以示其和也笙與鐘相應則聲和矣故笙之縵樂爲鐘笙之樂非吹笙時擊鐘以應之也磬有縵樂而鐘無縵樂鼙鼓有縵樂而晉鼓無縵樂其理一也蓋鐘有一定之調而晉鼓所以鼓金奏故皆無縵樂與鐘聲相應之笙謂之鐘笙笙師掌之與鐘聲相應之磬謂之鐘磬磬師掌之荀勖曰諸音俱受鐘磬之均其實鐘爲八音之綱笙磬俱受鐘之均故和樂掌於典同磬師又曰凡祭祀奏縵樂笙師又曰燕樂亦如之燕樂爲房中之樂當別有笙磬與正樂之陳於庭者不同正樂與燕樂俱有縵樂其器不同故磬師分而教之笙師不言教者蒙上可知也及祭祀則正樂之縵樂與燕樂之縵樂磬師各奏其磬笙師各共其笙焉經意如此若以縵樂與燕樂相對言之則其事不類而鐘磬之

義亦不明燕樂對正樂而言祭祀饗射俱有燕樂磬師之文若詳言之當云教縵樂之磬及燕樂之縵樂之磬祭祀奏縵樂及燕樂之縵樂笙師當云凡祭祀饗射共其縵樂之笙及燕樂之縵樂之笙經文簡嚴自不必爾也皆谿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磬可依詠見於此經未聞以鐘合歌也又曰笙鏞以閒閒閒歌按眡瞭疏引鄭注云鏞即大射頌鏞既是西方之縣則笙爲東方之縣可知書疏云吹笙擊磬鐘更迭而作恐古無此作樂之法且堂下之樂禮大則用管禮小則用笙經傳可證雖虞周異代未必相沿而笙管亦不宜竝用鄭義爲長商頌曰依我磬聲言其聲清諸音來依之若與鐘竝擊則鐘聲大磬聲小磬聲爲鐘聲所掩何依之有且鄭注書云玉磬和故尊之注頌云玉磬尊故異言之若鐘磬竝用豈金鐘反卑於玉磬乎唯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歌鐘之名僅

見於此夫女樂非先王之道則歌聲亦鄭聲之亂雅樂者耳豈足爲訓鄭注燕禮云肆夏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按諸侯有編鐘無辰鐘金奏得用編鐘此亦一證而以爲用磬又未必然金奏樂之大者撞鐘伐鼓鏗鎗震厲豈得以琮琮細響厠乎其間然則鐘磬洵不竝用哉唯縵樂鐘磬竝用蓋鐘爲八音綱當和樂時不特笙與鐘相應即磬亦須與鐘相應故磬師教擊磬兼擊編鐘明磬須受均于鐘也至作正樂則有磬無鐘笙管俱受均于磬故曰笙磬同音又曰嘒嘒管聲依我磬聲鐘與鼓竝用磬則與鼗竝用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周頌有瞽曰鼗磬柷敔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商頌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下管時用鼗磬也其鼓則朄與應鼙也太師曰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鄭注曰鼓朄猶言擊朄又小師曰下管擊應鼓若晉鼓則祇以鼓金奏

非下管時所宜用也器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唯磬而已磬本堂下之樂以應堂上之琴瑟是謂合樂玉與石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八音之中有石無玉先儒見鳴球以詠遂謂天子玉磬在堂上又見擊石拊石遂謂玉磬之外仍有石磬豈其然乎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燕禮笙入立於縣中按鄉飲鄉射其禮正同俱為侯國之禮或謂鄉射兼王朝禮非也（儀禮十七篇除喪服外無王朝禮）鄉飲止一縣則鄉射亦止一縣鄉飲縣於階閒正法也鄉射縣於東方辟射位也縣於階閒則笙在磬南縣於東方則笙當在磬東不言磬東而言縣中者文變而義不殊亦互相足也縣中者鄉縣而立適當縣之中央也或以為鐘磬兩縣之閒此唯王朝

禮則可若侯國之士則固有磬無鐘矣且果為兩縣之閒則當曰縣閒不當曰縣中中與閒正自有辨然則諸侯軒縣北面一肆鐘磬全焉而燕禮亦但云立於縣中未知其為鐘縣歟磬縣歟曰亦磬縣也然則何不言磬南曰不待言也笙與磬同音不與鐘竝奏吹笙者與擊磬者必同立於一處大射之篴本在建鼓之閒及其吹之仍在磬東是同事者必同處故但言縣中即知在磬南而非鐘南矣蓋堂下之樂用磬不用鐘讀燕禮又得一證（大師疏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然則有堂下之樂又有庭中之樂庭中之樂金奏是也樂縣磬最在北鐘在磬南磬屬堂下鐘屬庭中）

鎛說

說文云鎛大鐘也錞于之屬初讀而疑之夫錞于非鐘也鎛既為大鐘何又為錞于之屬乎既而思之亦自有理鼓人云以金錞和鼓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云和錞于和為錞于則節為鼓矣鄭注大射云鼓亦樂之節又云凡奏樂以鼓鎛為節蓋鼓以節樂而鎛所以和鼓夫和鼓本用錞而鎛亦以和鼓則鎛者錞于之屬也鎛之用與錞于同故錞于可以代鎛二物不竝用大射宿縣有鎛無錞用鎛常也用錞偶也攷工記云鳧氏為聲注云聲鐘錞于之屬疏云鳧氏為鐘鐘類非一言聲以包之然則錞于本鐘之屬故鎛亦為錞于之屬鐘師疏云鎛不編特縣而已鎛不編錞亦不編鐘上小下大錞于上大下小形相反而類適同知錞鎛同類則知鎛之為用矣鐘與鎛非特大小不同其形制亦當有異鐘之為制宜小而不宜大鎛之為制

宜大而不宜小故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蓋細鈞有五大小不等而同為鐘大鈞亦有五大小不等而同為鎛甚大有二大小不等而亦同為鐘此唯形制有異故互為有無若止大小之別則十二鈞須分十二等豈止鐘鎛二名而已後代之鐘有上下小而中腰大者其鎛之遺制與（博古圖有齊侯鎛鐘其形中腰大又有齊侯鐘十三則上小下大二器銘詞大同小異唯鎛銘云用作鑄其寶鎛鐘銘云用作鑄其寶鐘此則鎛鐘制有明徵矣至宋公成䡔鐘其制與齊鎛同蓋鎛亦可通謂之鐘說文云鎛大鐘是也）

樂器應律說上

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以八音器必應律審矣然而應律之法不可無說樂以音聲為主瑟之柱琴之徽笙簫之管篪笛之孔鐘磬之編懸皆以五聲清濁分屬宋人配以律呂牽率殊甚莊

子曰爲之鼓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今云鼓黃鍾鼓姑洗可乎史記曰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今云黃鍾居中大族張右可乎廣雅云笙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今云黃鍾管可乎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今云後出太族濁聲林鍾可乎夫律以立均每器一具祇叶一均若欲備十二均則每均須異其制服虔論鍾凡十二縣荀勖造笛爲十二管續漢志冬至撞黃鍾之鍾鼓黃鍾之瑟則鍾必易簴瑟必改弦下又云擊黃鍾之鼓蓋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與黃鍾之樂同奏卽爲黃鍾之鼓鞞人三鼓大小長短各有一定尺寸則不以十二律爲之數度也斷無以一具而備十二均之理沈括曰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有大呂之簴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

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按一虡應一律實古法也而每虡又十六律則何義乎將謂十二旋宮備於一虡則又何黃鍾之虡大呂之虡之有將謂一虡自叶一均則未聞一均之中必按十六律而爲之聲也沈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材中自有五音夫不知數度不知劑量而但憑自然之質恐古無此法且一虡必應一律材中之五音各應何律能一一爲之辨別乎荀勖既爲十二笛而仍以一孔協一律已屬不必然七律共爲一均合乎周初之法猶未爲大失也服虔以爲一縣十九鍾鍾七律是則鐘雖十九所用者七而已洵乎一具不可備十二均也五聲一清一濁皆有十聲而因器制宜或多或寡不必相準馮元曰樂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

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以有一之於律呂必爲十二數者馮氏此說善於言律猶未善於言聲聲可增減律不可增減故每器必爲十二具聲可增減則數之多寡不足辨也

樂器應律說下

或曰古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若必隨律而異則每器須爲十二具凡席之間豈能羅列爾雅釋樂不過大中小三等不聞有十二等也曰凡樂惟祭祀備十二均大司樂所載是也其餘則無明文爾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第就黃鍾一均移宮換羽足以依永足以克諧奚取各均之迭奏哉儀禮工歌笙奏皆不言何律蓋皆黃鍾宮也且樂器應律原無庸律則爲器也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

爲之數度說者以爲專主鍾言大抵鍾磬皆宜十二畢具故經以樂器二字總之若瓦絲匏竹諸器自有應律之法其大小程度舉無關乎律數荀勖曰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縣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卽爲悉應律也至於饗燕殿堂之上無廟縣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按古人和樂俱受均於鍾磬故曰共其鍾笙之樂又曰笙磬同音凡匏竹皆然荀氏之說允協經義其制十二笛所以代鍾磬也謂之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其非常用之笛明矣故知作樂自祭祀外不必備十二均樂器自鍾磬外不必以十二律爲數度如祭祀之樂欲使諸器應律惟琴瑟宜豫定若匏竹尚議則經著其法矣曰笙同磬音管依磬聲古人以管和聲見說

文漢魏以簫唐宋以頭管皆所以代鍾磬蓋雖祇奏黃鍾一均亦須協律唐人以管色定絃古人惟歌無鍾磬則以簫數

典同又曰凡和樂亦如之和樂謂調其故器也故器數度已定不可更改而云亦如之者蓋聲之清濁高下分刌節度可以數相準況即是數度也為器兼治形和樂專治聲

或問琴瑟應十二律其法如何曰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琴瑟大小俱有三等也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郭氏皆曰二十七絃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五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慢則濁試以三等之體三等之絃錯綜施用更以緊慢別之則十二律悉協矣

琴體之短長雖相去不遠然數琴相較必微有參差不能畫一而其聲則無弗同何哉蓋琴體有短長琴隱俗謂之嶽山亦有崇庳二者宜相稱也試置二琴於此一長四尺一長三尺六寸其隱俱崇半寸則其音必不同矣試就四尺之琴於三尺六寸處按之即與短琴之散聲相應然則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庳自有一定之準則昔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若欲按律造十二琴亦唯以琴隱與琴體相參各以本律為之度數而已如黃鍾之琴其隱每崇一分管琴長九寸大蔟之琴每一分管八寸林鍾之琴每一分管六寸如此則琴之短長相差不過三四寸隱之崇庳相差不過三四分而十二律犂然矣　須以二尺七寸為本各以律數加之黃鍾之琴加九寸得三尺六寸嶽崇四分太蔟加八寸得三尺五寸林鍾加六寸得三尺三寸嶽崇並與黃鍾同如欲使各琴之長俱同黃鍾則增崇其嶽如林鍾長三尺三寸嶽崇四分今欲如黃鍾之長則以四乘三十六以三十三除之得嶽崇四分三釐有奇

樂器襍說

爾雅云籥謂之箹七孔按古之籥蓋即漢之羌笛許氏作說文後鄭注周官趙岐解孟子並云籥三孔唯毛氏詩傳云六孔鄭箋不改疑本作三孔傳寫誤為六也一說三孔以和聲六孔以奏舞出漢世有籟無籥如笛而短者籟也故皆以為三孔說文籟三孔籥也是籥故有不止三孔者三孔者乃謂之籟耳籥字注三孔段氏以為六孔之誤其說可從　呂氏春秋遇合客有以吹

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注云籟二孔籥也按二孔當作三孔籟既可和衆聲故吹籟而五聲不繆和聲者和均主之聲也將奏宮調則吹宮孔以和之奏角調則吹角孔奏徵調則吹徵孔奏羽調則吹羽孔孔止於三併翕聲而四古無商調籥亦無商孔也籥三孔羌笛亦三孔並見說文則二器初無所異蓋籥本古器遭秦滅學流入西涼羌人得之欲神其事託為龍吟水中之說然得其器而不知其名但裁以當邁而已延君明加孔為笛世人讚笛之妙不復求籥之制豈知笛人之邁固有所自來乎如後儒之說則笛六孔籥六孔管亦六孔形制相同漫無區別或為之說曰籥六孔俱在前笛一孔在後夫京房加孔後出當必有說豈徒欲示異於籥耶且管之六孔又將何以處之是故三孔古籥也五孔者笛也七孔者笛之變也

後人因五孔之笛遂併三孔者而亦笛之張揖又併七孔之笛而篴之胥失之矣李善長笛賦注云羌笛長於古笛風俗通云笛長二尺四寸陸德明儀分音義曰篴長三尺篴長之數僅見於此趙岐郭璞皆云如笛而短蓋爾雅篴之大小有三等固非一例非所謂長於古笛乎康成云篴如笛謂如五孔七孔之笛也竹音凡五此竹者篴併兩者管擬吹者篪惟篴與笛皆單管直吹故相似說文曰篴以和眾聲古之和聲用篴後世則受均於笛二物同類故皆可以和聲若羌笛直與篴同非特如之而已如必曰篴非羌笛則不知其所異者何在或曰篴三孔蓋前二後一也京房加笛當由此悟得必求其異意在斯乎然亦苦無證據幽篴卽葦篴也周有幽篴漢有羌笛周有葦篴漢有蘆管說篴

小師注鄭司農云管如篪六孔賈氏及說文並同後鄭謂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疏云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予

按鄭意與諸家蓋不異也諸家云六孔安知不併兩乎鄭云併兩安知不六孔乎小師疏引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蔡邕月令章句同惟不言象簫又但言有孔不言孔數賈公彥云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此所引廣雅與今本不同今本簫作篪八作六蓋妄人所改也簫爲比竹象簫正合併吹之義有瞽云簫管備舉疏云編箸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編竹併竹義類相同故經文並言管之象簫是亦一證今妄改之欲強同於先鄭耳夫象簫篪各有意義篪上三孔後四孔以七孔分爲兩行與管之併兩而各開三孔者相似故曰如篪然非廣雅之意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所引已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後鄭不言孔數廣雅云八孔亦未必字誤風俗通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孟康注漢書同郭璞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有底誤當從廣雅夫六孔而長尺圍寸是如笛而小也象簫併漆是併兩而吹也管形甚小與笙簫之管無異併兩而吹宜也大予樂之名雖出圖讖其聲器何必盡出於讖乎鄭但云大予樂宜有之本嘗引緯書孔數固當以六爲正長尺而施六孔爲太促故分而爲二蓋每管三孔併之而得六孔兩管之孔須參差設之若然兩兩相對則仍是三孔矣則管之形似兩篴耳篴如笛故管亦如笛說管

笙師注鄭司農云篪七空疏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司農云七空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毛詩疏云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按今本廣雅八孔下少一孔上出一句多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四句御覽引廣雅少上有三孔一句餘三句同王氏念孫謂文與前後不協必曹注誤入其說近是要亦隋以前舊說但如此則有九孔與禮圖合而與正文不合疑九孔之說非也八孔乃計其全七孔則不數上出者廣雅附會禮圖故多一孔當云前有一孔上有三

孔後有三孔頭有一孔則與廣雅及司農說俱合矣向內向人也曰前向外曰後向上曰上前一孔卽上出孔上出猶言隆起也御覽引世本注云篪吹孔有觜如酸棗卽此是也寸三分乃隆起之度詩所引作徑三分謬矣篪體短故分諸孔爲兩行或在後或在上須相間設之若各歸其類則仍不免於太促矣又若四孔竝列則須兼用小指擫之於勢未便故知後亦三孔一說後四孔其最左一孔近頭去右三孔稍遠卽可以代頭孔頭孔爲翕聲不須指擫也似亦可通總之後有四孔則不必更設頭孔若有頭孔則後止三孔疑篪之設孔本有此二法說者乃欲以一篪兼之則不可也爾雅大篪謂之沂郭云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其說足補廣雅所未備

合而稽之古制具存知音者無忽焉說箎

有秦箏有并涼之箏初學記引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所造五絃筑身并涼二州箏形如瑟與今本小異此論二箏甚明說文竹部箏鼓絃竹身樂也徐楚金曰古以竹爲之秦樂也按鼓當作五竹當作筑皆聲之誤許應二說不異一說鼓謂以手彈之異乎筑之擊也史記蘇秦傳正義筑似琴而大擊之不鼓說文以竹曲爲五絃樂也言筑身用竹可知或以秦箏爲蒙恬造則不然始皇十年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眞秦之聲也鄭衛昭虞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者快意當前適觀而已此言叩缻彈箏乃秦之舊俗人習聞之習則生厭故聆異國之樂而快意也然則秦之有箏久矣豈蒙恬所造哉若夫并涼之箏不知始於何時據說

文祇言秦箏不及并涼之箏則當起叔重後矣之二者一則筑身一則似瑟一則五絃一則十二絃截然兩器其名偶同耳魏晉以降秦箏亡而并涼之箏盛行傅休奕云觀其體合法度節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是雖知秦箏非蒙恬所造乃以并涼箏爲秦箏其亦誤矣舊唐書音樂志曰京房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若然則箏乃京房所作豈其然通典云今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他樂者高麗百濟及西涼管絃褋曲也清樂源於魏晉故魏晉之箏絃皆十二傅休奕賈彬諸賦可證西涼樂盛於唐而清商廢缺則唐中葉以後之箏絃皆十三箏本出於并涼當以十三爲正笛皆二孔箏減一絃疑皆清樂所改箏之十三絃猶笙之十三簧分屬五聲非以一絃應一律也

新書志又以頌瑟爲箏其誤更不待辨矣箏非雅器然在俗樂中列爲近雅故附論之說箏

雅樂論一

夫雅樂者非於俗樂之外別有一聲節也就俗樂而去其繁聲即爲雅音太史公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乃舞名主容不主聲雅頌即在三百五篇之內史公之意以爲列國之詩雖作者不一而樂操土風不離乎謠俗自孔子絃歌以求合雅頌而折楊黃華頓爲大聲矣蓋均是詩也均是歌也變俗爲雅存乎人耳唯樂器則自有雅俗之不同阮籍曰箏琶閙促而聲高琴瑟閒遼而聲庳二語盡之矣然而俗器不可以入雅雅器可以入俗趙之瑟齊之箏楚之琴吹

彈之法不異而雅俗頓殊是何也請以詩喻樂之有聲調猶詩之有平仄樂之有雅俗猶詩之有工拙工拙不同其爲平仄一也雅俗不同其爲聲調一也儒者好言雅樂恥言俗樂若判然爲兩事者其亦弗思耳矣子與人歌而善何謂善曰雅則善鄭則不善由之瑟所以見哂於孔門者雖不入於俗猶未純乎雅也由此觀之雅俗之分幾希耳非別有一聲調謂之雅樂也今言樂者必欲求異於鄭遂至聲不成聲調不成調是先不成其爲樂矣何論雅俗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孔子之惡鄭惡其似也今人之惡鄭惡其非也惡其似者所見深惡其非者所見淺當孔子時雅鄭並盛旣惡其似必斥其非今雅亡而鄭存孔子所謂鄭聲非後世之鄭聲也然淫過凶慢古今一轍耳唯知其非始

求其似乎譬如今之俗樂有崑腔有梆子腔腔調不同截然兩種若海鹽腔與崑腔所歌之曲同也所用之器同也而其聲自有優劣雅樂與俗樂乃海鹽腔與崑腔之比非崑腔與梆子腔之比

雅樂論二

有非雅而近於雅者凡三曰商曰齊曰南音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然則二音之由來遠矣音有剛柔商音剛而能柔故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齊音柔而能剛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是商齊可補雅音之闕也二音並指歌聲不涉堂下之樂曾子曳縰而歌商頌疑是商音甯戚扣牛角而疾商歌亦此類然必合乎五帝三代之意則臨事而屢斷剛勝柔見利而讓柔勝剛與雅頌同科而漸染末俗流蕩忘返則燕女溺志有柔無剛敖辟喬志有剛無柔

與鄭衛並列則斯聲也其在雅俗之閒乎呂氏春秋塗山氏之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按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君皆以爲南夷之樂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見舞象箾南籥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經傳南凡三見曰籥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閒被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鞮鞻氏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有篇之得與象箾並舉以此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召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用其聲改其歌聖人制之則全乎雅士人奏之則末離乎俗然如三閭之九歌蘭陵之成相皆南夷之樂也豈

不爲風雅嗣音乎今商齊絕響而南音賴琴以傳劉昞所謂楚激清聲也春秋成九年楚鍾儀縶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此琴操之始亦即以南音爲琴操之始雖不得比於周南召南自勝桓山之繁聲古樂之傳賴此一綫而後人復壞之惜哉今之琴有聲無譜皆由不知琴爲楚漢舊聲尊之者曰太古遺音鄙之者曰鄭衛遂有此失大樂未有無節者今去其節而曰吾將以存太古之遺救鄭衛之失非唯不知琴并不知樂

雅樂論三

說者曰秦人焚書而樂獨亡是不然三代遺聲之在二漢蓋屢有可復之機矣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此其可復之機一也河閒獻王獻所集雅樂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此其可復之機二也宣帝欲興協律之事趙定龔德俱

以知音善鼓雅琴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褒依鹿鳴之聲歌中和樂職宣布詩此其可復之機三也劉昆能彈雅琴歌菟首以爲射節此其可復之機四也杜夔遠攷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紹復先代古樂此其可復之機五也有是五事而卒不能復古何也則以當日上下皆有魏文侯之好故也且夫樂何經乎鏗鏘鼓舞即其經已記曰比音而樂之音不比不可謂樂鏗鏘鼓舞比音之謂也比音必有譜投壺之魯鼓薛鼓其樂經之僅存者乎樂之有鏗鏘鼓舞猶禮之有威儀揖讓高堂生之禮徐生之頌皆禮之經也其義則七十子後學者記之制氏之鏗鏘鼓舞樂之經也其義則具於二十三篇及二十四卷存其義而忘其經此乃漢儒之過何獨罪秦哉又按大戴投壺凡雅二

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此八篇葢至漢而猶存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見晉書樂志魏杜夔傳及沈約宋書俱無其文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淡儀王氏疑卽此四曲）唯文王不知所自餘卽八篇之三蔡邕琴操稱琴有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亦卽八篇之五先鄭注樂師云貍首曾孫（後鄭說詳大射注）此詩載於大戴首尾完善逸詩之全篇具存者唯此而已不特存其詞當并存其聲劉昆以貍首代之示不敢僭耳祭遵雅歌投壺其歌曾孫乎是又八篇之一矣又王褒依鹿鳴之聲以歌其新製是一詩之聲可移用於他詩由八篇推之而三百篇之可歌者多矣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然則壽人樂乃秦聲也秦爲

周之舊都秦聲卽周聲秦之壽人與周之房中異其名不異其實漢之文始舞本舜招樂五行舞本周舞河間八佾匪由臆撰魏晉已後遺聲盡矣是三代雅樂不亡於秦而亡於魏晉也

俗樂論一

呂覽音始篇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別葢五方風氣之殊莫之爲而爲必究其所始轉失之誕矣後代俗樂甚繁綜其大綱不越南音西音北音三者而已南音始見於成九年左氏傳降及戰國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其曲非一漢高帝樂楚聲以爲房中樂漢之南音昉於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相和三調之變爲吳歌西曲當在過江以後苻堅宋武之所得尚是銅雀舊曲孝文宣武之所收半屬江左新聲新聲既盛舊曲漸湮相和三調之衰當在宋末觀王僧虔之論可以見矣）及琴曲皆南音也所音卽秦音周都鎬京鼓缶而歌乃其舊俗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葢猶有文武成康之遺風焉（西音何必始周昭秦音何必始秦穆）周衰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清歌妙舞多出西涼倘亦自秦而往乎（羌笛疑卽古之篴別見笛攷）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葢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荀勖今郝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馬融云近世雙笛從羌起應劭曰涼州箏形如瑟是箏笛本西涼之樂後而相和用之而西涼又傳中國舊樂則西音與南音合矣）魏之世有鞞鐸迴歌又有眞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是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焉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最盛劉貺云周齊以來管絃雜曲得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

曲皆龜茲樂也（法曲亦西涼伎耳霓裳羽衣乃涼州節度使楊敬述造龜茲樂入中國始於呂光然漢烏孫公主遣其女至漢學鼓琴返而龜茲留之則龜茲亦早傳中國舊樂矣）惟琴家猶傳楚漢舊聲此論唐樂最爲分明然其始皆有聲無詞樂人採詩以合曲如郭茂倩所錄近代曲辭是也（所謂因金石絲管作歌以被之也魏三調歌詞已如是不獨西涼伎）元和以後始有倚聲塡詞之法（讀夢溪筆談始知其法創於王涯）沿及宋元此風盛行學士大夫類能度曲被歌至元明之間南北曲迭盛世人無歌詞者西音遂亡然詞曲體製相因聲調當不盡變西音而參以眞人代歌則爲北曲西音而參以子夜吳歌則爲南曲葢至是而三音合爲一矣

俗樂論二

或問五聲十二律雅俗所共邪抑專施於雅樂邪曰五聲雅俗

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楚詞招魂云吳歈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使吳人歌諸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大呂爲雅樂則十二律無異於俗樂可知樂之有五音猶律詩之有四聲樂之有十二律猶詩之有八病不知四聲不能爲詩不知八病則詩不工不知五音不能成樂不知十二律則樂不雅或曰俗樂既不用十二律何以別五音曰音待律而正不待律而別且五音六律之名見於經典彼倡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管色俗樂也合四上尺工凡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泠泠

可聽謂合字爲宮亦可謂四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俗樂但知旋聲不知旋律銀字中管乃旋聲之器非應律之器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愈益支離隋廢旋宮止存黃鐘一均當時雅樂尚止存一均豈有俗樂反備十二均之理非特近世漢魏已然夫列和以笛擅名者四十年傅休奕比之夔曠乃不知笛孔盡應何聲但云爲某曲則舉某指彼豈不知聲之有五哉笛有五孔一舉指而自辨五聲不必辨其孰爲宮孰爲商也或曰宮商分於清濁既知清濁何以不知笛孔所應之聲曰伶人知五音之實而不聞五音之名儒者知五音之名而不辨五音之實然自律呂失傳賴有俗樂之管色得以分別五音雖爲異說所汩而端緒尚可尋繹乎謂古之雅樂以六律正五音今之雅樂當以五音推六律學者宜致意焉

樂以律爲聖自宜多方求之必不可得亦無庸强作解事耳笛色七調乃旋聲非旋律也然一孔依一律本荀勖笛律則七孔已得七律宋太常用兩笛成曲見文獻通攷已具十三等聲但能求其高下使無相奪倫雖不得眞律不猶愈憑私臆決乎自鄭譯以來俗樂亦知有十二律但名實混淆不可爲典要又不知旋律之法但就十二律分而爲二一曰平調一曰高調於平調高調又各分七調則仍是旋聲也蓋俗樂所知者如是而已

算律論

勿軒熊氏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夫造律尚矣其次有貴於算無取乎聽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又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祗有五音何嘗有六律乎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六律者所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六律韜聖人之耳力能不假六律而正五音第後人不能故作六律以遺之六律所以代耳也方以律代耳安得以耳定律乎謂以耳輔律之不逮則可謂律由耳定無資於算則不可蔡邕曰古之作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此善言律者也天下之最不可欺者莫如度數故曰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有度數故也六律之所恃亦在度數舍度數而言律則失造律之初意矣蔡邕雖言度數然仍曰不如耳決之明不知耳之所宜決者五音也六律之妙正在有一定之度數不須耳決爾蓋漢人說鐘律別有所

用不專爲正五音故有聽律之法然所謂度數者不過管之長短圍之大小及以數況聲如左傳正義所云者其術甚簡其數易明要必得三代眞尺用前人成法算之不以一毫私意襍於其間如是以正五音而五音仍不得其正則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豈果律之無資於算哉求員形則曰合九而成規合七而成規求方形則曰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中矩並用規矩定方員之度其意在成方員非審定規矩也奏黃鍾歌大呂皆就一均言之均有五音以黃鍾爲宮以大呂爲宮亦意在聲不在律故曰樂中有五音無六律

樂本說

五聲十二律施於樂器非施於人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八音者器也經曰歌永言聲依永言未嘗無聲然而不言聲也至於依永然後言聲聲依永者所謂戞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纔言聲卽屬於器矣蓋人聲有天然之節奏非聲律所能拘今夫耕夫牧豎矢口謳吟初不知爲何律之聲何謂之曲而抗墜倨句自成音節此天籟也及其協諸聲律而人聲乃受範於器大司樂所謂歌大呂歌應鍾者卽鳴球琴瑟之聲而人聲從之矣記曰聲成文傳曰曲合樂其依永之謂歟是故樂有本焉非黃鍾爲宮之謂也堂下之樂不貴於堂上琴瑟之聲不貴於人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人聲也而不可謂之樂人聲之入樂在於歌詩詩言其志歌永其聲推見至隱本隱之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養志也卽此便是黃鍾之宮樂之本其在是乎

堂上堂下說

樂有堂上堂下之別不可不辨也咎繇謨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詠也管也合也閒也禮經四節書備之矣先合後閒文偶倒也鼗鼓柷敔笙鏞堂下通用之樂器分屬三事互文也此不易之法故四代共之堂上有人聲堂下祗有器音故堂上曰歌堂下曰笙曰管曰樂曰奏名義各殊不容相溷叔孫通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絃字因筦字連言之實衍文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有古淸廟之遺魏晉已降寖失古意如相和諸曲絃管金石襍然並陳堂上堂下溷而不分俗樂既然其爲雅樂亦若是而已矣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師下管播樂器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貴人聲貴人氣二者

居堂上堂下之大端矣善乎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夫堂上貴人聲故琴瑟雖尊僅爲堂上之佐堂下貴人氣故笙管雖卑乃爲堂下之君絲不如竹人氣所以貴也竹不如肉人聲所以尤貴也且樂以詩爲重故曰欲在位者徧聞之貴人聲亦所以重詩也或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言其位置如此耳未必截然分爲兩部曰攷之禮經笙入在升歌之後則堂上歌詩堂下不吹笙也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是下管時堂上之工盡降誰爲歌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蓋堂上之工止四人則堂下之笙亦不得過四人四人而三笙一和則堂下無歌又可知且琴瑟笙管果並奏也又何

以別於合樂乎凡樂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莫如磬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珉亦玉之亞也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疏引鄭注曰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此合樂用磬不用笙管之證或謂天子玉磬在堂上非也笙管激氣成聲聲隨氣止無遺韻本非可依永者合樂雖兼用匏竹還在堂下故人聲不爲所亂耳籥章歛豳亦合樂之類不言歌而言歛者據儀禮云遂歌鄉樂籥章所掌主於籥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畯者也䩣韗氏凡祭祀則歛而歌之鄭云以管籥爲之聲凡舞曲則用籥三豳亦舞曲歛甫田之琴瑟擊鼓蓋必先有堂上堂下之樂然後及舞凡樂皆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或問堂下之樂有辭乎曰是不可

攷然竊以無辭爲是何則辭非人聲不宜堂下無人聲從其有辭以笙管之聲播之聽者豈能辨乎有辭而不能辨不如無辭鄭司農注樂師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樂名與逸詩何以異曰無辭曰樂名有辭曰逸詩引或說於下者備一解耳然則九夏無辭先鄭已有此說非宋儒臆論杜預亦云肆夏樂曲名從先鄭義也音有無辭之曲磬師奏縵樂鄭云雅聲之和樂者按縵樂雖襍聲亦有音節惟有音節故可奏也先奏縵樂乃奏正樂但簡短耳然亦不得有辭有辭卽正歌矣騶虞盧令非不簡短謂之襍聲不可也觀於縵樂而笙管金奏之無辭又何疑焉或以宋公賦新宮證其有辭曰是奚足哉楊白華豈卽周人刺幽后詩邪

歌詩說

歌詩之濫或一字而協一聲或一字而協數聲二者皆有所未安古人之詩不拘聲病而未嘗無韻竊意歌必永言然必至用韻之字乃始引長其聲其句中之字則皆平讀但微有高下曲折而已假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上六字俱不必永唯鳩洲二字宜曼聲以引之夫言以足志所貴乎永言者以其可以明志也其辭未畢則其志未明而何永之有故後世以一字爲一言古人則以一句爲一言明必成句而後可謂之言也商以前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詩兩句一韻則兩句一永陸德明曰古人韻緩韻緩者歌詩之法也四聲莫緩於平聲歌詩者雖遇仄韻緩讀之亦若平聲然顧亭林曰天不可讀爲去而地可讀爲平東不可讀爲入而北可讀爲平此韻緩之確詁永言之秘

旨顧氏能舉其例而不能言其故誠知歌詩之法遇韻而永則地北爲平之故可得而知矣凡歌詩必有襯字襯字所以永言者也顧氏曰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說本詩疏而稍詳郭茂倩曰相和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按周詩之用語助猶漢詩之有聲皆所謂襯字也但詩之語助聊以足句故祇用一兩字歌者遇語助字必曼吟以成永若無語助則別加襯字夫語助必綴於韻後則永言豈一字而數聲哉明乎永言之義卽知依永之法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於八音與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益五聲十二律

為樂器設不為人聲設經曰聲依永永者人聲也聲依永者以器聲依人聲也聲之所依者韻後之永若句中之字無事於永即不必以器聲依之臯陶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聲依永之謂也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葢清廟之詩無韻無韻則不永然而歌法有詠有歎詠者襯字也歎者疊句也清廟雖不永而未嘗不歎一倡三歎此天子登歌之通例非止施之清廟知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注云二人鼓瑟則二人歌大射工六人四瑟諸侯禮也以次差之則天子工八人四人鼓瑟四人歌也歌者四人故一倡三歎鄭氏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此言清廟之詩歎而不永也不永明非極音三歎故有遺音孔疏云三歎言歎者少葢誤會

注意耳唯堂下之樂則無詠歎何則詠歎者人聲也堂下無人聲何詠歎之有夫奏樂既不永言則歈笙亦不依永直一字一聲而已矣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是則堂下樂曲與堂上詩歌體製不同音調亦異趙彥肅風雅詩譜若用之堂下未必不合於古也又古者飲射皆合樂周南召南謂堂上用瑟則堂下以磬合之若竽管不可依堂上之歌猶琴瑟不可奏堂下之曲也唯鐘鼓用之金奏不以合歌左氏傳晉侯賜魏絳歌鐘二肆鐘而曰歌此淫樂也不可為訓（金奏九夏仍無人聲與笙管同例）凡樂有音必有節傳曰言出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節奏合而成文漢之歌曲前有豔後有趨琴家亦有汎聲至於句投節拍莫不有法焉所謂曲如折止如槁木不得此法何以成文大戴投壺雅曲二十六篇其八篇廢不可歌漢魏之閒存者四詩而已葢聲調者眾詩所同而節奏則每詩各異雖識曲如杜夔不能據所傳之曲推類以盡其餘況今併四詩亡之此古調所以絕響也

書歌詩說後

或曰何以知五聲六律為樂器設不為人聲設曰人聲之抑揚唱歎乃自然之節奏若以聲律檢束之則失自然之致矣歌永言愚夫愚婦所能聲依永則非瞽矇不辨史記律書有辨五聲數法聲者無形之物何數之可紀乎寓聲於器而數度昭焉或曰何以知堂下無人聲曰儀禮不言笙數鄭氏曰三笙一和凡四人別無歌者故知堂下無人聲然則歌者必在上乎曰亦有在下者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以鄉射考之其位在阼階下

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閒若一閒若一者重節重節也者調其聲之疏數而已不以詠歎為重也節之以鼓（射節予別有說）不用琴瑟此歌之變例也惟舞亦然舞必有曲武勺是也舞在堂下不登歌也治亂以雅訊疾以雅重節也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以鼓節歌也或曰三百篇皆堂上絃歌之詩乎曰然曰籥章掌土鼓豳籥豳謂七月七月亦三百之一未知堂上有籥否曰此合樂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即祈年於田祖也琴瑟堂上之樂籥鼓堂下之樂孔氏詩疏云此不言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頑石廬經說八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歌永言說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聲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一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于言言成于句句截于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

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留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致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恭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弦矣衛侯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樹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曹遂誦之蓋諷則嫌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閒若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於鳴球琴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爲鳴球琴瑟之聲予既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

今雖不傳可得略說也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句末用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填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唯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府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本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艸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

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倚猶依也朱子其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厤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準繩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變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蓋不特管聲不與人聲相亂即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也後世之樂既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並興肉音含糊喧聒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然頗得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鼗所謂弦歌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鼗閒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旨哉或曰彈詞者先彈成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祗傳四曲不傳其餘

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貍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古法既不傳且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沈約宋書曰吳歌襍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詞之類是也按唐以前歌詩不越此二法前一法即虞廷依永之遺但古者弦而不管漢則絲竹更相和耳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是全篇皆言歌也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二法不同然其聲詞不相妨則同也故唐以前無不可歌之詩至唐中葉始有塡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歌詞襍書當在句末後代樂府聲襍句中久之遂訛舛不可讀如公莫舞歌之屬是也此蓋用後一法者於依永之旨稍乖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多有泛聲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之朱子說與存中合泛聲即和聲纏聲也自塡詞之法興古法遂不可考亦音家變更之大者非但管弦襍曲盡改古調即琴曲亦然東坡醉翁操敘云沈遵醉翁操有聲無詞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東坡此敘與休文之

說相應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則不能因金石弦管造歌以被之矣倚調製曲而琴聲爲詞所繩約則不能以徒歌之詩被之弦管矣此唯不用和聲故多窒礙若如古法則自無二者之弊然東坡所作乃倚曲製詞未知與琴聲果合否夫琴本依永之器倚詞非也倚曲尤非也倚曲製詞即塡詞之法故稼軒擬之竟作詞調而南音變爲西音矣南音西音見俗樂論

射節說

凡歌必在堂上惟歌射節則在堂下堂下亦有歌乎曰非弦歌也歌而不弦則與乎在上者矣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閒若一注云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故可謂之歌亦可謂之奏其歌與堂上之歌不同堂上之歌用琴瑟射節則用鼓而已然

則堂下在何處曰鄉射禮云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此其位也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非循鼓聲也歌者所以節射而鼓者所以節歌用琴瑟則主于依永用鼓則所重在節無事于依永也然則投壺將奏貍首必命弦者何也曰歌固弦者之事也時雖不弦旣詔之使歌故舉其本職耳節者行乎音之間者也故曰間若一以一終爲一節者乃大節也而一歌之中聲聲相續又莫不有節焉所謂間若一者謂此也若謂第一終與第一終疏數必均則寬廓而無準矣故知敖說爲謬鐘師所擊者特鐘也亦兼擊鼓故鐘師本職奏九夏之外凡三事曰奏燕樂曰奏射節曰鼜鼓緩樂此三事皆擊鼓而已無鍾也燕樂與射節所擊者葢皆鼙鼓也若九夏則擊晉鼓故鎛師掌之

康成云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按古有舉事之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周禮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康成之所云者豈謂是耶其鼓節即用是日樂中之鼓節如將興舞卽用節舞之鼓將習射卽用節射之鼓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竹軒之說固互相備也或曰舉事猶言行禮也如興舞習射之類有鼓以爲之節使按節以赴不致茫然失措故曰聞其節則知其事知者謂得於手而應以心也大射儀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以下五此注最分明射時無他樂惟奏貍首則鼓爲貍首之節矣節歌本宜奏拊因在堂下故以鼓代拊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頊石廬經說九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輪綆說上

輪綆三分寸之二先儒說不安處葢輻有廣狹之綱說者不知以綱求綆而徒求之枘鑿斯失之矣綆也者中隆而邊下者也中隆而邊下者非輻高于牙之謂也輻自有廣狹近轂之輻廣近牙之輻狹近轂者高近牙者低則中隆而邊下矣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此數語者輻形橢方而側置于牙與轂之間正面視之則見其厚側面視之則見其廣股近轂骹近牙股廣二寸其綱三分去一則骹廣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廣之較則輪之綆

已然而昔之論綆者於股圍骹圍略弗之及若與綆無與者何哉由不審綱法故也輻有廣狹之綱又有厚薄之綱（轂圍三尺二寸則輻取之厚可一寸與大車同骹厚三分寸之二　賈疏云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也此語疑有脫誤當云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別近牙處圍四寸也此雖假設之詞適合正度圍六寸者厚一寸廣二寸也圍四寸者厚三分寸之二廣一寸三分寸之一也）厚薄之綱兩邊分綱廣狹之綱一邊偏綱其不綱之邊仍直如弦明乎此而綆之形乃可得矣輻既偏綱則菑蚤自宜俱用偏枘偏於不綱之邊兩耑相直是之謂不觸牙轂俱有鑿以納菑蚤鑿之長廣記無明文當各長三分寸之二廣三分寸之一（長居骹廣之半居股廣三之一廣居骹厚之半居股厚三之一）牙之厚記亦無明文但云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鄭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此亦假設之詞令牙厚二寸則不漆者六分寸之五也（轂長三尺二寸六分寸之一）牙厚二寸三分寸之一則不漆者三分寸之一（也轂長三尺二寸所乎其中其厚二寸乎與輻股廣同三分寸之一　牙厚轂長其數無定惟輻廣則有定蓋骹廣比股廣三分去一而所去之一分得三分寸之二則股廣二寸可知）三分牙厚而鑿其一內外畔各餘三分寸之二骹之一傍綱盡處適與牙齊其不綱之邊則牙出于輻三分寸之二與股骹二廣之較相準於是一面突一面縮略如偏算之形先鄭以輪算釋綆其制當如此（牙厚必與輻博相準牙角二寸則輻博亦二寸牙鑿居牙厚之中央其長得牙厚三分之一而輻以偏枘納之於是輪之內面則牙出於輻三分寸之二輪之外面則輻出於牙三分寸之二合內淺外突而綆之義乃全然則輪之外突將突然出於牙之外乎非也輻近轂者大近牙者小固以漸而殺也欲明綆法須兼明綱法不觀諸記乎）更證以大車之輻車人云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又云大車崇三柯綆寸按大車之輻亦當有股有骹其綱法與小車同輻博三寸謂股

博也三分去一則骹博二寸也股博三寸骹博二寸則綆寸矣（大車之牙當厚三寸鑿長一寸）輪崇則輻長輪庳則輻短輻長則股廣輻短則股狹股廣則綱多而綆深股狹則綱少而綆淺故三柯之輪綆寸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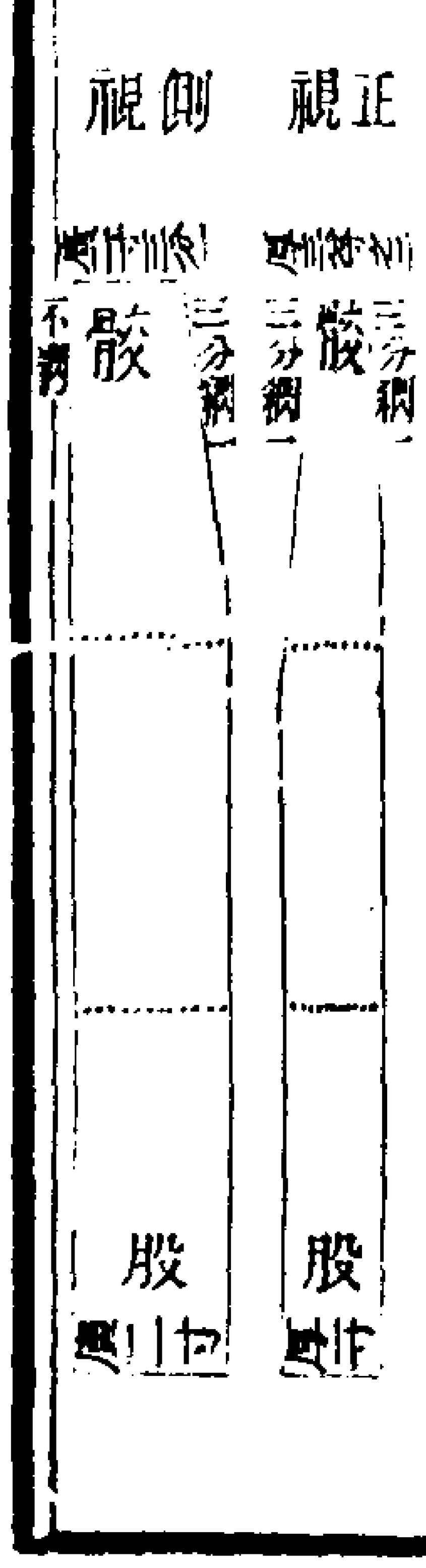
輪綆說下

鄭注釋綆其義未明今就鄭意而詳釋之鄭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股鑿對骹鑿言之出者近外也凡輪以向輿者為內向輻者為外出於股鑿者謂骹鑿出於股鑿也骹鑿近外股鑿近內是鄭意股鑿骹鑿不相對輻皆衺建且向內算也（賈疏云車輪皆向外算蓋鄭意以漥為算漥在外也）觀其注匠人經涂九軌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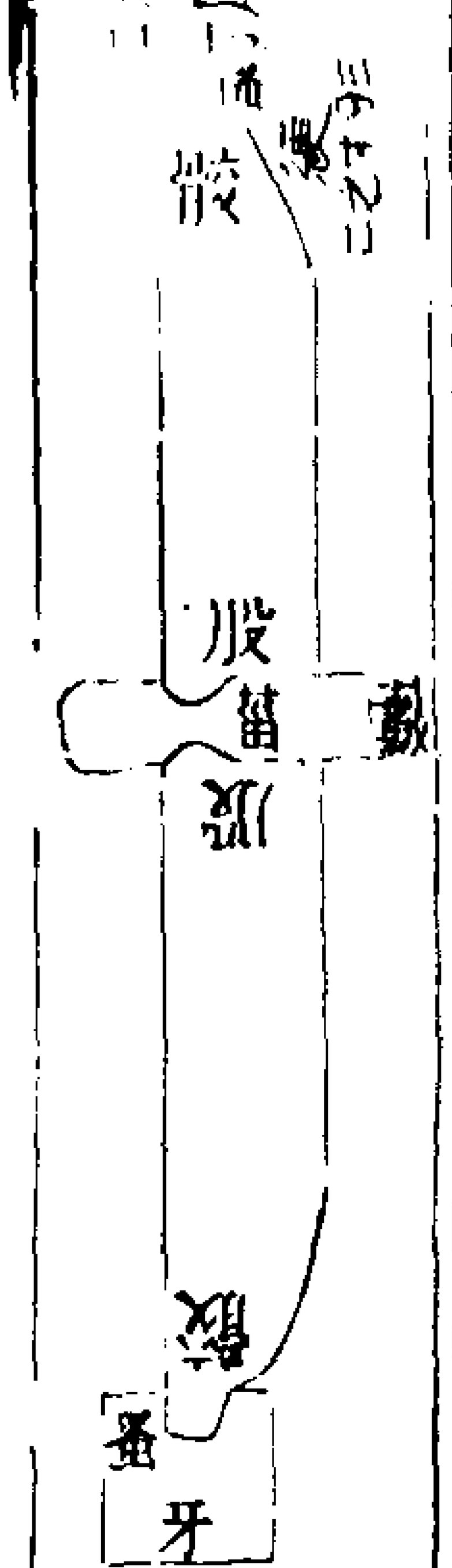
輻廣三寸半謂股廣也鄭用圍三徑一古率故謂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輻廣鑿深皆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此輪七寸之數由內及外之序分明輪箅在輻廣之外不曰出于輻股而云出于輻股鑿是菑用偏枘也若用正枘則綆在輻廣之內矣菑旣偏枘則蚤亦偏枘可知則輻之衺建明矣夫揉輻宜直不宜曲置輻宜正不宜衺衺則菑蚤觸矣輪何由固乎且輻所以綱者以其直本中繩恐泥行不便故特衺小之若輻皆衺建則不綱而綱矣更何綱爲此皆於義未安故不敢從近世江愼修氏祖鄭義而加詳其略曰菑用正枘蚤用邊枘上下鑿不相當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微隆而重勢稍偏輪不掉向內矣此說與鄭注大致相同惟邊筍二字爲鄭氏所未道但所謂輪箅者特約略形似之辭輻有股骹之綱而本不平面不

平則綆形自見豈必衺建其輻簇成銳頂眞如飯甑之竹底哉且輻之衺與不衺何關乎枘之偏與不偏此理終不可曉輻用偏綱則自然偏重亦不因上下鑿之不相當也更何疑者鄉黨圖考云三十輻向外隆起不使其平周禮疑義舉要云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此則一人之言何矛盾若是圖考在前舉要在後豈有所不安而自改其說邪要之內箅外箅其爲箅一也內掉外掉其爲掉一也輪箅則車行不掉鄭注一言實簡而盡若就輪制而論則綱邊向外不綱邊向內爲合宜爾

輻綱圖



輪箅圖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氏改去一爲去二貝是亦以賢爲大穿軹爲小穿似非記意記但言長不言圍則去一去三乃長數非圍數大穿小穿之名施於轂口賢軹之名施於轂身施於轂身故有長短之度五分去二則軹長一尺九寸二分也五分去三則軹長一尺二寸八分也凡轂以其長爲之圍則鄭義亦兩通鄭所計者大小穿之圍也藪圍則三分去二是轂之內圍分三等也藪與大穿統屬于賢平分賢長各得九寸六分可也小穿則在軹內轂

面祗賢軹二名旣分二名則外圍之大小宜分二等上言椁其淶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者謂賢圍也軹圍無可考以意言之當五分賢圍而去其一得二尺五寸六分蓋軹之內圍旣小於賢圍五分之一則外圍亦當減五分之一然後厚薄相等否則賢薄軹厚外勢不太重邪然則記當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五分其賢圍去一以爲軹圍文有訛脫爾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按轂長三尺二寸倍之得六尺四寸併車廣六尺六寸共一丈三尺轂在輿下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倍之得七寸三分寸之一三分轂長一在內計一尺三分寸之二除旁加七寸其餘皆在輿下一在內二在外以菑蚤中央分界與一丈三尺相減得一丈二尺二寸三分寸之二爲兩轄相距之度六尺之弓上近部平

者二尺倍之得四尺蚤末下於部二尺爲句宇曲四尺爲弦求股得三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得六尺九寸二分有奇併平者四尺及部廣六寸共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以較兩轄相距不滿七寸五分弱半之三寸七分强軹長一尺二寸八分車蓋所庇者九寸一分弱耳若以軹爲轂末則不能庇矣

軫說

說文云軫車後橫木鄭注輿人云軫輿後橫者也程氏瑤田著釋閒一篇謂物必有兩乃謂之閒備舉經傳閒字爲證而考工之軫閒亦其一焉其說最爲精確然則許鄭之說非與曰軫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說見賈疏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軫矣說文云軓車軾前也鄭注輈人云

軓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而通謂之軓或因乎後而通謂之軫本無定名惟前軓後軫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軫謬矣江氏永曰輿下唯後有軫餘三面皆無材若有三面材則兩旁之材有礙於轂之轉矣輿三面及底板皆以牝牡相衡如今人作箱之法今按車人牝服鄭司農云謂車箱說文亦云箱大車牝服然則車箱乃大車之制也蓋大車牝服四面有板上用平鬲形同匡匪說文匪器似竹篋筐車笭也今人以筐爲匪不復知其爲車笭矣所以載物非以載人後人呼筐笥爲箱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豈能以今人作箱之法作之輿牀之制記無明文或中央用橫板二各長六尺廣二尺五爲匠人皆爲箱箱長三丈高一丈板也[illegible]之板也與牀板或同此制前後用橫木二前部軓後部軫各長六尺六寸廣二寸兩旁用縮木二各長四尺四寸廣三寸車後入所登降故軫用堅木餘三面則與中央橫板用材但稍厚爾中央橫板厚可一寸軓崇三尺三寸當從轂心起算轂徑一尺有奇半之加橫板厚共六寸強板轂之間容一寸弱轂心即軸心也試更從軸心起算軸半徑二寸一分弱兔圍徑三寸六分加板厚共六寸七分弱兔圍雜軸三分強軫厚三寸五分軫圍與輪牙同三面材厚與軫同其厚俱高出橫板上而底面則平故不礙轂之轉是則三面未嘗無材軫名初非一定考工記軫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輿後橫木也加軫與轐軫方象地輿也五分軫間弓長庇軫兩旁也爲可一例讀諸

鍾甬說

鳧氏爲鍾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鄭注云并衡數也賈疏云以鉦長爲甬長大長不類故并衡數此說良是然則甬與衡二物也參分甬圍去一以爲衡圍明體別故圍徑亦殊乃說者猶以衡甬爲一物則仍無解於大長也說者曰衡平也甬自下至上以漸而小至頂平處則得衡圍夫衡固訓平然必橫而平者方謂之衡如璣衡權衡車衡楘衡橋衡無非橫者若衡甬爲一物則卓立鐘頂失衡之義矣蓋衡與甬二而一者也縣之則橫于甬上不縣則植于甬口甬口之徑略小于衡徑口上有脰故可植衡故言甬長者必并衡而數之甬之橫者謂之衡故衡亦通謂之甬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二在上者衡也一在下者甬也假令甬通長一尺八分則衡長七寸二分甬長三寸六分旋者縣鐘之繩也旋以縣鐘幹以繫旋

旋下端屬甬上端屬衡衡之兩端及甬之兩傍皆有幹衡幹與甬幹宜相直甬徑三寸六分甬幹貫旋處離甬可六七分衡長七寸二分衡幹距左右端各寸餘幹設于衡之下面凡四幹而縣兩旋又於衡之中央設旋而上屬於筩是鐘有三旋也一旋在上居中以御傍如鐘體左右稍有輕重則衡不平矣凡鐘所以有衡者欲其平正且流動也若不用衡以兩旋繫筩則不能流動王朴鑄鍾隋圓而側垂隋圓古制也衡甬但側正圜垂之義不可得詳旋設於甬外地處其偏故必設兩旋乃得其平側垂者其設一旋乎設當銑則鐘欹當鉦則鐘仰欹與仰皆非縣鐘之法胡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又不知正紐下垂當作何解記曰弇則鬱未聞下垂而弇鬱也晏子外篇景公爲大鐘仲尼曰鐘將毀衡之果毀公問其故對曰鐘大而縣下衡之其氣下回而

上薄是以曰鐘將毀蓋氣不得泄於下則回而上薄也若高縣則無此病然中空既深其氣亦難驟泄子家有古鐘於舞上鑿四五小孔此豈漫焉爲之蓋欲使氣之不能下達者得泄於上也下既不弇而上復有所泄又何病於鬱乎然又恐其柞也故爲之甬以範之甬上仍有口以通洞之不過其上泄之氣古聖制作自有精意矣側垂下垂之致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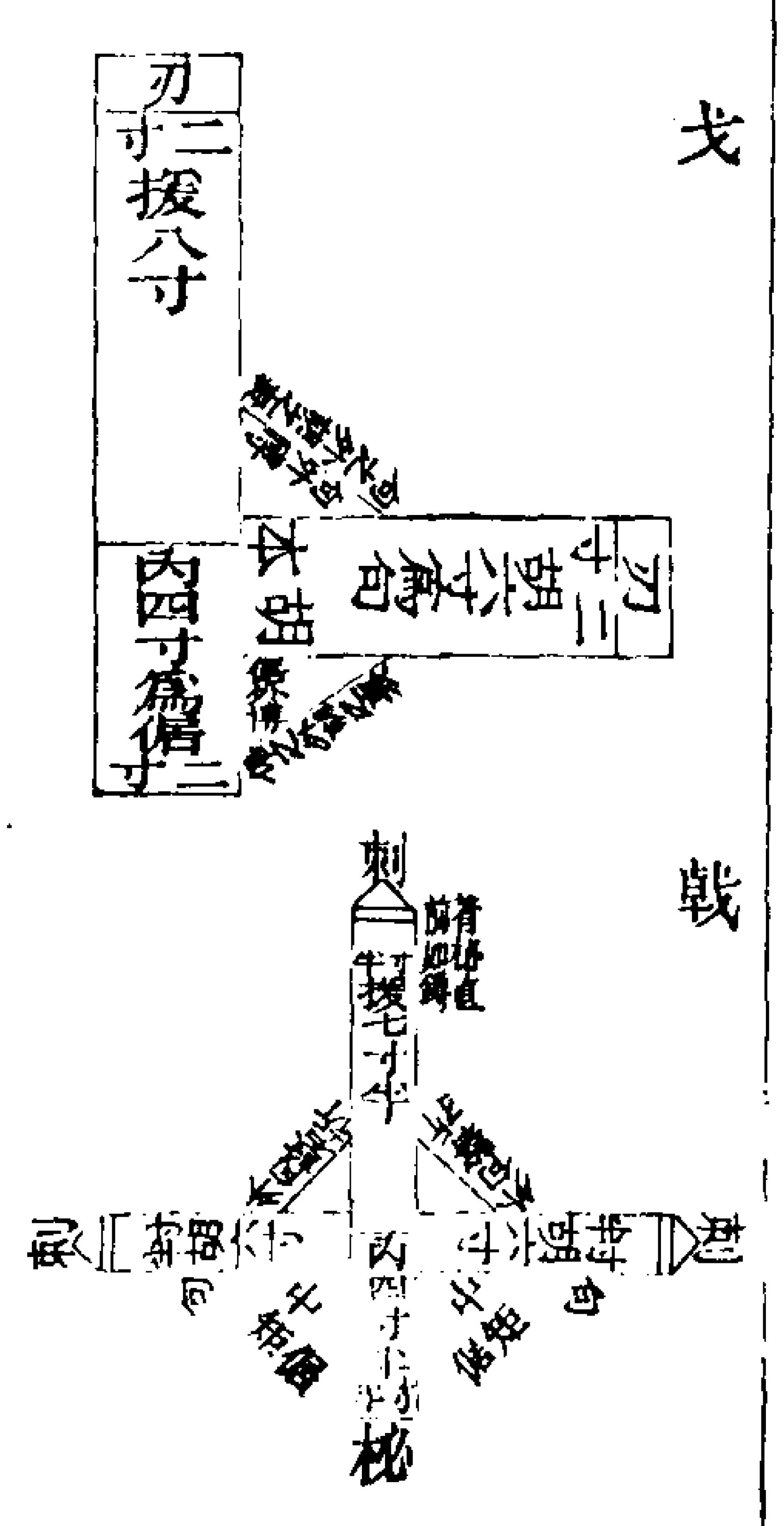
戈戟倨句內外解

欲知戈戟之制先辨倨句之形欲知倨句之形先明內外之義戈有內有胡有援鄭云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凡執戈戟必以援向人以柲向己故以近柲者爲內以近援者爲外若豎之則近柲者在下近援者在上賈疏胡上胡下以立戈言也但以倨爲胡上句爲胡下則非也夫援與內相直而胡其旁出者也鄭不曰援以內而曰胡以內者欲見胡之旁出適當援內之間所謂內者不惟內於援且內於胡故記文先言內次言胡次言援由內及外次第秩然又曰倨句外博外字正與內字相對此內外之辨也何謂倨句倨者直也句者曲也從者爲倨橫者爲句句股之法縱爲股橫爲句倨卽股也內縱爲倨胡橫爲句舊說戈戟皆用曲胡是誤解倨句之義且泥於戈戟之爲句兵也戈戟之胡皆直有胡卽可以句記所言倨句並指胡與內相形之勢耳倨句之形如此鄭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胡與援內相接之處爲胡之本胡本低胡鋒仰則短內而已倨胡本高胡鋒俯則長內而已句是故胡平則鋒本橫而倨句中短記於戈言已倨已句於戟言倨句中短互文見義也倨句中短則可使外博倨者內也句者胡也內在胡之內以近胡處爲外胡在內之外以向內邊

爲裏故曰倨之外胡之裏也胡在援之內以向援邊爲外爲表故曰句之外胡之表也倨句外博言胡本表裏皆博也四病由于四失因倨句之外博決其必中短而無四失故曰廣其本以除四病知此則戈制得而雞鳴擁頸之名亦從可識矣戈與戟其平積皆三十六寸盧人云句兵椑注云椑隋圜也椑隋圜則內胡援皆隋圜可知戈廣二寸乃隋圜之長徑也論圜半周則不止二寸戟亦然何則戈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縱十二寸橫半之通計十有八寸廣皆二寸以乘十八得三十六戟內四寸半胡六寸倍之十二寸援七寸半縱橫皆十二寸通計二十四寸廣皆寸半以乘二十四亦三十六然戟胡倨句中矩是無外博也故鄭注云援之外句磬折鄭又云取圜於磬折凡磬折必方戈戟之外博則圜非磬折之常法蓋倨不外博而句仍外博磬折卽指外博曲直之度兩胡之句外博與一胡之倨句外

博相當刺者鋒也戟之有刺猶戈之有刃戟援七寸半胡六寸皆不計刺則戈援八寸胡六寸亦不計刃然則記於戟則別言刺於戈不別言刃何也戈刃在援胡之端與援胡為一物戟刺則別為物不與援胡相連故特言之戈戟皆空中以貫柲戈柲六尺六寸通計自援至鐏之數也柲貫援中故專以柲言之惟外博處直用金兩片而中不空戟柲出於援端而設刺為鄭注所謂著柲著援端之柲也戈刃平戟刺銳銳者輕於平者戟之三刺與戈之兩刃相當夫是故戈戟異制而重皆三鋝明乎戈戟之重皆三鋝而戟制又可得矣或曰戈胡止二寸則其刃甚狹狠瞤何以能斬豢四曰斬謂傷之也既斬而又禽之是未死也鄭注豚人二字可謂善于形容者矣鄭注豚字似從雞鳴擁頸之名偕出曰如鄭注則已倨已句與倨句外博同名而異義曰

字有虛實其義則同已倨已句皆謂胡也胡太昂則橫者或幾於縱矣是過乎磬折之度也不已直乎胡太俯則橫者且不能中矩矣不已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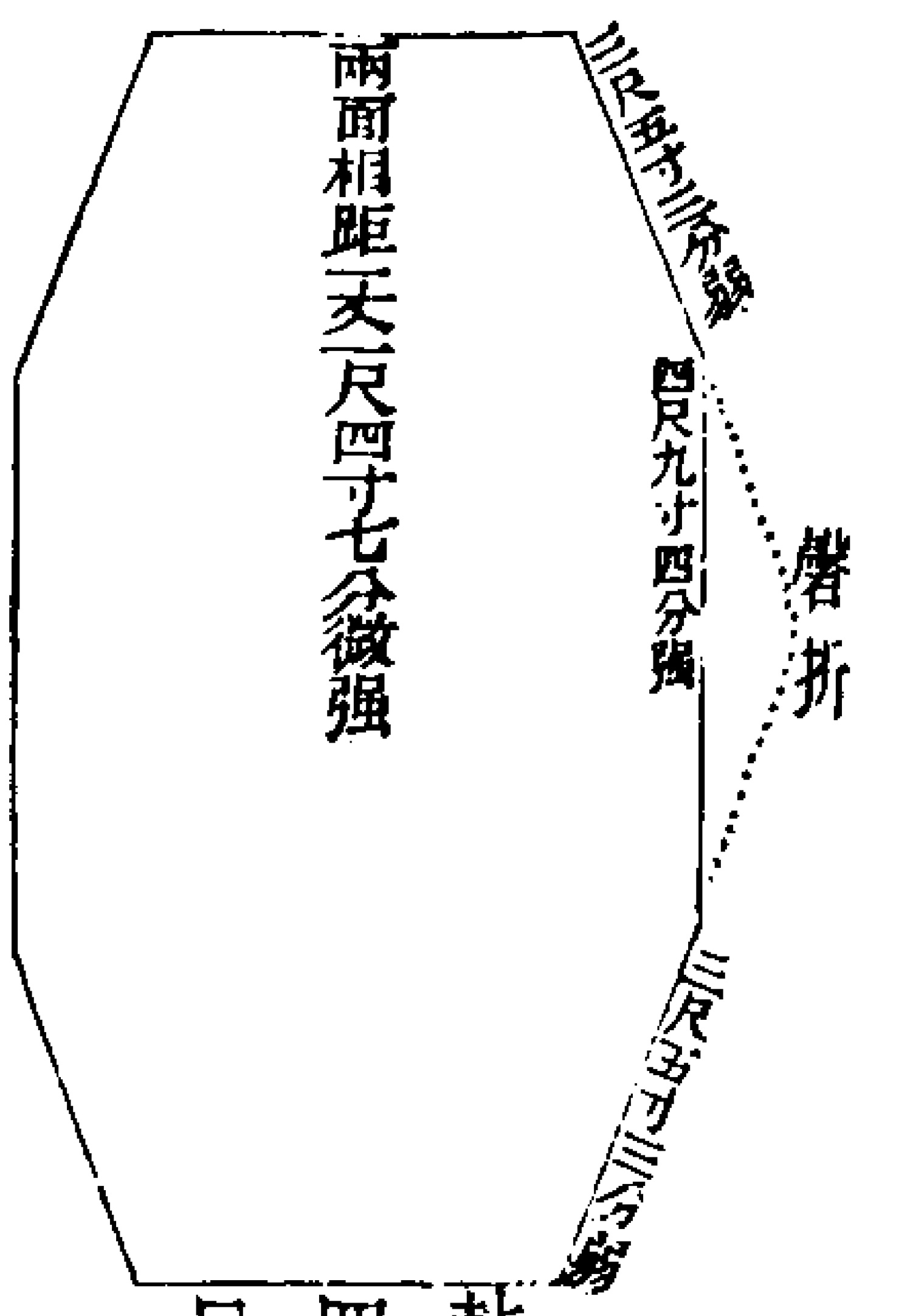
臯陶說

鄭氏釋韗人穹者三之一及上三正俱極精當至論鼓中圍加三之一為兩廂其數又以臯鼓為中曲不參直則竊以為不然故惟長短異爾鼓匡未有不三折者中徑未有不加于鼓面三分之二者鼓面四尺三鼓所同也鼓面既同則中徑豈容有異背鼓短鼖鼓次之臯鼓最長短者中徑反大長者中徑反小短者三折長者兩折有是理乎予始疑首節不言鼓而鄭解穹者三之一為加於鼓面之數語意似乎無根既思之不必疑也首節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耑之口徑定矣口徑即鼓面也左右耑廣六寸中尺以左右耑之廣三分益二即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不論鼓之大小版之多寡莫不皆然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

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夫首節之三之一既據一廂則次節之三之一亦當同例而鄭氏異解者蓋泥于圍之一字也不知中圍加三之一猶言中徑每廂加三之一爾不言徑而言圍者圍猶周也環而視之皆加於鼓面三分之一此與穹者相對穹揔辭也未成鼓而先有版取版一枚平置于地中高兩耑下若橋然故曰穹圍揔詞也既合而成鼓則圍見矣有中圍即有鼓圍如于大圓中容小圓四圓相距皆等西法謂之距等圈其相距之度即大徑加于小徑一廂數至臯鼓倨句磬折近世程氏瑤田辨析致精足正鄭氏之誤第仍用鄭氏中曲之說則亦疎矣臯鼓亦三折爾中段平衡左右衺倚磬折之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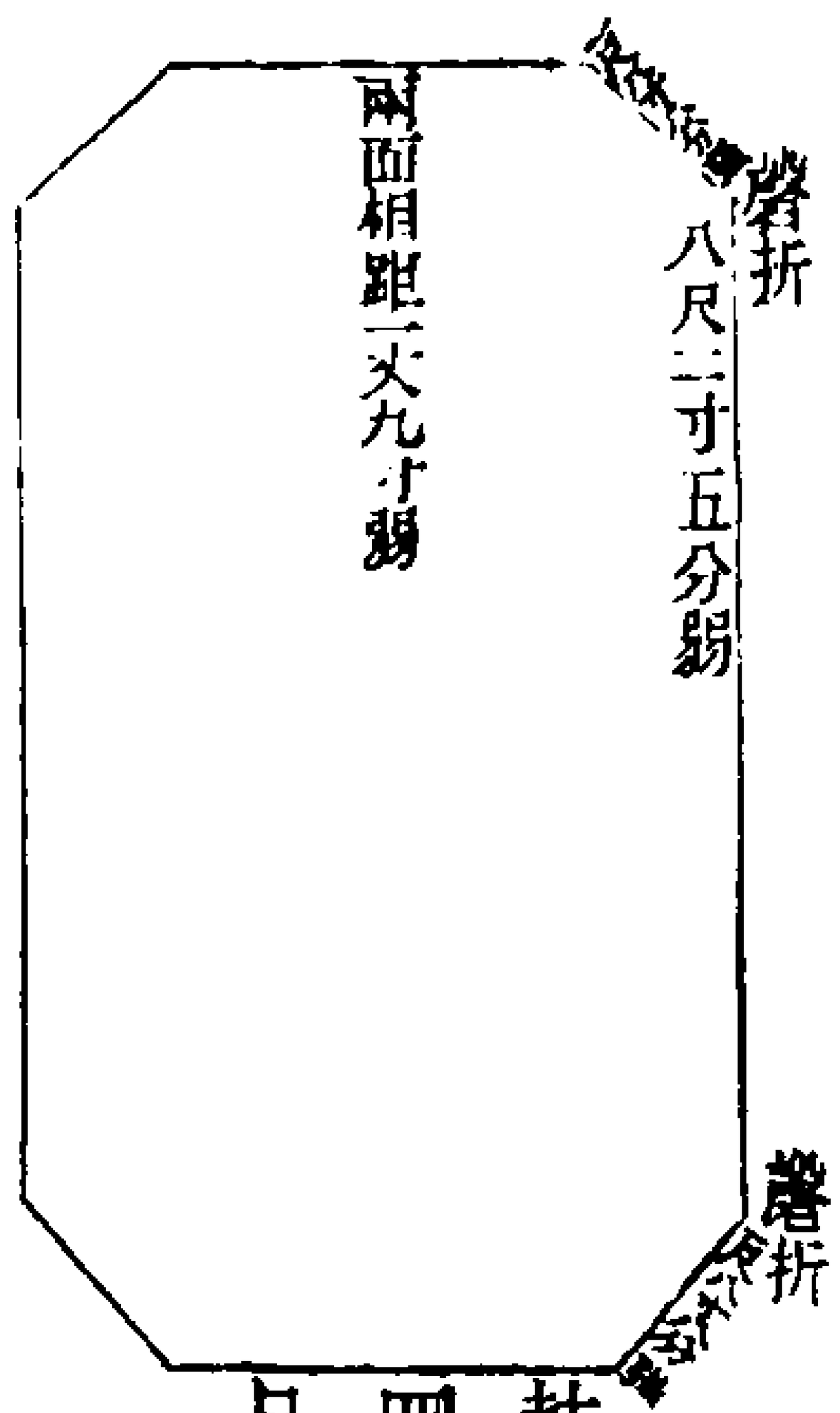
左右之相向與中段無關中段與左右相接接處倨句如欘倨欘則為磬折試取兩袤引而伸之使相遇成角則磬折之形自見一說平與袤相與成磬折形其法以中圜所加之三之一為句卽以為股以求其弦卽袤面也與中段相接左右各成一磬折形然則三折何礙于磬折邪夫惟皐鼓磬折故中段之長不能與左右鈞然其為三折及中圜如數固未嘗有異也若如程說則皐鼓中徑至八尺九寸無乃過大且程氏於鼖鼓之中圜亦同鄭誤又謂鼖鼓亦中曲其誤豈不更甚於鄭氏哉長六尺有六寸者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鄭注謂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是也下二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耒弓人之弓與皐陶同度其量之亦同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鼖鼓兩面相距七尺二寸八分强皐鼓依前說則中長四尺九寸四分强左右各長三尺五寸三分弱兩面相距一丈一尺四寸七分微强依後說則中長八尺二寸五分弱左右各長一尺八寸八分强兩面相距一丈九寸弱首節不言何鼓注謂晉鼓竊意鼖鼓鼛鼓路鼓面有多寡形制本同首節蓋兼四鼓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則鼖鼓皐鼓小而長矣因短見大因長見小其實鼓有短長無大小首節不言鼓面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言版廣與首節同也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厚三寸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凡鼓之折皆倨於矩也獨於皐鼓言磬折益知磬折有定度

皐鼓圖



鼓四尺

皐鼓又圖



鼓四尺

或問鼖鼛路三鼓其制如何曰聶氏所圖迂拙之甚斷不可用益此三鼓俱止兩面可伐與晉鼓同也其異於晉鼓者於鼓木腹四鑿孔冒革別成小鼓徑可尺餘鼓面宜平須於孔上別施一匡如後世鞉鼓鼖鼓六孔與大面而八鼛鼓四孔與大面而六路鼓二孔與大面而四叔重康成並云八面六面四面者併大面計之也先鄭云六面四面二面者除大面計之也其實一也三大鞉有鼓有鼛而無鼙其以小面為鼙與先鄭云鼖鼓鼛鼓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雖可擊實不擊也其所擊者仍止兩大面爾

記云中廣尺按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板以割圜之法求之每板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凡圜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閒仍是平面不可以圜周論也古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十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太行山考

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在縣北二十五里太行陘在縣西北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曰軹關陘今屬河南府濟源縣在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對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太行陘闊三步長四十里　又武德縣太行山在縣北五十里故大斛關在縣北一百六里太行山上　又修武縣太行山在縣北四十二里

澤州晉城縣太行山在縣南四十里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縣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　又陵川縣太行山在縣西南百里

恆州獲鹿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　相州林慮縣林慮山在縣西二十里南接太行北連恆嶽（按林慮山一名黃花山）

按今武陟縣東南有武德故城其實唐之武德在武陟之北修武之南（武陟西北至州一百里武德西至州四十七里修武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懷慶府河內縣及濟源修武三縣皆在太行山麓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　衛輝府輝縣太行山在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有白陘太行第三陘也又蘇門山圖經（即太行支山也）　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南跨河南河內縣界東北接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樂平平定諸州縣界山以百數皆古太行也　碗子城在縣南九十里太行山巔　潞安府黎城縣古壺關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太行山口吾兒峪　順天府宛平縣西山在縣西三十里太行山別阜也　又昌平州軍都山在州西北太行第八陘也　又宣化府懷來縣軍都山在縣南五十里南與順天府昌平州接界山西通志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三十里天井關橫望嶺諸峰雄峙爲山總會西南接砥柱析城王屋又西迤姑射中條雷首東北跨陵川壺關潞城黎城遼州和順武鄉諸州縣又東爲燕山至碣石縣亙數千里隨地異名北接霍山五臺句注蘆芽皆其支脈海內名山繇崑崙而下當以此山爲第一云

唐樞太行山記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遵沁潞澤衍亙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

禹貢雖指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恆山而仍爲太行之理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亙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之歷觀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蓋即白陘又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即軹關太行二陘）　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鄭食其曰塞成皋之險杜

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滏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井陘亦謂之土門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爲太行者然此在恆山之南即以爲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蒲陰軍都三陘皆爲恆山所隔不得爲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太行連亙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而其實不然

按自來言太行之大者多過其實胡氏辨之當矣然所以辨之者專以恆山不可越爲斷竊謂恆山若祇大茂一山則不足阻太行北行之路或出大茂之東則由井陘獲鹿正定折

而北經唐縣至紫荆關（即蒲陰陘）分二支其一支西行至飛狐一支東北行至居庸關（即軍都陘）或出大茂之西則由平定北歷盂縣五臺靈邱廣靈折而東達飛狐此二道者俱可北出然地志於此諸郡縣絕不言有太行其支幹脈絡俱無可考山西通志云恆山自渾源州發脈由飛狐嶺達曲陽又曰山脈自雁門東北亂山橫遮由山陰應州至渾源起北嶽南入平刑關突兀聚五臺東繇靈邱太白隘門諸山騰躍入紫荆倒馬此燕雲分境壤接山連之大勢也若然則飛狐既爲渾源至曲陽之過脈蒲陰又爲太白隘門之幹龍脊與太行無與而軍都更可知矣大抵山之大勢或一山而隨地異名或數山而連峰不斷異同之辨不可不審夫析城王屋未嘗不連太行而不得竟指爲太行然則蒲陰飛狐即與太行相接亦底柱析城之類耳太行跨踞郡縣惟洪氏圖志爲覈實（洪說本雖指井陘在平定東若樂平平定無太行則井陘亦非太行矣）而山西通志獨不及樂平平定則太行北麓至和順而止唐氏謂北發雲中至平定州恐不足據（說見後）太行自河內至和順七百餘里其支峰之東西出者河內之西至濟源其東逾修武至輝縣東西相距可二百五六十里澤潞之西爲翼城爲絳縣爲陽城爲垣曲爲夏縣其東至林縣東西相距可四百餘里凡盤亙州一縣十九云

（本草人參唐本注云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媯州並出蓋以其山連亙相接故皆有之也）

山西通志代州繁峙縣巖頭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延袤八百餘里南連太行（疑當云南連太行延袤八百餘里）石崖巉巖此爲其首

按繁峙至平定三百餘里至和順五百餘里巖頭未必與太行相連昔人言太行皆云在河內郭緣生亦云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蓋太行之勢自南而北故有連亙幽燕之說巖頭之不得爲太行山首明矣唐樞論太行山脈自北而南殆因巖頭而誤會歟

律管說

言律者率言黃鍾最長以次而短極於應鍾先儒無異義余謂十二律正律外各有半度有倍度至用於旋宮則黃大太夾姑仲蕤有半無倍林夷南無應有倍無半蓋宮生徵皆下生徵生商皆上生凡以陽律陽呂爲宮生陰律陰呂者用正律自得相生之序若以陰呂陰律爲宮生陽律陽呂則必用倍半之度如

林鍾尺二寸爲宮下生太簇八寸爲徵是林用倍律太用正律也林鍾六寸爲宮下生太簇四寸爲徵是林用正律太用半律也（唯蕤賓生大呂仲呂生黃鍾爲以陽生陽用半而不用倍）竊意管之長短亦當以此爲準黃大等七律以正律而含半度之聲林夷等五律以倍度而含正律之聲（以全律高吹之即各得所含之聲或以管之中半各穴一孔亦可）然則林夷等五律皆當長於黃鍾其次第宜列黃鍾之前黃鍾處十二律之中故曰中聲亦猶徵羽用濁倍在宮之上故宮爲中聲也律管圍徑以漢志三統之義推之黃大二律空圍皆九分太夾姑仲蕤五律空圍皆八分林夷南無應五律空圍皆寸二分然後魏安豐王曽依班志作林鍾太簇二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合此得之校試殆無可疑且黃鍾之長既居十二律之中則用中數以爲圍徑尤爲得宜然則林夷等五律必用倍數益明矣

相生說上

或曰律之相生必三分損益何也曰所以定中聲也傳曰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中聲者謂宮聲得清濁之中也非特黃鍾爲中聲十二律無非中聲夫律有清有濁此相生之法所由起也有倍度而清者亦濁有半度而濁者亦清是故以濁律生清律所生者之倍度必濁於生之者之正律以清律生濁律所生者之半度必清於生之者之正律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倍度幾何而生之之律必適居其中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半度幾何而生之之律亦適居其中假如黃鍾下生林鍾濁生清也林鍾五十四少於黃鍾二十七其倍度一百八多於黃鍾二十七也是黃鍾之八十一適居五十四與一百八之中也林鍾上生太簇濁生濁也太簇七十二多於林鍾十八其半度三十六少於林鍾十八是林鍾之五十四適居七十二與三十六之中也非三分損益何以得此夫三分損一則得二三分益一則得四二者四之半四者二之倍三之爲數在二四之閒是中數也有中數斯有中聲矣其隔八何也曰陰陽之道也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分陰陽（見七律解）陰與陰陽與陽不生也律與律呂與呂不生也陽律遇陰呂則生陰律遇陽呂則生各以其敘故隔八（唯應鍾生蕤賓爲變例說詳下篇）

相生說下

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爲旋宮而設昔之造律者不知管有幾何並未知其長短之差於是先定一管餘十一管則用三分損益次第作之黃鍾至應鍾皆陽律下生陰呂蕤賓至仲呂皆陰律上生陽呂（上生下生祇論陰陽不論律呂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仲呂生黃鍾以陽呂生陽律乃相生變例然仲呂原不必復生黃鍾而應鍾生蕤賓在兩截交會之閒亦不必與諸律之上生下生相雜成章先儒徒齗齗於蕤賓大呂之相生而於應鍾蕤賓之閒不覺其有異何也）至仲呂再生則近於黃鍾不能自成一律乃知律管止十二仲呂極不生故曰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也若夫旋相爲宮一均之內祇別五音不須配律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則音固與律相應律爲宮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呂爲宮則呂下生律律上生呂（亦無事上生者）而倍半之度存乎其閒矣（見律數說）有倍

半之度而無倍半之律何也倍半以聲言非以律言也林鍾等五律以倍爲正猶無倍也論律則始於黃鍾終於仲呂論聲則始於黃鍾終於南呂淮南有夷則之角夾鍾之羽無射之商仲呂之徵是仲呂復生黃鍾也蓋律窮而音不窮故得終始相生此旋宮之義也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百出而律愈壞不知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置一管亦未嘗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之外哉

或問先定一管宜定何管曰黃鍾爲聲氣之元故當先定黃鍾自第二管以後損益相生其勢甚易惟最初一管空所依傍何由而定之況古尺既亡所謂九寸者毫無憑準定律之

難實在於此及細思之亦自有可定之理其端在於空圍康成伯喈圍皆九分子駿孟康圍分三等鄭蔡爲是劉孟爲非安豐嘗試之矣詳見律管說凡大小同而長短異則短者清長者濁長短同而大小異則大者清小者濁蓋大小雖同因以長短相形而大小亦異長則見小短則見大長短雖同因以大小相形而長短亦異大則見短小則見長二者互爲其根攷工記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鄭注薄而廣則濁短而厚則清此即相形之法狹不能使廣薄不能使厚因短見厚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清於黃鍾所謂大小同而長短異也八寸之管空圍八分必濁於太簇所謂長短同而大小異也然則漢志所言林太之度不合黃鍾商徵殆仍合黃鍾之宮乎夫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管長八寸空圍八分皆是十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空圍也欲定黃鍾之管不必問尺寸幾何但令空圍居管長十分之一卽得之矣書此以俟他日之攷驗焉九寸卽作虛度亦可然既有此九寸之數何妨竟作實度周禮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律之有數度使於爲樂器也後代古尺失傳卽以爲虛度亦無不合八尺之長五寸之短皆當作如是觀

聲律論

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故有五聲無七律律以立均十二律皆宮聲也宮爲四聲綱綱舉則目自張有黃鍾宮則自有黃鍾之商角徵羽不必借聲於大姑林南四律也周之七律以律準聲自是一時之制若執爲定法則自伶倫以來卽應有之何以至周而始有七律乎五聲猶五行也五行之外不容益一行五聲之外豈容益一聲善乎蔡邕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

羽則徵濁也劉昭續漢書律麻志上注可見角羽自有正音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羽非角羽之正音也蔡氏妙擅音律又生漢末去古未遠豈漫爲此說哉夫自黃鍾至應鍾由濁而清也自宮至羽亦由濁而清也二者齊其兩端而校其中閒則宮羽清濁之差凡五等黃應清濁之差凡十二等聲與律疏密參差不齊聲之數奇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在清濁之閒律之數偶黃太姑爲濁林南應爲清無半清半濁之律而南呂又非極細者且律管長短疏數不均而五聲則閒若一假令黃鍾九寸爲宮大簇八寸爲商林鍾六寸爲徵則姑洗爲角宜得七寸南呂爲羽宜得五寸今姑洗不止於七寸南呂不止於五寸故皆失之徵濁也其實太簇之於商林鍾之於徵已不無少差故就五聲而論則姑

洗濁於角南呂濁於羽若論七音則角聲正叶姑洗羽聲正叶南呂何者聲多則位密也譬之階崇五尺均爲五級今增二級而階崇如故則五級皆非故步矣若律自律聲自聲則五聲循環初無欠缺若以律協聲則可以七律協七聲不可以五律協五聲何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之閒各閒二律與他律相去疏密不均故也要之五聲變爲七音必全體改易非直於五聲本音之外漫加二音而已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文足與蔡氏之說相發徵宮商羽角言聲不言律是五正聲也角聲清於姑洗羽聲清於南呂者也聲至角窮矣今欲於角後益二音當以調者多用旋聲之法荀勖之

三宮陳仲儒之五調蘇祇婆之五旦皆是也荀勖於旋律之中兼旋聲故有假用之法誠知聲自聲律自律祇旋聲不旋律五調循環自然諧會初無所假豈不直捷乎隋志不列五旦名目至遼志乃譯之蓋旦即調也有娑陁力聲即有娑陁力旦有雞識聲即有雞識旦猶有宮聲即有宮調有商聲即有商調鄭譯以七聲爲七調以五旦當五律並誤遼志云七聲謂之七旦又非也旦五而已二變不爲宮故沙侯加濫侯利箑不爲旦此蘇祇婆本法也八十四調乃鄭譯新意自律呂失傳其所旋者祇得一律亦不能辨其爲何律然其聲自諧以不軼本律故也此法雖詳於後代實自古有之隋書音樂志曰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然則經傳中不惟律呂多以均言即五聲亦多以調言周官三大祀樂孟子徵招角招戰國策變徵聲羽聲可以爲證姚察諸人謂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第弗深攷耳言律不言聲皆宮調也言聲不言律皆黃鍾均也十二律律主一均

內成五調凡十二均共六十調是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琴論　七絃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此言或出於阮諶鄭康成之書或出於夏侯伏明之書要是隋以前舊說也琴家恐祖其說更無異議今以管子起五音法按之於琴則一絃爲徵實不易之理似不當如禮圖所云然禮圖之說由來已久又未敢輕議予於此蓄疑久之及觀鄭世子調絃說乃悟二法雖若齟齬而實相濟相成觀其會通了無可疑爲之一快其說曰凡各絃散聲爲本律之正音散聲對按聲而言其實絃至龍齦不待按而自然著木矣何散之有朱子曰散聲通體之全聲也全

字似較散字爲妥以音爲律亦非第十徽實音爲散聲之母能生本律第九徽實音爲散聲之子本律所生也一絃十徽實音爲宮二絃十徽爲商三絃十徽爲角四絃十徽爲徵五絃十徽爲羽六絃十徽爲少宮七絃十徽爲少商此古人所謂正調也按朱氏此說確有至理夫五音皆中聲也內傳言中聲而曰不容彈其爲絃音可知依姜夔法分琴爲三準自一徽至四徽謂之上準而二徽八分居其中自四徽至七徽謂之中準而五徽六分居其中自七徽至龍齦謂之下準而十徽居其中琴絃全半同聲如以三尺六寸爲全絃半之得一尺八寸爲七徽又半之得九寸爲四徽又半之得四寸五分爲一徽三準之分實由於此中聲云者謂每準中央之聲也其徽位自左而右亦各以徵羽居宮前試以下準第一絃言之全絃爲徵十三徽爲羽十徽爲宮九徽爲商七

徵八分爲角餘紛遞退一聲故十徵與全聲必間絃相應一絃十徵與三絃全聲相應次絃十徵與四絃全聲相應三絃已下準此然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宮七少商者每準之中聲也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六徵七羽者全絃及七徵四徵一徵之聲也二者聲位不同適相應和得朱氏之說渙然冰釋矣且夫操縵安絃必先求五音之正聲正聲得則清聲濁聲若網在綱是故調絃必按十徵有正而不中者三絃已下之全聲是也有中而不正者六七兩絃之十徵是也若如俗說以一絃全聲爲宮則十徵爲角十徵爲角則調絃所得唯角徵羽三聲爲正而宮商祇有少聲其正聲竟無相應之絃何以審音而成曲乎史記樂書云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此論徵位非論絃位蓋橫琴於前徵則自

左而右而絃則自上而下今云商張右傍其爲徵位明矣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非十徵爲宮之明證乎凡以五聲命絃皆以中聲爲主中聲爲宮卽謂之宮絃中聲爲商卽謂之商絃國語云琴瑟尚宮明宮絃最大也沈括謂今之調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說者多非之予謂若以合字爲宮則非若祇以合字定宮絃則未爲誤蓋定宮絃非定宮音也定宮絃之全聲非定宮絃之十徵也一絃全聲應合字二絃應四字三絃應上字四絃應尺字五絃應工字六絃應六字七絃應五字朱氏調絃亦用此七字但用以調十徵則又誤矣蓋宋人唯誤以全聲爲宮故遂以合字應宮音朱氏則宮音在十徵不在全絃得之矣乃仍沿合字爲宮之說移全絃之聲於十徵則是纔訂一誤復生一誤胡竹軒先生論俗樂曰上卽宮也尺卽商也工卽角也六卽徵也卽合之清聲五卽羽也卽四之清聲先生此

論初不爲琴而發而按之琴絃其默相符契如此可見理之確者固不謀而合也朱子曰今人以中徽七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予謂七徽爲全聲之半中聲爲全聲之母全聲尊於七徽而中聲又尊於全聲故必明乎中聲而後可與言琴不明中聲則禮圖與管子之說不能融會貫通琴學晦而管色亦譌管色譌而八音俱不諧矣豈細故哉

琴論二 五調

旋宮之法觀於琴而益著左氏五節五降此琴之旋宮也五降之義有二或一絃而有五降或五絃而各一降朱載堉曰琴之徵十有三惟第十徵與第九徵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朱子曰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厚聲長音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按三準以下準爲要下準以十徽爲要十徽所以

爲中聲者以其居下準之中也牽連九徽殊覺無謂中一而已若有二焉則非中矣律從濁漸清謂之降鄭注樂記云凡聲濁者尊清者卑從濁漸清是自尊及卑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徽謂之五節自十降九爲第一節自九降八爲第二節自八降七爲第三節自七降六爲第四節自六降五爲第五節按朱氏詮降字甚當其論五節則未盡然節與徽不同徽數止十三而節則每準各五三準凡十五節泛音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實音則不然故徽爲泛音設節由實音分五降則自下準之中聲至中準之中聲得宮商角徵羽五正聲此五節五降之別每節各有首末降者從本節之首降至本節之末不踰節也前後兩節之閒其地甚寬隨指得聲各有所用縱今之琴譜不惟注徽數并注分數蓋非特五聲咸以清濁相應卽各聲亦自有清濁也許慎曰鼓琴循絃謂之徽降亦循絃之謂歟不言五聲而言五節者聲必有節也言五節復言五降者循而彈之乃得其節也鼓琴循絃隨按得聲從十徽降至九徽之左皆

宮也爲第一降從九徽降至七徽八分之左皆商也爲第二降從七徽八分降至七徽之左皆角也爲第三降從七徽降至大徽四分之左皆徵也爲第四降從六徽四分降至五徽六分之左皆羽也爲第五降交五徽六分則爲宮之清聲在五降之後矣此一絃而有五降者也若以五絃爲五降則五絃皆起十徽皆止五徽六分大絃自宮降至羽次絃自商降至少宮三絃自角降至少商四絃自徵降至少角五絃自羽降至少徵至六絃十徽則爲少宮在五降之後矣此二法者理實相通蓋節止於五故絃亦止於五五降之所以爲五調何也陳仲儒曰琴五調調聲之法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按宮爲音主以某聲爲主者以某聲爲宮也宮

聲最濁以某聲爲宮者以最濁一聲爲調主也主聲卽五正聲五正聲卽中聲中聲以爲主然後可以言降宮聲以降則爲宮調商聲以降則爲商調角聲以降則爲角調徵聲以降則爲徵調羽聲以降則爲羽調調有五則其爲中聲以降者凡五是爲五降姜夔論琴須轉絃以合調竊意琴一絃具五聲五聲具則成調然則琴調取諸一絃而已足不必轉絃也一絃一調層遞轉換自有條理第彈者不能以一絃成曲故必兼用別絃唯本絃所無之聲不可闌入或曰十徽之左有濁倍聲二可廢乎曰不可主調必用正聲所謂以最濁一聲主調者謂正聲之最濁者非廢濁倍也若廢濁倍何以成調且中聲之謂何不唯有二倍聲且有二少聲蓋羽調彈至少宮是爲五降之極不容彈者非不彈也

不以爲調十也其像丁五節之閒者但爲應聲不與五節竝列蓋二少仍是宮商二倍仍是徵羽九聲只有五節故非節外生枝

瑟論

瑟二十五絃瑟應何聲古無明說至宋以來多以十二律配之舊讀莊子徐無鬼有云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二十五絃已見於此其來遠矣乃知瑟絃以五聲爲次不以十二律相配也二十五者五五之數耳續漢書禮儀志云黃鍾之瑟二十五絃宮處其中左右商徵角羽此與史記言琴見琴論正可互證蓋瑟琴並用其理相通琴橫有五節縱有五絃五五相乘得二十五瑟之二十五絃實由於此二史所述可攷見古之遺制有黃鍾之瑟則必有大呂以下之瑟是以瑟協律非以絃協律也

後世唯姜夔知此意其定瑟制二十五絃絃一柱別以五色五五相次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具五聲一絃一聲五絃則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是以二十五絃一律主一均一均又有五調姜氏所謂土均乃一均中之五調耳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按五均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凡三百聲姜氏兼及二變故云然竊謂瑟制當以此爲定韓非子曰瑟小絃聲大大絃聲小是瑟絃亦有大小也琴一絃具五聲瑟則一絃一聲故每以五絃當琴一絃乃分二十五絃爲五段絃之大小亦分五等第一至第五視琴之大絃第六至第十視次絃第十一至第十五視三絃第十六至第二十視四絃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視五絃其施柱則依琴之下準第一絃柱位距右隱三尺六寸如琴之全絃第二絃三尺一寸五分如十三徽第三絃二尺七寸如十徽第四

絃二尺四寸如九徵第五絃二尺一寸如七徵八分下四段柱位俱與首段同瑟柱如雁行而直視則爲五列每段首絃一六等絃之柱最在左末絃五十等絃之柱最在右其三八等絃之柱適當左右之中皆中聲也續志之云專指首段猶史記言琴專指大絃也琴絃右高於左瑟絃左高於右而聲位同至於調均之法則每段爲一調猶琴之一絃一調也但合調必用清聲而瑟之清聲唯有少宮少商餘俱未備宜就相近之絃或在本段上或在本段下移柱以取之如首段爲宮調其序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其清聲可取諸第二段第二段本屬商調其序一倍羽二宮三商四角五徵惟徵不動餘四聲皆移其柱於徵右使各得半聲羽三尺六寸移至一尺八寸餘倣此以爲宮調之正徵正羽少宮少商少角是每調用兩段十絃也別絃

仍可兼用又琴每節間各有細分瑟不按彈無分聲可取姜氏謂二變之聲抑柱後角羽而取之予意二變不必有而分聲不可無用姜氏取二變法以取分聲抑有輕重聲有等差雖不能如琴之細而得聲較多然則彈瑟者左手指法亦不可不講也史記曰琴長八尺一寸郭璞注爾雅云瑟長八尺一寸俱不適於用且瑟之取聲在柱右故柱右最左之柱之長宜與琴等樂書計瑟之長短恆以隱閒爲度隱閒八尺一寸則柱右短於琴矣豈其然乎惟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瑟長五尺五寸長短適中庶幾得之琴嶽之高亦無明文大約八十分絃長之一瑟隱不拘高下而柱之高於隱須與琴嶽之高相準姜氏定柱高二寸七分嶽崇一寸八分是柱高於嶽九分益柱右七尺二寸倍琴之長也雖形制過大而高下短長則適相稱云聶崇義三禮圖引世本云包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此二均與姜氏五均不同五均謂一律而分五調此二均乃二律耳一瑟當一律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則分一瑟爲兩瑟故曰具二均聲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周人經說

周人經說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云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紹蘭案經解所言詩書樂易禮春秋凡六經自禮亡樂缺其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存者唯易書詩春秋四經而已此四經漢經師雖有注解亦未必深合經恉因博采周人所說者得易說一卷書說二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既成無能爲敘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雖有作者吾不敢請矣

周人經說目錄

卷一 易說
卷二 書說上
卷三 書說下
卷四 詩說一
卷五 詩說二 以下原佚
卷六 詩說三
卷七 詩說四
卷八 春秋說

周人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易

易象

左氏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二年

乾之姤 其同人 其大有 其夬 其坤 坤之剝

左氏說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昭二十九年

坤之比

左氏說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

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昭十二年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坤六二象辭

深衣說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鄭注云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孔疏引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括囊無咎無譽坤六四

荀子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非相篇

屯之比

左氏說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

屯　屯之比　筮襲於夢

左氏說衛襄公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昭七年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卦辭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說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屯厚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韋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上與四亦爲坤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內爲主也坎象在上故尚水與衆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震爲長男爲雷爲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堅震動而遇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爲行也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卦辭

孔子說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表記鄭注云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師之臨

左氏說晉師救鄭彘子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宣十二年

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

荀子說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大略篇

泰之需

左氏說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哀九年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天地交泰 泰卦辭象辭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謂小往乾陽信內偁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董因說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 韋注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圉大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

大有之乾

左氏說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閔二年

大有之睽

左氏說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僖二十五年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辭鄭元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皆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豫說樂之貌也震又爲雷諸侯之象坤又爲眾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矣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韋昭曰蓍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 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 易坤爲大車震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 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泉原以資之 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爲泉原流而不竭也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爲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 易以坤爲眾坎爲水水亦眾之類故云主雷與車 內爲主也而尚水與眾 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眾車有震武也 震威也車聲軒隆象有威武眾而順文也 坤爲眾爲順爲文象有文德爲眾所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繇卦辭也

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內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也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遇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也

蠱

左氏說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僖十五年

左氏說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昭元年

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左氏昭元年傳

晉語說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韋注慝惡也言蠱之爲惡害於嘉穀穀爲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伏藏也嘉善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一一晝夜也皿器也言爲蠱作器而受之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上九

孔子說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表記鄭注云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六四

左氏說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莊二十二年

復

左氏說楚子救鄭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成十六年

復之頤

左氏說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襄二十八年

不耕穫不菑畬 无妄

孔子說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樂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坊記鄭注云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不家食吉 大畜

孔子說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表記鄭注曰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孔疏引鄭易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咸

荀子說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大略篇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恆九三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恆六四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

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緇衣鄭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精定吉凶也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夫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大壯

左氏說史墨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昭三十二年

明夷之謙

左氏說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

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昭五年

困之大過

左氏說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襄二十五年

艮之隨

左氏說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襄九年

歸妹之睽

左氏說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僖十五年

豐之離

左氏說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宣六年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既濟

孔子說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坊記鄭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

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周人經說卷第一終

周人經說卷第二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書上

克明峻德 虞書堯典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注云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

克明明德 逸書

荀子說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元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元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生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正論篇

浲水警余 逸書

孟子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浲水警余浲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滕文公篇趙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浲水洪大也今青州謂澤有艸者爲菹

孟子又說水逆行謂之浲水浲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告子篇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左氏說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

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文十八年

維予從欲而治 逸書

荀子說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大略篇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虞書堯典

萬章說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孟子萬章篇

分北三苗 虞書舜典疏引鄭元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按北當爲𠔁形聲相近而譌也說文八部𠔁別也从重八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八部𠔁下云𠔁古文別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曰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誠可怪也江叔澐曰按𠔁與別實不同無如世俗輒用別代𠔁而不知有𠔁字鄭以時俗習用之字發明古字則人易曉故云𠔁猶別言此𠔁字猶時俗所習用之別字也然則鄭不訓爲別也且鄭言分析流之分析猶𠔁也何嘗以𠔁爲北予虞翻誣鄭不可聽也紹蘭謂說文所分解也別卽別字在冎部𠔁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分解故許鄭皆訓𠔁爲別許且引孝經說別字爲證所謂厭諳不昭發明以諭也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皆作分𠔁後人多見北寡見𠔁因改𠔁爲北仲翔亦但識北字不識𠔁字并不識𠔁別各爲一字故誤以鄭訓北猶別爲違失可怪然鄭固作𠔁不作北也

墨子說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禹於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 未詳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也 幾微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磿爲山川 焉猶言於是也磿歷借字爲治也謂禹於是歷治山川 別物上下卿制大極 畢校云說文卿章也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非攻下篇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虞書堯典

孟子說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萬章篇趙注云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曰一王一言不得竝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逸書某氏剌取此文爲大禹謨允下連若蓋誤讀孟子也趙注若是連讀可證

孟子說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萬章篇趙注云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逸書

孟子說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萬章篇趙注云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左氏說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僖二十七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氏說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文七年

昏墨賊殺逸書

左氏說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昭十四年

皋陶邁種德

左氏說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莊八年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左氏說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襄二十一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左氏說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哀十八年

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逸書 禹誓

墨子說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 兼愛下篇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逸書

墨子說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 而同能 葆同保 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非命下篇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 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內史過說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

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 周語

惟口出好興戎 逸書

墨子說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 尚同中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說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 晉語韋注

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

左氏說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十六年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允出茲在茲

左氏說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哀六年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
左氏說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襄十四年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左氏說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十七年

關石龢均王府則有 逸書
周語說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 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夏書甘誓釋文引馬注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書疏及大雅棫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天子之兵故曰大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言軍吏下及士卒也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左車左右車右
墨子說且商書猶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中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明鬼篇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逸書

墨子說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非樂上篇畢氏校注云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云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野于疑作于野莧疑筦之誤大當爲天江聲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紹蘭按莧筦音近通用并誤也力即勒字銘莧磬以力謂作筦磬之銘而勒之

有窮后羿

左氏說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有窮由是遂亡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襄四年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逸書

單襄公說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偁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周語韋注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湯一征自葛始（逸書湯征）

孟子說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梁惠王篇紹蘭案書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盖自湯曰以下至無有攸赦即湯征逸文之未完者亦可補孟子之說）

孟子又說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滕文公篇趙注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

葛伯仇餉（逸書）

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滕文公篇趙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辠無以萬方萬方有辠辠在朕躬（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辠我身過也）

內史過說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周語韋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偁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

墨子說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辠即當朕身朕身有辠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

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 兼愛下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逸書湯誓

墨子說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尚賢中篇

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商書湯誓孔疏引鄭注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下民也

孟子說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篇趙岐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按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其注湯誓即本大傳與孟子異義趙注以日爲乙卯日謂湯言我與女俱往亡之非孟子本指與大傳亦異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此正義也

取亂侮亡　遵養時晦 增　無競惟烈 增

左氏說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宣十二年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左氏說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襄十四年

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逸書

墨子說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于酒樂不肯曰我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

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人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 非命中篇

墨子又說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爲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 非命下篇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逸書

荀子說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堯問篇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逸書

孔子說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緇衣鄭注志猶知也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江叔澐曰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壹德爲在湯誥後于百篇爲第三十二案殷本紀于湯誥之後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之後則是孔氏古文之次如此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復其文即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其次固應在湯誥後

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 逸書

墨子說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非樂上篇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

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商書逸文

墨子說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之鬼也明鬼篇

顧諟天之明命逸書大甲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厥辟不辟忝厥祖逸書

孔子說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鄭注云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惟口起羞　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孔子說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鄭注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顚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愼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大甲曰天作孼

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孼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逸書太甲

孟子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公孫丑篇趙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孼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孼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

孟子又說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大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篇）

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逸書太甲）

孔子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表記鄭注云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逸書）

左氏說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十年）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左氏說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僖五年）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逸書）

公孫丑問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篇趙注云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甯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又孟子說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

中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萬章篇趙注云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逸書伊訓

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

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篇趙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墨子說遝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畢氏校注云酷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鸖鳴十夕餘盧召弓云鸖字未詳若作鸖與鶴同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此戕字之假音說文云戕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湯焉敢奉率其眾焉之為言於是也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非攻

下篇紹闡案墨子鑣宮郎孟子牧宮薄郎亳天乃命湯於鑣宮往而誅之郎大誅造攻自牧宮也湯率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郎朕載自亳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左氏說聲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隱六年

左氏說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莊十四年

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左氏說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哀十一年

念終始典于學 逸書說命

學記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敬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鄭注云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

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鄭注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駿於邑是也兌當爲說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

於學學禮義之府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逸書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鄭注云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

學學半 逸書說命

學記說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注云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逸書說命

白公子張說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語韋注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紹蘭案宏嗣蓋謂以余正四方三句其時未得傅說非說命之文今謂此敘得說之由猶般庚篇未遷時先述顧眾矣言也賈唐說是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輕當為卿聲之誤也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逸書

墨子說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

泰也輕卿當作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尚同中篇

墨子又說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

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逸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尚同下篇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逸書說命

學記說大學之教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桼鄭讀有居爲句學字自爲句其云於之息於之遊荅讀於爲諸侯相於之於

周人經說卷第二終

周人經說卷第三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書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大誓）

左氏說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襄三十一年）

左氏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子羽謂子皮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昭元年）

單襄公說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周語韋注違避也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史伯說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鄭語韋注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氏說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昭二十四年）

左氏說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襄二十八年）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左氏說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成二年）

論語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逸書大誓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韋注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弒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逸書大誓

孔子說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鄭注云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逸書

孟子說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篇趙注云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逸書大誓

孟子說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宫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篇趙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大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逸書大誓

孟子說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滕文公篇趙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逸書

孟子說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篇趙注云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逸書趙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按下文其君子二句似孟子解匪厥玄黃則書詞止此

孟子說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滕文公篇趙注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墨子說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

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
矣 兼愛中篇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祭無益暴無傷　惡乎君子天
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
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大
誓逸文

墨子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
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
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
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
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
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
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
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
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
以非之 非命下篇

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
有命無廖僨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大誓逸文

墨子說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
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
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 天志中篇

墨子又說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
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
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
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大誓非之 非命
中篇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 泰誓逸文

墨子說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
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

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 兼愛下篇

墨子又說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兼愛中篇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大誓逸文

墨子說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

也 尙同下篇

獨夫紂 逸書

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篇趙注云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荀子說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議兵篇

血之流杵 逸書武成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盡心篇趙注云書尙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淸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曰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書洪範

左氏說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偁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偁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襄三年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周書洪範

荀子說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脩身篇
荀子又說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
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
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
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
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
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
之謂也天論篇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左氏說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
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文五年

三人占從二人

左氏說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
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乃
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
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
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
不亦可乎成六年

克明德周書康誥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

明德慎罰

左氏說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
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
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成二年

不敢侮鰥寡

左氏說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
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
反其田焉成八年

宏於天若德裕乃身周書康誥

荀子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富國篇

殪戎殷周書康誥

左氏說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宣六年

庸庸祗祗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宣十五年

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

左氏說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謂子旗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昭八年

作新民周書康誥

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云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敬明乃罰康誥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緇衣

乃大明服康誥

左氏說懷公執狐突乃殺之卜偃偁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還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傳二十三年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周書康誥

荀子說使民夏不暍宛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楊注嚮讀爲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富國篇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

大學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鄭注云雖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取彼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周書康誥

荀子說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

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之所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致仕篇

荀子說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

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

凡民自得罪

荀子說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君子篇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周書康誥

孟子說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篇趙注云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遣人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然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逸書

左氏說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僖三十三年

左氏說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昭二十年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無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書康誥

荀子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
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君道篇

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 成十六年

左氏說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慶氏以陳叛屈建
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
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襄二十三年

大學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鄭注云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伯禽 康誥 唐誥

左氏說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
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
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
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師彝器因商奄之
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
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
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
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定四年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周書酒誥

申胥說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吳語

墨子說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
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非攻中篇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周書雒誥

孟子說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
其不成享也 告子篇趙注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周公說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周書無逸喪服四制作諒闇坊記魯世家作言乃讙

孔子說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坊記鄭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按鄭謂高宗名篇是不以此語出無逸矣

喪服四制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

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鵪鶉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書無逸

左史倚相說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憍楚語韋注曰昃日昃易曰日中則昃按明道本憍作驕

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書君奭

孔子說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寍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寍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葢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葢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左氏說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左氏說鄭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昭元年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逸書

孔子說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鄭注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逸書

孔子說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鄭注云類謂比式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緇衣鄭注精知孰慮於眾也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逸書

孔子說善則偁君過則偁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富辰說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周語韋注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逸書君牙

孔子說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也 緇衣鄭注云雅書敘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多怨爲其君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 逸書

孟子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滕文公篇趙注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周書呂刑

孔子說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

以結之則民不倍荼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緇衣鄭注云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墨子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尚同中篇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周書呂刑疏引鄭注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說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

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楚語

韋注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呂刑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折智也

墨子說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尚賢中篇按呂刑孔疏引鄭注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項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羣后之逮在下三句當同墨子在有辭于苗之下馬訓折為智正與墨子作哲合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周書呂刑

孔子說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表記鄭注云靜或為情德所威則人皆威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周書呂刑

孔子說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鄭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播刑之迪周書呂刑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緇衣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周書呂刑

左氏說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襄十三年

孔子說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鄭注云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言化君也

荀子說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君子篇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呂刑釋文吁馬作于云於也度造謀也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注詳審察之也是鄭本作詳刑

墨子說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

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尚賢下篇畢校言人作否人豎年假音晞疑當从目作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說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

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篇楊倞注云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慅嬰當爲澡纓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澡或讀爲艸慎子作艸纓也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非艸屨也對當爲緋傳寫誤耳緋枲也慎子作緋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非緋屨對又或爲剕禮有疏屨傳曰藨蒯之菲也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艸纓當劓以屨緋當刖以艾畢當宮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紹蘭案共卽艾字之誤說文云𢍏同也从廿廾古文作𢍏形與艾相似因而致譌又云緋枲履也此文對當爲緋明矣

維齊非齊周書呂刑

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篇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周書秦誓

公羊說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文十二年傳何休解詁諓諓淺薄之貌猶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是難行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周書秦誓

大學說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禮記鄭注云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人經說卷第三終

逸書刪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荀子說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臣道篇

周人經說卷第四

詩一 自第二卷以下佚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風雅頌總說

左氏說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襄二十九年

子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荀子說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儒效篇

國風　小雅

荀子說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　楊倞注云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注云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大略篇

魏曲沃負說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列女仁智傳

論語說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敎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孔子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元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也

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君子好仇

孔子說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禮緇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仇匹也紹蘭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故康成據之解匹爲知識朋友

服之無斁 周南葛覃

孔子說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緇衣鄭注云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紹蘭案詩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與此異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周南卷耳

荀子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注云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注云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注云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注云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

不可以貳周行 解蔽篇

左氏說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襄十五年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周南桃夭篇傳云夭夭其少壯也蓁蓁至盛貌有德有色形體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大學說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鄭注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周南

墨子說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尚賢上篇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左氏說昔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

御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 成十二年

釆釆芣苢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釆釆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釆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列女貞順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 韓詩外傳作思心潭潭 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和暢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

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妻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列女辯通傳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 列女賢明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列女貞順傳

采蘩　采蘋　行葦　泂酌

左氏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君子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隱三年

于以采蘩　夙夜匪解　詒厥孫謀

左氏說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

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桑有焉 文三

艸蟲　鶉之賁賁　黍苗之四章　隰桑　野有蔓艸　蟋蟀　桑扈

左氏說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襄二十七年

采蘋

左氏說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襄二十八年

甘棠

左氏說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 襄十四年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左氏說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僖二十年

豈不夙夜　弗躬弗親　靖其爾位

左氏說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襄七年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左氏說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襄七年

摽有梅　角弓　彤弓

左氏說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艸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襄八年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列女貞順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邶風柏舟

孔子說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孔子閒居鄭注云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邶風柏舟

孟子說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盡心篇趙注云離於凡民而爲士者益多口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

荀子說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宥坐篇

綠衣之三章 邶風

魯語說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韋注云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邶風燕燕

孔子說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坊記鄭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許六反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紹蘭按詩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孔疏引吳樵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毛詩作勗傳云勗勉也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旣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 列女母儀傳 紹蘭案此魯詩也毛詩燕燕敘云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云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是詩所傳之子爲戴嬀送之者爲莊姜故敘云莊姜送歸妾也據魯詩說則之子謂定姜之婦送之者爲定姜故傳云定姜歸其婦自送之於野也毛魯之說迥殊不獨勗畜異文異義矣

凱風 邶風

公孫丑問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告子篇 趙注云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疏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

我之懷矣 邶風雄雉

左氏說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亾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二年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邶風雄雉

荀子說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宥坐篇楊注云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邶風雄雉毛傳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孔子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匏有苦葉 邶風

左氏說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襄十四年

魯語說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韋注云材讀若裁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邶風谷風

孔子說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坊記鄭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葍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邶風谷風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

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列女賢明傳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左氏說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襄二十五年

孔子說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表記鄭注云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

孔子說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孔子閒居鄭注云救之賙恤之言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檀弓說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鄭注覘闚視也著其知微救猶助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韓詩外傳卷一

式微邶風

左氏說葬楚康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公賦式微乃歸襄二十九年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

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毋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毛詩作中露傳云衛邑也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列女貞順傳

有力如虎邶風簡兮

左氏說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

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襄十年

靜女之三章　干旄　甘棠

左氏說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九年

桑中鄘風

左氏說楚莊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成二年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鄘風

孔子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表記鄭注云唯當為雖字之誤也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左氏說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宣二年

相鼠鄘風

左氏說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襄二十七年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鄘風相鼠

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

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卷六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鄘風相鼠

孔子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運鄭注云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左氏說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賜女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昭三年

左氏說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定十年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

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韓詩外傳卷九

紹蘭案晏子所見詩作不若遄死與今本作胡不遄死者異篇末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與今本同是韓嬰所引非周人說故不錄

載馳鄘風

左氏說狄人伐衛遂滅衛許穆夫人賦載馳閔二年

左氏說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襄十九年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彊者爲雄如使邊竟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

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列女仁智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耦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耦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吾園而食

吾國之萃是歲吾國人亾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奴越兵威者吳也兄奴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韓詩外傳卷二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

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卷二紹蘭案高子之問孟子之答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彼傳云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大國又衛量於詩小而遠齊大而近意主嫁齊故高子謂嫁娶非己所自親衛女乃欲自主因疑其何以得編於詩也彼傳又云今舍近就遠離大附小一旦有難孰可與慮社稷是其志以安社稷為遠圖故孟子言有衛女之志則可且許以行中孝慮中聖以為能達變而行權此豈固哉高叟所能識乎

淇澳 衛風　木瓜 衛風

左氏說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昭二年紹蘭案木瓜之卒章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衛風淇奧毛傳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紹蘭案禮字飾字據羣書治要本補奧作澳磋作瑳匪作斐唐初本如此

大學說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注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厓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荀子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大略篇

碩人 衛風

左氏說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隱三年

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風

齊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列女母儀傳

衣錦褧衣衛風碩人毛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鄭箋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途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鄭風丰毛傳衣錦褧衣嫁著之服鄭箋褧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

子思說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鄭注云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孔疏按本詩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絡闕案說文衣部褧下引詩作褧𣏟部檾下引作衣錦檾衣詩攷引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蘔注云蘔讀為絅或為絺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衛風氓毛傳云體兆卦之體

孔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坊記鄭注云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紹蘭案詩箋云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彼謂我卜女筮女與此言女鄉卜筮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氓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板

左氏說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致私言之成八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衞風氓

孔子説曰患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記鄭注云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説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黍離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風晨風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韓詩外傳卷八

葛藟王風

左氏説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文七年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王風大車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

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列女貞順傳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

姜氏說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

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 晉語韋注云西方謂周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始封謂唐叔虞商殷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

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知天道者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

清人 鄭風

左氏說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閔二年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鄭風羔裘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維天之命 恤毛詩作溢

左氏說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即向戌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襄二十七年

野有蔓艸　羔裘　褰裳　風雨　有女同車　蘀兮並鄭風　我將周頌

左氏說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昭十六年

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鄭風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

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韓詩外傳卷二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齊風東方未明

荀子說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大略篇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齊風南山毛傳云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必告父母廟鄭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

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釋文衡從韓詩作橫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坊記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云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禮娶須五禮父母亢吝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離婁篇趙注云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不素餐兮 魏風伐檀毛傳云素空也鄭箋云仕有功乃肯受祿

孟子說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盡心篇趙注云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揚水卒章 唐風揚之水

左氏說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定十年杜注云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唐風鴇羽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子路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

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懟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卷二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秦風小戎

孔子說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竝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荀子法行篇

黃鳥 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瞻卬

左氏說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文六年

無衣 秦風

左氏說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艸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艸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 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秦師乃出 定四年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風渭陽

秦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賢明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陳風衡門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爲精微者也 韓詩外傳卷二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陳風墓門訊止毛詩作訊之

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疑當作報而釋之 續列女傳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曹風蜉蝣

孔子說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表記鄭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紹蘭案詩箋云說猶舍息也則當讀若稅與此注異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曹風候人

孔子說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表記鄭注云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孔疏按詩注云鵜鳥在梁可爲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言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紹蘭案孔云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是所稱詩注謂鄭箋也今攷詩傳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孔疏既誤以傳爲箋餘說亦全非箋語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曹風候人

自詒伊慼 邶風雄雉慼毛詩作阻

左氏說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地平天成稱也（僖二十四年）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曹風候人毛傳云媾厚也鄭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楚成王說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晉語韋注云媾厚也於其寵也鄭過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曹風鳲鳩）

荀子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勸學篇）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風鳲鳩毛傳云忒疑也正長也鄭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大學說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禮記）

經解說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

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禮記）

孔子說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鄭注云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反內

精知略而行之 質猶少也多志謂博文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爲清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緇衣　紹蘭案義不壹義卽儀字周官肆師職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明義不壹卽儀不一將說儀一故先言義不壹以發明其意則爾子曰通爲一章其恉自見矣

荀子說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 楊注云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 致忠信期文理 期讀爲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 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 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觀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午讀爲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麷[illegible]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illegible]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圭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則國旗於盤石壽於旗翼 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富國篇

荀子說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 夏殷或偁王或偁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服也至周自貶損全偁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議兵篇

荀子說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有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

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君子篇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豳風七月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鄭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滕文公篇趙注云言教民晝取茅艸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大略篇

七月之卒章豳風

左氏說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紹蘭案以上注文皆杜注也毛詩傳云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毛鄭所云足以發明左氏之說因具錄之以備參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豳風鴟鴞毛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鄭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我至苦矣今女

我巢下之民盍敢有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絶奪

孟子說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孫丑篇趙注云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幽風伐柯毛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鄭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

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坊記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幽風伐柯毛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鄭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鄭注云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

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遠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范蠡說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越語韋注云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不遠也

周人經說卷第四終

王氏經說

王氏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周禮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其贊王句與大宰同正作王不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齍注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𤣥玉石之王古文作𤣦尚可辨識篆文則王玉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鄭注乾橑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人加籩之實八下經醢人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爲八無疑今衹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溼桃明有乾桃又以溼梅溼棗充之爲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橑竝列乾橑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橑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橑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溼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足知鄭

不以桃爲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溼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卽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旻壽曰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凡五物以加籩蔆芡㮚脯證之蓋薦籩加籩皆四物也加籩有㮚則不用於薦籩可知㮚下㮚字當是衍文有司徹主婦獻有棗糗㮚脯注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㮚脯加籩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共簠簋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與鄭異誼周易損彖曰二簋可用享詩權輿疏引鄭注離爲日日體圜巽爲木木器圜簋象是鄭注易亦以簋爲圜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簋毛傳圓曰簋是毛亦以簋爲圜論語包注周曰簠簋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

內方外圓曰簋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簠爲方簋爲圓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鄭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簠今本譌作簋據賈疏更正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賈疏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撰厥所由簠簋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外據外而言之說出于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簋爲圓不分別內

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簠簋未指何器爲內圓外方賈謂鄭據簠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簠圓曰簋彼疏旣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簠其實舍人注亦祇言方簠圓簋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彼此互異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圜法亦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簋圓簠方說文據外故簋方簠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有異

宰執事而卜日

春官大宗伯宰執事而卜日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宰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簭人先簭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爲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于上以紛爲緣異于天子繅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爲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以爲初設之筵既蒲爲筵自不得加以繅席故加莞席示

不敢同於天子非以繅柔懦莞清堅如鄭所言則是繅席不如莞席既非經恉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繅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太平御覽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則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

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圜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日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日至祭天圜丘鄭謂天神主北辰既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即引祭法禘嚳以證是祭天圜丘以帝嚳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是後鄭亦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尚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即昊天上帝然則圜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

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圜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圜丘與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圜丘之祭爲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攷周圜丘祭昊天上帝以祖所自出之帝嚳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上帝故云魯無圜丘也況郊與圜丘亦不同地大司樂賈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所言則郊在南郊圜丘但取丘之圜者無論東西南北更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圜丘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哭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烖歌哭之證也多烖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敘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烖謂旱暵旱則必雩公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

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
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
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
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爲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
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爲樂
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日是言弔赴之日歌則
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
謂樂歌與大哉吁嗟之歌殊異臨碩此難失經恉矣穀梁
定公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

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
其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請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
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
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可
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
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

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爲帥字之誤也攷工記輈人
鄭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說文㫃部旗下引周禮曰率
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部衛將衛也司常當作衛都爲正字帥率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率都鄭注攷工記作帥都詳見蓮率條今經文及注疏皆
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爲衆釋文於司常不爲帥字作音
則唐時已誤矣

撟邦令

秋官士師撟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賈疏云謂詐上
命營搆僞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撟一曰擅也漢書

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己
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
上命發兵故言撟發也高五王傳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
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卽士師所云撟邦令謂擅發
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撟假借字耳撟矯音同
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撟則擅專師
古謂撟與矯同非也

刖罪五百

秋官司刑刖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書傳曰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髕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臏呂刑以臏爲剕失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䠊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江氏尚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髕則伏生尚書必作髕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髕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䠊罰之屬作髕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髕者剔去厀端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臯陶改髕爲䠊呂刑有䠊案鄭氏尚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䠊則古文作䠊矣夏承臯陶之後當有䠊无髕據敘云訓夏贖刑則此所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䠊也紹蘭按鄭駁異義臯陶改髕爲剕周禮司刑作刖故云周改剕爲刖說文䠊跀也䠊跀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剕爲失當從今文尚書作髕江氏謂夏承臯陶後有剕無髕從古文作剕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髕辟之屬五百亦從今文今按尚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髕者以墨幪髕處

而畫之是唐虞已有髕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髕辟三百足證夏初本用髕刑臯陶彼時尚在改髕爲剕故夏刑後乃用剕穆王訓夏贖刑用臯陶所改故呂刑作剕不作髕剕即司刑之刖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古文剕不當從今文髕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臯陶之後當有剕無髕則未攷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

青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注云存頫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簋十有二鄭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謂簠簋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饛簋飧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

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簋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簋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是毛又以黍稷稻粱皆爲簋實孔疏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簋故兼有稻粱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八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經舉八簋則曰黍稷舉兩簠則曰粱可知黍稷在簋粱在簠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鄭注進稻粱者以簠禮又云設于稻南簋西鄭注簋西黍稷西也簋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簠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黍稷在簋稻在簠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湇以降此又粱在簠之確證今本誤作左擁簋粱阮氏校勘記云石經通解敖本揚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簠粱謹按曲禮執食興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簠粱擬從簠

字紹蘭謂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經當作簠粱難者云經言左擁簋粱旣言簋又言粱言簋見黍稷言粱見簠明是簠簋兼舉若云簠粱粱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簠則粱自見何必贅言粱或言左擁粱則簠亦見何必贅言簠簠簋二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簋及簠右執湇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簠粱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湇西是黍稷之簋宰夫所設粱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賓重公所設左擁簠粱右執湇

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簠粱明矣若云粱本在簠言簠不必贅言粱言粱不必贅言簠則聘禮明云兩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言簋兼言黍稷言簠兼言粱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簠盛稻粱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璉也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簠簋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粱其實當云簠稻粱圓器也皇氏義疏謂簠盛黍稷簋盛稻粱斯爲誤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篇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遫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左氏僖二十八年子犯曰君取一臣取二昭十三年子服惠伯引諺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王氏經說卷第一終

王氏經說卷第二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禮記

將入門問孰存

曲禮云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又云將入戶視必下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將入門下有闕文據列女傳孟母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是外傳將入門下當有問孰存三字又二傳皆稱禮則古本曲禮將上堂之上當有將入門問孰存六字鄭注聲必揚云警內人也注視必下云不干掩人之私也皆本孟母說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鄭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引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陳氏疏證曰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為劓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劓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辠重也虞云渥大刑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剭周禮醢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為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鄭治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為刑罰也紹蘭按論語憲問篇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侃義疏引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則殷禮亦同古周禮說檀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彼注云大夫於朝士於肆亦從古周禮說也鄭說周易其刑剭為屋中刑之亦即令人不見之義故駁異義以適甸師氏為刑不上大夫漢書賈誼傳說刑不至大夫云其有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此賈誼以不執縛係引不使人頸盭不捽抑為刑不上大夫也較駁異義又不同

君天下曰天子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孔疏引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

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禮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陳氏疏證云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上當為興上）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公羊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何休解詁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紹蘭按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是古尚書明偁天子有爵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答以天子一位是孟子說亦與孟京說同鄭駁是也

稽顙

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說文頁部顙頟也段若膺注曰九

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即拜而后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經之頓首也紹蘭按春官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檀弓拜而后稽顙鄭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鄭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是稽首者頭至地（說文禾部稽留止也稽首謂頭至地稍稽留之）頓首者頭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於觸地無

容三者判然不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何休解詁云顙者猶今叩頭矣注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稽顙非卽叩頭近乎頓首之頭叩地耳禮經無頓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九頓首而坐皆還乎觸地無容之稽顙至左氏昭八年傳桓子稽顙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稽顙雖非喪禮之稽顙然亦與頓首之頭叩地者迥不同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按上引檀弓曰此稱又曰明謂檀弓又曰以下乃檀弓逸文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亦不見於今檀弓卽其證此

文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以證上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之義又引逸檀弓遣大夫弔詞以證上文使大夫弔之之義一哭一弔文義各自相承如盧說讀遣大夫句絕則弔詞曰以下二十一字上無所承下無所麗直爲贅文矣

周主重徹焉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見本疏御覽埋之上有虞主二字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此十字見御覽居處部春秋左氏說從主祏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見御覽禮儀部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見本疏紹蘭按士喪禮遷於祖用軸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是重柩相隨也既夕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柩將出重倚道左也既夕記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是柩將入廟重止門西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是埋重於道左也然則始死作重虞作桑主練作栗主禮本相因練而埋虞主猶虞而埋重重埋道左卽知虞主亦埋道左道左者謂廟門外之道東漢時有鑿木樹於道側是其遺制矣重不入廟故不埋廟中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休解詁云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是

又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埋處不同亦非禮意鄭駁爲長

高禖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覽引鄭記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高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孔疏云

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高尊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

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爲禖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紹蘭按鄭注立其祠謂立禖官之祠不謂立高辛之祠焦喬答王權祀之以配帝謂祀禖官以配帝不謂以高辛配帝然則高禖非由高辛氏而得稱故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是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也魯頌閟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姜嫄以從祀郊禖生稷周人祀禖卽以姜嫄爲配故稱其廟爲禖宮以此例之則簡狄亦從祀郊

禖生契商人祀禖自以簡狄爲配亦稱其廟爲禖宮更知高禖之稱不由高辛氏而起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是劉向之說亦與月令章句同

豈不可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鄭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周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鄭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鄭注欲其斂于宮中如成人也斂于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鄭注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孔疏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紹蘭按古

人語气有緩急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不康禋祀毛傳不康康也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此亦以不顯爲顯不承爲承緩气言之也論語陽貨篇患得之何氏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皇氏義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呼患不得爲患得之此又以得爲不得急气言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此亦急气言之故呼試不可爲試可然則周公曰豈不可謂豈可也緩气言之故呼豈可爲豈不可召公未審其語气因失其恉是豈不可當連讀故鄭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足知康成三字連讀孔疏乃讀豈爲句不可爲句釋文乃讀周公曰豈絕句又讀鄭注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皆於文甚爲不詞且果如此讀法則周公辭意甚明召公必不至錯聽而誤會其意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此言非禮之事而子游曰知禮鄭注嗤之亦周公曰豈不可之證也

師保疑丞

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北堂書鈔引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孔廣林曰鄭君注書傳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注周禮保氏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鄭從今尚書說矣故注考工記王公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紹蘭按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此孟堅說司馬司徒司空之義與今尚書說

合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之官百舉成數也然則今尚書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爲夏制明矣又鄭注書傳云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見路史疏佐紀夏后紀下是唐虞時司徒司馬爲六卿不爲三公故知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爲夏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公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此周制與古周禮說及許氏異義合

燔柴於奧

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異義竈神今禮大戴記見本疏大字據御覽補以下依孔廣林所輯禮器云燔柴於竈夫竈者老婦之

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正義引燔柴盆瓶之事不列其文御覽亦此有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九字今補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三字依荊楚歲時記增祀以爲竈神御覽不載古周禮說見歲時記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三字依御覽增祀竈五祀之神四字亦依御覽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此七字御覽無非老婦也此許君謹案見通典五十一吉禮十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八五祀類正義但云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其尊如是王者祭之此八字正義有御覽無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正義作但就竈陘一何陋也正義但引祝融至陋也六句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陘而祭之乎正義引云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至于禮乖也與此不同見通典吉禮十禮記禮器正義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

曰泰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禮儀八五祀陳氏疏證曰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奧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既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勾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饎爨變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正紹蘭按奧竈二事而實一禮據其先席于門之奧而言曰奧據其設主於竈陘而言曰竈名異而非二禮鄭必破奧爲爨者以盛於盆尊于瓶是饎爨饔爨所有事與祀竈之陳鼎俎者迥別非但與五祀之火官無涉亦且與七祀之竈神不同然則祭竈以老　祭先炊特祭老婦足知竈尊而老婦卑猶火神尊而竈卑禮器所言非祭火神亦非祭竈是祭老婦先炊何得從大戴作竈爨聲固不近奧說文宀部奧从宀𢍏聲爨部爨齊謂炊爨𦥑象持甑冂爲竈口廾推林內火爨籀文爨省是篆文奧與籀文爨形近致譌不關聲遠又爨炊一事而雙聲鄭欲明爨與先炊祭

名神名音義皆合故不從或作竈而破奧為爨說甚精確陳氏非之誤矣

逮闇而祭

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鄭注謂舊時也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紹蘭按闇天未明也淮南子氾論訓夏后氏祭于闇高誘注云于室中中夜祭之也孔疏云言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也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紹蘭謂闇者日未出天未明非日已入而闇若如孔云日闇卽當繼燭何以記云日不足乎且俄頃之閒又何以云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而有司皆跛倚以臨祭乎孔疏失之

不辭

玉藻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鄭注云以其待己及餕非禮也孔疏云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為飧者是季氏餕失禮故也紹蘭按上文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是辭者主人辭非謂客辭雜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是作而辭者皆謂主人故孔子云食我以禮然則食於季氏不辭亦謂祭時季氏不作而辭疏乃以為孔子不辭誤

紛帨

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紹蘭按紛卽帉之假借字方言大巾謂之帉郭注江東通呼巾帉耳說文巾部帉楚謂大巾曰帉从巾分聲

投殷之後於宋

樂記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說文宋居也从宀木讀若送錢氏斠詮曰宋从宀从木木社木也宀屋也白虎通義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攷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特為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

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滓濊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夫子于黃帝堯舜禹後皆曰封獨殷後曰投葢當時武庚叛亡繼殷者有不能不處疏遠之勢如箕子僻置于朝鮮朝鮮在海之東北宋在海之東南其方不同其例則一紹蘭按錢說木爲社木宀爲屋宋于文木在宀下社木不得在屋下且稱社木亦嫌與夏松殷柏周栗相混今據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公羊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葢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休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葢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公羊云揜其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然則宋从宀者即公羊所云揜其上郊特牲所云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即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

子羔之襲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玄冕一鄭注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紹蘭按史記衞世家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是子羔嘗爲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葢偶有未照矣左氏哀十五年傳杜注亦云子羔衞大夫高柴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孔疏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紹蘭按說文示部祉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風俗通義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今民閒獨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據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康成謂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之司命鄭注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主督察三命此二司命名同而實異風俗通稱齊地及汝

南尊重司命皆祠以豬卽許云以豚祠之司命則是祭法
居人閒祭過小神乃謂爲周禮槱燎之文昌應說誤也

故祀以爲稷

祭法是故厲山氏之王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召誥孔疏引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
后稷配食者郊特牲孔疏引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
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

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
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
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
嶽而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
卽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
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疏作下之誤）黍稷或或
（疏譌或或爲或云）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稷疏譌黍）然則稷者原隰之
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紹蘭按左氏昭二十
九年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
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
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
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
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班固同今孝經說

制國不過千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
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

乘孔疏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
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
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
乘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陳氏異義疏
證曰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
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紹蘭按論語馬融注云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是依周禮苞氏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是依王制孟子二說不同據坊記鄭注方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則千乘須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馬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者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是知地雖七百里五百里四百里其賦稅皆不得過千乘坊記所謂制國不過千乘以此也何休注公羊謂十井為乘同苞氏說異義云天子萬乘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作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得出千乘以十乘之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則方十里者千十里為成成出十乘是千成得萬乘也大夫百乘者地官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畿內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制通典田制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此說萬乘千乘百乘之制最為簡明唯一封三百六十六里句誤當為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有奇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

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鄭注云稱猶言也行也句者不句言有此行不句可以在此賓位也句紹蘭按鄭解稱猶言又解猶行謂稱道兼言道行道二義也者不二字總正文兩者不解之有此行之行總幼壯孝弟以下好學不倦以下而言與解稱爲行也之行不同故釋文上行字無音下行字音下孟反又出者不二字云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又以言有此行不五字絕句疏以行也與者不連讀誤也至正文兩者不上者不當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連爲一句下者不當與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連爲一句釋文乃竟以者不二字自爲一句蓋據鄭注爲讀不知鄭以者上詞緐故刺取者不二字作注非讀二字爲一句也此又陸之失也

大戴禮

三句烈而距

王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孔氏補注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紹蘭按孔言其數而未言句烈及距之義句即句股之句烈即列之借字距即矩之異文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趙君卿注應圓之周橫者謂之廣句亦廣廣矩也股修四應方之匝從者謂之修股亦修修長也徑隅五自然相應之率徑直隅角也亦謂之弦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是言折矩以橫一爲句從一爲股而徑以求其弦即得三隅又方而半之爲矩環之爲規故韓子云規矩既設三隅乃列揚推篇是爲句列是爲矩也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其義蓋如此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

禮三本篇食先黍稷而飯稻粱孔氏補注云黍稷簋實正饌也稻粱簠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升三飯卒食坐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也紹蘭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是黍稷宰夫所設又云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于湆西是粱公所設故下言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也然則三飯卒食取粱以降坐奠階西重公設故示親徹非謂不飯黍稷經云賓卒食會飯鄭注

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經又云不以醬湆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如鄭所言是加飯用稻粱正飯用黍稷之明證孔謂黍稷賓所不飯失之矣

分夫婦之駒也

夏小正五月頒馬分夫婦之婦也孔氏撝約補注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諸氏襄七集解云分牝牡紹蘭按傳崧卿本作分大夫卿之駒證以三月頒冰傳分冰以授大夫也經傳文例竝與此同則作大夫卿者是也一本作夫卿脫去大字尤足證夫婦之譌蓋大夫卿誤爲夫卿夫卿又誤爲夫婦也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術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之故耳紹蘭案小正初昏凡六見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并此初昏南門見而六初昏之下必記以星所以正天時重民事也經于四月言初昏南門正傳說之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即謂四月初昏言正足以該見則南門四月已壹見故經于十月言初昏南門見傳又說之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前後經傳之文自相證明則初昏南門見五字連文與初昏南門正五字連文同例不得分初昏別爲一節而解爲始昏姻也明矣取婦之時已于二月綏多女士記之固不煩再記其初孔氏乃援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之文以爲是月始令民昏逮來歲仲春而止果如所說夏時昏娶以霜降爲始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豳風七月篇九月肅霜而小正九月竟不言嫁娶之事且周語單襄公曰駟見而隕霜天駟爲房見于戌月房亦謂之辰小正九月云辰繫于日此時霜既隕矣其下當云取婦之始也而小正亦竟無文是知孫卿所稱霜降逆女本指九月孔氏據爲十月始婚之徵於義無取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

也納之君也臧氏經義雜記曰徧攷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為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紹蘭按小正記菜不必盡為祭用五月啟灌藍蓼說文蓼辛菜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以為人君燕食明非祭品說文蒜葷菜爾雅釋文引說文一本云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說文同玉藻膳于君有葷鄭注膳美菜也葷薑及辛菜也許謂葷菜之美鄭解葷有辛菜則蒜在辛菜中是獻膳于君用蒜正與納卵蒜同義似非漢以後人附會也卵蒜者蒜顆大如卵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凷為一塊蒜顆是俗閒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崔豹古今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外國有蒜十子共為一株二籜裹之名為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謂之大蒜桂氏札樸引莊氏說納卵蒜當為納民祘民古文作史隸譌作卵又于祘上加艸紹蘭謂小正明云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果如莊說則是民祘也者本如民者也尤不然矣

王氏經說卷第二終

王說二

王氏經說卷第三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

士踰月

左氏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杜注踰月度月也孔疏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閒度一月

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紹蘭按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鄭注引春秋傳此文爲證則士仍數往月以三月爲踰月也惟孔疏又引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爲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今按此疏以人君葬月與前引鄭箴不同因謂一爲正禮一據春秋爲說恐非詳繹左傳王制兩疏所引竝是箴膏肓之文其言月數等差不得互異王制所引鄭箴禮人君之喪下蓋誤脫殯數來日葬數往日八字又殯葬皆數來月上誤脫大夫

二字耳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可證也見下又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鄭注踰時哀衰而敬生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孔疏云按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紹蘭謂鄭云踰時謂大夫數來月士數往月蓋以三月爲一時五月爲踰時也

始用六佾也

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杜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
人孔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
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旣
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
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
斯不然矣紹蘭按論語八佾篇馬融注云天子八佾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用左氏說與服
虔同宋書樂志太常博士傅崇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
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
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
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
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
四八士二八其說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
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
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

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
一例輒減通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此傳崇
據降殺以兩說左氏自八以下之義足正孔疏護杜之非
鄭司農春官小胥注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
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
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
已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
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
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

縣磬而已如先後鄭所言宮縣四面縣爲六十四軒縣三
面縣爲四十八判縣兩面縣爲三十二特縣一面縣爲十
六卽取二八爲義所謂節八音行八風自八以下也以此
證之左氏說較公羊爲長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
襄公萬者二八（今本左傳譌作二人詳見別說）亦自八以下之一證

取郜　取郜大鼎于宋

左氏春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郜杜注沛陰城武縣
東南有郜城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以郜大鼎賂之杜
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沛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

成城水經泗水注云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是成武之郜城爲北郜也戴氏校本引近刻水經注云豐水又東逕邛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是邛成之郜城爲南郜矣邛郎邛之譌其字形猶可見也劉光伯難之曰見桓二季孔疏杜注郜國沛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沛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王而農疏之曰名夫之著有春秋稗疏有郜邑有郜國隱十季魯取郜于宋郜故久爲宋邑若郜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季郜子尚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郜取郜鼎注

〈王說三〉　五

混而爲一矣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此鼎乃宋於郜邑鑄之者非郜國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淆混不足從紹蘭按光伯而農二說皆非也僖二十季郜子來朝公羊傳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解詁曰郜魯之同姓是郜子爲文昭之後失地爲寓公其國已滅故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也如公羊及何休所言此文昭之郜久爲宋滅之明證則郜邑即郜國大鼎即郜國之寶器故杜注謂郜國所造而以城武之北郜城實之也

藻率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杜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孔疏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刷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拭巾事無所出紹蘭按率即帥之假借字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𠂤帨帥或从兌廣雅釋器帥巾也服虔釋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明是以率爲帥率得借爲帥者周頌噫

〈王說三〉　六

嘻篇率時農夫文選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云古文帥皆作率春官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鄭注云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㫃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今春官司常作師都建旗師都乃帥都之誤考工記輈人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是其證又經典將率之率率師之率並借帥爲之是率帥古多通用此傳借率爲帥當以帥爲正字藻以藉玉帥以刷玉明是二物杜預不知率之爲帥誤以藻率爲一孔疏乃云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是其未攷說文廣雅也召南野有

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帨佩巾也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鄭注帨佩巾帨即帥之或字毛鄭皆以爲佩巾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皆率爲刷巾之證

曹太子來朝

左氏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蘇名寬）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竝是降下其君當是安居

父位紹蘭按十年春正月曹伯終生卒則九年冬自因有疾使太子來朝鄭故以老耄罷病爲說據喪服傳疏引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以此例之知父有罷病其世子自得預於王事故春秋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是鄭引此經即用左氏上卿之禮說子男之子與未誓者明曹射姑未誓而繼子男待以上卿正與禮合荀子正論篇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是荀卿明引古義諸侯有老足知左氏之說長矣

莫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注莫敖楚官名紹蘭按淮

南子修務訓莫囂大心高誘注莫大囂眾也主大眾之官楚卿大夫莫囂即莫敖此可補杜注之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莊元年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紹蘭按穀梁傳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以追錫爲非禮左氏無傳異義謂其譏

錫冀無譏錫死之文則爲左氏學者說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但言追命不言譏何休解詁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是何休說公羊與穀梁傳同左氏昭七年傳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然則諸侯追賜本殷禮故追命衞襄出自齊惡之

請如果周有追命之禮何待請命且王亦不必遠引高圉亞圉矣是左氏說據殷禮不及公穀說據周禮爲長殷禮追錫死者亦先鬼後禮之一證

而以夫人言許之

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杜注許以爲夫人紹蘭按此當讀而以夫人言爲句謂以夫人爲言是誘之也猶莊八年傳連偁謂其從妹曰捷吾以女爲夫人耳許之謂孟任許之故下云割臂盟公也若云許以爲夫人則是公許之矣七字連讀文旣不詞且傳當云而以夫人許之文義自明言字爲贅杜注失之

齊仲孫來

左氏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注仲孫齊大夫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杜注時慶父亦還魯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范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

其言齊以累桓也范注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被有罪紹蘭按左氏以仲孫爲齊之仲孫湫且言仲孫歸謂不去慶父明不以仲孫爲慶父公穀皆以仲孫即公子慶父其說迥殊今以春秋經文證之莊三十二年書公子慶父如齊閔元年書齊仲孫來二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如元年之仲孫爲仲孫湫則如齊之慶父竝未歸魯安得二年有出奔莒之慶父出者自內而出謂自魯出奔非謂自齊出奔此左氏爲短矣

鄭棄其師

春秋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

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解詁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穀梁傳惡其長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范甯注長謂高克也紹蘭按經書鄭明責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爲首惡故偁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稱惡其長亦爲責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皆不合春秋書鄭之義鄭風清人敘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翟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子字文公字皆衍文說見公子素條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專責文公同意蓋危國亡師辠在高克而進退高克不以禮道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危國亡師之本此探本之論深得兩經微指可見詩與春秋相爲表裏其義較三傳爲長何休乃以棄師爲本則又誤會詩敘矣

獲其雄狐

左氏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紹蘭按蠱之外卦爲艮九家易艮爲狐是其象爲狐主五爻五爲君位是其象爲雄狐故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虞翻曰艮爲狐未濟小狐汔濟虞翻曰否艮爲小狐皆艮爲狐之證

猶三望

左氏僖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謹案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魯頌閟宮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楚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

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僖三十一年傳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疏鄭玄以爲望者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

王說三　十三

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僞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

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

王說三　十四

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至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

故不從公羊說然不祭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紹蘭按異義魯三望爲河海岱本公羊說鄭據徐州之境以淮易河其魯頌譜亦云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但海岱及淮是夏時徐州疆界周官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爾雅釋地魯有大野則周時魯封在兗兼及夏之徐地河爲兗川魯旣跨兗明當有河故異義以河爲魯三望之一其說非無依據至賈服云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謂分星所在國之山川非謂分星及山川爲三異義云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亦謂祭其國中山川在分野星之內者卽謂河海岱不數分野之星爲三陳氏乃云以分星強配誤矣

王氏經說卷第三終

王氏經說卷第四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二

猶朝于廟

左氏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古春秋（三字依御覽增）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見玉藻疏）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陳恭甫曰以下左氏說）故閏月不以朝者（陳曰此下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陳曰此下當有于廟譏三字）之者是也（見御覽禮儀部）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見玉藻疏孔廣林曰此許君謹案非其原文乃約引正義）鄭駮之云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同吉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陳氏疏證曰春秋文六年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

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

其小故云猶朝于廟紹蘭按玉藻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然則閏月天子有聽朔卽知諸侯當告朔公羊乃云天無是月說公羊者因謂閏月無正不以朝失其義矣又按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之鄭言祖廟謂藏朔之廟卽太祖廟非謂皇考顯考廟考廟也又言至朔朝於廟謂朝藏朔之太祖廟非謂朝享皇考以下廟也鄭於論語告朔注

云禮人君每月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皇氏義疏云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卽引鄭注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然則告朔之祭亦名朝享天子用特牛諸侯特羊仍是朝享藏朔之太祖廟明非祭法之月祭亦非司尊彝禘祫之朝享鄭以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不顯朝廟告朔之異故引論語告朔又以周之禮有朝享因別之曰告朔與朝廟祭異以明二事在一時且在一廟其禮因告朔而有朝廟告朔卽朝享與朝廟異祭而重於朝廟玉藻孔疏乃引祭法月祭司尊彝朝享之文爲朝廟之證陳氏亦仍其誤

假令朝廟卽月祭則月祭非因告朔而設且魯卽不告朔豈得幷廢月祭經何以書猶以爲譏司尊彝注朝享謂禘祫旣非月祭更非告朔皆失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左氏文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孔疏云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旣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爲緩按禮衞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有含禭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紹蘭按越人於將軍文子旣除喪來弔緩在越人文氏之子中禮之變子游善之是善文氏之子非善越人來緩鄭箴失之穀梁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之云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來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見范氏集解及雜記孔疏）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禭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

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見楊疏又雜記孔疏引鄭釋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禭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禭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與楊疏異）此謂秦兵無休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原情不責其晚當以此譏箴膏肓較引檀弓爲勝穀梁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疏引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亦有事而晚原情不責與秦人歸賵同書來以免之也若無故而緩則榮叔經不書來故釋廢疾謂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是矣其一使兼二禮於誼亦當譏左氏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禭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此鄭箴尊不含卑

非箴不兼二禮孔疏乃謂雜記諸侯有含禭賵臨一使兼行以休言爲非今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禭者曰寡君使某禭上介賵執圭將命上客臨明是分使行禮非一使所兼士喪禮君使人禭在小斂前君臨在大斂時公賵在請葬期後舉近即可證遠故鄭亦云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與何休同知孔疏之誤甚矣歸含且賵是謂一人兼二禮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禭是謂一使兼二喪皆非禮秦人及宰咺得書來者免其緌非免其兼也

夫己氏

左氏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猶言某甲紹蘭按己讀若忌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鄭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王風揚之水篇彼其之子鄭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以大叔于田之箋例之則或作己者亦當讀如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鄭風羔裘彼己之子今詩作彼其之子其己皆當讀如忌今浙水之東凡不欲正言其人相呼曰忌此古音也猶公子元所稱夫己氏矣亦謂之己讀如子思論詩於繆公不己之己也

閻職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史記齊太公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紹蘭按庸閻字異而聲同洛誥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始庸庸十月之交豔妻魯詩作閻妻燄豔同聲而燄或作庸豔或作閻是知閻與庸同世家之庸職即左氏之閻職仍是姓名小司馬乃謂庸職之妻爲受雇職之妻斯爲謬矣

與邴歜之父爭田　納閻職之妻　申池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此事云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夏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

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據世家知傳云爭田謂田獵爭獲非爭土田丙即邴之省文戎歜庸閻古音近通用集解引賈逵曰僕御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攷爾雅釋地十藪齊有海隅是申池即海隅襄十七年傳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上云焚雍門及南郭西郭下云焚東郭北郭則申池與齊郭門亦相近故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然則其地固饒竹木可游矣

八元

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注謂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紹蘭按杜據傳布五教之文以八元中有稷契其說本鄭注堯典謂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見生民疏）但傳稱高辛才子八人兩舉伯仲叔季當是二母所出各爲伯仲而四妃各生一子摯與堯既即帝位自不在八元中即姜嫄但生后

稷簡狄亦但生契皆不得在伯仲叔季之列若以高辛之子總爲行敘則摯應偁伯堯應偁仲今摯堯既非八元明不以嚳子統敘次第足知稷契亦不在內故漢書古今人表既列八元又出弃禼（弃即棄禼即契今本班表奪弃字以馬氏繹史引表有弃盧召弓據以補之）明不謂稷契在八元中即其確證（班表八愷中有皋陶無庭堅蓋因左氏皋陶庭堅有明文故徑易之別出弃禼更證班之詳慎以經傳無文也生民疏乃云古今人表八元八愷與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之故是孔未攷班表八元中明出皋陶又別出禹於上上等稷於上中等且禹爲鯀子若在八愷傳何以云世濟其美乎尤不然矣）然則傳云布五教於四方亦謂八元佐契敷教而八元中實無契稷也

四凶

左氏文十八年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孔疏引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

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紹蘭按堯在位七十載朝有四凶非不能去惟以不得舜爲己憂其視四凶譬諸蛇龍鳥獸𧦝迒交於中國何損於天正見堯蕩蕩則天之大迨舜舉而四凶除舜之功皆堯功也左氏心知其意欲明舜功故云堯不能去於孔子併堯何損焉且左氏固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凶人不終非餘殃而何長水校尉樊儵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見後漢書朱浮傳此足以鍼膏肓矣

反馬也

左氏宣五年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孔疏及士昏禮賈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鄭元箴之曰士昏皆異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

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紹蘭按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則大夫以上車馬皆婦家自送故有留車反馬之禮士妻則夫家所供明不得言留亦無可言反何休據士禮爲難故鄭箴其失也三家詩有謂王姬之車爲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送之者此卽留車之證留車則反馬可知故鄭引之

聞一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左氏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杜讀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十字爲一句紹蘭按此當讀聞二先君之出入爲句此行也三字爲起下之詞（微逗）將鄭是訓定爲句謂寡君不能文亦嘗聞成王穆王出治兵入振旅之事今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耳若如杜讀出入此行文既不詞將鄭是訓定句又與上句不相承接矣失之

反正爲乏

左氏宣十五年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說文正从止一以止乏下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大射儀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春官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三容五正諸侯二容三正孤卿大夫一容二正士一容二正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正所射也是所以受矢謂之正所以禦矢謂之乏其用相反蓋即取反正爲乏之誼

郲人戕鄫子于鄫

左氏宣十八年郲人戕鄫子于鄫傳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段若膺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闇戕戴吳闇越俘也戴吳吳餘祭也故亦曰戕紹蘭按夏官大司馬放弒其君則殘之賈疏引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郲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郲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者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是鄭以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加虐殺之謂之戕有加虐不加虐之分與左氏說微異左氏疏引賈逵云郲

使大夫往殘賊之義與鄭同說文戈部戕它國臣來弒君曰戕不分加虐不加虐是從左氏說

左傳杜解齊地清

左氏成十七年傳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注清陽平樂平縣是釋例同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杜注清齊地濟北盧縣有清亭釋例同紹蘭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盧濟北王都也續志濟北國盧有清亭（今濟南府長清縣）據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十二月

盧降使國勝子（國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是成十七年之清注當云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也又漢志東郡清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續志樂平侯國卽清（今東昌府堂邑縣）據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伐我及清是哀十一年之清注當云清陽平樂平縣也元凱錯互解之誤矣劉昭注濟北盧有清亭引哀十一年傳誤與杜同

所以復霸也

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卽位于朝云云所以復霸也孔疏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旣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卽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惑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孔廣林曰書傳說五霸有二云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者此通舉三代之霸也云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者此專舉東周之霸也合三代而霸八人獨言五伯之霸數其最彊者且宋襄霸業不克厥終秦止霸西戎楚亦未能屬

諸夏故不數至東周之霸五侯而外若晉之襄悼皆霸諸侯者則以襄固繼文之盛悼亦蒙文之業皆非特起者比亦不數非霸不可有六而悼不足當霸也甚矣休說之曲矣紹蘭按鄭語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韋昭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别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白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

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是班固三舉五霸皆不數晉悼其以宋襄爲霸用公羊說

以金石之樂節之

左氏襄九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又云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云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紹蘭按公冠無樂盧注云亦饗時也又引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此謂公冠饗時無樂冠時以金石之樂爲節同左氏說也

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襄九年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杜注陰口鄭地名紹蘭按水經洧水注云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阪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然則陰口爲洧南水口服注校杜爲詳

金石之樂

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曲禮孔

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紹蘭按白虎通社稷篇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又云祭社稷有樂乎稷字乎字據御覽補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然則大夫得祭社稷者有樂明矣召南采蘋傳曰大夫士祭於宗廟據樂記樂用宗廟之文及左氏說大夫舞佾四士舞佾二則大夫士廟祭亦

得有樂而特牲少牢無樂者以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證之知大夫祭祀之樂必有功始賜則士從可知矣積古齋鐘鼎欵識載楚良臣余義鐘其銘曰惟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迹斯于之子余茲俗之元孫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迹之字父余萬迹兒得吉金鎛鋁以鑄龢鐘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飤訶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阮侍郎曰此鐘蓋兒所作以祀其祖余義者余者兒之氏僕其官也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茲俗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慈余邁迹者言余氏至迹始大也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父鋁祀舞語五字皆句末相韻之字也余兒爲楚僕攷周禮春官有車僕夏官有太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惟戎僕太僕齊僕爲大夫其道僕田僕祭僕御僕隸僕車僕皆爲士鐘僅稱僕亦不能定其爲大夫爲士惟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諸侯之大夫娛身治人之樂有鐘有磬士有磬無鐘余兒爲僕而有鐘明是楚之大夫銘備鑄龢鐘以追孝先祖則鐘爲祭祀而作此亦大夫宗廟有樂之證

使諸大夫舞

左氏襄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紹蘭按古人舞必歌詩故墨子曰舞詩三百謂此也

王追賜之大路

左氏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孔疏引膏肓何休以天子車偁大路諸侯車偁路車大夫偁車今鄭子蟜諸侯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小雅采薇疏引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偁路也王制卿爲大夫紹蘭按孔於左氏疏駮何休云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偁袞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偁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又於詩疏駮之云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偁路此二疏皆足發明鄭箴之誼

孟門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入孟門登大行杜注孟門晉隘道釋例晉地孟門闕紹蘭按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隆形訓九山中皆有孟門高注淮南云孟門大行之限也

以備三恪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郊特牲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郊特牲曰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無郊特牲以下十九字但云引此文古春秋左氏

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駮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此七字據周頌振鷺疏所引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詩陳風譜疏引鄭駮異義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紹蘭按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後漢書陳寵傳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此王者通三統之義說文心部愙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是許亦同古左氏說與異義王者封三代之說異但古文左氏作三愙愙之字从客振鷺敘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曰我客戾止毛傳客二王之後或陳與杞宋二客爲三客故云備三愙今知許意不然者杞宋爲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樂正朔服色通周爲三統陳用侯禮明不得比杞宋且不得謂之通三統樂記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仲達謂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封之然則黃帝堯舜之後其禮小故未及下車即封之知陳與薊祝爲三恪中無杞宋杜預誤以陳及夏殷後爲三恪違於古左氏說至韋元成施讎引外傳三王之樂是以夏殷周爲三王若數虞與夏殷則虞應備帝不得備王若數陳與杞宋則陳應備侯不得備王異義據此謂王者封三代故鄭井公羊戴禮說皆駁之從古左氏說是也隋書樂志云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是謂二王三恪之樂通周爲六代足知三王之樂即謂夏殷周不得據爲封三代之證則王者通三統之義明封二王後又封三恪之義益明矣

伯夙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夙謂趙孟杜注伯夙荀盈孔疏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則有伯夙非荀盈也紹蘭按此傳上云晉荀盈從趙武至下云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是杜據傳文知之但古人字與名配夙蓋夃之譌說文皿部盈滿器也从皿夃夂部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从乃从夂益至也此荀盈字伯夃之證服虔但云晉大夫則漢時左氏舊本已譌夃爲夙名字不相應故不云荀盈也

王氏經說卷第四終

王氏經說卷第五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三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左氏昭七年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疏云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眾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眾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

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為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為眾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紹蘭按易觀象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是三代皆重尊事鬼神之典恐其惑眾是以夏周敬而遠之即殷人尊神先鬼亦必後禮何眾之能惑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不語怪神以防其非仁義而祈福何亂之能興至鬼之為厲實陰陽沴气所為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

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

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以此三儺皆以厲鬼害人雖聖王亦不廢磔攘之磔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郊特牲亦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是聖人亦不謂無厲鬼之事今伯有死而爲厲是其鬼無所歸憑依於人以相驚懼因立良止以撫之爾雅云鬼之爲言歸也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子產曰吾爲之歸也又立公孫洩以說之卷阿云媚于庶人民不可使知之故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此卽神道設教以解鄭人之惑何休乃執此爲膏肓康成據禮與洪範以箴之其說當矣

鄭伯男也

左氏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孔疏鄭伯男也舊自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賈逵兼用男服南面二說見國語注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國語注引作舊法是也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今本國語男作南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周語韋昭注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十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識外之侯伯世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紹蘭按地官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

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似耕之者入諸侯者似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但民家無三易之地直以況義耳據康成說是周制公之地貢半侯伯之地貢三之一子男之

地貢四之一鄭爲伯國貢當同侯今子產既稱鄭曰伯而又不從公侯之貢準以周禮不從公貢可也何以不從侯貢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以此證之足知平邱爭承晉人以鄭爲伯使從周禮侯伯三分貢一據下傳云貢之無藝又云貢獻無極是幷欲令如公貢半故子產爭之以爲鄭雖伯爵本食子男采地不但不能從公之貢且不能從侯之貢欲從周禮子男四分貢一以符舊法皆據禮以爭故

自日中以至于昏也子男貢同今不言子但言男者舉其至卑小者爲說是以子產曰列尊貢重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以明公侯尊當貢重卑而貢重惟甸服鄭既非公侯之尊又非甸服可比則貢安得從重下傳云小國有闕所以得罪又云諸侯脩盟存小國也再稱小國以明鄭蕞爾國與公侯地大者縣殊又安得從重是其所爭在男而不在伯若自居于伯卽應從侯貢三分之一不得貢四分之一傳何以云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乎王肅以男連言足句杜用其說以爲爵列伯子男於文詖皆失之至周語鄭

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彼是襄王將以翟伐鄭故富辰稱曰南見鄭尊此是鄭不欲從貢重故子產言伯男見鄭卑言各有當也韋昭彼注以南爲男服說本賈服鄭衆以南男皆訓任古得通用又內傳上言甸服男對甸言故云男服但周之王畿外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男服明男服在甸服之外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孔疏云地理志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太原去洛邑近八百里曹去王城八百里詩疏謂鄭距王城

三百餘里若以鄭爲男服則男服轉在甸服之內是以康成不從鄭衆諸家之說解爲子男較諸說爲長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氏昭十八年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衞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孔疏云梓愼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衞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光伯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

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
梓慎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
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
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
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
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
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
服解義或然也據末句則元卿說至何所望哉止　紹蘭按梓慎言七日火
作是四國未火之前先已知其有火固不必於火作之日

望見火而後知左氏三十一年傳我君景公引領西望史
記周本紀俾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凡言望者不
必定是望見更知登大庭氏之庫以望左氏不謂梓慎登
火而後知是四國元卿據孔子在陳知桓僖災非待望見
以駮膏肓其說可作鄭箴也至服虔謂四國次有火气者
以梓慎於未火之前昏時大火星見望四國之次皆有火
气故丙子風卽知火始及火作一望卽知爲宋衞陳鄭無
煩於旣火夜望其次元卿乃云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
殊與服說相違又云陳無次何所望據漢書地理志韓地

角亢氐之分野也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則角亢氐之
分野卽是陳次元卿謂陳獨無次尤不然矣

舟鮫守之

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杜注舟鮫官名孔
疏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
鮫爲官名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籞禁苑也从竹御聲春秋
傳曰澤之目籞魰或从又魚聲趙本目作自　段若膺曰自當作
舟左傳鮫當是魰誤許所據竟作舟籞耳魯語有舟虞同
也嚴厚明亦同此說是矣篽漢書作籞宣帝紀詔池籞未

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
往來律名爲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
中則捕之應劭曰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
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
也元帝紀嚴籞池田假與貧民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
其地也文選東京賦於東則洪池淸籞御籞古今字御之
言禦也取扞禦爲誼因偁嚴籞訓爲禁苑然則舟魰守之
亦謂設舟魰之官守禦澤中萑蒲耳許約舉傳文故云澤
之舟籞誼無取於鮫魚杜注孔疏皆失之晏子春秋外篇

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左傳正義引箴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公卿之世立者詩文王正義無者字有大疏本無此字茲據左傳正義及詩正義增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見太卜疏疏本無者字又誤絕為犯茲依左傳及詩正義增改紹蘭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薨立胡女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是穆叔偁義鈞則卜為古之道與此傳所云德鈞以卜為古之制正同國

〈王說五　十一

語晉獻公曰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韋注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韋注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韋注愛疑愛同也足知古有是說合於周禮卜立君之證太卜鄭注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故此傳偁昔先王之命也若如公羊之說立適以長不以賢則伯邑考為長武王為賢何以文王舍長立賢而周室以興檀弓鄭注文之立武王權也按武王與伯邑考同母文之立武亦是立適但以賢不以長則文王之權合乎經而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說未為通論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則帝辛為貴微子啟為長何以帝乙立貴舍長而商邑以亡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此用其義與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而

有微子啟及康成偁為同母皆異即此知卜德之膏肓可箴立長立貴之說守不足據矣

使宰獻而請安

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杜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孔疏曰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

〈王說五　十二

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為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紹蘭按服劉之說是也燕禮於射人請立司正之後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鄭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以此證之是請安猶命卿大夫以我安即是卑公非請自安而

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左傳正義引蔡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公卿之世立者詩文王正義無者字有大疏本無此字茲據左傳正義及詩正義增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絶者見大卜疏疏本無者字又誤絶爲犯茲依左傳及詩正義增改紹蘭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薨立胡女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是穆叔稱義鈞則卜爲古之道與此傳所云德鈞以卜爲古之制正同國語晉獻公曰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韋注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韋注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韋注愛疑愛同也足知古有是說合於周禮卜立君之證太卜鄭注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故此傳稱昔先王之命也若如公羊之說立適以長不以賢則伯邑考爲長武王爲賢何以文王舍長立賢而周室以興檀弓鄭注文之立武王權也按武王與伯邑考同母文之立武亦是立適但以賢不以長則文王之權介乎經而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說未爲通誼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則帝辛爲貴微子啓爲長何以帝乙立貴舍長而商邑以亡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用其義與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

有微子啓及康成稱爲同母皆異卽此知卜德之膏肓可箴立長立貴之墨守不足據矣

使宰獻而請安

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杜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孔疏曰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齊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紹蘭按服劉之說是也燕禮於射人請立司正之後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鄭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以此證之是請安猶命卿大夫以我安卽是卑公非請自安而

後爲卑公也又於賓取俎出之後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
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鄭注云禮者主
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以此證之是請安時齊
侯實在坐亦是卑公非不在坐而後爲卑公也然則杜謂
請自安及不在坐之說皆與燕禮相違且下文云子仲之
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此齊侯面言請使夫人
見公則其在坐可知而非請自安更可知矣孔疏但據鄉
飲酒禮主人請安于賓之文不思燕禮公命卿大夫以我
安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之義又不詳繹左氏下文齊侯

時實在坐以護杜過失之

夷射姑旋焉

左氏定三年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阮氏釋文云又
人之大便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
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左傳閽曰夷射
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小便溺也溺亦有施舍之義旋乃
字形之譌也紹蘭按韓詩外傳顧望無人意欲施之卽左
氏旋當爲施之證又左氏襄十五年傳師慧過宋朝將私
焉杜注私小便私施矢聲近皆屎之假借說文尾部屎人
小便也从尾从水此小便正字艸部𦾓糞也从艸胃省此
大便正字肉部胃穀府也从肉囟象形象形者囟象府形
⺌象穀形華部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
而非米者矢字此矢卽𦾓之假借𦾓从胃省囟象胃形⺌
象囟中之穀故云似米而非米矣廉頗之一飯三遺矢似
亦如夷射姑之施師慧之私是屎非𦾓

奔食

左氏定四年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
澨杜注奔食食者走是杜讀奔食爲句也紹蘭按奔食連

讀甚爲不詞解奔食爲食者走則傳文當作食奔更屬顛
到當讀奔爲句謂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謂吳人食楚
人所爲之食而從之也杜注失之

季芈畀我

左氏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杜注季芈畀
我皆平王女也一曰畀我季芈之字紹蘭按釋文引服虔
云畀我季芈之字孔疏引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
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偁字季芈偁字是許嫁也蓋遭
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今卽以傳證之下文云鍾建負季

羋以從五年傳云王將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屬裳言季羋而不及畀我明季羋畀我是一人矣杜乃以二人爲正解以服說爲餘義失之

子然

左氏定八年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杜注歂駟乞子子然也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紹蘭按說文欠部歂口气引也口部嘫語聲也歂爲口气引嘫爲語聲故駟乞之子名歂字子嘫嘫即今然

否之然嘫正字然假借字火部然燒也非其誼然行而嘫廢矣

鬱攸從之

左氏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下言救火之事云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紹蘭按杜解鬱攸爲火氣火氣從之與濟濡帷幕之文不相連貫鬱攸雙聲葢救火具從之從帷幕也墨子備穴篇禽子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墨子答以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敝裕畢氏校注云說文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必以大繩爲箭水甌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云云其所謂革盆猶傳之鬱攸其所謂布麻敝裕新布猶傳之帷幕說文鬱木叢生者叢有聚義攸行水也聚布麻敝裕等物濡於行水革盆繫以大繩爲箭以射敵人縛柱之火亦猶濟其所濡之帷幕故名鬱攸矣杜注鬱攸火氣疑火氣即火器之譌謂救火具也今救火水籠用銅爲之若冶橐然鼓其橐則水上射如放箭是鬱攸之遺制也

執玉帛者萬國

左氏哀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紹蘭按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

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遷鼎于亳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武王歸豐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衞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郕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鄖小邾徐燕邵麋舒庸郳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虔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鄀丙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鄅霍耿江冀弦道伯微鄫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邘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邢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楊鄶觀扈邳胡黎大庭駱岐邰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鄅柄亳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嵩貫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羽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鄘嬈奄商奄褒姒孱有緍闕翟飂殿夷窮桑四裔不在其閒晉書地理志之說如此然則春秋時尚有百七十國見於經傳除盡亡其處之三十一國惟百三十九之數應除亡國五十二則僅存八十七國又有奔走不得保社稷者在其中故傳云存者無數十矣

殯曰其積　一日遷次　無以尸造于門

左氏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慼絕世于良殯曰其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艸莽也紹蘭按公孫貞子此行是弔禮恤禍災事雖非聘爲賓則同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位君弔介爲主人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賓死之禮也今貞子及良而卒是入竟而死吳子不親弔乃使嚭辭其尸入則非禮矣嚭勞且辭在將以尸入之後則始死至殯之其積皆賓所自爲非吳爲之具殯又非禮矣一日遷次即禮所爲入竟則遂也侯閒之後而賓死時已致館未將命以柩造朝則入竟賓死更在侯閒之前亦未將命明當以柩造門

王說五　十七

王說五　十八

故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鄭注門外大門外也賓死而歸其柩止于本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復命即知賓死而聘其柩當造于主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將命皆所以重君命也故芋尹蓋又云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又云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一則曰以尸將命再則曰奉尸將命皆據禮經以對吳人乃云無以尸造于門更非禮矣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遭喪之禮

左氏哀十五年傳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紹蘭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介攝其命（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君弔介為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享食君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聞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也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尸柩於殯宮）

（又不神之）不禮賓（喪降事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為之不備）此聘而遭主國君喪之禮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此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也

市南有熊宜僚者

左氏哀十六年傳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紹蘭按淮南子主術訓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注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

之告其故不從與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懼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宦遂故曰無所關其辭也此可補左氏所未備

反祏於西圃

左氏哀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見通典吉禮七主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亦見通典吉禮七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御覽禮儀部又春官小宗伯疏山陽作南陽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見通典吉禮七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見左氏哀十六年疏引駁異義又檀弓疏引作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陳氏疏

證曰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祏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魏書禮志淸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

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菆得無誕乎又按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宀部宔宗廟宔祏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主於周廟告於先君此祏之見於經傳者祏所以盛主非卽主也紹蘭按檀弓重主道

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據上文言復言飯言明旌下文言奠言辟踊言祖括髮皆天子下達之禮而飯用米貝尤與士喪禮合何獨主爲天子諸侯得有大夫士則不得有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者

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此引公羊昭十五年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謂攝神斂主不待徹祭以駁何休解詁宗人攝主行事之非又引逸禮饋食設主皆大夫士有主之明文又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是公羊說

亦謂士有主士旣有主卽卿大夫可知而云卿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又注攝主爲攝行主事是自違其說也郊特牲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莊二十八年傳文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此又大夫宗廟有主之明文乃鄭公於桑主吉主之士虞記饋食設主之逸禮皆未之見則其大夫士無主之說不足據矣

王氏經說卷第五終

王氏經說卷第六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公羊

遷鄭焉而野留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何休解詁野鄙也地官大司徒鄭注引春秋傳遷鄭焉而鄙留賈疏引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紹蘭按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莘君之土也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是桓公在西鄭已甚得東土之人而寄孥于虢鄶十邑也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初封鄭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問太史伯于是東徙其民雒東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是桓公在西鄭已徙民雒東而國于虢鄶十邑故韋昭云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偁陳留然則鄭在西都久已寄孥虢鄶而國其地留近鄶又爲鄭邑是以公羊云古者鄭國處于留謂桓公寄孥事也取其國而遷鄭野留謂武公遷新鄭是也留既屬鄭在陳宋間祭仲往省

爲宋所執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傳本其初言之證以鄭語史漢並皆符合康成所發斯不然矣

出曰祠兵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休解詁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于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春官肆師疏引異義云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夏官大司馬疏云鄭于異義駁不從公羊曰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于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紹蘭按肆師職云祭兵于山川鄭注山川蓋軍之依止是古有祠兵之禮公羊說本此肆師又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旣謂神蓋蚩蚘是亦同公羊說惟鄭駁異義不取祠五兵以祠爲治字之誤許引三朝記駁蚩尤造兵之說據大戴禮用兵篇曰蚩尤作兵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强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此許說所本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同公羊說也穀梁傳出曰治

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穀梁爾雅皆同左氏作治兵孫炎出入之義則與何休說同孔仲達謂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鄭元詩箋引公羊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隱五年疏今按鄭明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知其所見本作祠不作治曲禮外事以剛日注引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是其確證詩箋引作治兵直改之耳非有異本也孔說失之

　不能乎母也

公羊傳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徐疏引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于子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紹蘭按左氏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周公周臣也尚譏其自出況襄王以天子無外而書出乎自出者謂自作孽而出故鄭引孟子自侮自毀自伐以見襄王不能孝

道亦是自出此據左氏說也公羊此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也傳文但云不能乎母亦謂其不能孝道無母得廢之之謚何休解詁曰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此卽墨守之文鄭故發之曰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以左氏傳敘惠后之死在昭公奔齊之先何得以母命廢之故左氏又云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也此發墨守皆用左氏說

虞主用桑

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解詁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祭猶吉祭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見檀弓疏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見通典吉禮切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見曲禮疏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見鬯人疏期年而後作栗主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見通典吉禮七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見曲禮疏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陳氏疏證曰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觕未暇別也穀梁傳

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于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仿徨哀痛故設喪主於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見御覽禮儀部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

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説不同鄭注檀弓曰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紹蘭按檀弓重主道也鄭注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謂作主在虞後祔前與公羊左氏兩家皆異孔疏云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又云異義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必知然者以卒哭

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仲達欲會合兩家之説故云其義不異但既併卒哭之祭已用主既夕云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注虞喪祭名卒哭三虞之後祭名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祔在卒哭之明日若祔而作主則卒哭之祭不得有主故鄭謂埋重後作主明與左氏不同孔以異義無駁謂從左氏之義非鄭意矣

兄弟三人

公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紹蘭按左氏文十一年傳説此事云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是長狄兄弟四人公羊但知三人既未知僑如焚如榮如之名又未知一者之衛爲衛人所獲有季弟簡如又未知

焚如於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之役爲晉所獲則其敘事不及左氏之詳穀梁傳亦言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説同公羊而身橫九畝范甯注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楊疏云春秋攷異郵曰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何休云長百尺范云五丈四尺者讖緯之書不可悉信以此傳云身橫九畝故知是五丈四尺也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楊疏云攷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廣之半爲之軾崇是軾高從上向下去車版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也其説長字校二傳爲詳也

一五八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文内

宋殺其大夫山

公羊成十三年經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何休解詁曰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徐彥疏云山者魚石之親若其不貶宜言魚山也紹蘭按山卽蕩澤蕩氏魚氏雖同出自桓但族同而氏異故左氏云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背其族也然則不貶當言蕩山不得言魚山史記宋世家云誅唐山唐山卽蕩山是其證也唐蕩古通用說文啺古文唐从口易徐云宜言魚山誤矣

為兄後也

公羊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休解詁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徐彥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為兄後正合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為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今嬰齊後之者若為歸父之子然故為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後歸父卽不為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矣陳恭甫曰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孔廣林曰按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子曰立孫若然據周禮為正鄭君於爵等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此條蓋亦從質紹蘭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

立嗣子子主地法文而主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是亦公羊說而但云春秋者主人不言變周文從殷質之義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解詁曰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從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豈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左氏春秋經文與公羊同杜注陽卽唐燕別邑傳云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云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范注陽燕別邑紹蘭按公羊謂伯于陽卽公子陽生經文譌闕設爲夫子與在側者答問之詞以明其說左氏則直稱燕伯之名曰款陽又作唐與公子陽生絕不相涉穀梁燕伯連讀是亦不以爲陽生說與公羊迴異今以經文證之昭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則高偃所納者明卽伯款故左氏穀梁並以陽爲邑名不言經有譌闕再以公羊證之哀六年

傳云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盍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又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陳乞與陽生玉節而教之走走卽出奔顯非高偃帥師納之北燕陳乞使人迎陽生亦非迎之於北燕然則高偃所納者非公子陽生其爲北燕伯款益明矣以經證公羊以公羊證公羊校之左穀於義爲短

譏二名

公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曲禮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紹蘭按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則二名謂二字作名公羊說是至云譏二名卽以春秋經文之有仲孫何忌魏曼多外尚有一

者八人隱元年公子益師二年無駭紀裂繻四年衛州吁桓二年宋君與夷七年鄧侯吾離九年曹世子射姑十年曹伯終生十一年鄭伯寤生十七年蔡侯封人莊五年郳黎來八年齊諸兒九年齊無知小白十年蔡侯獻舞十四年齊侯祿父二十二年陳公子禦寇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僖四年許男新臣陳轅濤塗五年晉世子申生九年宋公御說晉侯詭諸十一年晉丕鄭父十二年陳侯杵臼十九年滕子嬰齊二十三年宋公茲父二十四年晉侯夷吾二十八年楚大夫得臣二十九年介葛盧三十二年晉侯重耳三十三年齊國歸父文元年叔孫得臣楚世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晉箕鄭父十一年叔仲彭生十三年邾子蘧蒢十四年邾捷菑齊公子商人十六年宋君杵臼十八年莒君庶其宣元年晉大夫胥甲父二年鄭公子歸生晉君夷皋七年衛孫良夫九年晉荀林父晉侯黑臀十年陳夏徵舒陳君平國公孫歸父十一年陳儀行父十五年潞子嬰兒十七年許男錫我成二年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楚公子嬰齊三年鄭公子去疾七年衛孫林父九年齊侯無野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十五年仲嬰齊齊高無咎十七年邾子貜且十八年晉君州蒲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六年杞伯姑容七年鄭伯髡頑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十八年曹伯負芻二十二年楚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邾畀我二十四年陳鍼宜咎二十七年蔡公孫歸生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三十年周王弟佞夫三十一年莒君密州昭五年莒牟夷六年杞伯益姑宋華合比八年陳世子偃師干徵師十年季孫意如十四年莒子去疾莒公子意恢十五年吳子夷末二十三年蔡侯東國莒子庚輿二十四年杞伯郁釐二十五年宋樂大心二十七年宋樂祁犂三十年晉侯去疾徐子章羽三十一年黑肱三十二年晉韓不信定五年叔孫不敢十年叔孫州仇十三年晉士吉射十四年陳公孫佗人衛世子蒯聵哀三年衛石曼姑五年齊侯杵臼十年齊侯陽生十一年滕子虞母十三年陳夏區夫又有楚公子弃疾左氏說以其改名熊居爲二名不在此數皆不以爲非禮何獨譏此二人且仲孫何忌經凡十三見如果當譏則昭三十二年始見于經

即當書曰仲孫忌否則始見存其二名再見去其一字以示變例乃一見再見三見皆無異文直至定六年圍運之役名已四見始書忌示譏殊無例義明是簡編朽爛魯史仍其舊文故三家經書何忌者十二獨此經皆奪何字即夫子所云史闕文愼重之至無它義也魏曼多惟哀七年一見十三年一見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惟公羊於十三年經無曼字與左穀異然則春秋以前二名不譏公羊說非也左氏說以楚弃疾改名熊居爲二名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鄭注云亦重本晉有趙鞅後改志父與弃疾正同此是更名非二名左氏之說與禮相違漢書王莽傳遣使者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亦可證二字爲二名非以更名爲二名也莽譏二名郎本公羊說許叔重以散宜生爲二名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爲氏非名古彝器有散氏盤則宜生爲名豈許說本之歟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紹蘭按

說苑君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是以本美解元年文王似之萬物皆及生解春王武王似之戴已而天下順解正月周公似之其說與傳異劉向受穀梁春秋而傳無其説又建本篇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又云魏

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吳子言國君必愼始正與傳稱謹始同誼其爲穀梁說無疑而傳不詳其說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此皆其佚說之勵存者也

仲子者何

穀梁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楊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紹蘭按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何休解詁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是公羊說仲子爲桓母不以爲惠母故鄭釋之云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但彼仲子爲惠公母即孝公妾卒於孝公之時（范甯集解云仲子乃孝公時卒）史記魯世家孝公立二十七年卒惠公立四十六年卒隱公立仲子之卒未知在孝公何年即自孝公末年計之至隱公元年已四十八年周王斷無遲至此時始來歸賵之事明仲子非惠公之母左氏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明仲子爲桓公之母僖歸于我明惠公不以爲妾故桓幼而貴（此公羊說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即是子

以母貴然則隱公以桓母之喪赴告于王王因使宰咺歸
惠公之賵并及仲子自不得以天子賵妾爲疑是公羊之
說較穀梁爲長鄭此說不足以釋廢疾矣左氏亦以仲子
爲桓母但又以二年夫人子氏薨卽仲子故有子氏未薨
預凶事之說如果仲子未薨王必不先歸其賵故公羊以
子氏爲隱母其說亦勝左氏也

叔姬歸于紀

穀梁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范甯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
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

嫡俱行非禮也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
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娶妻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楊疏
六年乃歸者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此年始去故云六年
也陳氏異義疏證曰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
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
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

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
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
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
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
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
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
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
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
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

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
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
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
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
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
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紹蘭按公羊隱七年叔
姬歸于紀何休注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但成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八年十月衛人來媵此二國
所媵明與嫡俱行而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距伯姬歸宋

已歷年餘齊媵之年未必皆在十五以下然則後往之媵亦非盡待年矣召南江有汜敘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首章其後也悔毛傳云嫡能自悔也二章江有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則敘及傳箋皆不以此媵爲待年知箋偁江大汜小喻位非喻年陳氏謂是亦十五以上與嫡同往孔廣林亦同此說非鄭義也公羊僖八年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休解詁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

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此則媵先嫡行魯爲齊脅立媵爲嫡不可以正禮論之矣

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昭六年傳王人子突救衛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衛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楊疏鄭意若以子突爲名則書名者乃士之常稱傳何以云貴之故知子突是字徐乾意稱人則王之卑者不合書名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也今稱名即是貴之故二說不同或以爲突是名子是貴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紹蘭按春秋經自子突外尚有子同子糾子般子野皆書名稱子以此例之何休云偁子則非名鄭以子突爲字皆誤春

秋之義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今攷經稱名書子者例亦不一公羊桓六年子同生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莊六年子般卒傳君薨稱子某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公羊無傳穀梁傳子卒日正也皆非貴之之例惟公羊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是公羊偁子爲貴有明文然則春秋以突爲王人微者能奉命救衛故書子楊疏所引或說突是名子是貴似得之

王氏經說卷第六終

隷經文目錄

第一卷
議
第二卷
辯　論　解
第三卷
說
第四卷
釋　雜文

文莫盛於漢漢書蓺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故六蓺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尙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即多至百卷究何補哉

國朝崇尙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　釗嘗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苔經史題跋金石諸篇　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隷經文示

釗命敘且日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

釗受而讀之眞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蓺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并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　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敘

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个在堂偏承和以个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葢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肊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葢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

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祀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强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

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

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謐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

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个在堂偏永和以个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肊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强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即祖廟也葢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綱羅散失捃拾遺編與廢繼絶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説五廟劉歆説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説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為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蓄學術膚淺不揣擣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即祖廟也是為始祖廟併四親廟為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

為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為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説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讖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説至唐時古説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葢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内親親者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别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説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

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奔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墠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矦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

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矦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矦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矦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緜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即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竝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

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

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轇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隸經文卷第一

隸經文卷第二

甘泉江藩著

公羊親迎辯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

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枘之不相入鄭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據此則文王定昏在即位之後非在為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為受命王故公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皆推本文王蓋當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為殷之諸侯而以為天子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然魯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子尚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為此言乎元凱之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降之也丈夫之為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為夫之黨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差別之等也是為殤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殤者乃殤服之變也曷為殤服之變小功殤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緦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是已小

功殤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注曰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賈疏大夫無殤服也者己為大夫大夫冠而不為殤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殤者己與兄弟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己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己得為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盛德未必至五十為大夫者也賈說非是馬君鄭君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殤服句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

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別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謬矣緦麻殤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姊殤關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畏厭溺也射慈若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殤者此言姊蓋連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肊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違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略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

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殤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殤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已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殤服哉所謂不弔者蓋指朋友言之也卽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殤至於免胄銜鬚之士又不得以殤禮遣殤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殤魯人勿殤童汪踦是已是喪服上中下三殤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殤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傳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蔑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信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

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禖之禮箋謂稷與

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葢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高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愙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

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乎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盧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閟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寧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卽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污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袪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卽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邰而立家室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邰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因無子而祓高禖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殭矣卽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寘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卽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邰卽就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葢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

嫄不安其室擕子大歸於邰後邰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邰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敎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邰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謚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誄而謚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謚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謚讀誄皆謚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謚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有私謚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謚爲非古然柳下謚惠黔婁謚康私謚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

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謚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謚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謚則柳下惠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謚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謚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謚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謚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謚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言私謚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邰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葢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禖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禖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禖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禖故魯謂之閟宮閟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禖所以不毀然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既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禖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尚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即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

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禰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旣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駁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龍非常法鄭君謂彖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旣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蓋龍有五而無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甲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象屬之於震矣彖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卽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彖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象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邪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卽周語之三所也逄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卽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歷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

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譁也蓋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喧譁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傳之意若曰魚豆菲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禮而過我也

霣石解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左氏穀梁經文霣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㠯經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霣亦登來踊稖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霣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于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磌然者卽董子所謂耳聞而記也磌然者雷聲也古無磌字當作塡屈子九歌靁塡塡兮雨冥冥是可知磌之當作塡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塡然故爲齊人語作霣言隕則塡不見言霣則塡見矣霣訓爲雨星霣如雨从霣之本訓也霣霜殺菽之霣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塡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冒鼓以啓蟄之日鄭注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塡也孟子塡然鼓之是已塡通作闐詩采芑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誃離也注齊陳曰斯誃是離爲雅言斯誃爲方言矣其餘如怙恃律適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母爲㛂今呼重𧓄爲𧑐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相傳述之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巽訓爲順見周易繫辭巽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尚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爲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謂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爲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爲雅馴之言察爲直言矣如孟子曰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明斤斤至秩秩淸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畇畇田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畇畇原隰畇畇墾辟皃頌畟畟良耜畟畟耜入地皃此文飾其詞也言畇畇則知爲田畟畟則知爲耜矣是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本伐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皃因見於大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臣盡力之美矣孚夆掣曳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

也葢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榮辱之主也率爾蒙野哉之誚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愼哉戴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詞其斯之謂歟

配酟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己聲酟酒色也从酉弋聲藩謂己非聲乃㔾之誤也酟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綈注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盎齊鄭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鄭謂之蔥白色者葢酒之色靑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管白矣是當時酒有靑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記黑與靑謂之黻酒之色與黻之義同故从㔾黻古作㠯㔾卽㠯之省也因配合靑白二色有合義所以借爲妃匹字矣配从㔾酟从弋是諧聲亦兼會義矣

隸經文卷第二

隸經文卷第三

祧廟說

甘泉江藩著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旣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葢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

一篤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8　版反內

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

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即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
記所謂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也注捎除也阞三分之
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
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
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
以受軸謂之轢自注急就篇輻轂輨轄轑軧轢顏師
古注轢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轢謂之藪自注
轢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菑所
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
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
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内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内小穿在外則
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
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即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
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
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
六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
零六六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
分一一五中詘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
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置鑿其内受軸即釋車所
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蘆之
束要即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軎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䡊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轊也或讀䡊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䡊云小釭者卽鄭注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葢以轂末謂之䡊軸末謂之轊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䡊說文無䡊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字亦無不可轊說文軎字之重文軎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轊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輿人職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輢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輢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轊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菑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菑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菑也者合言之菑也分言之菑也弱也

股骹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一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二一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菑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謂股圍也非骹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骹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菑也弱也股也骹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葢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葢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軫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較較車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輢銅作鉤又說文解字輒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轓爲輒以簟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輒重耳謂之重較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軓轛軫說

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周禮作前疾疾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疾云疾伯立當前疾胡叔重作軓者所見本異也輈人職軓前十尺前鄭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軋卽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詩曰取羝以軷範範軷也从車范省聲讀與犯同轢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軷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喩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軓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軓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輢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掩軓也由輈以上爲軓鄭箋軓在式前垂輈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軓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笭也笭卽軨字軨說文車轖間橫木轛說文車橫軨也周禮曰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轛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轛之在式猶軹之在輢一衡二植外掩以版版卽軓也故毛傳曰掩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直曰軧累呼之曰約軧又云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輢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軫間爲度軫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軫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卽觀天俯卽察地爲輿敎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軫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軫與轐焉康成曰軫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軫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軫記云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輿後橫者也蓋前軫在式下左右軫在輢下獨後軫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軫輿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軫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圍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藪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令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軹所謂軸圍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藪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軹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藪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卽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輈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任也轉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几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軓內之一尺四寸耳

文三　十四

軓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免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免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輈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乚形以承前軫下出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底大扤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疾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軓者卽疾胡也然則軓有二一爲揜板一爲疾胡也揜陰之軓从車凡聲疾胡之軋从車笵省聲所謂祭軓則兼輈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車輈出軓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象非疾胡之謂也

文三　十五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竪之者二者既别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軫上如軹之在輢所謂相者豈𢬵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輢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卽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軨卽轜字說文轜楯間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鬲者若今窗櫺然矣葢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左傳陽貨載蔥靈蔥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繹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飱謂側覆其手以循咡邊汚著之穀粒也葢吕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

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笴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籌即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笴笴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縞其形下𠂹故𥿻从糸𠂹也方言𧻑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𧻑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滎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一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一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已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既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合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尚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貍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隸經文卷第三

隸經文卷第四

甘泉江藩著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薇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義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文愁堂云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呰之僞體爾雅呰此也釋文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呰爲些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呰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

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呰通也以此推之如茲嗞斯思此呰止只等字凡聲音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呰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呰者哀呰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

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

藪記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防三分之二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藪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却物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一注又云大穿每貝五分轂長去二去二則得六

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
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
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
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
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圍
徑四寸二分六二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
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
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
股骹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圍一尺七寸
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骹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
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一寸也
桯記桯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
桯長倍之四尺者桯郎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
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
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
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
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
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
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
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與廣六尺六寸兩轂并
六尺四㫄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
也賈疏㫄減軹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㫄減軹內
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
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軹內七
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
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
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
宇曲
股蚤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
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藩謂
鑿廣四枚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
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

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藩謂尊郎近部二尺也二尺為句四尺為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為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六六二二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記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并之五尺五寸郎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注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三三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軹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轛記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輈人輈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加軫與轐七寸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七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為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為句自乘

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藩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輈之長是輈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圓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取其一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藩謂軫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

釋由

說文解字𢎗部𢎘木生條也从𢎗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卤蓋因中尊之卣有由聲也然卤與由字形不同卤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艮庭先生欲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𢎘省聲段丈林堂云若欲改爲𢎘省聲則𢎘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𠫓之例象形也易解卦彖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宅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由上丨象出地之枝條下甲象根宅之孚皮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厤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由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卤卤轉爲㮚㮚轉爲洽洽轉爲甲此乃由入聲轉平非由平聲轉入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捂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既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中何以說文由字不作由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中可爲甲則由可爲由矣或者許書作由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祭法）使民衣服有章（鄭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孔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命也（許氏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瞑之為言冥也（毛詩箋）冥冥無知（詩正義）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見（深察名號）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共財（祭法）矣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刑名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晉書魯勝傳）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楊倞荀子注）創為馬非馬指非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為大理之首

章（深察名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漢書藝文志）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深察名號）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子）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礿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

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眞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眞者誠也所以成已而成物也春秋辭術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公羊疏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黜黜爲冥冥無知之民敎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荀子注文名從禮也牖民於禮法之中而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大戴記四代篇故成舊俗方言委曲期會物名荀子注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夭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籀者爲之則苟鉤釽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敎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奸胥舞文殺盜賊非殺人莊子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者愼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綦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然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即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敎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與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

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惟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宣）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

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嘲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寖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敘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心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矦張禹受魯論於夏矦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著張矦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寖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矦論寖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寖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創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詁以引申其說或援據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昺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既引賴聘之圭璋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屬贋鼎則自蜀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竊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尚制義囿於見聞第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

國家

龍興一百五十二年

崇尚實學

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愼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藩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出其書屬藩敘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矦論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肄小正至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縞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禽之大者也曰俊羔曰馬曰能羆豹貉曰貒曰麋鹿獸之大者也曰鮪曰鱓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也記典章曰用暢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曰始蠶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焉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丨見而分之八訓爲別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矣此乃一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雲臺尚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翺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援墨而自入於墨矣其謂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脚之言何以異乎葢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疑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召誥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滔天以絕命是謂知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復其性復其初卽法秀時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雲臺尚書述聖經古訓以詘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汩之盡心以求其蘊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答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裁荅惶悚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葢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卽服吉服詩人之意若曰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慼而形貌欒欒然膄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慼其人必膄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三月之後而能哀慼以至形容膄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訃書門狀皆稱不肖既稱不肖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藩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苫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藩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訃有稽顙拜拜稽顙之文藩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葢謂邱瓊山創立訃書妄用泣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血二字定爲稽顙拜藩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帖則可用之於訃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拜有二一荅賓拜一荅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葢賓來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問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

之時既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芻羌
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艮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扐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啟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粱齒肥反不若衣袒褐啥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愼密以自惕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緌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隸經文卷第四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讖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蘭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學師承記八卷於

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

國朝經說條繫之爲

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鑠健飯揆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蘭將企踵以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續隸經文

顧命康王之誥辨

甘泉江藩著

天子之禮與大夫士不同禮經殘缺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顧命報告之儀文具見于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兩漢儒者深究禮經不爲異說即王肅之徒亦不敢任意倍經至宋時乃有蘇軾者不習禮儀不明古義妄謂之失禮於是俗儒訾議之說紛如聚訟焉其說有五一謂世子當在內養疾不當遠處南門之外艮庭先生曰世子葢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如鄭君注无逸云武丁時爲太子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則太子亦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未有明文爾僞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故逆之乃成其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葢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葢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趨之既接見遂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葢外朝之外門所謂臯門也安得以爲路寢門乎且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子實不在左右僞孔曲說非也先生不闢宋元以後諸人之說但駁僞孔而諸人之狂喙亦息矣一謂顧命狄設黼扆綴衣以下乃踰年即位之事此顧君炎武因蘇軾注而爲調人之說也艮庭先生駁之曰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諡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葬而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之踰年而後傳于嗣王丁卯命作册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意以陳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曾不思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也顧氏豈不信周禮爲周公作乎不然何疑乎此篇耶藩謂仍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仍几陳寶出路皆爲死者而設非謂生者也一謂若非踰年即位則康王當稱子不當稱王公羊文九年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白虎通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公矣予謂天子諸侯未即位皆稱子故顧命篇曰眇眇予末小子康王之誥曰無遺鞠子羞此稱子之明證稱子者未即位自稱子謙辭也若臣下則緣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仍稱王矣且不敢以王之謙辭直稱之也故康王之誥曰今王敬之哉至於王麻冕黼裳御王册命王再拜興王三宿王答拜等辭乃史臣于王即位之後追記之辭耳即在未即位之前亦豈敢

以王自稱之謙辭直書于册耶不特此也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者此必成王之命命太保逆康王故稱名加子字于上者明天子未卽位當稱子也康王之誥惟予一人釗報誥此爲報誥之儀文不自稱子者對庶邦侯甸男衛隱然尸天子位故變文稱予一人不稱朕者尸位之謙辭若踰年卽位則稱朕矣稱名者在喪稱名猶之夫在喪稱子也孔子作春秋書名之例葢本諸此篇是則康王實未卽位未敢當王稱後人不能悉心熟讀本文乃大肆厥詞何哉一謂禮喪三年不祭以祭爲非禮顧命曰諸侯出廟門侯艮庭先生曰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

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以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出自廟門乃不以廟門爲宗廟之門而云實出畢門何也答曰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雜記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所爲廟與此經云廟門同誼若左傳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君以爲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是衰世大國不

遵周制者不可據以爲正案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君答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安得據春秋時事以相難乎藩謂經文乙丑王崩以下無殯于廟之事所謂三茜三祭三咤卽在西堂匱前如士喪禮之奠而已何嘗祭于廟哉一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爲非禮當以喪服受顧命引曾子問孔子曰將冠子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

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又引左傳鄭子皮如晉以幣行事謂康王不當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此蘇軾之言也葢以康王成服之後易嘉服受顧命見諸侯爲失禮夫康王受天命爲天子承文武之大業受陟王之付託若不易吉服以受命見庶邦侯甸男衛以報誥是爲不敬天不尊祖矣易吉之制乃喪禮中之吉禮也考周禮冕服九章次八曰黼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康王麻冕黼裳降服諸侯之服以明居喪變吉當服次八之章也卿士邦君服蛾裳鄭君注蛾謂邑元也太保太史太宗服彤裳彤裳纁裳也九章之服皆有文蛾裳無文故但言邑禮士元

衣纁裳亦無彣故但言纁也蛾裳纁裳皆無文是周制此二服特爲顧命及踰年卽位而制也蛾裳無文可證然太保等降服士服則卿士邦君之服又降太保太史太宗一等矣且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事服袞冕矣何有于黼裳乎軾云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是不知顧命時召公尙在也召公親見武周定禮召公賢臣敢悖經國之憲章哉又引曾子問云云此乃大夫士之禮不可以上通于天子至左傳子皮如晉事爲諸侯朝聘之禮亦非天子之禮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斯言可謂通儒之論矣或謂不當引僞古文以爲證然以今之古文爲僞發端於朱子朱子豈不知之是說乃答潘時舉之問偶不記憶姑舉此以答之耳況僞書亦有所本非肊說也惟是蔡沈不承師學妄引蘇軾之注以誣康王召公則沈不獨爲朱子之罪人且爲聖門之罪人矣

公羊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言踰年卽位之禮易吉服以謁宗廟然後見羣臣事畢反服受服非顧命報誥之禮也於此可知天子卽位之禮亦下同于諸侯矣是天子三年喪中易吉服之禮有三越紼行事一也顧命報誥二也卽位先謁宗廟見羣臣三也因論顧命之制附識于此

尚書今古文辨

書有今文古文僞古文　國朝諸儒辯之詳矣惟今古文之別及今文古文二家之異與同其辯論則有未盡者予以已意斷之而爲之說焉當秦燔書濟南伏生收拾燼餘得書二十八篇漢興作大傳以教于齊魯之間生爲秦博士隸書始于秦時生以隸書書之今文者隸書也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古文者篆書也所謂古今文者乃篆隸之別經文無異同也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安國不能盡識古文奇字乃以伏生隸書經文

對讀古文而知某字爲某字是可知今古文之經文無異同矣安國上古文遭巫蠱事未及施行臧于秘府名中古文中秘所臧故曰中也伏生一傳而爲夏侯都尉及始昌勝建勝爲大夏侯學建爲小夏侯學又一傳爲歐陽和伯和伯受倪寬寬授和伯之子及高地餘政爲歐陽氏學伏生之書一再傳而分爲三家師說已有不同而經文亦復互異於是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自向校定之後今古文合而爲一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矣而近日儒生辯某句爲今文某句爲古文何所據而云然哉西京赤眉亂後秘府典籍無存杜林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所謂桼書者如蘭臺桼書之類郎中古文非古文之外別有桼書古文也第其書爲安國之本歟抑爲更生校定之本歟不可考矣古今文二家之說見於五經異義諸書者是無疑義然亦不能確鑿言之也竊謂伏生之說乃七十子之散言大義其原必出于齊之棘下生與古文家說當無異辭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是時課弟子惟用今文則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古文以今文字讀之則其說亦本棘下生與伏生不甚相遠而今文家之倪寬又受業于安國則寬之弟子門人所謂歐陽氏學者未必盡今文家說也夏侯勝傳勝從子建自師事

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說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據此則大夏侯之學謹守師承而小夏侯之學失其師法其學不但合今古文爲一且雜以諸儒之說矣今文之學惟大傳僅存千百之什一如今文之大小夏侯歐陽氏古文之膠東庸生淸河胡常諸儒之說皆亡後漢初杜伯山得桼書授衛宏徐巡於是宏作訓旨蓋豫作雜記則今所傳賈徽父子馬融鄭康成盧植之說皆本杜林豈盡出于安國乎後漢書盧植傳云少與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尚書章

句是馬鄭盧三家之說或取今文及夏侯歐陽之說或取古文及都尉朝倪寬諸儒之說為一家之學其書不傳其文散見於羣籍者又安能辯其此為古文家此為今文家乎近日儒生齗齗然辯之曰此今文家說此古文家說又何所據而云然哉若夫杜林逸書則諸儒但習句讀不為解義然安國所上之書雖不為訓詁其授都尉朝諸弟子者必述棘下生之說而著之竹帛焉意者漢時今文立于學官置博士弟子員傳習者多古文不列于學傳習者少至漢末而孔氏之書亡矣故馬融書序云絕無師說而鄭君因無師說亦不作注也至晉永嘉之亂今古文皆亡惟今鄭注所以梅賾敢上偽書若古文尚在賾亦不能作偽而南朝士大夫亦不信其說矣今古文二家之學小夏侯合古文及諸儒之說已非今文之舊至馬鄭之學又合二漢諸家之說今古雜糅烏能條分縷析耶

書書叙後

書叙百篇今所傳者偽孔本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叙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叙為孔子所著矣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此雖緯書之說然先儒亦取之且張覇偽造百兩篇篇數與百二篇同在覇時緯學不顯而覇不為百篇而為百二篇是必本先儒之說以作偽其不出於緯明矣竊謂書實百二篇名百篇者舉成數也今古文皆出棘下生伏書無叙生年老遺忘耳考漢書律厤志引三統厤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孔潁達書正義引此文策下有書字據此則畢命豐刑乃同日命作是書有豐刑一篇劉歆親見古文故引此以正厤也康成鄭君注畢命叙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叙相應非也蓋康成所有逸書內又亡畢命一篇時人以冊命霍侯事為畢命是以鄭君辯之曰與此叙不相應非也然則畢命之外有冊命霍侯一篇矣今書叙缺豐刑及冊命霍侯之文所以止有百篇爾百篇之外益以豐刑冊命霍侯二篇適符百二篇之數是書實百二篇

也

十三

原命解

尚書叙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僞孔傳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大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案今之書序乃僞孔本與史記不同殷本紀曰伊陟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子長所記之文孔安國古文說也魏晉時王肅造僞說爲尚書注以攻康成皇甫謐作帝王世記用僞說以攻子長所以僞古文叙說删去作太戊一句而以伊陟原命爲二篇以合百篇之數艮庭先生駮之曰據史記言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叙爾漢書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尚書故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云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爲說則可知無伊陟篇目矣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先生之說可謂確不可易矣又曰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

十三

然乎是說竊以爲不然馬融注見史記集解原臣名者生號也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正義云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周道也自殷以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蓋伊陟相太戊贊巫咸治王家能原禹湯之道俾天下乂安弗敢以陟爲臣而呼其名乃易陟爲原生以原爲號死以原爲諡古人名號無別名卽號也堯名也舜名也以此推之禹湯皆名矣周禮冢人詔其號註謂諡號蓋周以前尚質不曰諡曰號白虎通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是堯舜又爲諡矣卽孔疏所謂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諡是也以此推之則禹湯亦諡矣馬融以原爲臣名卽此誼也其說必本諸伏孔似未可以意說非之先生謂諡法作于周公而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諡法解無此文又僞孔傳亦以原爲臣名遂不信生以爲名死以爲諡之誼故訓原爲再矣然班固謂堯舜爲諡今逸周書無此文安知非鈌文耶或孟堅別有所據亦未可知也且書之說命畢命微子之命冏命皆以名爲篇名以再命名篇無此例也先生之學疏通知遠遠紹孔鄭固無可議此乃千慮之一失耳

用然後郊解

春秋桓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邵公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解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傳文或曰用然後郊句注文既晦疏解亦略讀者難通今為之解曰九月郊失禮也故曰用不宜用也又引或曰一說者申明前說惟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為異義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者魯之郊必先有事於泮宮郊之前一日存后稷之神於泮宮也存神者求神也如廟祭之祝祭于祊是已詩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索求也索祭者求神之祭也郊大事也求神小事也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卜郊不從乃免牲不為失禮既不郊矣則三望之祭亦可已也此譏小不譏大九月郊大悖禮矣求神亦悖禮矣故曰言用小大盡譏之又曰知郊不得譏小也傳文若曰用者不特用九月辛丑為悖禮卽辛丑前一日用求神之禮亦悖矣然後者承前一日之轉詞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夕牲告牷卽求神也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帝牛稷牛也宣三年公羊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此二牛卽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也求神之牛牛人職之求牛鄭司農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又充人展牲則告牷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者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所謂告充者告牷牲之充備肥腯故屬充人也尚書微子竊神祇之義牷牲周禮犬人疏引鄭注曰義純也牷體完具說文牷牛純色盖牷有純誼單言牷可兼純毛體完二誼言義牷則分兩解矣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盖士禮舉尾以告備郊禘之禮則用毛血以告牷矣此用求牛存神以帝稷二牛之毛血告充於郊宮爾後漢書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故徐疏云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也後漢書注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

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此鄭君所謂若今夕牲也漢時制禮皆用古制而酌定之所以鄭何二君每舉漢法以況之矣古禮告牷于郊宫漢制告牷于壇爲不同耳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或曰一說謂夕牲在郊之前一日而用字大小盡譏之經文當作用辛丑郊用在日上則大小盡譏之例明用在日下則疑于譏大不譏小矣是以疏云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也古儁注之難讀如此讀者烏可以躁心乘之哉

羣經宮室圖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紛賾羣言岨峿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刱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illegible]徵與鄭注相違而證之于古器之僅存者兼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葢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信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信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仲子嘗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仲子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于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羣本

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兼以詒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乾隆五十八年五月阮元拜序

邇日鹿鹿少修候鄭堂到京詢悉近既鄙懷爲慰聞有宮室圖一書已經脫稿如有副本望以見示弟終日不閑然至忙必將大戴記注成之此區區之志也辛亥六月十五日阮元頓首

偪直匆匆每日寅入申出歸家不能讀一卷書日就荒廢自顧不禁汗顏流覽大作梗概已得於古人制度之學誠有心領神會之處蓋由識超心細故也間有一二獻疑處俟再爲細書奉質十一月初四日元頓首

羣經宮室圖上

揚州焦循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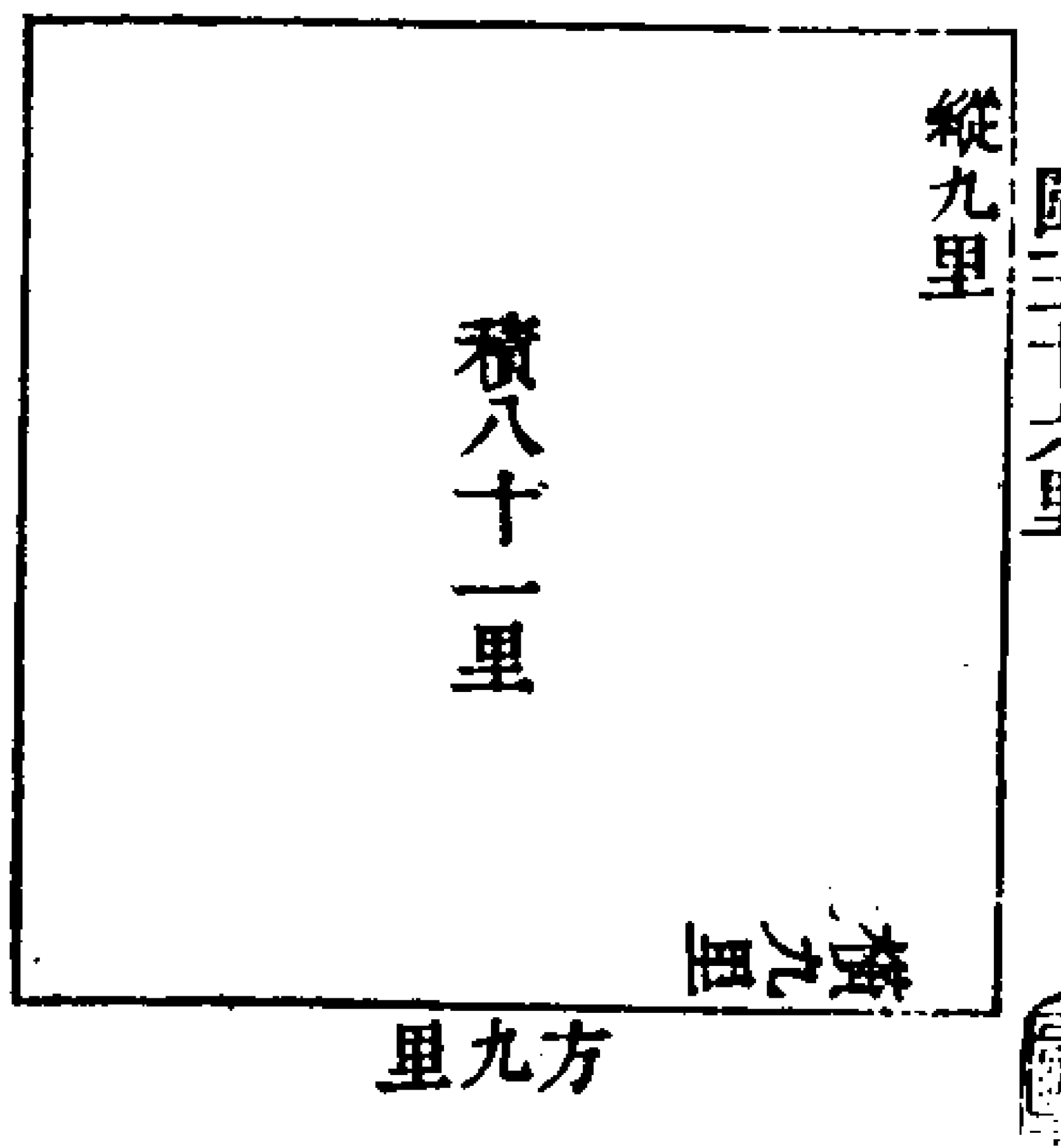
城圖一
城圖二
城圖三
城圖四 附板圖 堵圖 雉圖
城圖五
城圖六
城圖七
宮圖一
宮圖二
宮圖三
宮圖四
宮圖五
宮圖六
宮圖七
宮圖八
宮圖九
宮圖十
門圖一

門圖二
門圖三
屋圖一
屋圖二
屋圖三 附葵芭通天屋圖
屋圖四
屋圖五
屋圖六
屋圖七
屋圖八

羣經宮室圖上 目錄 二 半九書塾

屋圖九
屋圖十
屋圖十一 附堂涂逆溜夘逆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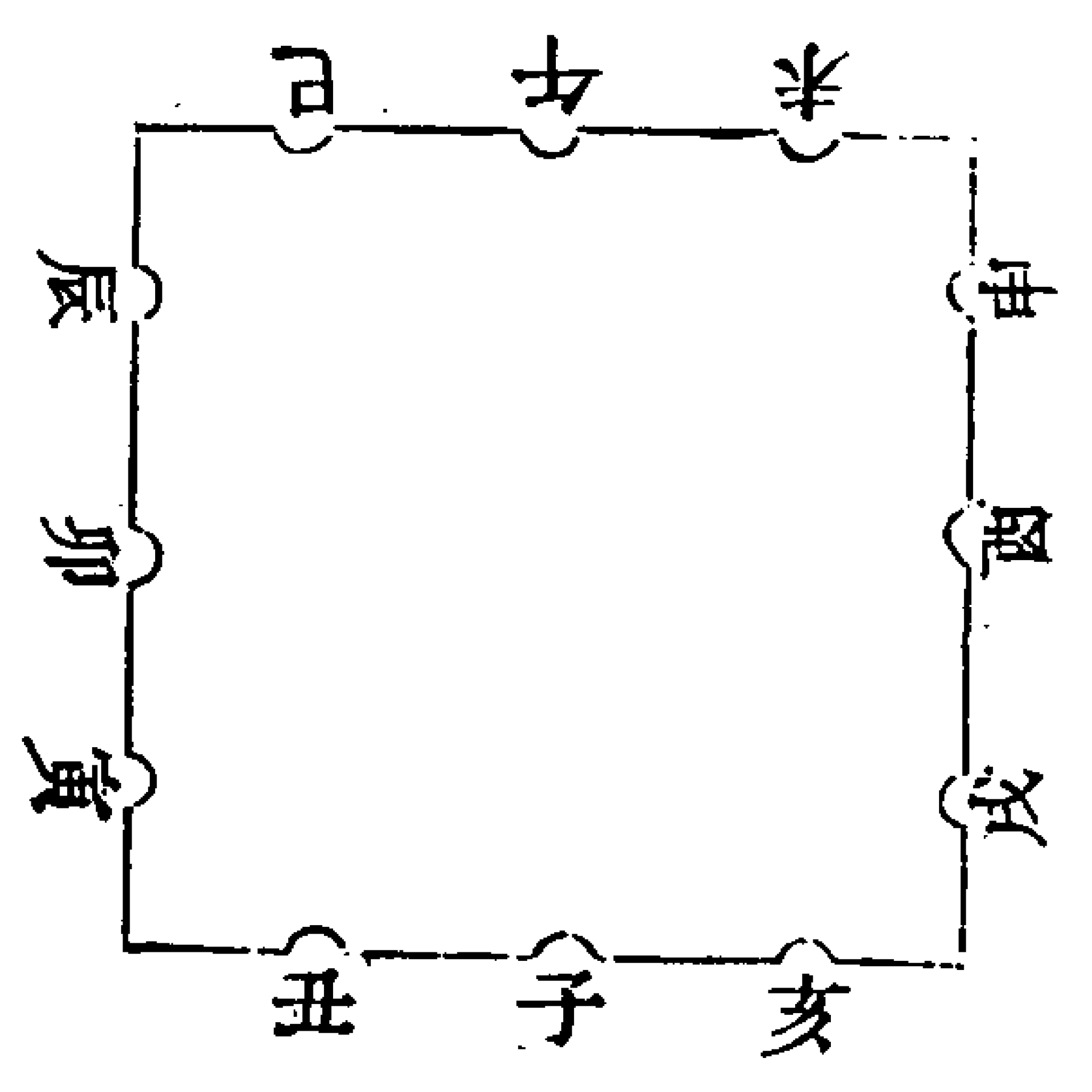
凡三十一篇附圖七



右城圖一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尙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爲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註春官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註大雅文王有聲箋竝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記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春秋左氏傳祭仲諫鄭莊公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莊鄭言鄭侯伯之城方五里也中五之一方一里小九之一方百六十六步有奇定公十二年公羊傳註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說文章部亦云𩫏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𩫏籥謂此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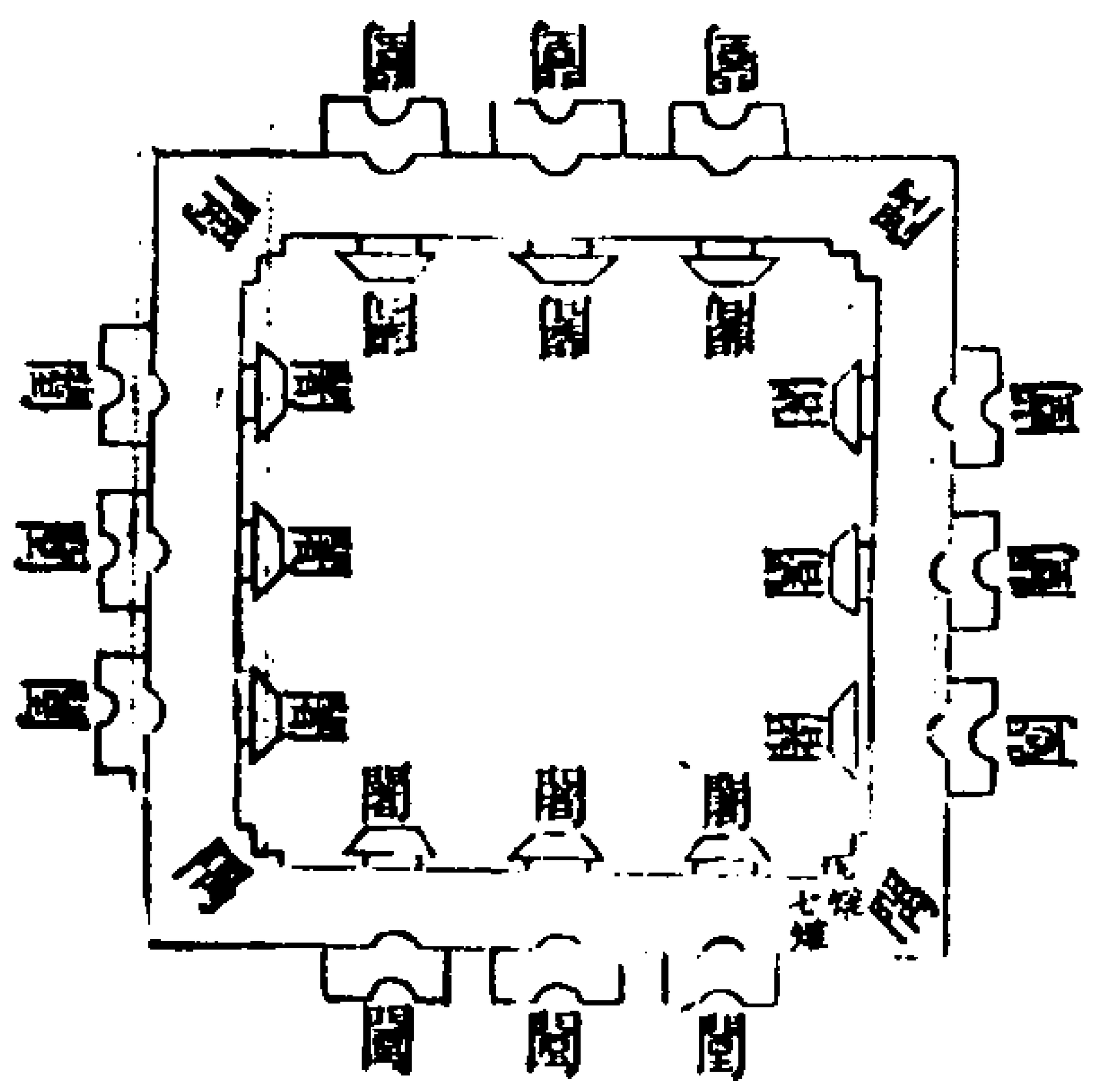
王宮之制天子周城故有臯門諸侯外朝南乘門即乘垣墉故曰闕其南方然今據顧命不用天子五門之說說見後宮圖第二則諸侯之宮亦同周城何休等說未可爲據



右城圖二

考工記云旁三門註云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云子丑寅卯十二辰爲子諸侯城門之數未聞春秌傳于魯著其六雩門莊公十年稷門莊公三十二年定公五年又謂之高門見僖公二十年傳鹿門襄公二十三年上東門定公八年爭門吏門並閔公元年公羊傳于齊著其四雍門揚門東閭並襄公十八年鹿門昭公十年于鄭著其七皇門宣公十二年公羊注以爲郭門郭門師之梁北門倉門並襄公十年舊北門襄公三十年于宋著其九曹門成公十八年鬩門襄公九年澤門襄公十七年孟子謂之垤澤之門蒙門襄公二十七年桑林門揚門盧門並昭公二十一年南門桐門襄公二十六年于衛著其又閱門昭公二十年南門東門並定公六年鬩門定公十年北門襄公二十六年于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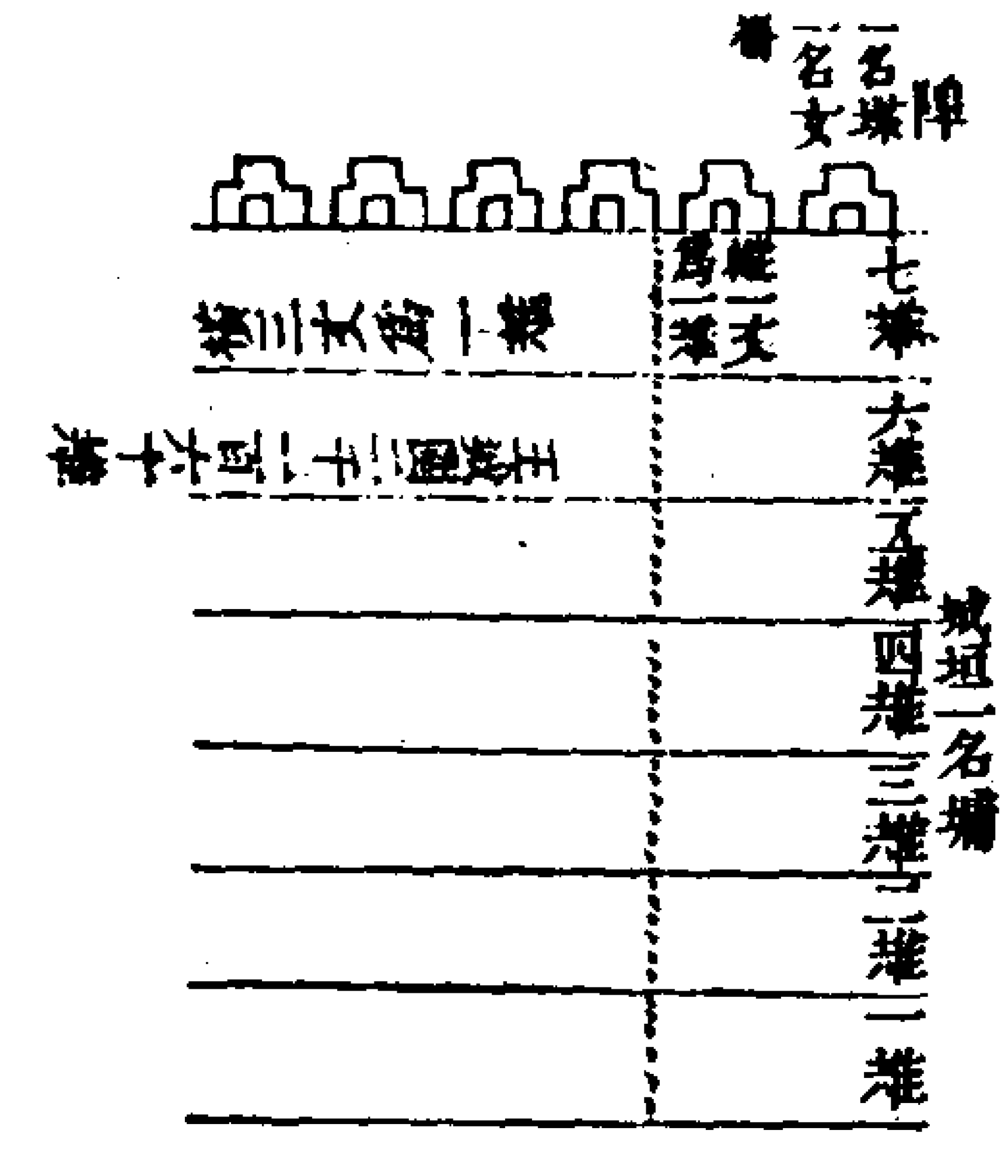
其一魚門僖公二十二年于晉著其一翼東門成公十八年于陳著其一栗門宣公十一年



右城圖三

闉毛詩傳謂之曲城鄭箋云國外曲城之中說文云城內重門言城內者曲城之內也曲城一門正城一門故曰重門闍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毛詩傳云城臺鄭氏註禮器云闍者謂之臺是門上之臺城上之臺均曰闍也城隅者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直稱隅若曰城之隅也隅即鹵南隅曰奧之隅鄭註考工記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角字下疑闕上字)[illegible]

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註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蓋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証疏者據漢時孚思以城隅爲小樓非也古今註謂孚思合板爲之則屏自可次也說者又以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註引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因謂宮隅即臺門城隅即城臺不知鄭此註因自以天子諸侯宮隅門阿同制故引一天子諸侯同制之証非以臺門釋宮隅也如以臺門釋宮隅則上文之宮隅城隅何不取禮器之臺門鄭風之闍以爲釋舍經典可據之訓而訓以漢制豈理也哉且明曰角釋隅字也擬以浮思明其高二丈于城也臺門城臺俱在正面何以言隅臺與屏之狀相異甚遠鄭註明堂位疏屏云浮思也鄭之以浮思爲屏固兼差于廣雅釋名古今註也屏不可以名臺闍不間其在角夫人而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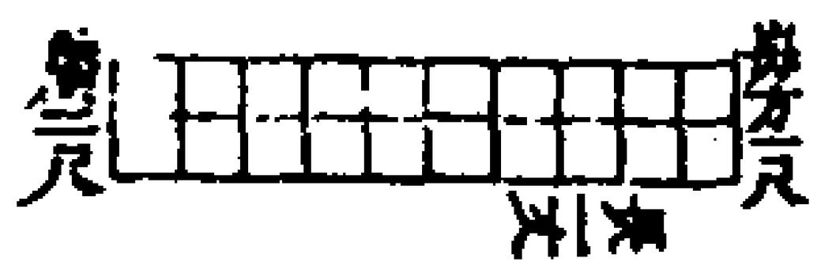


右城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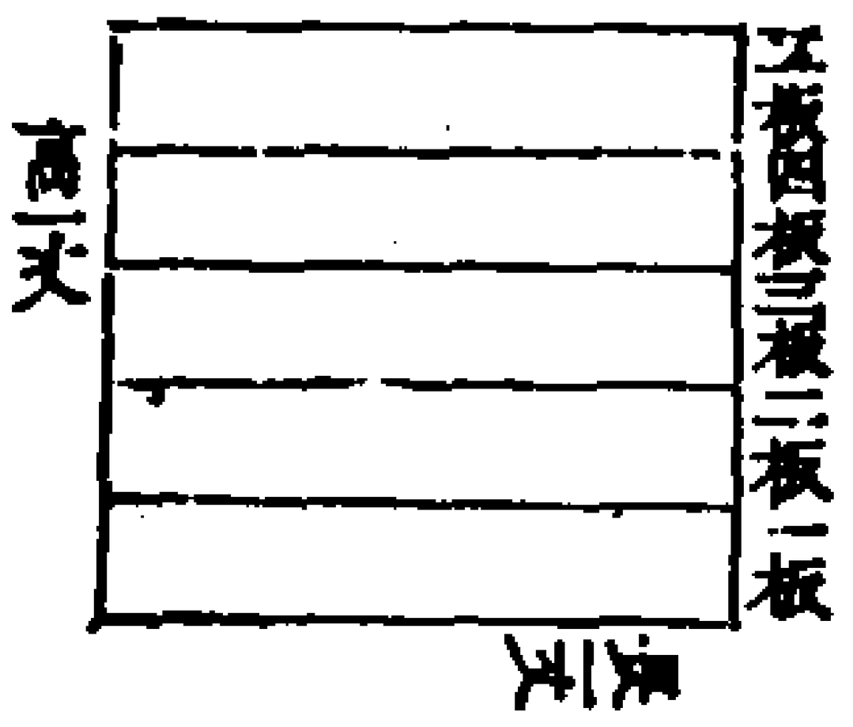
陴者左氏傳云守陴皆哭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又云堞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墉亦作庸城垣之名皇矣篇云崇墉仡仡毛傳云墉城也又崧高篇云以作爾庸王制註云小城曰附庸是也雉之說諸家不同左傳疏引異義古周禮及左氏說云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鄭氏註考工記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此定數也詩小雅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正義云五板爲堵累五板也板長一丈然則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春秋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所引乃定公十二年公羊傳其言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詩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爲三鄭云則板六尺者蓋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曰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板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板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板則五堵爲雉說板脊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何休註公羊傳云八尺爲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毛詩疏以爲取韓詩傳按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此但板長八尺爲異五板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於王城非公羊傳義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其說近古鄭所取也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鄭伯之

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據此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毎里爲雉六十爲步三百爲丈一百八十七若何休以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公侯之制又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如是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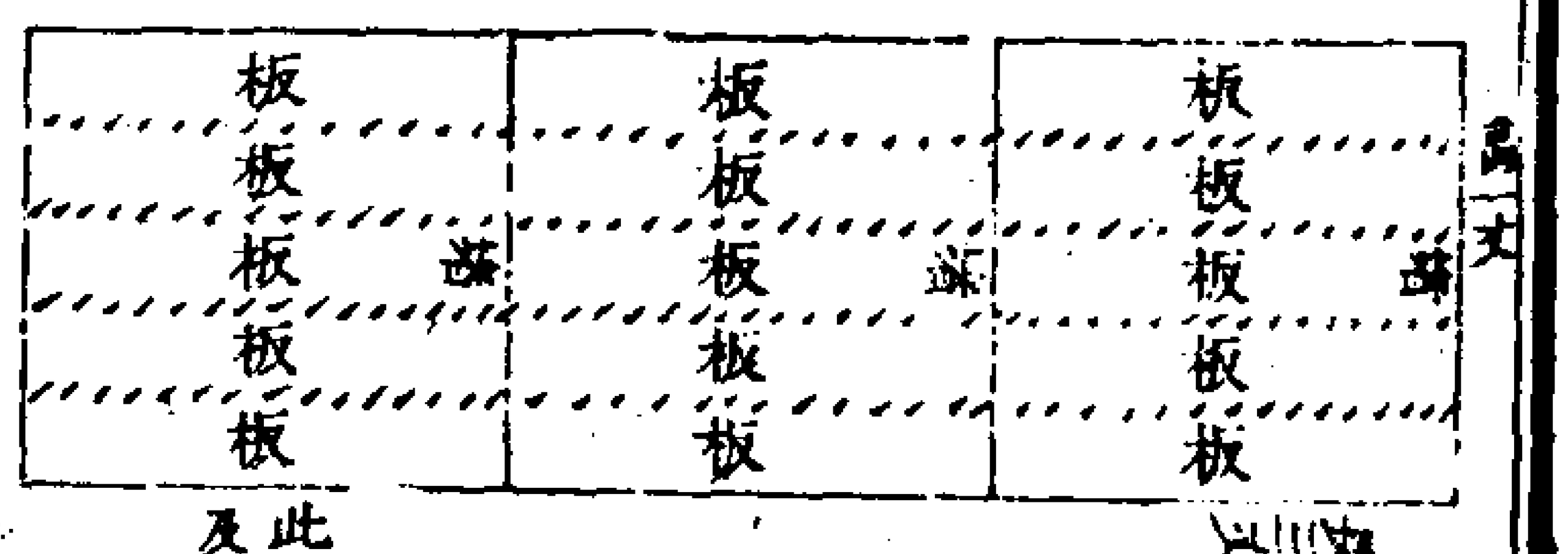
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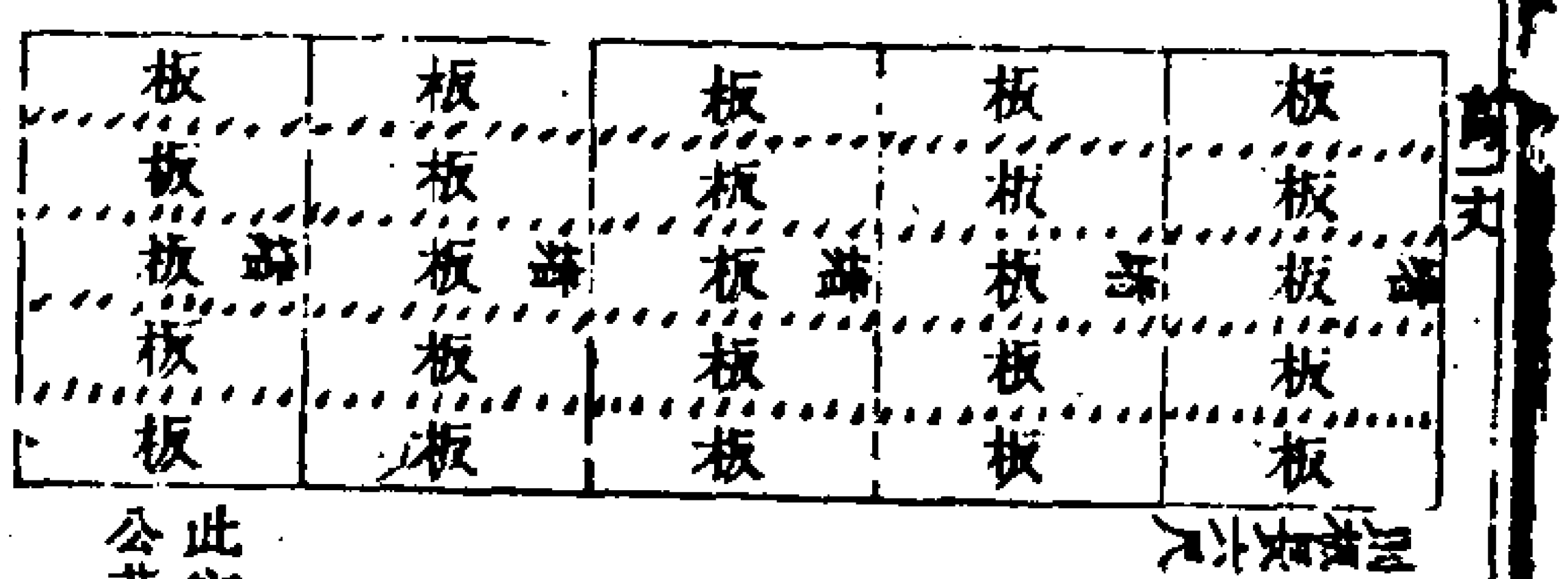
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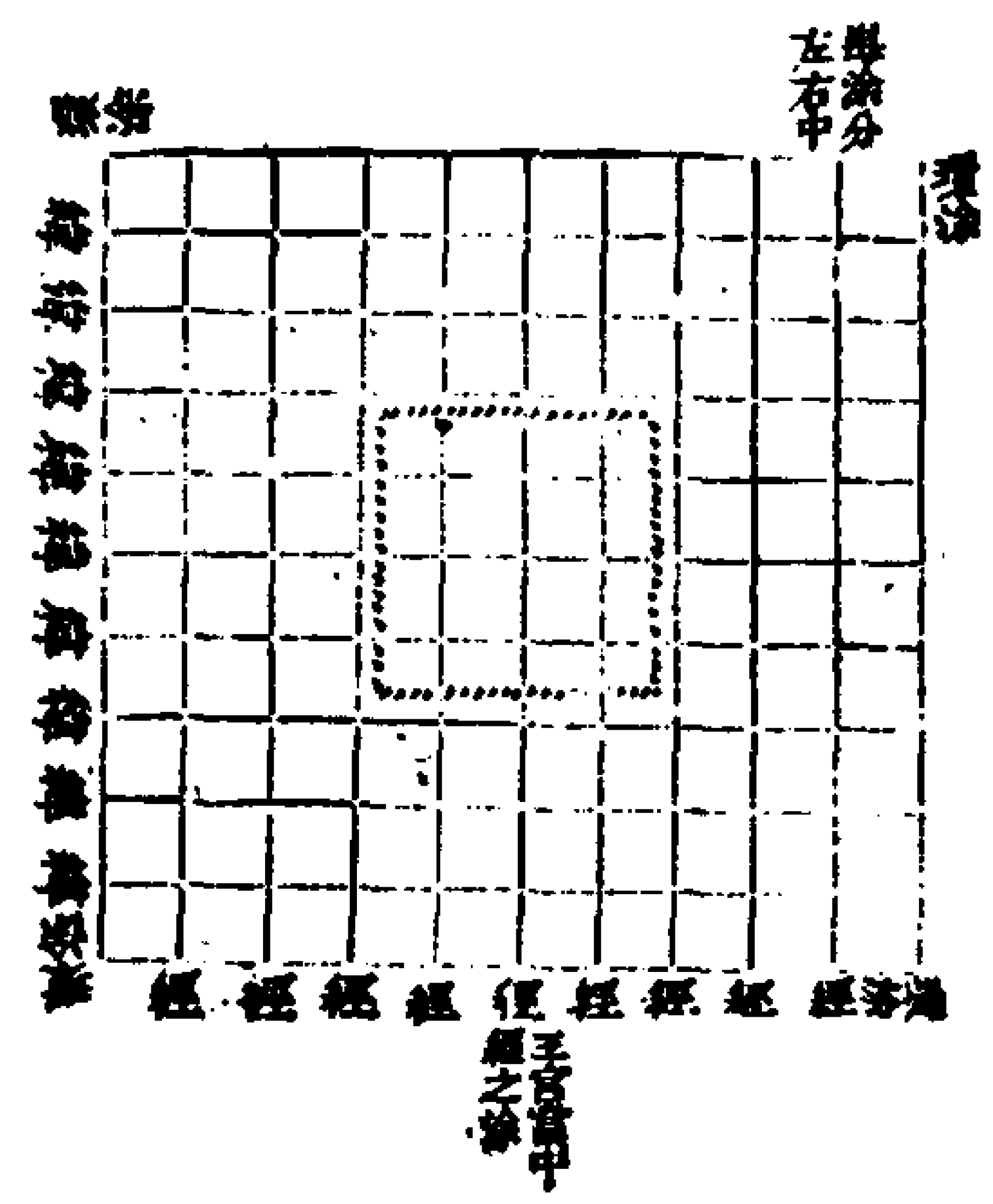
雉圖



此古周禮及左氏說



此鄭氏引公羊傳義



右城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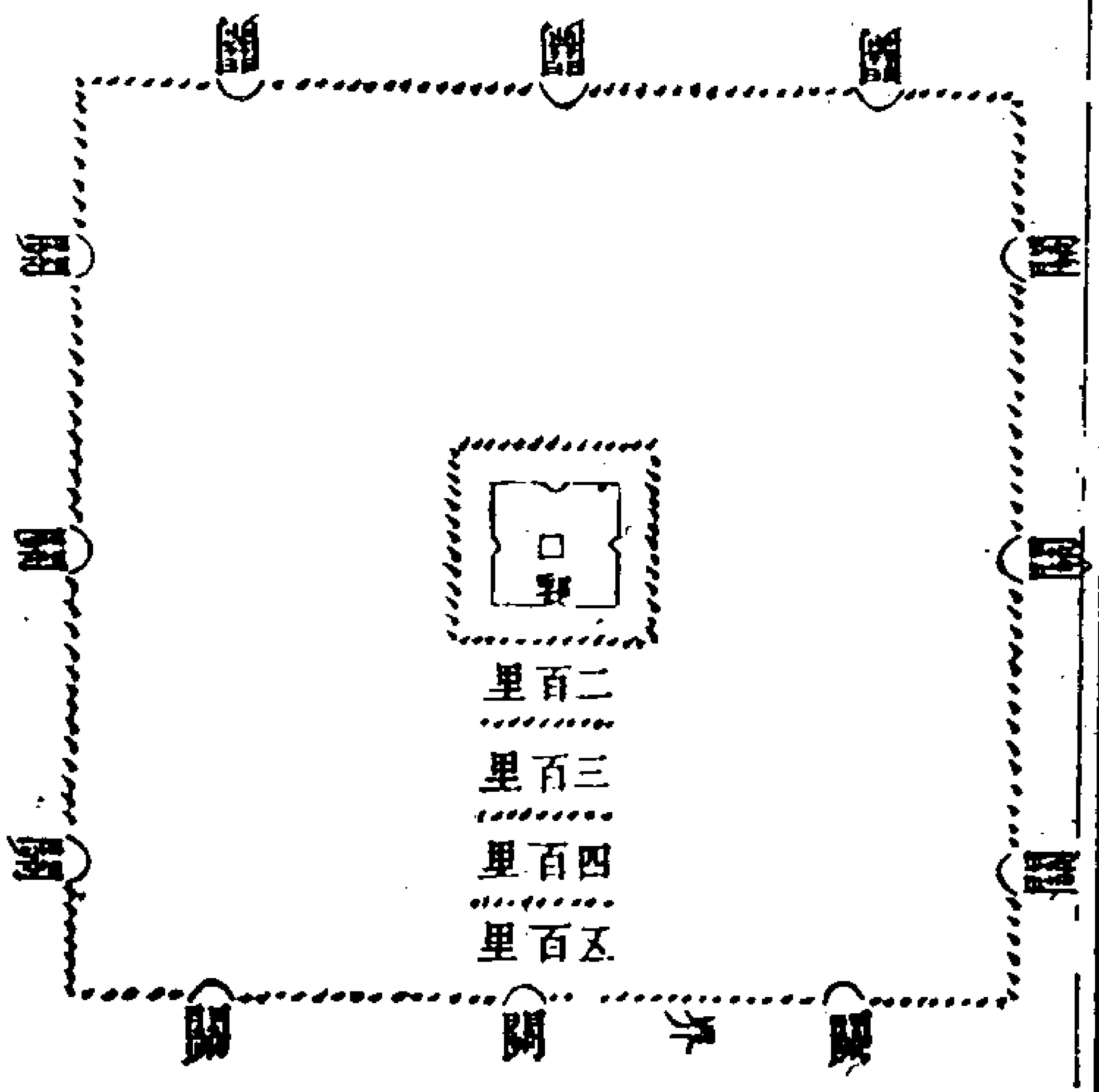
考工記云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註云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記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註云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徑百步積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

二千八百四十四步（城方一里言）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口口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口四尺（環涂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尺減五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五尺得此數）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二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疏云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此所引禮記王制文彼註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為三疏以此三涂即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

二十七軌為步三十有六其度為大廣或云涂分為三處則三涂即是三道不得為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是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為通稱鄭氏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為三涂一之為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為三如每門之三涂也（不可云一道三道一涂三涂故云一道三涂此為文之法）知涂與道為通稱者地官遂人職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註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是涂爲容一軌之名夏官司險職云設國中五溝五涂註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是則徑畛道路皆通爲涂矣考工記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記又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註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在川上者爲路廣三軌者亦爲路今皆曰涂則路亦通稱涂也爾雅釋宮云堂涂謂之陳路旅涂也鄭註云涂卽道也論語遇諸涂集解引孔曰涂道也於道路與相逢孟子涂有餓莩趙註云涂道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漢書禮樂志云大朱涂廣師古註云涂道路也或作塗途並非此皆

涂道通稱之證豈有合三涂而爲道之理哉左傳隱十一年及逵市宣十二年至於逵路杜氏竝以九軌釋逵疏稱李巡亦如此訓乃逵爲九逵之名謂九軌非也左氏云逵路公羊云路衢當亦道路通稱不必泥於九逵矣



右城圖六

城之外有郭有關關者周禮地官司關每關下士二人註云關界上之門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按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也郭之狀先儒所未詳以今考之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故春秋僖二年城楚邱十二年城衛楚邱之郛哀十七年晉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皆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郛郭也是郛卽郭也其所在亦可指矣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郛公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已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爲國也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邑不言潰此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何休註云國曰潰邑曰叛昭公居之故言國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亦國稱郛之證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註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註云國中城郭中也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周禮遂人掌邦之野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

國中矣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何休註云野鄙也鄭氏註大司徒引此作遷鄭焉而鄙留是野即鄙孟子言野猶管子言鄙言國中猶管子言國以郊內言也按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猶之郊以外統名爲野如遂人掌野而達於畿鄭氏注謂此野爲甸稍縣都而遺人掌郊里之委積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則野止六遂之名又質人野三旬都三月又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若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尙書棐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竟故東郊之門不開孟子臣

聞郊關之內趙岐註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四郊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國又稱郛則郊門即𩫏門也鄭氏註月令九門云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言郊門而不言𩫏門則鄭固以郊門爲𩫏門但謂郊門有二矣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云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杜預註云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外𩫏門也此蓋以近郊門爲𩫏門也竊謂郊之名分遠近而郛處其中謂之郊門郛非另有門也管子八觀篇

云大城不可以不完𩫏周不可以外通蓋𩫏周必依山川爲之使其不可踰越別兼遠郊門也然則入桔柣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𩫏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突載其尸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柣至此不聞經純門襄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柣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則南里在桔柣外也襄二十六年傳云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

氾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襄元年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二十年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則至城下不由純門並不由桔柣之門矣蓋純門桔柣之門皆鄭南郭門於楚爲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柣之門子元欲蠱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旆入桔柣之門衆車入純門並入二門以示師衆傳文甚明杜預自不審也鄭之郭依水而城故涉樂氏則至城下郭非四面皆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鄭城在洧之東洧出陽城

山其西之郭蓋依洧水爲之也其餘郭之見於經文者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門）襄十八年晉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昭二十年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衛郭門）齊氏殺公孟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及公宮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哀六年陽生駕見南郭且于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戒之遂行十四年司馬牛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七年伐邾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鍾聲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凡此言郭言郭門是明兼所爲遠郊之門也郊門爲郭郭外爲鄙故春秋之例其曰侵某鄙伐某鄙者皆未入郭也入郭則曰入某郭入城則直曰入不問有入遠郊門之例也且王畿列國既以郊爲郭矣而卿大夫采地亦有郭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公卿大夫之邑王子弟所食邑皆在郊外野鄙之中其邑亦各爲郊鄙襄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晉戍茅氏是大夫采地有鄙也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於是城成郭昭二十五年楚子使熊

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郭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郭四年城西郭七年晉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此皆野鄙中采邑之郭也郊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者周書作雒解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千六百二十丈方九里也（每里一百八十丈）甸六百里國西土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但周合豫雍二州東西長南北短在豫者方六百里在雍者方八百里也（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郭方七十二里者

若依司馬法之說百里爲郊則郊方二百里此七十二里者未及其半按服虔云近郊三十里則遠郊六十里方百二十里矣茲既畫爲六百里則以六百里計之遠郊三十六里方七十二里也古文尚書傳云封近郊三十里與服合蓋有所本或誤爲淺言非也班固白虎通杜子春周禮注皆以司馬法爲據鄭氏所不易者蓋其說通也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爾疋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自郊至野其中有牧尚書牧誓云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說文作坶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蓋郊百里以三十里爲近郊三十里爲遠郊此方百二十里周以郟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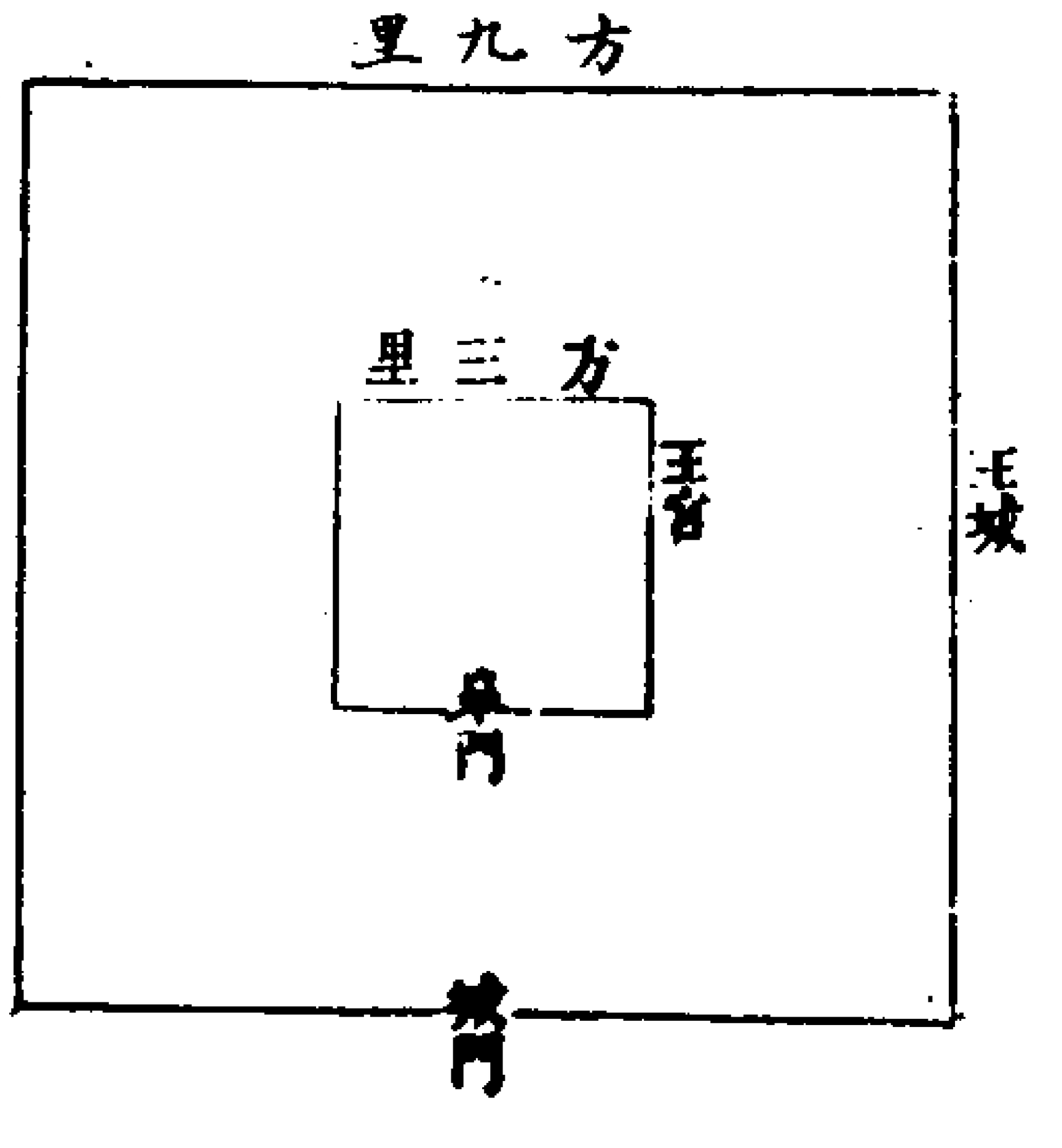
外四十里爲牧田所謂牧也小雅出車篇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次章云我出我車于彼郊矣郊與牧並言則牧别於郊牧之外乃爲野也但分於郊謂之牧統於遠郊亦謂之郊故司馬法云百里爲郊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是牧統於郊也謂五十里爲近郊者推之者之未審也鄭氏依其說者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太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

案今河南洛陽相太則然循謂此以洛陽太王城五十里推之地道記云太維城四十里古度短今度長當有五十故謂近郊五十里乃以王畿考之在外方太華之間相太近千里王城在河南洛北澗東瀍西其界上之關可考者西太桃林之塞約五百餘里文十三年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潼關也自秦適周所由之路西南至武關約七百餘里在商縣哀三年楚子云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即此西北至函谷約三百餘里東至虎牢約二百餘里此東西爲長若轘轅之在南止五六十里襄二十一年欒盈奔楚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元和郡縣志載某氏註云緱氏縣東南有轘轅關道路險隘顧氏棟高云在今鞏縣西南七十里闕塞止五十里昭二十六年晉使女寬守闕塞服虔云南山伊闕是也土地名云在洛陽西南又十里三塗山約二百里史記所謂南望三塗山名也蓋周城南境之界也其北則

大河相太不足三十里若依毋百里制之南地既不足而北必踰河溫絺之邑皆在郊內其後以河內予晉不將割郊內之地予之邪周書於郛方七十二里之下明云南因洛北繫郟孔晁於此下註云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是固以郟洛爲郛所依也自郟至洛約三十里元和郡縣志云洛水在洛陽縣南三里顧氏棟高云郟山在洛陽縣北十里約城方九里爲二十二里是也蓋郛之形亦東西長南北狹地之西長於東則郛亦必西長於東短長相覆爲七十二里故成周在東郊之內其地有五十里并南北亦如是也鄭氏載師註亦云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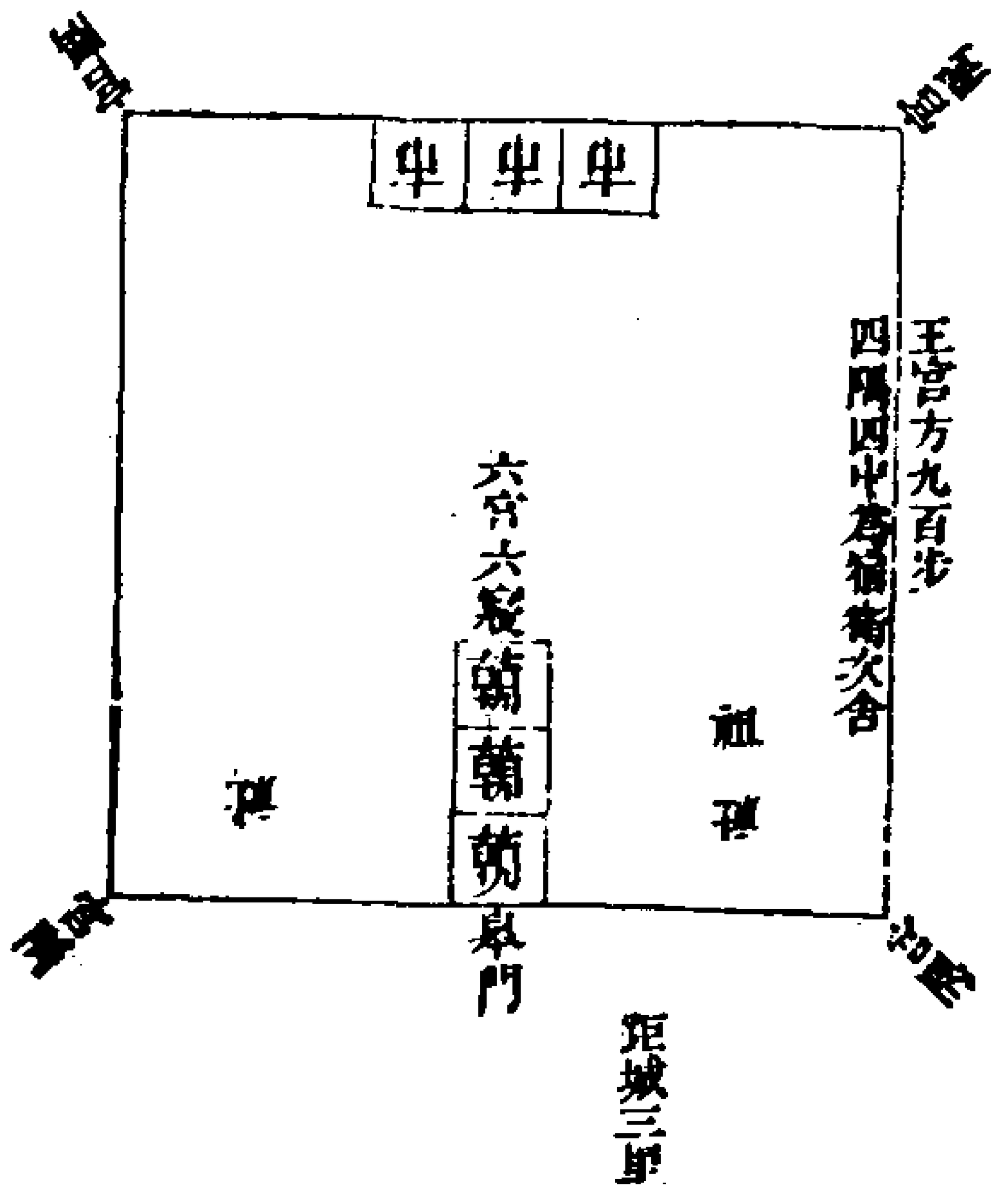
襄十四年蘧伯玉從近關出（二十六年蘧伯從近關出又大叔文子從近關出）註云欲
速出竟疏云衞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王風譜
疏云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
其實地形不可如圖皆違論也故曰依山川爲之非
如城四面爲垣也惟關亦然非必依界之所在而爲
之如伊闕兩山之間爲地險隘故設關謂之闕塞（塞隔也）
（闕塞昭樂府註云雒陽四關東成皋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而塞外尚有前城闕外諸邑（昭二十二
年王敗績於前城服虔云郎泉戎地在伊闕南定六年鄭伐闕外杜預註云闕外周邑蓋即伊闕外之邑也）成二年傳戰於
鞌三周華不注齊侯入齊關于七年高弱叛盧慶克
圍之國佐殺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盧爲齊

邑在華不注西是齊之關外尚有盧穀等邑昭元年
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此齊魯分界之關關
外即齊若襄十七年齊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
於防師自陽關迎臧孫至於旅松則桃與防皆在陽
關之外也哀十四年傳豐邱人執子我殺諸𩫏關𩫏
關猶言郊關即郊門也



右城圖七
鄭氏典命註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賈氏
疏推得天子之宮千二百步今據匠人方九里擬爲
宮方三里（即九百步）三里者九分方九里之一也皐門者大
雅迺立皐門皐門有伉傳云王之𩫏門曰皐門美大
王作𩫏門以致皐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正
義合而通之云𩫏門宮之外𩫏之門以應門不言宮
明與𩫏門皆爲宮門也以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言
之爲宮外門無疑謂宮爲𩫏者蓋宮門在雉門外如
𩫏門在城門外故箋明之非傳指城外之𩫏而箋易

之也正義又引襄十七年宋人稱皋門之晳謂諸侯自有皋門今杜預左傳作澤門註云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釋文斥澤門作皋門爲誤循謂皋澤古音義通毛詩傳訓九皋爲澤水經註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皋亭又史記天官書黃澤卽黃澤是也左傳皋門作澤門亦猶是但宋之澤門卽孟子所云垤澤之門杜氏所云東城南門（商邱縣志云東南門曰垤澤門卽孟子魯君所呼門也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傳與天子宮外門名同非可證諸侯亦有皋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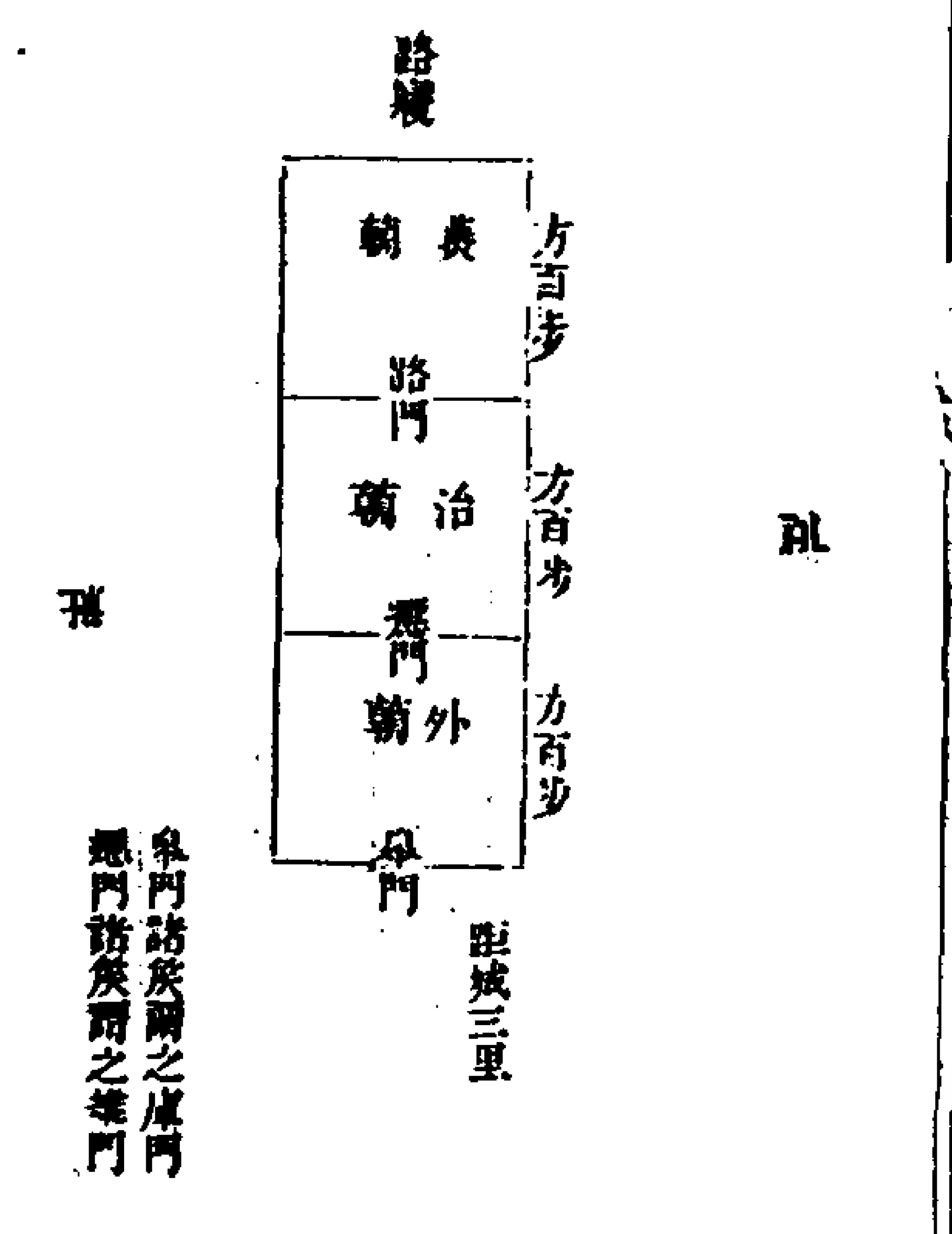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一

考工記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註云王宮所居也王宮當中經之涂祖社朝市統云王宮所居則皆在宮中也記又云市朝一夫註云方各百步考聘禮註擯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自皋門至應門（天子亦三門）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賓射在路門之外（詳見射人疏）燕射在大寢之廷于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又步田曽云六尺爲步廷深三倍聘禮註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設碑近如堂深上昬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當得百口又步亦合也匠人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註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又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註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謂宿衛所在舍休沐之處又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內宰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又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宮伯所掌宿衛王宮此衛后宮詳見賈疏又校人職云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則廄在宮中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左氏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囿故往見是囿在宮中也月令正義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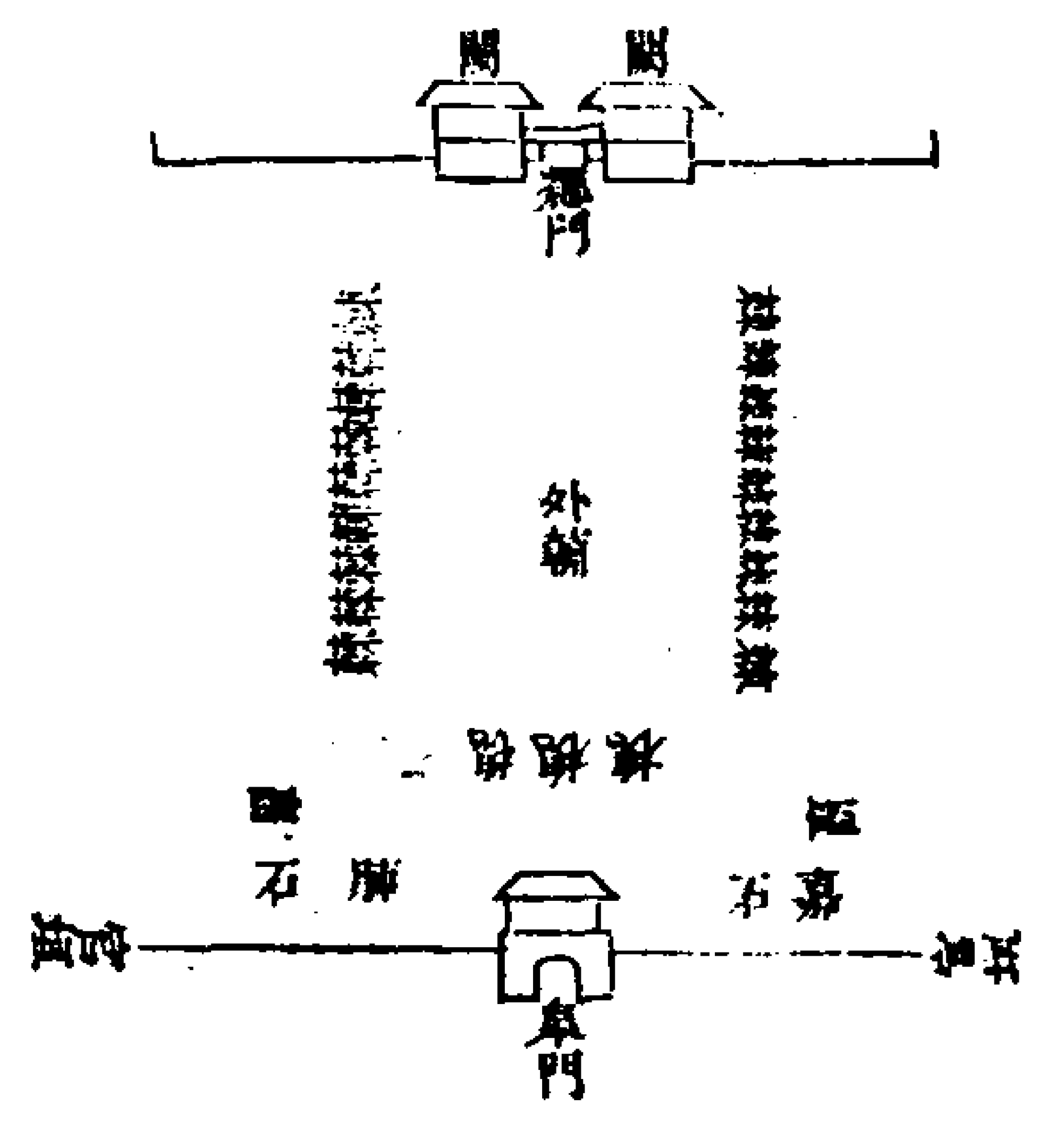
註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賈氏于體國經野疏亦云三朝三市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註云次司次也敘介次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是則市在宮中而司市賈師等次舍在市中也凡此宮中所可指者



右宮圖二

先儒謂天子五門戴氏震謂三門是也顧命康王出路門立應門內諸侯入應門則應門內路門外有覲兼疑應(當作路)門內為燕朝此應門外(當作內)為治朝而皋門內應門外為外朝亦兼疑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中門天子應門諸侯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名曰正門者以皋門之內外朝之左右有宿衛之次舍通達之壼涂官府之宮室可通民庶出入而應門之內廟社所在至此方為正門以夾于皋路之中謂之中以自此之內為人君所居謂之正故閽人守之禁之也皋門得通出入應門不得通出入兩闕在應門之外外朝之北縣政令于此平訟獄于此正門之內豈容百姓至哉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皋門是天子兼庫雉諸侯兼皋應也惟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說者據此為王有庫門之證按註云庫或作廄當鄭時字已譌誤為庫為廄已不可辨況禮文多雜不如顧命之可證也又月令九門磔禳鄭氏以路應雉庫皋合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為九按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此準之止于郊則于章門關門不磔禳矣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

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又餒獸之藥毋出國門高誘註云一作九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一行王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餒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考季冬大難旁磔蓋季春止磔三方至此四方之門皆磔也若合通國之門則城門關門已有二十四不可云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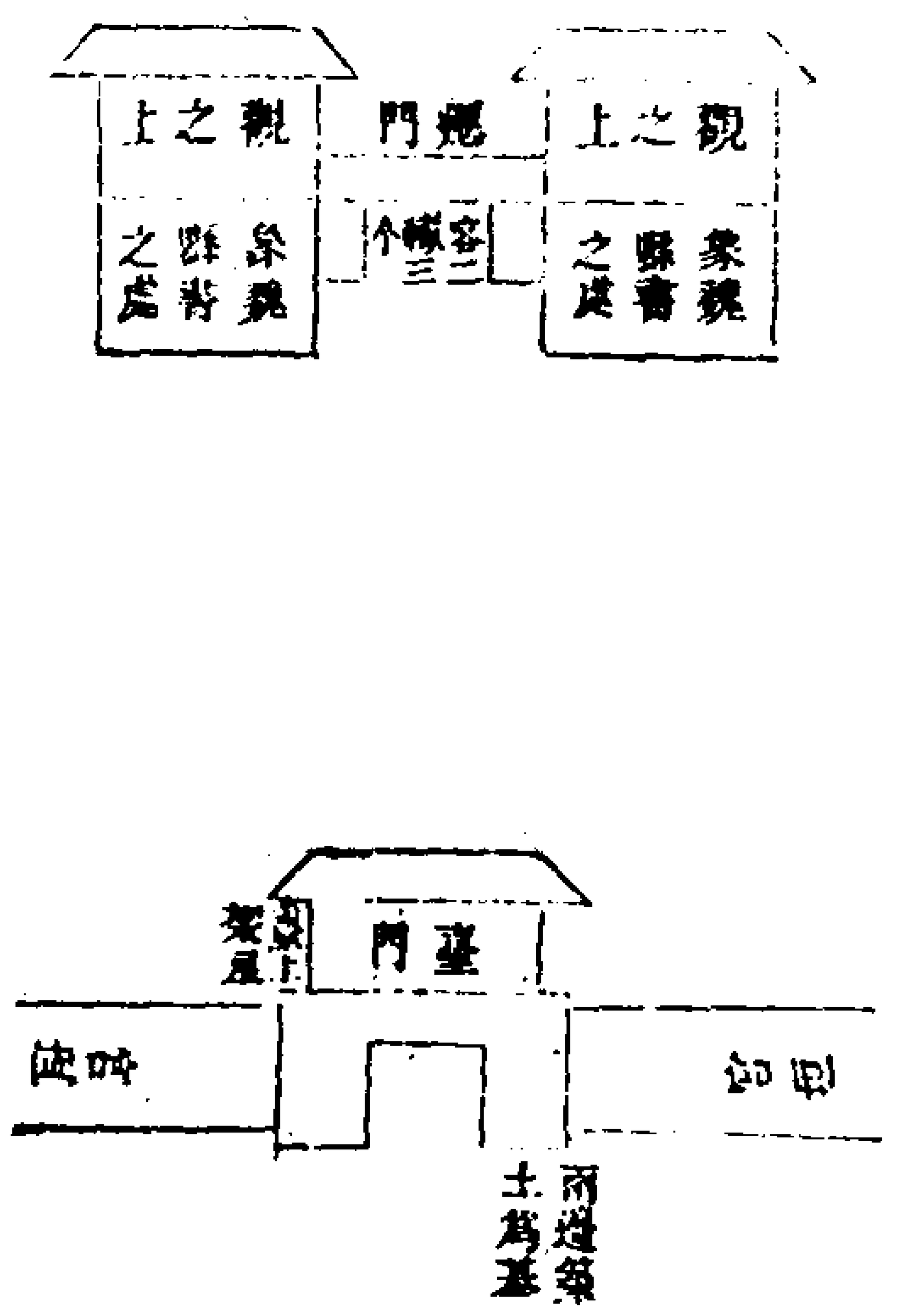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三

皋門內應門外爲外朝諸侯則庫門內雉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入庫門（天子皋門）至外朝也擯者出請事是時君在雉門內故擯者出傳命出者出雉門也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旣傳命公乃出雉門迎賓于外朝也賓入門左賓入雉門也公揖入公入雉門也毋門總言入廟諸門也及廟門公揖入公入廟門也賓立接扇塾賓立廟門外也擯者出請命出廟門也納賓賓入門賓入廟門也入雉門則賓先入廟門則賓後也以賓在大門內故迎于大門之內使在門外

而迎于門內豈禮也哉聘禮又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秋官司儀職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避二文互同中門外卽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始之請命在未迎之先則公在雉門內此旣送之後則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門也若謂外朝在大門外則此庫門內雉門外不知更爲何地而問君問大夫勞賓勞介皆于此行之而始之承擯紹擯竟閒立門外先王之禮不如是之苟且疏率也惟問君問大夫勞賓仍用三擯傳之賓不顧之後已乘命可傳孔子必復命于公以見聖人之敬事若于此不行擯禮何以言復命註者因謂君命上擯送賓其說于經文無考未足信也且記云大夫訝大夫未傳命之前訝賓自館至外朝皆非上擯不顧之後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不曰上擯而曰大夫則送賓自外朝至館者旣非上擯仍訝賓之大夫也周禮掌訝之職賓客至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及歸送亦如之又云凡賓客

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以是推之則送迎皆訝兼疑也擯者傳命訝者迎送何可混哉又按皋門內即外朝宮之左右皆官府次舍則外朝嘉石肺石之北三槐之南必有道可通于左右而達于後市所謂廛也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于朝蓋縣書之地萬民可至其廛則車馬可通行者也



右宮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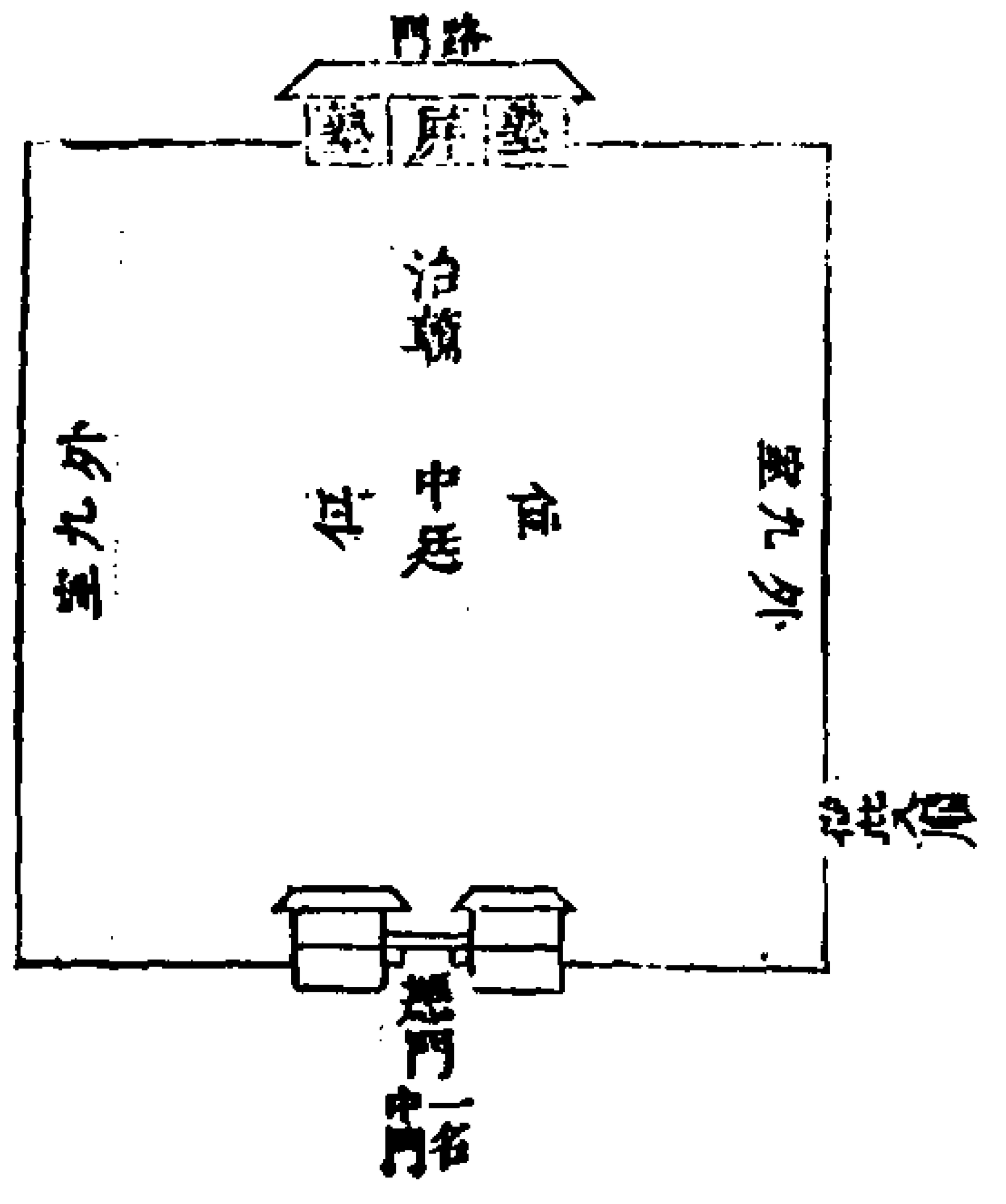
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是觀也闕也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註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即樓類可登者也舊唐書禮儀志載孔穎達云基上曰臺樓上曰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云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何休註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註云闍者謂

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乃云天子諸侯臺門者闕亦是臺上起屋但列在兩旁中央反卑如闕然故曰闕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器于以高爲貴而皋臺門詩言皋門有伉傳云伉高皃是皋門爲臺門之制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昔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皋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諸侯則三門皆臺門大夫士則門

乘臺也夫闕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故何休以一觀兩觀言之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稱之僭在于兩不在于觀也而或亦有通謂之闕者春秋穀梁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天子中門有闕謂之闕門因亦通稱于諸侯之中門鄭風子衿之詩云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蓋卽城臺稱城臺爲闕猶稱夾室爲个也毛傳謂乘城而見闕乃鄭箋兩觀將所見爲何闕或謂卽見臺門而僭名爲闕則與其曲爲所見之門臺何如直指所在之城臺正義謂城上別有高闕亦迂曲惟僭闕之名以名臺故有稱兩觀爲雙闕者其實惟兩斯名闕不必繫闕以雙也易象艮爲門闕虞氏云乾爲門艮陽在外故爲門

闕兩小山闕之象也元和郡縣志云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山名易象傳之自古闕以兩得名决矣穎容以爲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天官冢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哀公三年左傳云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蓋以積土言之曰臺其上可觀望曰觀其外縣法象高魏魏然曰象魏兩旁高中央闕曰闕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西者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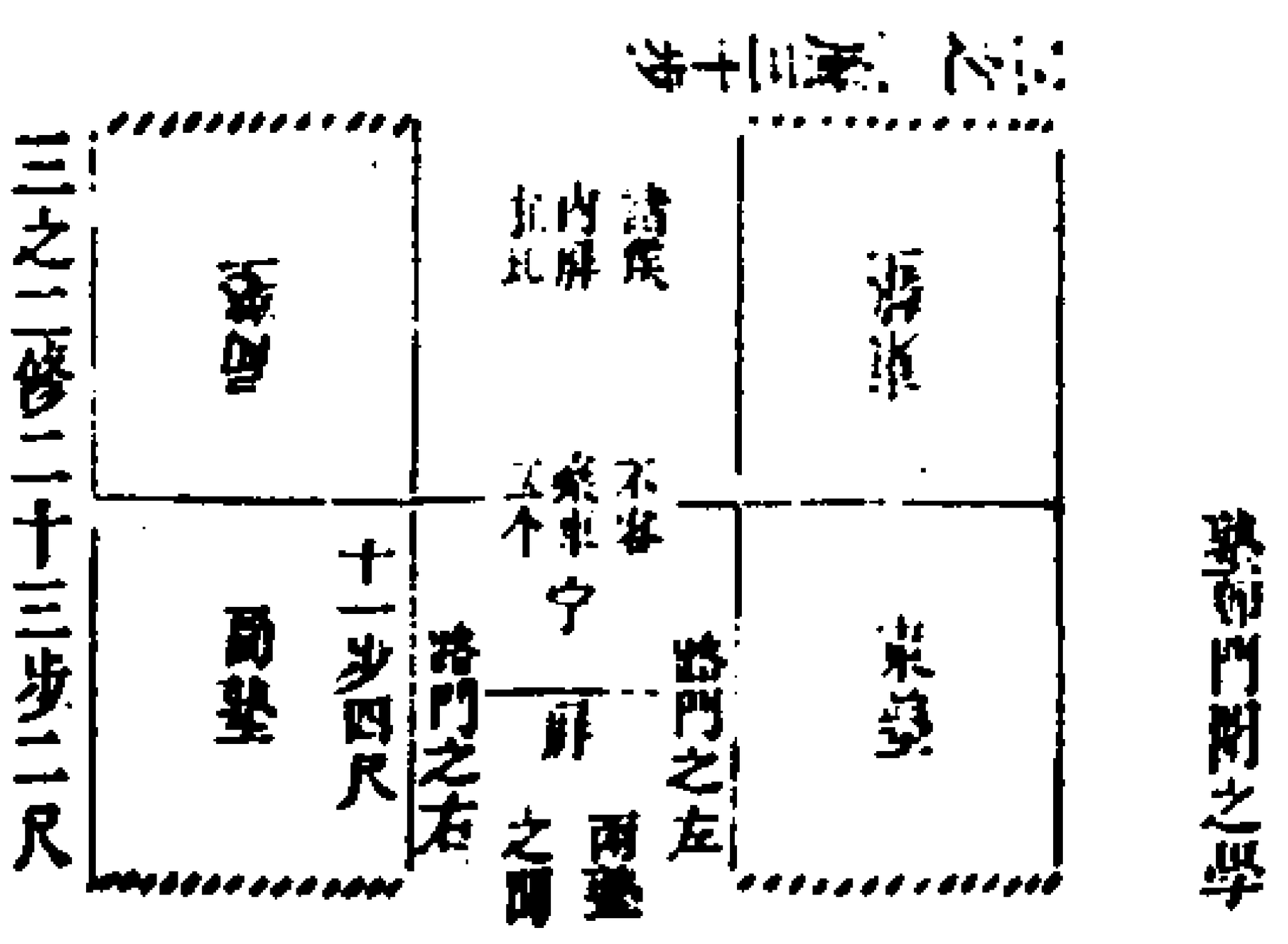
享于其上也



右宮圖五

陳氏禮書云穀梁傳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乖據此則廟在中門內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爲宁應門內之兩塾卽路門外之兩塾若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之兩塾間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乖可疑者說者謂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宁屏不知屏可設可㕘春官樂師註云登車于大寢西

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是車直至燕朝門屏門闕皆可設可㕘也治朝乖堂之說始自萬氏斯大考鄭氏註夏官太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廷注云[illegible]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廷也于燕朝言路寢之廷于治朝（治朝亦謂外朝）言路寢門之外則路寢門外卽廷是乖堂之說鄭氏明言之矣其見于經文者聘禮夕幣于朝管人布冪于寢門外秋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皆足爲乖堂證也惟論語之過位乖辨之者包氏云君之虛位邢昺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宁混位矣爾雅釋宮明辨之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廷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亦云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有之地爲羣臣立處不可混于宁也論語所過卽此由治朝燕朝而升堂皆行過此位故曰過位舍爾雅之訓而以爲虛位竊所未敢信且虛位之說包氏說也下復其位註引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經言其位則非君位也孔氏言其位卽所過位則所過非君位也據孔以駁包可矣



右宮圖六

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氏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元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乘𩍸也其制度考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疋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又注室三之一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云九步二尺十一步四尺

者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三丈七尺有奇廣二丈四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今依書大傳路寢之制言之堂脩七雉則門堂脩二十三步二尺堂廣九雉則門堂廣三十步也記于世室重屋明堂凡言堂脩皆合諸室而總計之以此爲例則所謂三之二者合兩塾及中門之數也使爲毋間三之二則得九十步治韓廣百步除太九十步餘十步爲于左右之九室旣非制度若在廟門何有九十步之廣耶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各廣十步也明堂四堂一室而記統謂之五室以此爲例則室即兩塾即

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士虞禮云七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向是稱塾爲室也若謂三之一爲視正堂而言則在世室者當脩四步四尺廣五步五尺在重屋者當脩一丈八尺有奇廣二丈四尺在明堂者當脩三步三尺廣四步三尺二中之三之一則在世室者修三步六寸有奇廣三步五尺有奇在重屋者脩一丈二尺三寸有奇廣八尺在明堂者脩二丈一尺廣二丈七尺在路寢者當脩十一步四尺廣十五步或謂即三之二中之三之一則在世室者修三步六寸有奇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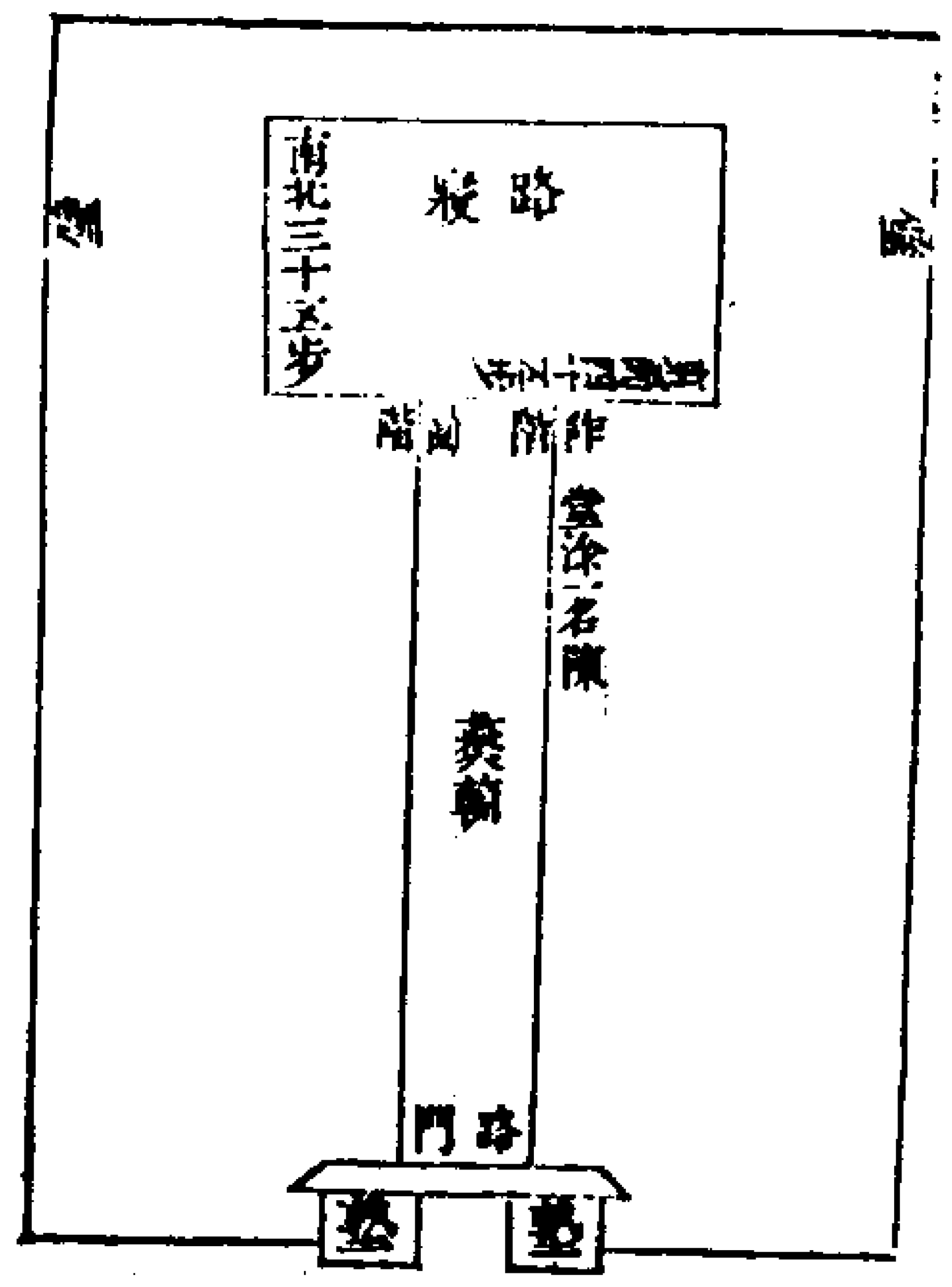
一分者其說不可易也以三十步之門堂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記又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爲狹也鄭注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循謂廟門容大扃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蓋治朝乘堂不可不有以壯觀故夾門爲堂旣夾門爲堂則中央自不得不如左右之廣旣如左右之廣則門自

不得狹矣十步得六丈此三丈三尺不足者得其半餘其半蓋左右棖外有壁𡐨側得丈四五尺也在左曰路門之左在右曰路門之右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又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此闑外兩旁也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畢門之內此闑內兩旁也亦謂之門東門西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即位于門東西面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是也此地以東西言爲兩塾之間以南

北言爲門屏之間所謂宁也因紙畜屏之所在司士之王族等旣在門右大僕等旣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大僕贊在其後兩旁也使君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蓋自闑至壁端十一步四尺得[illegible]丈屏設于其中王族大僕等立于屏外之左右君始蔽于屏內旣出視朝司士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揖于霤下故王族等在其後君立于屋內臣立于廷間非屏在廷而君亦揖于廷也亦非君立屏外王族等立于屏內也覲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

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出入皆以闑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氏註郊特牲引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使屏在廷將簾帷亦在廷乎楚語屏攝之位韋注云屏攝也論語邦君樹塞門集解引鄭云人君別內外于門樹屏蔽之明曰于門非在廷矣其六謂之塾者說文作𡎺云射臬也讀若準近世講六書者謂說文无塾字止當作孰江鄰堂云後漢書齊王縯傳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云蒼頡篇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𡎺案說文云𡎺射臬也廣疋𡎺的也𡎺音之允反然則𡎺即塾字非[illegible]之也又云埻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埻之名玉篇云埻射堋廣韻云埻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云埻射堋又云堋射埻也山海經埻于四海郭璞云埻猶隄也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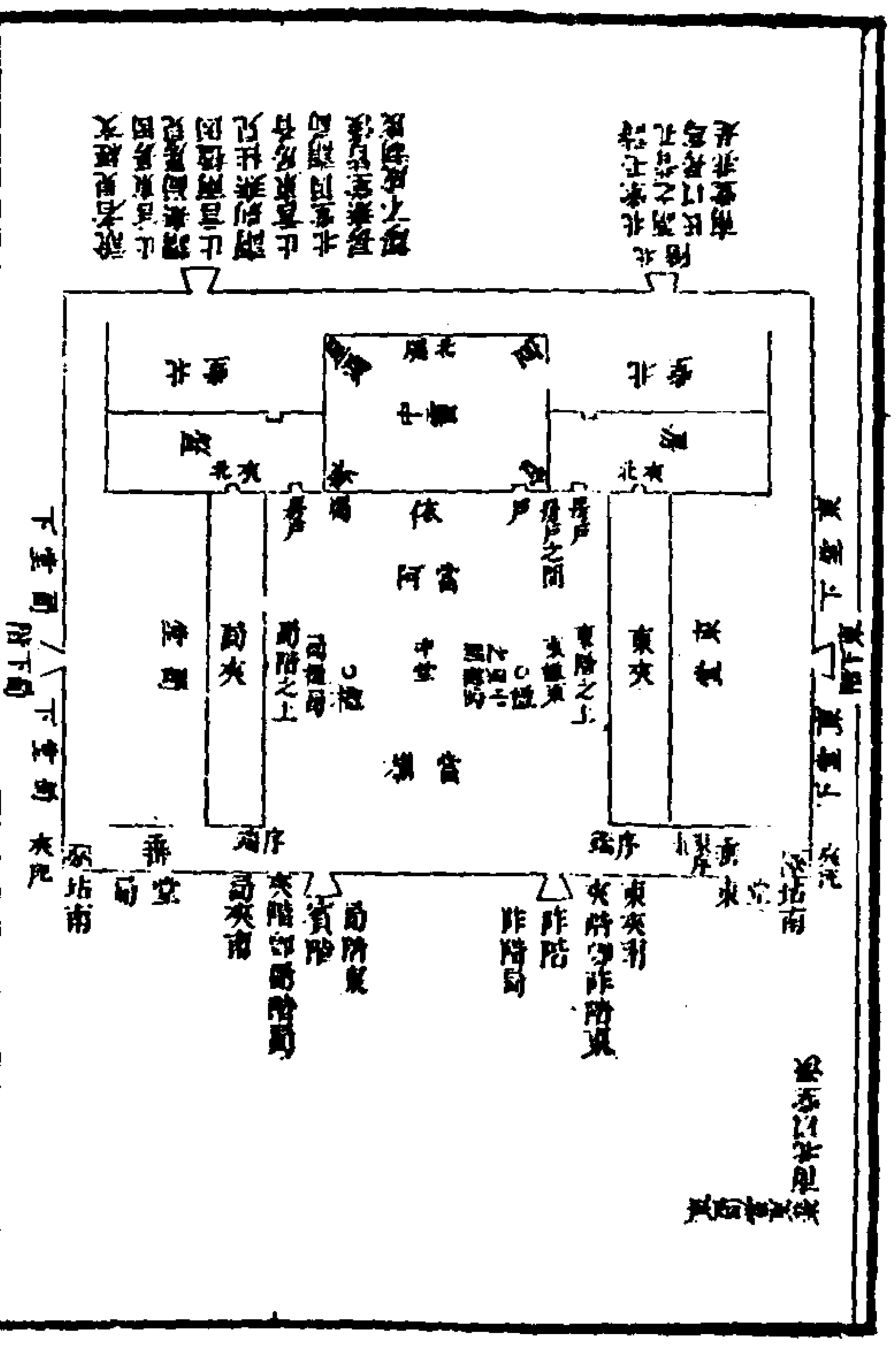
央故謂之塾緇衣之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間而告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云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于塾此塾在里門之左右與在路門廟門者同故同名為塾也



右宮圖七

凡朝皆廷也其堂為路寢其廷為燕朝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云朝于路寢之廷是也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註云內朝路寢廷是也又曰寢廷成公六年左氏傳獻子從公立于寢廷註云路寢之廷是也路寢詳見下

尚有東序西序今按前圖位置殊不分明



右宮圖八

此路寢也以顧命考之參諸儀禮燕射諸制其狀可見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堂西堂西夾南鄉諸所說者說夾在房南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西堂西夾之西皆樹以牆此本鄭氏爲說者若楊信齋儀禮圖以夾室居房之東西黃元鎮尙書通考以阼階之上爲東堂西階之上爲西堂信齋蓋據僞孔尙書僞西房在西夾之東故以西夾在西房之西也僞傳又以東堂西堂爲東西廂之前堂黃氏以廂內爲廂之前故以是爲東堂西堂也鄭郝仲輿則謂夾室在庭之兩旁與堂不屬近世學者說之云雜記釁廟禮封羊釁中屋乃降而釁夾室是夾室在兩旁必降階而後釁之今考雜記本文云雍人舉羊升屋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于屋而南面刲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雜記又云門夾室皆用雞大戴記諸侯釁廟禮文同是降乃降屋非降階也凡此皆妄臆不足辨乃反復思之于義不合東西側之有階經文甚明雜記諸侯夫人奔父母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註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

顧命一人執鉞立于側階註云側階東下階也階必當堂而設有東堂西堂乃有東側階西側階亦猶有北堂乃有北階也既夕禮設棜于西堂下南順齊于坫特牲饋食禮主婦眡饎爨于西堂下記云饎爨在西壁註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西壁爲堂下西牆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鄉飲酒記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南齊于坫設于坫以北也屋梠卽屋檐南檐之北北檐之南爲西堂下也以經文例之凡言堂下皆指正堂之下又有西階下阼階下西序下東序下皆以當階與序而得名其當西壁則曰西牆下且詳悉其地有曰室內北墉下房中西墉下未有不當其地而曰某某下者經文明有東堂西堂又明有東堂下西堂下則其下爲西堂下者其上必西堂也特牲饋食又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云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註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爨在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之器宗婦爨黍稷孰則盛于西堂之兩敦也鄭氏既以堂爲南鄉而西堂下之名兼以解說因訓曰堂之西下夫顯爲西堂之下乃曰堂之西下于經文爲不合矣且鄭氏固曰夾之前爲堂也特牲饋食禮註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依鄭說則夾南已是東堂大夫

所立安曰東堂下不得仍東夾而有夾南之稱經文于西堂下明曰南順齊于坫而南鄉之下明曰夾南則其制可考矣蓋東夾卽東堂之室東堂東鄉而室在其西西堂西鄉而室在其東室面南位東鄉夾室面東西位南鄉故顧命西夾之坐南鄉也由是推之東西堂之左右亦有牆其北則房之南墉其南當序端曲而指于東西其外爲東垂西垂堂下直夾室之牆謂之夾南自此稍中近于階目可視堂上當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謂之阼階東西階西顧命二人夾階立此地也直序端則曰當東序當西序兩階之中曰

階間偏于西曰西階之東偏于東曰阼階之西當東垂西垂之下東夾南以東西夾南以西謂之堂東堂西猶曰東于堂西于堂也（鄭氏註東夾南云取節于夾明東于堂）直坫下爲坫南折而旁則謂之東堂下西堂下矣垂之上又曰宇西階上序端之南曰序南正堂近序之處曰東序西序亦曰序內近房曰房外少東則曰房戶之東少西則曰房戶之間東房與室戶之間直房內西墉也再西謂之戶東越戶謂之戶西正中曰戶牖之間牖以西曰牖西堂基之廉爲戹一立西堂下之坫西一立東堂下之坫東謂之夾戹再折而北當北階爲北堂

下（大射儀注云宗人士樣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升階則至北堂由北堂至房出房戶則至中堂兩楹之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疑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是由北階可至于堂也特牲饋食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房與北堂明屬兩地其中蓋有隔牆以戶相通也房中直夾室北謂之夾北此地亦安有戶相通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于房中五註云達夾室正義引崔氏云天子尊遠庖廚諸侯卑庖廚安稍近謂之達者正以外達于東堂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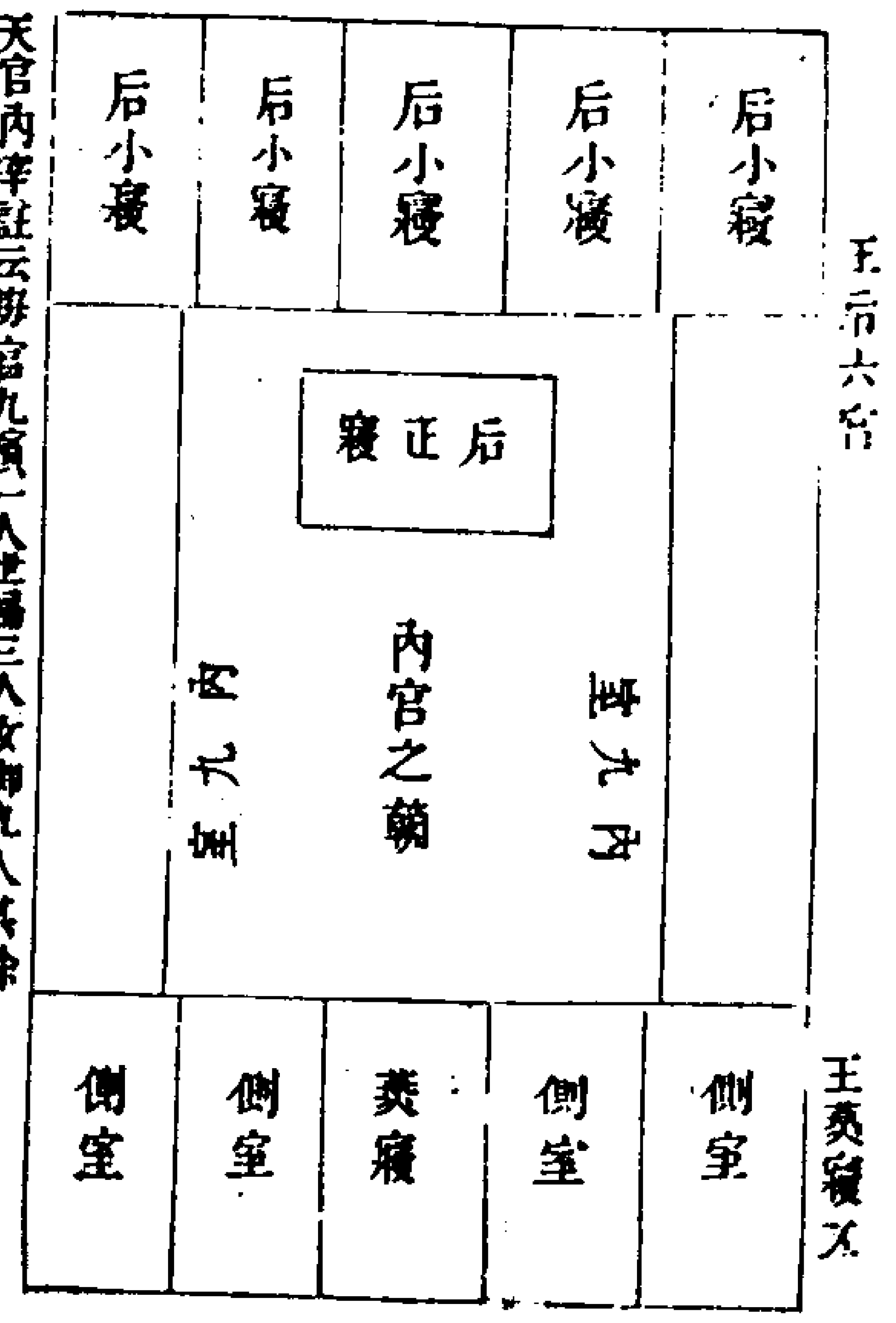
達于房由房至中堂爲近由夾室至中堂爲稍遠故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左氏昭公四年傳寘食于个而退註云个東西廂廂卽夾也凡食皆薦自房至房必由于个豎牛不欲進食者及叔孫肯故方至个卽命置于此故特牲饋食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此衆賓兄弟薦自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也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過絕耶蓋與閫古字通卽門扇也北堂有閫則北堂有戶可知所

謂九蓋者東局堂至東局夾各一東局夾至東局房各一東局房至東局北堂各一東局房至中堂各一正室至中堂一荀子九蓋之一語尤足爲此圖位置之證也知局堂下非堂局者大射之禮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皆止于局堂下及射賓降取弓矢于堂局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既射大射正以公弓授脅司于東堂見注賓降釋弓于堂局卿大夫皆卒射小臣以公之矢授矢人于東堂下見注卒正以賓之矢授矢人于局堂下局堂下爲南北直相襍可疑者儀

禮之文精詳于一字之顛倒以繪其狀既曰堂局又曰局堂下二地不同明甚曰適于局堂下授于局堂下而不言堂局曰取于堂局釋于堂局而不言局堂下其適與授皆脅司也其取與釋皆賓也蓋賓之取也脅授之者也賓之釋也脅受之者也公之弓矢射正自東堂取之直送于堂上賓之矢則卒正取于局堂下至堂局以授賓文雖不具可推而知也若鄉射之禮則賓之弓倚于局序欣弓倚于堂局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局序堂上局牆也東序東東堂之南塒外也局序敖氏集說準下文東序東以爲序下脫一局字賓主人大夫之弓既倚于

東序局序而下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局亦如之執之之地必當倚之之地于倚言局序東序于執言堂東堂局則自上言之爲東序東局序局自下言之爲堂東堂局且于執言堂東堂局矣而其下言釋弓則曰賓序局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其下言大夫釋弓矢亦曰大夫遂適序局又司射誘射適堂局注引今文作適序局其或言堂或言序者以人在堂東堂局則言堂以弓矢在序東序局則言序稱可推通地實相通非東堂下局堂下之所可混也[illegible]

階聚經于序東注云東夾前疏云鄉堂東東局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是堂下亦通稱序東坫者說文曰屏也鄭氏曰堂角蓋堂上爲角爲小屏高于堂凡如城隅宮隅之設浮思也大射取決拾于坫上則坫必卑于人以圭坫土坫例之其狀可見孔鼂以爲外向室謬矣


王后六宮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正寢
內九室
內宮之朝
側室
側室
燕寢
側室
側室
天官內宰註云婦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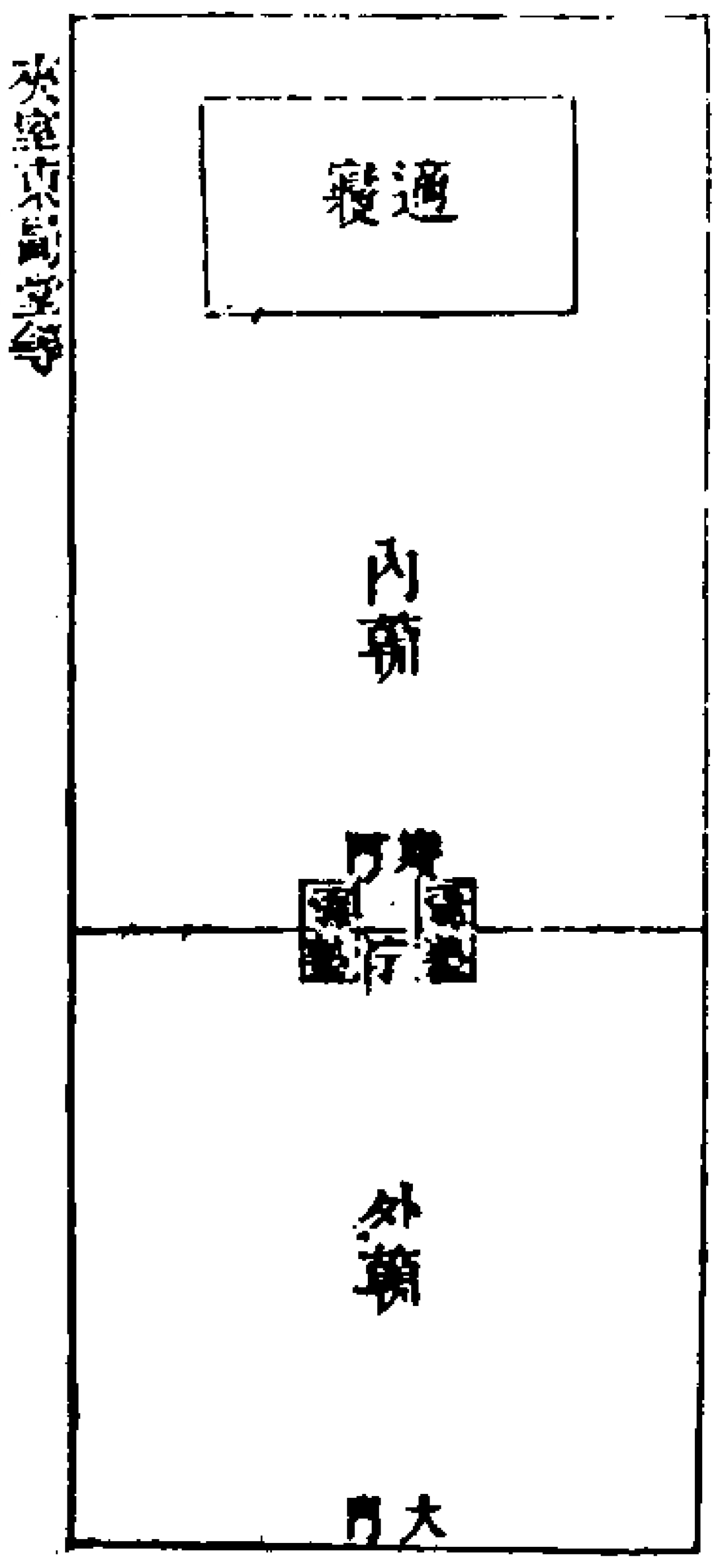
右宮圖九

路寢之內其詳不可聞今以可考者言之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註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後五肯一元謂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註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正義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又妻以子見于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註云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正義云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又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註云外寢君燕寢也正義云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又妾生子三日見于內寢註云內寢適妻寢也正義云宮室之制皆有路寢大有君燕寢大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皆有適室大有燕寢大有適妻之寢據此側室卽燕寢以其列于旁故得側名益六宮者后夫人九嬪等所分居燕寢之在中者君之所居妻妾當夕則就之其在旁一名側室者生子及月辰所居路寢者聽政之所在其后夫人治事之朝曰內宮之朝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其君燕寢之廷曰少寢之廷見[illegible]十六年左傳內宮卽內寢也少寢卽小寢也父所居又有高寢何休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是也子所居又有南宮北宮東宮西宮儀禮喪服傳所云是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日出而退而文王世子雞初鳴之朝問于寢門外士昏禮夙興俟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則是子所居之宮在寢門之外也諸侯與夫人各正寢一小寢二夫人居中宮在肯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在後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莊公十二年傳云遇大宰督于

東宮之局襄公十年傳云晨攻執政于局宮之覇是也九嬪教女御之所有九室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以外九室在治覇推之此或在內宮之覇左右也他如公慕楚而作楚宮衛君于北宮望昆吾之觀此則常制之外另建者矣爾雅釋宮云室有東局箱曰廟無東局箱有室曰寢以箱考之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公退于箱覲禮記凡侯于東箱大戴記君就東箱局而祝就局箱東而皆言箱堂上舍東局堂之外別無所謂箱者蓋統夾室及東堂謂之東箱統夾室及局堂謂之局箱實指其地則必分之曰東夾局

夾東堂局堂且辨之曰東堂下局堂下東夾南東夾北此不必實指其地故渾曰箱也無箱爲寢則此六宮又寢雖有楹有楣有房有階有室而東局無堂與夾室也（廟後寢同此）有箱爲廟則不獨宗廟可稱廟故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正義云廟門謂路寢門是路寢有東局箱而得稱廟也月令青陽大廟明堂大廟總章大廟元堂大廟是明堂有東局箱而得稱廟也詩小雅斯干篇局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乃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局若謂東房之戶在局則局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局其戶者異于

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耳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辨見第十圖）其戶亦在局非必兩房始局其戶然則何爲局南其戶也傳曰局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詩正義云周公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則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如諸侯也）其大室之局則局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局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



夾室東房西室等與第八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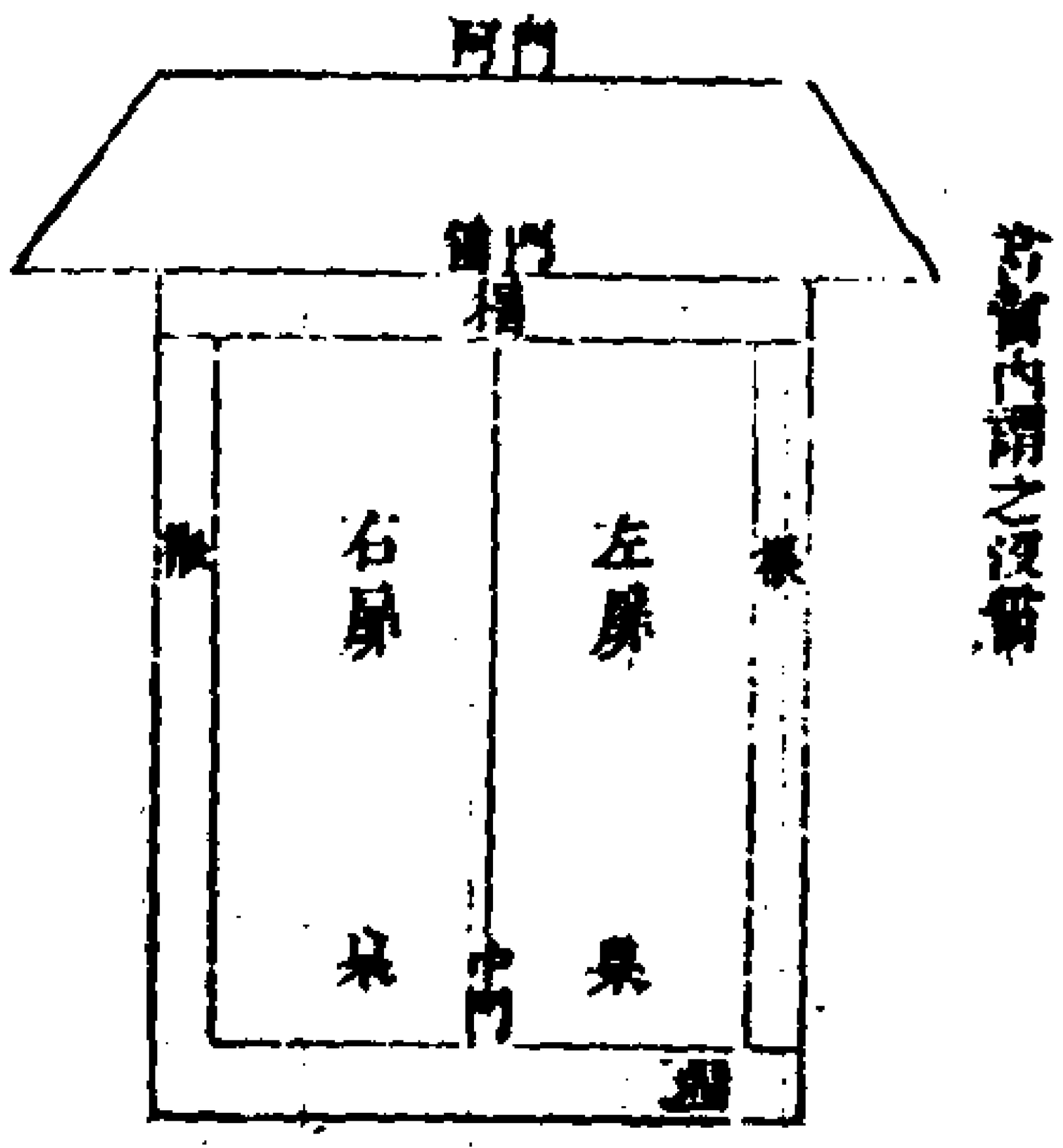
右宮圖十

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其制同陳氏禮書謂大夫二朝嘗因其說而考之禮記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春秋襄公三十年左傳云伯有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路布而罷此大夫有朝之證也魯語記文伯之母對季康子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二朝之說蓋據此也韋昭以外朝爲諸侯之朝竊按以天子諸侯內朝外朝爲例則二朝自屬大夫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次章俟于庭三章俟于堂正義云毛以首章爲士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之禮則是士大夫有著矣著卽宁兩塾之間也有宁則有兩塾有兩塾則有兩朝此可驗者公羊宣四年傳云使諸大夫皆內朝趨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註云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是閨爲內朝達外朝之門此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此由大門而閨由閨而

羣經宮室圖　上　宮圖十　卅九　書韓

堂而戶歷歷可指大門之內閨之外非外朝而何入閨乃云堂則二門之內始有正寢不得謂大門之內卽正寢正寢之外無私朝也士虞禮及大門內踊如初注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然則士大夫廟在大門內猶諸侯廟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天子諸侯有皋門庫門故有三朝大夫正門之外無門無朝故二朝也適寢一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是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準此適寢當君之路寢下室則大夫之燕寢也適

寢之制與路寢同東西堂東西階兩序兩楹北堂正室見儀禮叔孫家有个長有夾室也鄉飲酒記言左房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言東房必有右而乃曰左必有西而乃曰東以行禮不及西故經文不言右房西房非大夫止有東房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兼右房陳氏禮書駁之云諸侯路寢與士大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髽于室若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于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鄉飲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與大射諸侯禮士云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與天子諸侯同可知萬氏斯大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鄉注鄉飲酒禮云賓席牖前南面衆賓席于賓席之西若謂大夫士兼右房則賓席牖前賓退西序席西餘地兼衆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天子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敖氏說云記曰卿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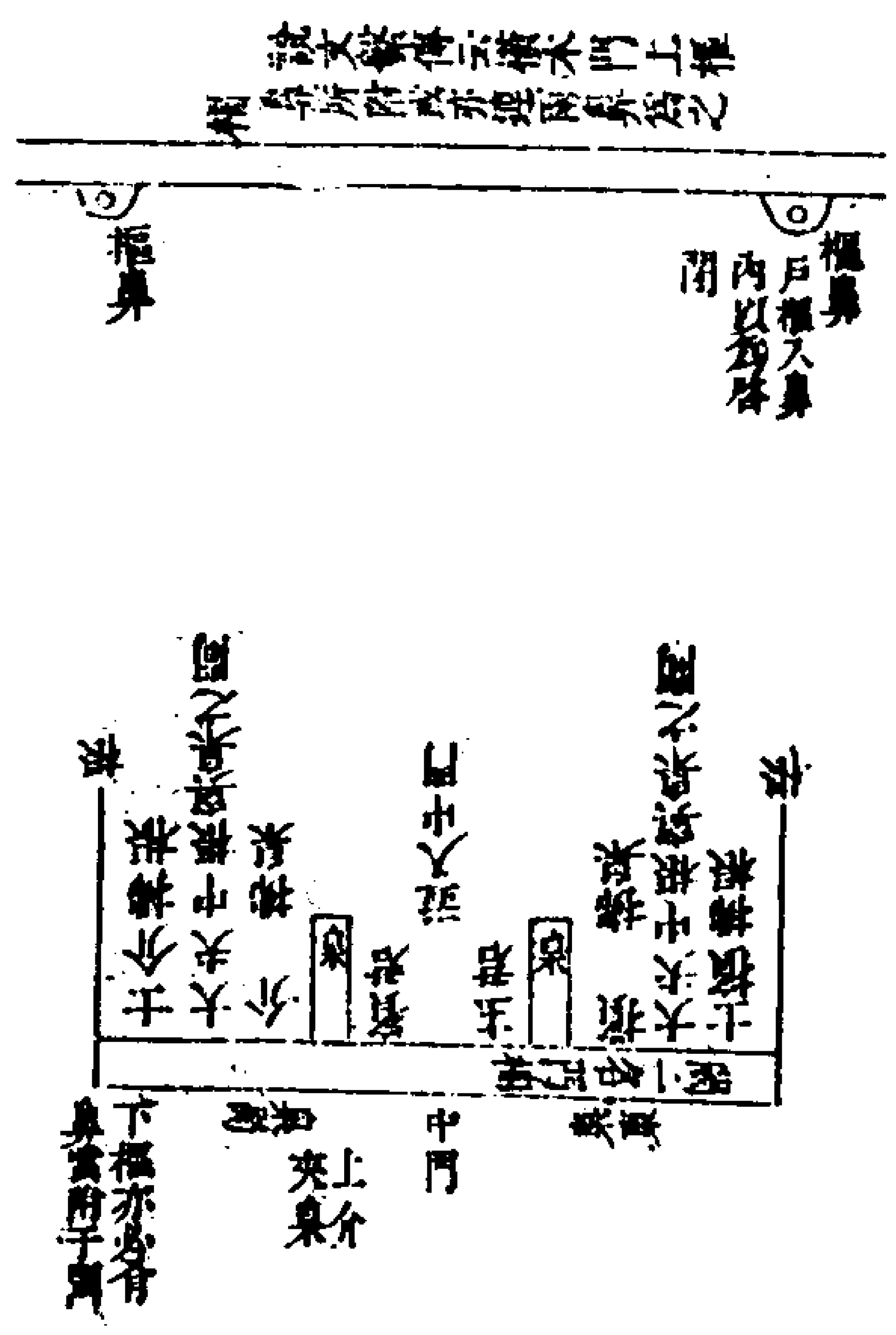


右門圖一

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註云阿棟也聘禮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門霤者門之南北檐也鄉北者爲內霤棖臬楣閾等詳見下

右門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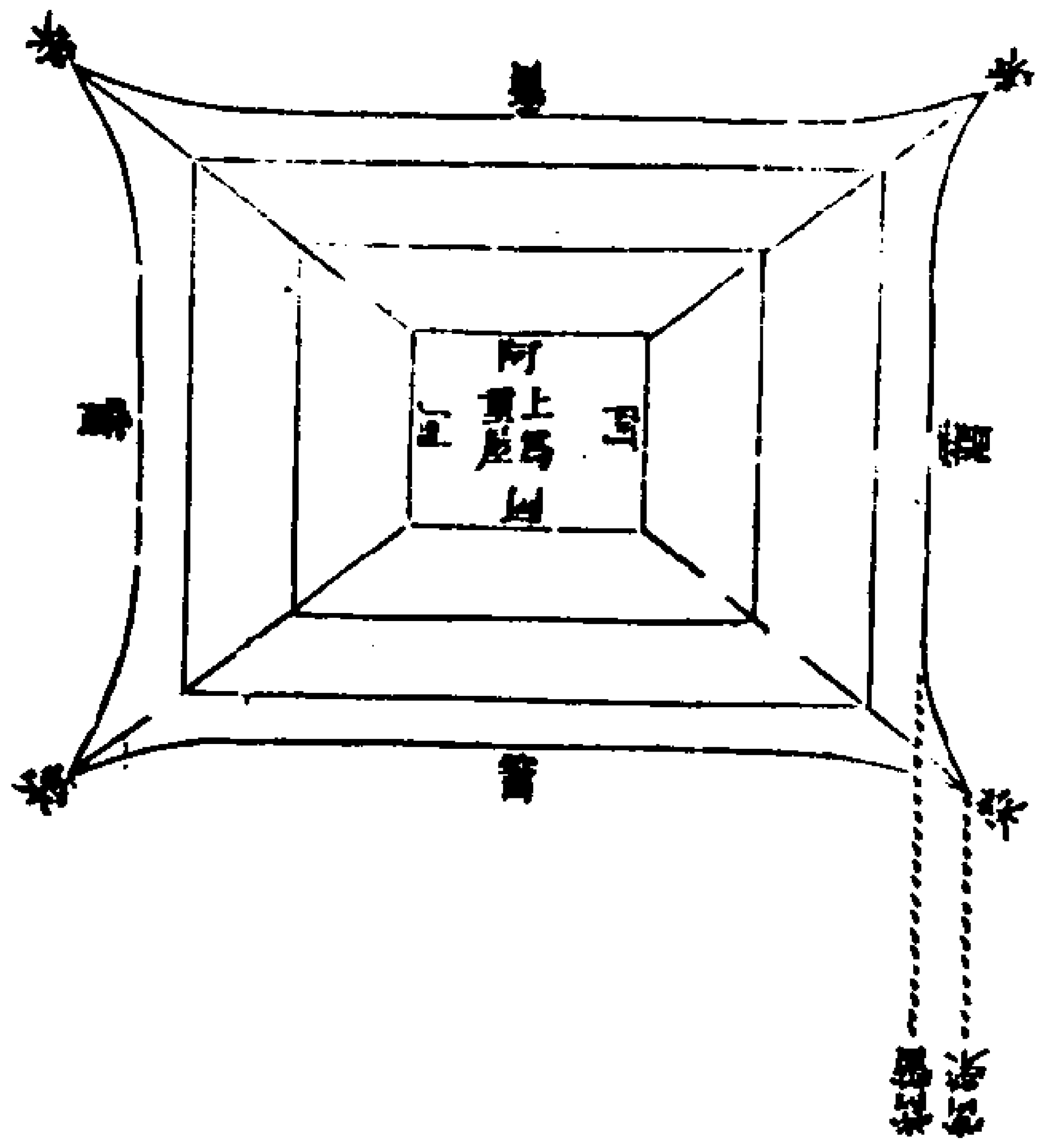
門曰闔曰根戶曰扉曰樞又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散文則通對言則別也爾雅釋宮云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註云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北檼棟也按明堂太室之東扃戶在正中兼所爲達北方此達北方者葢夾室之戶向東扃而近南故持樞之木達于北方也



右門圖三

爾雅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闑士冠禮註云闑橛也閾梱也二者迥別葢閾爲橫木東扃合根門下樞所附也闑則非門之所用康誥陳臬爲法制之義古止一門必分三處故以兩臬限之中爲中門東爲闑東扃爲闑扃此所以謂之門臬也臬立而梱臥儼然兩物鄭氏註曲禮梱爲門限說文訓闑爲門梱訓閾爲門榍與鄭異鄭爲是也賈氏云二闑其說自當而孔穎達則以爲一闑而以棖闑之間爲中門按棖闑之間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于棖闑之間

矣謂棖闑之間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間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臬之左右若止一臬是介與君竝行矣孔氏非也棖爾雅作楔審釋文知爾雅本作棖與說文合



右屋圖一

宮與門之制既明夏考以屋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若今四注屋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註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鄉射禮云設洗當東榮註云榮屋翼少牢鄉射禮特牲饋食記皆同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註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鄭蓋以鄉射等皆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禮而獨云霤因以二者爲有異謂霤屬四阿榮爲夏屋其解夏屋也則曰今之門廡門廡者說文云廡堂下周屋則如今之廊房也故疏者

云殷人始有四阿夏時兩下屋而已于是說者謂儀禮之東榮可以證大夫士之屋乘四霤而吾則謂有四榮必有四霤有四霤始有四榮正可據儀禮之東榮而决其非乘四霤也說文云榮屋梠之兩頭起者梠卽檐檐之兩頭起者屋角卷起之謂也俗非四方皆有檐何以有此南檐至東而喬起東檐至南而喬起兩檐喬起之端會于東南隅而謂之榮其三隅之榮亦然若惟南北有檐東西乘檐喬起之南檐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乘東霤可乎屋之有榮不獨士大夫矣賈氏鄉飲酒禮疏引斯干之詩云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考是詩傳云革翼也與鄭云屋翼正同則詩云斯革正指榮言若然是天子之屋有榮矣乃此尙非經之明文喪大記云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冒君與夫人而曰皆于榮矣且曰西北榮矣曰皆則不獨大夫有之曰西北則四方皆有檐可知經文明白可證可據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偓佺之倫暴于南榮榮旣爲諸侯大夫所共有諸侯四霤而有榮自不得以有榮而斷大夫之不四霤也乃鄭氏以泥榮霤之故因曲解喪大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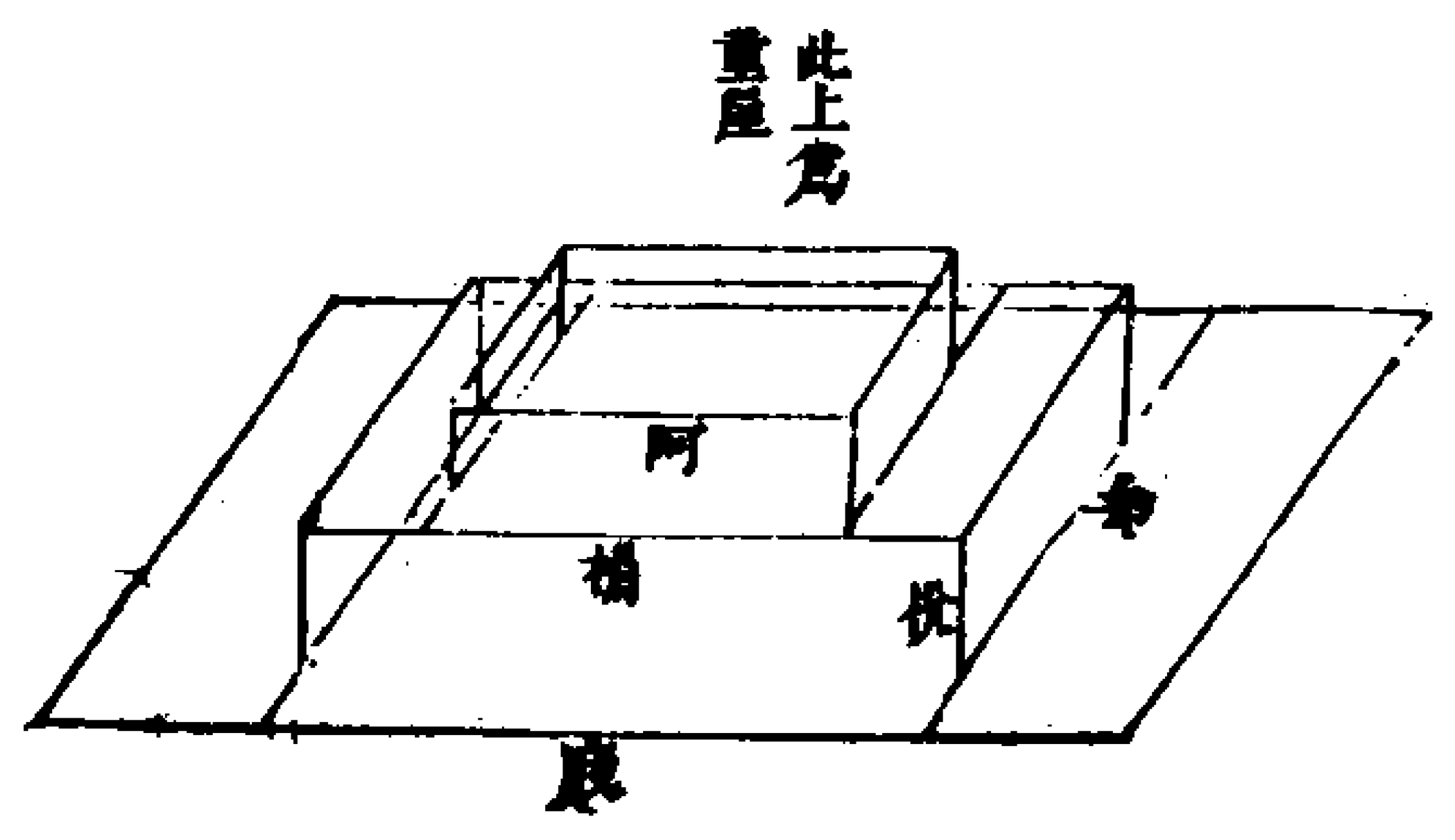
東榮爲獨言卿大夫竟使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二語文爲虛設而說文兩頭起之訓竟不知爲何形學者舍經而從傳置義而泥文竊所不敢也然則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四阿矣又非也鄭註考工記門阿云阿棟也註士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室深示親親又註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棟處極高其象如阿故曰阿阿之爲棟斷非霤之所能奪阿旣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之謂也四阿之屋有四霤兩下之屋亦有四霤也且

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複廟重檐爲天子廟制必有複屋始有四阿竟下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氏成公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椁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椁之四阿不必重屋以度小上可爲尖頂屋之四阿則必重屋故杜預註云皆王禮疏引禮云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乘四阿按儀禮既夕禮窆藏器于旁加見藏苞筲于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此士禮也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注云椁周棺者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注云謂抗木與茵也鄭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于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于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

縮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折木抗木同惟重數異耳抗木平列華所謂四阿也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註云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云椁材竝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向也言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注云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斧畫黑白文也刺繡于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疏云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于棺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四面盡塗之也然則殯宮之菆木亦謂之椁所云柏椁以端者此椁指殯宮之菆木也蓋殯宮之菆木與壙內之椁名同殯宮椁上爲四阿形壙內之椁上惟以抗木重數多寡分貴賤不爲四阿形也左傳與棺竝言蓋謂殯宮之椁故云四阿疏者泥于上文厚葬二字謂椁爲壙內之椁與五重之說不通矣　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乘之即諸侯亦乘之四霤之制不獨諸侯有之卿大夫亦有之也其于大夫言榮諸侯言霤者或以榮視霤稍遠大夫之洗稍遠于諸侯或爲文之相通猶霤扃亦言宇扃未可知也竊又思之殿始四阿夏時爲兩下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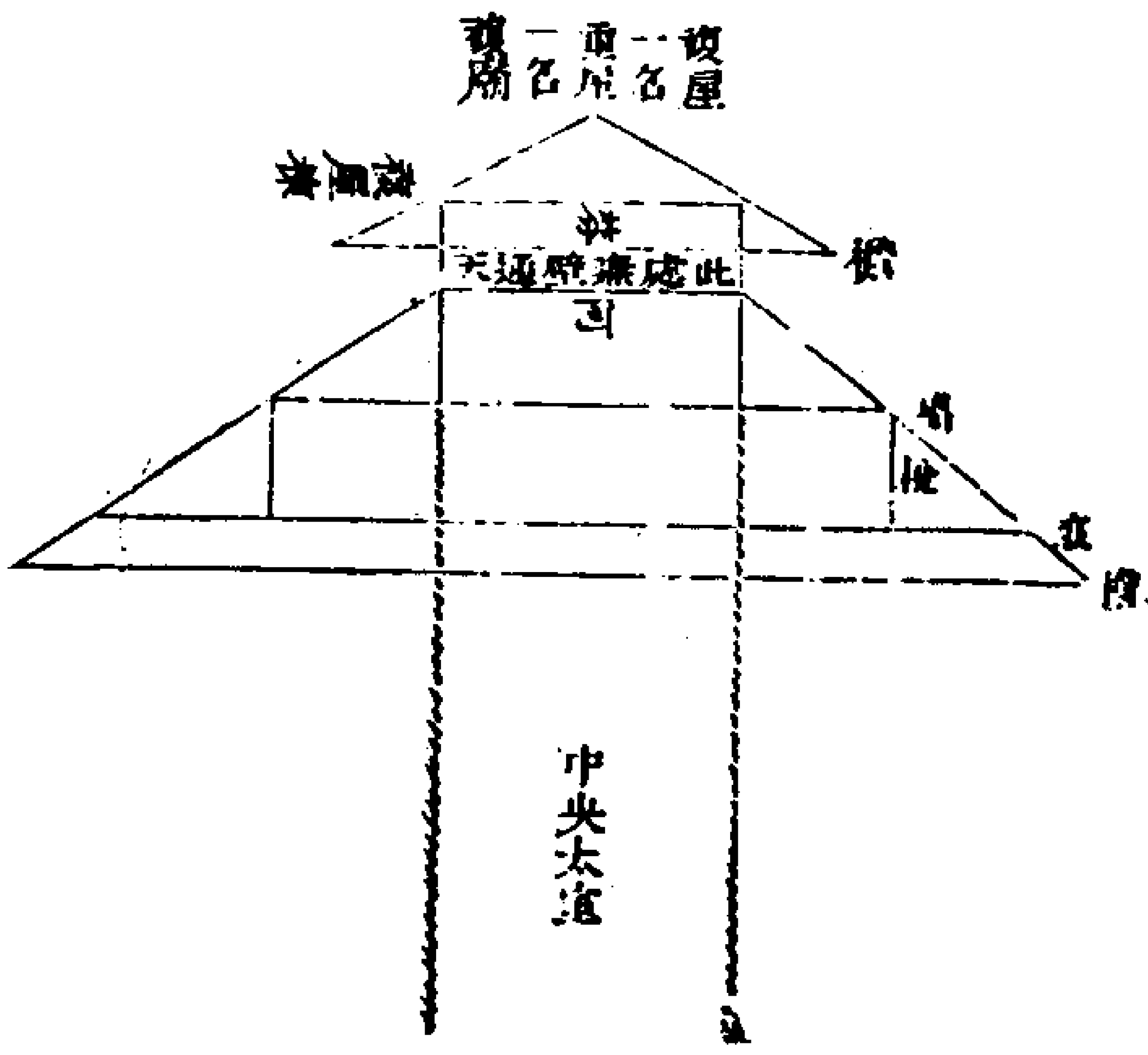
也然經之言夏屋者亦非夏時屋之謂詩秦風權輿篇云于我乎夏屋渠渠傳云夏大也不解屋爲何物則是謂屋宇之大者耳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引此詩則詩之夏屋不必別求解也自鄭氏以門廡爲夏屋旣似門廡不可言大旣爲卿大夫之屋不可以屬秦君故易傳爲大具疏云下文言飲食之事不言屋宅知爲禮物大具按爾雅屋具也乃幄字之省釋名云幄屋也以帛衣被施之形如屋也使如此說亦乘以見其合于飲食蓋臣之見君皆于朝惟燕食乃于寢朝乘屋寢有屋也秦君棄其舊臣不與燕食毋曰之見止于治朝不于寢屋云夏屋燕食之地也四簋燕食之物也如是而屋之與食正屬相通若徒云大具轉恐于飲食不合而文尤不順也詩之夏屋旣爲屋宅則檀弓夏屋亦言大屋非夏代之屋其文云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註謂堂言其四方而高坊言其旁殺上平而長夏屋旁卑而廣斧旁殺刃上而長以是考之蓋坊爲堂之半屋爲堂之殺斧爲坊之殺斧之高與屋等但下狹得其半故上成刃形屋下廣故若卑註云

板二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知四尺者疏云以上合葬于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邪殺唯高四尺其東西之廣南北之斜則未聞也竊謂六尺之板與板二尺三板得六尺四尺之高以句股法計之其半當得四尺三寸有奇兩畔共八尺六寸有奇即以四尺爲夏屋封之高而倍其下廣得一丈七尺二寸有奇高得其四分之一而不足合古瓦屋之制瓦屋比茸屋爲卑茸屋比瓦屋爲小圖見下　此封之制類于瓦屋故云若覆夏屋也夏屋以卑而大言不以兩下言也



右屋圖二

卽第一圖立方形也詳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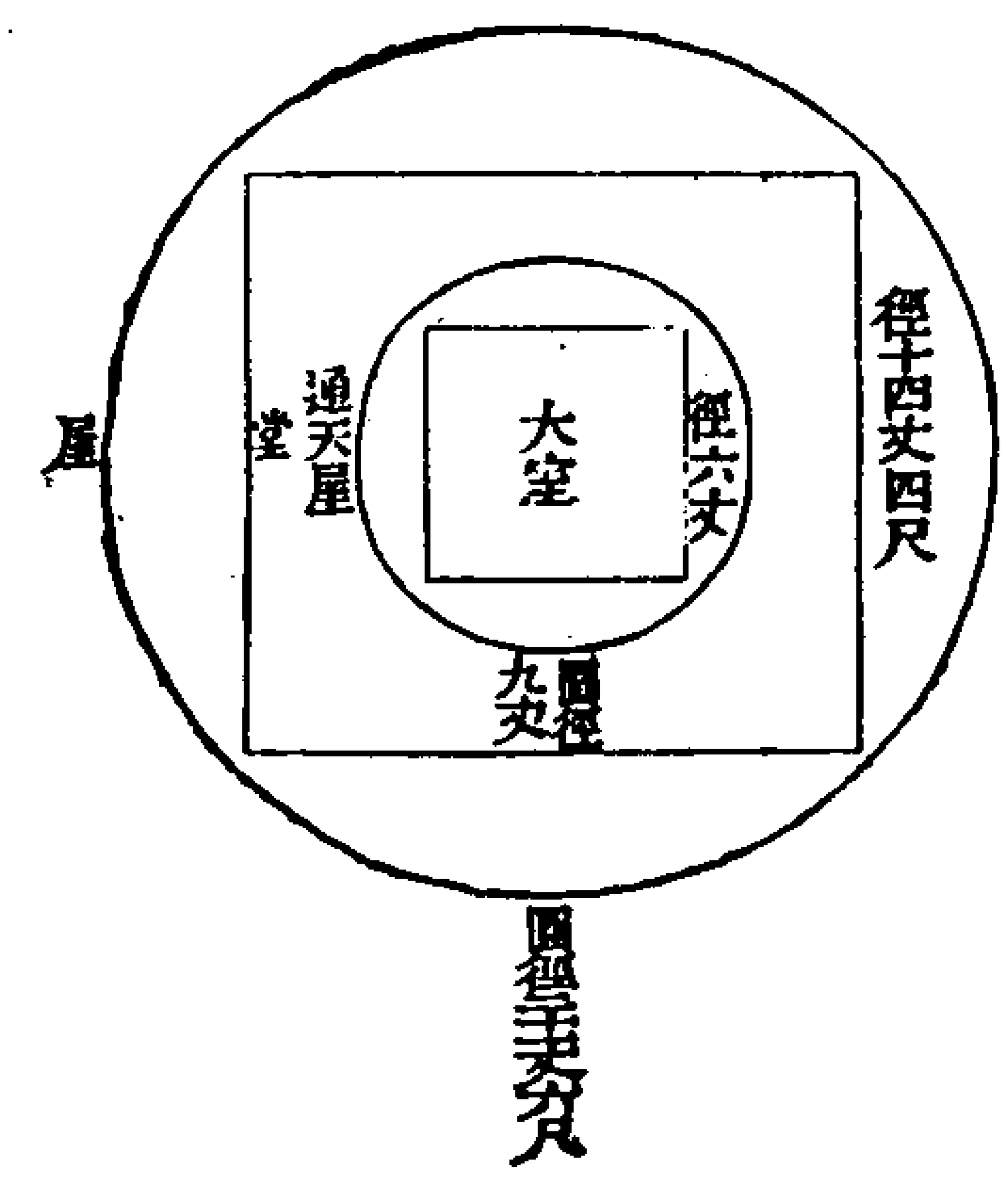
右屋圖三

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註云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考工記云殷人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笮之訓有二說文云笮在瓦之下棼上釋名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此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筄也廣雅云栾謂之笮此爲欂櫨之名所謂斗栱者也鄭以笮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惠半農以復笮卽周書之復格爲芝栭之名此則用廣雅說也隋牛宏明堂議云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大室之上屋也孔氏左傳疏云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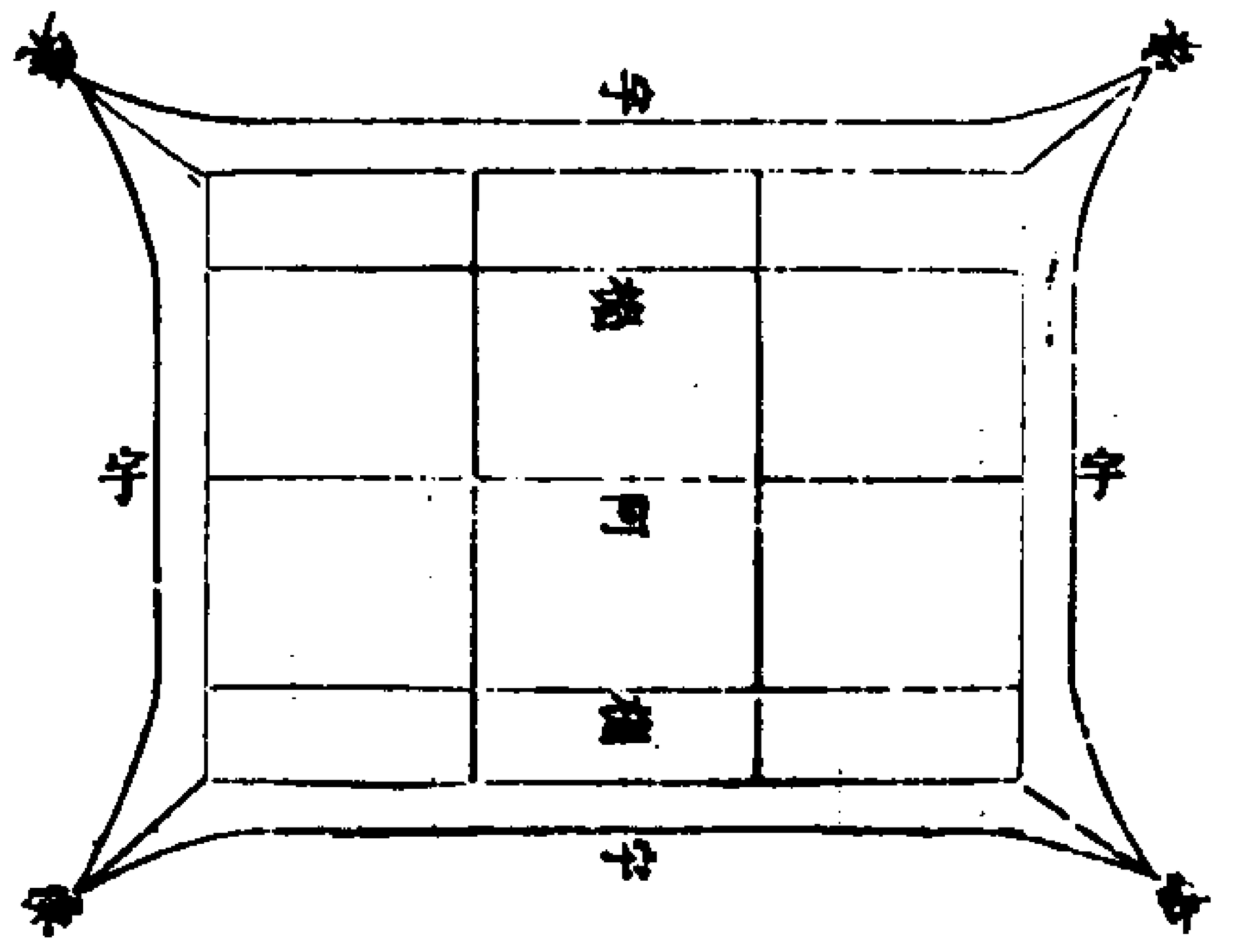
中又拔出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太廟全壞也孔氏又言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為太廟之室王肅註洛誥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馬云大室廟中之夾室乃裸不在夾室疑夾即大字之誤）考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天子之廟飾是天子廟中脊大室如明堂惠氏禮說云清廟之制如明堂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複廟重檐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說文樓重屋也按爾疋陜而修曲曰樓則古之樓非重屋之謂至孟子之上宮趙氏以樓訓之然未嘗以樓名也岑樓為山嶺之稱亦非重屋說文自解其時之名耳又云層重屋也則重屋泛言可見）因是推之重于阿之上不重于楣廡之上故阿必用四于四阿之上更立以椴椴上又累

以阿說文云棼複屋棟也周書重亢註云累棟也是四阿之上又累以阿也阿之四旁又脊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云承壁材者壁乃牆垣名檐不與壁接今以承壁材解檐字必脊誤當言承㮰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說渾混非鄭義）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宏準馬宏引作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皆得二十四分十六）通天屋即複屋也蓋四旁乘壁為通天也說雖不可從然足為太室屋證矣附其圖于左

蔡氏通天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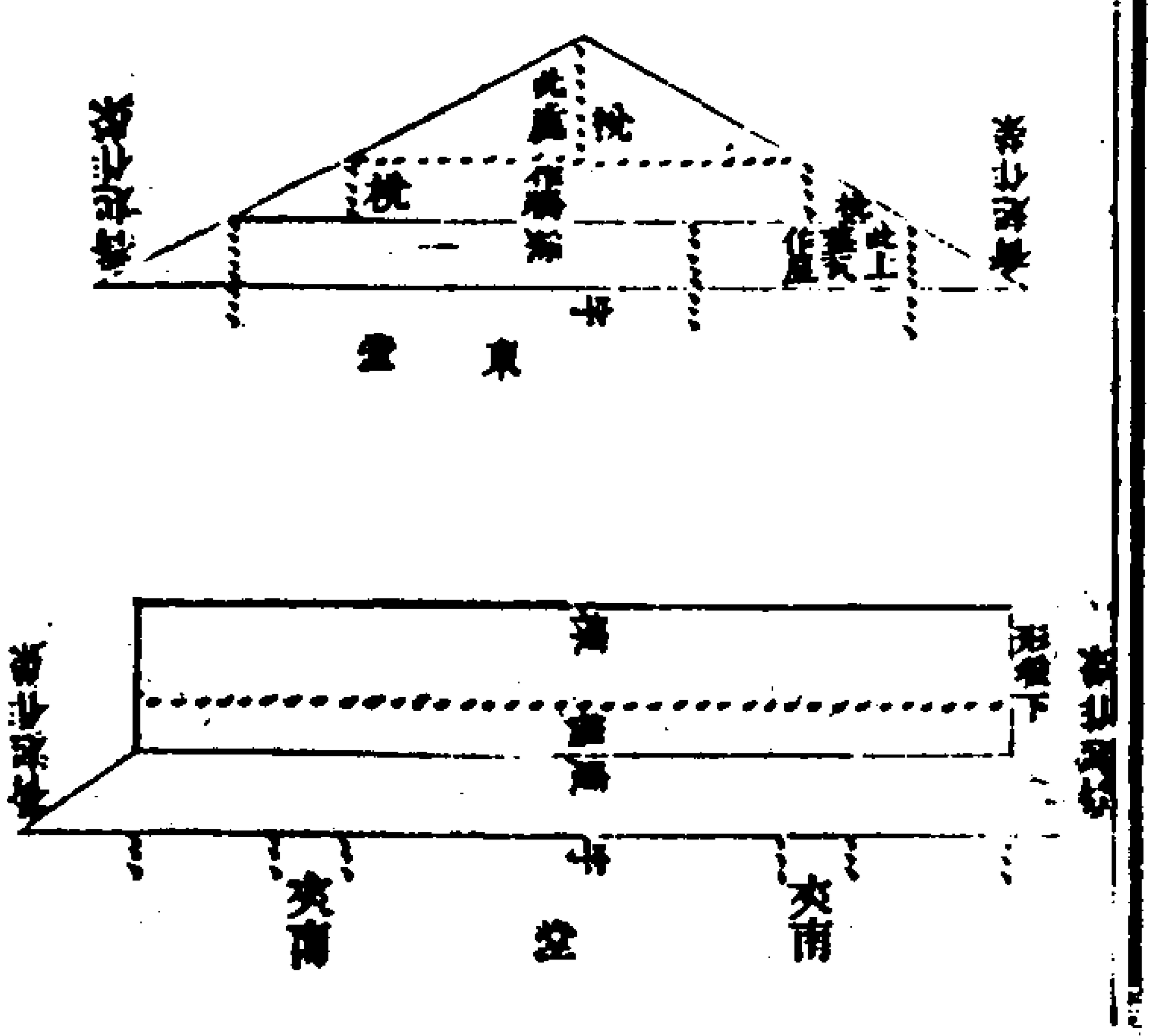


屋徑二十一丈六尺室徑十四丈四尺相減屋餘七丈二尺通天屋徑九丈中央大室徑六丈相減得屋餘三丈皆得三分之一是中央室與通天屋合也通天屋太正屋檐每面三丈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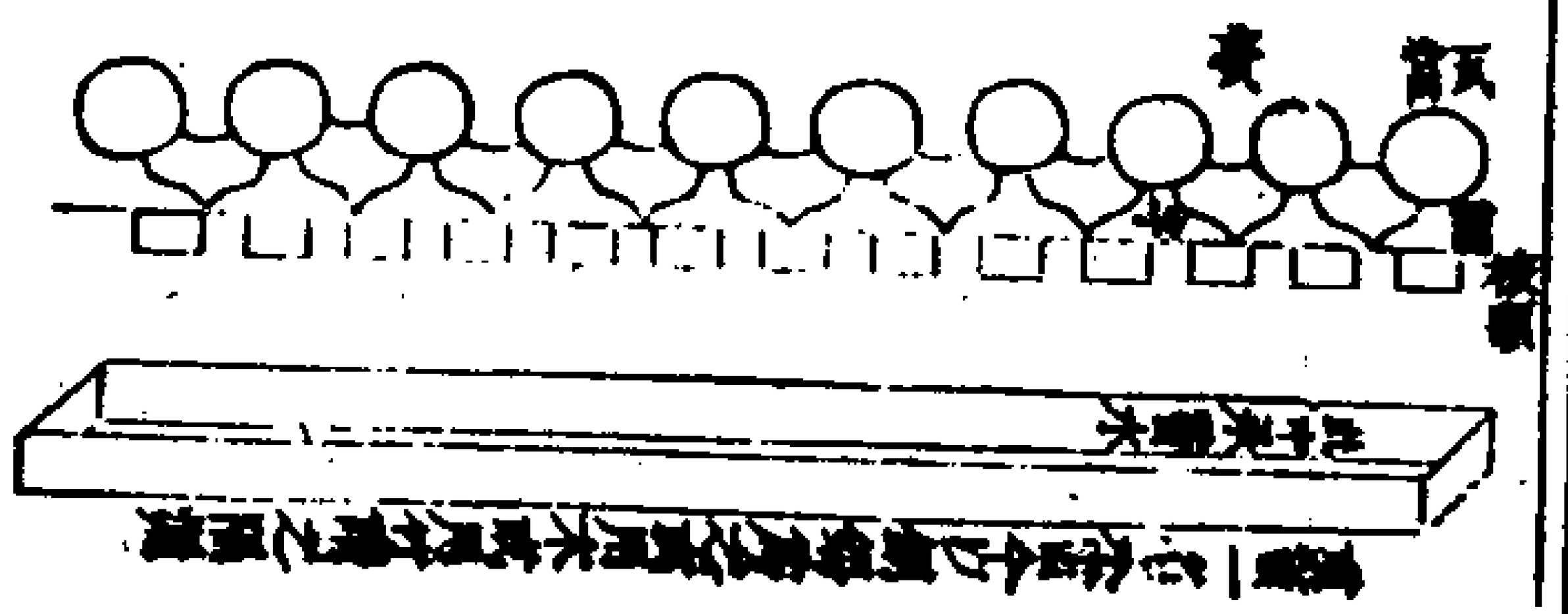
右屋圖四

此不四阿而脊四霤四榮也諸侯以下之屋制用之顧命翼室天子燕寢皆如之



右屋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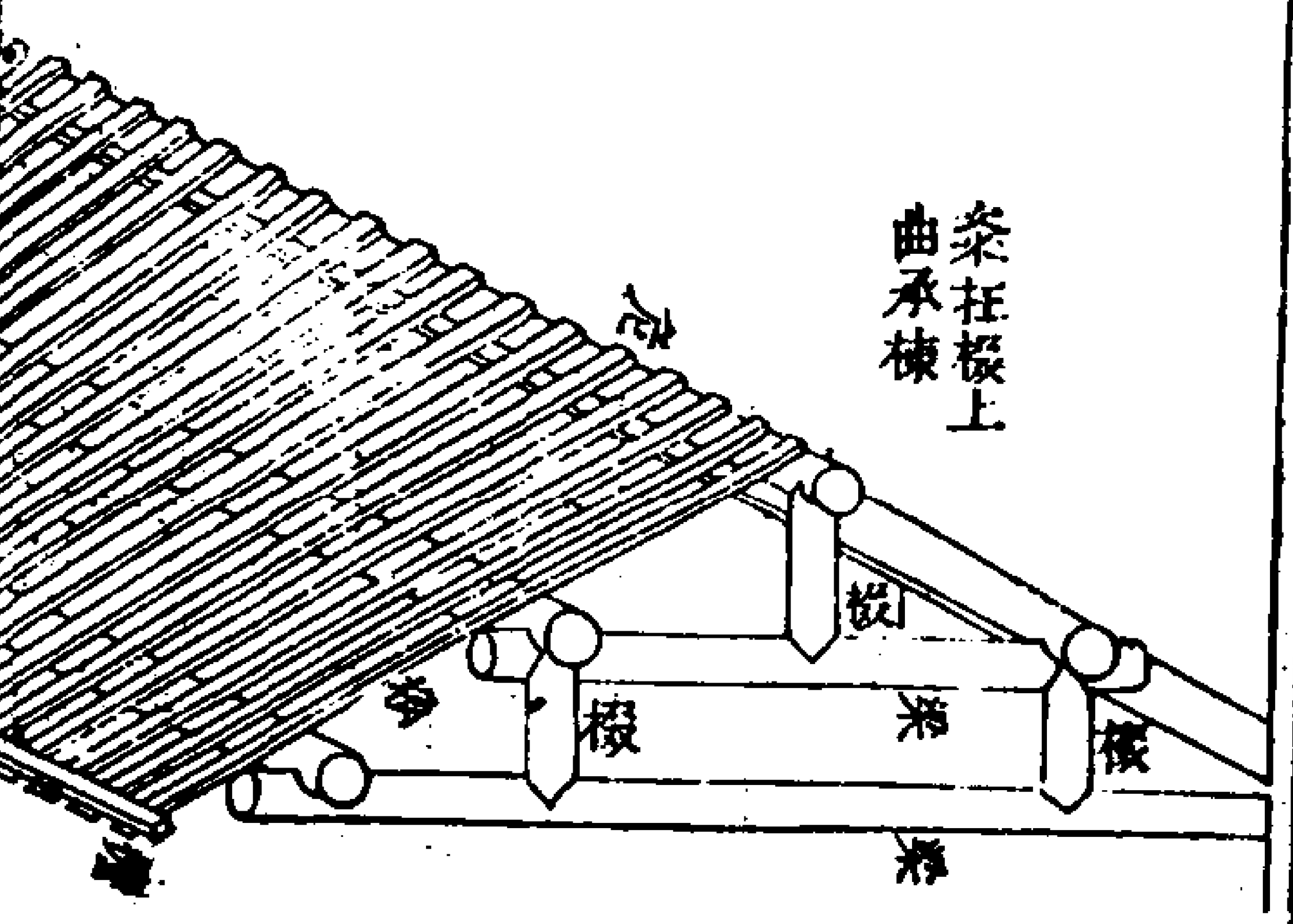
此第四圖之旁而正面也自廡至宇與四阿之屋同梢以上南北爲屋東西爲牆牆下之屋張于左右脊如翼然鄭氏謂榮爲屋翼或指此耳



右屋圖六

易繫辭傳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虞翻註云宇謂屋邊也說文宇屋邊也士喪禮云置于宇鬲註云宇梠也是宇又名梠爾雅云檐謂之樀說文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宇梠檐樀一也大壯上震爲木身通巽爲長木棟也下乾爲天天覆象宇亦覆象故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霤說文云屋水流也是霤爲雨流屋上之名故從雨檀弓池視重霤重霤施檐下以承霤水如兩重霤然則檐邊流水之處即名爲霤故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以磬之下垂者爲霤也玉藻足如履齊頤霤以頤之下垂如霤也燕禮賜鐘人于門闈下說文闈謂之樀以在門者從門爲門內霤洗設于阼階東南當東檐爲當東霤孟子榱題數尺註云屋霤也亦以檐邊榱題之際爲霤然則一地也自榱言之爲榱題自檐之下覆者言之爲宇自雨下流之垂瓦言之爲霤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云援廟桷動于甍註云屋棟說文云甍屋棟也杜所本也竊謂甍從瓦宜非木類釋名云屋脊曰甍孔氏左傳疏亦取之乃屋脊與棟居屋之正中慶氏縱多力亦何能援桷而使之動惟廣雅云甑謂之甍甑即霤也葢雨流處之瓦之名與桷相近故援桷而桷上之甍動張衡西京賦云甍宇齊平甍與宇平正即霤之一證非棟與屋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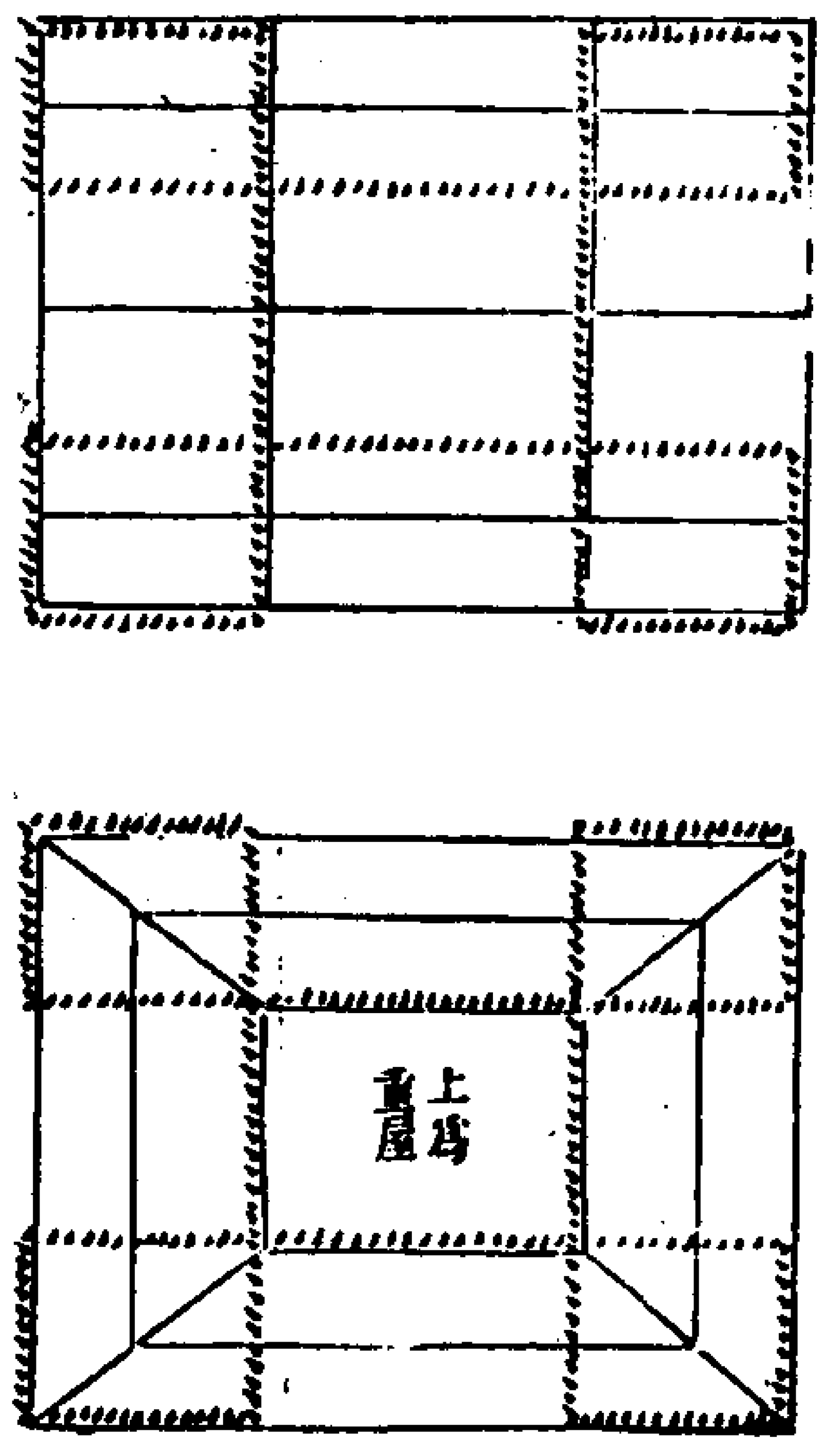
群經宮室圖上　屋圖六



右屋圖七

爾雅釋屋上諸名甚詳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梁之上脊棳則梁乃橫于南北庋者之名俗冒梁于棟不惟爾雅另文釋棟以別梁而棟上亦斷非脊棳之理棳卽梲爲梁上短柱一名侏儒柱高誘云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葢漢魏閒或刻棳爲侏儒人形如魯靈光殿賦所稱雅跽相對者因脊是名而漢儒注經遂以當時之名明古之棳其實古之棳止繪爲藻文不雕刻人形也又云開謂之槉栭謂之楶說文云栝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又云開門欂櫨也據此栥與開一物而開爲拄門者之名郭璞則以枅釋開以櫨釋栥枅者說文云枅屋櫨也櫨柱上柎也則枅櫨亦一物之名其脊辨者張衡西京賦云結重欒以相承薛綜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左思魏都賦云欒櫨疊施孟陽注云欒櫨一也脊曲直之殊耳王逸魯靈光殿賦云層櫨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李善注云枅櫨爲一此重言之葢脊曲直之殊耳廣雅云欂謂之枅曲枅謂之欒釋名云欒攣也其體上曲攣拳然也盧拄柱端都盧負屋之重也斗拄欒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圓穩也合考衆說則枅卽欒拄柱上曲承櫨者櫨卽斗安枅上負棟者斗亦謂之斗栱明堂位疏云李巡云栭今欂櫨也則今之斗栱論語疏云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何晏景福殿賦云欒栱夭蟜而交結言欒與栱相連其勢夭蟜也逸周書作雒解注云復格累芝栭也靈光殿賦云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山節方小木爲之穿梁棟之上也各長三尺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太平御覽引舍人云開朱儒下小方木斗拄欒上實爲方木節之爲櫨爲斗也乖疑矣其又名芝栭者其形層疊若芝栭之叢生斯所以名與考工記梓人作其鱗之而注云頰頌也戴氏補注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鬣屬也此亦攢簇支張之狀

棼之稱芝栭亦猶之而也說文云欂櫨柱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欂櫨即梁上短柱說異未詳其
云棟謂之桴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
之交者圖曰椽方曰桷長曰閱短曰交也又云檐謂
之樀者詳見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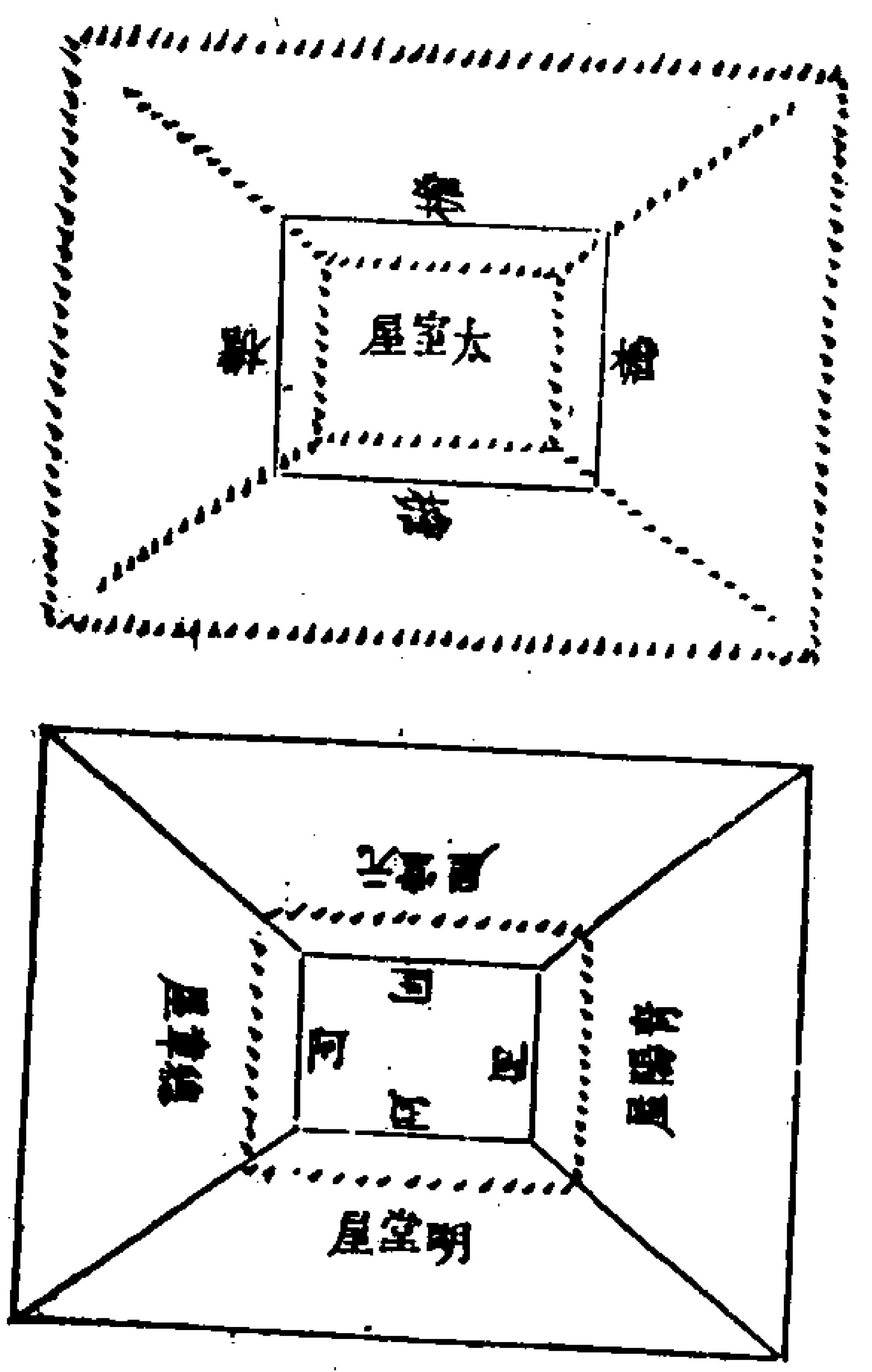


曼路爲屋曼羅爲屋下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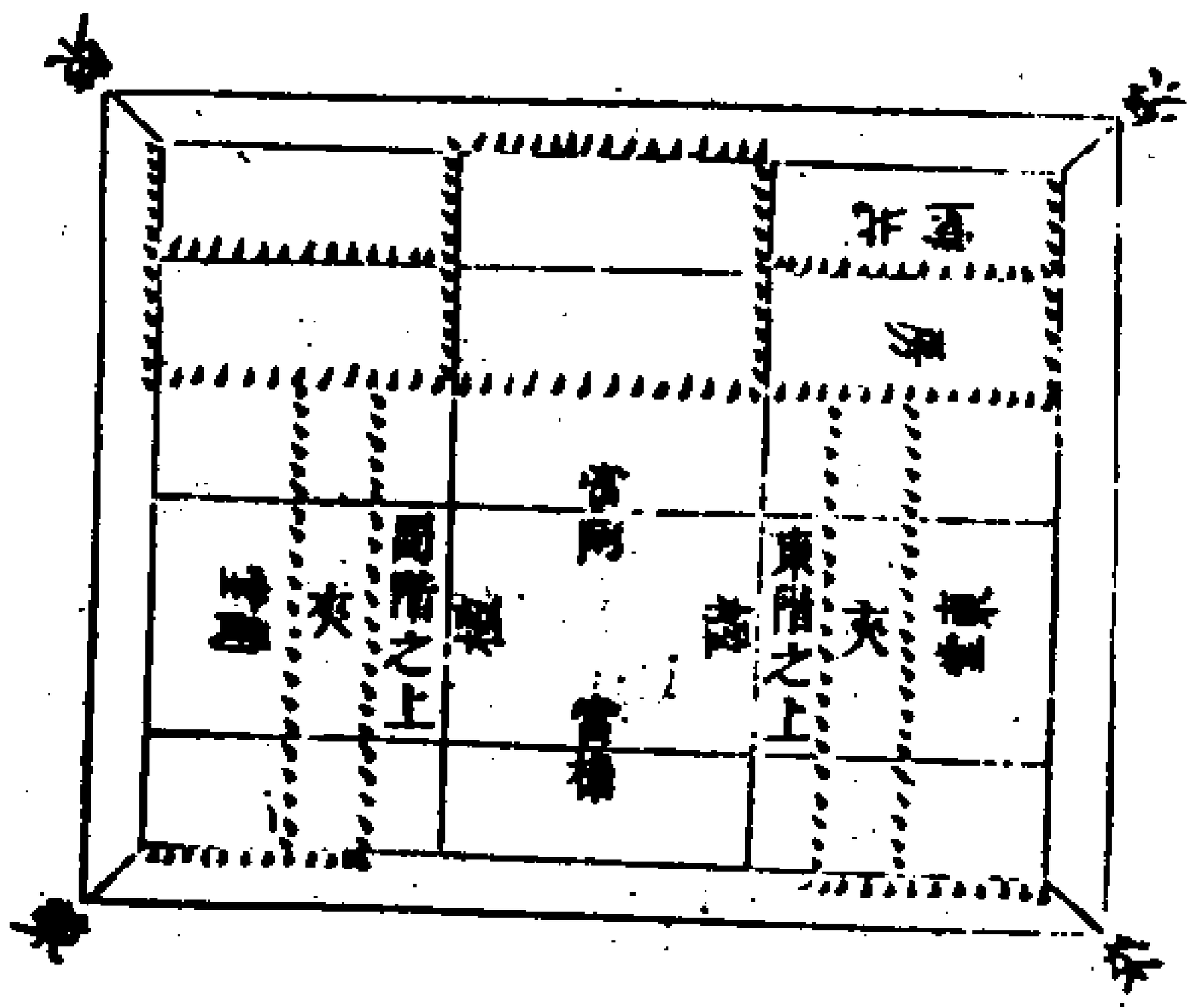
右屋圖八

此夏殷之屋圖夏五室四堂每室以當楣棟爲中則
上下合也但五行之位同而東局之屋異此勢必四
阿重屋也殷五室四堂同于夏而四堂以當楣爲中
中室當複屋四隅之室以兩楣交處爲中則上下合
也但四室之上參差斜殺此勢必界其邪處而爲八
个也詳見明堂諸篇制以變而益精周爲當矣然九室之制與
一阿之屋合而八个之制則斷與一阿之屋不合九
室之制與四阿之屋合而翼室之制則斷與四阿之
屋不合殷以九室之故而改四阿周以四阿之故而

改八个舍屋而講堂室之制乖悖其說益巧而益窒
也



右屋圖九
周以四阿之屋易九室爲八个其中央重屋當下太
室東阿之屋當下青陽南阿之屋當下明堂西阿之
屋當下總章北阿之屋當下元堂明乎大室之屋而
四阿之屋定明乎四阿之屋而五室之制定不知其
堂視其屋焉可矣餘詳下卷明堂圖



右屋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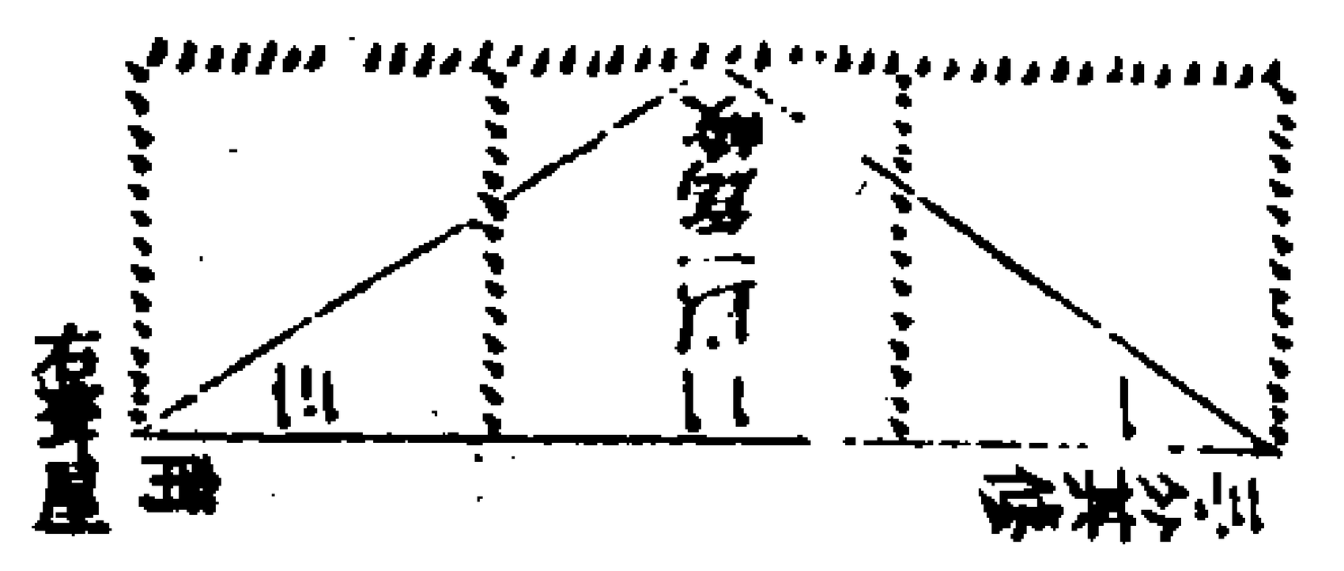
四阿重屋之制明夏以兩下之屋言之屋處于上堂處于下其間相接者惟牆與楹楹之制自來無詳之者明堂位刮楹作雜解旅楹明堂之制也言旅則多矣一个蓋以楹介之其位置不可考顧命翼室與諸侯大夫同李如圭云古之築室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又云楹之設蓋在楣下學者多宗之竊謂非也以廣二十餘丈之屋止用兩柱斷無此理商頌殷武篇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云寢路寢也箋云正斲于梪上以爲椓與衆楹云衆楹非止有二矣禮經多言兩楹者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若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然則無所依者謂之楹堂屋之柱多依牆壁而立其無依者惟堂上之兩楹非兩楹之外別無柱也至謂在楣之下是尤不然楣之下以棁著梁高在梁之上兩楹無高繫于楣之理求之今屋絕無此狀試以經文言之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其禮文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是楣在楹南棟在楹北楹在楣與棟之間故公食大夫禮云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曰楹外曰楹內曰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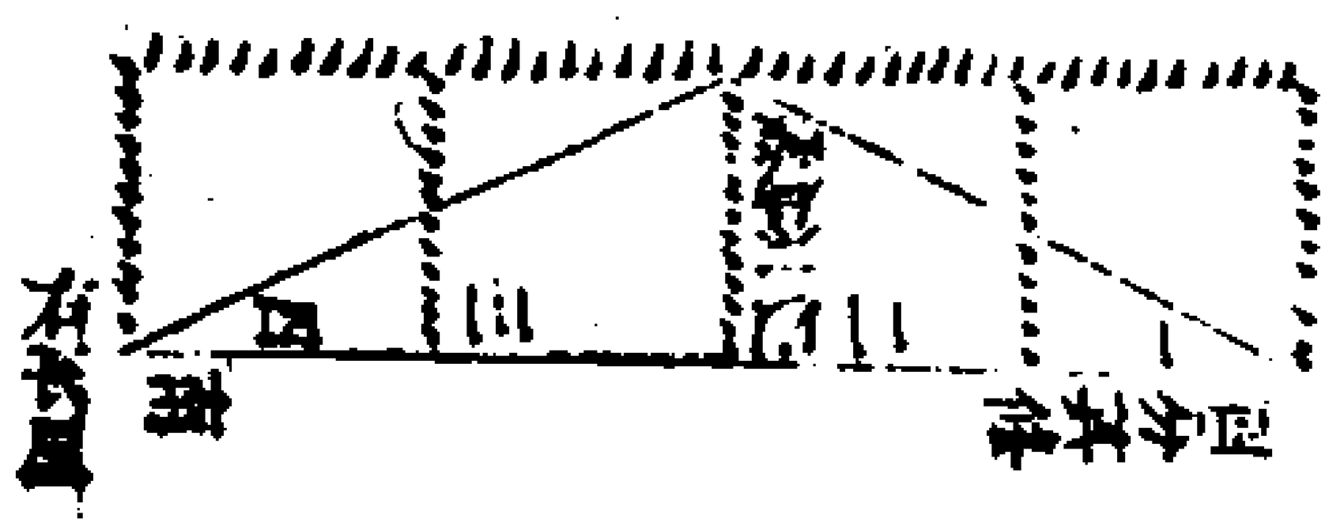
楹間明是三處既云楹內又云兩楹間者自楹北至兩楹間筐皆陳也大射儀梓人設物于兩楹之間此大射當堂之正中與序當棟庠當楣不同也聘禮公當楣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蓋君當楣東賓立鄉楹鄉君北進賓東行君進一賓進二故會于中堂之東東楹之鄉楹與中堂並其在楣棟之間尤可見也其註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云入堂深則視楣爲進屋以棟爲中堂以中堂爲中中堂在棟楣南北之中兩楹在中堂之東鄉故云中堂與東楹之間也兩楹之地既定而

楹之東廂可考矣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廂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兩楹之間爲中堂兼幾以此例東階之上廂階之上則東階之上者東楹東也廂階之上者廂楹廂也蓋自階至房戶之肯通謂之階之上也于何見之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鄭云阼階上猶云東階之上也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準此則公之席在楹北序之廂楹之東而此地謂之阼階上是知東階之上乃由階至房戶之名也疏者泥于階字謂殯于四尺又寸之地而疑考工七筵之度不知七筵自屬明堂而殯宮不居檐下也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廂房北堂各三雉鄭氏注云內堂東廂序之內也鄭氏以東廂堂即夾室之肯堂故謂序內爲內竊以伏氏之所謂內宜合夾室及中堂而言也東廂堂向外故爲外夾室以內視東廂堂爲在內故曰內也其云東廂房北堂各三雉者統以九雉而三分之故曰三雉其實太階之一雉東廂房北堂止各得二雉三分雉之二使各三雉則階乘餘地不然則室止廣二雉不攄室轉視房爲狹也

秦漢宮室圖上　屋圖十　仲九書屋

第17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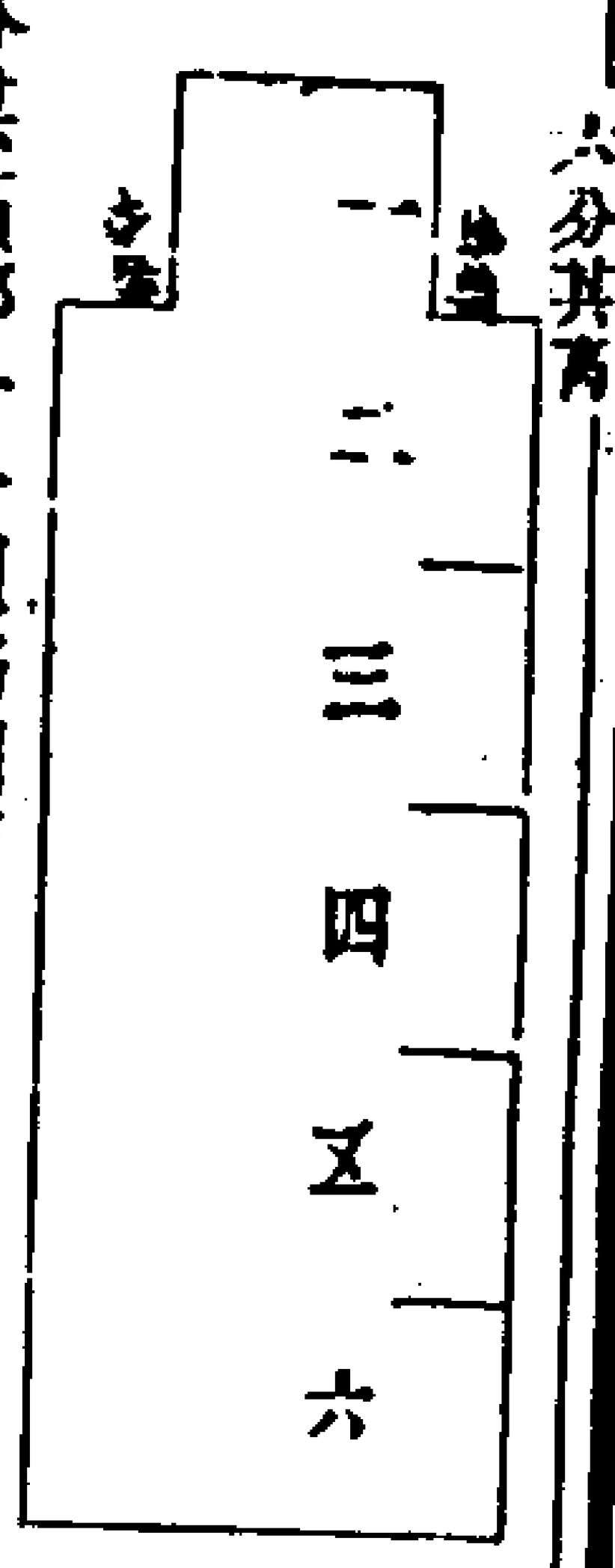




右屋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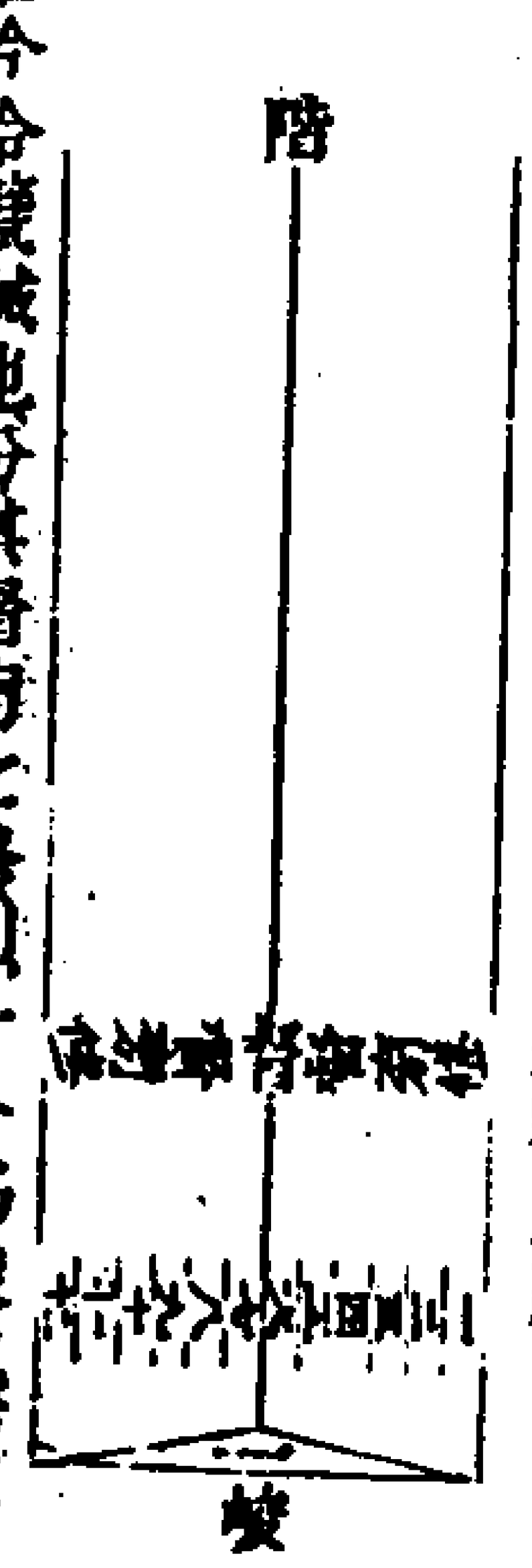
考工記云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註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疏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于瓦屋脩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按以屋爲三角形下平度修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弦七尺二寸餘一爲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七寸餘一爲瓦屋也記又云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逆牆堂涂不易明附圖于左

逆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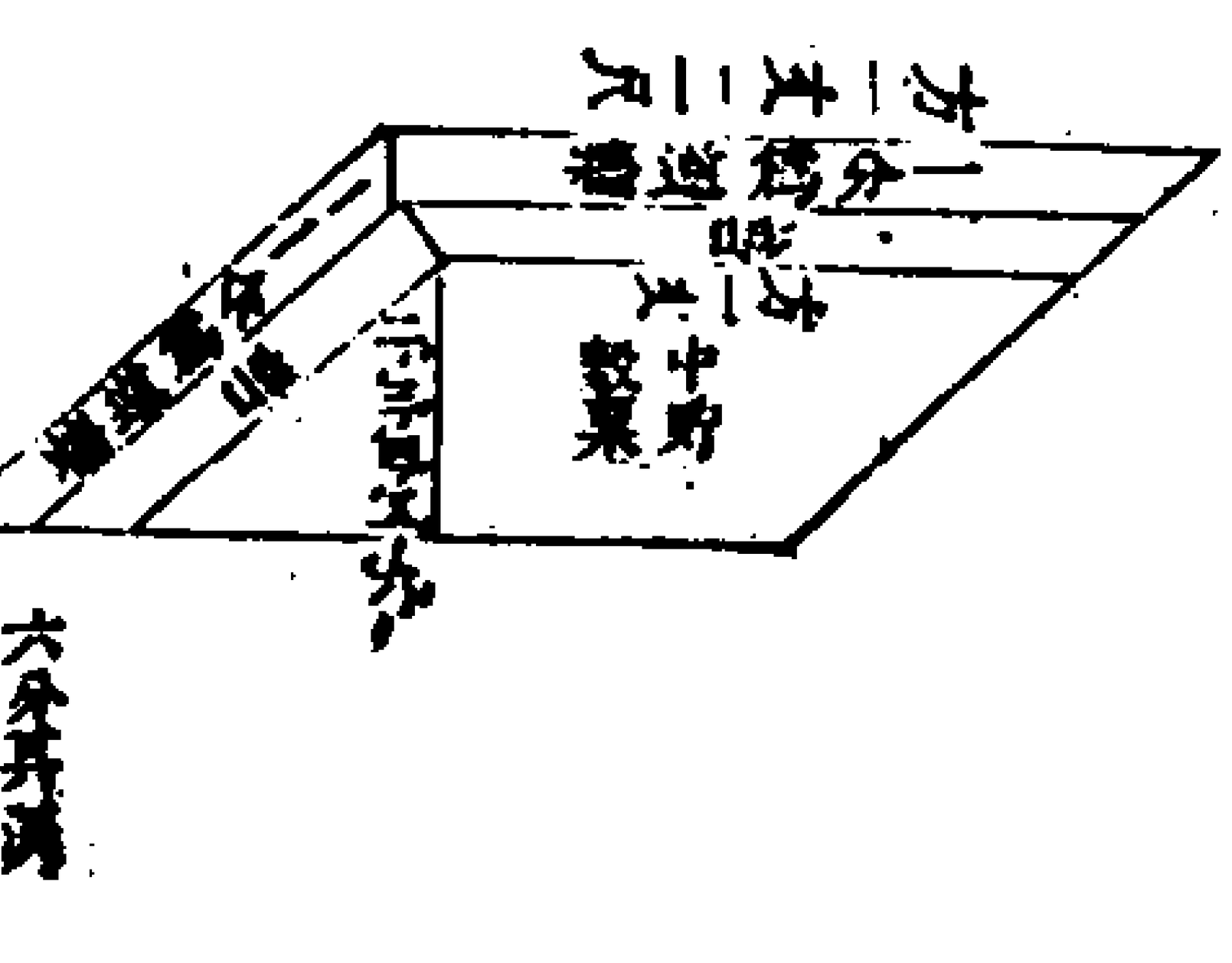
註云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閷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于上太二尺爲閷上惟二尺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

堂涂



註云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疏云令甓今之磚也裓磚道也名中央爲督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于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按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卑稱故中央峻也

窌道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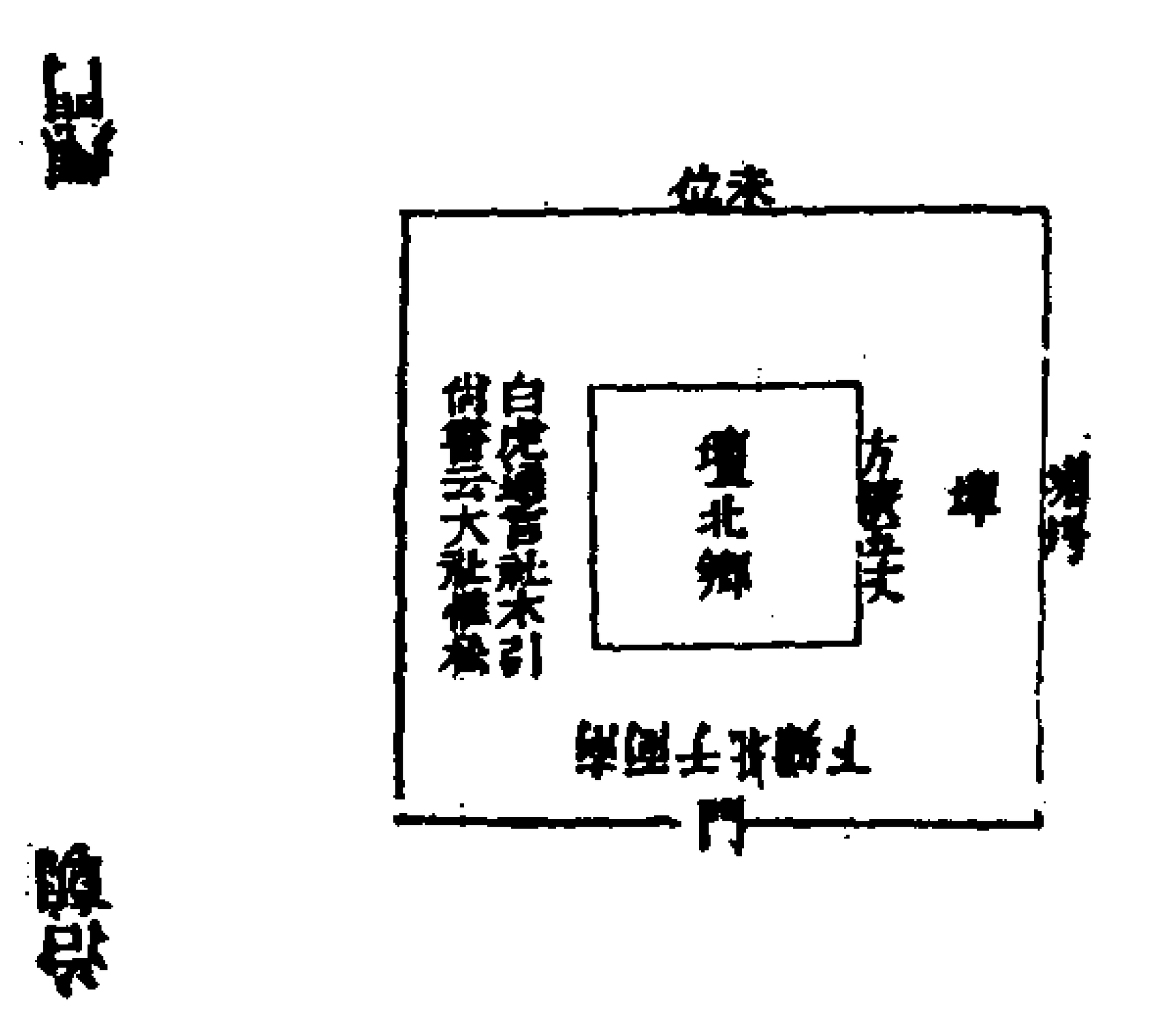
註云囷圜倉穿地曰窌疏云窌入地口方寬則半囷按說文窌窖也月令註云方曰窖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設深六尺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于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月令仲秋穿竇窖脩囷倉高誘云圜曰囷方曰倉蓋于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圜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廪爲屋室之名倉囷窌則廪中貯粟者之名

羣經宮室圖下

揚州焦循學

社稷圖一
社稷圖二
宗廟圖一
宗廟圖二
宗廟圖三
明堂圖一
明堂圖二
明堂圖三
明堂圖四
明堂圖五
明堂圖六 附九室三三相重圖 四室之角接四室圖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舜堂深七筵圖
明堂圖七
壇圖
學圖一
學圖二
學圖三
學圖四 附鄉飲酒敦席圖
學圖五

敍
凡十九篇附圖五



右社稷圖一

此大社也白虎通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竝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云壝壇與埒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

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于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舋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按尙書金縢篇云爲三壇同墠馬氏註云壇土堂祭法云太壇爲墠註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爲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蓋墠从單壇从亶音同故相通借據金縢祭法則墠各殊也）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壝爲擁土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壝周書之壝獨指壇言其壇之土有五色也（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此壝亦以壇言）五色土之說亦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白虎通引春秋傳云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絜清也蔡氏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土五色鄭氏註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社之用五色土蘩鞋也（胡氏渭云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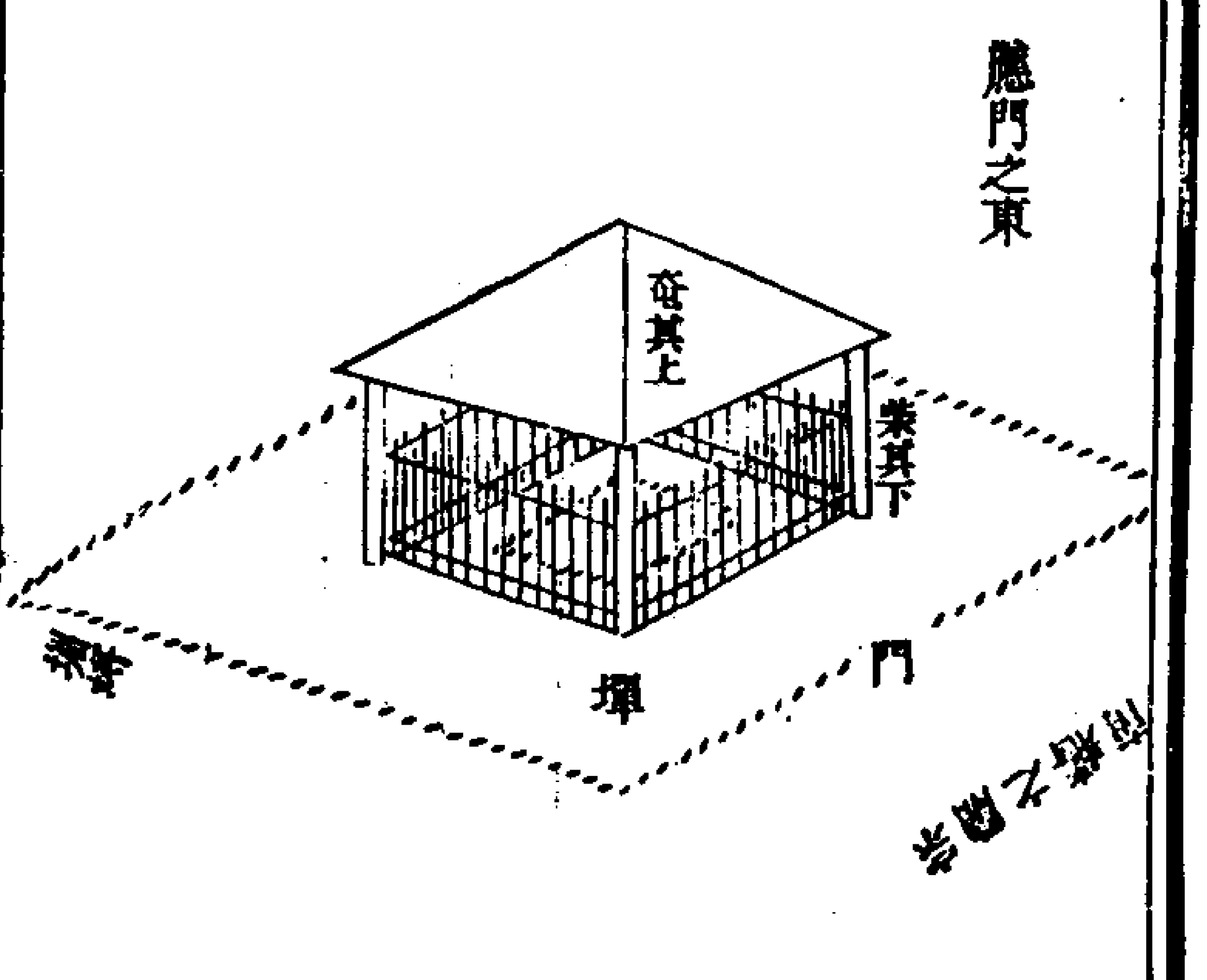
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牆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于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墉墻則所謂墉者弟壝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覲四方之諸侯故四面有壝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其云稷壇在社壇西卽蔡氏別壇之說竊爲五事以辨之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註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

也疏引孝經緯云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五土之一耳五土者山林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五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五穀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壝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赤土邱陵也白土墳衍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冒有黃土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社之右另立稷壇

兼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猶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兼舜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紊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有二壇每壇方廣五丈並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棧則又兼以四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倍之是誠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榰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壝封人鬯人亦獨言社壝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

言右社不聞有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立祀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爲社立祀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有生五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配之以后稷也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鄭氏云以石爲之以此準稷蓋亦有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

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其壇也其辨又舉此又
事兼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兼稷壝又云王社
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兼稷
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以王社不祀稷兼稷壝太社祀
稷另有稷壝余則謂皆祀稷而皆兼稷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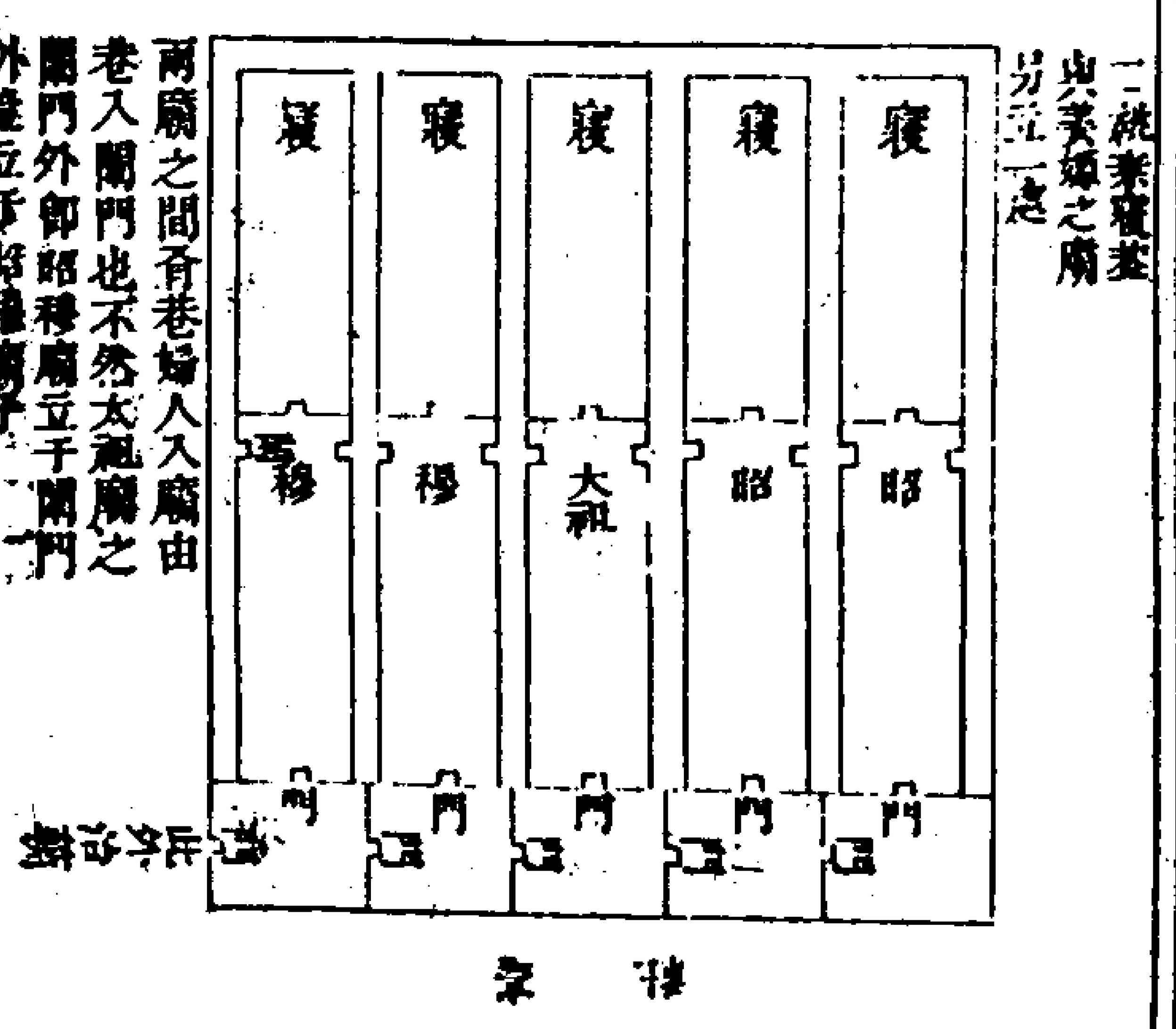


右社稷圖二

此亳社也其制散見諸書者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白虎通云置宗廟之牆南蓋為廟屏者為廟之屏蔽其地當亦樹木廟門外望見之故以為誡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註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公羊傳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月令收秩薪柴註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為柴

檜把以上者爲室奉二圖以上者爲棺槨之奉則柴
爲小木兼疑也地官媒氏聽男女之陰訟於勝國之
社註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春官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註云勝國邑所誅討
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葢揜其上而
棧其下爲北牖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
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
通俗文云板閣曰棧見一切經音義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最
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
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

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註云紂囚箕子
云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考諸說葢編木爲壁蔽
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然有不能無疑者以柴作棧
己自通明不必又於北爲牖且柴棧之上牖難依附
所云北牖使陰明與公羊傳柴其下之說不可強通
竊謂如郊特牲說唯北有牖則不可以入尸祝之類
其將列於牆外烁官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祝見䘏禮恐非禮意疑四面爲
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依公羊傳作圖北牖之說
姑置勿論



右宗廟圖一
天子七廟之制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
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
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引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
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于二祧之中其注周禮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

廟是二祧卽文武之廟明堂位所謂文世室武世室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此云與始祖而五與王制所云與太祖而七異者蓋五廟之制自虞至周通典云虞夏立五廟殷氏因之呂氏春秋除太廟外尚書云五世之廟自天子至附庸皆同通典云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殷氏禮書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若據書紀年以鄶入于齊公羊傳云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周于五廟之外更立二祧故周儒說禮者謂之七廟此鄭氏義也乃七廟之位古無明文賈公彥言諸侯之五廟平列此七廟或亦如之則成王時文王爲王考廟武王爲皇考廟

當是時祧廟立乎抑不立乎立則祀者何主倘虛之以待文武之親盡則曾子問所云七廟無虛主者有虛主矣倘先祀高祖之祖父則是共懿之肯六世而親盡孝夷而後四世而易檐而制衰矣不預立則先此之五廟已定至此必增加改造羣主遞移非所以安祖考奠鬼神也且爲計之廟制同于路寢毋堂東局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館爨在局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時毋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闈門之外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

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毋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竝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廟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然七廟之三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畫涂豈十餘步所可[illegible]若因考周禮隸僕職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皃也皆曰廟後曰寢若祧與五廟竝列而祧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惟祧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祧無寢親盡而立之爲無礙于五廟抑五廟共廣三百步于廟左爲可置左傳言襄王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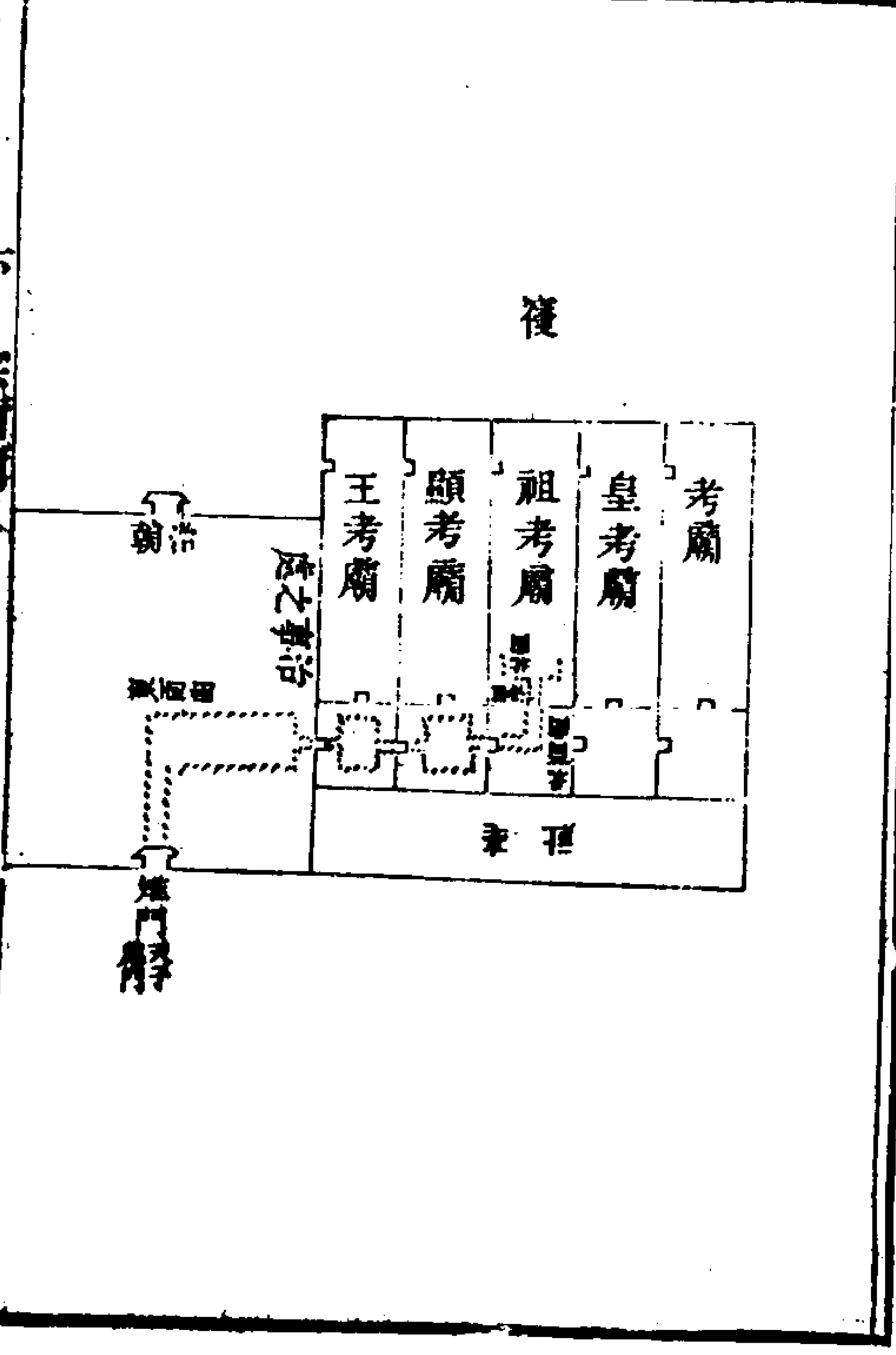
文武胙于齊史記言顯王致文武胙于秦獨曰文武必文武之祧另立另祭乃專得此稱魯賜天子之禮樂于周公之廟爲天子五室之制春秋大室屋壞注云大廟之室明堂位云魯周公于大廟又云大廟天子明堂大廟爲明堂制章宮仍翼室制故子貢觀于魯廟有北堂九楶因周祀先妣亦立閟宮因周有二祧亦立魯公武公之宮且雉門而兩觀丹楹而刻桷皆天子制也于魯之制可以明周之制矣余信鄭氏七廟之說又爲細推之如是若宗在七數之外言自劉歆九廟之制造于王肅廟位相次而南之說擬于孫毓而皆非也寢者薦新月祭皆于是二祧無寢故不月祭春秋昭公十八年傳云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廟必南向寢在其北則寢在廟後也準以燕寢之有廷則廟寢亦必有廷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肯廟之堂七雉得三十又步廷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七廟九廟之不可平列旣如彼如孫毓之說相夾而南則四廟相承已六百四十餘步又加祧廟則八百步矣肯有亳社後有諸寢此王宫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闈門者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闈亦在側爾雅云宫中之

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孫炎云闈宫中相通小門也李巡云閎衖頭門也公羊于內朝之外朝之門爲闈蓋在路門之旁者地官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守門者守其中央之路門守闈者守其左右之闈門唐人名其東西門爲閤閣卽古之闈門大小可通稱也文獻通考云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冊府元龜云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閤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又注保氏王闈云宫中之巷門然則朝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曰闈而在巷頭者曰閎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廟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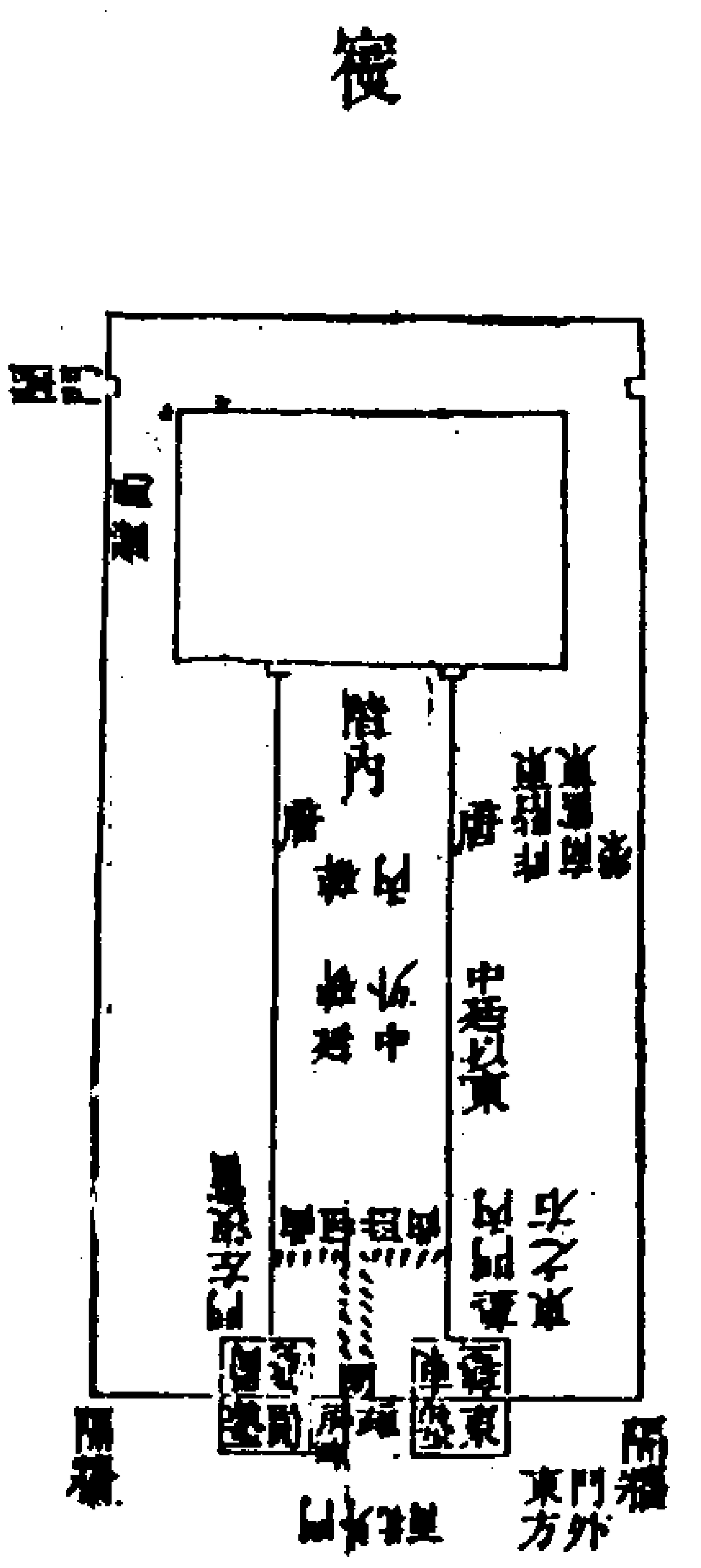
西塾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闈門也乃閨閤與闈可通稱闈與門亦可通稱劉昭續漢志注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是也志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是則闈之異解與考工不同也閎亦有二說春秋成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此巷頭之門也襄公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閎注云僖宫之門昭公二十年傳云華齊御公孟及閎中注云閎曲門中曲門者卽曲城僖宫之門者卽聘禮𦎫曲揖之曲是

𦎫曲之門亦名閎也



右宗廟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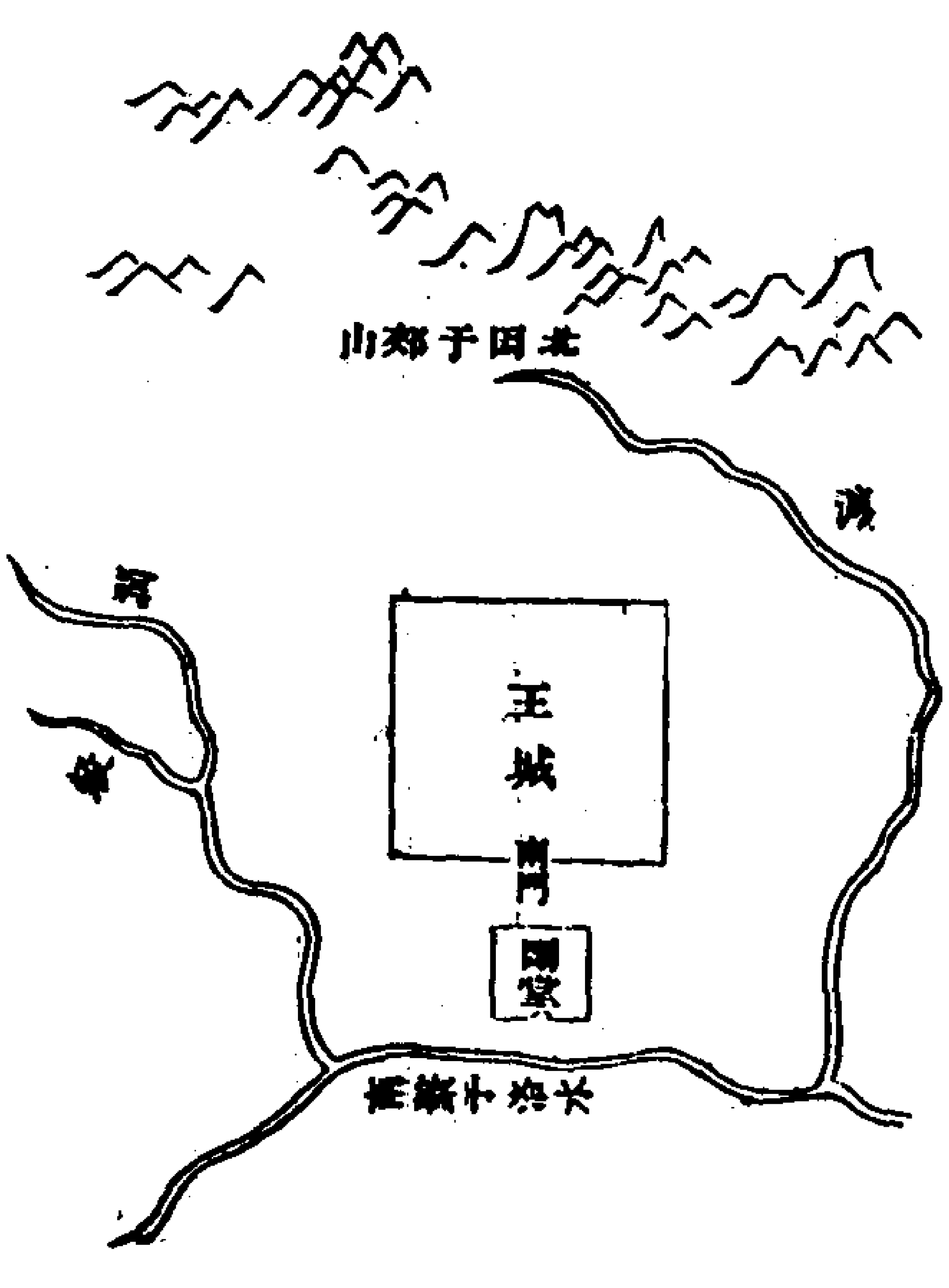
士冠禮每曲揖註云入外門將東面曲揖直廟將北面曲揖註又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聘禮云每門每曲揖疏云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别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故將入門有曲）入門則相遠（入門既入北故又有曲）是以每門皆有曲今合二禮文爲此圖也知廟平列者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大夫士居後凡有功者居前註云先王造塋者（始葬于此之君）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註有功者云居王墓之前昭穆之中央以墓例廟知廟之昭穆亦夾處東西也



右宗廟圖三

宗廟之制與路寑同其室辨明者爾雅釋宮云閍謂之門詩祝祭於祊傳云祊門內也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徬皇也重文作祊此祊即閍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以門內故从門以祭故又从示其實一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之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註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據此則門外之塾亦得名祊蓋楚茨所言為正祭之祊特牲所言為繹祭之祊故以楚茨之祊為在門內特牲之祊為在門外竊謂繹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為祊於外（禮器文）而出於祊者（祭統文）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繹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為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繹在庫門之內為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秦侍郎蕙田云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內則全於臣全於子蓋祭祀之禮皆行於廟門之內不當在廟門之外）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陳風中唐有甓傳云中中庭也唐堂涂也甓瓴甋也周書作雒解隄唐孔晁註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為之也說文云隄塘也塘蓋即唐隄唐一物狀類於防故得同名瓴甋者爾雅云瓴甋謂之甓註云甓甎也今江東呼瓴甓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註云謂階前若今甓裓也疏云令甓令之磚裓磚道也知令甓是磚者廣雅云瓴甋甓甗瓺也是磚即令甓也裓即陔（儀禮鄉飲酒禮云賓出奏陔註云陔陔夏也陔之言裓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春官鐘師職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驁夏杜子春云裓讀如陔鼓之陔是裓陔古今通借字也）說文云陔階次也蓋堂下之道以磚為之高於平地也（說文云甓瓴甓也甓令適也是甓又名甓）月令註引逸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孔疏謂門之奧為廟外局室之奧竊謂禮文明曰門之奧則即指門之局南隅也祀戶於戶內故席於室中之奧祀竈於門外東方祀門於門檷祀行於門外之局故席

於門中之奥奥以東南隅言不必泥其爲室中之名
而以爲局室之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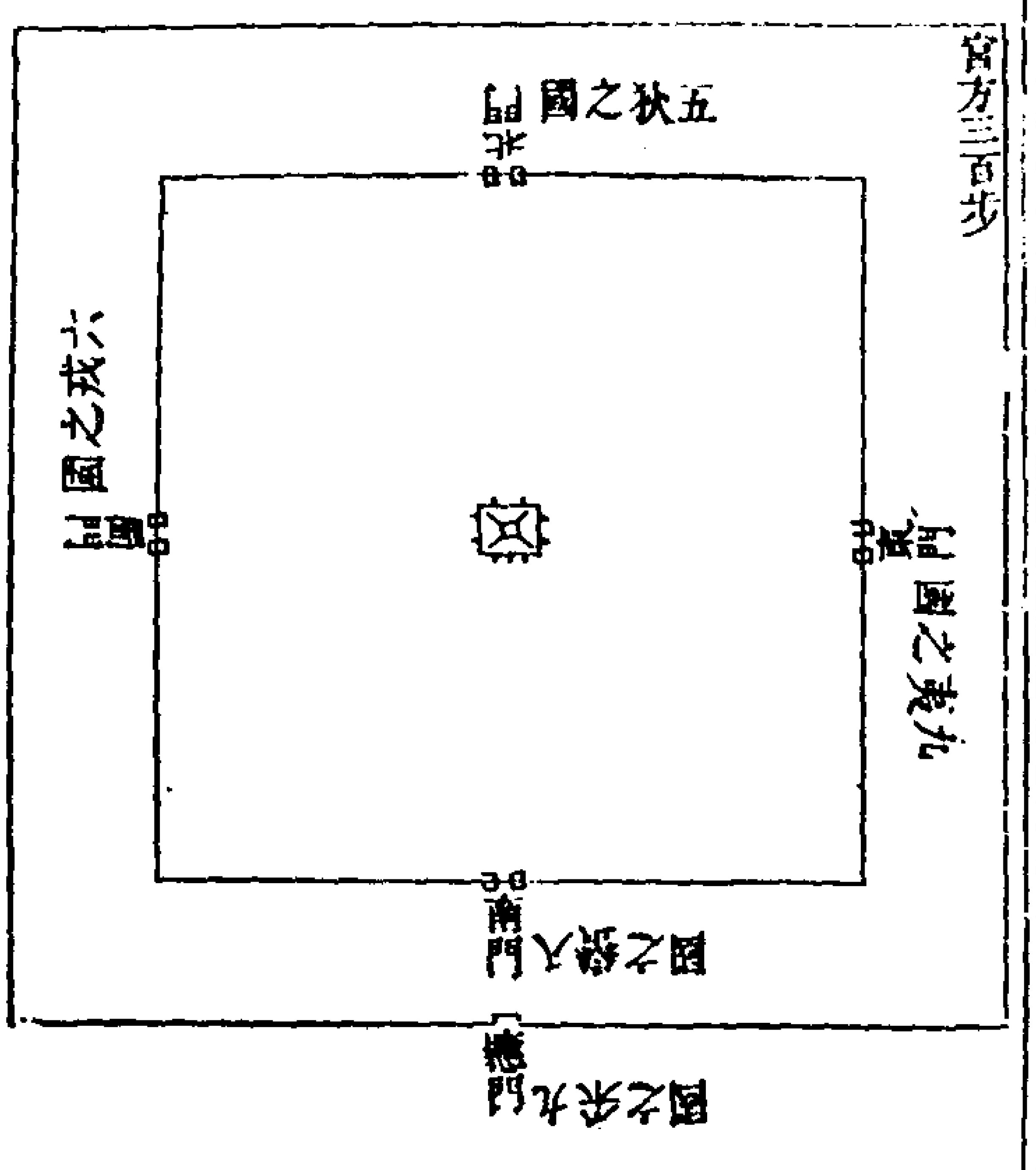
右明堂圖一

明堂之說言人人殊而所在則以南門外爲定玉藻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註云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如聽朔在明堂者以月令十二月所居以布政云閏月天於門則十二月各處其方矣言南門外者周公營洛邑制七十里之郛南繫洛北因郟相去二十餘里南門外去水止四五里今洛城去水三里故王城在其北明堂在其間故五經異

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也明堂月令說謂在近郊三十里如是則每月聽朔必踰洛水且洛水之外已非近郊蓋言其制如此爾若按東都之形勢宜以三里斷之故不曰南郊曰南門外也必以東都言者周書作雒篇言周公作明堂之制是明堂在東都而鎬京之明堂無有明文蓋明堂之設所以朝諸侯頒政令祀天帝宗文王非諸侯所有未制禮樂仍依侯制無明堂既卜天下之中營王城建明堂於此而鎬京不朝諸侯無明堂也惟鎬京無明堂故顧命諸侯朝於治朝左氏昭公四年傳云康有酆

宮之朝朝於酆宮無明堂也鎬京無明堂而樂記言武王祀乎明堂者鄭氏謂文王之廟乃文繫於不復用兵之後蓋兼制作以後言不必泥於武王而以文王之廟名明堂也祭義言祀乎文王諸語與樂記相似注云宗祀文王於明堂孝經云昔者周公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祀於明堂即宗祀文王宗祀定於周公武王安得有此以祭義相較知其泛論也知明堂爲朝諸侯者孟子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註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使徒爲布政之宮何以在於泰山又何取義於明諸侯尊卑故荀子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豈在塞外者朝諸侯在畿內者不朝諸侯也惟東

都有天子之制鎬京仍文武之舊故洛之廟有太室而顧命當成王崩猶翼室也鎬猶翼室而視朝後反宿路寢夫如明堂所居則爲王城之路寢而非鎬京之路寢明矣蓋每月至東都布令居王城之路寢也辟雍作於文王明堂建於周公自不可混若謂即大廟則明堂方三百步矣天子九廟已占九里非宮左所能容若在廟寢之後則與王后六宮相近未有朝諸侯之堂而與后宮並者也玉藻南門外一言爲可據矣



右明堂圖二

明堂之在郊旣得而定矣而九五之辨堂室之淆戶牖之縣修廣之數紛紛不一竊謂泥衆說以求經則經文愈窒審經文以考制度則爲狀甚明明堂位九采在應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有兩重門也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是四面有門也因推之考工記匠人言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又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蓋視夏之尺度爲變又增以四阿重屋之制其九階夾窗同也又言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殷中央之室大於四角之室周每室度同又堂崇三尺者易爲九尺故詳之其九階夾窗四阿重屋同也九階者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面有三階其三面每面兩階也云四旁兩夾窗者言太室之四旁每旁一戶每戶兩牖夾之共四戶八窗無所謂三十六七十二所謂二十戶四十窗者則指世室言非謂明堂夫如是也考工記止言四旁兩夾窗明白可據云四阿重屋者大室之屋高於四旁也

見肩屋圖第六云南北七筵者深六丈三尺也東西九筵者廣八丈一尺也每室二筵者每室深一丈八尺堂廉在南北者各深四尺五寸也至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之青陽東室也明堂南室也總章西室也元堂北室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曰堂總章青陽以明堂元堂統之中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便文耳其于世室云堂修二七兼五室於內矣固不可項列之云某修幾何某修幾何也則云五室者兼堂矣固不必瑣列之云一室二筵四堂各二筵也且室夫通稱矣孟子言爲巨室詩序言宣王考室是也月令在周

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廟在其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大廟大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大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堂乗疑也止一室則惟此一室有戶牖乗疑也四堂分春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乗疑也二个居四維則室不在四維乗疑也四維別乗室夾乗疑也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

於五室之名必不欲統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堂爲十二堂而月令之左右个遂乗寘處室既有九戶牖夾多堂室旣縣則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百四十四尺而明堂之說遂乗定也又嘗考尙書大傳云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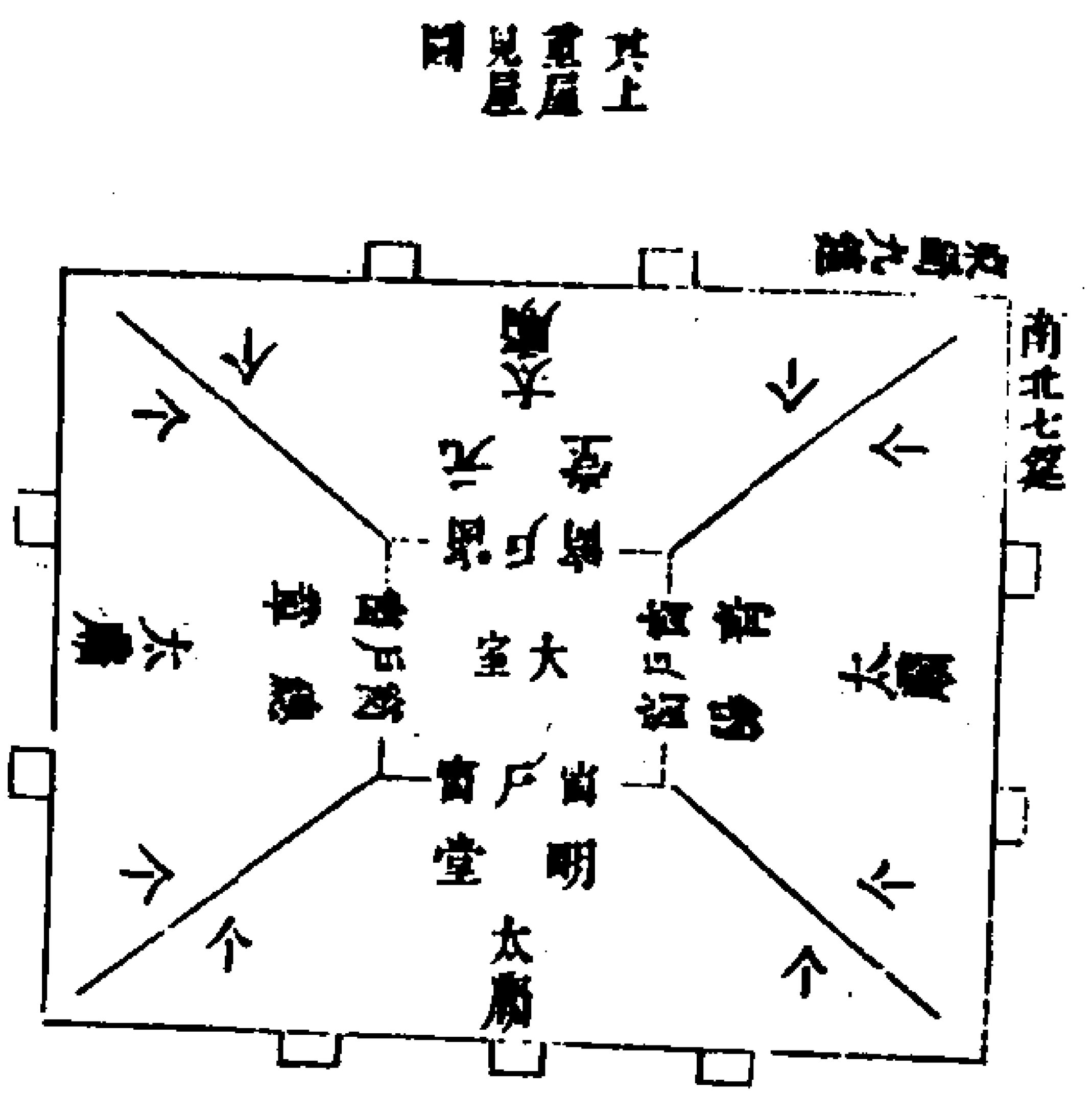
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九四堂一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啓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啓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北戶卽中室之北戶蓋毋一昔啓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乗所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證而定其制乗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謐論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註云設斧扆於戶

牖之間而鄭氏禮圖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却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復以世代檢之卽虞夏尙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毋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隋牛宏上明堂議云依鄭元註毋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旨周人旅酬六尸竝后稷爲七先公先王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僅須覲宴據燕禮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卻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言之昔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大昊從食祖宗配言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李謐泥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即容八尺將扆爲偏設王非正大矣鄭氏說晷大廟如明堂以

周書五宮同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寢廟自依書傳爲九雉七雉因考之三公侯伯子男皆大於廷堂上惟天子大之翼以侍御兼取於大自戶至廉凡二丈二尺五寸以廣乘之依東局九筵當廣二丈四尺加以左右个地亦非小壇方三百步堂止方二丈四尺以此準之明堂之度於義爲合王會解唐公虞公等皆大堂下周公太公唐叔荀叔旁天子大堂上此即二丈四尺之堂明堂位周公在堂上三公等在堂下與王會同則堂與壇可例戶外止餘四尺此依四角爲室言四角兼室余辨之矣至謂周尚文室大牛宏又云漢司馬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以爲兩序間大夏后七十二尺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則虞十二章周九章矣監二代者非徒增兼太也

如此作圖究屬偏見



右明堂圖三

一室四堂爲五室月令之文可據矣而左右个之狀未有詳者或以鄭氏言世室之室在四角又於月令言左右个爲東偏局偏南偏北偏室既非个因說个即四尺五寸之堂廉此斷不然矣李謐說四面之室各有夾房个者即寢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亦兼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兼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有个而青陽總章兼个矣青陽總章有个而明堂

元堂兼个矣如賈說則止有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
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
毋隅之兩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兼明文然而
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壞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
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
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
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
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
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毋方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
股形一正方卽爲大廟夾兩句股形卽夾左右个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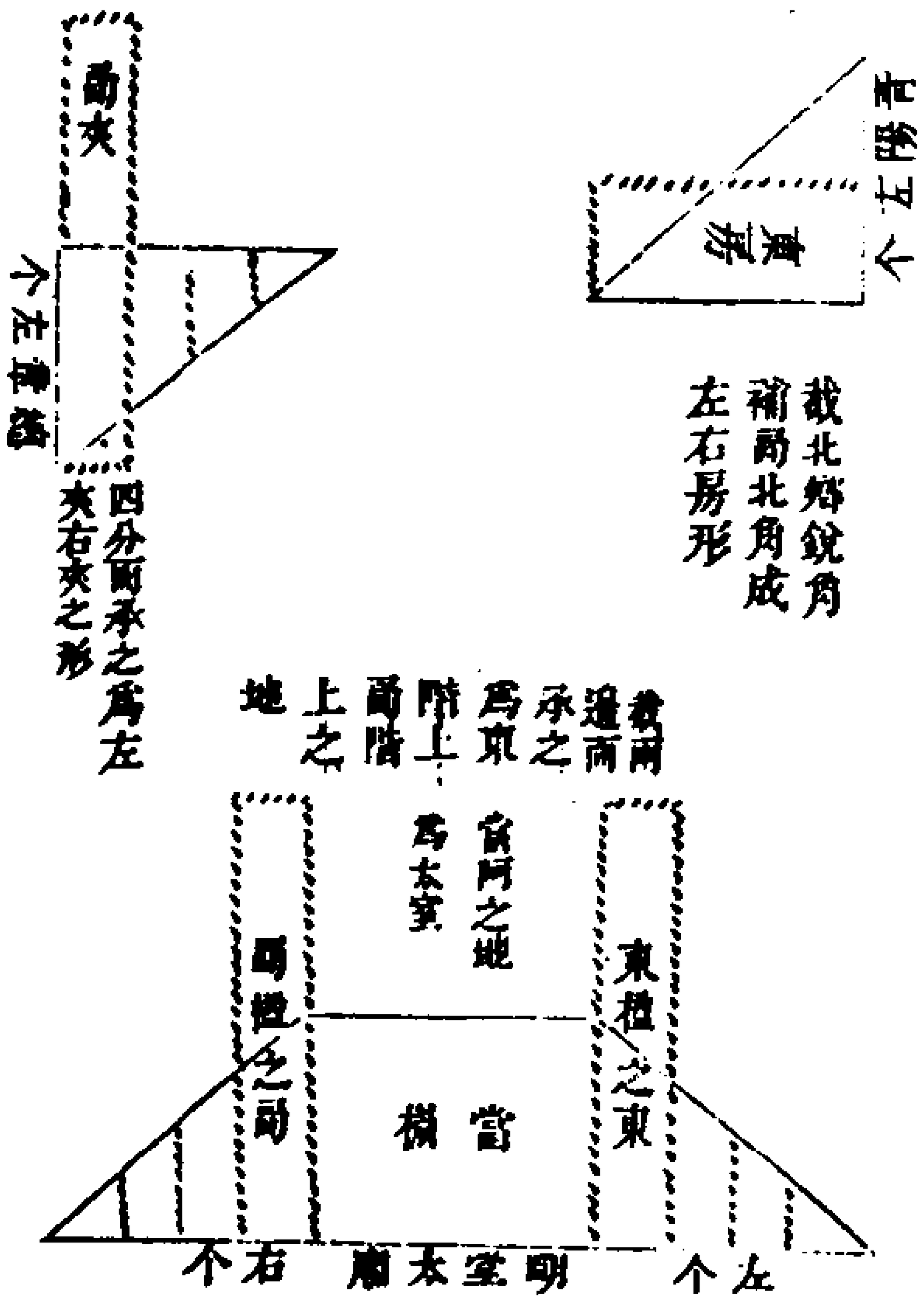
也自阿端至棨作邪殺督下卽依此作隔牆太廟與
兩个兼所隔毋隅之兩个則有隔也然則以考工之
重屋四阿知毋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
同繫毋室之名知太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
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兼頊縟之象正先王
之制作也陳祥道禮書云介於四隅然書爲邪角非隔於毋室之左右也知兼隔者而三階不
可皆容於太廟之前則兩旁之階必當个使个與大
廟相隔則登必旋轉始至中矣且考之鄉射記言布
矦之狀上个又尋中十尺倍中爲躬倍躬以爲左右
舌註云中方者也躬中之上下幅也左右舌上个也

居兩旁謂之个又云上个象臂下个象足大射儀云
中離維綱註云矦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爲
維疏云維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
繩綴角邪折維於維上繫著植據此矦之兩畔作四三角形考
工記梓人爲矦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此上
兩个卽上兩旁之兩三角也下兩个卽下兩旁之兩
三角也鄉射禮祭矦適右个設薦俎適左个亦如之
左个左旁之三角形也右个右旁之三角形也射矦
之得名个以邪角形則以大室比中以元堂明堂比
上下幅其兩旁之个比矦旁之个其事雖殊義則可

通也鄭氏註梓人个云个讀如齊人搚幹之幹射矦
之个同幹則明堂之个亦必與幹同釋文云幹脅也
說文云脅兩膀也釋名云脅挾也在兩旁臂所夾也
个通於幹爲脅下之名張其兩臂夾下正兩三角形
故个字卽象兩臂夾躳之形人字象臂脛形以形求之亦邪殺
也按个字說文所棄徐鉉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今考个字之見於經者其說有二梓人註讀作幹一也特牲饋食禮云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註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考工記局車稱七个又个大射儀矢稱一个二也鄭氏一讀幹一讀箇絕不作介字解之明是个字古有之非介也其个作介者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襄八年左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註云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註云一个單使是爲介卽个之證乃馬氏尚書註解一介爲一心耿介趙岐註孟子一介不以取諸人云一介艸不以取人凡稱一介者非一个之義左傳一作个一作介必有一誤按其文義當是介字左傳介誤作个則大學之个亦介字之誤未可據此謂明堂左右个爲左右介也史記貨殖傳云

竹竿千个孟康云个者一个兩个顏師古註漢書此語云个字作箇方言云箇枚也說文云箇竹枚也蓋揚許之箇字卽个字故說文有箇而無个个之作箇猶鄭氏引世俗作個也據鄭氏讀幹之一語个非介字必矣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亦不足爲據

个惟明堂有之左傳于叔孫家稱个何也夾室在左右與个之在左右同故稱夾室爲个此左氏屬文之稱非叔孫之家有明堂邪房之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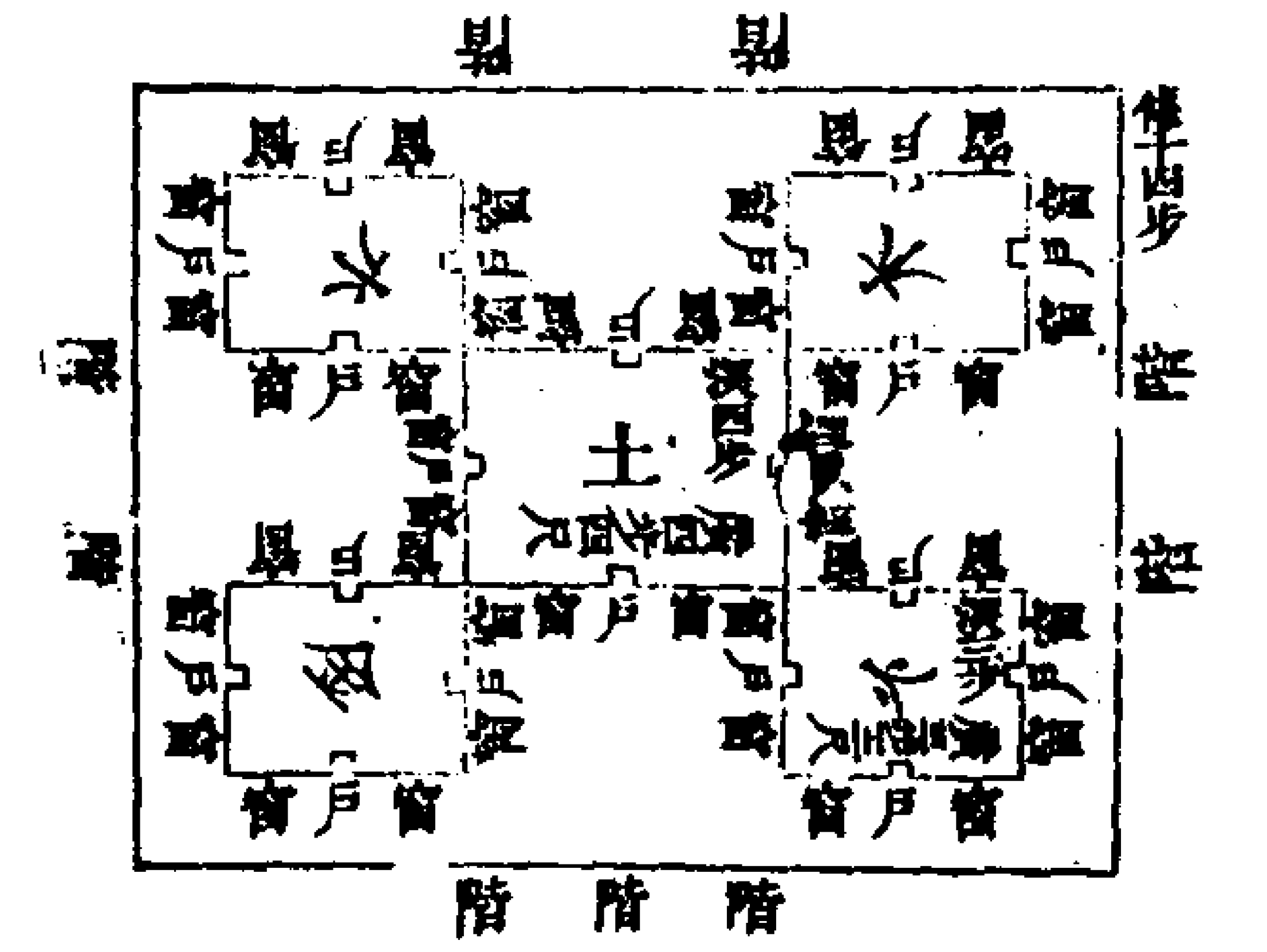


右明堂圖四

考工記于七筵九筵明曰周人明堂則明堂度以筵也書傳于七雉九雉明曰周人路寢則路寢度以雉也（度長以長故雉長三丈）明堂小于路寢者路寢爲燕射之地不宜太狹明堂翰四方諸侯天子立于上羣后列于下列于下者衆故宮百倍于堂立于上者獨故堂不妨三分于寢宮大以容天下之同歸也堂小以著至尊之獨立也乃必以筵殊雉而七九則同者何也路寢大廟明堂其大小雖異又室則同易雉以筵制度仍合改其七九形則淪矣且翼室取于正方又室之个取

于卯綳何也五室雖原于四阿而八个實通于翼室以翼室言之其東卥九雉南北七雉者自阿之南自阿之北各三雉餘一雉分爲檐宇之度益正北二雉爲室室之東卥共四雉兩北堂合二雉兩房合二雉卥堂二雉東堂二雉兩楹之間得四雉兩階之上共得二雉兩夾共得二雉以尺寸計之每二雉縱六丈横八丈北堂及房每廣八丈深三丈東卥堂每廣十二丈（南北度）深四丈兩夾各廣二丈（東卥度）深十二丈兩階之上如兩夾之廣深兩楹阿棟之中得一室地而中堂之南北亦各得一室之地度雖參差以四阿之室準

之則明堂卽當楇之二筵也靑陽卽東堂之二筵也總章卽卥堂之二筵也元堂卽北堂之二筵也大室卽室之二筵也以室處當阿之地合北堂以處于室之地而兩北堂兩房之地乃合而裁之爲北之四个矣以東堂卥堂之南半移而當室而兩夾及兩階之上乃合而裁之爲南之四个矣正置之爲五室爲四阿以朝諸侯祀祖考化裁之爲兩夾爲兩房以便于居處通于諸侯大夫錯綜之而咸宜參伍之而皆合也又何疑于个之卯綳乎



右明堂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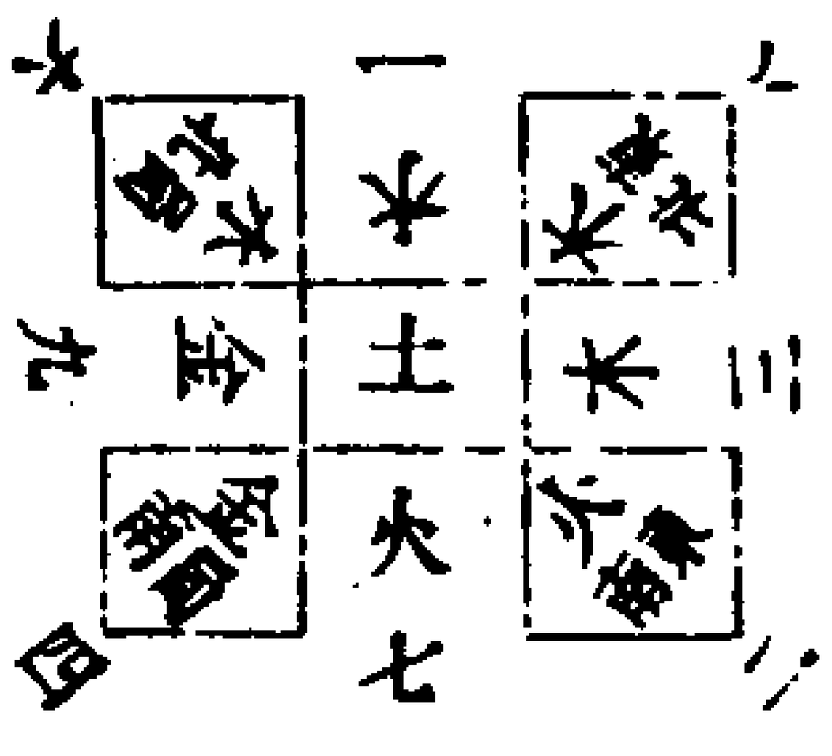
明堂之制旣據經文以得其狀而又取鄭氏說者何也鄭氏之說世室說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室三四步四三尺註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又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卥南水室於卥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卥七丈（以上禮註）以祢推之四隅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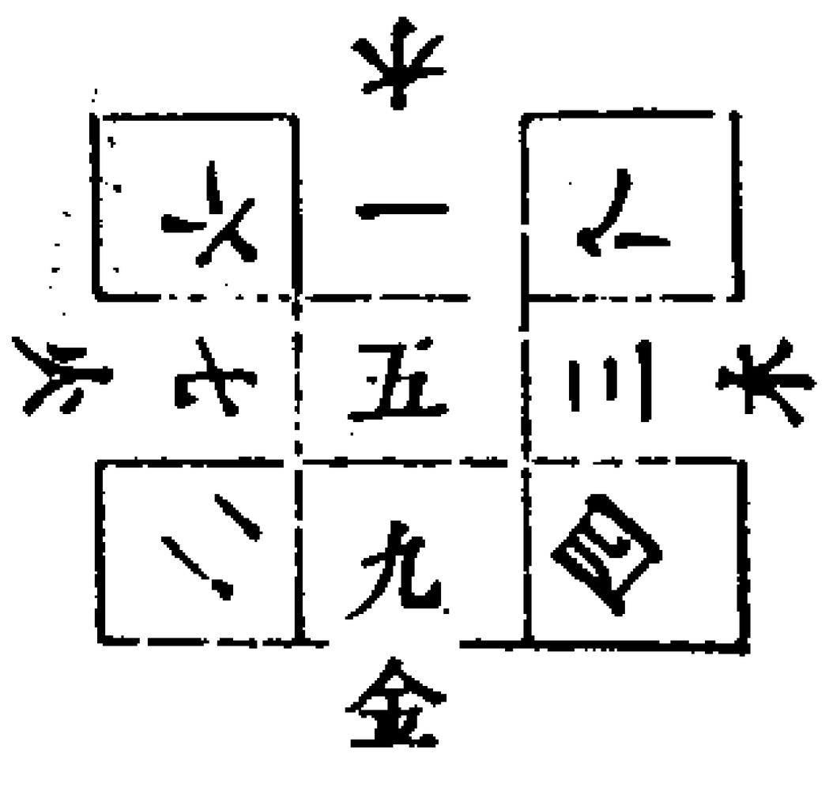
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
丈四尺堂修八丈四尺廣十丈口五尺乃後儒李謐
之徒多以室居四角之說爲非千餘年來爲鄭學者
不能明疏其義今以其文核之其云木室於東北則
木堂於正東也火室於東南則火堂於正南也金室
於西南則金堂於正西也水室於西北則水堂於正
北也不言堂者木東火南金西水北人人共知而火
室之在東南木室之在東北金室之在西南水室之
在西北則人或不明故詳註之也且此註註世室也
彼經文明以中室之修廣大於四室則四室若居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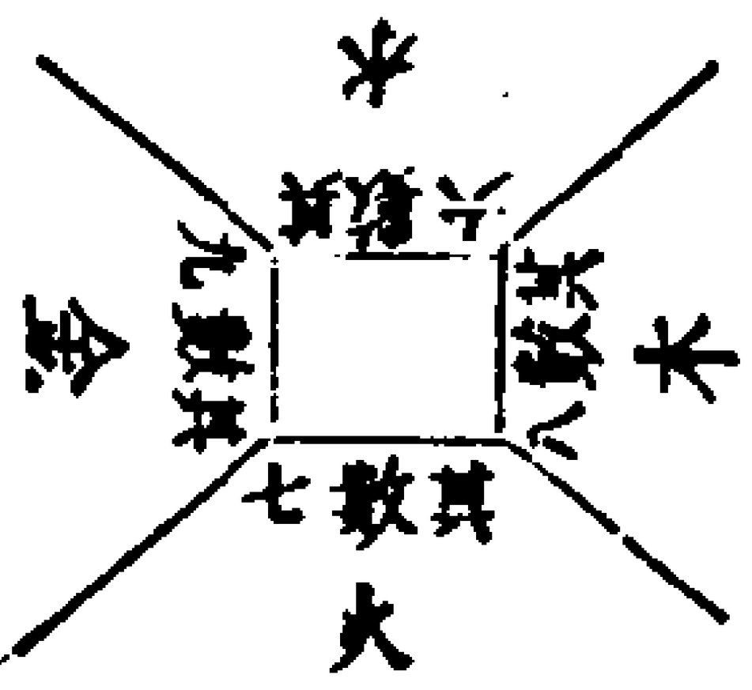
中將不成制況室居正中堂轉居四角邪惟其室在
四隅室顯於堂故以室名殷人屋顯於室故以屋名
周人一室在中四面皆堂則堂顯於屋與室故以堂
名（說本牛宏議所引馬宮說）古之立名皆有取義按名思實亦可得
之但室之在四角世室也非明堂也鄭氏註月令云
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大廟東堂當太室青
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堂大
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大廟大室中央
室也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總章太廟西堂當大
室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元堂左个北堂西偏元堂大

廟北堂當太室元堂右个北堂東偏於世室言四角
有室而不言有个於此言某堂某偏而不言四角有
室鄭氏之義正未嘗以世室明堂同制其考工記註
云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
制者何也此謂夏舉宗廟明路寢明堂之制同殷舉
路寢明宗廟明堂之制同周舉明堂明宗廟路寢之
制同非謂三代之制同也（若鄭氏謂明堂四角有室又曰某个爲某堂當某室觀其於大廟云當大室及个止云堂之偏則鄭氏之義正謂一室四堂也）陋儒不究經文亦未深求註義因詆
其四角之說且移其四角有室之說以說明堂又移
其東偏西偏之說以說世室及其不通而歸罪於鄭

且敢於疑經名爲鄭學者亦徒泥其言莫窮其蘊鄭
一蔽於詆之又蔽於護之眞足悲矣四阿自殷始八
个自周始鄭於四角明曰室議者謂方位不正將使
堂居於角爲正矣眞瞽說也世室之五室不連堂而
妄指爲堂明堂之五室統乎堂而泥指爲室尤可一
噱矣但四堂居正四室居隅位雖各正而毋行之室
獨偏於左或亦不能兼疑此錯綜參伍之妙也下爲
圖以詳錄之


右頁


右數


右周

右明堂圖六

世室明堂其制不同既詳疏之矣論明堂者毋取大戴記明堂篇爲說嘗細考其文知其爲後人所謚有先聖遺制可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而附會瑣雜易於惑人故說之者不得其精蘊徒炫於異說今先正其文之譌誤而後疏其義其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廱此一段玉藻疏引異義所說標戴禮盛德篇則此四十九字爲戴禮之文也鄭氏駁之云戴禮所說雖出盛德記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謚非古制也然則鄭此四十九字者先儒已疑其僞也其文云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圜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一段自堂高三尺以下四十字異義以爲明堂月令書說之文但所引九室十二堂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之云四堂十二室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然則此四十字乃明堂月令書說之文非盛德記文故上有明堂月令四字鄭

所謂誤斥異義引誤也所謂本書指明堂月令之本書也杜氏通典大亯明堂篇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圜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所引與玉藻疏異義同以下別言之云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其下引堂方百四十四尺一段以又曰二字繫之堂方百四十四尺之文明堂月令論之文也與堂高三丈三十二字相繫則堂高三丈之文斷爲明堂月令說而非盛德記也近世學者因以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筴也一段亦爲盛德記文此於盛德之

文既未審於通典亦未細讀也通典之文甚明玆不備錄其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玉藻疏引異義云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也其下說之云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旣引明堂月令說之後云又戴德云明堂辟廱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以文王廟之說屬之周禮孝經別於戴記藝文類聚引禮論云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蓋德字之譌又落澤字合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

宮與大戴記文同通典云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以爲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然則大戴之文禮論所說周禮孝經之義非盛德本文也中又雜入朱艸以下二十五字於文義爲不倫於篇義爲不切而又以朱艸爲蓂莢殊不可解說按許君所引鄭氏所駁明白較然檢今本此又在盛德記後另標明堂篇名又與異義引爲盛德篇者大異顯屬後人因鄭氏有呂不韋所諡之說摘出附以衆說別爲明堂一篇附於盛德之後故其文冗雜不一一不可爲據因又考之北史魏封軌云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隋

書宇文愷引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廱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脩居書顏師古議云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乖據自爲矛盾據此則魏末隋唐之閒盛德之文已與明堂月令說周禮孝經說相亂諸儒引之而不深考故或據以爲說或疑而與之辨幸五經異義隋時尙存牛宏議明堂引明堂者古有之也四十九字

標以盛德篇名孔沖遠杜君卿亦依異義爲說卓然可據至今顯之矣今大戴記注不傳名氏或以爲周盧辨撰乃其註明堂月令四字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又疑其語太重復此未見五經異義不知大戴之明堂篇爲後人雜附者其註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法龜文也九數之爲洛書始於趙宋辨註不應及此蓋辨註已亡此註乃後人爲之非辨註也因卽今本大戴明堂篇考之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十七字繫明堂月令之下當亦卽明堂月令說之文所羼詳思其義蓋傳之古矣

余所謂先聖之遺制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卽九室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兩言也九室者統堂言之指世室也以五室合四堂其數九也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月令疏謂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坤貞于六月未六月二陰生陰不敢當午故火數二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三月五陽生爲建辰之月辰爲土故土之數五水在北者從盛陰之氣

所以潤下也火在南者從盛陽之氣所以炎上也木在東金在西者東西俱陰陽相半也是則水北火南木東金西之位所由定而不可易鄭氏易繫辭傳註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竝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竝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竝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竝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竝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竝氣竝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于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竝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木堂東北又有木室正西有金堂西南又有金室也陽正陰偏故二四六八居四角二四六八必居一三七九之左者鄉飲酒義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然則春爲東北正東夏爲東南正南秋爲西南正西冬爲西北正北故木始東北火始東南金始西南水始西北陽數之三七九一旣居四正則陰數之八二四六自居東北東南西南西北而在四正之左矣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西

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賈公彥考工記疏云五行先起東方故東北方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水東南之室兼木西南之室兼火西北之室兼金云先起東方者卽鄉飲酒義之說云兼者蓋以左右个解世室故謂其相兼其實四角各配一行不相兼也玉藻疏引鄭氏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此言交者以周明堂毋角邪分兩个言之非謂世室也生成之數有十室止九者夏后氏蓋遵九疇之錫用以

作室形則如𡇒（說文𡇒，耕治之田也，象耕𡇒詘形）數則以九進奇于正退偶于隅陰尙于藏故以室藏之陽尙于著故以堂著之土雖陽而處于兼用故藏之以太室而尊之以中央究考工世室之修廣知鄭氏室居四隅之說爲至當推鴻範九數之奇耦知鄭氏東南卥南東北卥北之說爲至精也以是推之九定在卥而不可南七定在南而不可卥四定在卥南而不可東南二定在東南而不可卥南此五行之定位九數之定鄉今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居正南而奪火位以七居正卥而竊金位斷兼此錯亂不經之數與鄭氏火室東

南金室卥南之說爲異與繫辭傳註二七迺于南四九迺于卥之說亦異其說何也蓋殷制也何以知其爲殷制也呂覽名類篇云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惟湯尙金故重屋所制九室之形四室之位雖依夏代獨退火數于卥進金數于南也呂覽上德篇又云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云周以金在後則殷以金在肖而周變之也（金屬秌爲肅殺之氣故象武此文明曰周明堂則指明堂兼鐘高誘謂作樂鑄鐘在後試以地言之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卥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卥階之卥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不聞以南爲後者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也是作樂金在所先且九夏皆金奏凡祭祀賓客皆用金節樂何云金後高氏之誤由不知殷明堂也）云在後者卥

于南爲後（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四在二後南方屬夏卥方屬秌秌在夏後也）進火于南退金于卥也然則周之制同于夏矣謂五室爲一室四堂者何也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而其數皆八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其數皆七孟秌居總章左个仲秌居總章太廟季秌居總章右个而其數皆九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而其數皆六四仲月處堂之正中而仲春之數亦八仲冬之數亦六是偶數居正矣何也夏分陰陽而以奇偶爲偏正周合陰陽而以生成爲帥貳論

奇偶則二四六八附于一三七九以生成言則一二三四統于六七八九周取于成所以著陰陽合一之象也夏殷之數九故九室周數止五故五室重奇數則屏室于四維重成數則廣堂爲八个以一函三（每面三室而含大廟左个右个）以三協一（寅卯辰同八巳午未同七申酉戌同九亥子丑同六）化夏殷之整爲斜裁夏殷之偏爲正此周之監二代也然則據考工而知夏據大戴記而知殷據月令而知周明堂之制明而九宮（即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漢儒以爲九宮稱宮者以明堂得名也宋儒又借爲洛書則誤矣）八卦（周易卽用六七八九）亦明矣故曰先聖之遺制也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此臆說也蓋九室之名師承最久說者不知九室

爲四堂五室之九室因以每室皆有戶牖以四八乘之適得三十六七十二之數豈知卽如此言亦止二十四戶四十八牖算之者尙未密也若必以三十六七十二求九室必如北魏李冲所造三三相重層不覆基房間通街然其穿鑿泥古不成制度已牛宏之所笑矣則三十六七十二者斷爲後人所度不可據也其叓異者蔡邕明堂論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楣圓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太室方六丈牛宏傳引作大廟明堂方六丈以宏下文又云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則爲大室二字誤八闥九室十二宮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通天屋高八十一尺二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廣二十四丈四周以水

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云明堂方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說異于考工記九筵七筵葢既泥室爲九又牽合月令之四廟八个以爲十二堂則此九筵七筵之地不可以容乃取乾策坤策之數以爲度然以方十四丈四尺之堂中室方六丈每面止餘四丈二尺去以街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房閒必有街道則堂室爲狹中大八小亦不成制于是又以四角之室接四室爲九室李覯云盛德記九室蔡伯皆之徒傳之按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蓋宗義說以爲叅人明堂圖者是也魏李謐論九室云左右之不重區一隔又云堂之修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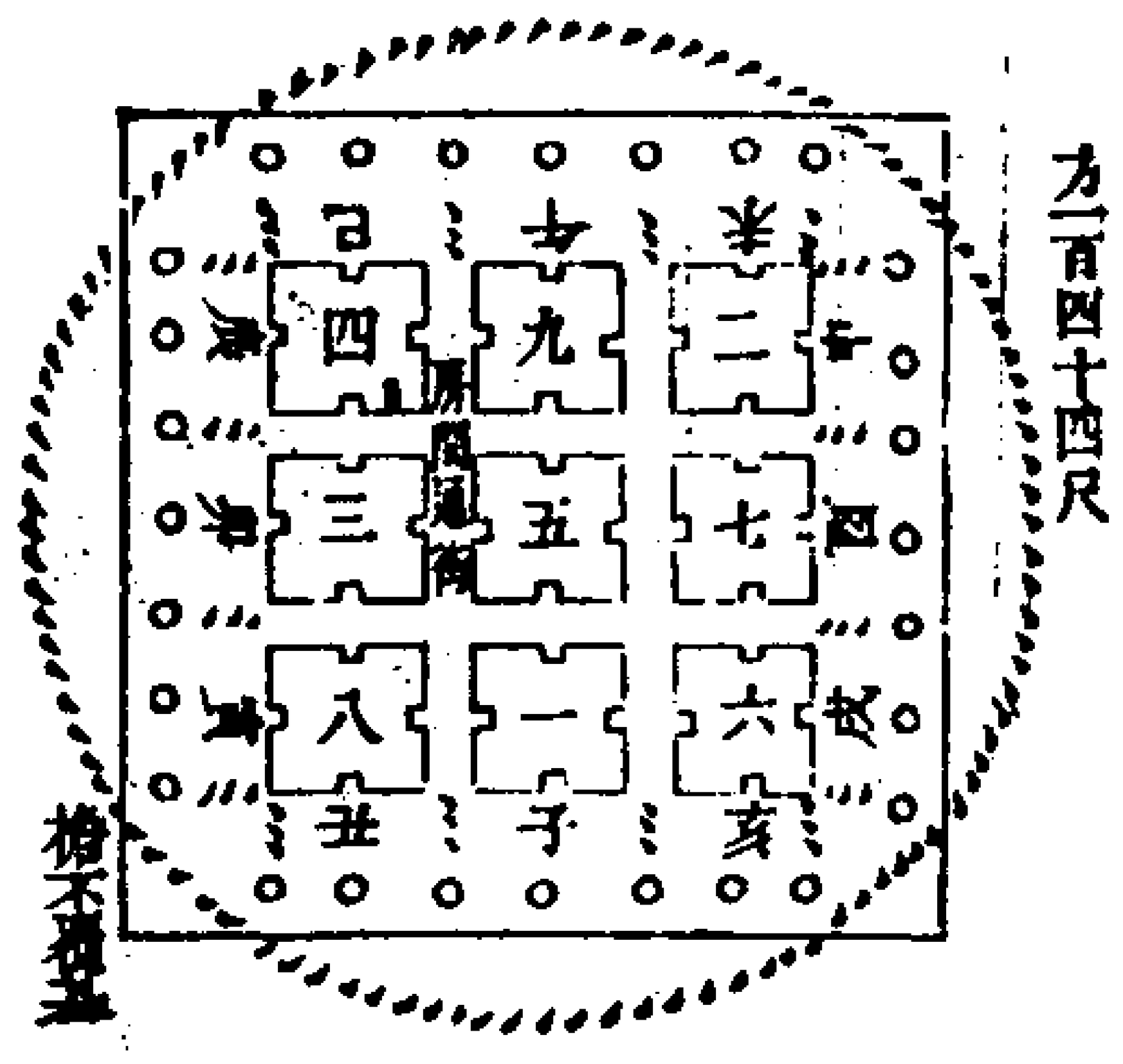
六十三尺其中又十四尺計其一室之中止有一丈此卽四角侵室也今計之以方十四丈四尺中室方六丈四隅所重之八室每室二丈一尺其正面分十二堂然四隅之室止當大室九分之一堂勢參差尤非制也若李謐取考工之五室取盛德之戶牖以五室而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不待知者而知其妄矣牛宏解衆說而不能通因議明堂取考工之五室合蔡邕說之一百四十四尺然去戶牖之縣則是雜七筵之度則非豈知考工月令之文本至明而至當哉然說者日多言巧言離其宗九筵七筵之制而不可不急辨者有二其一取九筵七筵而分之以中

央方二筵爲大室室外修二筵爲太廟廟外方二筵爲四堂之大廟廟之兩畔方一筵爲左右个當兩个太廟之前爲堂東西每面四筵半合九筵南北每面三筵半合七筵是說也可謂巧矣乃通計之南北十七筵東西十九筵旣屬臆說而每角所餘方三十三筵有奇叓何說以處此也此李覯說也修十七筵廣十九筵太室太廟方六筵則南北各餘六筵半東西各餘五筵半每面三辰去六筵則每角餘三十三筵有奇其一取七筵而倍之謂每面七筵說始于唐仲友推其說者以七筵六十三尺倍之得百二十六加中室二筵得一十八尺共成一百四十四尺以考工之度合于蔡邕所論視李覯說爲尤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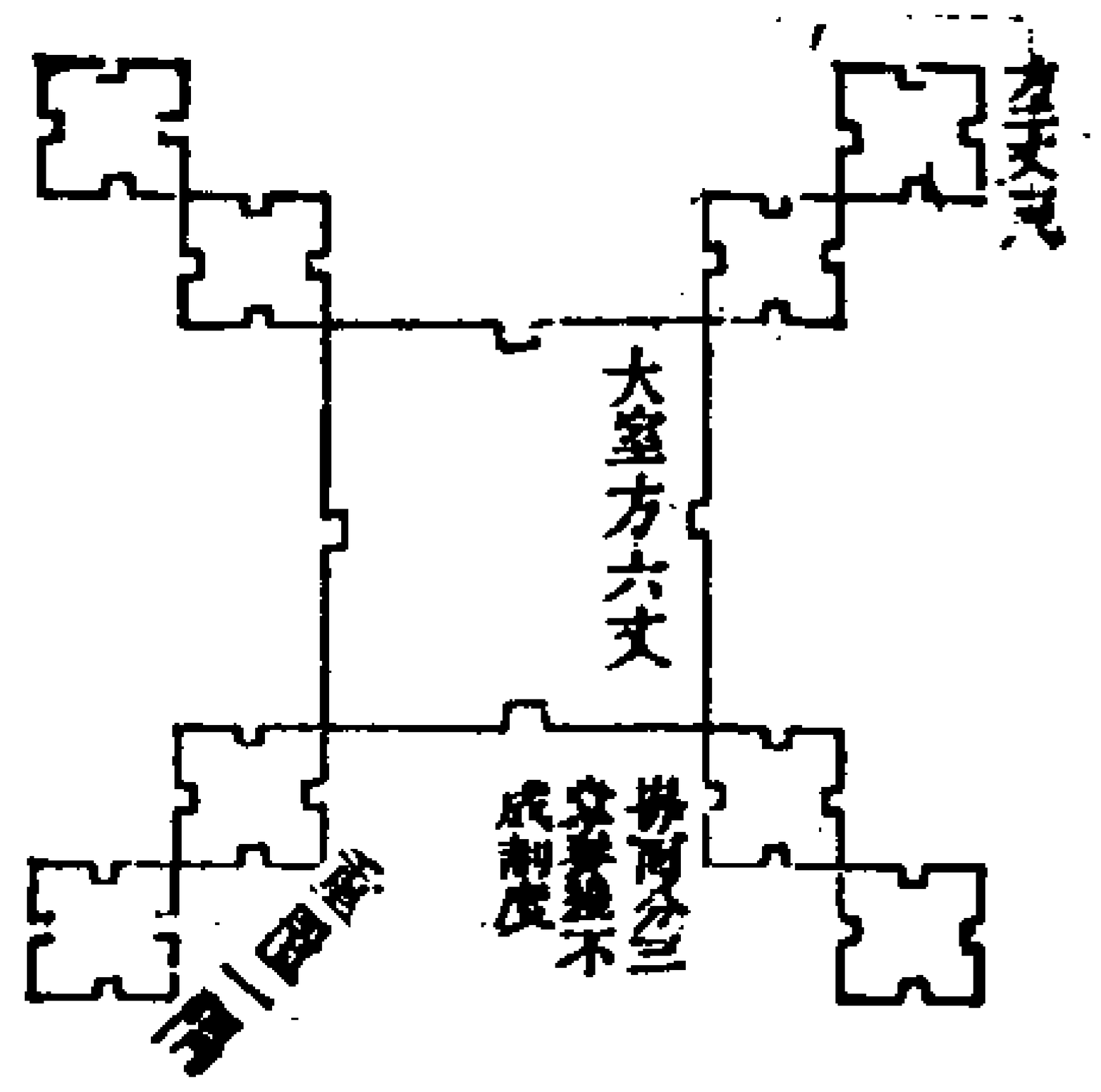
乃經文南北七筵今東西亦七筵因而東西九筵亦南北九筵既大戾于經文且九筵既爲每堂之廣而四角所餘各方三丈一尺五寸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東西九筵以一百四十四尺減之餘六丈三尺半之得每角餘地方三丈一尺五寸考每室二筵五室僅五丈四尺此每角所餘大于每室將置何名又此七筵之室兩邊皆中室之角匿二筵之室則此室角外餘方一丈三尺五寸之地又將置何名唐仲友戴李覯自爲每面測七筵之說更有六楹三筵等停于經文茲取其易惑人者辨之豈知經文之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每室二筵不可增亦不可減不可倍亦不可分凡此紛紛新巧易惑不求經文徒牽衆說左荼右縮獲一亡十總由不知世室之五室以室言明堂之五室統堂言戴記之九室統堂言月令之十二堂以兼室言遂至

延于七筵筵于兩个緜戶牖傍圜徑臆見林立莫敢違矣余于此制求之甚力每得一說從而又舍之乃知經文之本明鄭註之非謬三代之制燦然示掌其精義所取神而化也既分擇盛德記之文疏之于前又辨衆說之似是而非者庶幾古制明而經文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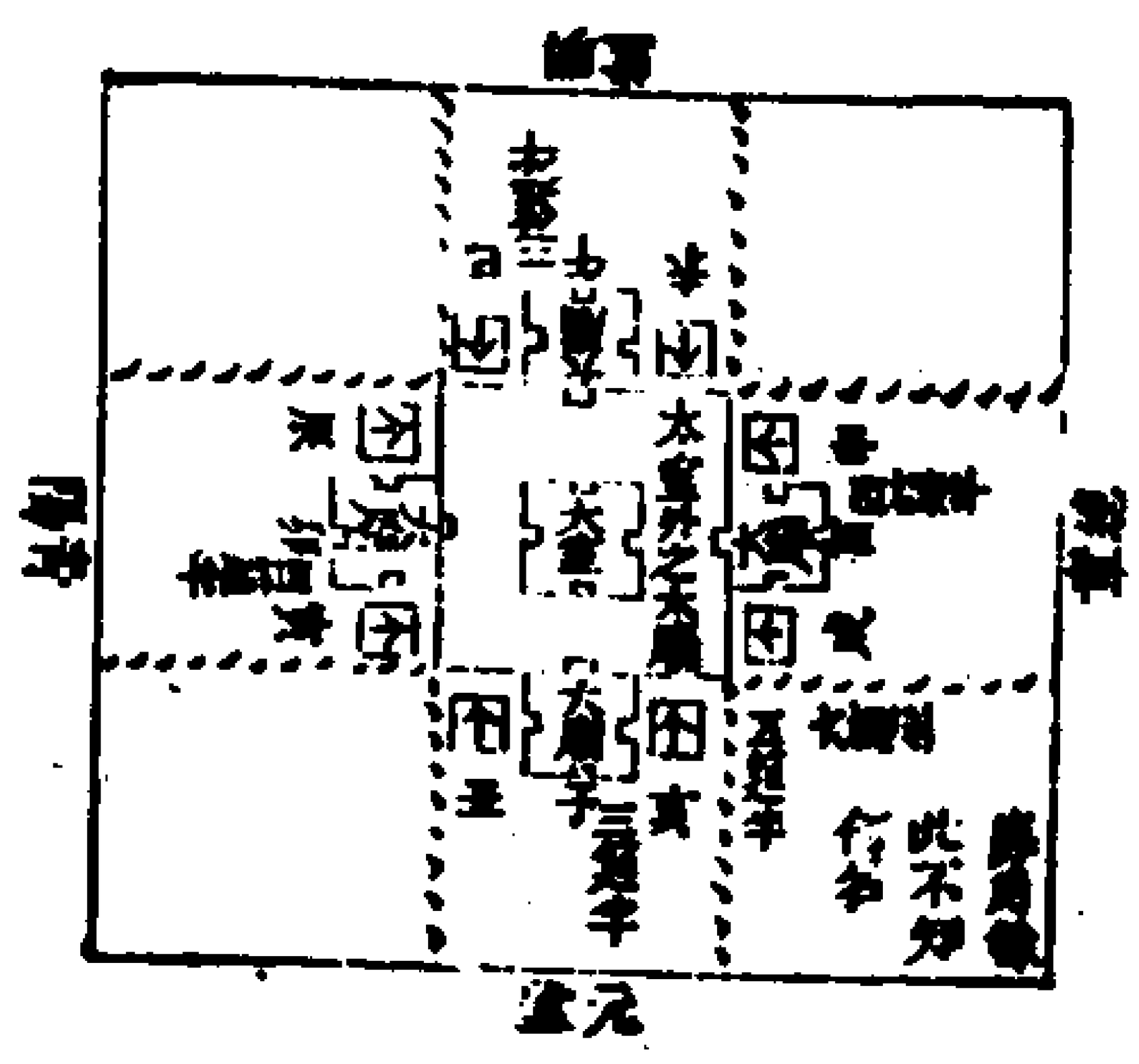
九室三三相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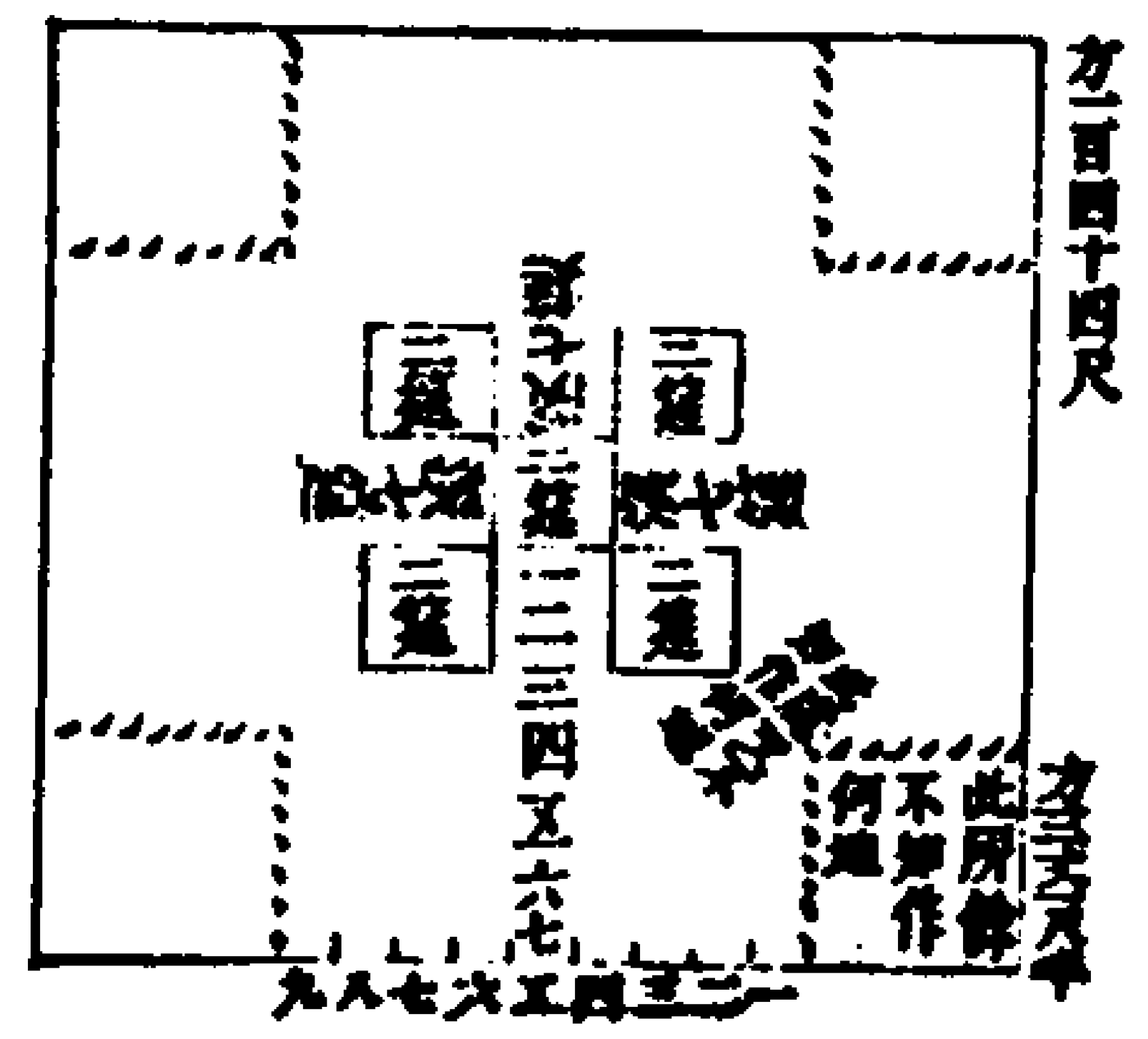
四角之室接四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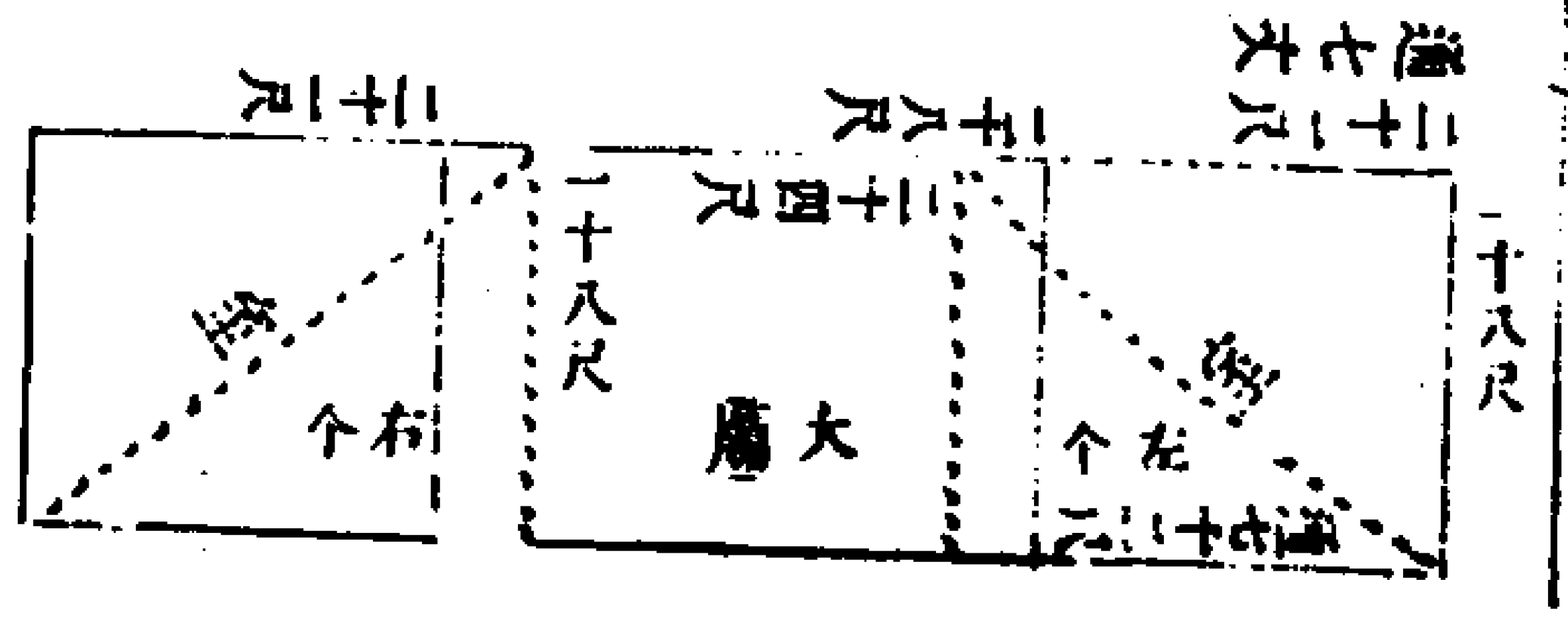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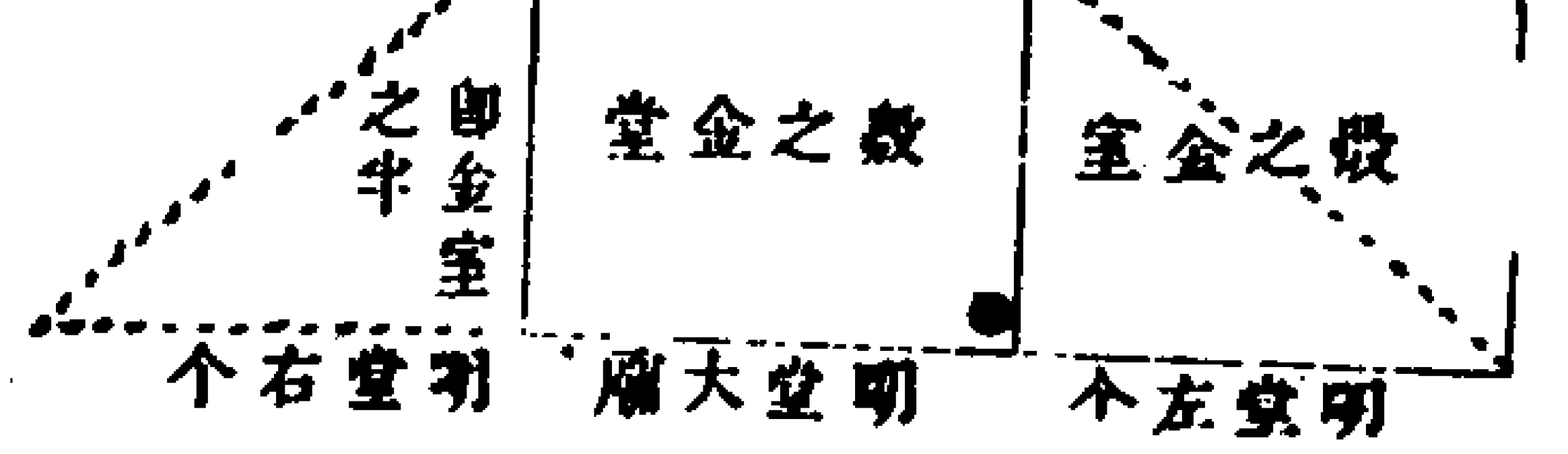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堯堂深七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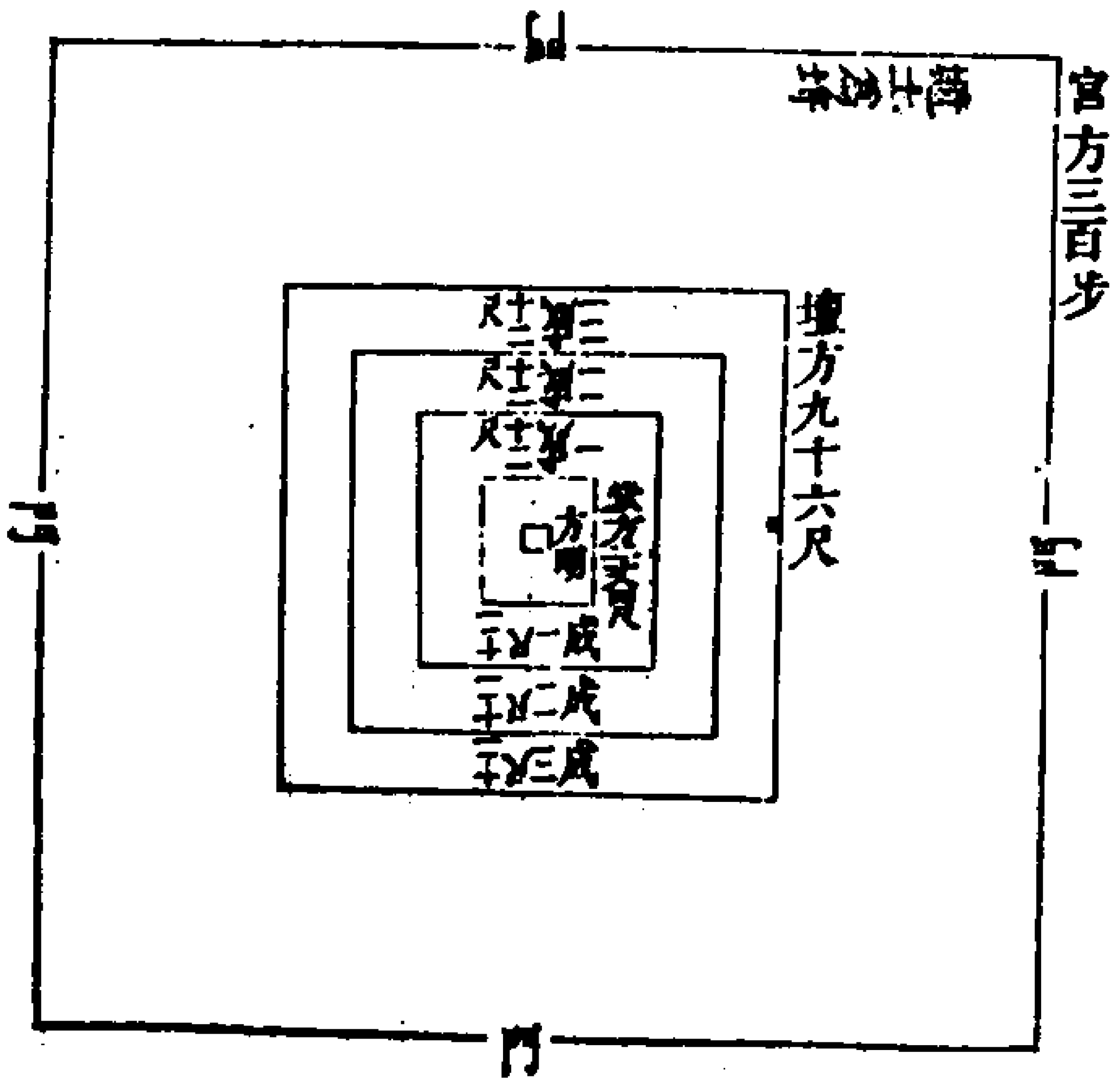




右明堂圖七

夏殷九室周五室周之減于二代明矣然夏雖九而實四周雖五而實十二是周且增于夏也世室修十四步（八丈四尺）周明堂修七筵（六丈三尺）周之狹于世室明矣然世室之堂深三步（如四隅室之深）廣四步四尺（如中室之廣）積五百口口四尺（深十八尺廣二十八尺相乘得積數如此）周明堂深一丈八尺廣七丈二尺積八百六十四尺（以右个補左个成方形則深十八尺廣四十八尺求得積數如此）是周且大于夏也陽爲大陰爲小夏之堂大于室堂廣其面可置三階也周取于成則陰化而附于陽故每室二筵也此損益變化之妙用豈牽合于九州七宿黃鍾卦

變四海三統(紫宫說)及十二座三十六雨七十二風(白虎通說)緜縟不切之類哉先王之制至平而至精後儒之說愈深而愈鑿識者當自辨也經云每室二筵者此亦卽南北之深言之南北七筵每室二筵東哥九筵則每室二筵口六尺也深可言廣以邪殺不一而不可言故經于世室言其修廣于明堂止言其修亦兩个爲邪形之證也以大槩計之南北之堂深一丈八尺近階廣七丈二尺則東哥之堂深二丈四尺近階廣又丈四尺也(爲二筵者三)或謂明堂度小不能行禮豈通儒之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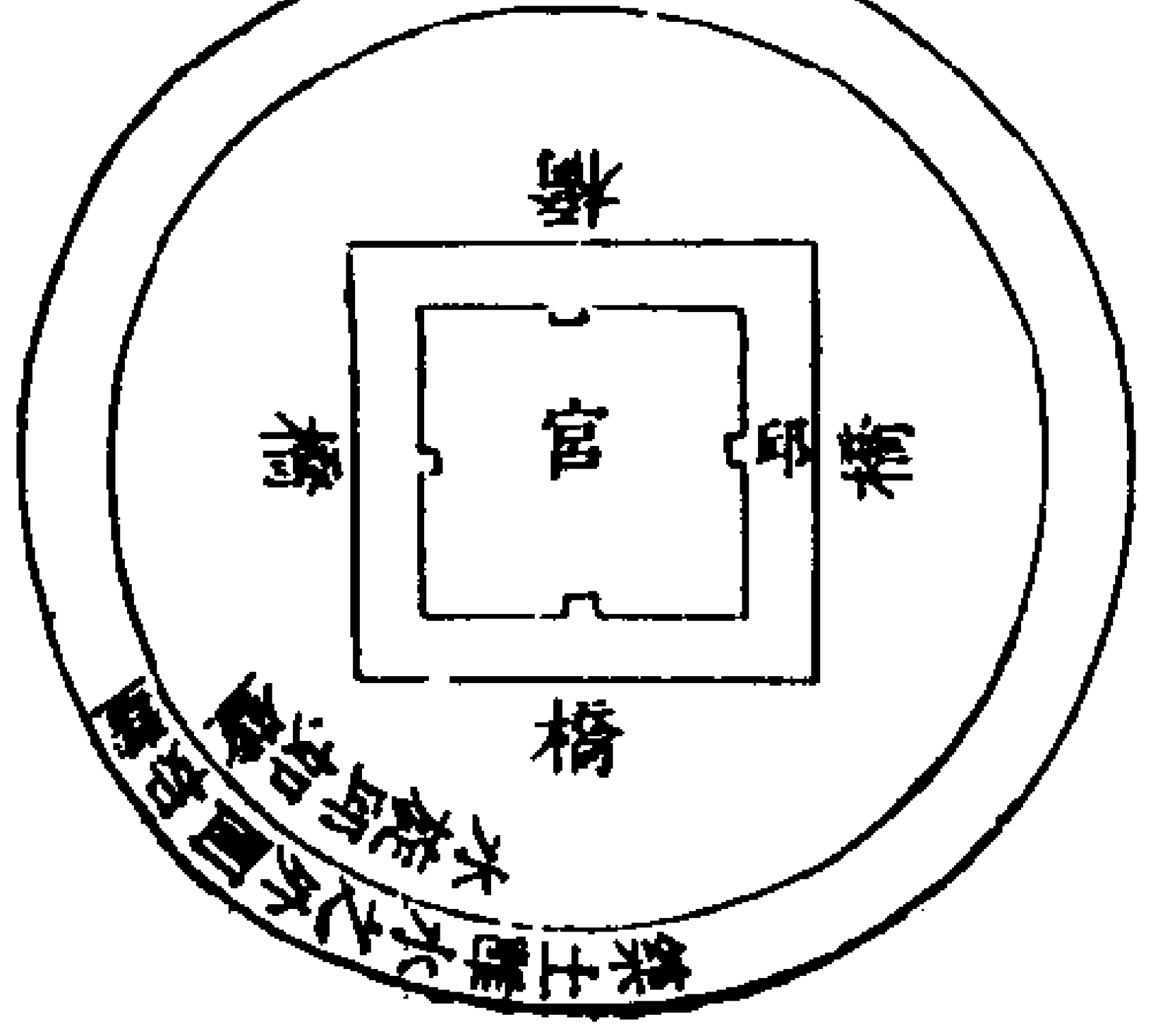


右壇圖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註云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每面則四面)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言每旁)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也其註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秋禮山川邱陵于西郊則爲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爲壇于國北賈氏云東八里南七里西九里北六里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又引爾雅云邱一成爲敦邱再成爲陶邱三成爲昆侖邱云壝土爲埒者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註亦云平地築壇又委壝土爲壝埒以爲宮按說文埒卑垣也蓋四面壘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氏云諸侯入壝門是也謝字說文玉篇俱兼孔氏云掘地爲宮土在埒畔而高則壝埒似溝塹之謂其引爾雅者水經註云昆侖之山三級是昆侖之山脊三重故邱之三重者名之註取此以證三成爲三重非取昆侖之名也漢公玉帶言明堂之上脊樓名曰昆侖此自言樓而說者乃謂壇爲明堂誤矣荀子云築明堂于塞外楊倞註云壇也吳仁傑王炎本之因推其度宮方三百步爲里一爲徑一千八百尺爲積三百二十四萬尺壇高四尺蓋堂一尺成各一尺方九十六尺爲積九千二百一十六尺堂方二丈四尺爲積五百七十六尺每面十二尺則下層積四千口口三十二尺以十二乘九十六又以四乘之又以堂積數減之中層積二千八百八十尺以二堂積減下層積數上層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尺以二堂積減中層積數自壇至埒

每面相去七百五十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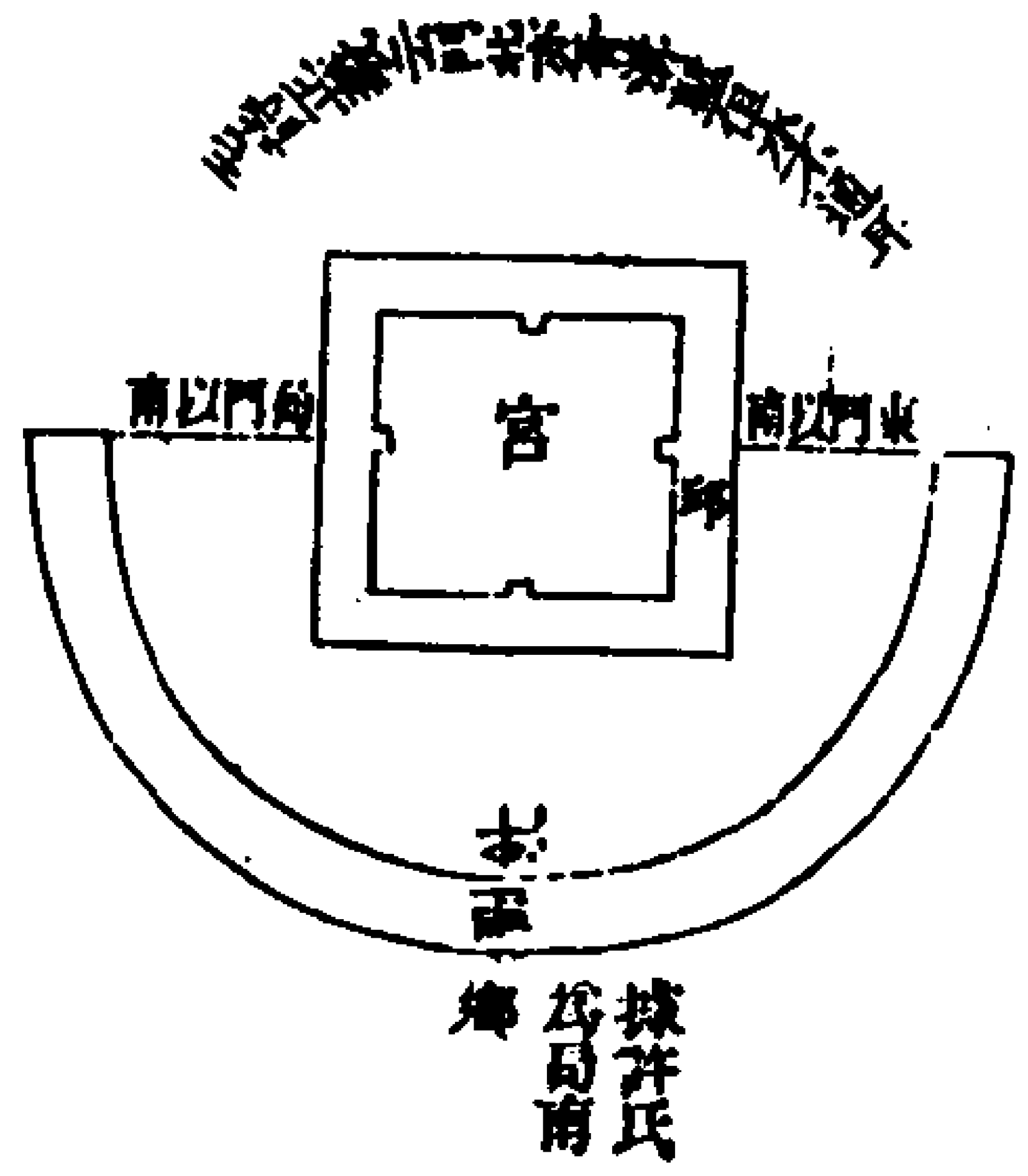


右學圖一

此辟廱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辠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以此準之辟廱卽大學獻馘之地也魯頌又云魯侯戾止言觀其旂乘小乘大從公于邁惟泮宮在郊故云從邁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頖宮註云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以此準之辟廱卽大學大學在郊不必殷制也王制註以在郊爲殷制　大雅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然則自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外隄言之謂之廱其中有邱邱上之宮謂之辟廱宮息齊詩云雝雝在宮是也箋云宮辟廱宮也　文王有聲詩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若在城中何以容四方之觀者乎後漢書明帝臨辟廱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則由隄及邱亦必有橋經文未具耳又按詩由靈臺及靈

囿由靈囿及辟廱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伯舍晉侯于靈臺大夫請以入註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卽文王之靈臺也云舍于此而大夫請入則臺在郊外甚明鄭氏註靈圖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孟子言文王之囿七十里囿之大如是定屬在郊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縣北四十里異義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鄭氏註詩序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小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公羊說以豐邑言豐邑在豐水之東見鄭箋　長安志云豐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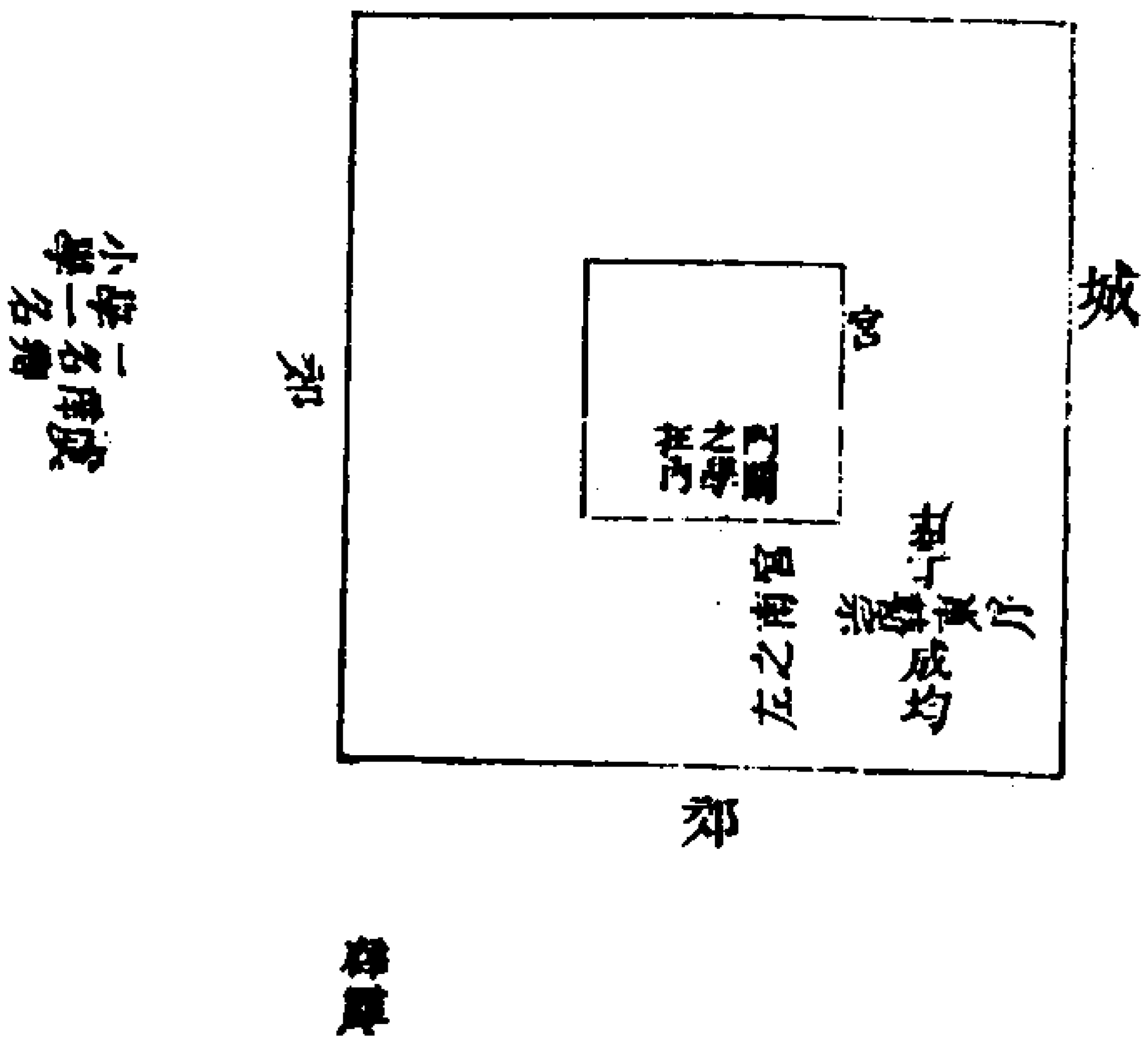
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西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之西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泬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地里志文王作豐顏師古註云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靈臺在郊斷斷然矣七十里之囿必跨豐鎬爲之地里志鄠縣（[illegible]）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即水經泬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苑在長安縣西北閻氏若璩謂上林即靈囿地是也（地里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蘢渠水經注成國渠上承汧及武功槐里縣北此上林近渭水也）蓋囿有二一在宮中月令疏言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掌也一在郊門之內孟子言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詩言靈囿是也鄭氏以三靈辟雍皆在郊決爲定論或以在太廟中（盧植穎子容蔡邕諸儒說）袁氏辨之詳矣（見毛詩禮記等疏）



右學圖二

此泮宮鄭箋說也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說文云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按鄉射在庠不在太學此云鄉射之宮者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註云澤宮名也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尚書傳云凡祭取餘獲

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卿之取也于圜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上之宮蓋即辟廱（射宮又在一處不可考）周頌于彼西廱傳云廱澤也箋云白鳥即于西廱之澤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illegible]鳥名邕字之借）巛春秋傳云川雝爲澤（澤爲九澤之名亦借）然則以水雝邱爲雝以土雝水爲澤故辟雝一稱雝宮（古鼎銘云王在雝宮又云王在雝上宮）一稱澤宮在西又曰西雝是則辟雝亦習射之所準之頖宮當亦然但習射之宮非鄉射之宮也



右學圖三

辟雝之爲大學大學之在郊斷斷然矣而禮經又有東序瞽宗上庠成均虞庠又名紛紛而不可部署因細審之紛紛者皆由小學大學之名不可定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在城中矣又云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庶老斷非大學而小學則又在郊矣于是或以瞽宗爲小學東序爲大學或以辟雝爲小學或以成均即虞庠此皆不明小學大學之稱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
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
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
年八歲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太學注云小學謂虎闈
師保之學也太學王宮之東者據此王子及國子始
皆學于門闈然後入太學門闈者蓋卽在路門之塾
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
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之基父師少師教
庶人之子于里門之塾師氏保氏教王子國子于虎
門之塾其義一也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註云此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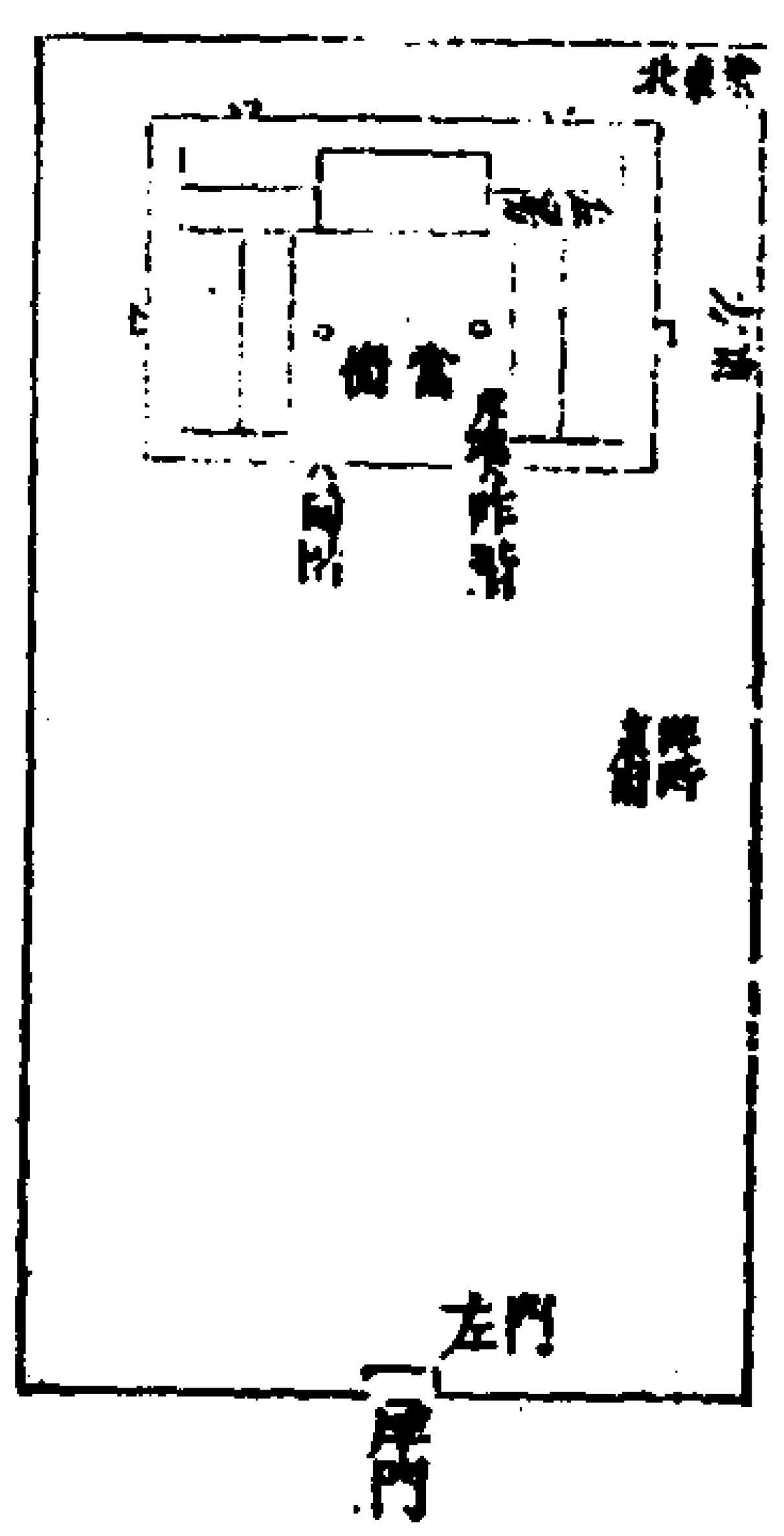
謂鄉學也此卽局郊之虞庠鄉大夫行鄉飲酒禮在
此記言主人迎于庠門之外卽此庠也又云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
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
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皆有學則不獨局郊有庠四
郊皆有之惟以養庶老言故獨曰虞庠也又云不變
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註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爲之習
禮于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爲習禮于遂之學郊遂
皆有學則不獨近郊有庠矣學記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當爲遂疏云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註云學大學升而後入太學
則未升之時在小學而四郊之學爲小學無疑蓋王
子以門闈爲小學俊秀以郊庠爲小學也又云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秌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自門闈而入
與由郊庠而入者同一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
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
又云春夏學干戈秌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瞽宗秌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
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
術等語正合則所入之大學卽所云東序瞽宗上庠
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
祭于瞽宗小樂正爲樂師見文王世子註則大樂正必大司樂
大司樂教國子于東序祭樂祖于瞽宗而統云掌成
均之法則成均亦卽大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大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于大學下言四學則大學有四東序成均瞽宗上庠所謂四學也東序之在東亦可疑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此即祭于瞽宗之謂且以學禮而在瞽宗冬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西上庠在北亦疑東序瞽宗上庠旣分于三方此成均宜在南方也成均為南學之定名即為大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曰明堂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此郊學也又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此升于成均也統言大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學舍諸家不一之說以經證經小學大學之制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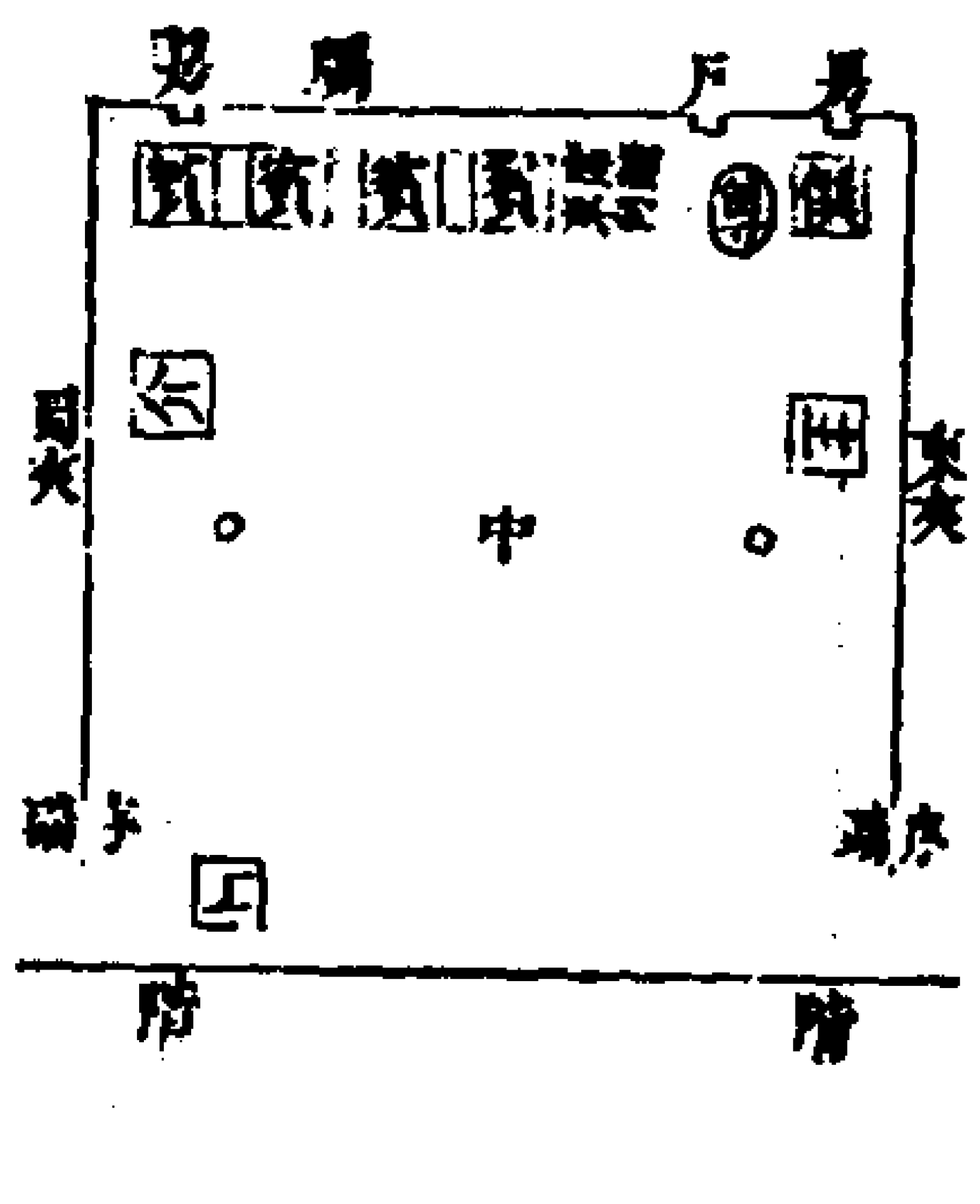
易見然則大學在宮左小學在郊一定不可移者而王制云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何也此以辟廱泮宮言之也以國學較鄉學則國學為王子所在故曰大學以國學與辟廱較辟廱者天子講學之地說文云天子饗飲之地以泮宮在泮飲酒言之則亦飲酒也非太子所得入則國學宜稱小學辟廱宜稱大學也大戴禮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即東序成均瞽宗上庠也又云帝入大學則辟廱也朱陸農師云辟雍最處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說四學之方位甚合惟以辟雍在中為誤王制明言在郊何得與宮左之學共處祭義明云四學何得有五治朝比燕朝則稱外朝文王世子註云內朝路寢廷外朝路寢門之外廷比外朝則稱內朝王藻曰視朝于內朝註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宮左之學比鄉學則稱大學比辟廱則稱小學隨文取義固無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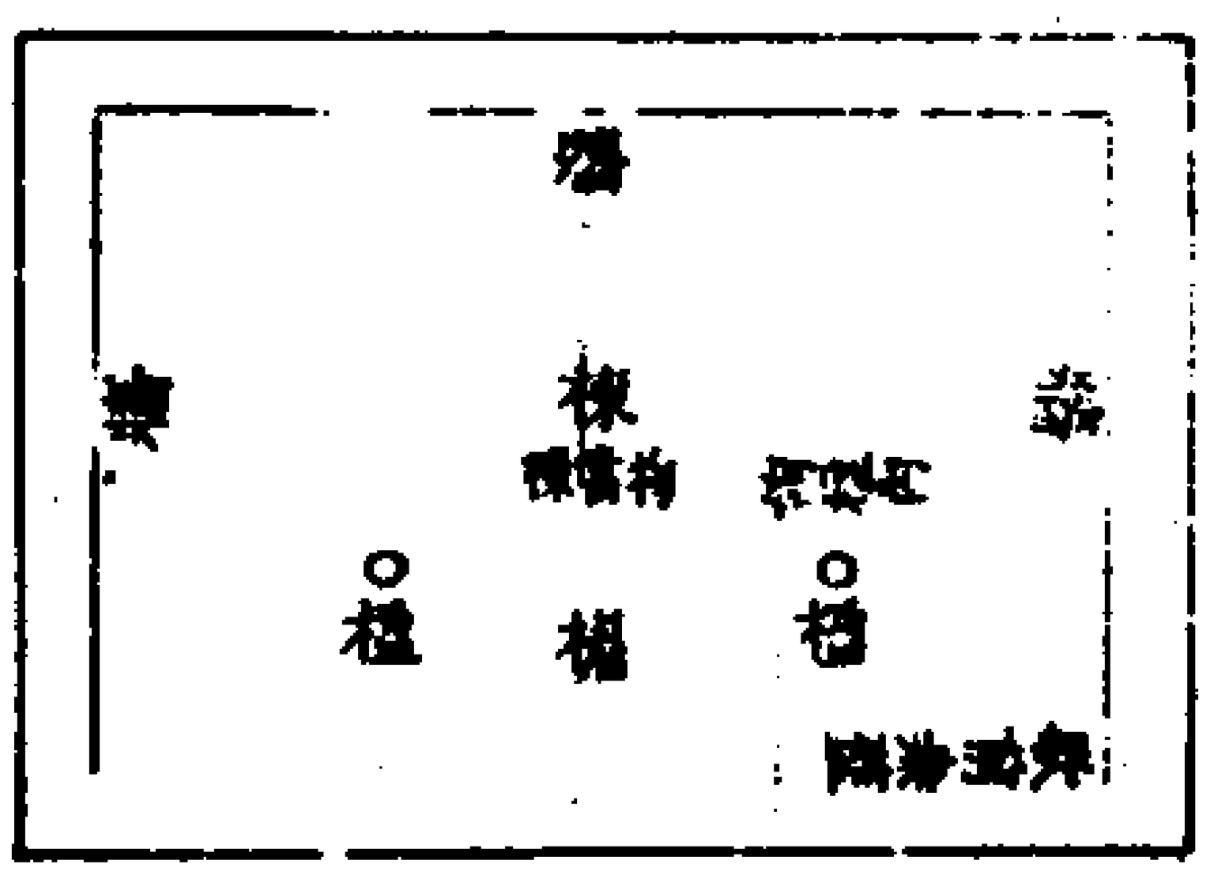
右學圖四

此鄉大夫飲酒鄉射之庠也儀禮大夫射于𧩂下大鄉射于鄉飲酒下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𧩂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上鄉飲酒屬鄉大夫則鄉射亦鄉大夫之禮矣且証之㝡明者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旣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鄉射明屬之鄉大夫若州長射于州序兼鄉射之稱矣且序兼室兼序兼四霤而鄉射禮言東榮言序端亦爲射于庠之証也惟言鹿中以記準之宜是士顧亭林言古本儀禮鄉射記有士鹿中一句然記言大夫兕中大君下蓋謂諸侯之大夫鄉大夫則天子之大夫也以天子大夫射豹侯諸侯大夫射參侯例之其鄉射自用鹿中邪又以三侯例之或射者皆士其大夫自射之算用兕中士之算用鹿中邪且經文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序與庠竝言矣總之地官鄉大夫鄉射一言自足爲鄉射在庠之的據其記文或記異說或經中雜言士制可兼泥也

附鄉飲酒數席圖



賓席正中南鄉旁賓席在賓席西合賓與衆賓言之故曰坐賓于西北也介藉
賓則在西南主人對介則在東南僎在主人北尊東故曰東北衆賓席不屬各
爲一席也鄉射則相繼而西席接席也介以輔賓亦賓也僎輔主人亦主人也
尊在僎及賓之間故曰賓主共之也鄉飲酒義言四面之坐如此疏者泥此謂
兼西旁江氏辨之而謂鄉飲義不可據附此圖以
明東方西室之說誤並以明鄉飲酒義之可據也



右學圖五
此序也州長春秋習射于此黨正正齒位飲酒亦于
此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註云序無室可以深也今
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
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按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
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
預註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
歇前者無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
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讀如遂聲之誤也黨
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此卽移之遂之學其制與州

序同故亦名序顧寧人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禮黨正飲于序此言黨有庠者又百家爲黨又黨爲州又州爲鄉鄉立庠州立序黨正之飲酒蓋卽于州序非黨亦有序也黨有庠之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非毋黨另有庠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别于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尚質其制兼室而歇前周立此制于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

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于大學言東序是太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

大學稱序按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歇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

敘

循嘗謂爲童子師者必先教以古音均之學而後授以詩必先教以爻辰互變之例而後授以易必先教以土地山川之所在而後授以春秋必先教以宮室之制度而後授以禮經人苦禮經之難讀者未明宮室也所稱堂室廟廟之狀如日星之在目其餘揖讓之節酬酢之等不異肩膊脅胳之載於俎米鹽布鐵之陳于肆矣是故授之爾雅緩釋其名授之考工備

條厥度制作之精散見六經至詳備矣乃漢魏以降師學日多遞承其指毋失其眞或泥于一字而亡其大概或觀于大略而悖于本義竊念經之立言以文繇則相総以互見則互列未發之旨其機躍如究其舉一可以知三而乃未能深入徒肆多惑明文可證屛之不取私臆所言苗莠雜陳學者不擇奉爲圭臬甯于悖經不敢違註舛誤已著必傅會以飾其非其說之精轉拘牽而障其蘊經學日湮註義亦晦良可傷也不佞幼從性學未窺周程旣知其派上及漢唐遺文考之賈陸訓詁求于鄭許然而歆向傳經父子殊詞德聖授禮叔姪異輒說詩之家有四魯史之傳有五豈一經之文可備衆論有所爲是卽有所非是

以古經之註義長是取文字之解博采所成且速朽惑于親聞殤襲分之同學遺經之趣洵雜漫言與註是拘寧經是叩參稽之下用以自嚴好我而從亦惟斯授因念詩音易象述諸碩儒業可師法宮室之制未有專書說明堂陰陽者其簡已燼述宮宅地形者所學不經乃考隋史所傳有王城宗廟明堂圖一卷訪之

四庫已乘其書竊比先進擬爲一編成而數之類乎陽數之老篇協大衍之用始以城者周王敘官首蒙建國有聲之詠築城爲要堵雉之度郛郭之狀宜首

講也次以宮者重門取豫繼以大壯政令所出王居是重宗廟社稷宮實包之三朝六寢于此畫矣次以門者左扉之立同諸又室拂臬之行或菲其方考諸朝制門可遺乎次以屋者堂所之基必合棟宇舍屋論堂爾極扼腕四阿兩下象違而通屋制既定堂室既明而宗廟明堂由是推矣次社稷者宮室之造壇居廟右祀典之大祔與郊並索之遺文其制可證次宗廟者堂階之制見于路寢又七之說淆于庶偏屏南嚮曲亦所宜辨唐閣名別向明其同其在于郊首明堂者宗祀所在羣后所朝重陽數者隅其室取成數者个其堂精義所寓奄于說者經文不究制度遂歧穿鑿傅會客醜主奪以致二九之文僞爲河雒令金火相竊南嚮易位職明堂之不講也次以壇者地乘明堂會則壝土乘龍張鶴典式爾皇開方以計度有常矣終以學者辟廱之水天子所臨郊庠州榭及于庶士舍是而謀不登朝廟要歸于茲竊以自懋凡此九類研之以精形勢得其修廣義蘊窮諸參伍户以禮經實通諸籍以此汲古庶增一綫後有嗜者將不廢也